名望与光荣

中

雅·伊瓦什凯维奇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名望与光荣

中

易丽君 [redacted]颖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Jarosław Iwaszkiewicz

SLAWA I CHWALA

据 Państwowy Instytut Wydawniczy, Warszawa,1965年版本译出。

据"Czytelnik",Warszawa1978年版本校订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名望与光荣(共三册)
Mingwang Yu Guangrong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1,100,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49 3/4 插页16

1986年3月北京第1版 1986年3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600

书号 10208·229 定价 10.40元



作 者 像

主要人物表

亨利·罗伊斯基　波兰庄园主。

爱韦琳娜·罗伊斯卡太太(爱韦琳卡，爱乌尼亚)　亨利之妻，女庄园主。

约齐奥·罗伊斯基　爱韦琳娜的长子。

瓦莱雷·罗伊斯基(瓦莱雷克)　爱韦琳娜的次子。

米哈琳娜·森奇科夫斯卡(米哈霞)　爱韦琳娜的妹妹。

亚历山德拉·戈翁贝克太太(奥拉)　米哈琳娜之女。

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弗兰尼奥)　奥拉的丈夫。

安东尼·戈翁贝克(安特克，安托希)　奥拉的长子。

安德热依·戈翁贝克(英德雷克，英德鲁希)　奥拉的次子。

海伦娜·戈翁贝克(海伦卡)　奥拉的女儿。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卡齐奥，卡齐克，卡齐)　约齐奥的家庭教师，后为外交官。

帕乌琳娜·希莱尔太太　工厂主的妻子。

埃德加尔·希莱尔　作曲家，帕乌琳娜之子。

伊丽莎白·希莱尔(爱尔日别塔，爱尔茹尼亚)　女歌唱家，帕乌琳娜之女，埃德加尔之妹。

阿尔图尔·马尔斯基　埃德加尔的学生，朋友。

雅努什·梅申斯基　波兰伯爵。

佐菲亚·阿格涅什卡·兹戈热尔斯卡(佐霞)　破产庄园主的女儿，雅努什的妻子。

玛莉亚·比林斯卡　雅努什的胞姐，公爵夫人，斯彼哈瓦的情妇。

阿罗·比林斯基(阿莱克)　玛莉亚之子。

罗莎·卡塞蒂　玛莉亚的大姑子。

安娜·比林斯卡　公爵夫人，玛莉亚的婆婆。

斯坦尼斯瓦夫·维耶维乌尔斯基　梅申斯基家的老仆。

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杨，雅希，雅希奥)　工人，共产党员。

杨卡·维耶维乌尔斯卡(雅霞)　雅内克的妻子。

雅德维加(雅佳，热尔梅娜)　雅内克的外甥女，养女。

泰克拉·别夏多夫斯卡(别夏多希)　梅申斯基家的女管家。

瓦茨瓦夫·舒什凯维奇　安娜公爵夫人家的总管。

波特洛斯(舒什凯维奇太太)　安娜公爵夫人的伴读，后嫁舒什凯维奇。

亚当·普热比亚—温茨基(阿达希)　舒什凯维奇的外甥。

沃洛佳·塔尔洛　波裔俄国青年，后参加十月革命。

阿丽亚德娜·塔尔洛·尼古拉耶夫娜　沃洛佳的姐姐，雅努什的情人，画家，后浪迹西方。

塞韦伦·兹沃蒂　犹太工厂主。

布罗内克·兹沃蒂　画家，兹沃蒂的儿子。

斯坦尼斯瓦夫·胡贝　波兰工厂主。

胡贝尔特·胡贝(胡布胡贝)　斯坦尼斯瓦夫·胡贝的儿子。

海鲁宾·科韦什科　律师。

哈尼亚·沃尔斯卡(汉娜,汉卡,埃文思太太,戴维斯太太)　希莱尔家看门人的女儿,后为美国贵妇。

尤莉亚·革丹斯卡　波兰贵妇。

维克多·革丹斯基　波兰贵族,革丹斯卡之子。

哈莉娜·韦切尔　波兰女演员。

玛雷霞·塔塔尔斯卡　波兰女演员。

涅沃林·瓦莱里安(瓦利亚)　俄国军官,后流亡法国当歌手。

雷涅维奇·菲力克斯　波兰生物学教授。

雅德维加·雷涅维卓娃　雷涅维奇的妻子。

马雷·舒阿尔　法国物理学教授。

目　　次

第 二 部

第六章 大音乐会

一

一九三三年秋，爱尔日别塔·希莱尔小姐（英国证件上写的是伊丽莎白·鲁宾斯泰因）来到华沙，举行了几场音乐会。这位世界闻名的杰出歌唱家最引人入胜的一次演出是星期五的交响音乐会。这次音乐会的节目包括莫纽什科的《费利斯》序曲、莫差特① 的《夜皇后》咏叹调、女歌唱家的哥哥埃德加尔·希莱尔的《山鲁佐德》——四首由小乐队伴奏的歌曲以及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节目通俗有趣，希莱尔小姐又闻名遐迩，因此听众非常踊跃。

爱尔茹尼亚小姐住在布里斯托尔饭店，举行音乐会的那天她不接见任何客人；她给自己定下了一条规矩，演出的那天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自然，这条规矩常常被打破。这天打乱规矩的首先是她对仆人交代了早饭要吃什么，然后又同埃德加尔一起练了一会儿他谱写的歌。这是她第一次唱这组歌，心里颇有些紧张。这几首歌虽然不象她起初想的那么难，但她认为，唱这歌是“吃力不讨好”，也就是说，得不到广大观众的赞赏，不会象《哈尔卡》、《玛农》和《黑桃皇后》中的咏叹调那样对观众具有

---

① 莫差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持久的感染力。爱尔茹尼亚这次没有同丈夫一道来，却带来了好几个外国学生，她们想跟她一起到华沙来，听希莱尔这组歌的首次演唱，这组歌虽然还没有人演唱过，却已有了一定的名气。在她的学生中有哈尼亚·沃尔斯卡，即戴维斯夫人，她想当然地以为，只要这位大歌唱家给她上十堂课，她马上就可以唱得象爱尔茹尼亚那样好了。

埃德加尔有点生妹妹的气，因为她多年来一直骗哈尼亚，说她有当歌唱家的前途。爱尔茹尼亚却笑了起来。

“你知道，为了她给我的那些钱，我简直想对她说，她会成为阿德琳娜·帕蒂① ……”

“我觉得这太残酷。”埃德加尔说。

他们开始排练。埃德加尔有点恼火。爱尔茹尼亚的演唱也没有使他的情绪好起来。第一首歌她唱得有些“添油加醋”，过分做作，爱拖长音，为此昨天同乐队一起排练时还和菲特尔贝格吵了一架。高音已经很高了，但爱尔茹尼亚为了增强表现力把它唱得更高。埃德加尔一言不发，但妹妹从他紧闭的嘴上可以猜到，她的演唱不大对他的胃口。他们没有提任何意见也没有作任何停顿把全部曲子演唱完毕。埃德加尔合上乐谱，平静地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你能唱好的！”他走出门时对妹妹说。其实 他对此 深为怀疑。

在他旅馆的房间里，阿尔图尔·马尔斯基已经恭候多时了。这是个犹太人，身材瘦小，嗓音尖细，说话的语气很武断。但在埃德加尔面前，他那神气没有了，显得谦卑、沉静。他几乎是将

---

① 阿德琳娜·帕蒂(1843—1919)，意大利著名女歌唱家。

埃德加尔手里的《山鲁佐德》一把抢了过来。

“我是专程从罗兹来看这个的。”

埃德加尔把乐谱交给了他，然后在一张红沙发椅上坐下，说：

“你有返程票吗？”

“没有。再说音乐会后也没有火车，我必须找个地方过夜。”

“你就睡在这儿的长沙发上吧。”

“可以吗？”阿尔图尔问。

这句“可以吗”指的是另一回事。马尔斯基想用钢琴来试弹一下这组歌曲。其实这只是店主为埃德加尔准备的一架小练习琴。

“我给你弹弹看，”埃德加尔说。

他把乐谱在架子上放好，然后在钢琴旁边坐下，随便地微侧着身子。他在键盘上忽东忽西地弹着，同时用沙哑的假嗓哼着歌词。马尔斯基如果不看谱，根本听不出个所以然来。过了一会儿，他终于忍不住说道：

“您让我来吧，我弹得好些。”

埃德加尔放声大笑，不再弹了，双手还举着，身子在小凳上转了一圈。

“这太糟了，怎么教授不会弹琴呢？”阿尔图尔毫无办法似地叫道。

埃德加尔笑着说：

“那你弹，你弹！”

马尔斯基弹起了伴奏曲，但埃德加尔没有听。他的眼睛老是朝门那边看。马尔斯基停下了。

“您在等谁吗？”他不耐烦地问。

埃德加尔不好意思。

“不，不是……”他低声说，“你不喜欢这组歌吗？”

但马尔斯基寸步不让。

“您说吧，在等谁？”

埃德加尔难为情地微微一笑。

“你多奇怪，阿尔图尔，而且有点唐突……”

阿尔图尔淡然一笑。

“您在想雷肖吧？”他的声音低多了。

“你怎么知道？”埃德加尔问。

“从您脸上的表情看出来的。”阿尔图尔勉强露出一丝笑意与其说是笑，莫如说是痛苦地抽动了一下脸上的肌肉。“我自己也在想他。他该走进房来，向我们伸出手，紧张得额上直冒出汗珠……您记得他的样子吗？”

埃德加尔耸了耸肩。

“我记得比你清楚。他的每一个姿势……除了你我之外，谁还记得他呢？”

“噢，还有海伦娜小姐。”马尔斯基说，恢复了常态。

埃德加尔把头转向窗口，马尔斯基继续弹《山鲁佐德》，但已经没有劲头了。

“这妙极了。”他说，过了一会儿他停下了，把一双小手放在键盘上。

“糟透了，”他忽然骂了一声。“我没有来得及赶到沃维奇。我们这里就是这德行，一份电报从沃维奇到罗兹竟用了六个钟头！”

“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埃德加尔低声地说，仿佛要安慰马尔斯基，“我在他身旁来着……”

“真幸运!”马尔斯基说，带着犹太人特有的口音，这种口音往往在悲伤的时候才露出来。

他俩沉默了一会儿。

“他这会儿不在倒是件好事,”阿尔图尔愤愤地说,“这是欧洲音乐。他会问:这对波兰有什么意义?对沃维奇有什么意义?他爱这样提问题:您的音乐对沃维奇有什么意义?”

“也许,正好是件坏事.”埃德加尔说,从窗口转过身来,在屋里踱来踱去,“雷肖问得对，我的音乐对沃维奇有何意义?其实它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那又怎么样?”马尔斯基生气地说，他的声音又尖得刺耳,“那又怎么样?您又不是为沃维奇创作……”

“说不定真应当为沃维奇创作吧?”埃德加尔伤心地沉吟道,“要是那样的话,我也许不会如此孤独……”

“您根本不明白,”马尔斯基耸了耸肩,“您并不孤独……我同您在一起,不是吗?”

埃德加尔微微一笑。

“是的,雷肖也曾……有许多人同您在一起。您的创作，据我看,不是为了沃维奇,而是为了欧洲。”

埃德加尔脸上的笑容消逝了。他不知道怎样对马尔斯基说,他的音乐对欧洲没有任何意义。

电话铃声打破了尴尬的局面。阿尔图尔接了电话。他至少有这么个好处,能把讨厌的人打发走。可是,这次埃德加尔不得不亲自接。有一个老熟人问,埃德加尔能不能帮她弄到一张里米家的招待会请帖。斯坦尼斯瓦夫·里米夫妇在每次音乐界的盛会之后，一般都要举行招待会。因为这是华沙上流社会的一种排场,故而人人趋之若骛。埃德加尔反复解释,说他不能代别人

请客，但没有用，那位女士再三恳求，他不得不答应在音乐会上给她回音。这样的电话来了好几次——他也给了同样的答复。可他是第一次听自己的这部作品，必须集中思想啊。幸好爱尔茹尼亚很泼辣地下了一道命令，什么人也不许到演员休息室来。因此，音乐会前，在这个空荡荡、凉飕飕的三角形房间里，只有四个人在紧张不安地坐着：菲特尔贝格、埃德加尔、爱尔茹尼亚和充当爱尔日别塔的秘书的戴维斯太太。

从门后传来了听众压低了的喧哗声和调乐器的声音。爱尔日别塔脸色苍白，一次又一次地照镜子。她穿一身象牙色的波纹绸衣裙，头上插着高高的白翎毛。埃德加尔对这些翎毛颇有微词，使他妹妹大为恼火。她不时照镜子，甚至试图把翎毛摘下来，然而，她梳的发式没有翎毛就不成个样子。这样一折腾，反而把头发搞乱了。

"你知道，音乐会上你就不要老想自己的发式了，我提到那翎毛不是为了这个。"

菲特尔贝格走出了房间，他在通向舞台的楼梯上还等了一会儿。戴维斯太太快步走向楼下的包厢，衣裙窸窣作响。音乐会就要开始了。

"老人们的位子好吗？"爱尔茹尼亚问哥哥，她一直站在镜子前面。"他们是住在卡齐那儿吗？"

"是的，住在卡齐那儿。他们的位子很好，只是稍微偏了一点。爸爸老多了……"

"你还要怎样？他现在还能工作，这就算万幸了。"

"我想，他干不了多久了。"

"他在波兰工作了十二年。凡事都有个到头的时候。"

"从你离开敖德萨起已经十五个年头了。"

“假如我有个儿子，也该十四岁了。”

爱尔茹尼亚从冰凉的房间另一头慢慢走过来，在哥哥身边坐下。大厅里响起了相当长的一阵掌声。接着奏起了美妙的序曲。

“你还记得，我们唱莫纽什科《吉卜赛人》中的二重唱的情景吗？”

“那是安托霞姑姑命名日的时候。”

“不，是妈妈命名日的时候。你忘了吗？钢琴上还放了一大束黄玫瑰。”

“你还出了一个大错……等等……就在第五小节中降半音那个地方，对不对？”

爱尔茹尼亚笑了。

“你还记得我们参加罗伊斯卡太太婚礼后回家的情景吗？”

“已经记不清了，那时我太小。”

“我记得，你穿着蓝黑相间的方格外套，外面还罩了一件披风。”

“那件外套我还记得。”

“汉卡小姐跟我们同乘一辆车，爸爸还老问妈妈，这是谁的侍女？①”

两人都开心地笑了。埃德加尔握住爱尔茹尼亚的手，一瞬间，他们的目光向前，微微朝下，仿佛看见了敖德萨，看见了罗伊斯卡太太的婚礼，看见了老是心神不定的爸爸，特别是，看见了那件蓝黑相间的方格外套。

埃德加尔猛地抬起头，直视着妹妹。他看到她那具有古典

---

① 原文是法文。

美的侧影，略微嫌大的鼻子，浅色的头发梳得高高的，上面插着洁白的大翎毛，宛如向一方倾斜的白帆。她还在沉思。

“你听我说，”他说，“你很幸福，你瞧，这么多人都来听你演唱，你很有名望……”

爱尔茹尼亚立刻就猜到了埃德加尔在想什么，她回答说：

“搞创作的人永远不会是孤独的。后人会和他在一起。我们死后谁还记得呢？”

“谁死后你都不怀念吗？”

爱尔茹尼亚似乎有点惶恐地望着埃德加尔。

“不。”她的回答有些犹豫。

“甚至约齐奥也不吗？”埃德加尔问。

爱尔茹尼亚长长地“唑——”了一声，站起身，双手叉在胸前，把脸转向窗口。大厅里传来了序曲轻快的调子。

“你想过约齐奥吗？”过了一会儿她问。“是的，约齐奥是幸福的。他在我称之为光荣的那种东西中安息。”

埃德加尔微微一笑。

“光荣就象镭辐射那样，辐射完了，它本身也完了。”

爱尔茹尼亚转身对哥哥说：

“想想一个人的身躯变成了灰尘、泥土，变成了乌有，是什么滋味啊，这个你一点儿也不懂。罗伊斯卡太太曾对我说，移葬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装证件的皮夹子，都发臭了，臭气好几个月都不散，只好把它烧了。那里面还有我的照片，也发臭了……”

现在他俩都站着。爱尔茹尼亚双手靠在埃德加尔抬起的手上，直视着他的眼睛。

“你不知道，他的身躯有多美啊！”她悄声说。

埃德加尔微笑了，他转过身去，想坐下。

"我知道，"他满不在乎地用寻常的语气说，"我知道他的身躯是怎样的。在敖德萨，他同雅努什睡在一起的时候，我见过他赤条条的。我们在一起喝过酒。他很美，我亲自'检验'过，"他带着一丝苦笑，甚至笑出了点儿声，在沙发椅上坐下了，抬眼望着妹妹。

爱尔茹尼亚低下了头。

"你以前知道吗？"她问，"当时，你就已经知道了吗？"

"知道。"埃德加尔的回答很简短。

"你为什么没有说呢？"

"我有什么好说的？我刚才说过，我对他进行过检验，看他的美是否配得上你……"

爱尔茹尼亚没好气地戴上了雪白的皮手套，迅速走到镜子前，大厅里响起了掌声。

"对鲁宾斯泰因你没有检验过，"她咆哮道。

"噢，这是你的事；我觉得，不管怎样，你那时做得是很明智的。"

爱尔茹尼亚突然转过身来，再次走到哥哥面前。但他没有站起来。为了避开他的目光，她微微低下了头，双手抱住他的背部，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同时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要弄乱了重梳过的头发，不要弄歪了翎毛。

"你听我说，你还不知道我那时已有了孩子，约齐奥的孩子……一个男孩，在君士坦丁堡生的，但很快就死了……要不，现在该有十四岁了……"

埃德加尔张嘴吸了口气，似乎透不过气来。他把妹妹轻轻推开，说：

"这个我以前不知道。"

爱尔茹尼亚伸直了腰，直挺挺地站着，昂着头，双目紧闭。埃德加尔望着她，心里不禁想道，她的眼睑多美啊，象奇花的花瓣一样。他重复了一句：

"这个以前我不知道。"

这时，双簧管手维耶维乌尔斯基冲进屋里，惊奇地望着兄妹俩。

"夫人，夫人！"他急急忙忙地说，"指挥在等着呢。序曲早就结束了。现在是您……"

"天呀！"爱尔日别塔喊道，在屋里转了个圈。得把皮披肩放下，把手套戴好，把乐谱找到。"我们没有听见掌声呀。"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埃德加尔说，但他自己也慌了。"你很快就能平静下来。"

维耶维乌尔斯基催促道：

"快点，快点。"

爱尔茹尼亚加快了步伐，但她正要走出房间的时候，忽然转身，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对哥哥送了一个飞吻，她的眼睛里充满了笑意，象演戏似的。

二

雅努什和佐霞每次去音乐厅时，总是把大衣脱在同一个衣帽间女工那里。她工作的地方是这漂亮的衣帽间左边开始的那几格。由于世纪末①建筑师的怪念头，这个衣帽间是按照马尔

---

① 原文是法文。

堡城堡[1]中饭厅的式样设计的。红大理石柱子同蹩脚的衣架以及木头的衣帽间隔墙很不协调。麻利而有礼貌的衣帽间女工在这里走来走去。雅努什为何总是把衣服存在左边第一个女工那里呢？这就要扯到维耶维乌尔斯基一家的家史了。安娜公爵夫人的家仆，斯坦尼斯瓦夫有个哥哥叫塔德乌什，两兄弟年轻时经常打架；中年时两人又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彼此非常忌恨；老年时避不见面，也不相认。但是，他们的孩子却照常来往。塔德乌什是音乐厅老资格的工役，他在剧场休息的时候，把隐藏在一角的黑色大钢琴一下子就拖到了舞台中间，为此观众往往还报以掌声。塔德乌什有两个儿子，长子在菲利浦斯那里工作，同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结了婚，这媳妇经公公推荐当了存衣女工，在衣帽间左边第一隔间里工作。次子叫布罗内克，是乐队第一双簧管手。他技艺精熟，几年之后就在古典音乐爱好者中享有一定声誉。雅努什同在"雷管"厂工作的雅希·维耶维乌尔斯基保持着联系。通过雅希，雅努什跟他的堂兄弟也有交往；这就是为什么他总要同多霞·维耶维乌尔斯卡讲上几句话的原因。多霞一见他就打招呼。

"您好，伯爵先生！"雅努什皱了皱眉，但多霞太太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伯爵先生，"或是，"我堂兄称之为布尔乔亚的伯爵先生，"不管怎样，反正这个尊称在这里听起来叫人愉快。

这天，他同佐霞从科莫鲁夫来参加爱尔日别塔的音乐会，在多霞面前站住了。

"您身体好吗？"雅努什问。

"令嫒好吗？"佐霞也顺便问了一句。

---

① 指波兰北部城市马尔堡，建于一二七四年的古城堡。

多霞朝梅申斯基太太瞟了一眼，两手一拍，说道：

“亲爱的夫人，”她的语气十分友好，“您的脸色很不好，出了什么事？”

“生过一点小病。”佐霞怯生生地说。

站在妻子身后的雅努什对多霞太太使了个眼色，把一个指头放在唇边。

多霞太太把佐霞的皮大衣挂在衣架上，转身来取雅努什的大衣，说：

“嗯，这大概是因为光线照到夫人脸上的缘故（她从来不叫佐霞“伯爵夫人”），因为这里的灯光就是这个颜色，所以我觉得您的脸色那么惨白。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不是的，不是的……”

矮墩墩的多霞抱着雅努什的黑大衣到衣架那边去了。佐霞淡然一笑。

“她可怜我。”她对雅努什说。

多霞太太转身回来：

“这是号码。”

佐霞把瘦削的手伸到雅努什的胳膊下，踏着陡峭的楼梯上楼。雅努什到音乐厅用的是长期票，坐比林斯基家固定的位置，因为比林斯基家在建造这个音乐厅的时候出过大力。位子是在右边第三或第四排；不是很好，因为琴盖遮住了演奏者的手，甚至歌唱家和小提琴演奏家也看不到，因为都被指挥挡住了。

佐霞慢步上楼，她真的很虚弱。几个星期前，怀孕三个月的婴儿流产了。这不仅使她身体衰弱，而且精神上也很痛苦。

“雅努什，”她老这样说，“我给你带来了不幸。暖房里的桃树死了，我们的儿子也没有生出来……”

雅努什虽说很有耐性，但这话使人烦恼。平时他一头扎进花房，把佐霞冷落在一边。今天好不容易才把她劝来参加音乐会。

“又是我一个人去吗？到哪里妻子都不在身边，这成个什么样子。这次音乐会我一定得参加，埃德加尔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不是这样，我也想去听听他的最新作品……”

“我们又得在布拉茨卡街过夜，这太可怕了！”

佐霞象怕火一样地怕玛莉亚·比林斯卡，但奇怪的是，她更怕泰克拉·别夏多夫斯卡小姐。这也许是有道理的，因为比林斯卡对于弟弟跟谁结婚都无所谓，而泰克拉小姐一直幻想自己的雅努什能找到一位超凡出世的夫人，佐霞在她看来是再糟不过的选择了。

“当然啦，”她对舒什凯维奇太太说，“比林斯卡很高兴她兄弟同一个随随便便的人结婚，这样，斯彼哈瓦就不那么刺眼了。”

但舒什凯维奇太太不同意。

“噢，女士，”① 她说，“结婚完全是另一码事……”②

这话显然是有暗示自己已经结婚而泰克拉小姐却坚持当老处女的意思。

泰克拉小姐在布拉茨卡街管得很宽，对公爵夫人寸步不让，一味娇宠阿罗。雅努什结婚之后（天晓得娶了个什么人），泰克拉小姐更把自己的全部感情都倾注在阿罗身上，把他惯得不象样子，就连比林斯卡本人对此也无可奈何。

譬如今天她就不同意让阿罗去参加音乐会。

“干吗让小孩子去看那种不正经的女人！”她固执地坚持说。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这次，做母亲的还是下决心带阿罗到音乐厅去了。雅努什和佐霞走进音乐厅的时候，正好在门口遇上他们。阿罗现在十五岁，瘦高个子。雅努什看见他的时候不禁想道:“我的儿子是否会是这个样子?”

“你怎么样,佐霞?”比林斯卡说,向弟媳伸出了手。“你身体好吗?”

“谢谢,很好。”佐霞强作欢笑。

阿罗向舅母伸出了手，脸红了。他额前一绺柔顺的浅黄色的头发显得更淡了。母亲责备地瞅了他一眼。在这蓝色的、寒气逼人的目光下,阿罗闭上了眼睛,同时转过了身子。佐霞很可怜他,便主动找了个话题。

“多霞·维耶维乌尔斯卡说,是因为光线的原因,但我想,我的脸色真的是难看。”她说。

“多霞·维耶维乌尔斯卡? 她是谁?[1]”比林斯卡问,又把她那冷峭的目光转向佐霞。

“哎,你不了解，维耶维乌尔斯基家的旁支。”雅努什微笑着说,“这在哥特年鉴里可没有。”

“你不致指摘我是势利小人吧。”比林斯卡说。

佐霞发现阿罗正以钦佩的目光看着母亲。玛莉亚几个礼拜前刚从巴黎回来,今天她穿一件藏青色天鹅绒的长连衣裙,脖子上挂着安娜公爵夫人的珍珠项链，仪态雍容华贵。她的头发染成了淡黄色，前不久露出来的几根银丝看不见了。佐霞鼓起勇气说:

“而你,玛莉霞,真是漂亮极了。”

---

① 原文是法文。

比林斯卡象往常一样，用一道冷漠的目光把佐霞拒之于千里之外。不过她也觉得自己过分冷淡，为了补救一下，便稍稍动动嘴唇作出一丝微笑。

“妈妈总是那么漂亮。”阿罗第一次开了口。

佐霞想开个玩笑。

“我呢？”她对外甥问道。

但她马上后悔了。阿罗脸涨得通红，眼眶里含着泪。幸好铃声响了，应该入场就座。

不一会儿，雅努什和佐霞就坐在硬梆梆、吱吱响蒙了红漆布的椅子上了。他们正好面对贝壳形乐池墙上丑陋不堪的壁画。乐师们在慢慢走向乐池。

“我糟糕透了，”佐霞说，她的肩膀紧靠着雅努什的肩膀，“我不会跟你家里的人说话。我总是说不该说的话。”

“你放心，”雅努什回答说，“我跟玛莉霞讲话时也一样。我一说什么，就觉得说了不该说的话。这已成习惯了。我在她面前总觉得拘束，也许是因为父亲更疼她。”

“你能肯定吗？”

“肯定什么？”

“你父亲更疼她。”

“我记得他死的时候的情景。”

这时，乐师们陆续走进了乐池，雅努什一边向熟人（如胡贝先生，他总是跟一个犹太老人一起参加音乐会）频频点头，一边讲开了父亲生病和去世的情况，讲起父亲在去世前非要见到比林斯卡不可。

“正是那个时候她跟两个哥萨克骑马来了，卡齐奥·斯彼哈瓦住在我们家里，他当时在波兰军事组织① 里服务……”

佐霞低下头，斜眼瞟着雅努什。

“你倒是选了一个奇怪的时刻来讲这些事。”她说。

雅努什住了嘴。他明白佐霞的意思。她还从来没有对丈夫讲起过兹戈热尔斯基先生之死，他也没有问过她。他俩总是回避提起这件事。兹戈热尔斯基先生是因为用科莫鲁夫换来了一堆废纸悔恨而死的。

“有一个哥萨克把一袋宝石还给了玛莉霞。”雅努什继续说道，“姐姐用这些宝石替我买下了科莫鲁夫。这就是我要说的。”他画蛇添足地补了这么一句。

佐霞眨眨眼，望着第一提琴手，他正站在乐谱架前演奏一段非常复杂的过门。

“你可惜这些宝石吗？”

“我觉得夫妇之间不该有钱财纠葛。”雅努什又补充了一句。

“我也是这样想的。”佐霞悄声说。

乐队调强的声音象是深长的叹息，在大厅圆顶萦回，小提琴和双簧管象两个角力士在搏斗，突然，万籁俱寂，象是被刀切断了一般。菲特尔贝格身穿白色礼服走上舞台，站到指挥席上转向观众，咧嘴笑着，露出了雪白的牙齿。

大厅里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三

雷涅维奇教授住在波尔纳街，在工业大学对面。他选择这个地点是为了在工业大学学建筑的儿子上学方便。这个年轻人

---

① 指一九一四年九月一日——一九二三年四月六日的波兰军事组织。

学习成绩很好，父母感到非常高兴。老教授则不得不走很远的路到华沙大学去授课，他教的是生物学，听课的学生不多。在爱尔茹尼亚举行音乐会那天早上，教授就心神不定，一反常态草草上完了当天仅有的两节课。由于当时发生了为犹太学生设专座的问题，他在课堂上用平静的语调跟听课的学生聊了一会儿；念了几段讲义，总算把午饭前的这段时间打发过去了。儿子没有回来吃饭，不知是建筑系里有事，还是和同学们到哪里玩去了。雷涅维奇太太是个安详的、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说不清儿子做什么去了，因而受到丈夫几句刻薄的指摘。教授一言不发地喝完了鸡汤，吃了一块涂了芥末的酱肉；正要上甜煮苹果的时候，他叫妻子随便拿一张什么晨报来。雷涅维奇太太注意到，他只看了看倒数第二版(那里有一栏"今晚娱乐节目")，然后就放下了报纸。她明白了，他是想肯定一下今晚音乐厅里的音乐会几点开始；她也知道，他们每次都是八点去参加音乐会，现在他如此关心报纸是因为心情紧张的缘故。她轻轻叹了一口气，说：

"吃甜煮苹果吧，菲力克斯。"

"里面大概放了桂皮吧。"

"放桂皮做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不喜欢桂皮。我记得你的脾气，"她有所指地补充了一句。但教授没有注意，吃完了甜煮苹果。午饭后，教授夫人从厨房端来了茶。耶日终于回来了，满面春风，兴致勃勃地讲起他的一个同学如何很荒唐地考砸了锅。教授夫人笑了，但她发现丈夫正在从窗口看天上的云彩，根本没有听儿子说话。外面是普通的十月天气，云层很低，但风不大。

教授夫人当然明白，雷涅维奇的思想回到了另一个秋天，虽

说那不是在秋天发生的事。

“等等，等等，”她想，“那是什么时候？”接着她大声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从俄国回来的，菲力克斯？”

雷涅维奇如梦初醒似地望着她。

“你忘了吗？”他悲伤地说，“一九一八年。”

“我不是问年份，年份我记得，”雷涅维奇太太摆了摆手，“我问的是月份，是十月吧？”

“是十月。”

“妈妈不记得吗？”耶日从装甜煮苹果的盘子上抬起头说：“我记得，跟昨天的事一样清楚。我正在玩电火车，爸爸突然进来了……我那时不认识他。”

教授感激地看了儿子一眼。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教授夫人忽然沉思地说，“这十月天气正使我回想起你回来时的情景。多么奇怪……”

“有什么奇怪？”耶日点燃了一支烟，急忙问，“我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普通的事；他回到了我们身边，不然他到哪里去呢？”

“他是可能不回来的呀，”教授夫人莞尔一笑。

“雅德维霞！①”雷涅维奇轻声恳求道。

“你不知道当时的情形吗？”教授夫人的声音里含有某种痛苦。

“除非爸爸在俄国爱上了什么人，”耶日笑了起来。对他来说，“老人”谈恋爱不仅可笑，而且不可能。

雅德维加太太不安地瞟了儿子一眼。见他满不在乎地抽着烟，这才耸了耸肩膀。

---

① 雅德维加的爱称。

“这也毫不足怪。”

教授不耐烦了。

“你们这样议论我，就象我不在这里似的。”他愤愤地说，“你们把我当成了个幼稚的老头逗着玩。”

耶日停止抽烟，用冷冷的目光看着他，似乎想把他看透。

“对不起。”他干巴巴地说，在玻璃烟灰缸里掐灭了烟。

教授站起来，一言不发地走进自己的书房。

“你总是惹父亲生气。”教授夫人说，顺手把糖放进了食品柜里。

“妈妈，”耶日反驳说，“我什么也没有说呀！真的，你们要我呆在家里，什么地方也不许去，但你们却在家里制造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气氛。你们考虑考虑这个问题吧。”

雷涅维奇太太砰的一声关上了食品柜的门，说：

“你知道，考虑不周并不是我们的罪过。”

她说罢就到厨房去了。

耶日望着窗外。

天气的确很不好，强劲的风从莫科托夫广场那边吹过来，不仅把上空袅娜多姿的白云象兽群一样驱走，而且把地上，把灰色路面上的树叶和槭树籽扬了起来，卷着向前盘旋而去，同时还发出阵阵悲鸣。耶日走到玻璃窗前，掀开了白色的窗帘，朝树叶和种籽望了好一会儿。

“他妈的，”他说，“这狗天气。这鬼日子！……”

教授坐在办公桌前，但没有工作。他的脸也朝着窗户，望着树叶和白云。他的思绪又回到了刚才雅德维加提起的、从俄国归来的情形，回想他是怎样努力习惯日常生活：工作、一日三餐、睡眠，教育耶日。那时的日子是何等的艰难，但总算过去了。现

在境况很好，甚至非常好：大学的讲坛、科研事业。这个时期里生物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只要浏览一下外国出版物，就会有在闻所未闻的未来世界旅行的感觉。地球要回到冰川时代的理论在国外已得到承认。可是耶日！他跟父母之间总是隔着一道冷漠的鸿沟。教授竭力回顾自己对父亲（索班斯基家族财产的小管家）的态度：是不是我也不理解他？是不是他也使我受不了？可能是。

雷涅维奇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在书桌旁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既不工作，也不写字看书。风把云吹散了，天也黑了下来。窗外一片漆黑，屋子里静悄悄的。饭厅里不知疲倦的时钟缓慢而深沉地响了七下，把他惊醒了。他想起应该起身出发：从波尔纳街到音乐厅不太远，可以步行去，以便消磨时间。他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厅，穿上秋大衣，仔细地用围巾包好脖子，拿了礼帽和雨伞（说不定会下雨哩）。正要出门时，厨房的门开了；灯光里闪出雅德维加庄重的身影。

“菲力克斯，”她说，“你去哪儿？”

教授没有吭声。

“听我说，”妻子平静地说，“你何苦来？干吗又去揭那昔日感情的疮疤。别去了，算了。”

教授避开妻子的目光，手按在门把上。

“我办不到。”他说。

“哦，那随你吧。”妻子耸了耸肩。“但我以为……”

她没有把话说完。厨房的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厅里又是一片漆黑。教授在门边伫立了片刻，然后又蹑手蹑脚地转回来，摘下围巾，脱掉大衣，一一挂在衣架上，仍然蹑手蹑脚地回到自己的书房里。他往书桌旁一坐，也不去开灯。街上路灯亮了。他

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想借着微弱的光线看一看那照片上已变得模糊的倩影。但是太暗了，什么也看不清。

四

埃德加尔悄悄穿过休息室的门厅，向在乐池边上低矮的楼下厢座走去。当他走进厢座的时候，大厅里从楼上到楼下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这告诉他，爱尔茹尼亚已走在菲特尔贝格前面登上了舞台。喧闹声持续了很久。埃德加尔坐着，不去看妹妹，也不去看指挥，只听逐渐疏落的掌声，听爱尔茹尼亚习惯性的干咳、菲乔①敲指挥棒的声音和四重奏开始的几个和音。从爱尔日别塔嗓子里唱出第一个音符起，从很快就转为极为高亢的第一个音阶起，埃德加尔就感到"一定会唱得很好"。爱尔茹尼亚唱得很轻快，仿佛是在嬉戏和逗趣。这种唱法也许对于《夜皇后》的咏叹调并不怎么合适，这首歌应该唱得做作一些，象一个机械的音乐匣子②。但听众都已沉浸在她这美妙的歌喉之中了。

"没有，时间没有损害她的嗓子。"埃德加尔想，"相反，它变得更成熟了。也许还能再唱一年，两年……高音部分太尖了一些，近于喊叫——不过这没有关系。"

当《山鲁佐德》的前奏部分开始时，埃德加尔的整个身子深深地埋进了沙发椅里，似乎是要集中精神抓住最初的几节：低音提琴拨弹出奇异的低音节奏，长笛吹出回旋的乐句，双簧管以五

---

① 菲特尔贝格的昵称。

② 原文是法文。

度音程复奏。这个乐句具有令人神往的魅力，跟抑扬顿挫的伴奏形成绝妙的对照——可在埃德加尔听来，却是死亡的旋律，他自己也不知是什么缘故。山鲁佐德滔滔不绝地讲着离奇的故事，心里却一直想着死亡。如果故事引不起苏丹的兴趣，她随时可能死在断头台上。在这段长笛乐句中，蕴藏着一种死亡的魅力——当然对这谁也不会知道，任何一个听众都不会明白，但他自己知道，这是死亡轻声的、甜蜜的、多情的呼唤。立刻，他的妹妹爱尔茹尼亚替他对长笛和双簧管作了回答：

哦，别喊我，迪那查达，
因为太阳已经在向我呼唤……

在这个乐句之后，响起了几段由小提琴奏出的活泼的过门，然后爱尔茹尼亚接着唱：

苍白的太阳在城市上空升起，
它仿佛没有听见我的声音……

那种喧嚷的延长音到哪里去了？那种矫揉造作的戏剧性花腔到哪里去了？爱尔茹尼亚非常朴实地唱出这些乐句，仿佛是在同长笛、双簧管以及小提琴随便交谈，商量：

今天向亲爱的人儿讲什么？
掏出什么心里话来缠住他的心？

埃德加尔知道，这纯粹是一句修辞性的问话，任何回答都是枉费心机，心灵即将死去，长笛和双簧管声中蕴藏的美好生命也要随之结束，那颗从来没有爱过的心即将死去，对于爱情万能的希望也将随之消逝。小提琴叹息般地奏出了高音。银笛响

处，小提琴的独奏停止了，爱尔茹尼亚高亢的升C调弱音也象叹息那样戛然而止。大厅里没有掌声。

第二支歌开始时，埃德加尔心想，他的作品的研究者大概永远不会发现大提琴的演奏是第一支歌中长笛奏出的“死亡的主题”的引伸和加强。有许多作曲家在自己的乐谱里往往埋伏着只有自己才了解的隐喻、引语和戏谑，听众是永远不会知道这些的，专家也只能略知一二。然而正是这种“加强”使得这首歌的情调、大提琴的低诉、爱尔茹尼亚的柔声絮语（她象是在向第一排听众诉说她在君士坦丁堡刚生下便死去了的儿子）同第一首歌的情调直接联系起来，成为它的延续：

……只要把你的脸庞埋在
这棵丁香浓烈的香味中
那么，生活、青春和岁月
马上就会变成甜蜜的梦……

当埃德加尔低着头，合上眼帘，听着弦乐器奏出一个接着一个唏嘘叹息的和音的时候，眼前不由清晰地浮现出往昔生活的一幕。那时他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年，敖德萨中学因闹时疫而停课，母亲送他到莫林策度假。正值五月上旬，莫林策庄园和花坛周围，长满了茂密的丁香树丛。他和厨娘的女儿小玛什卡一起玩耍，当时他甚至没有想到，这种游戏里往往孕育着爱情的萌芽。玛什卡头戴丁香花环，——她自己说的“满身都是丁香花”——来到门前，埃德加尔装作闻花香啃了一下玛什卡的耳朵。爱尔茹尼亚歪着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微弱的三度音唱道：

……你知道，你知道，

多么甜蜜啊，丁香花丛中的梦……

这时他仿佛真的闻到了春天丁香的气息，闻到了他啃玛什卡时闻到的她身上的那股馨香。接着他又想起玛什卡的眼睛跟海伦娜的一模一样。他全身沐浴在那春日的阳光里，那时雨后初晴，湿漉漉、亮闪闪的心状树叶，吸收着阳光的温暖，散发出阵阵清香。因为莫林策没有派马车来接，他便从斯克维拉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当他踏上门廊前的小径的时候，柔软的泥地上留下了他深深的脚印……

不知不觉之中第三首歌已经开始了。虽然这支歌名叫《深夜闻笛》，却没有长笛演奏。歌一开始，所有弦乐器就发出深沉的叹息，直到唱出下列字句时才突然迸发出高音：

长笛声多么悠然，但你不在我身边，
黑夜啊，黑夜，你真是如墨如磐……

埃德加尔慢慢从过去的回忆中摆脱出来，他知道，这些回忆象是看不见的音乐源泉深深地隐藏在这组歌里。纤细的音乐结构中蕴藏着玛什卡，蕴藏着她那还是孩提之躯的香味，蕴藏着闪光的丁香树叶，以及他踩在湿泥地上的脚印，甚至还有他对当时穿的那双发亮的黄皮鞋的回忆。

第三首歌他听来觉得陌生。爱尔茹尼亚唱出了他很久没有听见的强音。她的歌声象浩瀚的洪水，当乐队骤然停奏，音乐厅里只剩下歌声，宛如一根笔直的白色圆柱。

第四首歌开始了。象入了迷似的听众没有用掌声打断这组歌。这时乐队奏出了激烈的乐段（正如《山鲁佐德》的主题歌一样），发出一种纷繁的音响——但是他妹妹的歌声压过了这些

音响，平稳、安详而圆润地唱道：

月亮爬上了漆黑的夜空，
乌云却想把它赶走……

爱尔日别塔在乐队暴风雨般的音响中安详地唱出了自己的高滑音，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埃德加尔这时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望着妹妹，望着她在第一提琴手忽起忽落的弓弦后的侧影。乍看上去，她象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翎毛使得她的头显得太长了，何况爱尔茹尼亚自从在敖德萨的那次最欢乐的会见时唱《幽情》以来，也改变了许多。过了一会儿，他才想起，正是在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发现她这昂起头的优美姿势，一如米哈霞姨妈说的Le port de La tête①——现在他又一次看到她昂起头，一再唱出他的歌中频繁出现的降A调，声音一直送到剧院的行廊。

“哎，天呀，”他暗自说道，“她从哪儿得来这么好的嗓音，从哪儿得来这么多的真情实感②从而使我的歌为之增色？她从哪儿得来这些丰富我的作品的东西？难道她也同样总是预感到死亡将至吗？在青年时代我总以为自己会夭折，后来才知道，夭折是常事。我就是怀着这种念头写下了这组歌的。她懂得这一点吗？肯定不懂。她没有预感，没有这种折磨人的可怕的预感。她只是无意识地表现了这一点——她象端菜似地把菜端给桌旁就座的人，而自己连碰都不碰一下。她是真正的山鲁佐德。”

他仔细端详着她。她紧抿双唇。因为此刻乐队正在演奏——

① 法文，意即“昂起头”。

② 原文是德文。

几乎是整个乐队在齐奏——乐声渐渐升高，向上冲出一连串不自然的和音，象是要盖住钟情的明月。突然，爱尔茹尼亚的降E调一降A调的优美动听的转调又迸发出来，接着又下降数度音。这个四度音的跳跃包含着炎热的、尘土飞扬的敖德萨、塔尔洛警长叮咱作响的马车和拍打岩石的海浪。自那时以后，任何一处的海浪都不会象中喷泉那样拍打岩石，碎裂为发辫状的泡沫飞溅，化成音乐，化成阳光。“我想知道，”埃德加尔一面听音乐，一面想，“她此刻是否在想敖德萨？”

爱尔日别塔再一次闭上了嘴，乐队以低沉隐约的隆隆声奏过了所有的音域，蓦地响起了嘹亮的大调和音，女歌唱家也唱出了最后一个纯净、透明的降A调。在一片寂静之后，爆发出一阵掌声，最后又传来了叫喊声：“作者，作者！”埃德加尔走上舞台的时候，在梯级上正碰到妹妹，她额上的头发略有点散乱，头上的翎毛也歪了，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她突然俯身抓住哥哥的肩膀说：

“我一生中再也不能唱得象今天这样好了。”

五

胡贝先生总是同兹沃蒂先生一起听交响音乐会。在音乐爱好上他们趣味相投；说实在的，在这方面兹沃蒂对胡贝具有极大的影响。兹沃蒂憎恨一切现代音乐，尤其是希莱尔的音乐；当爱尔茹尼亚提着白连衣裙，晃着头上的白翎毛走下舞台的时候，胡贝先生虽然缺乏音乐修养，但也直觉地感到《山鲁佐德》实在伟大不凡，他满脸堆笑地对自己的伙伴说：

“嗯，我想，您今天总算爱上了希莱尔的音乐了吧？”他一边

说，一边使劲地鼓掌。

但是兹沃蒂先生（他今天是带着年轻漂亮的妻子一起来的）的表情却不以为然，他肥胖的手掌一次也没有鼓，只是频频摇头。

“但您恐怕不得不承认，”胡贝说，“她唱得很好。”

“唱得不错。”兹沃蒂漠然地回答。

“唱得好极了。”兹沃蒂太太说，但她印象最深的是爱尔茹尼亚的装束和头上的白翎毛。

听众纷纷站了起来。奥拉带着两个儿子坐在胡贝前几排的地方。安特克和安德热依今天是第一次来音乐厅。老胡贝坐在后面看到两个小家伙从音乐会一开始就两耳发烧，笔直地坐在母亲两旁的座椅上。现在他们坐不住了，从座位上站起来，相互推推搡搡。母亲严厉地盯了他们一眼。

“安德热依不懂规矩。”安特克对妈妈抱怨说。

“你们安静点。”奥拉说。然后她转身问胡贝道：

“为什么您没有把胡贝尔特带来呢？”

“胡贝尔特今晚到一个同学那里去了。”胡贝回答说。

两个男孩知道，这不是事实，他们会意地彼此望了一眼。他们知道，就是这个可恶的兹沃蒂讨厌胡贝尔特，不让胡贝先生带儿子来听音乐会。至少胡贝尔特自己是这么说的……可是奥拉太太却对胡贝的话信以为真：

“啊，太可惜了，他一定会喜欢埃德加尔舅舅的这组歌的。”

奥拉称埃德加尔舅舅，因为她的孩子们是这么叫的——要说这也没有任何理由。她觉得，象安特克或安德热依这么大的男孩子应当把希莱尔叫做“埃德加尔舅舅”。胡贝听到戈翁贝克太太的这句话皱了皱眉。

“真的吗？您是这样想的？我觉得，这组歌谁也不会喜欢，何况小孩子。他们怎么能懂呢？”

“我的孩子们懂，对不对，安德热依？”她向她的小儿子问道。安德热依不知妈妈在说什么，姑且先应了一声：

“嗯！”

胡贝耸了耸肩。

“您培养他们从小就喜爱现代音乐。”他不无讥讽地说。“希莱尔兄妹是您的亲戚吗？”

“不是，不过因为我们从小相识，所以孩子们叫埃德加尔先生‘舅舅’。您大概也承认她唱得很好吧？”

这时，跟胡贝寸步不离的兹沃蒂先生插话了：

“对，莫差特的歌她唱得真好。”

奥拉诧异地望着兹沃蒂，胡贝神色很尴尬。

“您还不认识我的伙伴，”他介绍说，“这是塞韦伦·兹沃蒂先生。”

兹沃蒂先生伸出了手。

“我很熟悉戈翁贝克先生，”他说，“他是个好样的生意人。”

“他为人和蔼可亲。”胡贝补充说，“他今天来了吗？”

“没有，”奥拉笑道，“交响乐他不喜欢，歌他在家里听腻了。”

安德热依不满地瞅了母亲一眼，他那发烧的双耳更加红了。

“太可惜了，”胡贝说，“这是个大损失。您是想让孩子们从小就养成对音乐的兴趣吧，是不是？”

“就象您培养孩子们打猎的兴趣一样。”奥拉笑道。

她在此刻显得很好看，胡贝的目光告诉了她这个信息。

“您常唱歌吗？”

“不，不，”她急忙否认，“只在别人听不见的时候我才唱。”

“妈妈唱歌的时候我常偷听。”安特克出其不意地用他那半男低音说道。

“唔，您瞧，您还是有自己的听众。”胡贝笑了，“我的孩子也告诉过我，他听过您唱歌。”

“噢，胡贝尔特几乎是我们家的人。”

孩子们把奥拉拽到了休息厅，在小卖部那儿喝了果汁苏打水。小卖部柜台后面站着一个漂亮的金发姑娘，看看她就象听音乐那样是一种享受。胡贝现在同兹沃蒂夫妇单独在一起，他们跟他一直是形影不离。

“比利时公使在那儿？”胡贝突然侧身对自己的伙伴说，“是不是找找他？”

“一点用处也没有，”兹沃蒂低声回答说，“他会帮我们想办法吗？决不会。您以为，‘国立工厂’会听政府的？不，政府要按它的意思办。它是大资本啊。”

这时比利时公使彬彬有礼地对胡贝点了点头，胡贝憋不住走到他身边。公使向他伸出了手。

“我可以去拜访公使先生吗？”

“那当然，任何时候都可以。甚至可以说，我在期待您的来访。”他微笑着补充说，“我预料您要来的。”说完这句意味深长的话以后，他便象一个真正的外交家那样，马上回到不沾边的话题：“那位歌唱家唱得很好，不是吗？”

胡贝注意到外国人都避免讲波兰人的姓名，即使象“希莱尔”这种姓也罢。公使先生刚才说的是“那位歌唱家”。

“好极了，”胡贝表示赞同，然后又回到了兹沃蒂先生身边。

“唔，怎么样？”塞韦伦先生问。

“没有什么。他要我到他那里去一趟。”

“他起不了什么作用。”

“也许是这样。但跑一趟也没有什么坏处。”

“最好跟律师谈谈。”

“律师总是把人搞得倾家荡产。找他们得不到什么便宜。律师之间是约好了的，收入均分。不，最好还是靠自己动脑子。譬如说，如果让胡贝尔特购进所有的股票，他也得承担责任吗？”

兹沃蒂先生留神地注视了胡贝好一会儿，耸了耸肩，然后把目光转向舞台右边壁画上的那个在骷髅头旁沉思的智者。

“大概不需要，这得查查章程。”

“这就是说，不用负责，兹沃蒂先生？不用负责吗？”

“好象是不用。”

“骑手和猎人”商号为建工厂而进行的巨额投资把全部贷款都花光了。就在这节骨眼上，比利时“国立工厂”要求立即偿清一切债务。因为无论是“骑手和猎人”商号还是“雷管”工厂都是合伙公司，胡贝作为公司的一个股东，曾以自己的全部财产对国外的巨额债务作保。局势简直是危如累卵。比利时派来了一个专门官员处理这件事；兹沃蒂先生跟他在欧洲旅馆商谈了好几个晚上，每次都是带着令人沮丧的信息回来。

“他们缠住您了，”他对胡贝说，“因为您有很可观的一笔财产……”

“对，很可观，不过我从来没有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兹沃蒂先生，您是否是说，我的财产太显眼？”

“可能。太显眼。”

这件事把胡贝先生折磨得很苦。即使在音乐厅里，他脑子里也甩不开这个问题。

“那么，胡贝尔特可以不用负责？”他又问了一遍。

“他用负什么责？他还是个孩子嘛！”兹沃蒂先生叹了一口气。

这时奥拉从休息厅挤回到演出厅。她看到老希莱尔夫妇坐在一角包厢的暗处。高大而丰满的希莱尔太太一点儿也没有变，而希莱尔先生则瘦多了，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眼睛还象以前一样漫不经心，同时又显出有点惊恐和不耐烦的神情。奥拉走近他们身旁的时候，发现他疑惑地、甚至不高兴地（她不愿这样猜度）看了自己一眼。

“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奥拉说，“你们总是躲在那个糖厂里，你们从来不到华沙来吗？”

“他有时来，”希莱尔太太代表两个人回答，“不过，总是有事时才来，办完事就回去。糖厂工作很忙，他也上岁数了……”

“感谢上帝，您们这次总算是来了。”

“哪里，还不是为了听爱尔茹尼亚的音乐会？这是非来不可的。您知道，现在糖厂正是大忙的季节。可是爱尔茹尼亚的音乐会……”

“她唱得多么好呀！”奥拉说，“不是吗？”

“嗯，奥拉太太，我们老人有什么好说的呢，”希莱尔太太又说，“我们听得入迷了，真好①！”她用了一个乌克兰字眼儿。

这时老希莱尔向奥拉偷偷地投过极为不满的一瞥。奥拉朝他转过身来：

“您不同意希莱尔太太的意见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希莱尔在椅子上不耐烦地扭动了一下身子。

“我承认，太太，”他说，似乎是在极力克制自己，“我不理解

---

① 原文是乌克兰文。

自己的孩子。”

奥拉觉得很尴尬。希莱尔太太想冲淡一下丈夫的话所造成的印象。

“他讲的总不是他心里想的，”她微笑着说，“我深信埃德加尔的歌打动了他。”

“在某种程度上是打动了我。”老希莱尔仿佛现在才回到尘世，“但我同时又感到很难为情。据我看，艺术表现太露骨了。老实说，当我看见自己的女儿服饰华丽、浓妆艳抹、头插翎毛在舞台上对听众讲述我儿子的思想时，便觉得很难为情。怎么办？这对我来说太过分了。①”

“应当承认他说得有理。”希莱尔太太说，不好意思地望着奥拉。“我也有类似的感觉。”

奥拉迟疑地说：

“可他们给了我们多少美的享受呀！”

“对，是这样，”希莱尔太太叹了口气，“但是，对我们来说，他们首先是我们的孩子。”

老希莱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接着重重地哼了一声。

“那有什么办法？孩子跟父母总不相同。”

六

“听我说，我不想听贝多芬的交响乐了。”佐霞对雅努什说，“我们还是到演员休息室去吧……去看看希莱尔兄妹。”

雅努什注意地望了妻子一眼。她深陷的眼睛里仿佛闪烁着

① 原文是法文。

不安的光。

“难道她知道哈尼亚·戴维斯在那里吗?”他想。他马上又镇定了下来。佐霞挽住了他的胳膊。

“这组歌使我心绪不佳,”她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雅努什不喜欢佐霞这种低语。她一发出这种低语就意味着她处在他不易捉摸的精神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佐霞往往变成了一个陌生的人,一个突然地不可理解的人。雅努什心里不愿承认,佐霞的这种低语……一种特殊色彩的低语,好象有某种强烈感情堵塞在喉头,总是使他感到恐惧。

“随你,”他说,“我也不大想听这个交响乐……”

他们顺着座椅之间宽敞的过道向后台挤去。人很多,举步都很困难。忽然有人在雅努什肩上拍了一下。他连忙回过头去。他背后站着一个身量不高的男子,雅努什一下竟没认出是谁来。但只是短短的一瞬,一幕幕往事,霎时纷至沓来,一片辽阔的远景也逐渐展现出来。

“亨利!”他又惊又喜地叫道。

果然是安托涅夫斯基。从巴黎回来以后,雅努什就没有见过他,只知道这个画家抛弃了自己的本行,出人意料地开始了政治生涯。特别是最近几年。

“你知道,我多么想见到你。”安托涅夫斯基在握手的时候说,“我临行前对妻子说过,很想见到雅努什。唔,你过得怎么样?”

雅努什微微一笑,象年轻时那样,歪着头,皱着眉,执拗地望着安托涅夫斯基。

“我这里没有什么新鲜事,你过得怎样?一定很有意思。”

“不那么有意思,”安托涅夫斯基说,“你还记得……基辅

吧……我总离不开政治。"

"什么样的政治?"雅努什执拗地问。

看来亨利认为这些事最好不要讲得太明确，他请雅努什给他介绍一下自己的妻子。

"真的,"雅努什大笑起来,"你还不认识我的妻子!"接着,他一本正经地作了介绍:"安托涅夫斯基省长","我的内人"。

佐霞似乎既有点畏葸又有点犹豫地向丈夫的朋友伸出了手。

"尊夫人好吗?"雅努什继续摆出一副颇有教养、礼貌周全的架势。这句问话里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谢谢你,她很好。"安托涅夫斯基答道。

至此似乎再也无话可说了。对于两个曾有过许多共同的经历、又是久别重逢的朋友来说,这寥寥数语实在是太少。

亨利为了把谈话维持下去，又回到了刚才雅努什引起的话题。

"我以前搞的政治和现在搞的政治之间没有什么大区别。"他说。

"你是在致力于波兰和乌克兰之间的和解吧?"雅努什带着揶揄的微笑说。

亨利哼了一声。

"不是我,"他说,"是大家。"

雅努什想起了安娜公爵夫人,有时她表示怀疑的时候,便用简短的几个字。

"你相信这个吗?"① 他问。

① 原文是法文。

亨利听懂了，但不知雅努什的用意何在。

“这是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他喊道，“你想想看，而且你本人就是在乌克兰出生、长大的。你怎么能这样说呢？”

雅努什笑了。他凝视着安托涅夫斯基。表面上他一点儿也没有变，还是那样的画家气派的长发，凌乱地披在额角上，还是那样一双明亮的金鱼眼睛。但他的脸已经发胖，带有一种达官显贵的威仪。过去他望着自己的朋友时从来没有这样想过，现在他觉得如果亨利穿上贵族的长袍真是再漂亮不过了。

“只是你不能统一这项政策，”雅努什执拗地歪着头说，“你们北边有一个邻居，南边又有另一个邻居，你们的观点又不一致，而且在原则问题上有分歧。”

“看来你很了解情况，”安托涅夫斯基说，一边把手指掰得咔嚓响。他的眼睛没有看雅努什，而是望着窗外。“说实话，你在干什么工作？”

“我？”梅申斯基觉得奇怪，“种地。

“在哪里？”

“在这里，华沙附近，科莫鲁夫。”

“一个什么样的田庄？”

“一个很小的田庄。土地改革对我没有威胁。花，温室蔬菜……”

“唉！”安托涅夫斯基叹了口气，“大概离我的莫什切尼查不远吧？”

“你认为自己能胜任这项工作吗？”雅努什问，大有要缠住老朋友不放的样子。佐霞抬眼看了看丈夫，觉得他有些反常。雅努什跟画家结下友谊的时候，她还不认识雅努什哩。“你没有白白生在莫什切尼查的磨坊里。你是一个农民……一个推磨的

人。”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安托涅夫斯基在雅努什的逼视下不知所措，“所有的事情都是个问号……”

“所有的？”雅努什依旧缠住不放。

安托涅夫斯基不耐烦了。

“你要考我政治还是怎么的？”他喊道，“这儿不是谈这种问题的地方，明天你到旅馆来吧。要不，你到我们卢茨克[1]来吧，怎么样？你可以看看当地的情形。我们可以聊聊，谈谈问题。你们这些华沙人……”

“刚才你还说过我是在乌克兰出生和成长的。”

“但是你已变成华沙人了。”安托涅夫斯基笑着说，露出了一排洁白的大门牙。“我们是来欣赏我们的希莱尔和他美貌的妹妹的杰作的，不是吗？”

“那当然，”雅努什突然让步了。“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使我激动了起来，其实，我对这些事的兴趣真是微乎其微。”

“怎么样？你如今再也不想随便坐上一列火车朝南走了吗？”在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他问。

安托涅夫斯基疑惑地望着他。显然，他记起自己似曾听过这句话，但想不起来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是在巴黎说过这句话吧？”他问。

“哪里是在巴黎！”雅努什微笑着说，“比这要早好多好多年。当时我们还没有想到巴黎，那时我们觉得巴黎是不可企及的……”

“是在塔特拉山上的时候吧？”安托涅夫斯基问。

---

① 卢茨克，乌克兰沃伦省省城，自一五六九年起属波兰，一七九三年后曾被沙俄占领，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间划归波兰。

"不错，是在山上的时候。"

"哦，我记起来了，"亨利说，"我记起来了。但后来我们并没有干成我们在山上所想的那些事。根本没有。后来我们所干的完全是另一码事。"

雅努什点了点头。

"而你现在所干的就更加是另一码事了。"他说着，捏了捏安托涅夫斯基的肩膀。

"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完全是另一码事。"

雅努什想走了。

"阿丽亚德娜怎样了？"安托涅夫斯基问，"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什么都不知道，"雅努什冷冷地答了一句，转身对妻子说道，"走吧，佐霞，我们到演员休息室去。"

他象对一个"疏远的熟人"那样向安托涅夫斯基伸出了手。

七

罗伊斯卡太太从自己坐的那个包厢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上遇上了斯彼哈瓦。他随便地靠墙站着在抽烟。最近他又黄又瘦，据说是肺有毛病，部里的工作也太忙。罗伊斯卡太太对这次重逢很高兴，她多年没有见到自己孩子昔日的教师了。

"您好，卡齐奥先生。"她说。

由于是晚上，而且好久没有人叫他"卡齐奥先生"了——于是他微笑着吻了罗伊斯卡太太的手。这样开始交谈使他感到轻松和愉快。他想起，自从敖德萨那次难以忘怀的谈话以后，便没有同她进行过长时间的谈话了。那次爱韦琳娜太太在谈话结束

时许诺把奥拉派来“安慰”他。卡齐米日知道，罗伊斯卡太太对自己的姨侄女的事不会忘记，因此，他对自己这位昔日的雇主的和善口吻感到高兴。看来，她也在想那件事，也在回忆过去的时光。

“自从中喷泉的那次谈话以后，我们好象还没有作过长谈吧。”她说。斯彼哈瓦听她这口气以为她要作一次长谈了。然而，罗伊斯卡太太说完这句话之后就沉默不语。站在卡齐米日面前的她忽然把目光转向一边，仿佛在窗外看见的不是灰蓝色的十月之夜，而是边远某地的风光。她没有说话，卡齐米日记起，十九年前他们最后的一次谈话是关于约齐奥的，他明白了，罗伊斯卡太太是在想念儿子。他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话题才能避免引起更多的回忆。

“爱尔茹尼亚在那时已经唱得很好了，”爱韦琳娜太太终于开了口，同时把目光从窗户移向斯彼哈瓦。从她说话的神态看，似乎她讲的话含有另一种特殊的、更深刻的内容。然而斯彼哈瓦已经抓住了这个话题，他把玛莉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

“是呀，今天她虽然失去了过去那种青春的活力，但是具有更强烈的表现能力……”

“可不是吗！可不是吗！”罗伊斯卡太太活跃了起来，“这组歌也妙极了。埃德加尔是个非常伟大的音乐家……”

斯彼哈瓦又照搬了他从玛莉亚和戴维斯太太那里听来的几句话。他对音乐一窍不通，但不知为什么硬要装懂。罗伊斯卡太太频频点头，斯彼哈瓦以为谈话到这里可以结束了。他想说几句空洞的客套话敷衍一下算了，深谈下去，就不免要触及到那些不愉快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总得说点什么呀，于是他问道：

“他现在在做什么……令郎？”

话刚一出口，他就发现自己把她儿子的名字忘了，因此才问得这么古里古怪。幸好罗伊斯卡太太帮了他的忙。

“瓦莱雷克？”她不经心地问。“他同自己新娶的妻子住在谢德尔策。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我还不知道他又结了婚，”斯彼哈瓦是没话找话，其实他很清楚瓦莱雷克离婚的事，但他生怕谈话中断，生怕爱韦琳娜太太把目光移向窗口。这时，奥拉带着两个儿子从楼梯上经过，斯彼哈瓦俯身对罗伊斯卡太太很感兴趣地问：“有多久了？”

“噢，已经有几年了。”罗伊斯卡太太不在意地说。“瓦莱雷克只是按东正教的方式离了婚，我正要找您谈谈这件事。”

斯彼哈瓦挺直了身子，他脸上那种专注的表情倏忽不见。奥拉带着两个儿子走进楼上通向大厅的门里去了。

“她到底是找我有事。”斯彼哈瓦得意地想。他喜欢把自己想得如何了不起，如何为别人所需要。如果别人以为他神通广大，他总是感到飘飘然。他猜不出罗伊斯卡找他有什么事，也不想帮她摆脱窘境。他下意识地想道，“这个老太婆，”同时望了望她的头发。

头发虽然已经白了，但在白发下面，仍然是那个洁白的轮廓分明的额角——他对这额角记得很清楚，在莫林策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那双永远是亮闪闪的、大而灵活的眼睛，仿佛是由于刚才的激动或兴奋而热泪盈眶。斯彼哈瓦心想：

“真见鬼，她到底有多大岁数？在莫林策的时候她一定还很年轻，但那时我以为她已经很老了。”他于是想起，他之所以对那所老房子、那个家庭以及对奥拉的爱念念不忘，整个魔力全在于这所房子里有这个充满魅力的女性照料，她那时是如此年轻，今天想起来都有点可怕。

罗伊斯卡太太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过了一会儿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斯彼哈瓦没有听见，他那时也说了一句：

"您总是这么美。"

罗伊斯卡太太停了嘴，凝视着卡齐米日。

他的脸还很丰满，带着南方人的黝黑，胡子刮得很干净，他昂起头的姿势显得很自信，从冷冰冰的灰色大眼睛里射出的目光很锐利，一点儿也不象敖德萨的那个质朴的大学生。罗伊斯卡太太无意中瞟了一眼他的脚，但没有看到以前那双"加里西亚式"的粗笨的大皮靴。斯彼哈瓦在华沙最好的皮鞋店定做的方头黑漆皮鞋跟他过去的大皮靴相比，就象从前真诚的目光较之今天老盯着她的冰冷的目光那样，有着天渊之别。

"我想请求您帮个忙，也不知是否合适。"她终于说话了，在说"请求"这个字时，有点儿结巴。"也许我直接去找玛莉亚好一些？"爱韦琳娜太太琢磨着，又朝斯彼哈瓦的皮鞋瞥了一眼。

"什么事，太太？"斯彼哈瓦问，"如果话长，是不是以后到部里找我……"

"对，那自然，"罗伊斯卡太太微微一笑，斯彼哈瓦觉得，这微笑上面象是罩上了一层悲哀，一层年龄的面纱，一层忧伤的薄雾。"但是在部里很难找到您呀。您简直使我胆怯……"

斯彼哈瓦耸了耸肩膀。

"她说的是真话还是挖苦？"他揣摩道。一向是罗伊斯卡太太使他胆怯的。打从莫林策时代起，只要是在她的视力范围之内，他总是觉得手脚发僵，不知所措。

"真见鬼，"他暗自想道，"难道我曾经爱的是她？而不是奥拉？"

"事情很简单，我想让瓦莱雷克办天主教的离婚手续。您明

白吗？我认为，东正教的离婚手续是不够的。”

“当然，我明白。”斯彼哈瓦说，他的脸上忽然泛起了一层红晕。

罗伊斯卡太太看到他脸上的红晕，不禁张惶失措。对斯彼哈瓦或玛莉亚谈婚姻方面的问题是再唐突不过的了。但是既然开了头就得讲下去。爱韦琳娜太太又望着斯彼哈瓦背后的窗口，结结巴巴地说：

“玛莉亚跟罗马的梅什托维奇神甫很熟。那位神甫是已故的安娜公爵夫人的至交。玛莉亚是否能给他写一封信，表示支持离婚？”

斯彼哈瓦脸上的红晕消失了。他象是坐在办公室里那样打起了官腔：

“这件事已经提到罗马去了吗？”

“已经三年了。”

“您是否愿意让我们的大使把这件事在宗教法庭上提出来？”

“不，当然不。我已经给斯克申斯基写过信，他是我们在基辅时的老朋友。梅什托维奇神甫在这件事上能起很大的作用，他只要一听到玛莉霞的名字，便会……”

斯彼哈瓦的脸又红了。

“这次我可不懂他为什么脸红。”罗伊斯卡心想，但她还是对刚才的话作了修正。

“安娜公爵夫人的名字能解决整个问题。瓦莱雷克和他那个妻子都不为这事操心……”

“好的，我这就去告诉玛莉亚夫人……”

在交情深的人面前，斯彼哈瓦把比林斯卡称做“玛莉亚夫

人”。

“她一定会写的。”

“其实我自己也会去对她讲，”罗伊斯卡太太说，陡然感到一种强烈的自信。她又占了斯彼哈瓦的上风。“我是想通过 您 起点作用，因为，您的话兴许会有更大的……分量。”

他们站在楼梯上，周围已经没有人了。穿樱红色上衣的检票员哗啦啦地拉拢了两扇活动门上的帷幔。音乐会的下半部分就要开始了。

“我们该进去了。”斯彼哈瓦对罗伊斯卡太太说。

罗伊斯卡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楼梯上几乎只有他们两个人了。

“这对我非常重要，”她说，“我很为瓦莱雷克担心。”

但是她很快驱走了严肃的表情，睁得大大的眼睛霎时充满了笑意，一面爬着大理石楼梯，一面补充说：

“您不要把我看扁了，您应该理解母亲的心。”

“我历来就了解您。”斯彼哈瓦讷讷地说，跟在她后面上了楼。

罗伊斯卡太太转过身来。

“您那么喜欢约齐奥，”她低声说，眼睛又睁得大大的，“没有人象您那样了解他。”

但这时大厅里响起了掌声，他们必须赶快入座。他们在大厅门口分手了。

八

埃德加尔没有回到包厢去听音乐会的下半部分。他和爱尔

日别塔、哈尼亚·戴维斯以及马尔斯基坐在冷森森的三角形房间里，等着交响曲结束。马尔斯基一边讲话，一边摆动他那双小脚，快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不知为什么，我一直在想着可怜的雷肖！”他尖声尖气地喊道。“假如他在这里，他会怎样望着您！他总是怪模怪样地望着女人……就象小孩望商店的橱窗那样……仿佛女人更象或者更不象人似的……”

爱尔日别塔对埃德加尔说：

“说真的，雷肖是什么时候死的？我不记得了……”

“你知道，我也记不清了……”

“您请坐吧！”戴维斯太太对马尔斯基说。

可马尔斯基还是在室内走来走去。

“这种事情之后是平静不下来的，”他喊道，“也不应该平静下来。而应该彻底地激动一番。”

埃德加尔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里，爱尔日别塔半卧在旁边的一张沙发上。他没有听马尔斯基讲话，也没有看任何人，只是默默无言地望着窗外。他拉着爱尔茹尼亚戴着白手套的手，象是两个孩子。爱尔茹尼亚半卧着，头枕在一个靠垫上，但她的眼睛在追随马尔斯基，面带微笑。她觉得阿尔图尔讲话很逗。她用另一只空着的手轻轻地扇着风，虽然房间里很冷。可是她的两颊通红，头发和翎毛歪到一边，在她手扇的风里轻轻飘动。

“这太露骨了，”阿尔图尔一边叫着，一边在室内快步走来走去，“这太不象话了，太不成体统了，这简直是出洋相。这不是艺术……”

哈尼亚·戴维斯扮了个鬼脸。

“这超出了允许的限度，对不对？而雷肖却希望出现为沃维奇创作的艺术！可怜的雷肖！”

“这是为沃维奇的，也是为全世界的。”哈尼亚说，“而且是在允许的限度之内的。”

“真是令人震动，令人震动。”马尔斯基全身都在颤抖。

“特别是因为是您唱的。”哈尼亚对爱尔日别塔说，她说话的语调似乎是在为自己缺乏唱歌才能辩解。

“不错，不错，是这样，是这样，”马尔斯基象姑娘似地拍着巴掌，发狂地喊道，“特别是因为是您演唱的。天哪，这个女人唱得多好啊！对不对，戴维斯太太？她唱得多么好！”

“对，”哈尼亚说，正准备点上一支香烟。

这时门开了，戴维斯太太没有点着烟。她转身看见进来的人（这是雅努什和佐霞），一下子愣住了。她仰望着雅努什，手里捏着燃烧的火柴，半张着嘴，骤然之间变成了另一副样子。在这一瞬间，从浓施的脂粉下面，在装腔作势的神态中，在完全是美国式的刻板的微笑里，显露出一张斯拉夫式的、单纯的、甚至可以说是诚挚的面孔——敖德萨看门人的女儿，哈尼亚·沃尔斯卡的面孔。爱尔茹尼亚惊异地望着她：过去那种掉头的姿势、那种怯生生的微笑、眼里那种期待的神情，一下子把她带回到了去君士坦丁堡以前的日子，她的心不禁狂跳起来。她对埃德加尔说话时竟说错了：她不是说雅努什和佐霞来了，而是说约齐奥和佐霞来了。

这一切都是在燃烧一根火柴的时间里发生的。火柴烧完了，火烧了哈尼亚的手指，她“哟！”了一声，扔掉了乌黑的火柴头。马尔斯基沉不住气了。

“您怎么啦！”他站在房间中央，两只手插在衣袋里，说道，

"您连香烟都不会点?"

戴维斯太太什么也没有回答。她那"面具"一下子又回来了，象是有人在她脸上蒙了一块画好了的手帕。她划着了第二根火柴。这时，雅努什向爱尔茹尼亚和埃德加尔问了好。他想让佐霞也加入他们的谈话，可佐霞不知为什么忽然慌张起来，煞费心机地斟酌每一个字，含糊地说了几句称赞的话。

"雅努什，"埃德加尔问，"你坦率地说，你喜欢我的歌吗?"

雅努什在一张空椅子上坐了下来，望着自己攥着的双手，沉思了片刻之后说：

"老实讲，这几首歌一点儿也没有打动我。"

"唉，你真是，雅努什!"佐霞不满地说，同时在爱尔茹尼亚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了。

"这话是什么意思?"埃德加尔平静而冷淡地问。

马尔斯基一下惊呆了。他站在房间中央，双手从衣袋里伸了出来，挥动着，想说什么又发不出声来，就如同一个人要打喷嚏又打不出来一样。

"我这就给你说明白，"雅努什慢吞吞地说起来，同时抬眼扫了一下周围的人。看到大家的表情，他才明白，自己讲了不该讲的话。他住了嘴，尴尬地沉默了一会儿。

"我觉得，我引起了大家的不满，"过了一会儿，他接着说道，"但这没有关系。我尽量把话说清楚，我绝对不是指责埃德加尔……"

"我不在乎，"埃德加尔以讽刺的口吻插嘴说。

"决不是。我是想说这样一个问题……"

他又思索了片刻，眼望自己攥着的双手。

"一个作曲家在创作的时候是不是真诚，"他终于接下去说，

“这对我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你知道，”他换了一种声调说，“埃德加尔，我曾看过你的一张照片，在一本美国杂志里，”说到这里，他情不自禁地朝戴维斯太太瞟了一眼。“在照片上，你开心地笑着，手里拿着一支雏菊，宛如一张文艺复兴时期的画。那个姿势，那支花，真叫我恶心！那么虚伪，那么做作，那么虚幻！你这组新歌里，难道没有那支雏菊之类的东西吗？”

他又一次扫了周围的人一眼，又一次看到大家脸上尴尬的表情。

“难道跟你们不能坦率地谈谈吗？”

马尔斯基终于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何苦呢？坦率有什么用处？”他站在雅努什面前，煞有介事地喊道，“有谁需要您的坦率？只有已故的雷肖老是坦率二字不离口……”

“你为什么老提雷肖？”埃德加尔低声问。

“那么，我就不能说话了？”雅努什生气地说。

“也许您该说，”阿尔图尔神气十足地喊道，“但是谁也不要听。这样说埃德加尔是不行的！不行的！”

“这是哪家的禁令？‘不行’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梅申斯基问。

埃德加尔只是微微一笑，抽着香烟，望着自己的鞋尖。爱尔茹尼亚凸出的眼睛疑惑不解地一会儿望着雅努什，一会儿望着哥哥。

“我一点儿也不明白，”她反复地说，“这是怎么回事？他想叫你干什么，埃德加尔？”然后她直截了当地问雅努什：“你不喜欢这些歌吗？要知道，这些歌都很美呀。”

“很美，确实很美。”雅努什说，“只是我对美的理解不同。”

“你还是那样古怪！”戴维斯太太意外地插嘴说。佐霞诧异地望着她。

这时，海鲁宾·科韦什科闯了进来。看得出，他迟到了，没有赶上音乐会，此刻是从外面直接进来的，他一下子还弄不清楚，用他的诗谱成的歌是演唱过了，还是没有演唱。他同大家打过招呼之后就等着，也许谁的话能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谁也没有开口，最后他只好冒一冒险：

“好极了，好极了，爱尔日别塔女士。”他喊道，吻了吻女歌唱家的手。

大家都笑了，因为每人都清楚海鲁宾在说谎。但他是说什么都可以的。埃德加尔讥讽地瞅着他。

“这些歌您不配。”马尔斯基向海鲁宾伸出手时说，然后挥了挥手，仿佛是要把诗人从自己的意识中驱走似的。

雅努什满脸愠色。他在想，为什么大家容忍海鲁宾明目张胆地撒谎，这使他很不高兴。佐霞看到丈夫不愉快，天真地对他嫣然一笑，但雅努什似乎没有注意到佐霞的笑，而是继续听海鲁宾虚假的奉承话。

这时他才喜欢上这些歌了。

九

沃维奇琴师雅日纳的大房间里，这时又潮又暗。海伦娜在叮零当啷地摆弄橱里的碗碟。老人戴着耳机坐在一张破旧的软椅上。那时音乐会都直接转播实况。老雅日纳有一个小矿石收音机和两副耳机。

“马上就要播放埃德加尔先生的歌了，”他对海伦娜说。她

正蹲着在食橱下层的碟子下面铺上一层新纸。

海伦娜装作没有听见，没有回答父亲的话。她站起身来，伸了一个懒腰。她的背疼得厉害，今天一天她都在踩缝纫机，给法官太太赶做明天就要穿的连衣裙。

“听我说，海伦娜，”雅日纳温和地说。

“没什么，”她咕噜着，“一会儿就过去了。”

她拖着双腿到厨房去了。

虽然雷肖已经去世多年，钢琴上还放着他翻开了的音乐笔记本。雅日纳没敢动它，因为埃德加尔答应来看一看。可是，自从“小家伙”去世以后，埃德加尔根本没有到沃维奇来过。雅日纳还给他写过一封信，但没有回音。

现在他戴着耳机，看起来象一只穿了衣服的小狗。白胡子从耳机乱纷纷的导线中翘了出来。远方传来了报幕员的声音，是在宣读歌的名称和歌词作者的姓名。老雅日纳对这一切都很陌生，象是在听园艺学目录一样。不久，他终于听到了音乐。首先是《夜皇后》咏叹调。

老雅日纳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他有音乐天赋，因此听得出爱尔茹尼亚的嗓音和声乐流派的不凡。虽然劣等收音机使传来的声音有些失真，但他还是能够听得出莫差特音乐的优美和演唱的准确。可惜的是，在这以后演唱的歌曲使他大失所望。

他从孙子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埃德加尔的事。

当雷肖在沃维奇学校毕业之后，到了华沙，同埃德加尔很接近。虽然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但放假回家的时候常常对祖父讲起自己的老师。雷肖在音乐学院有很多教授，但埃德加尔是他的“老师”（这是从“老师”这个词自古以来的神圣意义上讲的）。雷肖记得埃德加尔对他说的一切，虽然并不全懂，但全能倒背如

流。可是，祖父根据他的讲述得出一个印象：这位音乐家跟那个在他家喝过虾米汤的人极不相同，那人以后又来过几次，带海伦娜到阿卡狄亚散步。

现在，当他听着这四首歌的时候，既没有看到坐满听众的大厅，也没有看到爱尔日别塔的白翎毛，眼前只有这个阴暗、潮湿、低矮、家具不多的房间以及在亮堂堂的雕花柱子的褐色食橱旁弯腰干活的海伦娜——他心中既不能唤起前一种，也不能唤起后一种印象。他耳中听到的，似乎只是一团混乱的音响，从及爱尔日别塔吐出的清晰的字句，但是，这些字句讲的都是他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事物，即使有他熟悉的（如长笛），那也是混在一堆稀奇古怪的组合之中。

当最后一个纯净、高亢的降A调唱出之后，听众情绪达到顶点，响起了掌声（在耳机里听起来是一片凌乱、愚蠢、不可思议的喧嚣）。老雅日纳整理好了线路，摘下了黑色贝壳状的耳机，同时环顾了一下房间，似乎是想看看，沃维奇是否真的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然后他闭上了眼睛，歪在软椅上。他睁开眼睛时，海伦娜正站在他面前。

“呃，怎么样？”她双手叉腰，问。

雅日纳移开了目光。

“没什么……”他说，“我不知道。”

“我们的埃德加尔先生怎么样？”

她问话的时候，声音里充满了悲伤，这句问话里似乎蕴藏的完全是另一个内容。她没有等父亲回答，又走到食橱那边去了。雅日纳痛心地朝她那边望着。

“如果雷肖还在的话，”他低声说。

“哼，那又怎么样？”海伦娜问。看来她对父亲的话很注意，

离得这么远的低语她都能听到。

“如果雷肖还在，”琴师声音大了一点，“他会给我讲解的。”

“难道爸爸不懂吗？”

“我不懂。”老人无可奈何地说。

海伦娜向厨房走去，但走到半路停住了。

“什么叫懂？”她好象是在自言自语，“所有的音乐都是一样的，吵吵嚷嚷一阵就完了……没什么可说的。”

“你不懂音乐。”雅日纳叹了口气。

“我何必要懂？那是给老爷们开心的东西。埃德加尔先生无事可做，就写了这么一些玩意儿，大家不得不听……听这玩意儿干什么？谈它干什么？为了让他捞一笔钱吗？他的钱可真的不多。”

“你怎么知道？”父亲问。

“我知道，因为我知道……”海伦娜生气了，“那个女的也一样，一会儿到什么伦敦，一会儿到什么美国，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婊子……”

“海伦娜，别瞎说，”雅日纳无力地反驳说。

“怎么？你以为我不知道？埃德加尔先生对我说过，她嫁给了一个犹太富翁，为了钱。”

“你不懂这些事，又喜欢乱说。”琴师终于生气了。

“当然，我不懂，那些老爷、太太跟我有什么相干！”此刻她站在房间中央，挥动着手中的抹布，头象要碰到天花板似的，“这一套不是为我写的，我告诉你，爸爸，他们那套音乐全不是为我们的。雷肖死了倒好，若不然，他搞这玩意儿也不合适……”

“你的嘴太毒了，海伦娜。”雅日纳说。

“他们迟早会把他折磨死的。爸爸还记得他常说的话吗？怎

么，你不记得了？他说，'这对沃维奇有什么用？我希望，这音乐是为沃维奇的。'"海伦娜笑着说，"不过，他想错了，为沃维奇的音乐压根儿就不存在。"

老琴师抄手坐着。

"你自己每星期天都听音乐嘛。我们还唱莫纽什科的《弥撒歌》……"

"那些老太婆嚷嚷'我们赞美上帝，我们赞美上帝'，这也算音乐吗？"

她朝门那边走了几步，又停下了。转身又向父亲威胁地伸出一个指头，声音里带着隐蔽的激情，又说了一遍：

"为沃维奇的音乐压根儿就不存在。"

她这句话的意思显然是，"对沃维奇来说幸福是不存在的。"

雅日纳低头坐了一会儿，然后用双手捂住脸。雷肖不在了，他葬在墙下，现在只剩下骨头了，不知驼背的骸骨是什么样子？

一切他都记得如昨天刚过去的那样清楚。汗津津的雷肖躺在放床的壁龛里，看起来如同从棺材里抬出的死尸一样。埃德加尔乘小汽车来了，有点吃力地迅速走进那个房间，正遇到站在桌旁的海伦娜。"您来看望死人，"她说，"而活着的人让他们死去。"埃德加尔径自走进壁龛，在床沿上坐下了。雷肖神智清楚，对他微微一笑，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埃德加尔抓住了他的一只手……

老雅日纳站起来，走到钢琴旁边。钢琴上方挂着一张镶在金色窄像框里的照片，那是雷肖身穿礼服第一次参加圣餐礼的照片。孙子再晚的照片已经没有了。这张照片很糟，孩子的轮廓已经模糊，脸上的表情也由于照片发紫而看不清楚，只能看到一对大眼睛，以及手腕子上的白色花结。

“你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老琴师喃喃地吐着含混不清的字句，“你兴许会给我讲解的……我一点儿也不懂啊……”

他那哆哆嗦嗦的手在翻动那一直放在钢琴上的一堆雷肖的乐谱纸。从纸片中掉出一张埃德加尔·希莱尔的照片。这是从外国的一份什么周刊上剪下来的。埃德加尔坐的姿势很做作，手里还拿着一支香烟，留着一撮修剪过的小胡子，这给他那张俊美的面孔平添了一种纨绔气派。雅日纳手里拿着这张照片，象喝醉了似地反复说：

“埃德加尔先生，我起誓，我不明白。”

海伦娜进来了，她看见父亲手里拿着一样东西，便从他身后探头一望。

“噢，噢，你这是从哪里搞来的？这堆纸我翻了好几遍也没有看见……”

她从父亲手里夺过相片，举到灯下去看。她脸上的表情奇特，既有嘲弄，也有温柔。

“你瞧他，多神气，”她说，“照得很象。”

“你翻过那堆纸吗？”琴师不安地问。

“是呀，我从那里拿过纸。”她满不在乎地说，眼睛没有离开灯下的照片。

“我不是对你说过不能动吗？”

海伦娜耸耸肩。

“哎！”她说着，同时把埃德加尔的相片放到胸前的小口袋里。“这些纸不能总摆在钢琴上呀。苍蝇在上面拉屎弄脏了……”

雅日纳抓起那堆乐谱纸，在手里掂了一下分量。他觉得比以前轻多了。

“你把这些纸搞到哪里去了?”他粗暴地追问道。

“噢,爸爸又来了,”海伦娜生气地说。“那个罗兹的犹太人阿尔特克不是来过吗?是他拿走了……”

“马尔斯基来过之后,剩下的比这也还要多些。”

“总不能老是摆在这里呀。”

“海伦娜!”

“谁要它?”

雅日纳缓缓走近女儿。他的身子直挺挺地兀立着,那副模样儿既可笑又可怕。海伦娜想笑,但忽然想起什么事来。

“哎哟!”她喊着,急步奔向厨房。

老人把捏在手里的那堆乐谱纸放在钢琴上,迅速地走到食橱边。他打开橱门,但橱里光线很暗,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把手伸进橱里去摸杯盏下铺的纸,他那极为敏感的手指摸出纸上有三线谱。他轻轻地呻吟了一声,便急速而焦躁地去抽餐具下的纸。几个杯子哗啦掉在地上,老人也没有理会,继续去抽那些纸。

海伦娜从厨房跑了出来。

“爸爸,”她喊道,“你喝醉了还是怎么的?可别把碗碟都打碎了。”

老人双手把找到的纸高高举起,两眼闪烁着凶狠的光。

“你这个坏蛋!”他咬牙切齿地骂道,“你一直恨他。你一直妒忌他……如今他死了,你还……用白杨木橛子……镇住他……”

海伦娜按捺不住了。

“是的,是用白杨木橛子镇他!”她尖声叫道,“这死鬼叫我烦透了!整天都是雷肖,雷肖!我简直活不下去了!老是这个样

子。难道我没有自己的生活吗？难道我就不是人吗？难道我不想活下去吗？”

她倒在唯一的一张沙发椅上，毫不掩饰地、撕肝裂胆地号啕大哭起来。

雅日纳见她这一哭慌了神，他连忙把纸放在食橱上，快步走到沙发椅旁边，抚摸着女儿的头。

“海卢希①，你怎么啦？”他呆呆地反复说，“别哭了，好孩子，你难道不是我的女儿吗？不是我最后的一个亲人吗？”

“很明显，我不是你的女儿，”海伦娜边哭边喊，“因为你一点儿也不疼我。我一生……我一生……”

悲痛的哽咽使她说不出话来。

“我要去寻死。”她突然迸出一句话来。

老人抱住她的头。

“女儿，”他低语着，“女儿，我能给你想什么办法呢？我自己……我自己……”

他说不下去了，把头靠在海伦娜泪水纵横的脸颊上，自己也哭了起来。

十

多霞·维耶维乌尔斯卡是有音乐天赋的，而且她在音乐厅里的衣帽间工作了这么多年，音乐也听得够多了，因此，她虽然远在楼下，但仍然能听出音乐会的进行情况。当悲伤的小调结束之后，响起了《第五交响曲》末尾雄壮的大调时，她浑身一震，

---

① 海伦娜的爱称。

甩掉了前半个钟头里的瞌睡或沉思，接着准备迎接一场搏斗。她用眼睛扫视了一下一排排密密麻麻地挂在衣架上的夹大衣和皮大衣，看了一眼各式各样的男帽、女帽，检查了一下，是否一切都放得妥当，同时盘算了一下从哪一件开始拿。这时，她在许多站在宽敞的门厅里等着接人的人中，认出几个熟人。在她称之为自己的“王国”的衣帽间对面，有一个人在踱来踱去。从那肥胖的身影判断，他就是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先生。他对她友善地温婉一笑。

“日安，哎，应该说，晚上好，经理先生，”多霞说，“我看见了，我看见太太带着两位公子来了。他们都这么大了！”

戈翁贝克问：

“您知道音乐会是不是快结束了？”

“马上就要结束，大号已经响了。”多霞大声说。

“我妻子的大衣是放在您这里吗？”

“不，经理太太的大衣总是放在里面韦罗尼卡太太那里的。那里您可别去，人太挤。”

在铜号吹奏的凯旋曲中，上面开始有人活动。穿红制服的检票员出现在楼梯口上，在门厅里取暖的司机也纷纷出去了。有几个听众已经从楼梯上下来，匆匆穿好衣服，走出了音乐厅。显然，音乐会就要结束了。

忽然，门厅的两扇玻璃活门打开了，一个高个子年轻姑娘冲了进来，几乎撞在戈翁贝克先生身上。她连忙躲开，虽然表情忧郁，但仍然对他微微一笑，鞠了个躬。

“我差点儿撞到经理先生身上了，”她说，“对不起。我有急事找姨妈。”她走到衣帽间的栏杆旁。多霞有些生气。

“雅佳，”她说，“你怎么到处乱跑！想聊天不会早一点儿来

吗？音乐会就要结束了。"

雅佳，或者说"热尔梅娜"走进了衣帽间，用一种奇异的目光望着多霞。多霞心慌了。

"出了什么事？你傻了还是怎么的？"她焦急地问。

"热尔梅娜"若无其事地回答：

"今天下午姨父被捕了。现在他们正在我们家里搜查。"

"我的天呀！"多霞脸色发白，悄声说，"出了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来了一个人，告诉我出了事。门房不让我上楼，她说，宪兵来了，正在搜查。"

"什么宪兵？现在没有宪兵了。"

"我不懂这个。反正，他们来了……"

"天呀……"多霞绞着双手问，"杨卡现在可怎么办？"

"就是嘛……""热尔梅娜"低声说，"现在怎么办？"

她们的谈话引起了戈翁贝克的兴趣，他走进衣帽间。

"出了什么事？"他问，"你们两个的脸色都变了。"

"没什么，没什么，"维耶维乌尔斯卡连忙说，暗中对雅佳使了个眼色，叫她什么也别说。

这时，楼上爆发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接着，听众潮水似地沿着大理石的楼梯涌了下来。象有人追赶他们似地往前冲，每个男人手里都高举着一个铜牌号码，门厅里顿时充溢着洪水般的人群，而上面的掌声依然很热烈。衣帽间附近人很多，你推我挤。

多霞在收到第一批号码牌时，双手颤抖，老是拿错。人们不耐烦了。

"快点，亲爱的太太，快点！"人们在喊。

"就来了，就来了，"维耶维乌尔斯卡说着把大衣给错了人。

“这儿，这儿，太太！”人们发急了。

“热尔梅娜”离衣帽间的栏杆只有一步，任凭周围的人们推推搡搡。一个高个子男人悻悻地对她说：

“小姐干吗站在这里？这里这么挤。”

“既然站在这里，分明是有必要站在这里。”她回答说，“就这样！”

那个男子诧异地望着她。

戈翁贝克家的两个男孩相当晚才从楼梯上飞奔下来，但如同狂风一样地迅猛。奥拉对丈夫说：

“你照看着孩子，我去拿大衣。”

安德热依抓住父亲的手，一时没有说话。很多要说的话全都涌到了嘴边，反倒说不出来了。安特克抢先开了口。

“爱尔茹尼亚小姐唱得象天使一样好。”他说，“胡贝先生也来了。”

“但是没有把胡贝尔特带来。”安德热依终于迸出一句话来。“他还说，胡贝尔特到同学家里去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胡贝先生为什么说谎？”

“因为他怕兹沃蒂。”安特克咕噜了一句。

“孩子们，别说傻话了。”戈翁贝克微笑着说。

“这不是什么傻话，爸爸。”安德热依拉着他的手说。他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自制力，便抢着说话，不让安特克插嘴。“这是真的，十二万分真的。还有，那个卖苏打水的小姐头发梳得跟米哈霞姨妈的一样。”

米哈霞姨妈不让孩子们叫她外婆。

“只是，她的头发是浅色的，”安特克一本正经地说，接着又象往常那样涨红了脸。

奥拉抱着大衣走过来。

"节目怎么样?"弗兰齐舍克先生问。

"好极了。"奥拉说,她的眼睛里突然闪现出泪花。她抱着孩子们的大衣,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弗兰齐舍克先生装作没有看见她激动的神情。

"呃,让我来帮你一把。"他说,既不看她,也不看孩子们。

奥拉总觉得每次带孩子们上剧院,丈夫都不高兴。这回,她第一次把孩子们带到音乐厅来,弗兰齐舍克先生更加不高兴了。他公然认定,把孩子们引进他不熟悉的领域,是有意使他们父子感情疏远。音乐对他来说,是一种高不可攀的东西,而妻子却这样喜欢,他感到十分恼火。奥拉心知这一层,想给丈夫一点安慰。

"真可惜,你没有跟我们一起来,我们在这里碰到了很多熟人。胡贝还问起你……"

"兹沃蒂也问起过,"安特克嘲弄地插嘴说。"他说他认识爸爸。"

"当然,他认识我,"戈翁贝克说,"我也认识他,把他剥了皮我也认识他。"

雅努什和佐霞在演员休息室跟朋友们告了别,无言地下了楼梯,走到衣帽间。比林斯卡从后面追上了他们。

"你们不到里米家去吗?"她问。

"不去,佐霞累了。"雅努什说。

"那么你们睡觉前到我那里喝茶吧。"

佐霞知道,这"喝茶"意味着真的光是喝茶,她凄然地望了雅努什一眼。

"那当然,"他说,"我们去。"然后他靠近佐霞低声说,"泰克

拉小姐一定会给我们弄点东西吃的。”

在楼下他们遇到了舒什凯维奇夫妇。舒什凯维奇太太一把抓住了雅努什的胳膊。她晚婚之后变得非常浪漫，到处都嗅到爱情的气味。

“鲁宾斯泰因太太多么迷人啊，”①她说，“在敖德萨时你爱过她，对不对？”②

这时舒什凯维奇干咳了一声，用手捂着雪白的小胡子。佐霞很讨厌他，他使她想起卖科莫鲁夫的情景。

“哦，这对我来说可真是个意外的新闻。”她笑着对雅努什说。他只是耸了耸肩。

这时，阿达希·温茨基吵吵嚷嚷地跑了过来，他依次吻了舒什凯维卓娃“舅妈”和“伯爵夫人”佐霞的手。他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习惯，喜欢在大庭广众之间呼喊人家的爵号。

“我想在最近几天里跟伯爵先生谈谈。”他对雅努什喊道。

雅努什经历了演员休息室里的那场谈话之后，对阿达希可能向他提出的事一点也不感兴趣。准是建议他去做一桩可疑的买卖，尽管他多次回绝，阿达希却总是不厌其烦地跟他蘑菇。

“这是关于我内兄戈尔德曼的事。”温茨基补充说。

舒什凯维奇不满地皱了皱眉。

“这是谈生意的地方吗？我的阿达希！”他提醒温茨基说。

“那有什么办法，伯爵先生难得碰上啊。”普热比亚-温茨基又大声嚷道。

多霞太太暂时没有把大衣交给他们，她手里握着号码牌站着，迟疑地望着雅努什，不知道该不该把雅内克被捕的事情告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诉他。"热尔梅娜"上前一步，碰了碰雅努什的胳膊。佐霞不安地望着丈夫。

"伯爵先生知道吗?"多霞低声说，"雅内克被捕了。"

雅努什没有明白。

"怎么，为什么?"他惊异地问。

佐霞从丈夫背后瞅了"热尔梅娜"一眼：她高高个子，窈窕身材，浓眉紧皱，眼皮微合。虽说看不见她的眼睛，但整个神态里流露出一种好斗的气质。

"你怎么这样问呀，雅努什!"佐霞低声说，接着转身问多霞："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也许公爵夫人……"多霞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她觉得，托人情的事应该保密，"斯坦尼斯瓦夫一定会去说的。"

"可怜的老人。"雅努什叹了一口气。

虽然大部分听众已经离开了门厅，奥拉和丈夫(他牵着安德热依的手)也早已出去了，但衣帽间附近还站了不少人。他们对多霞太太跟雅努什和佐霞说个没完没了感到不耐烦了。

"维耶维乌尔斯卡太太，"站在一旁的胡贝不客气地说，"有话以后再谈吧。"

多霞匆匆朝白头发的工厂主扫了一眼。她以真正松鼠[①]般敏捷的动作拿来了梅申斯基夫妇的皮大衣。雅佳碰了一下胡贝。兹沃蒂夫妇站在他们后面。

"经理先生，"雅佳以她声音中特有的嘲弄的调子说，"他们把我姨父抓走了。"

兹沃蒂听到这句话猛地朝她转过身子。

---

① 在波兰语中，维耶维乌尔斯基是"松鼠"一词演变来的。

"你在这里讲这个干什么？"他悻悻地说道。

"我到哪儿去讲？""热尔梅娜"毫不示弱地回答，"到警察局去讲？"

"出了什么事？"有点耳背的胡贝先生大声问，同时从多霞手里接过自己漂亮的海豹皮领大衣。"谁被抓走了？"

"维耶维乌尔斯基。"兹沃蒂又难过、又气愤地说。

"哪一个维耶维乌尔斯基？"胡贝又大声问。他的手找不到袖口。

"就是雅内克，要在'雷管'工厂代替德国技师的那个。"

胡贝总算穿上了大衣。

"怎么搞的，把我的工人抓走了？为什么？"胡贝诧异地问，想不到他那里会出这种事情。"这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工人啊。"

"但他是共产党。"兹沃蒂凑近胡贝的耳朵低声说，"他肯定参加了共产党。"

胡贝更是大吃一惊。

"共产党？不可能。他过得不错嘛。工资也不算低。"

"热尔梅娜"大笑起来。多霞手里拿着兹沃蒂太太的大衣，愣住了，她用严厉而气愤的目光把雅佳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你走吧，"她说，"这儿没有你的事。"

雅佳忍住了笑，用脚跟来了个向后转，向门口走去，没有对多霞和其他人说一句话。在活动门旁边撞了一下梅申斯基夫妇，跟他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不无得意地回头对雅努什说：

"伯爵先生早在巴黎时就对姨父预言过。"

佐霞听见这声音，跟雅努什偎得更紧了。

"多可怕的一个姑娘！"她哆哆嗦嗦地说。

十一

胡贝先生同兹沃蒂一道走下了正门前的台阶。他的小汽车已经等在那里。除了彼得坐在方向盘后之外，这辆大型黑色小轿车完全是空的。但胡贝根本没有打算请兹沃蒂夫妇上车。他在汽车门前跟他们告了别。

“再见，明天见。记着给比利时公使打个电话。”

兹沃蒂的回答似乎是胡贝在请他上汽车：

“谢谢，谢谢。我和阿涅尔卡总是步行回家。路不远。睡觉前走走对身体有好处……”

他们道了再见，走了。这时，从轿车后面跳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就他的年龄说，他长得很高大，身材也很匀称。他穿了一件扎科潘内山民穿的皮袄，腰里系着一根皮带。

“胡贝尔特！你怎么来了？”胡贝喊道。他已经坐进了汽车里。

“我来接爸爸！但我想躲开他们，”他鄙夷地向离去的兹沃蒂夫妇那边点了一下头，钻进汽车，坐在彼得旁边。“我遇见安特克和安德热依，他们说，音乐会棒极了。”

“费莉恰小姐怎么把你放出来了？”老胡贝埋怨说。

“我根本没有问她。可为什么不能放我出来呢？在家里闷得慌。功课都做完了，戈翁贝克兄弟都听音乐会去了……我给他们打过电话。”

“你老守在电话机旁，整天打电话。”

“我哪里是整天打电话，分明只给戈翁贝克兄弟打过一次。”胡贝尔特不服气地说。

“是这样。”彼得嘟哝了一句。

“希莱尔女士唱得怎么样?”胡贝尔特问。

“好极了。”

“她穿什么衣服?”胡贝尔特颇感兴趣地问。

“女人的服饰与你有什么相干?”斯坦尼斯瓦夫先生生气地说。

“我喜欢女人穿戴得漂漂亮亮的。”胡贝尔特简短地回答说。

彼得微微一笑。

胡贝尔特想起了那件褐色的毛披肩。

“塔塔尔斯卡小姐没有去听音乐会吗?”

胡贝先生一怔。

“你怎么认识塔塔尔斯卡小姐?”他问。

“爸爸自己去年指给我看过,”胡贝尔特慢声慢气地说、“现在你就忘了。她很漂亮。”他一本正经地补充了一句。

彼得憋不住了。

“胡贝尔特先生已经对姑娘们感兴趣了。”他转过头来对胡贝说。

老胡贝怒从心头起。

“彼得,你别东张西望,否则又得从谁身上碾过去了。”

“又得,又得,”彼得嘟哝道,“怎么又得,难道我们碾死过谁吗?”

“在纳达申不是碾死过一只鹅吗?”胡贝尔特反驳说。

“是碾死了一只鹅,而不是一个人。”彼得说。

兹沃蒂夫妇绕过音乐厅大楼,沿着显克微支街向元帅大街走去。他们住在显纳街,在店业商会那边,路很远,但他们不

论是偶尔上剧院，还是每星期五上音乐厅，都是步行回家。他们刚转过街角，就看到音乐厅后门聚集了一小群等候演员的人。

“他们真有劲头，站在这样大的风里。”兹沃蒂太太说，“为了什么？”

“他们自然是想看看我们的艺术家。”兹沃蒂先生微笑着说。

“她会戴着那翎毛出来吗？”兹沃蒂太太兴致勃勃地问。

“不然她把那翎毛怎么办？”

他们在人群旁边站了片刻，因为挤不过去。

“他们演出之后到哪里去？”阿涅娜问丈夫。

“胡贝说，他们要去里米家赴宴。”

“哪个里米？”

“斯坦尼斯瓦夫·里米。老里米的儿子。住在玫瑰大街。”

“哦，他们很有钱吧？”

“很有钱。比我们有钱。这是无疑的。但他们宴会搞得也太多了点，这恐怕长不了。”

这时，一个站在门前的人朝他们打量了一下，看到兹沃蒂便鞠了一躬。现在已经不那么拥挤，兹沃蒂夫妇可以从人群中穿过去了。

“向你鞠躬的那个人是谁？”阿涅娜太太问。

“雷涅维奇教授，”他回答说，“他常在我们店里买子弹，可能常去打猎，但是在哪里，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教授？”

“生物学教授。在华沙大学授课。”

“教授这样的人也站在门口等着！”

“是呀。”兹沃蒂对妻子的话表示同意。

雷涅维奇在这里站了许久，跟他站在一起的还有音乐学院的男女学生，以及在音乐厅楼上左边第二排常常可以见到的几个音乐迷。教授有些不自在，同时又感到自己好象是回到了学生时代，那时，他们常常往莫德热耶夫斯卡① 身上撒鲜花，给帕德雷夫斯基的马车卸套。何况这里谁也不认识他，他很放心，谁也猜不出他真正的身份。

兹沃蒂夫妇的出现使他感到懊丧。幸好他们不一会儿就走了。站在门口的人群有些不耐烦了。

"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出来?"一个沙哑的男低音在教授身旁嘟囔道。雷涅维奇朝他一看，愣住了。站在他旁边的是裹着一件薄薄的夹大衣的戈尔巴尔。演员认出了他。

"教授先生也在这里?"

戈尔巴尔这句话很平常，但雷涅维奇根据难以捉摸的迹象猜到，戈尔巴尔喝醉了。

"嗯，我从这里经过。"他迟疑地支吾着说。

"我是特意来的，"戈尔巴尔的声音里带着一股犟劲，"我是特意来的！我站在风里等着，我要看看她那目不斜视地走路的样子……王后……"

"您去听了音乐会吗?"教授问。

"我去了。她头上戴着翎毛……王后……"

"难道王后必定要目不斜视吗?"教授忿忿地说。

"教授说笑话，我……"

不知戈尔巴尔接下去要说什么，这时人群骚动起来了，停在马路上的小汽车司机们开动了发动机。大门里面模糊地显露出

① 莫德热耶夫斯卡(1840—1909)，波兰著名女演员。

一小群人——正是大家所恭候的。

马尔斯基首先奔了出来，他边走边对裹着宽大的皮领大衣的菲特尔贝格讲着什么，在他身边忽左忽右地跳来跳去。讲话的声音很大。

“是吧，我用不着对您解释，这些歌就是妙极了。希莱尔本来就是个天才。”

门里面，在哈尼亚·戴维斯华丽的大衣和动作迟缓的埃德加尔之间，现出了爱尔日别塔矮小的身影。她披着一件长长的银鼠皮披肩，用一条白绸围巾挡住嘴巴，那条围巾几乎把她那由于插了翎毛而显得过长的头部整个儿包住了。她一眼就认出了教授，高兴地对他招了招手。为了保护嗓子，她没有开口，还用一只戴白手套的手捂着嘴。雷涅维奇挤到她身旁，吻着她的另一只手。

“即使这样也好……”他说。

爱尔茹尼亚点了点头，在路灯照耀下，她的眼里闪烁着愉快的光。但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她不能说话。她站住了一会儿，望着沉默不语的教授。显然，她是在期待他的恭维。但是教授没有参加音乐会，没有听见她唱歌，因此没有说什么。他感到身后有人拉自己的大衣，便退了出来，那群艺术家也向小汽车走去了，接着是汽车门响的声音。聚集的人群鼓起了掌，但手掌冻僵了，地方又很空旷，掌声显得稀稀落落。

戈尔巴尔拉住了教授的袖口。

“走吧，教授，”他说，“她反正不会对您说什么的。”

这时，兹沃蒂夫妇沿着显纳街朝自己的住宅慢慢走去。街上很暗，离元帅大街越远行人就越稀少。有好一会儿他们都没有说话。阿涅娜太太在想着胡贝。很久以来，她丈夫的同伙所

属的那个世界就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她不知道，他坐着那辆漂亮的黑色轿车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他在林荫大道的那幢灯火辉煌、但没有妻子、没人料理家务的住宅里做些什么。她觉得他很美。当然，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意，但她对胡贝的生意很不放心。她觉得，这位年迈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办事过于轻率。

"塞韦伦，"她对丈夫说，"我们的布罗内克老往小胡贝那里跑，是不是不大好？"

"噢，这个布罗内克，"兹沃蒂先生说，"管他也没有用。"

"别这样说，"阿涅娜太太叹了口气，"布罗内克是个好孩子。只是他老想着画画。"

兹沃蒂先生发了火：

"已经十三岁了，还成天价老是想画画。"

"他肯定还没有躺下，"兹沃蒂太太说，"一定在等我们，在画画。为什么你不带他去听音乐会？你看到戈翁贝克兄弟去了吧。"

"可胡贝尔特没有去。"

"倒也是。"

他们又默默地走了一段路。

"他这样下去有什么用？"兹沃蒂太太对着前面的空间说，"整天画呀，画呀，光是纸要花多少钱！"

"这个坏习惯将来会改掉的。"兹沃蒂先生不满地哼了一声。

兹沃蒂太太还是满腹狐疑。胡贝的轿车使她不得平静。他们在沉默中走了一阵子。但阿涅娜太太终于忍不住了。

"听我说，塞韦伦，"她对丈夫说，"那些比利时人是怎么回

事？他们真的会把胡贝的一切都夺走吗？他们有什么理由夺走？”

“你懂什么！”兹沃蒂不耐烦地说。他不喜欢妻子跟他谈生意上的事，虽然他也承认，她在这方面并不“那么”蠢。

“他们能夺走，就是这样。这是法律。”

“既然有这样的法律，他们就可以接收他的财产，那你为什么说，他们不能接收胡贝尔特的财产？既然他们可以夺走他的，也就可以夺走他儿子的，任何条文在这里都起不了作用。”

兹沃蒂先生知道，阿涅娜有做买卖的头脑，即使如此，她的这一番话也使他震惊。他望了妻子一眼，困惑莫解地咬紧了嘴唇，什么话也没有说。

阿涅娜追问：

“可你为什么说，他们没有权利要求胡贝尔特的财产？”

“我什么也没说过，”兹沃蒂终于挤出了一句话。“这是他自己说的。既然他那么傻，经营商业二十五年还不懂股份公司的章程，那就让他自己吃后悔药去吧。”

“你不能挽救这份生意吗？”走到家门口的时候，阿涅娜问。

“我干吗去挽救？这又不是我的生意。等它变成了我的，我就去挽救。”

他们按了住宅的门铃，睡眼惺忪、头发散乱的布罗内克给他们开了门，并向他们打听音乐会和戈翁贝克兄弟的情况，问了很久。

十二

戈尔巴尔硬拽着雷涅维奇教授到显纳街一家叫“小小酒家”

的小酒店去了，这里离元帅大街不远。在污浊的空气和烟雾之中，一张张小桌旁坐的都是这一带普通居民中的一些小人物。给他们端上的伏特加酒是温乎乎的，冷盘里的青鱼硬得嚼不动，上面撒了几片蔫了的洋葱。但戈尔巴尔不在乎这些。他象个醉汉那样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他通常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会儿却变得极为饶舌。这倒是给教授解了围，他现在不想讲话；酒过三巡都没有勾起他的谈兴。他现在的感觉，就象在有些课上所感到的那样：厌倦和一种控制不住的、想逃去的强烈愿望。他现在动不了，只好求救于沉默。

戈尔巴尔一直在谈爱尔茹尼亚，疯了似地抓住这个题目不放，全然不顾自己的话给教授造成的痛苦。他每个字（都是他所特有的粗话），都刺得教授心疼。

“先生，这女人唱得，真他妈的，”戈尔巴尔说道，两只小眼睛瞪着教授，“您知道，唱得这么好需要什么？需要天才，这当然，嗓子，这也不用说，但首先是努力！她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能练就这手绝招！您可知道，莫德热耶夫斯卡是如何努力的吧？知道她老年时是怎样学习《拉奥达米亚》的吧？她累得倒在安乐椅上，象海豹一样拼命喊叫，然后又接着学。努力是每个艺术家，每个真正的艺术家的基础……”

“您认识希莱尔小姐很久了吗？”教授有些不耐烦地问。

“战争期间，在敖德萨时到她家去过。我就是在那里认识教授先生的，不是吗？”

“我还以为我们是在华沙认识的哩。哦，对了，我记起来了，您冬天到过我们那里……那时……不错……”

教授停住了，眼望着远方，仿佛是看到了以往的年代。他的眼睛发亮，伏特加到底起了作用。

“是的，”他喃喃地说，“好久以前了。”

他环顾了一下“小小酒家”，逐个打量在座的顾客，他们都因为喝多了酒而显得麻木。一个古里古怪的画家带着个红发的模特儿，几个工人，还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坐在铺着脏桌布的桌子旁边。教授看到这伙人，不禁感到惊骇。

“我们找错了地方，”他说，“这是个又脏又乱的下流处所。”

戈尔巴尔轻蔑地瞟了他一眼，用这讥嘲的目光把他冷落在一旁，然后习惯地用巴掌拍了一下桌子，开始了长篇大论。他象所有酗酒的人那样，喝不了多少就完全醉了。

“教授，你说什么？”他喊道，“你说得对！我们找错了地方，而且是为了一个女人，我们上当了。她对于我算什么？您知道吗？对我有什么意义？一个女人？这是不值一提的东西！一团薄雾，一撮鸿毛，过眼云烟，呸！……但她会唱，唱得象夜莺一样，阿德琳娜·帕蒂和凯普拉[①]都远不如她……有两个重要人物为了她，挤在人群中站在大街上……一个教授，一个艺术家……可她经过这里，什么也没有说，阿门，嘘……她不能讲话，为我们弄坏了嗓子多可惜……嗓子是她的，而我们……这是多么大的区别！她和我们，王后与随从……”

教授想反驳，但戈尔巴尔喋喋不休地讲着，使他开不了口。最后，他终于对自己的同伴吼了起来：

“您胡说什么！怎么能这样比？当然，刚在音乐会上演唱过之后不能在外面说话。她应该爱护自己的嗓子。这是一笔财富啊！”

但戈尔巴尔象一只发情的大雷鸟那样叫喊，教授的话他

---

① 凯普拉(1902—1966)，波兰著名的歌剧演员，自一九三九年起定居美国。

根本听不见。

“公主和猪倌，您知道，就象安徒生的童话里讲的那样……她甚至连一个眼风也不肯赏给我们……真他妈的狗东西……”

“住嘴，先生！”教授企图制止他。

但戈尔巴尔不肯住嘴。

“不，您想想看……这里发生了这种事……您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这个世界要完蛋了，文化要完蛋了。您明白吗？文化要完蛋了……而她，咿咿呀呀地唱呀，唱呀，唱完了就不理人，这多不象话呀，教授先生？”

教授觉得浑身发僵。他拉住了戈尔巴尔的袖子问：

“您怎么知道世界要完蛋了？”

“不知道……不知道……”戈尔巴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可爱的学者，但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您懂吗？这是一种直觉！”

“可您知道吗，我们随时有回到冰川时期的危险？”

“怎么……冰川时期？”戈尔巴尔呆呆地问。

“冰川时期。地球每隔几万年，就要一步一步地覆盖上一层厚冰，这是有规律的！而且象钟表一样准！您知道吗？我进行过精确的计算……两百年来，地球早该重新变成一座冰山了。”

“两百年来？”戈尔巴尔显出吃惊的样子，这可能是假装的，也可能是地壳上盖满一层厚冰的景象给了他那被伏特加灌得昏昏然的脑袋一个雷鸣般的刺激。他的两眼瞪得溜圆。

“对！它迟到了……冰川时期迟到了……”

“那又怎么样？”

“您明白吗？您不明白？这就是说，现在每时每刻，真正是每时每刻，冰川都可能重新出现。”

“真象神话。”戈尔巴尔低声说。

“冬天开始。寒冷、雪、霜，这还正常。接着越来越冷。三月还是严寒，四月更冷。慢慢地——譬如说六、七月，冰山从上到下，从北向南推移，我们就要冻死，戈尔巴尔先生……我们就要冻死……”

在戈尔巴尔滔滔不绝的口才影响之下，雷涅维奇醉醺醺的头脑里，这个科学理论变成了日历上的一幅小图画。过了一会儿，教授明白了自己在讲蠢话。

“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说，“比这要严重得多。”

戈尔巴尔哈哈大笑起来。

“什么？”他喊道，“还要严重得多？笑死人了，亲爱的教授，怎么可能还要严重得多呢？要把我们都冻死。而我们在这儿——哈哈哈！嘻嘻嘻！”

“您胡说八道！”教授怒气冲天地说。

“那您呢，教授先生？那个女人把您完全搞胡涂了——喝得烂醉，还讲什么冰川时期……”戈尔巴尔笑得喘不过气来。

雷涅维奇教授想发个大脾气。

但是，他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不知是因为一下子喝多了酒，还是因为“小小酒家”太闷热，或是因为这一天情绪太激动的缘故。他猛地从桌边站起来，招待连忙指给他盥洗室的门。他一冲进去便大吐起来，吐出了伏特加、青鱼，甚至今天的午饭，最后打了一个很响的嗝。

“真见鬼，”他直起身子说，“那甜煮苹果还是放了桂皮！”

十三

音乐厅跟比林斯卡在布拉茨卡街的住宅相距不远。雅努什和佐霞手挽手地走过了雅斯纳街和协和街，一直走到府邸，半句话都没有说。维耶维乌尔斯基被捕的消息给雅努什很大的震动，佐霞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一点，想把他的思想引开，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她耳畔还响着爱尔日别塔的歌声和乐队的象泛滥的河水那样的滔滔声。但自从雅努什在演员休息室里发了那通议论之后，她就再也不想提这件事了。她感到难过的是，他不能分享她心中的欢乐。

他们按了布拉茨卡街府邸的门铃，泰克拉小姐给他们开了门，并告诉他们，公爵夫人和阿罗已经回来了，在楼上小客厅里等他们。佐霞对着大穿衣镜摘下头上戴的针织绒线帽，深沉地叹了一口气。雅努什站在她后面，望着暗淡无光的旧镜子，拍了拍妻子的肩膀。

“沉住气，”[1]他说，“茶不会喝太久的。”

佐霞朝他在镜子里的影子笑了笑。

“你瞧瞧我们，”雅努什又说道，“我们不是漂亮的一对吗？”

那面镜子由于年深日久，变得朦朦胧胧，他们在镜子里的影像也显得模糊不清。他们瘦削而羸顿的身躯活象漂在绿水中的两棵水草。佐霞的脸抽搐了一下。

“我们看起来活象两个溺死鬼。”她说着，把脸转向前厅。“哎，走吧。”她的脸上有了点欢颜，拉着雅努什的手跑上了楼。雅努

① 原文是法文。

什喘着粗气。

“佐霞，”他笑着说，“算了吧，亏你想得出来！”

“沉住气，亲爱的，沉住气。”① 佐霞回了他一句，从容不迫地走进了客厅。

玛莉亚从白色钢琴旁的一张大沙发椅上站起身来，有些诧异地望着进来的人。阿罗靠着钢琴，用喜悦的目光迎着舅父母，他的脸又涨红了。

“你们可来了，”比林斯卡用低沉的嗓音说，“阿罗已经等不得了，他得去睡觉。”

佐霞感激地望了阿罗一眼，但不知该对他说什么好。阿罗好象也想说话，但说不出来，只是大声咳了一下。梅申斯基夫妇在沙发椅上坐了下来。公爵夫人按铃叫仆人。

斯坦尼斯瓦夫端茶进来时，雅努什和佐霞心照不宣地彼此对看了一眼。从斯坦尼斯瓦夫的表情看，儿子被捕的事他已经知道了。但他的神态既不痛苦，也不悲伤。显然，只有愤怒。斯坦尼斯瓦夫的表情大大出乎佐霞的意料之外，她不禁暗自笑了笑。

比林斯卡斟上了热茶，一边往桌上摆了几碟干点心和烤黑面包片（这是这家的名盘！）一边跟弟弟和弟媳讲些客套话。她问：

“你们觉得希莱尔小姐怎么样？头发上高高地插根白翎毛，这是愚蠢的癖好，不是吗？她看起来象个野女人，象那巴黎的黑女人……她叫什么来着？好象是叫约瑟芬·巴克尔②……”

佐霞坦率地笑了。

① 原文是法文。

② 巴克尔（1906年出生），美国黑人舞蹈家、歌唱家。

“我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外省人，”她说，“我觉得爱尔日别塔的打扮太迷人了……”

“你总爱卖弄你那教区小学的教育水平。”雅努什说，不耐烦地用匙子搅着茶。

佐霞的脸一直红到耳根。

“你瞧，我在这里向谁去卖弄……”她喃喃地说。

这时她情不自禁地瞥了阿罗一眼。他如坐针毡，脸也跟她的一样红。他那对蔚蓝色的大眼睛在绯红的脸颊对映之下，宛如青瓷一般。她心里一阵难过。

“雅努什今天情绪不佳，”她朝自己的大姑子说道，“他对《山鲁佐德》发了一大通议论。”

“你不喜欢希莱尔的这组歌吗？”比林斯卡问。

雅努什责怪地瞅了佐霞一眼。

“是不是要我重说一遍？”他问。“我已经解释过了，埃德加尔的歌我很喜欢，我指的是另外一些问题……”

比林斯卡摆了摆手。

“我不爱听你关于艺术的高论。”她说。

雅努什气冲冲地呷了一口茶。大家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阿罗用有点嘶哑的，抑或是压制着感情的声音问：

“舅舅，科莫鲁夫暖房里现在有什么花？”

“晚香玉。”梅申斯基简短地回答说。

“你想象不出，暖房里有多么香。”佐霞对阿罗说道，“你一进去，香味就使你透不过气来。据说热带的花才这么香。”她又对公爵夫人说，“玛莉霞，你让阿罗什么时候到我们那里去吧，让他看看暖房里的花，还可以去打打猎。今年我们那里山鹑很多。”

“我不高兴阿罗打枪。”比林斯卡以不容反驳的语气说。

雅努什凝视着姐姐。

“我担心他这一辈子打枪的机会少不了。”他没好气地说。

“你这预言多么可怕！”玛莉亚笑了起来。为了消除雅努什的话所引起的不快，她接着问，“你还想喝点茶吗？”

“谢谢，”雅努什说，“我们要去睡了。佐霞身体还不大好，而且明天一早就要回科莫鲁夫去。呃，阿莱克，什么时候去打山鹑？”

阿罗默不作声地望着母亲。

“打山鹑也好，不打山鹑也好，反正来吧。”舅舅热情地说，亲了亲阿罗的头。

雅努什夫妇回到三楼雅努什以前住的那房间，这时泰克拉小姐来了。

他们一见面自然就谈起了雅希被捕的事。斯坦尼斯瓦夫是下午才知道这个消息的。使大家惊奇的是，他一点儿也不伤心，只是怒气冲冲。他说：我总是对他讲，造反一定会落得这个下场。泰克拉小姐讲到这里时补充说：

“我想都没有想过，斯坦尼斯瓦夫是这么一个有头脑的人。我以前老是以为，他恨我们所有的人，现在才知道，他很忠诚。”

泰克拉小姐高兴的是，至少从表面上看，还有一个人也象她那样对比林斯基一家无限忠诚。她把自己的一生都置于这个“光辉世家”的荫庇里，她打心眼里希望，这个家族的生活真正是“光辉灿烂”的，也就是说闪烁着耀眼的光彩。对她来说，雅努什的婚姻以及他那与世隔绝的普通而平凡的生活，是这光辉世家的一个污点。她把佐霞看作是使雅努什离开这个“世界”的原因，并把自己的满腔怨气一古脑儿都泄在佐霞的头上。但这次她没有跟年轻夫妇长谈，因为斯坦尼斯瓦夫不久后就进来请她发放

明天用的桌布和餐巾。于是她就起身跟他出去了。她穿一双软底毛边短靴，走路脚步很轻。

雅努什和佐霞两人留在房里。佐霞动手脱衣服。雅努什坐在安乐椅上抽烟。他想起自己以前还是单身时就住在这间房里，那时，他在高等商业学校求学，同时做着去巴黎的梦。在一瞬间，他想起了阿丽亚德娜，想起了她那按照巴黎时髦剪成男式的头发。这时佐霞从柜子里拿出一件“华沙式的”粉红色睡衣披在身上，她坐在床上，也沉思起来。

“你想想看，”她忽然说，“这里的生活安逸得很，音乐会、茶、油画、洁净的餐巾，而那边却有人要蹲监狱。水里扔进了一块石头，青蛙乱叫，芦苇簌簌响……”

雅努什笨拙地吐着烟圈，他前不久才从自己的园丁那里学会了抽烟。他沉默了片刻才满不在乎地说：

“从来就是这样！”

“不对，”佐霞激动地说，“不是从来，只有斗争的时候才是这样。”

“斗争从来就没停！”雅努什睡意朦胧地咕噜道。

“斗争！为什么而斗争？”佐霞继续热烈地说，“而你总是我行我素。‘斗争’！‘斗争’！你嘴里吐着烟圈，可实际上已经在椅子上睡着了。你干吗学抽烟？”她挑剔地添了一句。

“我亲爱的，”雅努什说，“即使我抬高嗓门大喊大叫，挥拳舞掌，又能改变什么呢？既改变不了我的命运，也改变不了雅希的命运。”

“你的高谈阔论当然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倒是，”雅努什说，“我本来就话少，不仅现在是如此。我说与不说都一样，不仅改变不了我们的命运，而且任何事物都不

会因此而发生变化。”

“问题在于：应不应该变一变。”

“这还用问吗？应该改变。但事情并不取决于我说什么，而取决于我做什么。”

“你什么也不做。”佐霞低声说。

“什么也不。”雅努什说。

他又吐了几个烟圈，目不转睛地看着它散去。佐霞把睡衣裹得更紧了。他们沉默了好一阵子。

“这儿有点冷。”佐霞说，“我不想去洗了。”

然后她用力地反扭着双手。

“我真不喜欢在这儿过夜，”她一本正经地说，“这里总是使人非常难受。连想点什么都令人烦恼。”

“在科莫鲁夫想点什么就那么愉快吗？”

“那个雅内克老是出现在我眼前，”佐霞不理会雅努什的问话，接着说，“还有在衣帽间遇到的那个姑娘嘲弄的神色。她为什么眯着眼睛看我们？那个‘热尔梅娜’真讨厌。”

“你瞧，她眯着眼睛看我们，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猜想，她根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会在那里。”

“可她大概明白，什么是音乐会吧？”

“什么是音乐会，她当然明白。但恰恰在抚育她的姨父被捕的那一天举行音乐会，她肯定就不明白了。这个连我们也可能不明白。”

佐霞动弹了一下，但不是从床上起来，而是躺到了被子上面，并掀起了被子的一角盖住自己的脚。她沉默了片刻。

“照这样说，爱尔日别塔·希莱尔小姐的演唱，埃德加尔的歌，那音乐……那悦耳的音乐，不，不单是悦耳，而且是激动人心、

令人心醉神驰的音乐，还有我们没有听见的贝多芬……那一切美好的东西，难道仅仅因为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进了监狱而失去了意义吗？”

雅努什微微一笑，欠身从椅子上凑过来，把手放在佐霞垂下的胳膊上。

“不，一切都有意义，但却有另一种意义。”

“什么意思？”佐霞警觉地问。

“不是我们听音乐会时赋予它的那种意义，也不是埃德加尔写这些歌的时候和以后含泪听这些歌的时候所赋予它的意义。我看见他在包厢里……他们一直以为拯救人类要靠艺术。这就是我在音乐会后想要讲的，但谁也没有理解我，连你也没有理解我。”

“因为你没有开导过我。你从来没有对我谈过自己的想法。”

雅努什恢复了原来的姿势，静静地坐着，眼望着香烟上袅袅的轻烟。

“我先前没有这样想过。是在音乐会上，我的脑子里才产生了这些想法，然后……因此我从来没有对你谈过。再者我根本不愿讲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太庄严，太重大了，特别是我呆在乡下，干的不过是积肥、养花的营生。你瞧，我同你相反，我喜欢在布拉茨卡街过夜。因为这儿使我想起单身的时代，想起我在这儿经历的一切。其实我在这儿的经历确实不多。实际上在曼库夫卡一切滋味都尝过了。那时我青春年少，又很孤独，身边只有一个脾气古怪的父亲，他在自动钢琴上奏的音乐真的没有任何意义。”

“你总是在一切生活细节里，在我们周围所有的事物中寻求

玄而又玄的意义。”

“你不了解我，佐霞，”雅努什不无痛苦地说，“你把我说成是喜欢玄学。”

佐霞跳下床来，坐在镜子前动手卸妆。当她解开发髻，梳成辫子之后，她的脸显得更加消瘦，眼睛更加深陷了。这病态使她气恼，她想起前不久的流产，感到伤心。

“我怎么能了解你？”她说，同时用梳子扯着辫子。“我怎么能？我永远不能了解你，你老是坐在那里闷声不语，即使你开了金口，每次说的都不是一码事。我们每次谈话的时候，我总觉得你是另一个样子，更糟的是，并没有什么新鲜！你的变化都是围绕着同一个圆圈进行的，你是被一根无形的但很牢实的绳索拴在这个圆圈上了。”

雅努什凝眸注视着她，点着了另一支烟。

“你把房间搞得烟雾腾腾。”佐霞说。

“等会儿我们透透风。”雅努什说。

“你总是那样含而不露。”

“你也一样。”雅努什坐到另一张椅子上，以便能更清楚地看到佐霞。他喜欢看她梳头，她动作灵巧，虽然有些神经质。

“我心里什么也没有，”她微笑了，“一个空泥瓶子。”

“插美丽的野花的瓶子。”

“你不爱野花，你爱晚香玉。”佐霞从梳妆小凳上转过身来对雅努什说，后来又朝他爽朗而单纯地一笑。

“你还是了解我的，”雅努什执拗地说。“你刚才关于那个圆圈的说法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你对我的了解比你自己想象的也许要深一些。”

“这些都不过是猜想。至于音乐会，”她无可奈何地把两手

一摊说，“你真的不能对我讲讲 它究竟有什么意义吗？”

雅努什一笑。

“你真犟，”他说，“等雅内克从监狱出来的时候，你去问他吧。”

“他知道吗？”佐霞诧异地问。

“肯定知道！”雅努什站起来，脱下了上衣，“他肯定知道！”接着他又加上一句：

“我也想在这一辈子里肯定地知道点什么！”

他吻了吻妻子的前额。

十四

老希莱尔夫妇很少到华沙来，而每次来必是住在一门远房表亲卡佳·布若佐夫斯卡太太家里。卡佳太太住在协和街，位置适中，离音乐厅也不远。卡佳太太有三个儿子。两个大的，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作家，这时都在英国，小儿子是个音乐家，喜欢爬山，现在还在扎科潘内。因此，希莱尔夫妇的到来没有给她添任何麻烦。

这对老夫老妻认真地听完了贝多芬的交响曲，等衣帽间最挤的时刻过去之后，才穿好衣服，出了音乐厅，向布若佐夫斯卡太太的住宅缓步走去。大家都把他们忘了，他们就单独呆在一边，甚至提都不提这件事。他们对孤独已经习以为常。

他们默默地走着。走到半路，帕乌琳娜太太才有点儿辛酸地说：

“现在人们多么缺乏教养。里米夫妇应该请我们参加晚宴的……”

老希莱尔习惯地抖了抖身子，哼了一声：

“你总是那么幼稚，帕乌琳娜，对这种人能抱什么期望呢？……”

“我并没有期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这点期望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总算是埃德加尔和爱尔日别塔的父母呀……”

希莱尔又抖了抖身子。

“他们跟这种人结交，只能使我们伤心。这是些什么人呀？做种子生意的……”

“不是指这个，不是指这个，”帕乌琳娜太太反复地说，“这完全是另一码事。”

卡佳太太住在靠庭院的二层楼上。他们按了门铃。女主人亲自出来开门。这是位瘦高个子、干干净净的老太太，一头白发梳得很整齐。蔚蓝色的眼睛显得很温柔。她的头有点儿神经质地晃动，但还不致引起别人不愉快的感觉。她看见表亲回来了很高兴。

“快脱衣服，休息一会儿，再给我讲讲。到客厅来吧，我给你们泡茶去。”

老希莱尔帮助妻子脱下沉重的皮大衣。她穿这件大衣与其说是为了防寒，不如说是为了壮观瞻。他们走进了小客厅。这是个小房间，摆了几件家具，唯一引人注目的装饰品是一架黑色的大钢琴和乐谱架。老人们坐下了。希莱尔坐的是一张蒙了乳白色料子的软座凳子，帕乌琳娜坐的是一张大安乐椅。她马上点燃了一支香烟，习惯地望着难看的吊灯，对着灯吞云吐雾，仿佛在给灯焚香似的。

“说实在的，我们能对卡佳讲些什么呢？”希莱尔太太沉默了

片刻问道。

"什么也没有。"希莱尔说，伸了伸右臂。

"我觉得，"帕乌琳娜太太接着说，"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什么感受。这多丢脸。你跟小奥拉讲得对。"

老希莱尔从架上取下乐谱，带上黑角质框的眼镜，仔细地看了起来。

他透过镜片望了望妻子。

"奥拉已经不小了。她在敖德萨时是个小姑娘。如今已是老太婆了。你没有发现，大家老得多么快。"

帕乌琳娜太太微微一笑。

"你老了，这我早已发现。你成了个叫人受不了的唠叨老头。你虽不象以前那样心神不定，可是也看不到你过去那种幽默感和乐观精神。今天，我们的孩子走上舞台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们也老了。老多了。"

"孩子？"希莱尔先生顺口问道，眼睛没有离开乐谱，嘴里还一句一句地轻声哼着曲调。"你怎么想得出来？他们早已不是孩子了……"

"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永远是孩子。"

"这不过是一种感觉而已。夏末秋初的季节，灌木丛里有时会发现被抛弃的空鸟巢……没有鸟住的鸟巢。鸟儿都飞走了。"

他放下乐谱，直视着妻子。

"就是呀，"希莱尔太太马上明白了他指的是什么，"但对于父母来说，孩子永远是孩子。最令人不解的是，看到自己的孩子老了。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呀！可现在他们却都在衰老。我们记得他们穿小兜兜时的模样儿，穿第一套学生服时的模样儿。可现在，你知道吗，我看到爱尔茹尼亚已经有白头发了，远处虽然

看不见，但梳头的时候……”

“你说什么？”老希莱尔还是吃了一惊，“白头发？你长白头发没有这么早呀。”

“比她早。”

“真的吗？我们的爱尔日别特卡有多大了？你等一等，等一等……她是哪一年生的？”

“你想想看，”帕乌琳娜太太眼望着灯，慢悠悠地说，“你想想看，再过一个月她就满四十五岁了……因为我们没有孙儿孙女，所以我们失去了时间感。米哈霞已经有好几个外孙了。你看到了奥拉的儿子，他们已经是大小伙子了。长得多快。”

“长得多快，”老希莱尔突然平静地重复了一句，“都变得多厉害。你知道，我小时候就不喜欢看到那些被鸟儿抛弃了的空巢。”

帕乌琳娜太太这回生气了。

“你老说那些鸟窝干什么？唉，飞走了，就飞走吧。你想想他们已经飞走多久了。你也该习以为常了。”

“怎么？难道我没有习惯吗？”

卡佳太太端着茶和夹肉面包进来了。

“你们一定饿了。”她一面说，一面把盘子放在小桌子上。“你们激动得午饭也没有吃。”

“我们在埃德加尔那里吃过午饭。在布里斯托尔旅馆。”帕乌琳娜太太说。

“你们听了音乐会有什么感想？”卡佳太太问，同时坐到一张椅子上，似乎是等着听长篇报道。

希莱尔夫妇迟疑地相互看了一眼。

“当然，我们很喜欢，”过了一会儿，帕乌琳娜太太急忙说，仿

佛是想抹去刚才的迟疑造成的印象。"爱尔茹尼亚很好看，唱得也好极了。埃德加尔的歌也非常感人。"

"真可惜，我的鲁齐奥没有来听。今年他就要从音乐学院毕业了，不过，看来他爱登山甚于爱音乐。"

帕乌琳娜太太微微一笑。她知道，卡佳的幼子除了山和音乐之外，还另有所爱。

"我得承认，埃德加尔写的一切东西，"希莱尔安详而严肃地说，"对我来说，都是相当陌生的。充满了异国情调和一些奇异的音响。当然，我知道，有时父母不易了解自己的孩子，但是……"

卡佳有些不忿。

"你说什么呀，卢德维克，"她说，"我很了解自己的孩子。你们知道，我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艺术专业。"

帕乌琳娜太太淡然一笑。

"卡佳，这是不是你的一种错觉？"

"什么错觉？"

"嗯，就是说，你觉得你了解自己的孩子。要知道，孩子总归是孩子。人们总想让他们永远是孩子。但他们在长大、成熟，甚至衰老……"

"甚至衰老。"希莱尔重复了一句。

"这一切都不是在我们的影响下发生的。从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起，我们就成了'老人'，我们就失去了一切影响力——甚至还成了他们的累赘……"

"成了累赘？看你说的，帕乌琳娜，"卡佳太太诚挚而安详地说，"他们永远需要我们。"

"难说呀，"希莱尔先生道，"我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地

感到，我们的孩子不需要我们。幸好，我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糖厂，自己的工作……不是这样吗？埃德加尔写自己的《山鲁佐德》不需要我，爱尔日别塔演唱这组歌时也不需要我。”

“再喝杯茶吗？”卡佳太太问。

“噢，卡佳，我很乐意再喝一杯。”帕乌琳娜说，“要不我自己去端吧？”

“那怎么行？你们是我的客人嘛。你们来这里我很高兴。”女主人拿起茶杯到厨房去了。

“你最好不要对外人谈这些事。”帕乌琳娜太太说，又点燃了一支烟。“在音乐厅里，你对奥拉也不该那样讲。”

“你说得对，帕乌琳娜，”希莱尔平静地说，“可我是这样痛心。”

“唉，反正……”帕乌琳娜欲言又止。

希莱尔又拿起了那本乐谱，仔细地看着。他的眼睛显得特别大，在凸面镜片下闪闪发光，他一面用鼻子哼着，一面翻着长方形的乐谱本。

“你在看什么？”妻子问道，但并不感兴趣。

“这是贝多芬的四重奏，四只手合奏的。”

“四只手合奏的？跟我们那份是一样的吗？”

“好象是一样的，是同一个版本。”

“给我看看。”

希莱尔把本子递给了她。

“哦，”帕乌琳娜太太说，“你可记得我们当年合奏的情形吗？”

“当然记得，”希莱尔说这句话时声音有点变了。

“你瞧，这是F大调四重奏，这是……C大调。你记得那个

常步调曲吗？”

老人哼出了常步调曲的第一个乐句，作为回答。

帕乌琳娜太太打开琴盖，提起乐谱架，然后把乐谱放到架子上，用一个指头弹出她丈夫刚才哼的那个乐句。

“唉，这使我想起了多少往事。”她说着从钢琴旁走开了。

“是吗？”他说，声音更柔和了。

“那时我正怀着埃德加尔。”

“可不是。说不定是因此而使他有了音乐天赋呢。”

“恐怕不是。这个常步调曲是很哀婉的……”

“今天晚上正合适。”老人又用干巴巴的嘲讽口吻说。

“我们来弹它一曲吧，卢德维克。”帕乌琳娜说。

“随你。”丈夫同意了。

他们在钢琴旁坐下。象从前一样，帕乌琳娜太太弹低音部，他弹高音部，他们弹起了近乎小快板曲的常步调曲①。

响起了那个乐句，它广阔而自由，逐渐微弱，几次反复出现。接着是和音较少的副题。在这纯朴、顽强、奔放的乐声里，听起来有一种悲怆、哀怨的调子以及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深沉孤独。模仿深山空谷各种声音的婉转多变的乐句牵动了弹奏人的心。希莱尔老先生为了强化曲调或是更深刻地表达他的内心的情感，竟不知不觉地用假嗓哼了起来。这时他想起了埃德加尔。这对老人甚至没有发现，卡佳太太端着茶走了进来，把茶盘放在椅子上，自己坐在门边，聚精会神地听他们弹奏。

常步调曲在平静而婉转低回地展开，只是在第一段结尾时出现一节充满沉思和超脱情绪的华彩乐段，帕乌琳娜满怀激情

---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地弹着，而卢德维克先生睁大了凸面镜片下发亮的眼睛，低声地吟唱。最后华彩乐段一唱三叹地结束了——这是纯净的音乐，同时又是对生活的拥抱，对生……和死的默然接受。

“啊，你们弹得多好呀。”卡佳热情地喊道，朝钢琴那边走去。

“真是好。”老希莱尔嘲讽地说。

希莱尔夫妇在钢琴旁坐了一会儿没有站起来。显然他们的心情很激动。后来，帕乌琳娜太太总算动了动，伸手去拿香烟。

“贝多芬使我们净化了。”她腼腆地，几乎是带着年轻人那样的微笑对卡佳说。

第七章　教堂上的飞廉[1]

一

雅努什在佐霞去世几个月和玛尔文卡夭折几个星期之后，来到了克拉科夫。这是在今后几年里一直缠住他不放的一种病态的第一次发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才消除了他这心病。这病态的表现就是他渴望到所有“曾经到过的地方”去；想重游那些哪怕是只给过他片刻的慰藉、只给过他臆想的幸福的故地。起初是科莫鲁夫附近，他曾和佐霞散步的地方，他跟佐霞新婚燕尔之时一起到过的索哈切夫附近的一些地方，一起参观过的花圃、菜园——他常在自己的同行或非比赫先生的园子里找到过一些适合于科莫鲁夫的温室栽培的鲜花和蔬菜新品种。

还在早春的时候，他就开始了那每次长达数小时之久的散步，顺着园子后面的树林一直走到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走到布罗霍夫，那是他们学萧邦父母的样子举行婚礼的地方。他走到森林最边远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那里僻静天然，人迹罕到，甚至没有一个人为之花费过笔墨，但那儿风景非常优美，他在那里感到心境宁谧。

起初他并不曾想到长途漫步会给他带来愉快或帮他解脱痛

---

① 飞廉是菊科植物。二年生草本，形似蓟，茎直立，具边缘有刺的绿色翅。

苦。他只是想使身体疲劳，回家后便能倒在床上熟睡。他想把自己健壮、结实的肌体弄得困惫不堪，一觉睡去连梦都不做一个。不然一做梦，佐霞就会出现在眼前，或象一个幽灵，或象生前的样子，有时还敲卧室的门，甚至还把门推开一点儿，从门缝向里张望。最糟糕的正是这种从门缝往里的张望，因为门里看不到佐霞。睡着了的雅努什知道，她在这儿，在门外，她在找孩子(对他既没有怜悯的目光，也没有爱的表示)。她向科莫鲁夫窄小的卧室里张望，只是为了看看孩子在不在这里。睡梦中的雅努什想把孩子的卧室指给她看，就是那间正对果园、紧靠着门廊的婴儿室，玛尔文卡在心脏停止跳动之前一直睡在那里；他想告诉她，孩子在那儿，可他动弹不了，而佐霞就在门外等着他把孩子交给她。有一次他高声喊叫说，"没有，没有，没有，是你自己把她带走了！"他的喊声在深夜里显得非常可怕，他自己也能猜想到那是多么令人心惊胆寒。这时他听见隔壁，也就是玛尔文卡的那个房间里有人对他敲墙，象在监狱里那样轻轻的敲墙。这是雅德维加，玛尔文卡死后，她还睡在这间房里。一直过了许久才搬到厨房后面的那个房间去。

雅德维加到科莫鲁夫来是很自然的事。佐霞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里便想起要找多霞·维耶维乌尔斯卡太太，请她给介绍一个保姆，因为她感到自己越来越虚弱，不能指望亲自哺育即将出世的孩子。多霞太太提到了"热尔梅娜"也就是雅德维加。多霞和佐霞都知道，雅德维加由于脾气古怪和少见的好动性格，很难在一个地方呆久。但两人都认为，如果她"对孩子产生了感情"，也许能干得非常出色。

佐霞对雅德维加怀有非常奇特而复杂的感情。自从那天在音乐厅看到雅佳那么放肆以后，她简直怕她——想到这一点她

就不敢叫她来科莫鲁夫，把孩子交给她照管。但另一方面，雅德维加对她又很有吸引力，她知道，这姑娘对雅努什感情深厚，因为他照顾过她的姨父，并尽了一切努力想使他的刑判得轻些（但没有成功）。她知道，跟雅德维加很难相处，但她也知道，要另找一个象雅德维加那样在一切事情上都可以放心的人是办不到的。

雅努什永远忘不了雅德维加到科莫鲁夫来的那一天。他常梦见这个时刻。那天，正下着雨，一辆黄色小马车驶进了门廊前面的那个小院，雅努什很不喜欢那个小院，而且一直习惯不了。梦中的那辆小马车径自向房子驶来，却没能驶到廊前，而实际上是到了廊前的。看到这辆小马车，雅努什没有象料想中那样感到担心，而是感到放心。科莫鲁夫总算有了一个刚强果敢的人了。

佐霞在产前几个星期，身体极为虚弱，一直躺在床上。她本来要到华沙的医院去分娩，但产期突然提前了，幸好及时从索哈切夫接来了产婆。那间小小的婴儿室很快布置成了一个产房，雅德维加把它打扫得一尘不染。一切都进行得迅速而顺利。雅努什呆在卧室里，虽说没有睡觉，却象在梦里似地听到了新生婴儿的哭声，一个新生命降临到了人间，并且在他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佐霞是产后第十天去世的，而且是死得莫名其妙。她产后十分衰弱，一直躺在床上。她体力恢复得很缓慢，然而是在逐渐恢复。可是突然无缘无故地发生大出血，而且吐血。血象是从伤口那样大量地涌了出来，马上派人去请医生。三刻钟后小汽车把医生接来了，但佐霞已经失去了知觉。雅努什俯身对她喊，“佐霞，佐霞！”但她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她散乱在枕头上的黑发有一股难闻的汗臭。

他梦见的佐霞，从来不象产后那样苍白，那样病恹恹地躺在床上，也不象怀抱婴儿的小玛尔文卡的妈妈。他梦见的佐霞总是那样健康，在科莫鲁夫的房间里和庄园里走来走去，穿的不是结婚时的那件浅色衬衫，就是他第一次到科莫鲁夫的时候她穿的那件红花衬衫。每当夜静更深，便听见她站在门后，悄悄把门推开一道缝，从门缝向里张望，望着他，望着房间，望着这里的一切。他虽然看不见她，但他知道，她穿的是什么衣服。那件极为普通的红花衬衫有了某种特殊的、象征性的意义。而且佐霞每次夜里到他这里来时穿戴的东西都有某种隐秘的、极为深刻的涵义。这种涵义在梦里是清楚的，但一醒来便说不明白，他内心深处无法对佐霞向他提出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

由于母爱的本能她也许知道小丫头活不了。也许她不知道？否则她何苦那么坚持要用她早已故去的母亲的名字：玛尔文卡来给孩子取名呢？如果她知道孩子活不长，她会给这个小家伙取这样鲜亮而动听的名字吗？孩子一生下来，大夫就说她有无法医治的先天性心脏病，最多能活半年。但玛尔文卡足足活了七个月。雅努什和雅德维加俯身向着她的小床时，她已经会咿咿呀呀地对他们说话了。这梦境太可怕了。雅努什后来才回想起，佐霞死去的当天，梦境就开始出现。那天清晨，他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忽然觉得自己乘了一辆轿式马车，甚至是敞篷马车去跟阿丽亚德娜举行婚礼。马车由四匹白马拉着，阿丽亚德娜身穿洁白的礼服，还戴着披纱。她双手抱着的不是花束，而是一个瘦弱的小孩，小孩的动作活象只小猴，一对黄色的小眼睛骨碌碌地望着他。阿丽亚德娜挽着他的手，紧紧偎依在他身上。马匹忽然腾空跃起，把马车和他们俩以及那只小猴子抛向空中。“拉住我，拉住我，我要摔下去了！”阿丽亚德娜喊道，但马车在空

中翻了个个儿，那小孩或小猴子伸开四肢在他们眼前掉了下去。雅努什带着这种恐怖的感觉惊醒过来，这虽说不是一个最可怕的噩梦，但这个梦却使他终生难忘。

夜晚实际上是在梦幻和失眠的交替中度过的。他似乎一直没有睡着，但又感觉不到周围现实世界的存在。他发现(但这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自己有时无意识地发出呻吟，某种若断若续的叹息，某种不用张嘴的咳嗽。他甚至还喜欢这种令人恐惧的声音，在吃饭的时候，在园子里散步的时候，在同菲比赫或比林斯卡谈话的时候，都能随意发出这种声音。比林斯卡现在变得越来越虔诚了，她认为经常来看望弟弟是她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其实这对雅努什来说真是一种折磨。每当他从客厅的窗口看到比林斯卡的小汽车出现在堆满麦秸的院子门口时便感到心惊肉跳。相反，阿罗却不会使他恼火，虽说阿罗现正处在一生中最令人难以忍受的年龄；他反复强调说，他不是个势利小人，他跟"普通人"交朋友，同几乎都是由理发师和饭店招待组成的平民打猎组织的猎手们一起去打猎。对于佐霞的死阿罗很悲痛，但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他来后便一头扎进雅努什的房里不出来。尽管如此，雅努什还是觉得他比玛莉亚要真诚得多，坦率得多。阿罗现在正寻求雅努什的庇护，因为玛莉亚和斯彼哈瓦一定要他再去英国，但他不愿意去。

"那么你就在英国呆一年吧，"雅努什对外甥说，"这对你有什么坏处？然后再去上你那倒霉的学院。"

"可我现在就想上美术学院。"阿罗说。

阿罗每次到科莫鲁夫来都要把这番话重复一遍。他现在来得很勤。再说，到明年秋天他还有的是时间……

埃德加尔只来过一封信。他的美国之行没有任何收获，现

在呆在华沙，但又不敢来看雅努什。其实，雅努什非常孤独，连一个可以说话的人也没有。伤心最怕黄昏后，每到寂静、安宁的傍晚，秋风瑟瑟，炉火熊熊，一派乡居落寞的景象，他只有在似梦非梦、半睡半醒的状态中苦度时光。

这时，他那昏涨的头脑里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能说是什么念头，而是一种不可抑制的“重新再来一遍”的愿望。海德尔堡森林的轮廓，那些壮观的“栗树林”，那个被霍斯特称之为诗人① 的诗句象梦一样浮现了出来。于是雅努什便想再去试一试自己的力量，重新去体验一遍那些错综复杂的事物，莫非内卡河谷那如画美景，还有那隐现在紫红色地平线深处的曼海姆市又会激起他对一个普通姑娘的无边爱恋？莫非他会再次抛弃那一切，断然回到克拉科夫？

他汲汲于重演那出“无意中演出过的”喜剧，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那个曾经从索哈切夫穿越泥潭来找他的姑娘；他要重演一遍那出“给自己看的大戏”，不顾一切，奔命似地赶回到一座古老的波兰城市。

去看一看昔日走过的那条路，这个愿望是从梦中产生的。玛尔文卡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自己一定会重游克拉科夫。每次给玛尔文卡洗澡时都可以看到，她那颗小小的心脏在胸腔里不均匀地跳动。一天中午，她的小心脏骤然停止跳动了。这场灾祸是完全没有料想到的。这天早上，玛尔文卡还笑得欢呢，不，不是放声大笑，而是侧着脸向爸爸微笑，她还把两只小脚向上翘，双手抓着脚指头玩。她一点儿也不瘦弱，医生甚至说她太胖了。早晨还在笑，下午就完了。当时房间里射进了一缕秋

---

① 原文是德文。

日的阳光。

正是那个时候雅努什决定到克拉科夫去一趟。他不愿回答自己为什么要去。他想去看看座落在萨尔瓦托尔区和戈文比亚街的两幢房子。然后再到那个饭店去，甚至到瓦格纳教授夫人家里去看看那挂着棕色天鹅绒门帘的门厅，去问问她……不，最好还是去找玛尔塔姑妈，当时她是一位很有修养，风韵犹存的太太，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天鹅绒围巾，最好去问问她：

“太太，我爱过佐霞吗？”

二

然而这次克拉科夫之行的路线与昔日大不相同。当时他们回来是经过钦斯托霍瓦，在索哈切夫西站下车，不到华沙。而现在是经过拉多姆，铁路是单轨，新铺的，给人一种尚未使用过的印象。车站都是孤零零的，穿过田野和森林的单线轨道都象是临时铺设凑合事的一样。火车经过巴尔托杰依站时，雅努什似乎想起，他在戈翁贝克家里多次听见过这个地名。潮湿的田野，阴郁的森林，一切都沉浸在惨淡秋色，霏霏霪雨之中，这景色同昔日的六月风光真有天渊之别。而且天黑得很快，西边，从乌云后面露出一线绛色的天空。车厢里电灯亮了，一切都变得如此陌生，雅努什觉得还不如归去。

没有一个城市象克拉科夫在秋冬之际变化这么大。至少雅努什下车后穿过街心花园，经斯瓦夫科夫斯卡街向格兰德旅馆走去时，心里是这样想的。公园里到处是泥泞，微弱的灯光照耀的光秃秃的树枝怎能使人联想到夏天一片碧绿的灌木丛和枝繁叶茂的大树？这里还散发出一股克拉科夫低地的潮气，空气里

弥漫着朦胧的水雾。弗洛里安城门也显得低矮而暗淡，城门下驶过一辆小得可笑的蓝色电车，看起来酷似儿童玩具。

格兰德旅馆客满，这给雅努什又增添了一重烦恼。门房向他发誓赌咒，显然是真的客满。他只好住进萨克森旅馆。虽然这两家旅馆相隔很近，而且在同一条街上，但舒适程度相差很远。水管里没有水，大理石洗脸间的老式大搪瓷盆裂了缝，雅努什只好摇摇头。“我父母当年住的玫瑰旅馆也很不错。”他自言自语地说。他到克拉科夫之后心情一直很激动，他不愿承认，这座城市由于草木凋零、天气阴冷而显得沉闷乏味，不愿承认他害怕这里的寂寞孤单。

他匆匆躺下睡了，一直熟睡到夜里三点。斯瓦夫科夫斯卡街上有个醉汉，边走边唱，只听见他放开嗓子唱起了“打仗真是其乐无涯”，这歌声把雅努什吵醒了，但他一下弄不明白自己是置身何处。而且，他觉得歌声不象是真的，这里不可能唱这首歌。它是属于另一个环境，另一种梦里的。果然，他重新睡着之后便梦见了约齐奥·罗伊斯基站在床边，向他伸出一只手，说，“没有什么，巴希卡，没有什么，巴希卡。”[①]雅努什象祷告或念咒一样跟着他念这几个字，念着念着他又醒了过来，但没有全醒。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自己觉得象是钉子钉在木板上一般。在睡梦中他又反复叨唠着，“象钉子钉在木板上一般。”

天终于亮了，他起了床，但依然睡意朦胧，拿不定自己到这里来是否做得对。他穿好衣服，刮了脸，坐在圈椅上，望着这个放了一张双人床的大房间，望着从雾蒙蒙的窗口射进来的十一月的阳光。他这样坐了很久，然后才到格兰德旅馆的咖啡厅去

---

① 这是显克微支小说《洪流》结尾部分里的一句话。

吃早餐。他挑了一个靠窗的地方坐下了，注视着过往行人。殷勤的招待把红茶、小圆面包和黄油放在光滑的大理石桌子上。招待还把一份用竹夹子夹着的《克拉科夫信使画报》放在桌上，但雅努什碰都没有去碰一下。

不用说，街上的行人中有他的熟人。先是卢德维希·莫尔斯汀夫妇，披着粗毛料斗篷，很明显，他们是刚从乡下来的。莫尔斯汀太太看到街对面橱窗里摆的皮鞋，便跑过去看。丈夫耸了耸肩，双手反剪在背后，继续往前走了。他身体干瘦，背有点驼。雅努什本想对他说点什么，但又不知该怎么说。况且莫尔斯汀也没有看到他，径自走了。接着过来的是高大、瘦长的弗兰齐舍克·波托茨基，他穿一件长得拖地的大披风。雅努什见了忍俊不禁。克拉科夫总是这么个老样子。

太阳终于透过云雾羞羞答答地露出了一点笑脸。已经是上午十点了。雅努什想，这地方听不到玛丽亚教堂的号声，心里不由感到一阵轻快，此刻他真不愿听那号声。

"该到萨尔瓦托尔区去了！"于是他站起身来，付了账，向市场广场走去。这次他没有兴趣步行到萨尔瓦托尔去，便决定去乘电车。

因为电车的始发站在玛丽亚教堂前面，雅努什便到教堂里转了一圈。他一走进门，立刻就被那庄严肃穆的船形穹窿吸引住了，被那种特殊的，深黄色的，不，应该说是古铜色的——世上唯独这个教堂才有的温暖而悠闲的色调吸引住了。斯特沃什①圣坛正巧也开着。圣坛的两侧在教堂黄色的光线里显得水汪汪、金碧辉煌，而中间部分则处于眩目的烛光和昏暗的电灯光照

---

① 斯特沃什（约1445—1533），波兰著名的雕塑家、铜版画家，玛丽亚教堂的圣坛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耀之下。虽然教堂里挤满了妇女，她们呵出的气形成了一层云雾，雅努什还是从人群中挤了过去，直到圣坛下面，看到了“升天圣母”像。他感到她那摇摇欲坠的纤弱身躯简直就象托在自己的手上，倒在自己的怀抱之中，就如他前不久搂抱过的一个娇小妇人的僵硬身躯一样。圣母那双软弱无力地下垂着的手象是两条倒挂的小溪流。只有这双手是非人间的，而其余的一切，尤其是压在大个子使徒身上的整个重量，那正在冷僵的躯体的重量，却是清晰可感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这个躯体……什么？是什么离开了这个躯体？既然一个人突然变成了一堆僵死的腐肉，又有什么能离开这个躯体呢？

挤在人群中的雅努什在这座体现一个年轻女子之死的圣坛面前再也呆不下去了。松树干色的墙上，天使多得简直使他难以置信，他无法平静地去看这些天使，也无心去欣赏那高处汇合在巨型十字架之上的哥特式的线条。“为什么这教堂里充塞了这么多的苦难？”雅努什想，但他很快就自己作出了答复，“是我的内心深处充塞了苦难，而不是这教堂。”

他不得不到外边去透透气，教堂外面是一派凄凉的秋色。密茨凯维支塑像站在教堂对面，却怪模怪样地转身向后看，仿佛要避开什么人似的。塑像旁边停着几辆出租马车。雅努什决心坐马车到萨尔瓦托尔区去。但后来他又很懊悔，因为他不仅冻得够呛，花了不少车钱，而且在这深秋之晨，坐着在泥泞中跋涉的马车，再看克拉科夫，便显得格外凄凉。维斯瓦河就从玛尔塔姑妈的小屋后流过。维斯瓦河现在是黄色的，河水上涨，波涛汹涌，混浊难看，跟他记忆中的五年前的那条清澈的河大不相同。

直到按了门铃，他才想到对玛尔塔姑妈他无话可说，而且根本不明白自己为何要到这里来。一个高个子、表情严肃的女

仆给他开了门，把他请进了客厅，于是他再一次看到了那架钢琴，那些镶了镜框挂在墙上的风景照片，那些点缀在照片之间的梅花草。从窗外的维斯瓦河上反射过来一缕黄色的光照在洁白的墙壁上。雅努什等了很久。

玛尔塔姑妈终于来了。她还和以前一样，高高的身材，漂亮的脸庞，脖子上围着一条紫红色的天鹅绒围巾，只是如今对她无话可说。也只有在这种景况下，他才发现姑妈相当聪明，没有对他的来访表示惊讶，同时也相当善良，没有提出任何使他发窘的问题。这次拜访似乎是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他们谈论天气，谈起克拉科夫令人烦闷的秋天，谈到从冈蒂纳街到城里有多远。

雅努什坐在一张小长沙发上，头微微低着，似乎在看沙发蒙布上的花纹。他用平静的声调泛泛地应酬玛尔塔姑妈的话。这样大概谈了半个钟头，姑妈抖了抖身上的衣服，抿了抿头上亚麻色的卷发，坐到了他那张小长沙发上，把自己的一只手放在他的手心里。雅努什浑身一哆嗦，惶惑地望着她，几乎有些恼怒，好象她做了一件最不得体的事。

"你或许想要佐霞的照片吧?"姑妈问。

"不，谢谢您!"雅努什说，仿佛是刚从噩梦中惊醒过来。

他立即就想走了。

"你不再坐一会儿吗?"玛尔塔姑妈问，她又坐到了旁边的一张软椅上。

雅努什摇摇头。

"不，"他说，"我得走了。反正什么地方也找不到她的踪影。"

这一下轮到姑妈吃惊了。她咬紧了嘴唇。雅努什明白自己讲了一句很不得体的话，便想作点补救。

“请您原谅。”他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两人都站了起来。雅努什吻了吻姑妈的手，同时竭力不去看她。因想避开玛尔塔姑妈的目光，他竟举止失措，两次绊着了软椅。他走到门前，抓住门框，象是要靠它支撑自己的身子似的。姑妈神色惶遽地望着他。他知道，她有点怀疑他是否喝醉了。

“我还有句话要问姑妈，”雅努什有点鲁莽地说。自然，他没有说出他在路上想的那个问题。他们面对面地站了片刻，一句话也没有说。姑妈神经质地抚摸着自己紫红色的围巾。看得出来，她害怕听到雅努什的问话。雅努什咽下一口唾沫，闷声闷气地说：

“我想到瓦格纳夫妇那里去一下，姑妈觉得行吗？”

玛尔塔姑妈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当然可以。瓦格纳太太是个好人。”

瓦格纳太太果然很好，但不很聪明。她对雅努什的来访十分惊诧，并向他提了一长串不必要的问题。雅努什泰然自若地一一作了答复。只是他觉得教授夫妇的住宅跟他头一次看见的完全不同，既不暗，也不脏。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原来是门厅的那块褐色天鹅绒的帘子撤掉了，门厅里很空，又刷得很白，靠墙摆着一排满是外国书籍的窄书架。他这才想起，他只到过这住宅的门厅而没有到里面的房间来过，因此，他才觉得教授这间榭木书橱直触天花板的书房既陌生又漂亮。教授夫人询问了有关佐霞之死的各项细节。奇怪的是，他对任何一个亲人都不会讲的话却对这个素昧平生的女人轻松地讲了出来，而且还使他感到愉快。他终于能够痛痛快快地讲一讲了——他甚至还讲到了孩子的死，虽然教授夫人根本没有问他。正是在这次谈话中

他才明白，此刻除了这些细节之外，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他的全部思想都围着这样一些细节转：当时佐霞是个什么样子，把她放进棺材的时候有多重，她处在半昏迷的状态时是怎样把手上的戒指脱下来交给了他。

“噢，这就是那些戒指，”他掏出戒指给教授夫人看，因为他一直放在背心的小口袋里。“一只有五颗钻石，另一只有五颗红宝石，五颗小钻石……”

教授夫人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他猜到，她准以为自己想把戒指卖给她呢。

他对她笑了笑说：

“您瞧，我变得多么古怪。”

他起身告辞，出去了。正是午后一点钟。阳光从云雾中钻了出来。他朝瓦维尔宫望了一眼，宫殿的塔楼染上了一层紫红的颜色，在云雾缭绕之中显得遥远、陌生而不自然，象是民间游艺会上的剪纸似的。

“啊，一切都办完了，”他大声地自言自语。“下一步做什么呢？”

不错，他已拜访了两家，但一无所获。那种不仅在自己的周围而且也在自己的内心所感到的可怕的空虚一刻也没有得到充实。他完全象个老人，踏着泥泞的道路，步履蹒跚地朝着老市场的方向缓缓走去。在 AB 线上肯定能遇上熟人。

“在克拉科夫只要在 AB 线上站五分钟，就能遇到这个城市的居民中自己想遇到的和不想遇到的一切人。”雅努什站在菲舍尔商店旁边，看了看市场大楼，又望了望市政厅的尖塔和玛丽亚教堂的塔楼。“歌德曾在这幢房子里住过。”他叹了口气，“但那是在很早以前，在幼年时代，离写《浮士德》第二部的时间还很遥

远。”

“不该到克拉科夫来，”雅努什心想，“应该到华沙去找埃德加尔，他兴许能帮助我。”

他当然知道，埃德加尔帮不了他的忙，能帮助他的只有时间。但必须消磨这段时间，熬过这段时间，坚持活下去。但要活下去还必须自己回答几个问题，几个最简单的问题。不是：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这类根本性的问题，而是：我爱过佐霞吗？我为什么要从海德尔堡逃走？我那时为什么到克拉科夫来？现在我为什么又到这里来？这类简单的问题。

然而他在这里遇到的却不是克拉科夫人。这个时分通常在AB线上转悠、伫立、观望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一个华沙的熟人，一个典型的华沙人：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

“喂，伯爵先生为什么象根路灯柱子一样站在这街角上？”阿达希紧紧抱住他的两臂，几乎要投入他的怀抱。“巧遇呀，对不对？伯爵先生！”（“伯爵先生”这四个字他是放开嗓子喊出来的，为的是让每个行人都听得见，正是这一点显出了他的华沙人的本性。因为伯爵这称呼对克拉科夫算得了什么？）“我有好长时间没有见到您了，伯爵先生到哪儿去？”

雅努什只是暧昧地笑笑，敷衍了他一下。

“我正要去吃午饭，又没有个伴。我来这里是为我舅舅办事，也是为公爵夫人——令姊办事。遇到您太好了。我们一道去吃午饭，好吗？”

雅努什当即同意了。这甚至正合了他的心意。现在他孤零零一个人到他曾同佐霞一起去过的饭店吃饭，有什么意思呢？还不如跟这个蠢货一起去的好，他会喝伏特加，会呵叱招待，会拍着他的肩膀，对着整个大厅大声喊叫“伯爵先生”。眼下他最需

要的也许是：抑制痛苦，抹掉回忆，在这克拉科夫，在同一个克拉科夫，喝它个一醉方休。雅努什心里甚至为这想法感到乐滋滋的，他们向饭店走去的时候，他挽起了阿达希的胳膊。温茨基受宠若惊，尽量把步子放慢，以便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走到绵羊饭店时，阿达希问：

“您来过这里吗？”

雅努什微笑着摇摇头，他看到阿达希溜圆的猫眼里流露出不相信的神情。

“这家伙骗我，但随他去吧。”雅努什觉得这个青年小伙子在这么想。

阿达希·温茨基对克拉科夫比雅努什要熟悉得多，他把雅努什带到格罗茨卡街上的一家小而雅致的饭店里，就在那圣安德热依教堂的后面。经过教堂的时候，雅努什想停下来看看，讲讲以前在这里包围过教堂的鞑靼人的故事，但亚当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走吧，伯爵先生，我们走吧。”他催促说，显然，他急于要到那个酒馆去。

他们一坐到红漆布的小长沙发上，阿达希就象到了家里一样，马上扮演起了东道主的角色，虽然雅努什片刻也没有怀疑，到头来还得由自己掏腰包。阿达希先要了半公升酒，一条青鱼。雅努什是随便吃点什么都行。他们喝开了酒。

饭店里只有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女店主——一个面颊绯红、眼睛发亮的痨病鬼和一个五短身材、面目可憎、过分善于讨好、雅努什一见面就不喜欢的男招待。随着他不胜酒力，思路紊乱，就越发讨厌那人了。

雅努什很少开口，让普热比亚-温茨基尽情地讲。而温茨基

两杯酒下肚之后，就给他描绘开了辉煌的前程。当然不是他雅努什的前程，而是他外甥的前程。一年或一年半以后，阿罗就将成年，就可以把祖母给他留下的全部遗产接过来。这笔遗产现在暂时由玛莉亚公爵夫人管理。

“您根本想象不到，伯爵先生，”阿达希边说边把新鲜的黄油涂在面包上，再放上青鱼。“您完全不知道，令姊虽然在那位意大利伯爵夫人陪嫁的事情上遇到了麻烦，但她算盘是打得很精的。我舅舅常为此感到头痛……”

“这或许正是个优点吧？”雅努什问，伏特加今天好象对他不起作用。“特别是对待别人的钱，更该是如此。”

“您听我说，可她不会利用时机。”阿达希毫不客气地说。

阿达希才喝了这么一点儿酒就放肆起来了，雅努什有些不安。

“她象我舅舅教她的那样，手中尽留些证券。当然也不全是证券，因为这玩意儿归根结底是靠不住的，但她保留的主要是证券，是在国外的投资。据说，她的斯彼哈瓦先生帮她在外国银行存了很多钱……”

这时雅努什微微皱了皱眉。阿达希还没有醉到糊涂的地步，赶紧改变了话题。

“怎么样，您是否愿意建一个养赛马的马厩？”

雅努什把身子往红沙发靠背上一仰，几乎笑出声来。

“阿达希先生，”他说，“这种时候还养赛马？我们哪能搞这个……”

“那我们总可以参加赛马吧？”

“可以，但要有懂行的人。”

招待端来了一满碗醋渍黄蘑菇。

“这是伤肝的。”雅努什说。

“您的肝不好吗？”阿达希问。

“不大好。”

“肝，没有事。哎，再来一杯吧，”温茨基说着，又端起了自己的酒杯。

“慢点，慢点。”雅努什想让他克制克制。

可他自己也感到酒力上了头；表面上没有什么，但动作有些笨拙。餐叉拿不稳，餐巾掉到了地板上，招待捡了起来，说：

“在这儿，伯爵先生。”

雅努什耸了耸肩：

“他也知道我是伯爵。”

阿达希眨了眨眼睛。

“您别激动，”他说，“他们对谁都称伯爵。管我也叫伯爵……”

雅努什感到不好意思。他还没有完全醉。

“您在科莫鲁夫建个马厩吧，”酒过三巡之后阿达希热情地喊道，“这是一桩好买卖。”

雅努什不为所动。

“伯爵先生，您掌握多少现金？”

“我一点儿现金也没有。”雅努什挡了回去。

“呃，呃，呃，雅努什先生，我太敬重您了，”阿达希说，“我不相信您会没有现金。”

“亚当先生，这是哪儿的话？”

“喂，再来一杯，”阿达希说着又举起了酒杯。他没有等招待动手就自己斟了一杯酒。

雅努什也不拒绝。每次都一饮而尽。他的酒量比阿达希

要大。

“我们给伯爵先生建一个棒马厩，”温茨基自夸地说，“修一条好跑道。再请两个骑手，就行了。有多带劲！如果马赢了，有多少钱！好家伙！”

“好家伙！”这一声喊得很响，招待以为是在喊他。他连忙跑到厨房的窗口，端来了两份深褐色的猪排，上面撒了一层炸焦了的葱。他把盘子放在这两个就餐者的面前，自己站到一边，象一条狗似地望着他们吃。

雅努什觉得眼睛有点模糊。心里却充满了对阿达希由衷的感激，幸亏他把自己带到这家酒馆，免得一个人坐在旅馆里思索为何要到克拉科夫来。他想表示一下自己的谢意。

“我太感激您了，”他反复地说，“太感激您了！你知道，我到克拉科夫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我来了……先生……哎，干吗我们以‘您’相称？让我们对饮一杯订交，今后彼此以‘你’相称吧……”

阿达希已喝得昏头昏脑，以致什么都引不起他的注意。要是在清醒的时候，想到自己对雅努什·梅申斯基能直呼其名，一定会飘飘然，乐不可支。可此刻他却无动于衷。

“喝一杯订交酒？”他说，“好吧，让我们喝吧。堂倌！”他大声喊道——虽然善于讨好的招待就站在旁边，“再来一公升！”

“怎么？”雅努什吃惊地问，“那些已经消灭了吗？”

“消灭了，”阿达希醉醺醺地说，手握瓶颈，把它交给了招待，“消灭了。伯爵们就是这么喝酒的！您明白吗？”

他把酒瓶递了过去，就想用拳头擂桌子，但雅努什抓住了他的手。

于是他们喝开了订交酒。阿达希移过来坐到雅努什的小长

沙发上，一开口唾沫直往他脸上飞溅。雅努什不停地用餐巾擦脸。但他眼前一切都在团团乱转。坐在他身旁的阿达希又唠叨起生意经来了。

“你们总是使我吃惊，”他颠来倒去地说，“你们总是使我吃惊。这么多钱……都浪费了。把钱放在保险柜里，存在银行里……可钱是需要周转的，周转，周转！”他用手在雅努什鼻子前面比划，“周转！懂吗，雅努什？”

雅努什完全醉了。真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他从来没有感到这样孤独，悲观绝望到了极点。“到了极点，到了极点。”他反复对阿达希说，但阿达希全然没有理会。

“糖水菠萝。”他含糊不清地对招待说。

随后是黑咖啡，并且又要了很多伏特加。

“你不了解我，”雅努什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你不了解我是多么孤独。”

阿达希寸步不让。

“你应当在科莫鲁夫建一个马厩，建一个养赛马的马厩。科莫鲁夫特别合适。”

雅努什怒不可遏。

他猛地把盛糖水菠萝的碟子往旁边一推，打翻了酒杯，厌恶得浑身发抖。

“我死了老婆，你还给我讲什么养赛马的马厩……”

他真醉了，用两手捂住脸，端坐不动。头脑里的一切，周围的一切，都在迅速地旋转，并且在旋转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可怕、最难堪的是，他无力制止这种旋转。他觉得自己的头脑中好象有一台牛奶分离机，要把他的脑髓搅成黄油。

雅努什最后一句话使阿达希慌了神，也似乎清醒一点了。他

叫招待来算了账。外面，天早已黑了。

“我们应当换个地方，”雅努什把手从脸上移开时，温茨基一本正经地说，还亲热地拍了拍雅努什的大腿，雅努什觉得这举动简直再恶心不过了。

他们一同出去了。街上又黑又冷。他们手挽着手，沿着格罗茨卡街向市场走去。他们又从圣安德热依教堂旁边经过。

“你不要再对我讲这教堂了，”阿达希说，“克拉科夫这个偏僻的鬼地方。”

雅努什真的觉得克拉科夫很可怕，天黑，路灯昏暗，秋天的潮气叫人喘不过气来。他们摇摇晃晃地走着。雅努什没有去听他那无穷无尽的唠叨。末了他还是听进了阿达希一句含混不清的话：

“我告诉你，雅努什，那里有个漂亮姑娘！那是个很象样的地方！我告诉你！”

“哪里？”雅努什问。

“走吧。”亚当喊道，他们加快了步伐。

他们走到市场大楼后边的出租汽车站，钻进了一辆破旧但很宽敞的小汽车。

阿达希说：

“这辆汽车象一张床，我们可以把那姑娘请到这儿来。”

“呃，”司机说，“出租汽车可不是放荡的地方。”

阿达希大笑起来。一路上他都在笑。他们终于到了沃尔斯卡街一幢漂亮公寓楼房后面的夜总会。

对于夜总会来说，时间当然还嫌太早。黄色灯光照耀下的大厅里空荡荡的。大厅深处，在光线昏暗的角落里的一张小桌旁，坐着几个舞女。厅内寒气逼人，跟外面一样潮湿。那几

个可怜虫都披着毛衣，手里还在织毛活。她们看见第一批客人到了，也没有理会，长长的骨针继续在她们手里闪动。她们一共有四、五个人，又丑又瘦，直挺挺地坐在桌旁，活象凶恶的命运女神，搓着不幸的生命之线。

雅努什和阿达希在靠舞池的一张桌子旁坐下了。那张桌子最多能坐三个人。雅努什发现自己清醒了一点，舞厅不象饭店那样飘浮不定；但他一看阿达希，便痛心地认定，这个年轻酒鬼的脑袋瓜比刚才还要糊涂。但见他红着脸，流着汗，瞪大了眼睛坐在自己面前。

雅努什的清醒也是一种假象。在外面寒冷的空气里他觉得好一些，但一坐到桌旁，一切又在脑袋里打转，桌子飘得越来越远，而且不停地旋转。

"黑咖啡。"雅努什对在他们身后已站了好久的招待说。

当他用稍微清醒了一点的目光向周围打量的时候，发现桌上已放了一壶黑咖啡，还有一杯倒好的咖啡正冒着热气。此外，桌上还有一瓶法国白兰地。阿达希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瘦弱、病恹恹的丑陋女子，穿了一件袒胸露背的绿色连衣裙，上面还闪耀着许多光点。那些光点在雅努什看来象是一群飞舞的萤火虫。阿达希拉着那姑娘的手。

雅努什忽然想起应显得有教养些。

"你给我向这位小姐介绍一下吧。"他对亚当说。

"你们刚握过手。"普热比亚嘟哝了一句。

"我不记得了。"

姑娘笑了起来，好奇地望着雅努什。他看见她那双眼睛又大又黑，很富于表情，觉得她还挺讨人喜欢。

亚当已经把白兰地倒进了一只大肚酒杯，但他的手发抖，酒

倒得太多。

“你疯啦，”那姑娘说，“再把这一大杯酒喝下去，你可就全垮了。”

雅努什用酒润了润嘴唇。白兰地的气味浓烈馥郁，使人觉得头晕目眩。他连吸了几口气，脑子才清醒了一些。

乐队奏起了音乐，雅努什发现，舞厅里已有不少人。然而他坐着坐着，不觉打了一会儿瞌睡。沙发椅软软的，很舒适。雅努什看见阿达希请了那个姑娘去跳舞。当留下他一个人的时候，他觉得遍体轻松。他调整了一下在沙发椅上坐的姿势，朝大厅里望了望。厅里人还没有坐满，有几对舞伴在舞池内跳舞。身穿蓝色短燕尾服的乐师们演奏得十分轻快，因为这才刚刚开始。

一个穿浅灰色衣服的人打破了雅努什的孤独，他没有打招呼就坐到雅努什的桌子旁边。雅努什诧异地望着他，但没有讲话。

这个人还年轻，一头金发，对雅努什微微一笑。

“对不起，”对方终于开了口，“我看到您是这么孤单。”

雅努什又觉得两眼发花，无可奈何地笑了笑。

“人总是孤独的。”他说。

“哦，对，对，对！”那个陌生人高兴地说，雅努什发现，他也喝醉了。

但那个人马上镇静下来了，严肃地望着雅努什。

“孤独对于您是很不好的。”他说。

雅努什耸了耸肩膀。

“很可惜，孤独是无法可治的。”

“您不应该借酒浇愁。”

雅努什突然象醉汉那样发起火来。

“为什么？”他暴躁地问。

“因为，这跟您的心理状态很不相宜。您跟那家伙混在一起也不相宜。”他用下巴指了指亚当刚坐过的那个空位子。

“您怎么知道？”雅努什无所谓地问。

“我知道，因为我猜到了。只要看您一眼，一切都能知道。”

“一下子一切都……”

“对。当然不是一切。但您此刻的心境是可以猜到的。您听我说，”他忽然显得很诚恳，把手放在雅努什的手掌上，“我给您一个忠告。您现在就回旅馆去吧，躺下睡觉，这样最好。”

雅努什坐在椅子上往后一仰，又合上了眼皮。现在他确实是需要寂静和安宁。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

“对不对？”陌生人说，“您最好呆在旅馆里。”

雅努什睁开眼睛，看清了面前这个喝醉了的人的脸庞，那张脸很平凡，但闪烁着一双聪慧的眼睛。

“对，”他表示同意，“只是我一到旅馆又要陷入可怕的孤独。”

“是的，但比这要好，伏特加对您不适宜。我自己也醉了，因此才对您这样说。”

“谢谢您。”雅努什说。

“我们走吧，”那个金发人说。“我送您到衣帽间去。”

他们一同走了出去。那个金发人大脑要清醒一些，他从雅努什手上接过号码牌，替他找来了大衣。雅努什刚穿好，亚当站到了他的面前。

“不要这样，雅努什。你总是叫人扫兴，”他责备梅申斯基的那种口气，听起来似乎他俩至少在一起度过了两个狂欢节。“你为什么要走呢？不能这样。卡罗琳卡会怎么说呢？”

“这跟我毫不相干。”雅努什微笑着说，他作出回旅馆的决定后，感觉好极了。他有了自信……

那个金发人把大衣披在亚当身上，平和地对他说：

“您该回家了。”

这句话讲得很有权威，亚当让步了。他猜想这个陌生人有什么特殊的威力。

“好，我同你一起走。”普热比亚-温茨基屈服了。

“您送他回旅馆吗？”

“当然，我送他去，只是，雅努什，我们还没有付钱呢！”

雅努什眉头一皱。

“我已经没有钱了。”他说。

那个正直的金发人摆了摆手。

“我来付钱，你们放心好了。”他转身对阿达希说，“你们直接回旅馆吧。梅申斯基先生住在哪里？”

“萨克森旅馆。”

“远倒不远。不过最好去找一辆出租小汽车。”

他们走到街上时，亚当就埋怨了起来。

“哎，天呀，本来今夜可以玩个痛快。你怎么出来了？”

“我不知道。”雅努什坦率地回答。

“那个照顾你的人是谁？”

“不知道。”雅努什又一次这样回答。

“怎么，你不知道？”醉醺醺的亚当奇怪地问，“那是你的一个朋友吧。”

“我第一次见到他。”雅努什说。

“看起来却象一个最亲近的朋友。”

“醉汉之间就是这样。”雅努什微微一笑。

他们到了旅馆门前，进去了。

“这位先生今天在我这儿过夜。”雅努什对门房说，“亚当，把身份证拿出来。”

亚当诧异地望着雅努什。

“我说好了在姑母那里过夜。”

“你住在这儿更好一些。”

门房看到两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有点不放心，便把他们一直送到房间。房里并排放着两张床，都铺好了被子。他们脱了衣服，躺下了。亚当熄了灯。

雅努什摸到亚当的床上，双手抱住他的胸部。亚当吓了一跳。

“你疯了？”他说。

“不，没有。我不会把你怎么样。”雅努什轻轻地说，“我只想感觉到有一个人在自己身旁。”

他把手放在亚当毛茸茸的胸脯上，不由想起，当年也曾这样躺在约齐奥的身旁，接触过他那洁净、健美的身躯。亚当身上汗毛很多，汗津津的，很丑陋，他觉得恶心。但他手指下感到阿达希的心在跳动，于是醉意朦胧地睡着了，也忘却了那种撕心裂肺的孤独。

三

雅努什明白，他在克拉科夫无事可干，尤其是当他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躺在一个空荡荡的、陌生的旅馆房间里，而且头痛得厉害的时候，他的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他决定立即回科莫鲁夫。阿达希一早就溜了，没有留下任何信息。雅努什走

到圣约翰街角上的旅行社买了下午的火车票。

天气仍然很坏，秋色萧然；克拉科夫大雾弥漫，使人感到窒闷，不过浓雾后面仿佛有一轮太阳想往外钻，黄白色的雾团聚集着，象一个大圆顶笼罩在教堂的尖塔上方。

玛丽亚教堂对面，在 AB 线上，有一家不大的花店。在克拉科夫，好花都在市场上卖花女的花篮里，花店（这里的人都叫花房）里没有什么好花。特别在秋天这个季节，橱窗里更没有什么好看的花。只是在玻璃橱窗的中央有一束为某人婚礼准备的鲜花。鲜花很少，因此，店主人便把这束下午要用的花暂时拿来点缀这空空如也的展览橱窗。这是一束普普通通的白玫瑰，裹了一条薄纱，扎着白色的蝴蝶结，为了显得好看些，还衬了两支送殡用的直挺挺的水仙。这束鲜花躺在那里，象一个裹在洁白襁褓中的婴儿，天真烂漫，同时也显示着这个省会城市的贫乏。

雅努什看到这束花不由哼了一声，但同时又被它吸引，在橱窗前站住了。他记得，自己是怎样同佐霞一起沿着那条田间小路走，路两边的麦穗扫着了佐霞的脸，扫着了他的肩膀，那时他觉得，走在他前面的妻子手里抱着的不是新婚的白花，而是一个小孩。今天谁在这里结婚？在哪一个教堂？当然，是在玛丽亚教堂……在这样一束鲜花里，包含着人对生活的多么深刻的信念，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信念。

一上火车他马上决定到餐车上去喝一杯红葡萄酒；他以为这样他的感觉会好一些，头痛会减轻，绝望和消沉情绪会消散，头晕脑胀也会消失，这不是昨天的白兰地酒引起的，而是昨天拜访玛尔塔姑妈和教授夫人引起的。到头来，他不得不承认，对某些事毕竟是毫无办法，只能听其自然。象病人在床上辗转反侧，想找一种比较舒服的姿势那样，他想到外界的事件中寻找慰藉

——当然这慰藉是得不到的。一个人不仅在死亡之时是孤独的；死亡是如此有力量，在死亡的无比威力面前，甚至会把孤独忘却。然而一个人在痛苦中则更感孤独。任何东西也帮不了忙，不论是玛尔塔姑妈送的照片，还是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的伏特加都无济于事。除了挣扎着活下去，别无他途。

克拉科夫郊外的景色迅速从窗外掠过，坡地和洼地上有的覆盖着一层越冬黑麦的幼苗，有的则露出一道道犁沟。太阳在下山前从云层中露了一会儿脸，在这单调的景色上撒下惨淡的、迟到的光。得挣扎着活下去啊。

“您好，”他听到一个声音，“这儿可以坐吗？”

一个客人在他的餐桌旁坐下了，他就是昨天在舞厅里照顾雅努什的那个翘鼻子的金发男子。

“请原谅，”他坐下后说，“我总是打搅您，老是缠着您。我叫马尔特文斯基，马尔特文斯基医生……”

雅努什记得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姓氏，但他真的什么也想不起来。然而他还是笑了笑。

“相反，”他说，“今天我倒很想有个人聊聊……”

“同昨天相反？”

“噢，昨天我也很想，只是不能。”雅努什微笑着说。

“回去时顺利吗？”医生问。

“非常顺利。您喝点什么吗？”

“谢谢。这种时候喝杯葡萄酒非常好。”

医生的表情突然严肃起来。

“我觉得，您再也不能那样干了。那对您不合适。”

“哦，大夫，”雅努什耸了耸肩。“请您别提那件事了。你们做医生的不知道，什么对人好，什么对人不好。”

“一般医生当然不知道。他们总是用老一套来劝说病人。而我，您知道，是个精神病医生。”

雅努什皱了皱眉。

“弗洛伊德[1]派？”

“对，也可以说是弗洛伊德派，不过有很多，非常多的不同点。从逻辑上说，我必须是懂心理学的，因此，我告诉您，您不要去做那种事情。我看您的那个同伴，体格健壮如牛，神经坚韧得象麻绳。而您呢……您不该去。”

“如果要我坦率地讲，”雅努什说，“我知道，对心理分析家要坦率，象忏悔时那样……”

“要更坦率，比忏悔时更坦率。不要装腔作势。”

“对，因此，如果要我坦率地讲，讲什么呢？我面前只有一条路：隐居。”

“我觉得，这样最好。隐居，或者叫孤独，与世隔绝。这个世界，从任何意义上说，好象从来没有引起过您的兴趣。”

“引起过的。我是说世界的外貌引起过。”

“旅行？旅行也是一种隔绝，与自己的环境隔绝，也是一种疏远、孤独。”

“*爱情喜欢流浪。*”[2] 雅努什出乎意外地冒出了一句，这是奥拉唱的舒柏特那首歌中的一句话。

“可这完全是另一码事。”马尔特文斯基微笑着说，微笑时他脸上容光焕发，使雅努什心里感到愉快。

---

①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② 原文是德文。

“把自己封闭在孤独之中，”医生接着说，“此后您肯定很快便会对一切都感厌烦，那时，您反而①会在生活中找到应有的位置。”

“大夫，我承认，”雅努什说，“四十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所谓生活中的位置，但总找不着。我在各个方面都是个浅尝辄止的人。”

马尔特文斯基耸了耸肩。

“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他说，“但我觉得，您是一块真正的好材料，应该有所作为，不会永远是个浅尝者的。”

“然而，”雅努什望着窗外沉思地说。

克拉科夫一基埃尔策②的风景从窗外掠过。这里的景色跟科莫鲁夫附近迥然不同。雅努什觉得，这里的景色十分陌生。

“您是否认为，我走上歧途是由于那次创伤……大夫，象巴莱士③说的那样，离开了自己的故土④。假如我留在乌克兰，假如我加入了革命的洪流，恐怕现在就不会对一切都感到格格不入吧？我会同某种东西结合在一起。”

医生注视着雅努什。这可不是餐车上该谈的话。

“您觉得奇怪吗，大夫？”雅努什问，“我昨天喝醉了酒，今天还在饶舌。而您，大夫，也使我话多起来了。这您知道，并且是故意这样做的。”

马尔特文斯基莞尔一笑。

---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② 波兰省名。

③ 巴莱士(1862—1923)，法国小说家、政论家。

④ 原文是法文。

“不能说是故意，”他说，“那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在夜总会我坐到您旁边的时候，我什么也不知道呀！”

“您准知道点什么。准知道。不然你不会坐到我那里去的。”

“我只知道一点，”精神病医生一本正经地说，“您的同伴对您是不适宜的。”

“其实是我把他拉到夜总会的。”雅努什说。

“是的，我明白。可您为什么要到克拉科夫来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看看那些能勾起我回顾往事的地方，这个念头支配着我。”

“所有的地方？”马尔特文斯基意味深长地问。

雅努什惨然地笑了笑，一时没有作答。

“这里的景色对我是多么陌生呀。”他感叹地说。

“那您就去寻找另一种景色吧。”

“不，”雅努什毅然说，“我寻求的不是另一种景色。”

“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两次涉过同一条河。”① 医生说。

“对。因此我不寻求所有能勾起我的回忆的地方。我只寻求两种景色。但是它们的变化太大了，至少克拉科夫是如此。”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雅努什吃力地望着盛红葡萄酒的酒杯，他紧蹙双眉，似乎是想讲什么重要的话。

“我爱过两个女人，”他突然说，举目望着医生。

马尔特文斯基对他的表白似乎吃了一惊，虽然这表白是他自己引出来的。

“但我不能肯定，我是否真的爱过。”雅努什补充说。然后他又无可奈何地笑了笑，把双手摊开放在桌布上。

---

① 这是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的名言。

“尽管我想实地检验一下，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

“大凡尝试重现过去的生活一般都不会成功。但我想给您出个主意：到您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的地方去。您看看，会得到什么印象。”

“我正有这个打算。”雅努什严肃地说，“暂且先看看克拉科夫。”

“对。但是您的方式错了。酒从来不会使人清醒，而只能使人糊涂。酒，太原始了，哦，还有你那位同伴。”

“不然我太孤独了。”雅努什低声说。

“这对您来说不是第一次吧？”

“对，不过正是昨天那会儿我实在忍受不了。”

“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那种人是不能帮您消除孤独感的。他那种人即便是喝醉了酒的时候也在做某种交易。”

正巧这时阿达希走进了餐车，同他一起的是个年轻美丽的妇人。他犹豫了片刻，不知是装作没有看见梅申斯基好呢还是跟他打个招呼才好。但退避已来不及了，他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前去，对昨天的伙伴说：

“喂，雅努什，非常对不起，今天一早我就离开你了。”他的声音全车厢都听得见，而且特别强调“你”字。“我甚至没有约你一道回去。”

“即使你不愿叫醒我，也该给我留下几个字呀。”雅努什漠然地说。

“可不是，唉！”阿达希埋怨自己说，“但是，你知道，我曾告诉姑母在她那儿过夜。这是我的表妹，”他压低了嗓门，朝那个坐在餐车深处的女人瞟了一眼。“我担心，我那可怜的姑母不放心，天刚亮我就起来了，飞跑到巴托雷街，真对不起你。不过我

们现在还是一道回去……"

"可不，也真巧。"雅努什说。

"对不起，请原谅。"阿达希说，满不在乎地弯了弯腰。他身上散发着伏特加和高级香水的气味，凯旋般地回到自己女伴旁边。

"大夫，"雅努什记起来了，"您昨天替我们付钱了吧？"

"这不值一提。"马尔特文斯基说，他用雪白的手掌把雅努什的手按在桌布上。"可您要注意，您那位先生已经走上邪路了。您得跟令姊打个招呼。"

"家姊听不进我的意见，"雅努什讥嘲地笑了笑，"特别是涉及到财产管理问题。"

"您想走了吗？"

"是，也许到华沙之前还能打个盹。我的座位很好，靠着窗口。"

"如果您需要什么，"医生说，"尽管吩咐我。"

雅努什笑了笑，笑得又是另一个样子，带着点怀疑。

"您知道，我一时不会去找医生。"

"您对医生失去信任了吗？"

"不是失去了信任，而是从来就没有信任过。至于孩子，他们倒是说对了。她刚生下来，他们就说她心脏有毛病，还说些什么……"

"我只是个精神病医生，"马尔特文斯基说，好象带点嘲弄的味道，"灵魂的医生。"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嘲弄的意味就很明显了。

雅努什生了气。

"我不喜欢一个人以嘲弄的态度对待自己的职业。"

“我没有嘲弄呀。”

马尔特文斯基又把自己温暖的手放在雅努什的手上。他直视着雅努什的眼睛说：

“您去吧，去寻找您逐步失去了人生最宝贵的东西——青春的地方吧。去看看那些地方吧，然而青春您是找不到的，而且您到那时也回答不了您向自己提出的任何一个问题。记住在任何时候都不可站到深渊的边上。”

雅努什抽回了手，喊来了招待，付了钱。他同医生告别的时候，简单地说了声：

“谢谢。”

他回到自己的车厢，靠着椅背睡着了或是在打瞌睡。他感到阿达希两次站在包房的门口，但他故意装睡，以免再听见那讨厌的声音。晚上他回到华沙，住在布拉茨卡街。她同泰克拉小姐谈起了阿达希，但她只是耸了耸肩：

“关于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是宠儿的宠儿。”

四

一九三六年夏天，斯彼哈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搞到了签证之后，雅努什到了敖德萨。但未能象他希望的那样途经基辅或罗马尼亚，然后渡海去，而是不得不经过莫斯科。他晚上到达莫斯科，不过是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罢了，第二天整天都是在南行途中，沿途是他所熟悉的沃伦和乌克兰的风光。他见到了记忆中那无限宽广、开阔，没有一片森林、没有一棵树木挡住视线的地平线，不禁百感交集。一望无际的农田一直伸向看不见的远方。收获还没有开始，但麦穗已经发白、变黄了。太

阳从万里无云的天空沉下去了，好象是沉没在金黄色的麦浪里。日落之后气温并没有下降，而是乌克兰之夜那种富有特色的热而不闷的天气。火车开得很慢，停下的次数很多。如果经过一个村庄，那肯定是个真正的村庄，庞大的村庄，房子分布在沟壑或湛蓝的大池塘旁边。天黑之前火车驶入了草原。这里也经过耕种，然而与乌克兰的田野不同。这里地势象桌面一样平坦，但缺乏魅力，看不到山丘和美丽如画的村边园地。不过一块块长形凹地却另有一番风味。

晚上雅努什没有睡觉。他回想起二十二年前从曼库夫卡外出旅行。因为走的几乎是同一条路，车站的名称，附近的地形，连同火车的节奏都一如往昔，这使他想起了先前以为是完全忘却了的细节。现在他记得(虽然一个星期之前他还说不出来)，他是坐什么马车上车站的，那辆车是什么样子，是谁驾的。他记得马车夫穿的衣服是灰色的，确切地说是灰蓝色的，衣领是高高的(硬的，不可能不是硬的！)，领带是绿色的。他一闭上眼睛，有时(特别是打瞌睡的时候)他觉得还是过去那次旅行，他不久就要结识阿丽亚德娜，跟埃德加尔交朋友。沃洛佳呢？他肯定还在这一带。

清晨他在车站下车之后，"国际旅行社"的代表、小个子黑头发的法尼亚·纳乌莫夫娜马上接待了他。她用毫无商量余地的口吻说，他将由她照顾。果然，她把他象行李一样带到了旅馆。在同各种管理机构(它们多得出奇，每层都有)交涉了许久之后，把他安置下来，方才离去。这家旅馆原来叫"大陆"，现在叫"莫斯科"。当他终于一个人呆在一间又高又大、窗户象拱廊一样的房里的时候，他才感到疲乏，便躺下睡觉了。他脱掉衣服，爬到床上，睡得很熟，醒来时竟一下搞不清自己是在哪里。宽大的床，

高耸的天花板，使他觉得这是噩梦中的幻影。过了很久他才清醒过来。

电话铃声使他彻底清醒了。法尼亚·纳乌莫夫娜用标准的法语(雅努什假装已忘掉了俄语)问他下午有何打算。雅努什说他没有任何打算,并请这位导游七点左右到他这里来,以便一起去找个地方吃晚饭。

"今天很热,"法尼亚说,"我们到露天咖啡馆去吧。"

"随您的便,"雅努什同意说,"我们可以到露天咖啡馆去,在哪儿呢?"

"不远,就在列宁格勒新旅馆。"

"好极了。"

雅努什连忙表示同意,他什么也不知道,到哪里都是一样。他起身穿好衣服,走到街上。从他一早到达这个城市起,他就有一种感觉,现在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他觉得自己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根本不认识的城市里。虽然他离开敖德萨以后并没有长高,但他觉得,这个城市比他记忆中的要小得多,房屋也要矮得多。而且这里的居民在他看来也象是遥远的异国人。他们既不象亚洲人,也不象欧洲人。大家都穿着同样的布鞋,同样的褪了色的藏青色裤子和式样古怪的衬衫。此外,他觉得奇怪的是,每人手里都拿着一个提包。

"真见鬼,他们都拿着提包干什么?"

人们并不忧郁,相反,充满着南方人的朝气。妇女们(出名的"敖德萨女人")婀娜多姿。只是这一切加起来给他一种陌生、困惑的感觉。此外,他的一个突出的印象是,这座城市如此缺乏色彩。货物的包装、纸张、姑娘们的裙子、鞋子以至糖果——全都是一种褪了色的颜色。这一点他感到最生疏。因此,他迅速

把目光转到十字街头，那里，在装了轮子的木案台上堆满了草莓和浆果。水果的鲜艳色彩使他感到快慰。

他尤其感到莫名其妙的是，街上的行人这么多。匆匆来去的人们使他想起了普希金① 的诗：

他们有多少，奔向何方？
为何唱得这么悲伤？②

人行道上满是奔忙的行人，他们都走得很快，彼此擦肩而过，连眼睛也不抬一下，急急忙忙地奔向他们自己也不甚明确的目标。

他看了看人们的脸，每人脸上都现出匆忙和紧张的神色。面部肌肉都习惯地紧绷着，没有轻松的表情，双唇紧闭，眼睛竭力回避别人的目光；这种深藏不露的神色在上了年纪的人们身上尤其明显。年轻人总是年轻人，他们的脸上展现出了笑容。小伙子们爱瞧着妇女。但是雅努什不能肯定他们是什么人：是码头工人，是青年职员还是大学生？所有的人都是那样小巧，都象耗子似的敏捷，而且又都是那样陌生，完全陌生。然而，曾几何时，他在这座城市里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自在。他匆匆回到旅馆，等候法尼亚·纳乌莫夫娜。他在心里盘算，应怎么对她说：他为什么到敖德萨来。但法尼亚·纳乌莫夫娜没有对他提这个问题，似乎她对此不感兴趣或者是已经了解得十分清楚了。她只问他想看什么。

“当然想看大海，”雅努什说，“明天一早我们到别墅区的海

---

① 普希金(1799—1837)，俄国诗人。

② 原文是俄文。

滨浴场去。"

法尼亚·纳乌莫夫娜连最一般的问题也没有向雅努什提过。她没有问他是否到过敖德萨。

由于雅努什提出到"别墅区"①去，她向雅努什建议，明天去"喷泉"。

"这里有三个喷泉。"她解释道，突然又停下不说了，并望了雅努什一眼，很明显，她什么都知道。

但是她并非什么都知道。当天晚上他们去吃晚饭的时候，雅努什马上就证实了这一点。

他们坐在一幢高房子的凉台上。坐在邻近小桌子旁的人们的身份也象街上的行人那样分辨不清。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是外地来的，从莫斯科，从列宁格勒，从各个首府来的。他们带着某种不满的神情扫视着这个凉台。

然而雅努什对这个地方却很满意。餐具和招待的身影中都显露着过去那个时代的痕迹。这些桌子本身就使他回想起自己从前去基辅或日托米尔必经的一个枢纽站——卡扎廷车站的中央餐厅。在这个一面是高耸的玻璃墙和遮阳布帘的凉台上，有一股卡扎廷的气味：乌克兰奶油红菜汤和白菜馅煎饺子的气味。他想掰开那煎得黄喷喷的松软的饺子，闻闻里面的拌了米饭和蘑菇末的白菜馅。他要了一盘饺子汤，满心希望饺子和汤的味道也会同卡扎廷的一模一样。虽说栽在木桶里的棕榈树同过去的毫无二致，浆得发硬的餐巾也和过去车站上的一样，连招待员也跟昔日的侍者一样亲切而殷勤（当年雅努什和父亲就坐在中间那张圆桌旁边），然而饺子的味道却和过去迥然不同

① 原文是俄文。

了。面粉质量很差，而且没有煎熟。虽然凉台上还有老饭店的那种刺激食欲的气味，但饺子却没有过去那股芳香了。法尼亚·纳乌莫夫娜要了一种克里米亚的葡萄酒，用细长的瓶子装着，冰镇过的，雅努什觉得很好喝。他一时兴致勃勃，跟自己的导游开起玩笑来了，说她带着外国人逛敖德萨，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

“您忘了，我有家，有我自己的私事。”

她说得那么诚恳，雅努什有点不好意思了。

他又喝了一杯醇美的葡萄酒。

这时他发现有人在聚精会神地盯着看他。在紧靠玻璃墙的地方坐着一个军人，他旁边有两个孩子，其实已经不是孩子，而是两个少年。姑娘大约十五岁，男孩大约十二岁。两人的头发都是深褐色的，都具有南方人的美，而且此刻都美得很是引人注目；但只要对这两人看上一眼就会明白，他们的美是昙花一现的，是不能持久的。他们的父亲，那个军人，从前大概也很漂亮。至今他的脸上还有一对南方人的水汪汪的大眼睛，高加索人那种善于表情的羚羊般的眼睛，那种某些俄罗斯舞女才有的眼睛。但这双眼睛却嵌在一张胖得不象样子的脸上，昔日清秀的鼻子变成了一团软乎乎的肉，瓜子形脸上的肌肉松弛了，下颏和耳朵下面出现了难看的皱纹。

雅努什起初对这个军人紧盯着自己的执着的目光并没有注意。他不懂苏联的肩章，不知道坐在对面的那个军人属于什么军阶。雅努什的注意力全都被两个孩子吸引过去了。那小姑娘撒娇地要求给她倒点葡萄酒，而父亲看来没有同意；过后她发觉父亲没有注意他们，眼睛老是望着空间，便同弟弟玩了起来。这个小弟弟的仪表实在令人惊叹，身材不高但匀称，眼睛又

大又黑，配上那副神情专注、清雅高贵的面庞，显露出难以描绘的魅力。这孩子眼里的熠熠光辉使雅努什忆起了从前有过的、一时又难以说清的印象。那男孩在表演着什么，演给他父亲、姐姐和招待员看，对周围其他人的反应满不在乎，他就象在自己的家里一样随便。他那戏剧性地眄视流盼的动作，使雅努什清晰地回忆起敖德萨的一个夜晚，不禁脱口念出了早已忘却了的诗句：

啊，红色的帆篷
在绿色的远方，
黑色的玻璃珠
在灰暗的披肩上！①

法尼亚·纳乌莫夫娜笑了起来。

"您说，您不会俄语，可您还会念勃洛克的诗。"

雅努什一下给窘住了。

"我忘了。这是勃洛克的诗吗？"

"当然是。您在哪儿记住了这首诗？"

雅努什没有回答，只是更注意地瞧着坐在对面的军人。他发现，那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用一种缓慢而不易觉察的动作，伸出食指，放在自己的嘴唇边上。这个不让吭声的信号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雅努什面色发白，挪开了目光。现在他才认出，那是沃洛佳。他开始不自然地笑着同法尼亚·纳乌莫夫娜攀谈。

"您大概了解我的经历吧？"他说，向她探过身子。"您知道，

---

① 原文是俄文。

我是在日托米尔上的中学。只是此后我没有讲过俄语，把它全忘了。如果您愿意讲俄语，我们可以试试看……只是我可能词不达意……”

“哦，不，不，不，”①法尼亚意外地笑起来，“如果法语对您更方便，我们就讲法语吧。”②

“随您便，”③雅努什说。

招待殷勤地弯下身子，又斟了一杯酒。

雅努什把酒杯端到嘴边，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他不敢往桌子那边望，但用眼角看到了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法尼亚·纳乌莫夫娜笑了起来。

“您瞧，”她说，“那个小男孩多么迷人，但是给娇惯坏了……”她又用俄语补充了一句，“惯坏了的小家伙。”

雅努什往那边瞟了一眼。那男孩跪在椅子上，手肘撑着桌子，用这种姿势吃着冰淇淋。父亲在对他发脾气，严厉地训斥他，向他指出，大家都在看着他，但小家伙毫不理会。

雅努什赶忙把目光从桌子那边移开。他看到沃洛佳一面对儿子训话，一面瞧了他几眼。他对沃洛佳那个不让吭声的手势感到吃惊，这是否意味着过往的一切对他和沃洛佳来说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他们好象是歌唱演员。”他的导游说。

“怎么？歌唱演员？”

“那两个小孩据说会唱歌，招待员曾对我说过。”法尼亚·纳乌莫夫娜说。虽然她颇有经验，但还是没有发觉两张桌子之间的眉来眼去。她喊来了招待员，要了两份冰淇淋。雅努什吓了一

---

①②③ 原文都是法文。

跳。他担心这样一来时间就会拖得太久了。

“是不是不要？”

“为什么？这里的冰淇淋是有名的。”法尼亚诚心诚意地说。

他们吃完了冰淇淋，喝完了咖啡。雅努什一直感觉到那个胖军人的目光停在自己身上。为了不向那边张望，他慌乱地从桌旁站起来，有意喋喋不休地同法尼亚闲扯。他在这位年轻女人的眼里看到了惊恐的神色，她不明白雅努什为什么一下变得这么活跃，话这么多。他们顺利地从凉台上走了下来，雅努什没有回头，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当他回到旅馆燥热的房间，刚一合上眼皮，马上就看到了那个不停地望着他的肥胖军人以及桌旁淘气的漂亮孩子。他不愿承认，那男孩的每一个姿势，每一个动作——特别是他跪在椅子上伏着桌子贪婪地吃着冰淇淋的时候，使他想起了阿丽亚德娜。

他到敖德萨来是为了寻找与她有关的一些痕迹，想再看一看去她那里时走过的那条街道，看一看他们初次相识时的那所房子。但他没有找到那所房子，也没有找到那条街道。一切都变得面目全非，一切都是完全陌生的。但是那个跪在椅子上的小孩，那个长着一张成人面孔、头发剪得跟阿丽亚德娜在巴黎时一模一样的清秀的男孩，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小阿丽亚德娜。他对此毫无准备，他佩服自己竟然还能够在桌旁同法尼亚谈话、喝酒、吃冰淇淋，对沃洛佳不让他说话的手势甚至连眼睫毛也没有眨一眨。

他同时又对自己感到气恼。他已经变得这么“有修养”了，可以使激荡自己心灵的感情深藏不露。他的心象擂鼓一样地狂跳，忽然觉得自己仿佛变得年轻了，成了另一个人，获得了新

的生命，但是这种感情他一点儿也没有表露出来。

怎么办？现在他一切都有了，可以回华沙了。阿丽亚德娜的侄儿很象她，这替他解决了一切问题。不论何时何地，他心目中只有阿丽亚德娜。可是从前那个阿丽亚德娜，那个穿着卖弄风情的衣裙、戴着玻璃珠子的阿丽亚德娜，那个最初的阿丽亚德娜，那个朗诵勃洛克的诗的阿丽亚德娜——那个已经不存在，早已消逝了的阿丽亚德娜，是怎么也不会重新出现了。

他睡着了，梦见了佐霞。他知道，她已经死去。但是她还活着，坐在科莫鲁夫的长沙发上同他闲谈。她的头向后微仰，象她生前大笑时和高兴时那样。她欢笑着，突然止住了笑，拉着雅努什的手，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我死了很好，这样你就可以爱你的阿丽亚德娜了！"接着，她把脸凑近他的脸，眼睛凑近他的眼睛，她那对盯着他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脸庞也越来越大。她的脸越来越近，同时也越来越模糊了。他大叫一声惊醒过来。

他睡不着，但也不完全清醒。他记不清楚了，但是他想回忆起佐霞是否知道阿丽亚德娜。他是否向她讲起过阿丽亚德娜？大概讲过了，一定讲过了。如果他没有对他讲过阿丽亚德娜，那就是无耻地欺骗了她。他一定告诉过她，在他的一生中有过这么一个女人。他对阿丽亚德娜讲过佐霞吗？他清楚，自己现在是处在半醒半睡的状态，他此刻所想的不过是梦罢了。渐渐地他的这些想法变成了撒落在售货摊上的鲜红的草莓，他的全部爱情都成了这样一堆水果。佐霞俯身向着草莓，他对她说，"我一向对你讲，佐霞，我爱你们！"他说的是多数，因为佐霞很多，有几个，十几个。而佐霞摇摇头说，"完全不对，我死了，死得好，因为现在我至少知道，你没有爱过我！""不，我爱过你！"雅努什喊道，又半醒过来了。遇见沃洛佳和他的孩子们之后，他在

这敖德萨的旅馆里度过的是个多么痛苦的夜啊！

但是第二天他象休息得很好似地起了床，十一点左右，法尼亚·纳乌莫夫娜来了，手里拿着一封信。

"这是您的信。"

"信？"雅努什不胜诧异。

"是一张请帖。"

雅努什惊奇地注意到，有人请他今晚去参加为敖德萨教育工作者会议举行的音乐会。他很纳闷。参加音乐会的演员的姓名不说明任何问题。他望着法尼亚。

"您不去吗？"

"您的意见怎样？"

"叫我怎么说呢？我觉得，看看我们这个普通而平凡的音乐会也许会引起您的兴趣。我劝您去。"

"您真聪明，法尼亚小姐。"雅努什意外地高兴了起来。

"现在我们到海滨去吧，"女导游对他说。

象上次那样，他们坐电车去了。在中喷泉下了车。

当他们经过旁边的小路走到海滩上的时候，雅努什才发现这里正是希莱尔家的别墅。这幢房子如今已完全丧失了它昔日的外部镶饰，仿佛因此而统统下沉了。围墙没有了，不知是命令拆除的还是砖头被人偷走了。花园没有了，约齐奥在里面藏过身，奥拉和斯彼哈瓦在里面谈过情（雅努什只是听人讲过这些逸事）的茂密的洋槐树丛没有了。从别墅到"私人"海滩的通路也没有了。这所黄色的房子孤零零地屹立着，从下面的海滩望去，给人一种非常破旧的印象。它如同一只衰老的蘑菇倒在地上。屋顶倾斜，肯定要漏雨。窗户上没有窗帘，楼上楼下的所有房间里都摆上了铁床。这儿大概成了孩子们的夏令营或是儿童疾病

防治所。许多穿着褪了色的连衣裙的小女孩在房子周围走动，还有一些孩子昆虫似地伏在阳台和窗台上，其中有的在光着身子晒太阳。

雅努什蹲在海滩上（他和导游都没有脱衣服）望着那波涛起伏，蓝色和绿色交相辉映的迷人的海面，望着那幢变小了的、荒废了的房子，宛如失去了的童年的房子——从来没有象此刻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他是属于人类集体的，在这个集体里面，他个人的特点就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人类集体就象海浪一样，尽管他只是这海浪中的一分子、一滴水，但他却竭力想去理解这海浪腾起又摔成泡沫的意义。这当然是徒劳。他明白了，他费力的思索就象海水中的一滴水想竭力理解海浪的意义、力量和归宿一样。

雅努什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强烈地感到，他不能代所有的人去思索，不能替所有的人去理解。因为，海浪——向海岸冲击，并且摔成泡沫——都没有任何意义。对此不能作任何解释。他绝望地坐在沙滩上，忧伤地望着法尼亚。法尼亚手里拿着伞，却没有用来遮阳，闭着那双又大又黑的“甜蜜的”眼睛，美滋滋地让太阳晒她的脸。

“您很象中国人。”她微微张开眼睛笑着对他说。

“这怎么讲？”雅努什笑了起来。

他望着法尼亚·纳乌莫夫娜，心里想，这双亚洲人和亚洲附近的居民特有的水灵而温柔的黑眼睛有着多么丰富的表情啊。法尼亚的眼睛跟昨天那个吃冰淇淋的小男孩的眼睛完全不一样。

“今天天气真好。”他说，为的是打破这难堪的沉默。再沉默下去法尼亚·纳乌莫夫娜一切都会猜到的。

"您去听音乐会吗?"导游问。

"我还不知道。"他回答。

他忽然对自己、对马尔特文斯基大夫大为恼火。马尔特文斯基对他说过:"您试试，去看看吧!"他要看什么呢?渴望回到早已逝去了的事情和感情中去,这完全是开玩笑,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是不该做这样荒唐的游戏的。"这并不需要经验,"他对自己说,"只要懂得一个道理:一个人永远不会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渴望回到过去完全是徒劳的。假如我们想象可以回到过去,并且把这写在纸上——那我们肯定会失望,因为这种写在纸面上的回归只不过是选择了过去某些生活片断,某些话语,某些色彩，某些感觉而已。那个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能够使它停步的只有一样东西:照片。他想起,他在科莫鲁夫有一张褪了色的照片,那是在这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花园里照的,有罗伊斯卡太太、约齐奥、埃德加尔·希莱尔，还有爱尔日别塔的发带是由埃德加尔拿着的,一端还缠着他的手指。这张照片也是当时现实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断，象是从时间长河里取出的一滴水放在试管里一直保存到如今。水滴已经干了，只留下它的痕迹……

何苦要到敖德萨来呢?他本来可以从科莫鲁夫书桌的抽屉里把照片拿出来看看，就象有时看佐霞的照片和玛尔文卡的一张已经完全模糊了的小照片那样。生活中从来不能有旧的东西,生活中只能有新的东西。

在晚上音乐会上,他对这一点就理解得更清楚了。在演出第三个节目的时候他才明白请帖是谁给他的。音乐会是在一个民众大礼堂举行的，这个礼堂兴建在车站附近一些被毁的房子的废墟上。到那里要乘很长时间的车。法尼亚·纳乌莫夫娜似乎

因为不得不去参加这个音乐会而感到烦恼。起初是一个很好的女钢琴家在演奏。使雅努什感到难过的是，听众对这种音乐很不欣赏，他们静静地坐着，象一堵冰冷的墙。在演奏每一个节拍，每一个较难的乐句时，都可以觉察出观众席上的抵触情绪。当女钢琴家结束了最后密接和应的响亮的乐段时（爱尔日别塔多么喜欢“密接和应”这个词啊，雅努什此刻仿佛听见她在反复念这个词儿），听众礼节性地鼓着掌。响亮而短促的掌声从包厢传到下面大厅，到前几排就消失了。很明显，听众在期待着什么。他们不是在等待第二个节目。第二个节目是木偶戏，一个技艺精湛的木偶戏演员用手指操纵两个小木偶演出了一出出悲喜剧。观众中除了当地教育工作者会议的参加者外，还有很多年轻人；好几个学校的学生也来了，这个大礼堂容纳他们绰绰有余。孩子们自然为木偶的表演而欢笑，为木偶戏演员娴熟而利索的动作叫好。但掌声之后，雅努什很明显地感到他们还在期待别的东西。

原来，观众等待的是第三个节目。雅努什昨天在饭店里看见的那姐弟俩登上了舞台，两个都穿着白凸纹布做的衣服。雅努什发现，男孩比女孩矮不了多少。观众们简直发了狂，看来这两位小歌唱家在青少年观众中很有点名气，人们在喊：“安努什卡，科利亚！”而且在点唱节目。这时，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的伴奏，怯生生地从这两个穿白衣服的孩子身后轻轻地走过来。雅努什的目光扫了一下节目单，上面写着：歌剧《拉克美》① 中的二重唱，演唱者：安娜和尼古拉·阿丽亚季内。他一下愣住了。他一直没有发现这个化名，这个名字对于他本应是很说明

① 三幕歌剧；法国作曲家德利伯(1836—1891)作曲。

问题的。

孩子们开始演唱了。奇怪的是，安娜唱的是女次高音，而科利亚唱的却是拉克美的歌词。声音纯净、高亢，象水晶一样透明，好得无可比拟。这个尽人皆知的六度二重唱被两个孩子唱得出神入化了，整个礼堂的人都屏息静听。雅努什也被迷住了。他只看见法尼亚·纳乌莫夫娜匆匆瞥了他一眼，眼神里蕴藏着某种不安的成分，因为，即使在俄国听众当中，雅努什被这音乐打动的程度也太突出了。二重唱起伏不定（因为这是船夫体乐曲），时高时低，雅努什觉得它的美太清晰、太晶莹透澈了。他是那样的心醉神驰，以至没有注意到二重唱已经结束，孩子们以儿童特有的魅力笨拙地鞠过躬后跑进了后台。可是观众们并没有就此罢休。孩子们不得不在鼎沸的闹声中再次出台，再次谢幕，最后是跟伴奏一起出现在舞台上。他们加唱了勃拉姆斯的《摇篮曲》。那支民歌体的《摇篮曲》。

雅努什全神贯注地听着。孩子们以难以置信的艺术本能和毫不做作的音乐纯真演唱着那支简单的、要求小声哼唱的催眠曲，这是在成人艺术家中永远听不到的。大概只有爱尔日别塔一人能够这样唱，那时，很久以前，也正是在这敖德萨，她跟约齐奥告别时为他唱过……科利亚的嗓子里很顺当地唱出了纯净的高调，他的童音象敲打钢片琴那样清脆。他发声的精确和乐感，使人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地流出来的——真是令人心醉。人们心荡神迷，要求再来一个。

这次他们唱的是柴可夫斯基① 为歌德的诗谱写的二重唱

① 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著名作曲家。

《流浪者的夜歌》①。这首天才的诗是以分节诗的形式翻译成俄文的，没有传出德国诗歌的神韵。音乐里吉卜赛情歌的成分也太浓烈了。但孩子们唱得多么好啊！

雅努什着迷地无言地望着科利亚。他不能在每支歌唱完后都鼓掌。他眼前站着的这个小男孩的这副嗓子说不定哪天就会失去，他看到他的椭圆形的脸蛋儿，水灵灵的眼睛，非常象阿丽亚德娜朗诵勃洛克的诗时的眼睛。只是阿丽亚德娜是朗诵，是做作，而科利亚的歌唱则渗透着音乐的精神：

路上已没有灰雾弥漫，
绿叶也不再打颤，
稍等片刻吧，
你也会得到小憩和悠闲……②

“稍等片刻吧，你也会得到小憩和悠闲……”③ 雅努什霍然憬悟了。这正是生活给他带来的新的、令人神往的东西。往事如烟，一去不返，但是，就象今天他在海滨看到的那样，每个海浪在沙滩上徒然消逝之后，马上又会涌起另一个新的海浪，它又会带来许多新的贝壳，带来每一滴海水中凝结的新的奇迹——而且它同样也会接着消逝。这正是每日都在变化更新的生活的魅力。他到这里来寻求对过往的回忆——但一无所获。陌生的城市，陌生的房子，陌生的、一个也不相识的人们。然而他却听到了这首歌，这个象冰溜一样晶莹澄澈，令人陶醉的声音，也象冰溜一样脆弱，一样易融的声音。这声音告诉他：

---

①③ 原文都是德文。

② 原文是俄文。

稍等片刻吧，

你也会得到小憩和悠闲……

等！现在只有等待巨大的安慰。而每天都会带来生活的新的水滴。

他突然向法尼亚·纳乌莫夫娜望了一眼。

她蜷缩着，弯着腰，精神集中地坐在他旁边，但是忘掉了他的存在。她甚至没有看唱歌的孩子们。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她哭了。

“您怎么啦？”雅努什问她。

五

埃德加尔·希莱尔在这个阴雨连绵，气候恶劣的秋天（完全没有出现他所喜爱的“好天气”），晚上常去看望奥拉。戈翁贝克一家八点吃晚饭，饭后男孩们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海伦卡单独吃饭，八点时就已上床睡觉了。这套严格的生活制度是米哈霞姨妈定下的。到九点钟时就只有奥拉一个人。有时她也同丈夫和科谢可娃太太一起坐在客厅里，秋雨斜洒在玻璃窗上，风在吼叫，路灯被吹得来回摇晃。房间里安静而温暖。奥拉对埃德加尔每次来访都感到愉快，她放下书，对他讲孩子们的趣事，偶尔很难得地也唱唱歌。埃德加尔对音乐有点儿厌烦了。最近他不得不在音乐学校授课赚钱。作为创作（希莱尔不公正地说自己是“略识门径”），音乐对他具有吸引力，但是作为赚钱的手段，音乐对他就成了可怕的东西。给一年级讲授和音（包括大七和弦），他丝毫不感兴趣，因为那是一群没有经过挑选的学生，

没有一个人对音乐理论问题表现出热情。埃德加尔觉得非常孤独和疲乏。他在瓦雷茨卡街的那个房间很冷，在这样的秋夜简直坐不下去。虽说房间里有钢琴，有乐谱纸，但埃德加尔过于疲倦，每晚回到自己冰冷的住所时再也无力创作了。他把纸铺在桌上，把铅笔削好。然后一连几个钟头在这小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不敢向那张白纸望一眼。那张白纸总是使他恐惧，如果他不能勉力在上面写出几个乐段的话。他现在越来越难于集中精神坐到桌旁，用铅笔在五线谱上迅速写出音符。"多粗糙啊！"每当他记下自己的乐思的时候总是这样说。现在他连讲这句话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在整个九月份，以前这是他最多产的一个月，他只写了三首短小的一页纸的前奏曲。他把这几首曲子寄给了在伦敦的爱尔茄尼亚，但没有得到她的回音。

他曾把这几首前奏曲弹给奥拉听，而且深深地打动了她：两首比较活泼，中间那首慢悠悠的，象是在沉思，奥拉说它庄严凝重。

"这几首作品很奇怪，"她嗫嚅地说，"似乎在预示着什么。"

埃德加尔笑了。

"我从来不搞什么预言之类的东西。"他说道，"这几首曲子是在诉说着什么。"

奥拉沉吟着。

"它们在诉说什么？"她问。

埃德加尔耸了耸肩膀。

"你想打听……可大家都在讲，大家都知道……'整个华沙'都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奥拉把手掌放在埃德加尔的手上。

"我历来对谣言不感兴趣。而且我也难以想象，人们口头传

闻的事件，即使是最富有戏剧性的也罢，能够由这些前奏曲之类的东西来表达。”

“但是你知道，”埃德加尔说，“她到我这里来时，两首前奏曲已经写好了。我甚至还把那首你称之为‘庄严凝重’的前奏曲弹给她听了。她说，这使她想起了雷肖的即兴曲。你过去听过雷肖在管风琴上弹的即兴曲吗？”

奥拉摇了摇头，表示不曾听过。

“你瞧，你甚至无法判断。是的，这第二首前奏曲无疑是诉说雷肖之死给我带来的失望。”

“‘失望’？这个字眼用得确切吗？”

“再确切不过了。我当然不能把这称之为不幸，因为雷肖并不是我的亲人……”

“然而你是他最亲近的人。”

“是这样，因此他在死前要见我，一定要见我。但对我来说这是失望。因为我想过，雷肖可能创作出许多东西。他的生命对我们的艺术将有很大的意义，……然而他死了，什么也没有留下。他从来没有写下他的任何一首即兴曲。他的钢琴曲没有多大价值。那些曲子总是使阿尔图尔生气……”

“你把他的一首即兴曲写到这支前奏曲里了吗？”

“噢，没有，那样就太简单了。而且我也办不到。他的即兴曲的形式总是很精巧的，而这首前奏曲，象我所有的作品一样，只是一串声音，一条小河，一条小溪……”

“它很美……”

“对，它仅仅是美。它本身没有任何伟大之处。我不过是想通过它来表现我的失望。就是说，我甚至没有想到要表现……只是我写的时候老想着雷肖，想着他死了很可惜，没留下任何东

西，想着他在沃维奇的墓一定无人照应。我就这样写着。就在这个时候海伦娜来了……”

“你爱玛莉霞吗？”

“玛莉霞？比林斯卡？谁知道？我是这样告诉海伦娜的……”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你以前告诉过我。”

“真有意思。我不记得以前我们谈过这件事。”

“我们谈过各种各样的事。还是在敖德萨的时候。在你认识海伦娜以后，我们也谈过不少。”

“她就在邻近的一个大门洞里服毒了。”

“我知道。”

“这太可怕了。一切都这样庸俗得出奇。当你希望生活中的一切即使不能是很美……但也要过得去的时候……突然之间一切都糟得一塌糊涂。”

“那又怎样？不是留下了这些前奏曲吗？”

“你瞧，我觉得这样评价事物不怎么合适。把人间这么多的苦痛凝结到一张乐谱纸上，没有多大意义……”

“可是，对人间的苦痛又能赋予别的什么意义呢？”

“妇女们……”

奥拉说到这里猝然打住了，没有把自己的想法讲下去。埃德加尔没有追问她，他也不希望奥拉把这句话讲完。他陷入了沉思。也许他又忘掉了这次谈话，等待另一个机会再来谈谈海伦娜、雷肖，谈她庸俗的自杀，谈人们怎样把瑰宝跟管风琴师的驼背孙子一起塞进了棺材。

有一次雅努什同埃德加尔一起来了。

看到他奥拉有点儿慌神。

如今她跟雅努什很难交谈。说实在的，她从来就找不到他们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甚至连最普通的应酬话都难以启齿。雅努什总是使她感到胆怯，而且甚于埃德加尔使她胆怯的程度，在埃德加尔个性的力量面前，她的一切“智慧”和“诙谐”都黯然失色。但是埃德加尔的无比善良，使她胆怯的心情很快就能消失。

雅努什的不幸使他和一切人都隔着一堵无法逾越的墙，至少奥拉觉得是如此。她一时想不出来自己该对他说些什么。

“我给你把雅努什带来了，”埃德加尔说，“我想把我的前奏曲弹给他听听。”

奥拉想，可怜的埃德加尔特别强调这几首前奏曲的不凡意义，为的是遮掩它们的渺小。她忘记了，她自己曾经也把这些前奏曲看成是埃德加尔创作发展中的重要作品。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想起了这一点。“我得注意检点自己，我变得喜欢挖苦人了。埃德加尔实在是找不到人来听他的前奏曲哩。”

雅努什迟疑地笑了笑。

“你知道，”他对奥拉说，“我现在对新的音乐作品不大感兴趣。我宁愿听老的。”

“你总是看不起我的作品，”埃德加尔责备地说，“我永远忘不了你在我最后的那次音乐会后讲的话。”

“是爱尔日别塔演唱《山鲁佐德》的那次吗？”

尽管如此，埃德加尔还是把三首前奏曲弹了一遍。接着又弹了一遍。

中间那首很优美，象在沉思。奥拉又说了一遍：“庄严凝重。”

“这样一些前奏曲的存在真是那么重要吗？”雅努什问。

埃德加尔耸耸肩。

“当然，世间一切最美好的事物都可以不存在。但是它们有某种意义，至少对于我有很大的意义。这些前奏曲使我今天的存在具有意义……”

“它们不过是引起你的幻觉罢了。”雅努什说。

“你变得多可怕啊，”奥拉颤抖地说，“你不信创作的内在需要。”

“对，我只相信存在的内在需要。假如我们没有这种需要，我们大家早就上吊了……”

埃德加尔把前奏曲的开头又弹了一遍，那是个提高了的三度音，然后又降了下来的悲伤的乐句。

雅努什沉思着。

“这很美。”他说。

“仅仅是这一个乐句吗？”埃德加尔问。“那四段曲子呢？”

这时电话铃响了，奥拉走到前厅，然后满面笑容地回来了。

“你们知道谁来的电话吗？”她问，“海鲁宾，他问我是否知道怎样可以找到雅努什。我告诉他，雅努什现在正好在我这里，他马上就来。”

雅努什皱起了眉头。

“怎么？你不愿跟科韦什科见面？”奥拉问，“真抱歉……”

“很久以前，我不当心同这个人讲了几句真心话。以后我一碰到他就脸红。”

“你是怎么搞的？”奥拉问，“同海鲁宾讲真心话！”

“那时我还很年轻，”雅努什叹了一口气说，“那是刚从俄国回来的时候……当时我很幼稚。”

埃德加尔从钢琴旁转过身来。

“现在你已经不幼稚了吗？”他含笑问道。

“总之不象过去那样头脑简单了，”雅努什说，“虽然现在我象是生活在梦中。”

埃德加尔又弹了一个和音，并且弹出了前奏曲第一段的几个音符。

“象是生活在梦中，这一定很愉快。”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算不算得上愉快，”雅努什沉吟道，眼睛没有看埃德加尔，“至少我不觉得愉快。”

“我们象是生活在鱼缸里。”奥拉说。

“金鱼，”埃德加尔有点冲动地说，他的手指在键盘上跑了一遍，“德彪西……”

“狗鱼喜欢吃金鱼，”奥拉说。

“你瞎说些什么？”埃德加尔悻悻地说。“金鱼生活在鱼缸里，狗鱼生活在河里，塘里，大江大湖里。狗鱼怎么能吃到金鱼呢？它们不可能相遇……”

“如果鱼缸打碎了呢？”奥拉问。

“如果鱼缸打碎了，金鱼还来不及到狗鱼寻食的水里就先死了。不，你的比喻不恰当。”他补充了一句。

“可能不恰当，但我们的确有点象金鱼。”奥拉边说边向前厅走去，因为前面有人按门铃。

任何一个人也不会象海鲁宾·科韦什科在这十五年里的变化大。他从一个不修边幅的瘦削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衣着讲究、大腹便便的绅士。他穿了一套多罗青斯基服装店特制的挺括的西装，里面是绸衬衫，脖子上系着一条鲜艳的领带。但是他好动和爱挖苦的脾气没有变，只是才智有点衰退，现在他更象一个律师而不那么象一个作家了。他开了个律师事务所，

参与过好几次重大政治案件的审判。他还曾为共产党人（而且是相当重要的共产党人）作过辩护律师。但是布勒斯特审判[①]他没有参与。不知是没有人请他，还是因为他不屑于卷进这桩他称之为"肮脏"的事件中去。

他一把抱住了雅努什。听到他那些亲热话，人们还以为是两个朋友久别重逢。他甚至还不得体地提到雅努什的"不幸"，奥拉惊慌失措地望着海鲁宾。

"您还写诗吗？"雅努什问。

这次轮到海鲁宾对这个问题感到不满了。看得出来，人们是想派给他一个他所不愿扮演的角色。

"诗？写得越来越少了。现在我给文学期刊写些批评文章。"

"前不久我还读到过，"奥拉说，"您对待作品的态度很优雅，很富有诗意……"

"说实在的，"埃德加尔说，"批评也就是诗。"

"一切都是诗，"雅努什耸了耸肩，"其实这种说法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什么叫做诗？"

"哎哟，你们谈话总是从诗的定义开始，以诗的定义结束。这么些年你们都没有变。"

"因为我们还是处在《山鲁佐德》的时代，"埃德加尔说，"且不论是我的《山鲁佐德》，还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②]的……"

"哦，这区别可大了。后者的《山鲁佐德》出现在我们年轻时

---

① 指一九三二年毕苏茨基在布勒斯特市制造的一起陷害中左反对派的政治事件。

②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俄国作曲家。著名作品中有交响组曲《山鲁佐德》（一译《舍海尔萨特》）。

代。”

“那就算上《幽情》吧。”埃德加尔把手放在键盘上，沉思起来。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又谈起了日常琐事。

“回忆有什么用？”律师兼诗人说，“不过是重温旧梦罢了！更重要的是今天！”

海鲁宾·科韦什科非要雅努什这几天之内到他那里去一趟不可。雅努什从科莫鲁夫到华沙来只准备呆几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办。因此他建议第二天见面。

科韦什科现在有个很神气的律师事务所，在卡普钦斯卡街。虽然他还没有结婚，但是，在华沙一幢漂亮楼房的三层有一套几间房的住宅。雅努什到他那里去的路上想起了自己以前去过的市场旁边的小街，那所破旧的房子里有一列直通的房间，其中一个房间里摆着一架老掉了牙的风琴。现在的这个住所可不象那幢老式的房子了，但也还不是现代化的，无论是这幢公寓楼本身，还是摆满了俱乐部的沙发椅和挂满了天鹅绒窗帘的房间，离现代化都相当遥远。雅努什走进这个神气的律师事务所的时候，带几分讥嘲地微微一笑。

“真奇怪，”他心想，“我总是要嘲笑这可怜的科韦什科。”他忽然拍了一下额头，“他是狄更斯① 小说里的人物啊，不错，海鲁宾·科韦什科是狄更斯小说里的人物。见鬼，他干吗非要我今天到他这里来不可呢？他对我有什么企图？现在还有谁有求于我吗？”

雅努什坐在一张深红色的沙发椅上，毫不在意地注意到，另

---

① 狄更斯（1812—1870），英国小说家。

一张沙发椅上已经坐了一个富有犹太人特征的、浅黄色头发的胖绅士。胖绅士吃力地从沙发椅上站起身来。

“对不起，”他说，“海鲁宾的椅子就是这样，坐下去就很难站起来。他真是个天生的享乐派。”

雅努什笑了，因为这个不相识的绅士说“享乐派”这个词时，发音颇似安娜公爵夫人，“y”和“r”这两个音很难吐出来。这位胖绅士的声调里带着很浓的贵族气派和藐视一切的味道。雅努什虽然不爱盯着别人，这次也禁不住把目光转向了那个深陷在对面大沙发椅里的家伙，并开始端详起他来。

“多么奇特的人。”他想。

这位新结识的人的脸似乎有点儿肿，线条不匀称，带点儿悻悻然或者是倨傲的神情。脸的右半边跟左半边完全不一样。左半边富有情感而阴郁，右半边则充满了毅力和决断。浅黄色的头发凌乱地搭在额角上，似乎从来没有梳过，嘴角唇边还残留着白色的唾沫，这是他讲话时溢出来的。雅努什没有听清那人姓什么，也许科韦什科根本没有提过。

“听说您要去西班牙？”那胖子唐突地问。

雅努什十分诧异地望着他。

“我？”他问，“我想都没有想过。”

他转身看了看科韦什科，见他端坐在办公桌旁，似乎在强调这次谈话的正式性质。雅努什补充说：

“最近我到世界各地漫游，因此，西班牙之行的谣传就出来了。我倒想知道，我会站在哪一边？”

“当然是站在佛朗哥一边啰。听说您在那里有亲戚。”

“海鲁宾先生，”雅努什不安地说，“这是什么意思？”

海鲁宾迟疑地笑了笑，手里玩弄一把裁纸刀。那个胖绅士

不满地在沙发椅里动了一下。

“我马上就对您说明。我们得到一个消息，”他停了一下，并不急于说明“我们”指的是谁。“您将陪同令姊，比林斯卡夫人去西班牙，她要去那里看望自己的大姑子和别的亲戚。因为卡塞蒂伯爵夫人的地产在布尔果斯[1]附近，因此你们必然会站在佛朗哥将军一边。难道这还不清楚吗？”他很认真，脸上没有笑容。

“这件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雅努什觉得很窘。

“大概令姊还没来得及告诉您。”对方把烟灰弹在蓝色的烟灰碟里，浅蓝色的烟灰碟是这昏暗的房间里唯一的亮点。“也许她想使您面临既成事实？因为她担心您会不同意去。总之，有一天您会拿到护照和车票的。”

雅努什完全弄不清楚这陌生的绅士是跟他开玩笑呢还是说正经的。他望了望海鲁宾，但海鲁宾避开了他的目光。

“你没有弄错吧，耶日？”他对自己的客人说。“你讲得没头没脑。看来你把雅努什先生吓坏了。”

“我的天呀！你这话说的！”雅努什笑了起来，这一笑立即使他恢复了镇定。“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相反，我倒是很想到马德里去。”

“嗯，眼下您离马德里还远得很哩。”科韦什科称之为“耶日”的那个人平静地说。

“即使去布尔果斯也是值得的。”梅申斯基说。

“您到过西班牙吗？”那个陌生人问。

“没有，我从未去过。”雅努什答。

“这没关系。我们对您有个请求，我们有封信要带去……”

---

① 西班牙北部城市名。

“什么？给谁的信？”

“收信人的姓氏暂时保密。”

“那叫我怎么找到他呢？”

“无需您去找，只要您到了布尔果斯，他会去找您的。”

“啊，多么美妙的一次旅行。”科韦什科悠闲地叹了口气说。

“目前还不能说美妙。”雅努什说，眼望着烟卷里冒出来的烟。“我姐姐现在要到那里去……看望亲戚……我感到大惑不解。”

耶日微微一笑。

“也许我们的消息不大准确。我真不愿再一次使您为难。您现在是否可以告诉我，假如您去西班牙，能不能带封信去？”

“是给革命党的信吗？”雅努什问，“内容是什么？”

“这对您还不是一样吗？”耶日以问作答，“当然，您想知道信的内容，但很遗憾，我不能告诉您。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再说，您不会出什么事的，您是同令姊一道去……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卡塞蒂伯爵是佛朗哥将军的副官。”

“他以为历史的归宿就是复辟王朝，并以此自慰。”海鲁宾象个势利小人那样得意洋洋地说。

雅努什又看了看谈话的对手。那人靠在沙发椅上带着嘲弄的神情直视雅努什。雅努什觉得很不自在。

“我觉得，我在这场戏里扮演的是个奇特的角色。”他不高兴地说。

“您的意思呢？您愿意这封信是给佛朗哥将军的，还是给革命党的？”

“我以为，正是佛朗哥将军自认为是革命党，因而起来反对合法政权，不是吗？”雅努什气忿地说。

“我看您消息很灵通嘛。”耶日说。

“我也看得出来，您把我当作一个十足的傻瓜。”雅努什从沙发椅上站了起来，并在房间里踱起了方步。

“哎，亲爱的先生，”科韦什科不安地说，“您不要为此发火嘛。你既然不愿带信，就不……”

雅努什平静地望着他。

“请您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吧。大家都象猫逗耗子似地耍弄我。我姐姐派我去西班牙……”

“这可能是个误会。”

“这不可能是误会。你们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你们比我要消息灵通得多，也许你们知道的还不止这一件事？其实，这对我无所谓。”

“我希望您不要对我们有意见。”耶日又说。

“这谈得上什么意见呢？我只能怨自己的命，我注定要作一辈子的旁观者。不过旁观者也是需要的……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当然，我可以带信去……”

“请您把信交给那个自称是耶日派来的人，不管他是讲西班牙语，法语还是其他语言……他用任何一种语言说‘耶日’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象我现在这样发音。您就把信交给他。”

“还有别的什么吗？”

“再没有了。”

“什么时候把信交给我？”

“您出发的那天。”

雅努什匆匆告别走了，回到了布拉茨卡街。斯坦尼斯瓦夫在前厅对他说，公爵夫人在客厅里等着，有重要事情找他。

“你知道，”他一走进小客厅，玛莉亚·比林斯卡劈头就说，

“我有件事要求你。”

雅努什平静地在小沙发上坐了下来，望着自己的皮鞋尖。

“你能否陪我去一趟西班牙？”

“到西班牙去？”雅努什假装吃惊地问，“什么事？”

“我有些财产方面的问题要同卡塞蒂伯爵夫人相商。她眼下在西班牙。他们的庄园就在布尔果斯附近。”

“他们住在自己的庄园里吗？”

“不，他们是住在布尔果斯管理庄园。我们必须到布尔果斯去……”

雅努什大笑起来。

“我们必须去和我们想去……这是两回事。外交部给了你什么使命吗？”他毫不客气地问了一句。

玛莉霞也大笑起来。

“我可扮演不了玛塔-哈利[1]的角色。不，我关心的是一些遗产方面的事情。再过两年阿罗就成年了。我希望他能毫无阻碍地接收属于自己的遗产，并且完好无损……”

六[2]

他们乘坐一辆由一个技术似乎不很熟练的司机驾驶的小汽车经过比亚里茨和圣让德吕兹。雅努什感觉极好，他越来越觉得这次远行很有趣。诚然，他丝毫没有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而

---

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著名的女间谍。

② 作者原注：本章的某些构思取材于克萨维里·普鲁申斯基（1907—1950，波兰作家）的《红色西班牙》一书。

是把它当作一次即兴的娱乐。

他们从圣让德吕兹向比利牛斯山进发，并接近了英勇的骑士罗兰[①]曾经吹过号角的山口。所有的证件都毫无差错。波兰驻法大使在巴黎胆战心惊地把这些通行证交给公爵夫人的时候，眼睛里充满了恐惧的神色。

“哎呀，公爵夫人，”他说，“您非要在这个时候到那里去不可吗？事情真有那么重要吗？”

“财产问题总是最重要的，大使先生。”比林斯卡轻蔑地笑道。

雅努什象影子一样跟在姐姐身后。对于他，大使没有表示任何担心。

美丽如画的狭长山口象一把尖刀插在山峦之间，每隔数百米都有法国宪兵站岗。显然他们预先知道有汽车通过，没有拦阻这两个旅行者。他们直到边界才遇到麻烦。

法国官员知道，对这两位旅客要作特殊情况处理，他们熟练地记下了客人的姓名、年龄等等项目。没有检查行李。但是西班牙人却通过翻译对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盘问，翻译不断地耸肩膀（他是半个法国人，半个西班牙人，年轻漂亮），但不得不把那些无知的问题向姐弟二人翻译过来，而那个负责审查的宪兵大概认为自己不仅问得聪明，而且令人防不胜防。

“请您原谅他，”翻译忍不住说，“请您谅解，离这儿不远就是那些凶恶的巴斯克人，他担心你们是到巴斯克人那儿去。”

雅努什安慰他说：

“您不必顾虑。我们完全理解……我们很清楚此刻边境上

---

① 法国中世纪著名史诗《罗兰之歌》的主人公。

的状况……"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宪兵着急地问。张惶失措的翻译随口瞎编了几句。

最后他们总算从这种混乱中脱了身。

"你已经不记得俄国的宪兵了，"玛莉霞说，"战前你没有出过国境。他们真象这些西班牙人……"

雅努什看了看路。他们迅速离开了群山，向谷地驶去。谷地很平坦，褐红色，很单调。道路象箭一样笔直地从谷地上通过。烧过荒的田野还没有翻耕，广阔的土地一直伸向天边。

"这里的风景，也使我想起了俄国。"他说。

玛莉霞没有吭声。

褐红色的土地似乎在逐渐隆起，它的颜色和外形都令人想起威尼斯的船帆。古老的卡斯提利亚高原首先是以它的色彩引人注目。有些地方现出了暗紫铜色的小谷地。

"在波多莱这种谷地叫'小山沟'。"比林斯卡说。

在那些"小山沟"里，高耸、挺拔、绿油油的杨树伸延得很远很远，闪闪发光的树叶在风中飘动，只是间或有几片叶子上出现了黄斑。

他们在一个谷地里见到了一个小农庄。几幢土黄色的矮房子排成一个正方形。农庄旁边的打谷场上铺满了金黄色的小麦。橇车拖着一个圆滚在小麦上面来回滚动。拉橇车的是一条毛色发亮的小黑公牛，在这辆奇怪的车上，坐着一个身穿黑色连衣裙，系着黑头巾的胖墩墩的妇女。

雅努什惊讶地望着这原始的脱粒景象。

"这玩意儿在我们乌克兰早就被遗忘了。"比林斯卡微笑着说。

他们抄小路越过了潘普洛纳①，到了一座叫阿尔萨苏阿的小镇。他们停歇下来，想吃点东西，因为离布尔果斯还远。

这辆法国小汽车的到来惊动了其实是个村庄的小镇。小孩和年轻人毫无顾忌地把汽车团团围住，老人则从远处张望，目光中充满疑虑。司机催促马上动身，但玛莉霞说她饿得要死。一幢两层的房子，似乎全是粘土搭的，象燕子窝一样，墙上却挂着一块口气很大的大字招牌：珍珠饭店。他们走了进去，准备吃点东西。就象在西班牙通常遇到的情形那样，他们得到的是一长串菜单。玛莉霞对雅努什和吓呆了的司机说，过去"整个欧洲"都是这种长菜单。菜确实上得很快，但是刚给客人端上，随即就把几乎没有动过的菜盘收走了。端上桌的菜有：牛脑，填满了绿色佐料的蚌肉，很肥的猪肉——这样来回忙了一个来钟头，天已经黑下来了。到上咖啡的时候，司机出去了一趟，很快又转回来了，一脸沮丧的神色：四个轮胎都被扎穿了，汽车陷下去的那副样子既可笑又可怜。雅努什亲自去检查了一遍，继续前进是不可能了。

玛莉霞怒气冲天，好象这桩倒霉事不是因为她"饿得要死"而引起的。司机说，修补轮胎需要在白天工作，至少三个小时才能办到。因此，必须在阿尔萨苏阿过夜。司机为了看守汽车而在车子里胆战心惊地躺下了：汽车不是无缘无故被人弄坏的。再说珍珠饭店只有楼上一个空房间，虽然很大，但可笑的是，它的地板是朝窗口那边向下倾斜的，当你在地板上走动，就会觉得要掉到广场上去。小镇笼罩着一层秋天的暮色。两张床放在房间的两头，相互离得很远。玛莉霞叫人拿来了一副旧式屏风把

① 西班牙北部城市名。

她的床围起来，算是她的卧室。服侍他们的是一个老女仆和一个怯生生的小男孩。姐弟俩早早就躺下了，窗外一片漆黑，远处传来了吉他和曼陀铃的声音，弹的不是感伤的南方歌曲，而是速度快、节奏感强、情调欢快的西班牙民间舞蹈音乐一类的进行曲。这又使雅努什想起了敖德萨。

他们熄灯时刚刚十点。比林斯卡已经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床也象房间的地板那样是斜的，被子从脚那头往下滑。雅努什望着窗外。他的眼睛习惯了黑暗之后，窗口就变成了深蓝色，天上也出现了硕大的星星。

“我们同睡一个房间的时候离现在有多久了？”他问姐姐。

“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同睡过一个房间。”

“怎么，你忘了？”雅努什说，“我们得猩红热的时候。”

“不错，是得猩红热的时候。”

“那时我们有多大了？我八岁……”

“我十四岁。”比林斯卡说。

雅努什有意咳了一声。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似乎一年比一年小了。

“吉他弹得真不错，”玛莉霞换了一个话题。“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

“因为佛朗哥占了上风，”雅努什用讥讽的口吻说。

“哦，不错。”

“不是这样。不过远处传来的音乐确实很好听。”

“这要看对谁来说了。”

“生过猩红热后我们躺在一间房里，这样泰克拉小姐照料起来就方便多了。父亲的琴声从远处传来，象现在的吉他声这样。他当时弹的是什么？”

"我记不起来了。"

"哦，那时的事情我记得很清楚。父亲总要来给我们道晚安，他在你床前弯下身子，吻你的额角，而对我只是从远处挥挥手，说声，'晚安'。①"

"我不记得了。"

"可我记得。永远不会忘记。每当父亲吻你额角的时候，我的心中就升起了怨恨，这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那时一定很恨我。"

"不，那不是恨你，而是感到委屈，怨恨自己只能过这种而不能过另一种生活。跟现在的情况一样。"

"现在，你怨恨生活吗？"

"我是一生坎坷。"

"这是生活本身的原因呢，还是你自己造成的？"

雅努什笑了起来。

"你真聪明。"他说。

"你总是嘲笑我。你把我当成一个傻瓜。"比林斯卡气冲冲地说。

"哦，不。在小的时候，"雅努什望着深蓝色的窗口回忆着说，"我还爱过你。但是你们把这种感情完全破坏了。"

"破坏了？谁？"

"首先是爸爸。爸爸以他对你的狂热的爱把一切都破坏了。你结婚的时候，我十四、五岁，那时我恨你。"

"现在你不恨我了吗？"

"不，现在我甚至还喜欢你。这么多的回忆把我们联系在一

---

① 原文是法文。

起。可是我总是在想，我们是多么不同啊。我觉得奇怪，姐姐和弟弟会这么不同。”

“我象父亲，你象母亲。”比林斯卡轻声说，仿佛是在沉吟。

“妈妈你还记得清楚吗？”雅努什问。

“模模糊糊地记得。”玛莉霞思索了片刻之后说，在这段时间里，她大概是在脑海里回忆已故母亲的轮廓。“你出生时，我已经是个大女孩了，但被家庭教师、老师们包围，很少见到妈妈。我在育儿室吃饭。”她有点儿辛酸地补充说。“我记得，妈妈很漂亮，个子高高的，身材窈窕，脸盘儿跟你的一样。眉角微微上扬，鼻子短而笔直。但嘴巴似乎不大象你。我还记得她躺在棺材里的样子……”

“她的头发也象我一样，是深色的。”雅努什说。

“是的。可你为什么现在要问起妈妈呢？”

“现在问总比根本不问好。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妈妈。”

玛莉霞苦笑了一声。

“我们从来没有谈过什么，”她说，“大概你认为我太蠢，不能理解你。”

“太蠢？”

“我觉得，佐霞也不比我聪明，但是，你跟她倒谈得拢。”

“很可惜，”雅努什叹了一口气，“谈得也不多。”

玛莉霞在床上动了一下，似乎是用手支着头。这时可以听到远处曼陀铃和吉他的合奏声。

“你究竟是为什么要娶佐霞？”玛莉霞平静地问，“把真情告诉我。”

“噢，我也不知道。”雅努什不假思索地马上回答说。这句话也不需要任何思索。

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欢乐的进行曲停止了，接着响起了吉他的梆梆声，这是歌声的前奏。

“唉，但愿他们不要唱吧。”比林斯卡表示了一个虔诚的愿望。

“你知道，司机告诉我，潘普洛纳被巴斯克人包围了。”

“没什么，明天我们就到布尔果斯了。他们不会到这里来抓我们的。”

“你还是很勇敢的。”雅努什叹了一口气。

“你忘了我二十年前的经历了。”

“我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一路总算避开了他们。”过了一会儿，比林斯卡才说，因为她见雅努什准备睡了。雅努什望着深蓝色的窗口，听着越来越近的吉他声。忽然他平静而悄声地说了起来，到后来他越讲越兴奋了。

“我们俩从来没有真正地交谈过。我们相互之间总是客客气气的。你从来没有，无论是我们小的时候，还是后来，你都没有象一个姐姐对弟弟那样说过话。象爱尔茹尼亚对待埃德加尔那样。你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你对我的看法。你对我一定是有看法的。你甚至从来没有对我讲过你对我的农庄有什么想法，要知道，科莫鲁夫是你替我买下的啊。也许你是为了能心安理得地去支配剩下的那笔钱，才替我买下了科莫鲁夫……连同佐霞。我象波瓦涅茨基① 买下玛丽尼亚那样买下了她……你也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是啊，我是我们这个阶级的末代子孙，是我们这个家族最末的一支，一个无后的、多余而无用的子孙……我

---

① 波瓦涅茨基和玛丽尼亚都是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波瓦涅茨基一家》中的人物。

想起了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和整个'无产阶级的诗'……你看着我浪费生命、自暴自弃、酗酒、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地在科莫鲁夫虚度年华……你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我自出世就没有母亲，而你是我的长姊，比我大得多——你很清楚，虽然你假装不记得了，你很清楚，你比我大多少。你本来是可以代替母亲的。你知道，父亲厌恶我。我又没有母亲，可你对这一切完全无动于衷。你象对待街上的行人那样对我熟视无睹。你瞧不起我的老婆……因为她不是什么引人注目的人物①。而现在，在这西班牙的村庄里，在这深沉的黑夜里，你竟然敢问我：为什么同佐霞结婚？道义上你没有任何权利向我问起佐霞……"他停了一会儿，接着说，"我从来没有向你问起过卡齐米日。"

他大声又激动地一口气讲完了这段话。屏风那边传来了一种声音，象有人用指甲刮墙壁的声音。这是不是玛莉亚表示不耐烦的一种方式？

"你睡着了吗？"

"没有。"她的答话简短而清晰，这声音说明她很清醒。过了一会儿她补充说：

"世界上对于家庭关系有各种各样的理解。据我看，任何一个有教养②的人都没有权利强行闯入另一个人的心灵。我总是竭力使自己做事有分寸。我任何时候都不向任何人提不必要的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提出这个问题来。我向你提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问题。"

雅努什苦笑了一下。

"你永远是这个样子，"他说，"一个有教养③的'比林斯卡公

①②③ 原文都是法文。

爵夫人'。我有时疑心你的心已经变成了一本社交礼记①，在那里，你写下了接见的日期、生日或命名日的日子。当然，还有剪息票的日子，这是不会忘记的。然而，你那里也有一点儿变化：最好的证据是你向我问起了佐霞。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爱过她。现在我告诉你，我爱过她，爱过她，爱过她。是的，我爱过佐霞，虽然你们都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

"你没有必要这么激动嘛。"玛莉霞平静地说。显然她已完全恢复了镇定。

这时吉他在窗外响了起来，突然间，又响起了悲怨的歌声，这是一个嗓子特别甜润的男低音放声唱出来的。声音加强了，提得很高，接着又以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难度的装饰音降了下来。歌手离得很近，听起来就象在房间里唱一样。后来歌声戛然而止，象开始时一样突然。脚步声逐渐远去了，吉他在漆黑的远方发出了清脆的声响。

"奇怪的一夜。"雅努什说。

姐弟俩沉默了一会儿。

"我一点儿也不激动，"他又开口说道，"只是你的矜持使我不耐烦。你待我从来就是这样，一辈子都是这样。你认为我'俗气'。"

"你是在做梦吧，雅努什。"玛莉霞说，声音相当犹豫。

"我是在做梦。你总是恨我。可能是因为，我是个男人……"

"好一个男人。"

"嗬，你在刺人……"

"而你……爱过我……"玛莉霞说。

---

① 原文是法文。

“我们不谈这个吧。”

“而你……关心过我的生活吗？你对我的了解有我对你的了解的百分之一吗？你曾试图帮助过我摆脱困境吗？你曾关心过我经历的一切吗？……这么些年来，从那可怕的夜晚起①……你什么时候曾向我伸出过兄弟的手吗？啊，你不要以为我期待过你这样做。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②……我了解你，我对你的了解比你对我深得多。从我结婚的时候起，你对我的生活就一点儿也不了解。比林斯基……你对比林斯基一无所知……”

雅努什冷冷地说，仿佛暗地里在笑：

“任何人对比林斯基都一无所知。”

“任何人对比林斯基都一无所知……对我也是。”玛莉霞接着说道，“更糟的是，任何人对比林斯基夫人都一无所知。”

“这是你自己有意造成的。”

“是的，我掩饰我的生活。你曾稍稍想过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吗？你知道我必须承受多少痛苦吗？”

“这是因为你给自己划了许多框框。”

“什么？”

“你老早就该嫁给斯彼哈瓦。”

“你说得倒容易。安娜公爵夫人在世的时候，我不能够。而后……唉！那老太婆害得我好苦！她知道，我害怕让卡塞蒂伯爵夫人管理财产。”

“我不明白这些苦恼。”

“是呀，你一辈子至少应该对我讲一次，说你不明白这些苦恼。”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现在我不是在对你讲吗?"

"太晚了一点。"玛莉霞尖刻地说。

"你难道会听我的话吗?"

"不,当然不。但我至少可以知道,有人在想着我,有人在关心我……有人替我考虑我应该怎样做,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人在考虑我的生活。但你从来没有想过我的生活。这就是我要说的,这就是我要责备你的。除此之外再没有旁的什么了。"

"我对你的意见也完全一样。你也没有考虑过我的生活。"

"我为你买下了科莫鲁夫,这说明,我为你考虑过你以后怎样生活下去。我知道,如果没有一个温室你是不知怎样过日子的。"

"对这话应该怎样理解?"

"随你便。可是,你不会以德报德。我的日子过得艰难,很不体面。我一直在回避阿罗的目光。然而我还能为你着想……"

"一句话,你比我好。"雅努什不耐烦地说道。他下了床,穿着睡衣,走到窗前,碰了一下斜地板上的家具。

"小心点,你会从窗口掉下去的。"玛莉霞说,"这地板真糟糕。"

"即使我掉下去了,天也不会塌下来。"雅努什冷冷地说。

"很可惜,任何人的死都不会使天塌下来。"

"很可惜。"

窗户上装有铁栏杆。雅努什头靠着栏杆,眼望着小镇上的小广场。外面是一片漆黑。当他在黑暗和寂静中侧耳细听的时候,听到一种遥远的、隐隐约约的声音,象是一连串的轰隆声。

"我们在这里闲聊，"他说，"那边却在打炮。你听见了吗？"

他们沉默了片刻。

"声音很远，"雅努什说，"听见了吗？"

"这是大炮吗？"玛莉霞惊奇地问。

"大概是大炮。不可能是别的。"

"从哪里传来的？"

"可能是从潘普洛纳附近。"

"在打仗吗？"

"在打仗。"

"为了什么？"

"你去问他们好了。或者去问卡塞蒂伯爵，据说他是佛朗哥将军的副官。"

"是军需官。"玛莉霞纠正他。

"这没有多大区别。"

雅努什回到床边。他小心翼翼地在吱吱作响的木板床上躺下了。

"你记得我们到贝尔沙达去参加本教堂节日庆典的情形吗？因为道路泥泞不堪，爸爸吩咐用六匹马拉车，四匹并排拉，前面再加上两匹。我们乘的是敞篷车，溅得我们满脸是泥。后来，我说你象个火鸡蛋，而你却哭开了。"

"哎，我不是因为你开了那个愚蠢的玩笑才哭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为什么哭。你爱上了赶车的德梅泰尔克。他是那么英俊，那么年轻，穿着哥萨克制服，还扎了一根红腰带，显得多么漂亮。"

"你怎么知道？"

"我猜到了。这很容易猜到。确切地说，我是在你哭的时候

猜到的。那时我非常可怜你。”

“真的吗？”

“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可怜你。真正可怜你。以后你只是使我气忿。我从来没有希冀过你会把我叫做好弟弟。”

“这倒是真的。”

外面又响起了脚步声。有人烦躁地拍打吉他和吉他琴盒，听起来象枪声一样。

雅努什叹了口气。

“我们这一夜都不得安宁，”他说。“吉他和大炮。”

玛莉霞伸了个懒腰。

“我们是在西班牙啊。”她说道，习惯地从牙缝里吐出音来。

七

在布尔果斯城砦上方的山丘上有一块地方长着高高的飞廉。就象波多莱和基辅省交界处的情形一样。从那里几乎看不见城砦的屋顶，但教堂却看得非常清楚。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教堂上方的山丘”。雅努什到这里几天之后发现了这块地方，早上常到这里来读书。朗德雷斯旅馆使人烦闷得很。不少佛朗哥的军官住在这里，餐厅里尽是穿军装的人，人们用怀疑的目光瞅着他们。比林斯卡的大姑子也住在这儿。比林斯卡跟她谈了好几个下午。早上她不出自己的房门。雅努什象往常一样起得很早，拿了一本书就到自己喜爱的山丘去了。布尔果斯这座城市不大，所以路不很远。沿着莱因-加尔沃街走到教堂，然后绕过这幢象一朵开放的花似的建筑物，再踏着城砦墙边的小径一直走到杂草丛生的山丘。

雅努什在巴黎买了一本当今非常流行的奥克莱尔①的哲学著作《论人类的悲哀》②。这是一本由普龙公司出版的很厚的书，携带不很方便。然而他现在每天都带着这本书到那个山丘上，勤奋地阅读着。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别的事情好干。法国作家这本书的内容同它悲观的书名完全不符。这本书的哲理很浅显，认为人的悲哀、烦恼完全是自找的。奥克莱尔援引了许多名人的传记，提供了有关他们生活的成千个细节，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同谁!)怎么睡觉，企图以此来证明，他们曾是多么幸福。这一切都是用优美的格调、生动的比喻、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来的。它同现实生活离得那么远，雅努什读着读着便入了迷。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使这个法国人的著作名声大噪。《论人类的悲哀》一书的内容同周围的世界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雅努什当然不会对那些美妙的言词信以为真。尤其是在布尔果斯，这里的旅馆里到处是军人。目空一切的司令部军官和佛朗哥将军的那些锦衣玉带的随从，不仅使雅努什极为厌恶，而且使他感到苦闷。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因而他宁愿逃避现实，独自隐遁到那个山丘上去，读读这本写得很美的关于伟人的神话。

"我倒更喜欢读读《一千零一夜》，"雅努什心想，同时在太阳烤晒下的山丘上坐了下来，翻开了那本装订得很差劲的厚书。

当他把目光从这本腻味的著作上抬起的时候，看到了面前隆起的高耸的山丘——耸立在城市上方的老卡斯提利亚③玄褐色的高地，看到了建在这个高地豁口上的教堂的尖塔。在这两

① 奥克莱尔(1889年出生)，法国作家。

② 原文是法文。

③ 老卡斯提利亚指西班牙北部古老的高原。

个庞然大物面前，下方的城市以及城砦都显得非常渺小。

从他坐的地方望去，教堂的尖塔象是拔地而起的野百合花。庞大的本区教堂的中央圆顶周围有许多小尖塔，烘托得酷似一朵开放的花。教堂的建筑真是令人叹为观止，比雅努什在这本时髦的书里看到的东西要现实得多。这幢十六世纪的令人赞叹的哥特式建筑物，象硕大的飞廉丛那样同整个风景溶为一体。就在这飞廉丛旁边，雅努什坐在一块长着稀稀落落的野草的硬地上。

"多么大的耐心啊！在漫长的几百年中都能按照同一种风格来建筑，为什么现在我们就办不到？"

登上高耸在城砦上方的山丘的第一天，他没有埋头读书，而是欣赏眼前的风景，这时他发现有个年轻人循着他刚才经过的小径走了过来。这是一个瘦高身材、头发乌黑的小伙子，戴着一顶当地时兴的宽大无沿帽。这人看到飞廉丛下的好地方被人占了，有点慌张和迟疑。他停下步子，朝雅努什望了片刻，大概看到他读的是一本法文书，便决定从雅努什身旁过去，在离他很远的一个小坡后边坐下来，小坡正好挡住了这个外国人的视线。他经过雅努什身旁时向他投过来的目光中，流露出对雅努什的厌恶。雅努什此刻正巧读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段落：奥克莱尔写了一些他迄今闻所未闻的有关达·芬奇①"幸福"生活的细节。他完全沉浸在书本里，没有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只听见那少年象个用功的学生在认真做作业时偶然发出的干咳和吸气声。这声音有点打搅他，于是他又从书本上抬起了目光。

远处，象是用精美的玉石雕成的金灿灿的教堂尖塔，还有那数不清的小尖塔上方的棕色地平线，在他看来有一股诱人的

---

① 达·芬奇（1452—1519），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总代表，杰出的画家。

魅力，既富有乡土味，又带点神秘感。在这里，西班牙使他想起了波多莱，想起了他到玛莉亚·比林斯卡那里去时沿途的景色。在阿尔萨苏阿的那次谈话并没有使他同今日的玛莉霞亲近起来；她仍然是那样生疏；但是她周围却有了一种对于最遥远的往事的怀念气氛。跟姐姐的一席长谈使他回忆起童年，而眼前这个高原又使他产生了最遥远的联想。他并不是无缘无故地想起在贝尔沙达举行的本堂节日庆典的。

雅努什看了看表：该去吃早饭了。他很不乐意回到朗德雷斯旅馆的那个交际场中。那些盛气凌人的绅士们的谈话使他厌烦，再说他们的话他也听不大懂：因为说的主要是西班牙语。这种语言他只勉强能听懂一点儿，但报纸已经能看懂了。

他一站起身来，就能看到那个年轻人。他坐在远处低洼的地方，一边费劲地扳着手指算数，一边用铅笔在一个大方格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同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他把帽子脱下了，露出剪得很短的头发。他用铅笔写写涂涂，活象一个解百分数算术题的小学生。

雅努什微微一笑，朝前走了几步，俯身对着那个小伙子。

“*您在这里做什么？*”① 他冒失地用法语问道。

那少年用极流利的法语回答了他的问话。

“天呀……您怎么悄悄来到了我身边！我每天都到这里来工作，一直是坐在您今天占去了的那个位子。”

“明天我把那个位子让给您，我另找地方。”雅努什说。

“您明天还来吗？”那小伙子问。

“可能来。如果天气好的话。”

---

① 原文是法文。

“天气现在是不成问题的。整个十月份都是好天气。”

“那我就来。我有什么事好干？”

“您是外国人吗？”那一个问。

“是的。”

“那很美吧？”小伙子用手朝教堂顶上耸立的金灿灿的花朵划了个大圈子问。

“那更美。”雅努什指了指紫色的田野答道。

“老卡斯提利亚。”小伙子的口音有点儿古怪。

雅努什好奇地瞥了他一眼。

“您不是西班牙人吗？”他问。

“巴斯克人。”那小伙子的回答简短，面色阴郁。

“您是巴斯克人？”雅努什不胜诧异。

“您听说过这个民族吗？”那孩子以讥讽的口吻问。

“您听说过波兰吗？”雅努什反问了一句。

“您是波兰人吗？”小伙子不相信地拉着长音问。

“巴斯克人在南美发了大财。”雅努什没话找话说。

“但是在国内……在家里，则不能说他们处境顺利……”小伙子喃喃地说，拉了拉帽子，似乎想把自己的头掩藏好。

“是的，我听说过。”雅努什严肃地说，在这个年轻的巴斯克人身旁坐下了。他们呆了好一会儿都没有开口。

“您在这儿做什么？”雅努什问，同时伸手夺过了对方手里的书。书的封面是用灰色大理石纹纸装帧的。

小伙子一把从雅努什手里抢回了书。雅努什也后悔自己不该如此鲁莽。

“对不起，”他说着，从地上站了起来。“时间不早了，我得回城里去。”他补充说，“再见。”

小伙子回了一声再见，他的声调象个淘气的小孩做了错事而感到懊悔。同时他还向雅努什投过了一瞥恳求原谅的目光。雅努什装作没有看见，下山去了。到了旅馆他便忘记了这次会见。他还因为阿尔卡扎尔[1]的“英雄”们的缘故而同比林斯卡争吵了一场，玛莉霞是特别钦慕这些人物的。

第二天，雅努什带着书走到山丘上的时候，那个年轻的巴斯克人已经坐在飞廉丛下面了。他一见到雅努什脸便涨得通红，更卖劲地在本子上涂写，还不时看看那本大理石纹纸封面的小书。雅努什从他身旁经过时，他抬起了头，胆怯地说了一声：

“早安！”[2]

雅努什以微笑作答。

他在下面一点的地方坐下了。在打开那本证明悲哀是毫无意义的乐观主义的书之前，象是履行一种仪式那样，看了看眼前的风光。在阿尔兰松这条小河的对岸，可以看见一个花园，这花园今天显得特别明亮，在它的上方有一些瘦小的绿杨树，象朝圣者一样站在单调的割过草的山丘上。

那小伙子突然出现在雅努什的身旁，坐下后向雅努什伸出了手。

“我叫约瑟·阿蒙扎拉因，”他说，“是个诗人。最近几年我住在巴黎。”

他的态度的变化使雅努什感到高兴。

---

① 西班牙城市中的城堡或宫殿的名称。此处指的是托勒多城的城堡，它是一九三〇至一九三九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佛朗哥分子的抵抗中心。

② 原文是法文。

"噢，太好了，您已经不生我的气了，"他说，"我的确太鲁莽了。我不知道那是秘密。"

"这不是什么秘密，"小伙子说，同时把书递给了他，"这是《安提戈涅》①。"

雅努什感到困惑不解。

"您拿这干什么？"

"把它翻译成巴斯克文。"约瑟说，"已经译完一大半了。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他在用这个庄重的字眼时迟疑了一下，"将来有一天能读到本国语文的《安提戈涅》。"

"还没有过巴斯克文的译本吗？"

"没有。巴斯克文学是很贫乏的。我们很穷。"

"不是所有的人。"

"不，那些发了财的人已经忘了巴斯克语了。他们成了西班牙人或法国人。"

"哦，是的。"

"我们是一个贫穷的民族，"约瑟叹了口气，"而现在还……"

"现在怎样？"雅努什不假思索地问了一句，其实他知道少年指的是什么。巴斯克人在打仗。

约瑟轻蔑地看了雅努什一眼，那眼神里蕴含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民族对于暴发户的优越感。

"早在索福克勒斯构思《安提戈涅》的时候，甚至在安提戈涅的神话刚刚产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是个古老的民族了，"约瑟

---

① 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的一部悲剧。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底比斯王俄狄浦斯的女儿，因违抗新王克瑞翁的禁令，埋葬阵亡的哥哥，被拘禁在墓穴里。

说，“也许我们曾拥有过光辉灿烂的文化。我说‘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学遗产早已荡然无存了。”

这一次雅努什很随便就从小伙子手里拿过了那本灰色封面的书，是希腊文的《安提戈涅》。书里夹有一些编了号码的小卡片，卡片上是用难懂的巴斯克语抄写的这部悲剧中合唱队的歌词和回舞歌，字迹小而清晰。约瑟·阿蒙扎拉因在本子上打草稿，使劲地涂改着。

“您念念吧。”雅努什说。

那小伙子欣然同意了。他脱下帽子放在书上，开口诵读了起来。他先念希腊文原著。雅努什不懂希腊语，但他不在乎这一点，就象听懂了似地倾听着这个年轻人的朗诵。再说，克瑞翁首次上场的台词他几乎能够背下来：

……从一大群居民中，
我选择了你们，因为你们
一直坚守着拉伊俄斯① 的信仰……

然后约瑟读译文。他把音调很硬的巴斯克语读得很响，诗节仿佛是用南国坚硬的木料刻出来的。

雅努什一直在端详着这个小伙子。他的短发引起了雅努什的注意。他的发式跟布尔果斯街上遇到的年轻人不一样。阿尔萨苏阿的年轻人头发也不是这样梳的。帽子在他短短的头发上压出了一道深印。雅努什猜到，约瑟正在军队里服役。他是在部队里理的发，因此发式这么难看。但他为什么穿便服呢？

阿蒙扎拉因念了很久。后来他醒悟到雅努什是出于礼貌才

---

① 希腊神话中忒拜的国王，后为亲生儿子所杀。

听他念的，于是便在一节诗的中间停了下来。他羞涩地微微一笑，对自己唯一的听众说：

“对不起，使您厌烦了。我忘了您一点儿也不懂。”

雅努什想安慰他。

“但是多好听啊，这是一种多么奇异的语言……”

“古老的语言，”约瑟微笑着说，“象河底的小石子那样磨得溜光。”

“你们的诗人多吗？”

“越来越少了。”约瑟说，皱了皱眉。

“怎么回事？”

“最近牺牲了六个。”

“怎么‘牺牲’的？”

“有人把他们枪杀了……”

“是谁？”

“各种各样的人。一次是这边，一次是另一边。自己人也杀了一个。”

“怎么？你们相互残杀吗？”

“这有什么奇怪呢？难道您不知道，现在西班牙是在打内战吗？”

“你们反对佛朗哥吧？”

“您认为呢？我们不反对任何人。我们只是‘争取’，我们在争取巴斯克人独立，而所有的西班牙人都担心这一点。无论是保皇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法西斯党人还是社会党人……他们所有的人都把我们看作眼中钉。”

雅努什当然知道，这个国家在打仗。而且他也听见过潘普洛纳附近的炮声，每天在朗德雷斯旅馆餐厅的桌旁看到穿军

服的人。但是他至今还没有听见过这样重的字眼：杀害、枪决、谋杀。阿里斯迪慕诺神甫被枪决了，潘莱桂神甫被杀害了，诗人莱莫诺被杀害了，短篇小说家奥南迪奥被杀害了，长篇小说家阿特里被枪决了。这个单调的名单使雅努什震惊。这里十五位作家中就被枪毙了六个，假若按比例计算，我们那里将要枪毙多少个诗人和作家呢？卓越的翻译家马尔凯基神甫被枪杀了。倘若我们那里把博依①枪毙了会引起怎样的反响呢？而在这里，这个年轻诗人几乎是无所谓地说出了这些受害者的名字，他的脸冷冰冰的，看不出仇恨。

“人类的文明到哪儿去了？”雅努什想，而后他向这个年轻人提出了这个问题。然而年轻人只是微微一笑。如果他不是那样年轻，这微笑就意味着玩世不恭。

“您住在这里吗？”雅努什问。

“我住在姐姐那里，”对方勉强回答说，“我姐姐住在布尔果斯。我到她家里住几个星期。”

约瑟显得有些慌张，雅努什想使他放心。

“您别紧张，我不是特务。”

“您为什么到这里来呢？”《安提戈涅》的译者诚恳地问。

“我……也是跟姐姐一道来的。我姐姐到这里来探望亲戚。”

“她这个探亲的时间选得可真怪。”

不用这个年轻的巴斯克人说，雅努什也知道，现在不是到西班牙旅行或探亲的时候。因此他又回到《安提戈涅》的诗句

① 塔德乌什·博依-热林斯基（1874—1941），波兰著名翻译家、政论家、诗人。一九四一年被德国法西斯分子杀害。

中来：

我必须到墓穴中，那里安放着
石头的卧榻——永存不灭的庇护所，
那里可以找到我所有的亲人……

"我打搅你吗？"雅努什问。

"不，一点儿也不。我很高兴同您谈话，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您。但我确实没有时间。我想尽快译完这本书。我到姐姐这里来只准备住两个星期……"

"您想在两个星期之内译完《安提戈涅》吗？"

"我事先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工作。现在我不用查字典。您瞧，只有本子和书。"

"但您为什么要这么匆忙呢？"雅努什心不在焉地问。

约瑟的脸又涨得通红。

"我必须马上回到……到那里去……"

雅努什没有考虑"那里"意味着什么。他突然感到，他也必须马上回去，回到家里，虽然，他不可能见到什么人。没有一个人在等待他的归去。雅德维加①？他苦笑了一下。

"您瞧，"他对这个年轻的巴斯克人说，"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目的和命运。匆匆忙忙去迁就自己的命运值得吗？"

巴斯克人惊异地望着他。

"看来您完全不理解我。"他说着，叹了一口气。

"我们好象是，"雅努什耸了耸肩，"处在相反的两极。我们怎么能相互理解呢？"

---

① 即雅佳。

“为什么不能？我们都是人啊！难道我们能够容忍通过这种途径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吗？这太可怕了。这一场噩梦理应惊醒我们的良心，这一点最要紧。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吗？”

“最糟糕的是孤独，”雅努什象是答非所问地说，但巴斯克人断然反驳了他。

“最糟糕的是荒谬的社会，”他说，“它是建立在非正义的等级制度上的。人们本应该去翻译《安提戈涅》，可是却不得不去杀人。这才是最糟糕的事。您认为，安提戈涅能杀死克瑞翁吗？”

“厄勒克特拉杀死了克吕泰涅斯特拉。”①

“不，不是她亲手杀的，她是叫自己的兄弟去杀的。俄瑞斯忒斯杀死了母亲，从此以后他就没有片刻平静，复仇女神不断地折磨他。”

雅努什没有理解这个年轻人话里深切的痛苦。

他望着他，象是在研究这个年轻的巴斯克人话里的含义。但约瑟把目光移开了。

“请您不要把我想成了一个坏人。”他悄声说道。

雅努什的心紧缩了一下。

“恐怕是您把我想成了一个坏人吧。”他说。

“我得走了，”雅努什接着说，“我不愿妨碍您紧张的工作。”

阿蒙扎拉因瞅了雅努什一眼。

“您知道，”他慢声慢气地说，“自从跟您见面以后，我的工作

---

① 希腊神话中迈锡尼王阿加门农被其妻克吕泰涅斯特拉杀害。他的女儿厄勒克特拉派兄弟杀死了母亲。这里讲的是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约前525—前456）写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三联剧。

进行得很顺利。我想告诉您我每天工作的成果。”

“怎么样?您可以完成吗?”

“在这之前?大概不行了。”约瑟叹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时间是太短了……”

“这样一来我更得走了。”雅努什说完这句话后,便向旅馆走去了。

八

雅努什·梅申斯基给埃德加尔·希莱尔的信:

亲爱的埃德加尔!

我在此地一筹莫展(在别的地方也是如此),我觉得,只有跟你接触才能使我的心情平静下来。但这显然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不论我住在科莫鲁夫还是在华沙的时候,要想去找你聊聊,也就是我现在所说的跟你接触,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没有那样做,甚至连朝你住的那个方向瞥一眼都不愿意。你在瓦雷茨卡街的那间斗室,我一看就非常难过,仿佛看到一只大鸟被关在一个过于窄小的笼子里。我简直不能想象,在这样狭小的天地里竟能产生你那样伟大的音乐构思。这自然是很可笑的想法。但是你也清楚,自从佐霞死后,我一直象在梦中,因此,对我所讲的、所写的一切不必过于看重。前不久,我坐在这里一个教堂上方的山丘上,那里生长着茂密的丛丛飞廉,跟曼库夫卡风车周围生长的一模一样。我坐在那里忽然想到可以跟你聊聊(虽然我知道,这里离你非常遥远),本来你我之间就相距很远,除了字句之外,没有别的方法能到达你那里(可我的字句有什么意义呢?),你读到我的信时,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而我,不仅在你读这封信的时候,不能对你作出任何解释,即使是将来同你谈起这封信的时候,也无法向你解释清楚,因为到那时我自己也不会明白我今天的心情。你可以想象有这

么一个孩子在一堵既没有窗，也没有门的高耸入云的墙下爬来爬去，这就是我此刻的感觉。我完全无力给自己解答任何最简单的问题，可这些问题却缠住了我，比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更固执……你也知道，我总是被敌人，也就是说总是被永恒和渺小的阴影所纠缠和包围，对此我完全束手无策。呵，我的埃德加尔，我觉得，最难以言传的痛苦（这个你当然不明白）就是不能用具体的词句，不能借助于名词、形容词、动词……等词汇讲出、说出、抛出萦绕在心里、头脑里、手里的一切。你觉得这一切都无所谓，因为你有黑色的乐谱符号（象杜威姆①在什么地方说过的"发疯的鱼子"），它们俯首贴耳，唯你之命是听，是你给你的演奏者的一系列的命令。你完全能对他们发号施令——也许这就是人类幸福的秘密所在？我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命令别人的乐趣。我不愿有人侍候我，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我都从未有过追随者。雅德维加总是责怪我不会发号施令。你认为怎样？

你瞧，我就是在那堵大墙下面爬来爬去的孩子。昨天我梦见了这个景象，今天一早起来，我就再也忘不了它——因此我把它告诉你，也许你会了解我的绝望心情以及我对……的恐惧。对什么的恐惧？对责任的恐惧。什么责任？对于自己的责任。

我在读一本其蠢无比的法国书，书名是《论人类的悲哀》②。我很起劲地读着它，因为我以为，它会涉及到我此刻关心的问题，也许是我一直最关心的问题，这就是，每件事物，每个生命都不能摆脱的悲哀。一切一切，包括最欢乐的事情，都是过眼云烟，这就是悲哀的根源。可是这位法国作者（叫什么亨利·奥克莱尔）却列举了世界上最普通的例子，譬如拉斐尔③和达·芬奇，证明人类生活，特别是艺术家的生活本质是幸福。他认为悲哀是第二位的东西，是可以克服的……你瞧，这一套完全是傻话。我从来不象此刻在这里这样清楚地感到，悲

① 尤利安·杜威姆（1894—1953），波兰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诗人之一。

② 原文是法文。

③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

哀就是生活的本质，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前我以为，艺术对克服这种精神状态是有帮助的，对此我有过自己的一套理论。而且你也清楚，持这种看法的也不是我一个。世界上有很多人看到"艺术的拯救作用"，或许你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个。我还记得，在敖德萨时你是怎样给我读《浮士德》的，你曾给我解释过其中最重要的论点。但我这里要说的不是《浮士德》。你瞧，这里有一所教堂。你可以想象一下这幢你从未见过的大厦是何等的宏伟、壮丽，它是按照哥特风格一直建造了四百年才完成的杰作。你也不难理解，倘若这座哥特式教堂是在十六世纪，即在伊萨伯拉和斐迪南王朝①之后便草草收场，它又会是个什么样子。一大堆黄色的尖塔象无数只手伸向蔚蓝的天空，在老卡斯提利亚玄褐色原野的衬托下（同大教堂相比，周围的房子太小，简直看不见），这座教堂虽然显得非凡、雄奇，但掩盖着的却是残酷。它既不可能是救星，也不可能给人以真正的慰藉。我一直想着，在四百年中那些以艰巨、繁重的劳动修建教堂的人们的无比痛苦。为了什么？这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悲的景象了。我坐在这里，读着一本"安慰人"的书，看到从玄褐色土地上拔地而起的、有如象牙雕刻般的这座庞然大物，在它的阴影里没有欢乐可言。

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在这里的感觉是多么荒诞，我好象掉进了一个满是毒蛇的洞里。你很清楚，我是非常同情那些为自由、为自由思想、为人们称之为幸福的那种东西而奋斗的人的。可他们并不知道，无论他们做什么，总有一种目的落空的悲伤可怕地、不可抗拒地到处窥伺着他们。我甚至不愿把这点告诉他们，但是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战斗、牺牲，都是为了这落空的目的，又是多么可怕啊！虽然人们分成了两个营垒，佛朗哥是一方，他们是另一方，但所争取的同样是落空的目的。只不过，佛朗哥追求的目的是应否定的，而他们追求的目的则应

① 斐迪南二世（1452—1516），卡斯提尔和亚拉冈的国王。一四六九年与伊萨伯拉结婚，后伊萨伯拉即卡斯提尔王位，斐迪南登亚拉冈王位，两国正式合并，称西班牙。

肯定。你能分辨出二者的区别吗？

你瞧，我真想回到你那间斗室，坐在钢琴旁的那张小沙发上，一边听你弹奏《山鲁佐德》中的长笛调子，一边把这一切都向你解释清楚。那样对我来说，可能比写这封信要容易得多。写完此信之后，我该做的便只有跑到教堂上方的那个山丘上去，对准自己的喉咙放一枪了。我现在若想偷支手枪是轻而易举的事，在朗德雷斯旅馆里手枪到处都是，随随便便地挂在门厅里的衣架上。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从来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也不知道是何缘故。

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怀念华沙，怀念科莫鲁夫，怀念小阿罗和别夏多夫斯卡小姐。我没有想到自己竟是这样眷恋家庭和多愁善感。虽然，我姐姐在这里对我是个安慰，但我不准备对你多谈她的事，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听别人说她的坏话。但是，假如你听到我们在那个有着象探戈舞曲般的名称：阿尔萨苏阿的小城市中的小旅馆里的谈话，那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啊！

我把这一切告诉了这里的一个朋友。你想想看，我在这里已经有朋友了。我在教堂上边的那个山丘上读那本法文书的时候，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在一个普通的、学生用的练习本上起劲地写着。后来才知道，他写的不是一般的东西，他是在把《安提戈涅》译成自己同胞的语言，巴斯克语。他是个巴斯克的年轻诗人，名叫约瑟·A。他跟我谈得很投机，后来我才逐渐弄清楚了，他原来是个著名的巴斯克政治活动家和诗人。他们都是诗人兼活动家，象我们的布罗涅夫斯基①那样。他告诉我，他在姐姐家里小住，有一天他还把我带到他姐姐家里去过。她是个和蔼可亲的女人，但她不大愿意讲她丈夫此刻在干什么。我想，他不是被打死了，就是在打长枪党②人，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个可爱的女人名叫艾丽萨，多漂亮的名字！也许你会想，我总是碰上不平凡的名字！然而佐霞是再平常不过的女人名字了，不是吗？

---

① 弗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1897—1960），波兰现代革命诗人。

② 长枪党是西班牙的法西斯党派组织，成立于一九三三年。

我的新朋友原来是此地最大的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他在这里担负着某项任务。因为他们，巴斯克人，正在用最普通的方式准备攻打布尔果斯。约瑟甚至对我说过，我们最好尽快离开这里。但是玛丽霞此刻根本听不进去。你是否认为，她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然而我以为，这纯粹是娘儿们的算计，也可能是斯彼哈瓦派她到西班牙来的，为的是在华沙可以摆脱她。我觉得，他们之间发生了龃龉。

啊，我的天呀，我的新朋友们是多么令人神往啊。我以前认为，象他们这种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的。诚然，我也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血腥的事件，成批地枪决人、监狱、集中营（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我是在这里才知道的），简而言之，全是反人性的东西。我原以为这种东西随着俄国革命“羽毛丰满”之后早已寿终正寝了。有时我觉得非常可怕，对于整个人类的不安攫住了我：如果人类还保有这类本能，而且是这么经久不衰的本能，那我们可就要倒霉了！

你瞧，我的新朋友们，约瑟和艾丽萨正是这样的人！我们的先辈在六三年① 一定也是这个样子。他们跟奥若什科娃和格罗特格尔②笔下的人物完全一样。此外，她象这里所有的妇女一样，总是穿着黑衣裳。她那穿黑衣裙的窈窕身材，具有极为突出的波兰特征。不知怎地，那《安提戈涅》，那艾丽萨，都使我想起了波兰，想起了过去那些事件和传说，幸好，那些东西已经成为永远不会重现的历史了。

你要知道，他是以多么大的热情在翻译《安提戈涅》。一个星期之后他就要回到巴斯克前线，他隐蔽在这里，躲在人迹罕到的角落里，大概是为了跟自己的助手或同党接头。他必须回到自己的巴斯克同胞那里去，那些人正在准备向我们这边，向布尔果斯进攻。可此刻，他却在利用每一点空闲时间来翻译这部古希腊的悲剧。用这发音很硬的语言译出来的悲剧，听起来有点奇特，但这种语言比原著的语言还要古

---

① 指一八六三年在波兰爆发的反抗沙俄统治的一月起义。

② 阿尔图尔·格罗特格尔（1837—1867），波兰浪漫主义画家。他有一组反映一八六三年起义的画，很有名。

老。

当我用波兰文向他朗诵了《安提戈涅》时，他非常惊奇，他甚至不知道有波兰语。他得知有这种语言之后，还以为它大概和爱斯基摩人的语言一样，不可能表达索福克勒斯这部伟大悲剧中特有的感情……

每当我望着这一类人物，看到他们外在的和内在的美，看到他们无穷无尽的热情和无比的纯洁时，只有一种感觉控制了我，那就是悲哀。也许不是唯一的感觉，因为我内心深处还感到有些羡慕，不仅是有些，而是非常羡慕他们这种纯洁和表里一致，这也正是我极为缺乏的。你瞧，亲爱的，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方面，我在一堵无门无窗的墙下感到悲哀，可以说是一种盲目的悲哀；另一方面，我对那些过着另一种生活、善于创造另一种生活、为争取另一种生活而斗争的人们感到羡慕。

我特别强调“斗争”这个字眼。我也想去斗争。我记得，有一次跟佐霞谈起过这个问题。她准备为另一种生活而斗争；她所享有的，对于她完全不够（你是否认为她爱过我？），但是她未能去斗争，也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缘故。她被种种因素缠住了，被对我的感情（这种感情似乎使她麻木和胆怯了），被这桩婚姻引起的全部问题（她对这桩婚姻感到不自在）缠住了。你还记得，她是多么畏惧玛莉霞吗？

斗争——这正是在此地能够学到、能够理解的一个字眼。但是我知道，只要一越过比利牛斯山，我惯有的逃避生活①的倾向又会抓住我。我不记得，我有过什么别的精神状态，我恐怕永远不会产生对于自己的信念，永远不会相信自己能够创造新生活。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创造什么。

我见过很多无能的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对自己的无能看得如此清楚的人。

也许错就错在这里。一个认识到了自己的无能的人，也许就不再

① 原文是拉丁文。

是无能的了吧？也许这正好说明我有了新的发现吧。因为我最缺乏的是：新的发现，新的前景。佐霞曾准备为新的生活而斗争，但是她知道，我跟不上她。

告诉我，只要你过去考虑过，就开诚布公地告诉我：你是不是认为，我断送了佐霞的生命？我自己的没有断送，这个我清楚。我的生活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它在一开始便注定了永远是如此，不管我作何种努力也不会变样。因为我从来没有作过什么努力……因此，我是原地不动。

这就是说，我这个时候是在布尔果斯，在佛朗哥的大本营里，和我的姐姐、姐姐的大姑子及其丈夫在一起。我们每天讨论战报，预料十一月初能拿下马德里，同时我们也赞叹阿尔卡扎尔的保卫战。在这里我常见到意大利的法西斯分子和希特勒的特派员，当可怕的红党①遭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大家在一起欢庆。但是，如果我那教堂上方山丘上的年轻朋友不仅在执行作战计划时顺利，也不仅能把《安提戈涅》译成巴斯克文，而且在整个生活中都能够得到成功的话，我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同时我希望其他人，包括你在敖德萨时爱过的我的姐姐不能称心如意！

热烈地、再三地拥抱你

雅努什·梅申斯基

一九三六年十月于布尔果斯

此信永远到不了收信人的手上。

九

一天，雅努什登上了教堂上方的那个山丘，没有遇到阿蒙扎

① 指西班牙人民阵线。

拉因。这次他拿的是另一本书——为了换换口味，他在读《感情教育》——这本没有裁开的书是在卡塞蒂伯爵的房间里找到的。雅努什在山丘上大约坐了两个钟头，《安提戈涅》的年轻译者还没有来。第二天仍然没有人来。雅努什不能平静地读下去了，他不停地向发红的飞廉丛那边张望，那是约瑟通常坐的地方。

第三天，他的朋友仍然没有来，他着慌了。这天天气很好，温暖如春。褐黄色的原野仿佛在呼吸着弥漫了小麦气味的空气。教堂就在雅努什的脚下，象是由金色的浪花构成的，显得出奇地轻巧。

这是一个寂静无风的下午。雅努什坐了好一阵子之后，耳朵敏锐地听到逼近的脚步声。

"呵，他来了！"一个念头在梅申斯基脑中闪过，为了不让这个年轻的巴斯克人想到他是在不安中等待，他随便地翻开了福楼拜① 的那本厚书。

这时，脚步声在一定的距离之外停下了。雅努什装作看书，过了好一阵子才向那边望了一眼。他发现，站在一旁没有走过来的人，不是约瑟，而是他的姐姐。她穿了一身黑衣裳，一条黑丝披巾蒙到头上，看上去宛如一座雕像。这时，他又想起了格罗特格尔，看到了同样的姿态。艾丽萨举起一个手指，放在唇边，发出了一个不要作声的明显信号。雅努什哆嗦了一下，赶忙把目光移开，假装在读书。

那妇女站立的地方一点声息也没有，他感到不安，又朝那儿瞟了一眼，艾丽萨的手指仍然一动不动地放在唇边。黑丝披巾滑到了她的眼睛上。她转过身子，慢慢走下山去。雅努什觉得

① 福楼拜（1821—1880），法国作家。

应该跟她下去。他艰难地停了一会儿，啪地一声合上了书，也动身走了。艾丽萨快步走过了城砦的墙。雅努什每天晚上都梦见这堵光滑的墙。

穿黑衣裙的女人走过城砦之后，朝教堂的大门走去。过了一会儿，雅努什也跟着走了进去。教堂里暗淡的光吞没了他，虽说这里不象别的哥特式教堂那样黑洞洞的。一排排向后退的圆柱，又细，又高，又密，象是从拱顶上垂下的一串串钟乳石。雅努什看见，着黑衣裙的女子穿过了教堂宽大的本堂。在他眼里她显得很瘦小。他一直跟在她身后。她走进了侧面圣欧拉里亚小礼拜堂，坐在一张长椅上。在哥特式的窗前，可以看到巴罗克式的镀金圣像。雅努什走进去时，艾丽萨在长椅上给他让出了一个位子。

雅努什在她身旁坐了下来。教堂里任何人都看不见他们。

“约瑟怎么了？”雅努什问。

“他不在了。”

“他在哪里？”

“他不在了。被抓走了。”

“被谁抓走了？宪兵吗？”

“我们的人把他抓走了。”

“为什么？”

“不知道。大概是对他有什么怀疑。”

“怀疑他什么？”

“不知道。”

“您有关于他的消息吗？”

“他被杀了。”

雅努什说不出话来。艾丽萨用双手捂住脸。

"他被杀了。"① 这几个字在整个教堂里回荡,虽然艾丽萨是用压低了的声音说的。

他们沉默了片刻。

"在哪里?"雅努什问。

"在米拉弗洛尔修道院附近的山谷里。"

"遗体在哪里?"

"弟兄们把他埋在修道院墓地里了。事后才通知我。"

"肯定是他吗?"

"是的。他们把他的东西交给了我。"

"什么东西?"雅努什问,他已预感到是什么东西了。

艾丽萨轻声地回答着,哽咽难言。

"《安提戈涅》。"

"《安提戈涅》?译本?"

"《安提戈涅》的译本……还有原本。"

"您不能亲自埋葬您的弟弟……"他说。

"虽然他是被弟兄们杀死的。"

"到底是因为什么?"

"不知道。您是否(我想问问您,所以特地到这里来)您是否同任何人都没有讲过约瑟?"

"没有,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您什么信都没有写吗?"

"我能写什么?给谁写?没有写。"

"我们的人只处死叛徒,但约瑟不是叛徒。"

"小约瑟。"雅努什悄声地自语道。

---

① 原文是西班牙文。

“我得走了，”艾丽萨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您多等一会儿再走，不要马上就走出教堂。不要让任何人看见我们在一起。”

她匆匆离开了小礼拜堂，一瞬间，雅努什觉得她好象溶化在大教堂昏暗的光线里了。阳光象撒散的金粉透进了这哥特式的建筑物。雅努什象一个疲乏了的游客绕着教堂走了一圈。他把那本厚厚的《感情教育》夹在腋下，象是夹着一本红色的旅游指南。

“感情领域里的导游。”他想。

他在“金楼梯”前面站住了。这是一个奇形怪状的酷似玩具的楼梯，上升和拐弯的方式都别出心裁，与众不同。楼梯上面通向某处的门用砖堵死了——一扇不通向任何地方的门。在这奇怪的、对任何人没有任何用处、只能一饱眼福的楼梯前面，雅努什思索了片刻。

“感情领域里的导游不能把你带到任何地方。”雅努什想道。

他用一只手拿着福楼拜的书，掂了掂它的分量。“花了这么多的笔墨，”他想，“可是没有任何意义。小约瑟还没有译完《安提戈涅》，就象阿里斯迪慕诺神甫、小说家奥南迪奥、翻译家马尔凯基一样被杀害了。任何一种感情教育在这里都不起作用，教育完全不灵了。”雅努什对于俄国革命以及它所遭受的牺牲还记忆犹新。然而他也记得，沃洛佳在那个楼上对涅沃林和瓦莱雷克说过，这是最后的一批牺牲者，他们之后就再也不会流血了。

……天使们在天上挨了打，
却还含着泪相视而笑，
说是此后永远不会有人流泪了。

然而现在又是鲜血横流。“弟兄们把他杀了。”悲痛的姐姐，

身穿黑色衣裙的艾丽萨说："他被杀了。"[1]象有时在廉价的演出中出现的那样，从舞台的四面八方响起了重复着同一个词句的戏剧性的低语，此刻从这高得出奇的教堂的四面八方，从每个角落，每根圆柱，从拱顶上的每一朵石刻的花那里，都有一个不可磨灭的声音反复传入雅努什的耳中："他被杀了。"[2]

这声音听起来象是判决：不仅是对阿蒙扎拉因的判决，也是对雅努什的判决。他知道，他对艾丽萨说，他没有写信告诉任何人他跟约瑟见面的事，这是说谎。他朦胧地回想起了写给埃德加尔的信的内容。那封信是在一个深夜，在旅馆空荡荡的房间里写的。他的敞开的窗户对面街上是一个女打字员的窗户，也是敞开着的。她日以继夜地在打字，不断朝他这边看，他原以为她爱上了住在这个房间里的某一位客人。由于悲哀、怀念故里和对生活的恐惧，他处在半清醒的状态。他在信里主要是倾吐这种情绪。很可能信里提到过这个年轻的巴斯克人，大概是因为他在翻译《安提戈涅》。然而这并不是约瑟的主要工作啊。

"就这样出卖了一个人，"雅努什站在"金楼梯"前面想着。"就这样把一个人送上了断头台：无意之间，出自美好的感情，在自我欣赏和自爱自怜的时刻。事情简单而平常。一个人总要站在一方，而对面是另一方。两方中有一方开枪。这就是一切。"

他很快惊醒了过来。冰冷的大教堂里寒气袭人，他感到孤独。肉体上的寒冷压倒了其他一切思绪。

"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反复地想，"我没有任何办法。"

他走出了教堂。

---

①② 原文都是西班牙文。

“是的，犹大还追求过某种目的。还有某种理由。他是为了三十个银币——而这里什么理由也没有，一个大子儿不要。就这样……”

“真妙呀，雅努什先生！”他说着向旅馆走去。

他们几个人在玛莉霞的房间里喝茶。穿白制服的黑孩子（“很多旅馆里都是这样，”雅努什想）端来了茶杯、茶壶，挨个儿给大家斟茶。先给那笨鹅，然后给玛莉霞，最后给雅努什斟。

“你想想看，雅努什，”卡塞蒂伯爵夫人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占领了半个马德里。”

玛莉霞微微一笑。

“你总爱夸大，罗莎，”她说，把茶杯举到唇边，“谁也没有说占领了半个马德里，而是说，他们正在向市内挺进。他们现在还在郊区。”

雅努什什么也没有说。

“我收到了电报①，”比林斯卡又说，她没有说明电报是谁发来的，也就是说，是斯彼哈瓦发来的。

“怎么样？”雅努什问。

“我们可以回家了，”玛莉霞微笑着说。她这笑意味深长。雅努什装作没有看见。他俯下身去对着装面包的篮子。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他问姐姐。

“明后天都行。”比林斯卡说。

“哎，不，玛莉霞，”卡塞蒂伯爵夫人象作祷告似的合拢双手，“我同你们一起过得很好。”

比林斯卡耸了耸肩。

---

① 原文是法文。

“你瞧瞧雅努什的这副样子，”她说，“他在这里就象鱼离开了水。他没有波兰的空气就活不了。”

雅努什被激怒了。

“你别笑。我的确需要波兰的空气。在这里连呼吸都困难。”

卡塞蒂伯爵夫人抓住了他的手。

“等一等，等一等吧，等到我们胜利的时候。那时生活才真正开始。”

比林斯卡会意地望了雅努什一眼。甚至她都知道，大姑子的话是多么不切实际。

“再说，在波兰生活也不是那么富有诗意。”她说。

雅努什悲戚地一笑。

“是的。如果我在这里象是鱼离开了水，那么，在那里……在那里……”

“在我们国家你是什么感觉？”玛莉霞带着冷嘲的语气问。她仿佛不是在问弟弟，而是在问一个很生疏的人。

“象是鱼缸里的金鱼。”雅努什说。

卡塞蒂伯爵夫人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

“哎，这怎么能比。你——金鱼。”

“象在这里一样，憋得慌。”雅努什说，“不同的是，这里随意杀人。”

“你以为在我们那里就不会杀人？”玛莉霞说。这一回她表情严肃。

小侍者走进来说，有一个人要见梅申斯基伯爵，在走廊里等着。

雅努什走出房间。走廊上很暗，灯还没有亮。一个年轻人

从他房门口的一张小沙发上站起身来。雅努什的心一阵狂跳，他深信，这一定是约瑟·阿蒙扎拉因。他用颤抖的手推开门，把生人让进了房里。

电灯光照亮了来客的脸。他非常年轻，有点象那一位，但表情完全不同。他的嘴唇抿得很紧，显得刚毅有力。

雅努什诧异而失望地看着他。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他问。

年轻人朝雅努什迈进一步。那张紧闭的嘴巴缓慢地说道：

“我是从……从……”①他停了一会儿，注视着雅努什，“从……耶日那里来的。”②他费劲地说出了耶日这个名字。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第八章　熟了的葡萄

一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寒气凛冽，甚至在罗马它也是姗姗来迟，还不时向北方张望，似乎连春天也理解到了德意联盟的含义。埃德加尔未曾料到在这座永恒之城竟会碰上如此的拥挤和寒冷。早在童年时代，埃德加尔就常跟爸爸、妈妈以及扎着粉红色丝绸花结的爱尔日别特卡来到罗马。依仗旧时结识的熟人关系，他们在豪华的俄罗斯大旅社享有某种特殊待遇。这一次也不例外。经过好长时间的絮聒交涉（这种交涉简直使他腻烦透了），终于在旅馆二层楼弄到了一间斗室。这本是一间供仆役住宿的狭小的房子，没有盥洗室（显然，仆役们是不需要洗漱的），不过窗口却是朝着花园的高台，这座花园是俄罗斯大旅社一个最引人入胜的地方。高台向上伸展一直接上宾雀公园，整个高台长满了葡萄和紫藤。紫藤尚未开花（在五月份的罗马！）一串串花蕾挂在光秃无叶的藤上，看上去就象是哪个调皮的孩子用绳子穿着的一串串吊得长长的死耗子。

近几个月来，埃德加尔在华沙弄得精疲力竭。对他来说完全是力不从心的音乐学院教学工作，把他的身体彻底毁了，为了苦撑下去，他不得不靠白兰地维持自己日益衰竭的精力，他身边总带着一个扁平的水晶玻璃酒瓶。他已经许久不曾去找过医

生了，他的心一直本能地向往着南方。几部新作品遭到失败之后，近来他不曾创作出任何东西；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心灰意冷，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却是由于身体孱弱和乏力的缘故，可是这后一种原因他却有意对自己隐瞒。由于上述因素，他手头的钱有限，那只不过是当音乐教授的一点微薄的薪金。父亲在自己的糖厂里赚的钱比他要多得多，可是他竟然连想都不曾想过自己享有盛名的儿子会需要双亲的资助。倒是爱尔茹尼亚更了解哥哥的处境，虽说是远在他乡，可她还是通过意大利银行汇给哥哥一笔美元，促成了埃德加尔的罗马之行。

然而，埃德加尔在罗马遇到的并不是期望中的风和日丽，而是寒气袭人和把人的衣服淋得透湿的阵阵暴雨，这时他又是何等地失望啊！在经历了新来乍到一座大城市所唤起的转瞬即逝的兴奋之后，埃德加尔的情绪很快便一落千丈。有时早上他简直没有力气从床上爬起来。他的这间斗室只有一扇窗户，窗外的小花园显得黯然无色，惨淡凄凉。僵直的常绿灌木兀立在砂砾上，俨如一群垂头丧气的小兽，它们头顶上的天空也是灰蒙蒙的，铅一般地沉，跟他在华沙见到的天空一模一样。不过，他还是挣扎着起了床，虽说由于费劲而出了一身冷汗。他感到喉痛，在火车上就开始痛起来了。埃德加尔用碘的制剂漱了一阵之后，便朝着宾雀公园走去。他不得不从西班牙式的台阶勉强地攀登上去，不过还没有感到过分疲劳。宾雀公园整体结构的建筑美，使他不胜惊讶。台阶、方尖碑、教堂，虽说不是座落在一条轴线上，却给人以最完美、和谐的印象。

宾雀公园几乎是空无一人，寒冷吓跑了游客，就连出售纪念品和照片的商贩也寥寥无几。只有在公园深处，快到博尔盖塞①别墅的地方才有几扇白色的屏风，围成了一个正方形的圈子，

屏风周围挤了一大群小孩。屏风后面的圈内坐着一个人，正在屏风上方摆弄着一些玩偶：一个漂亮的大鼻子普利奇涅拉，还有意大利假面喜剧中的一些别的人物。

埃德加尔的脸上绽开了一缕深情的笑意。一些同样漂亮的玩偶浮现在他的眼前。在敖德萨各家的庭院里常演这种"屏风后面的洋娃娃戏"——他们家里的人就是这么叫的。他在那里常看到一些有着红扑扑的面孔和大鼻子的玩偶。一个宪兵由于多次受到穿花衣服的彼得鲁什卡的捉弄，终于用棍子把他打死了，这件事，使埃德加尔在童年一直感到伤心。彼得鲁什卡悲惨地嚎叫着，而后便软弱无力地瘫倒了下去。小埃德加尔也大哭起来，说什么也不能使他消气。意大利的玩偶模样不同，也没有宪兵打死普利奇涅拉。埃德加尔伫立许久，眼盯着玩偶表演。一辆辆小轿车迅速驶过桥来，从临时搭在这个著名公园里的小剧场旁边经过，朝着博尔盖塞别墅飞驰而去。可是埃德加尔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些小汽车，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卡斯佩尔莱或是普利奇涅拉抑或是彼得鲁什卡身上，同时，心中在怀念着敖德萨。

"我怎么这样喜欢回忆，"他自言自语道，同时离开了小剧场，漫步走向公园深处。

埃德加尔已经是人过中年，回忆开始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不断向他袭来。人在青春时代不懂得回忆，即使有时似乎是在回忆，其实只不过是在脑海里唤起某些能够再现的事实。可是，生命到了一定的阶段，我们就会发现任何事物都不会再现了，未来的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而且仿佛都失去了光彩。那时，我们

---

① 博尔盖塞是十七世纪意大利罗马望族，十八世纪得公爵的封号。

就只有靠回忆，例如，回忆起爱尔茹尼亚的粉红色丝绸花结。我们知道，逝去了的一切永远不再回来了。

公园的草坪上，从青草之中长出一些鲜红的和粉红的百合花。它们不顾寒冷和风雨的侵袭，绽开了自己厚实的、象是涂上了一层色粉的花萼，宛如一条条龙张着大嘴，发出咝咝的叫声，那些雄蕊就象龙嘴里的牙。这些奇妙的花朵，随意散布在松柏之间，在幽暗的背景下闪烁着光华，酷似中国画家们用高度的想象力孕育出来的非凡的画面。埃德加尔并没有止步，只是将信将疑地朝百合花瞟了一眼。“何足为奇，”他想道，“意大利人就是有这样不同凡响的绘画！”他决心挑选几名画家，系统地欣赏一下他们的作品。离俄罗斯大旅社不远就是人民广场上的圣马利亚教堂，在它侧面的小礼拜堂里挂着卡拉瓦乔①的两张最出色的画。这位尚不很闻名而且评价不高的专画戏剧性场面的画家，对事物的处理却善于打破常规，因而赢得了埃德加尔的好感。这种好感是不是基于某种精神上的共鸣呢？不，应该说是基于对比。他画中那种深暗的背景，那些用强烈的、然而又是无法解释的光线烘托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形象，使人感到卡拉瓦乔在当时似乎就知道我们今天的聚光灯。他的画，与其说是使埃德加尔想起了自己的音乐，还不如说是使他想起了贝多芬的音乐。一个硕大而明亮的马屁股占有了那幅题为《圣徒保罗的自新》的画面的整个空间，成了那幅画的主要内容，它“占满了画框”，它是如此的动人心弦，又是如此的令人难以理解，就象贝多芬四重奏的某些片断一样。卡拉瓦乔以自己的深奥难懂的艺术表现手法吸引了埃德加尔，使他完全不能理解，这样的构思是通过什么途

---

① 卡拉瓦乔（1573—1610），意大利巴罗克派画家。

径出现在画家的脑海中的，画家是从何处获得这样的构思灵感的呢？埃德加尔十分理解一些最离奇的想法是怎样在歌德的脑海中产生的。他凭借自己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理解到、感受到歌德是如何想到要创作出例如浮士德同半人半马对话的场面的。那些话是不寻常的，但都是明白清晰的。可是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卡拉瓦乔画的不是圣徒保罗，而是一匹大马，为什么他醉心于马的臀部，一如醉心于妇人的身躯？

他虽多次到过罗马，但停留的时间都很短暂。因此，他对这座伟大城市的了解并不详细。倒是导游手册提醒了他，在“法国人的”① 圣路德教堂里还能找到卡拉瓦乔的其他作品。导游手册上提到描绘圣徒马特维的生活的那些水彩壁画时没有打上星号，这就是说，别人并没有把这些壁画视为什么特殊的佳作。可是，当埃德加尔置身于这座小教堂中，当教堂司事拧开了电灯，当所有的壁画在灯光下突然浮现出来的时候，他感到简直透不过气来。

如同在《圣徒保罗的自新》一画中，画家的意趣完全集中在一匹大马的赤裸上一样，在《圣徒马特维的殉难》一画中，画家的意趣完全集中在一个砍掉圣徒脑袋的士兵的出人意料地一丝不挂的赤裸上了。一个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赤身露体的壮年男子压倒了周围的一切。他又是被某种不可思议的聚光灯照得通明透亮，他越出了画面，越出了小教堂封闭的空间，迫使每一个朝他看的人目瞪口呆，他那种厚颜无耻的刽子手的姿势实在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埃德加尔被画家所展示的这种狂暴的力量深深慑服了，然而，不管怎么说，它又充满了美的魅力。

① 原文是法文。

“我就不能作到这一点，”他自言自语道。“在我的作品中，一切总是过于寂静。我天生就该是沃维奇的一个风琴师……”他从来还不曾感到过罗马竟是这样的美。在孔多蒂街上走着的时候，他的眼睛并没有去看那如同伸开的手掌托着方尖碑和教堂的台阶，而是在张望街道两旁的商店。珠宝，领带，衬衫，布置精致的古齐商店，“皮耶蒙特公爵府专供”，精瓷器皿，水晶制品——这一切都吸引了他的视线。他从一个橱窗走到另一个橱窗，他陶醉了，他心中的生活欲望，渴求占有和享受的欲望被唤醒了。新的生命在他身上苏醒了，而且突然从内心深处听到了那些被遗忘了的诗句，它们跟簇新的、刚刚形成的音乐连成一体，构成了一些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和声。

他暗自笑了起来。

“音乐不是从卡拉瓦乔的裸体士兵，而是从古齐商店的蓝宝石色的领带中诞生的。”

他在一家小小的商店面前停住了脚步，被一群用绿色马约里卡陶瓷烧制的毛驴吸引住了。那些毛驴有的很小，有的大一点，象在沿着橱窗奔跑。毛驴旁边摆了一些不大的烟灰缸，有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上面都刻有警句。多数是法国的格言或谚语。有些警句虽然平淡无奇，但他读起来觉得倒也好玩，他读着其中的一组：

如果是死人——那将永远不能复生，
如果是笨伯——那将永远都愚蠢。①

在罗马逗留期间，他还经常重复“如果是死人——那将永远不能复生”② 那句话。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不过在埃德加尔看来，最美妙的还是沿着帝国大街的新发现的并得到部分复原的古市场。使他惊讶不迭的是，这儿原来那些东倒西歪，粘在一起壅叠得象蜂房似的房子，已经拆得一间不剩了。他沿着人行道缓步而行，路旁一长串最华丽的小轿车，不断地按着喇叭轰鸣而过，一直朝那耸立着康士坦丁柱廊形大厅的地方驰去。那座大厅的前方有许多神奇的凯旋门，它们那宏伟庄重的气势，使人头晕目眩。

在那些体现罗马人昔日的光辉，以及反映帝王和教皇的威严、豪华的纪念碑当中，他最乐于逗留的地方只有一个。他不爱站在斗兽场内那从古人的血泊里生长出来的青草丛中；不爱站在建筑形式如此完美的泰塔斯凯旋门前；也不爱站在一个帝王哲学家的妻子——善良的福斯蒂娜皇后神殿的正面，唯独喜欢站在康士坦丁凯旋门前。

它那木然而无生气的形式常常引起埃德加尔的深思。这座凯旋门是低矮的，可它偏偏就跟那些富丽堂皇、气势不凡的凯旋门并立在一起；它本可以模仿那些凯旋门的式样，但却宁愿象蘑菇一样笨拙地冒出地面。他感到奇怪，这座凯旋门上的雕刻也不知是从何处胡乱搬来的，彼此既不协调又不成比例；他惊诧地发现那些刻在大理石上的题词也是由一只笨拙的手凿出来的。这只手不善于仿刻字母，而可供模仿的字母在无能的雕刻家的目光所及之处比比皆是。

“是体现文化的没落吗？”埃德加尔自问道。“为什么那个在康士坦丁凯旋门上凿题词的人竟凿得如此拙劣？难道是他不会？也许他想，就该凿成这个样子吧……”

这件事引起了埃德加尔的沉思，“也许他想，就该凿成这个样子吧。也许，我也想，就该这么作曲？就该在原始的音素上展

开，上帝保佑，不用去模仿贝多芬，不要连贯性，不用把声音合理地串联起来……也许我也想，就该如此，可这就是文化的没落……是创作的末日呀……”

“也许我们整个的艺术就象是康士坦丁凯旋门？”

傍晚，当他回到旅馆躺下休息的时候，白天所见到的一切都在他脑子里混成了一团。帝王们的塑像同蓝宝石色的领带，西班牙式的台阶同康士坦丁凯旋门上歪歪斜斜的题词，统统都混到了一起。而那个杀害了圣马特维的赤身裸体的士兵，就象在梦中一样，既是赤裸的，同时又仿佛穿上了墨索里尼近卫军的黑衫。

午后在埃德加尔头脑里出现的那种杂乱无章的幻觉，说明了他的病情。虽然身边没有体温表，可他知道自己在发烧。

然而他每天早上起床时都燃起强烈的好奇心，象在青春时期一样。好久以来，在任何一次旅游中他都不曾体验过这种奇遇式的感受。最近的几次旅行都是为了演出。几年前，他同爱尔茹尼亚一道到过这里，那时她还在奥古斯特奥演唱过，这地方如今又恢复了大帝的陵寝的尊称。其实那次演唱不过是一次社交活动罢了。爱尔茹尼亚有一种能吸引形形色色人物的天赋，那些疯狂的崇拜者，忠实的女门徒跟着她周游列国。不论走到哪里，各国首都总有一群时髦人物围绕着她。最近一次到此地访问的时候，维克多·埃马纽埃尔①的私生子，一个颇为浪漫的跛子爱上了她。那不是埃德加尔的奇遇，那是爱尔日别特卡的奇遇。

---

① 指维克多·埃马纽埃尔三世（1869—1947），意大利王国国王，一九二二年让权给墨索里尼。

如今他从国内收到的唯一的信件，是阿尔图尔·马尔斯基从罗兹寄来的。他读着这些信，有时带着勉强的微笑，有时怀着烦躁的心情。

“罗马，罗马！”阿尔图尔在自己的书简中叫喊道，就象他耸动着肩膀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又象是一只受宰割的耗子发出的一声声尖叫。“到罗马去？真是莫名其妙！须知今日的罗马要不就只是昔日光辉的废墟，要不就是当今毫无理性的制度的地狱。罗马有什么能吸引您？那儿甚至连音乐也没有……”

埃德加尔在心里答复他说：在这里，即使乐团所有的琴弓真的一齐都拉动起来……他们也不会懂得的。但是，他不想答复阿尔图尔，他明白，自己说这种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

“您还不如到罗兹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小阿尔图尔在信中接着写道。“尤其是在这种寒冷的霪雨霏霏的春天。您会看到这座小城市是个什么模样——到处是阴沟的小城市！您明白吗，到处是排水沟！当您观看古罗马的渡槽，当您象歌德或克拉辛斯基①伴着女士们在罗马的康帕尼亚游玩的时候……请您想想这一点，埃德加尔先生，您是否考虑过，我们波兰人搞不起这种为了美的享乐的旅行？请您想想这一点，当您抬眼望着罗马上方蔚蓝的晴空时，我们这儿是大雨倾盆……”

“这里也是春雨纷纷啊。”埃德加尔说道。

“另一方面，我非常羡慕您，呵，我是多么羡慕您呀。旅行一定是件妙不可言的事。我从未旅行过，也永远不会去旅行的。我听着孩子们在怎样胡乱地弹奏着音阶和采尔尼的练习曲。可西斯廷教堂呢？那一定是无比辉煌，甚至令人丧胆……它也许会

---

① 克拉辛斯基（1812—1859），波兰十九世纪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

摄走我的魂魄。我生来是不配看到西斯廷教堂的……"

埃德加尔笑了起来，又重复了一遍：

"我生来是不配看到西斯廷教堂的……"

不过他清晨散步最爱去的地方还是阿文廷山丘。

不错，到那里去时，他总要碰到一些障碍。不知怎的，他总闹不清罗马的地形和方位，每逢他朝那个方向走去的时候，不是走到了圣普拉克塞达教堂，就是在科斯梅丁的圣马利亚教堂上方的那些偏僻小巷里迷了路。可当他终于找到那条阿文廷路的时候，他便会自言自语地说，"仁慈的上帝，这原是一条不难找到的路呀！"

沿着阿文廷山丘漫步，使他想起了昔日的罗马，歌德和密茨凯维支的罗马。这儿隐匿着某种浪漫主义的东西，仿佛还在散发出某种早已消逝了的浪漫主义的馨香。他在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心中思忖道，"那是个多么惊人的时代，过了这样长的时间，我们仍能感受到它的气息，《先人祭》和《浮士德》的气息……不过，《浮士德》是浪漫主义吗？人的那种为自己的魅力所迷惑的天性，往往会超越他的生命而存在，这一点恐怕永远是如此吧。罗马的废墟并非废墟，而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体现人类存在的面目朦胧的世界。这里说的存在，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人的日常生活，日常的痛苦。

"就我而论，我的喉痛，又没有灵验的药物来医治，这才是可怕的事，而不是某些国家的崩溃。"

庇护着一些稀有乔木和灌木的马尔他方丈院的奇形怪状的围墙并没有打动他的心。不错，他透过钥匙眼朝里面张望过，一直望到了对过，看到了柏树林荫道尽头圣彼得教堂黄色的圆屋顶，它如同一个奇异的水果。但他最喜欢圣萨比娜教堂，它整个

内部都镶上了象冰一样冷的大理石。教堂里寒气逼人，却是如此洁净，如此对称，数学把它提到了如此高深莫测的程度，就象巴赫的音乐。管风琴的键盘就在下面这个地方，他想去触摸一下那些洁白的琴键。他似乎觉得，传入他耳中的不是音响，而是那些镶砌教堂的洁白的大理石板都活动了起来，组成了新的冰一样的建筑结构，组成了一些新的萨比娜教堂，它们越来越匀称端庄，越来越雄伟高大。这个教堂常常是空荡荡的，他在那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他也喜欢与这座教堂毗连的花园，当时还有一道墙把它与街道隔开。花园里有几张低矮的石凳，不太高的柑桔树上缀满了绿油油和黄灿灿的果实，站在高台上放眼望去，台伯河和它的对岸，圣彼得教堂以及美丽如画的雅尼库尔山岗的景色都一览无余。

他常到这个花园里去坐坐，虽说在冰凉的花岗石上久坐之后，他咳得更厉害了，而且午后又有许多色彩和音符在他脑中掺和着，构成了一团使人激动得涕泪交流的薄雾。一天清晨，风和日丽，碧空如洗，高大的意大利松柏树一动不动地耸立着。埃德加尔坐在石凳上。这个罗马使他痛苦，说得更确切点，是寂寞和无法使自己有个明晰的思路苦恼着他。每逢在这迷茫之中应该出现一点新的创作思想的时刻，他感受到的总是惘然若失。

他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着香烟，眺望着高台后面蔚蓝的空间。从这儿看不到台伯河对岸。在这美丽、晴朗的清晨，有几个人在园中散步，几个手里拿着书本的大学生，还有几对情人。其中有一对就坐在与他只隔几条石凳之远的地方。那个戴着怪里怪气的黑绸头巾的女子低垂着头，她身上仿佛有什么东西吸引了

埃德加尔的注意力。坐在这个女子身边的男人，背朝着埃德加尔。他似乎正在对那女子十分激动地解释着什么，虽说他的外表尽量装作十分平静的样子。

那男人象是向那姑娘提了个什么问题，她摇头否认。那男的又背转过身子把脸朝着希莱尔，就在这一瞬间，埃德加尔认了出来，他就是雅努什。

埃德加尔用寻常的手势向他招了招手，就象是几个小时之前刚见过他一样。雅努什也以同样的方式回答他，可并没有中断跟身边女子的谈话。那女子仍然低着头听他讲，那怪模怪样(就罗马这样的城市而言)的黑绸头巾，遮住了她面部的轮廓。

过了一会儿，雅努什起身朝希莱尔走了过来。埃德加尔扔掉了手中的香烟，从石凳上站起身来迎接他。雅努什冷冷淡淡地跟他见了面。显然，他心里还在想着别的事情。

埃德加尔有许久没有见过雅努什了。他知道，雅努什在接二连三的不幸事件的打击下变得有点古怪，产生了一种重游故地，借以追忆青少年时代旧事的狂热病；也有人谈起过他在西班牙的桩桩怪事。

与雅努什分别前的最后一次交谈，是在奥拉家里，谈的是他的敖德萨之行。埃德加尔没敢向他打听在西班牙的经历。雅努什在奥拉家里呆的时间要比在姐姐家里呆的时间长得多。朋友精神状态的变化使埃德加尔大吃一惊。他首先注意到的是雅努什眼睛的变化。那对眼睛，昔日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而今却蒙上了一层雾一般的疲乏和困惑。雅努什身上那种乐观和勇于探索的气质，是埃德加尔一向所珍视的，而今这一切却仿佛都不可理解地突然消失了。

“你在这儿干什么?”他满不在意地问了希莱尔一句。好象

他们是在萨斯基[1]公园里碰见了一样。

“我也可以向你提出同样的问题，”埃德加尔回答道，同时抓住了雅努什的一只手臂。“但不管怎么说，这对我是莫大的愉快……”

“只要我告诉你坐在那条石凳上的女子是谁，你就明白了。”

“她是谁？”

“是阿丽亚德娜。”

“我的上帝！”埃德加尔低声说了一句。“她是从哪里落到这儿来的？”

“她一直在罗马……住在巴西利教派修女院。”

“我能同她见见面吗？”

“那当然。不过，你可别向她提任何问题。”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埃德加尔说道，又朝雅努什看了一眼。说得确切一点，是“盯着雅努什的眼睛看了一阵子”。仿佛这眼睛是来自另一个世界。雅努什的眼睛神情呆滞，那是被法院或医生宣判了死刑的人的眼睛。

听了他的那句话，雅努什淡淡一笑。就在这淡淡的、羞怯的一笑之中，他的面孔变得年轻起来，使人想起了莫林策时代的雅努什。

就在这儿，在阿文廷山岗上，埃德加尔突然想起了敖德萨，想起了昔日读过的书，想起了昔日朗诵的诗。

“不知她是否还记得勃洛克的诗？”他有点不着边际地嘟哝了一句。

“你去问问她吧。”

---

① 华沙的一个公园。

埃德加尔朝着阿丽亚德娜三脚两步地走了过去，当他突然出现在她的石凳前面的时候，她吓了一大跳。她从黑绸头巾下面抬起眼睛望着他，在她那双眼睛里仿佛浮现出对昔日的一长串的回忆。

阿丽亚德娜的外表变化很大，她发胖了，尤其是她的面庞，变得圆乎乎的，面部的线条，曾经是那样的清秀，如今胖得失掉了往常的轮廓，就象是一团发面。未施脂粉的蜡黄的皮肤上显出了褐色的斑点，这是一种肝病斑痕；起了皱的额头是被几根垂直的线条勾画出来的。只有那对水汪汪、光闪闪、非常清澈的眼睛还象昔日一样望着埃德加尔。

“阿丽亚德娜，”他向她伸过手去，只说出了这个字。

在这一声称呼里蕴藏着多少友情和温暖！

“喏，你瞧，埃德加尔，喏，你瞧！”当他挨着她在平整的石凳上坐下的时候，她反复说的也只有这一句话。雅努什站在他们面前，象在期待着什么。

埃德加尔从她说的这一句话和别的一些什么话的音调里，忽然发现了早已逝去的童年和青春。其实，他并不曾听见她说些什么，也不明白她说的是些什么，只听到了她那低沉嘶哑的声音和那种语调，在那一去不复返的幸福的日子里，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是用这样的语调讲话的。雅努什忍不住了。

“埃德加尔，”他说，“别闭上眼睛呀！阿丽亚德娜在向你打听爱尔日别塔哩。”

埃德加尔撑开了眼睑。周围是阿文廷花园，柑桔树，一尘不染的洋槐。圣萨比娜教堂响起了肃穆而低沉的钟声，它象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传来的。

“原谅我，阿丽亚德娜，”他忧伤地说道，“真对不起。我只听

见了你的声音。跟雅努什和你的相会，使我非常激动。我在这儿真可谓是孤身一人，形影相吊。”

“您的声音怎么变得这么厉害?”阿丽亚德娜转而用法语问道。“您是不是感冒了?”

“啊，没有，”埃德加尔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我嗓子痛。旅途把我折腾得太疲乏了。”

“您住在哪儿?”阿丽亚德娜继续问道，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黑头巾。

“俄罗斯大旅社。”

“多么讲究，”[①] 塔尔洛小姐微微一笑。“可是，一定会很昂贵吧?”

“不，不算贵。给我的是‘汽车司机的’房间，甚至还相当便宜。旅社的地点倒很适中。”

“地点好极了，”阿丽亚德娜赞同地说。

“你们发疯了吗?”一直站在他们面前的雅努什生气了。“阔别二十年的朋友，见了面却谈旅馆的价钱!”

“你愿意我们一见面就谈来世的生活吗?”阿丽亚德娜顶了他一句。埃德加尔觉察到她的语调里有一种激动，或者简直是恼怒的情绪。看得出来，雅努什的话使她不满。

埃德加尔把一只手放在那女子的手心里。

“阿丽亚德娜，”他说，“你别生我们的气呀。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意外!”

阿丽亚德娜又抬起眼睛望着他。只有从这对眼睛上他才认出了昔日的阿丽亚德娜。

---

① 原文是法文。

"你说些什么？我会生气？我也是太激动了。埃德加尔，在这儿……"她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同时又象原先那样低下了头，望着脚下的砂砾。

埃德加尔有点不知所措。他朝雅努什望了一眼，对方站在那里，显出一副迟疑的神态，两个手掌拧合在一起，用一个手指敲着另一个手指。

"我想跟你谈谈，"阿丽亚德娜又用俄语说。有意思的是，她说俄语时，对埃德加尔总是称"你"，而讲法语时则对他称"您"。"刚才就在这儿，你瞧，我正对雅努什说，上帝一定会显示某种征兆，说明要发生一件什么事。而且，就在那会儿我们瞧见了你。"

埃德加尔笑了笑。

"会不会是你先发现了我，因此才期望出现什么上帝的征兆？"

"你简直是亵渎。"阿丽亚德娜说，同时捏紧了拳头。

"哦，你看我有什么征兆？"埃德加尔忧郁地微笑着。

"征兆不征兆，反正一样……不过，你倒是说说，一个人能够象我这样浪费生命吗？要知道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只有一次……要是这一生一无所成呢？"

埃德加尔又笑了笑。

"你怎么俄国味这么浓，"他说，"简直好玩极了。一见面就提出这样严肃的问题来。我可以向你保证，雅努什的脑子里从来想都没有想过他是否浪费了生命。人活着，也就足矣。是吧，雅努什？"

他抬起头，朝他的老友望了望，暗自微微一惊。雅努什清癯的面孔痉挛地抽搐了几下，仿佛有一盏照亮他面部的灯蓦然熄灭了。

“前不久我在信中还向你谈起过浪费了的生命，”他说，“不过，不是说我自己。”

沉寂了片刻。

“海伦娜自杀了。”过了一会儿埃德加尔开口说，这句话与其说是对雅努什讲的，还不如说是对自己讲的。而且他也清楚，关于海伦娜的事，阿丽亚德娜一无所知。“我只好一走了之。”

“你爱过？”阿丽亚德娜突兀地问。

“没有，从来没有。也正因为如此才更糟糕。”

“你马上就得走吗？”雅努什向阿丽亚德娜问道。

“是的，已经敲过十二点了。院长嬷嬷只允许我在外面呆到十二点半。”

“你是在修道院吗？”埃德加尔问。

“我只是个见习修女。我还没有发过愿。不过，我既然住在修道院，就应遵守修道院的规矩。我出门总要事先请示院长嬷嬷……”

“那就再见吧。”雅努什心不在焉地说。阿丽亚德娜和埃德加尔两人都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他的表现真叫人纳闷。”埃德加尔想。

但是，阿丽亚德娜当真站起来跟他们告别，快步如飞地走了。她的修道院在阿文廷，就在马尔他方丈院的后面。直到她站起身来，埃德加尔才发现她胖得多么厉害。她穿了一件白衬衫，一条茨冈女人常穿的那种有许多奇异的皱褶的长裙子，只不过颜色是黑的，头上包了一条四周有许多长穗子的颇具东正教特色的黑绸头巾。

雅努什和埃德加尔几乎一句话也没说就开始下山，往城里走去。

“这儿马上就会来出租小汽车，”音乐家说。“你跟我去吧，到旅馆吃顿早饭。”

“对我来说反正什么都一样。”

他们来到那极其考究的旅馆的餐厅，当两个朋友在一张洁白的桌子旁边面对面地坐定之后，埃德加尔微笑着说：

“哎，你可别为这种排场生气呀。有什么法子呢，我就喜欢如此，至死也改不了。如今我还真不怎么摆得起这份阔气，这是爱尔日别特卡……是她给我机会到罗马来的。”

雅努什看都没看埃德加尔一眼，只是耸了耸肩膀。他的眼睛注视着旁边的地方。

“对我来说反正什么都一样。”他重复了那句老话。

埃德加尔把膝上的一块浆得很硬的白餐巾展开，那餐巾在他哆嗦的手指间沙沙作响，只有从这种不安的动作里，才能感觉出他的烦躁。

终于，他冒险作了个试探：

“雅努什，你别故弄玄虚了。既然你来到罗马，来找阿丽亚德娜，显然对你来说就不是‘反正什么都一样’。”

“我原不知道她就在此地。”

“可你找过她。”

“我找过？不错。我现在正在寻找我在任何地方失去的一切。我自己也不清楚到哪里去找……我周游世界。我靠比林斯卡剩下的一点钱到处漫游。”

提起姐姐的姓氏他顿了一下，朝埃德加尔看了一眼。

音乐家泰然自若地承受住了他的目光。

“我们都是靠姐妹供养……”他微笑着说，“真是咄咄怪事。”

"喏，其实我在寻找的是我没有丢失的东西。"雅努什说道，他的声音突然变了调。"因为，我所失去的一切再也找不回来了。"他又轻声地补了一句。

埃德加尔微微一惊，他没有去看自己的朋友，却在菜单上点菜。

"你吃牡蛎吗？"

"我讨厌牡蛎。"雅努什说。

"啰，毕竟有这么一次对你不是'反正什么都一样'吧！"埃德加尔笑了起来。

他们感到自在多了。

"她的那个涅沃林呢？"埃德加尔问。

"好象成了酒鬼，靠老婆混日子，常常有人把他从排水沟里抬出来。这算什么玩意儿……"

"这本是意料中的事。"

"你看到了吗，阿丽亚德娜变得多么厉害？"

"她为什么不讲波兰语？"埃德加尔问，他不愿停留在雅努什的问话上。

"上帝才晓得为什么。她不是住在波兰修道院里的吗？住在巴西利教派修女院。"

"是的。可她并没有发愿。这是值得注意的。"

雅努什把上身探过盘子，朝着埃德加尔又言过其实地说开了：

"你想想看，埃德加尔，我曾那样崇拜过她。"

这时招待走了过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你知道吗，雅努什，"埃德加尔说，"我在意大利的饭馆全凭菜名的发音来点菜。你听听，是怎样发音的：aragosta in bel-

la vista或者faraona gelata con piselli。①”

他点的正是这些菜。雅努什默不作声。

“这已是二十几年前的事了。我那时还非常、非常年轻，可当时人们已经知道我这个作曲家了……变化多大呀。”

他们各自谈的都是自己。他们终于明白过来了。

“你姐姐在干什么？”希莱尔问。

“跟往常一样。”雅努什微笑道。“从西班牙回来之后，我觉得她特别关心政治。甚至真象那么回事儿。她还搞过几次‘政治’早餐会，可后来就一阵风过去了。”

他叹了口气。

“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坏多了，”他接着说道。

“怎么回事？”

“喏，斯彼哈瓦跟玛莉亚……看起来好象不太协调。”

“你说什么？”埃德加尔漫不经心地问，一边涂着沙拉子油。“我感到奇怪的是，他们为什么不结婚？”

“很简单。玛莉亚一结婚，对阿罗财产的监护权就会转到卡塞蒂伯爵夫人的手上了。”

“啊，是这样！”作曲家淡淡一笑。“可我却没想到这一点。”

“你压根儿就什么也没想过。”雅努什含糊地说了一句。

“的确。我一向是，恐怕至今仍然是个不通时务的人。”

在等招待来换盘子的时候，他接着说道：

“因为我从未对你讲过。我从未跟你谈起过这些事。”

“谈它干什么？”雅努什生硬地问。

“你是对的。干什么？只是，我也不知为什么总想告诉你一

① 意思是：“佳色龙虾”和“火鸡豌豆冻”。

个微不足道的插曲。你知道，就象人有时突然想弹一曲萧邦的玛祖尔卡或是舒曼的《为什么》一样。有时是那么想要谈点什么，尤其是谈谈过去的事情。”

“是敖德萨那时候的？”

“是敖德萨那时候的。还是你们都住在我们家里的那个时候。有你，有约齐奥，还有教授，当时你是那样深深地爱着阿丽亚德娜，使我们大家的心都要碎了。”

“看得出来吗？”

“啰，当然啦。有一次玛莉亚同斯彼哈瓦一起来了。你知道，不是跟奥拉谈话的那一次，而是另外的一次。奥拉一瞥见他们走了进来，就猛地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到厨房去了。而你姐姐则眯缝着眼睛，直挺挺地走了过来，仿佛在说：‘这就是那小东西吗？’她的神情是多么凶狠，多么残忍。而玛莉亚那时又是何等的美呀，她是那样的冷酷，目空一切，简直高不可攀……”

“嘿，她可从来不美。”

“对我来说，那可比美强多了。我深爱着她，就象你迷恋着阿丽亚德娜一样。”

“那是错觉。”

“当然是错觉。其实，我从来谁也没有爱过。”

“你爱过音乐。”

“一个负心的情人。她对我没有以爱相酬。”

“你想要怎样，她们都是一样的货色。”

此刻招待把一个带座轮的小桌子推到他们身边。桌上的水晶器皿里装着形形色色的生菜：绿的、白的、红的、切成一片一片的芹菜和紫红色的甜菜。招待问他们还要什么。

“这是配那火鸡的吗？”

“拿法老[1]配生菜，”埃德加尔笑了起来，“克奥帕特拉[2]配生菜。这太可笑了。”

他一边向招待点了他想要的生菜，一边轻声笑了。雅努什忆起了昔日那个开朗，平易近人的埃德加尔。

“就在那时候，”他又回到对敖德萨时代的回忆，说道，“我走进我们的房间，就是我和约齐奥的房间，正碰上他俩在接吻。”

“谁？”

“玛莉亚和斯彼哈瓦。”

“你知道，这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埃德加尔饶有兴味地说，一边在切着那只珍珠鸡（也就是法老鸡）。“他俩看起来完全不相般配。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而且是这么闪电式的。”

“难道你以为还是奥拉跟卡齐米日般配吗？”雅努什问。

“还是奥拉更般配一点。顺便说一句，今天早上我接到了奥拉的一封信，还不曾看过哩。”

“奥拉常给你写信？”

“时不时写一封。”埃德加尔说，接着又坦然地笑了笑，“不，每逢我在国外，她总是给我写信的。我想，她是想要我为她谱写几首歌曲。”

“那你为什么不照办？”

“唉，这不那么简单。”

“你可以给她谱写点什么容易的东西。类似《幽情》那样的。”

埃德加尔又笑了起来，不过，这一次他的笑是带有几分讥

① 在意大利语中“火鸡”与古埃及“法老”同音。

② 克奥帕特拉是古埃及的一位著名女皇。

销的。

“类似《幽情》那样容易的东西。”他重复了一句。“可要做到这一点我得成为勃拉姆斯。”

“难道你不是勃拉姆斯吗？”

“不是。我是埃德加尔·希莱尔。我不能创作简单的小曲。我不能创作简单的歌曲。其实，我已经根本不能作曲了……”

“那么你告诉我，不过你得说真话，”雅努什忽然激动起来。“莫非就再也不能恢复那种质朴单纯，再也不能回到昔日的朴实了？但愿一切都不要这样吓人地复杂、糟糕、紊乱不堪才好。你自己也看到了，一切都越来越错综复杂了，而那些希望使问题简单化的人——那些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这一切的人，啰，在这里的和在德国的那些人——他们把事情搞得越发混乱了。”

“我担心，他们会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的。”埃德加尔的脸上又浮现出别有含意的微笑。

“而你谈起来却能如此无动于衷？”

“遗憾的是，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

“生活也一样。我毕竟不能回到阿丽亚德娜身边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

“可你为什么要对她讲某些事？你为什么要去扰乱她的平静？她愿意呆在那个修道院里，就让她呆下去好啦……”

“可是，她在那里也得不到安宁。要是你知道，她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阿丽亚德娜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有安宁的。”

“她在照料小孩。她在巴黎也照料过！……可是问题不在于此。她苦恼极了。”

“那就让她去吧。对于她的痛苦你是完全无能为力的。自从

我们跟阿丽亚德娜相识，二十三年来你从未对她有过丝毫帮助……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过去。她如今已是个老妇人了。”

“上帝呀！埃德加尔，你在说些什么！一个老妇人！”

“雅努什，你自己说吧：一个老妇人！”

“一个老妇人就该在孤寂中受苦吗？”

“你毕竟不会娶她了吧？”埃德加尔审视着雅努什。

“只要她愿意……”雅努什忽然露出窘态。“因为我也很痛苦。”

“这一点你没有必要对我讲。但是我认为，没有什么良方妙药能医治痛苦。”

“在佐霞还活着的那个时候，我就痛苦。”

“这我清楚。”

“而你却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

“你知道，当时，就在音乐厅，爱尔日别特卡唱《山鲁佐德》的时候，我记得，你们怎样走进化装室来，而我们又怎样到里米夫妇家去参加了招待会。”

“那时怎么啦？”

“不知怎的，你们的气色很难看。当时，我心里就想：可怜的佐霞。”

“啊！”

“你别生气呀，我是这么想的……”

“海伦娜那时不在你身边。”

“海伦娜听了那些歌曲……从收音机里。其实她当时也没有听。她不想听。”

“这一切搞得多么糟。不过，我并不孤独。”雅努什说，“我甚至可能同她结婚。但是她不愿意。”

“啊，我知道。在华沙有人谈起过，是奥拉还是玛莉亚。她是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的外甥女吗？”

“是他老婆的外甥女。”

“知道，知道。是那个从巴黎来的姑娘。她爱你吗？”

“我没有问过她。”

“那么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现在的情况怎样？”

“啊，在蹲监狱！判了八年。被关在弗龙基。”

“不错，还是你在西班牙的时候就有人对我说起过。不过，我对这件事并不感兴趣。”

“你对朋友们的事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在这种意义上……”

“只有阿罗一个人劝我结这门亲。”

“阿罗，是个爱造反的人。”

“要造反，他还太软弱了。他不可能造反，再说，他们对他的教育是多么可怕！尤其是玛莉霞和那位老全权代表。他们把他那样培养，好象他就是齐格蒙特·克拉辛斯基一样。”

“嗯，他是大宗财产的继承人。”

“你自己也明白，如今财产算得了什么。在我们这个动荡的时代……①”

“回过头再说说阿丽亚德娜吧。你对她有什么要求……”

“倘若要我说句实在话，那应是她对我有什么要求……”

突然有一个法语讲得很糟的法国人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原来他是《晚邮报》的记者，他打听到埃德加尔到了罗马，就想采访这位知名作曲家。记者无意之间露出了马脚，原来这次采访是

① 原文是法文。

波兰大使馆委托他进行的。而且他对"著名作曲家"的创作以及波兰音乐界的情况全然无知，甚至没有听说过埃德加尔的妹妹，闻名于东西两半球的"伊丽莎白·希莱尔"的名字，虽说她前不久还在罗马和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演唱过。雅努什带着厌恶和惊讶的心情注意到记者的唐突造访竟使埃德加尔变得愉快起来。他用香烟和甜食小点招待客人，他对那年轻人的礼貌要比那一位对他周到得多。记者向他提了几个很平庸的问题，把回答写在记事簿上。当埃德加尔开始比较详细地谈起波兰音乐教育的特色时，对方很快就打断了他的话。雅努什惊诧地扬起了眉毛。刹那间那惹人讨厌的小伙子便飘然不见了，就象他的出现一样突然。

埃德加尔的神情有点沮丧。

"你知道，医生要我饭后躺一躺。"他说。

"你感到不舒服吗？"

"是的。我每天午后都发烧。再说，我也喜欢睡午觉。"

"那你现在就回到房间里去吧。"雅努什忽然用自己低沉的嗓音非常亲切地说道，"晚上我来看你。"

埃德加尔的住房实在小得很，不过房间里有一张小长沙发放在床脚边。司机也是人，他能够不洗脸，但他或许需要一个小长沙发睡觉，何必让他弄脏了床哩。埃德加尔躺在小长沙发上，头朝花园的高台，从那儿飘来清新的南国泥土的芳香。他拆开了奥拉的信。

"亲爱的埃德加尔先生：

您现正在观赏罗马的名胜，即使您没有去观赏，那您也是在呼吸着这个城市的气息。您怎会关心一个身居北国的远交的熟人(不是吗，'远交的熟人' 这个字眼用得多贴切，就跟'远房亲戚'一样——海

鲁宾总是这么说的），在这寒冷阴雨的春天正在干些什么。您知道，在这种时候华沙是个什么样子。我的生活又怎能引起您的兴趣？我的头发正日渐花白，而弗兰尼奥的则早已完全白了。只有我的孩子们不是这样，他们是如此惊人地年轻，如此出奇地可爱。安特克在他们之中也许是最漂亮的了，但他冷漠无情，安德热依有时简直就象意大利画家画的那种美男子。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您现在正看着那些画，您或许能告诉我，我是否想错了……"

埃德加尔想起了那个砍掉圣徒马特维脑袋的赤身裸体的士兵，但是信中下面几行字使他不能再作这样的比较。

"安德热依长得跟瓦莱雷克一样美，也真象他，不同的是，他的神态凝集着许多思想，他的内心生活都从他的面部表情反映了出来。准备中学毕业考试已把他搞得焦头烂额，接着还要去上那个工业大学，又是考试。此外，在他身上蕴藏着某种活力，那是我从安托希身上所看不到的。安特克在医学院念书……"

"我甚至都感到奇怪，"

他跳过了几行，继续念道。实际上他此刻所想的是跟雅努什和阿丽亚德娜的重逢，而不是奥拉的孩子们。

"我这个人一点儿也不象家母娘家的人，可我的儿子们竟然同瓦莱雷克如此相象。安德热依笑起来的样子跟他一模一样，牙齿也跟他的一样。您许久没有见过他们了。您最后一次到我们家，来得那么晚，您又是那样抑郁颓丧，我们谈的是那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没敢把孩子们唤出来，虽然他们就在隔壁的房间里。我感到欣慰的是，在那样沉痛的时刻，您来到了我们家，同时使我非常痛心的是，您在世上当真没有一个亲人。难道您不是有双亲、妹妹、许多非常忠实的朋友和学生吗？到后来我才想通了，这根本不是一码事。一个人可能有个品德完美的丈夫，非常迷人的孩子，自己也已上了年纪，可她有时也会感到寂寞难

耐。请您别生气，我跟您谈这种事，只不过是因为您身在远方，而且一定十分惆怅。今天我在报上看了世界各国首都的气温。罗马零上十二度，这实际上还相当冷。因此，您那儿或许也只有愁闷和阴雨……

“我还想跟您谈谈海伦卡。她跟男孩子们完全不同，她完全是用另一种面团捏的。不过这些我得留到下次再谈。如今我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信。

“音符象春燕般在罗马的空中飞舞。或许您能抓住几个，从中创作出一点什么来？若然，那我一定非常高兴。

“我又遇上了玛莉霞·比林斯卡。你不觉得好玩吗？

奥　拉”

埃德加尔把拿着信的那只手放在身后，那时他看到窗外花园的景色似乎有点畸形，象从一面镜子里照出来的。窗外飘着斜斜的雨丝，在白蒙蒙的雨雾中天空显得格外的蓝。高处耸立着深蓝色的柏树。埃德加尔长叹一声。

就在此刻电话铃响了。

话筒里传来一个生人的声音，说的是法语。

“是埃德加尔·希莱尔先生吗？”

“是我。”

“我是帕姆帕尼尼教授的秘书。教授明天在自己的诊室里等候您，明天上午十点……”

“什么教授？”

“帕姆帕尼尼教授，著名的耳鼻喉科医生。请您明天……”

“可我并没有预约……”

“是您的熟人预约的。塔尔洛伯爵夫人……”

“谁？”

“塔尔洛伯爵夫人请教授给您看看。您来吗？”

“我来。”

他带着一种烦躁中又夹杂着点宽慰的心情放下了话筒。他明白，在这几天内他非去找医生不可，只是他下不了这个决心。

“去就去。”他耸了耸肩膀。

电话铃又响了。是雅努什打来的。

“你瞧，阿丽亚德娜已经离开了修道院，”他说，“住到奥斯天门附近的一家小旅馆里去了。”

“唉呀呀！她为什么住得这么远？”

“她在那儿有个相识的俄国女人。可我们该对她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我才不爱管这些闲事哩。”

“她口袋里一个铜子儿也没有呀。”

“我也没有。我跟你说过，爱尔日别特卡给我汇过钱。但是不多。勉强够我在这儿用。”

“还够吃‘珍珠鸡’。”

“你别装傻，雅努什，你也别装成个苦行僧。”

“喏，好啦，好啦。可我也是一文不名。家里也是一个大子儿也没有。”

“你是不是给阿罗拍个电报？他在此地的西西里银行应该有点存款。”

“恐怕没有。不过我可以试试看。”

“你晚上来吧，七点左右来。我们商量商量。”

“好吧，现在我到阿丽亚德娜那儿去。”

“嗯，去吧，去吧，你是自找的麻烦。”

“别这么说，埃德加尔。”

埃德加尔长叹一声放下了话筒。到处都找他的麻烦。

从此便开始了一连串的劳碌奔波，但象他、雅努什和阿丽亚德娜这样三个情绪不同的人物，要一道在罗马城里漫游，就不得不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他们很难办到这一点，而且都感到十分痛苦。每逢他们离开了回忆，便一切努力都化为乌有了。他们参观了陈列馆——多少有点系统性；观赏过教堂和绘画。在阿丽亚德娜和雅努什所处的那种精神空虚的状态下，这一切都显得过于平庸，显得过于富有旅游的性质了。

埃德加尔也去找过那位医生，医生相当仔细地看过了他的喉咙，并从他喉部取下了一小点组织去化验。这是个高个子、黝黑、戴一副大眼镜的十分自信的人。他相当愉快地询问了埃德加尔的童年、双亲的情况以及他的音乐工作。他对病人的膝盖和膝盖的轻微的反应迟钝十分注意，仿佛他不是个耳鼻喉科医生而是个矫形外科医师。他跟希莱尔告别时表现出一种毫不拘谨的、意大利式的殷勤。他给他开了漱口药，药粉，并嘱咐他回到华沙后要马上去找一个好的内科大夫瞧瞧。

“您可别忘了，”告别时他说，“您必须马上去找内科医生。”

埃德加尔答应了，可是他现在要去会见雅努什，要同他商量，从哪儿去给阿丽亚德娜搞点钱来。除了原先他们商量过的那个主意之外，他们想不出别的窍门。雅努什给阿罗发了电报。两天无答复。后来雅努什终于收到了姐姐的电报。

比林斯卡的电报：

阿罗尚未成年，他无权动用自己的存款。我给你汇去我名下的一万兹罗提。外汇委员会的许可证十天后办妥。

玛莉亚·比林斯卡

雅努什着急了。他住的地方离俄罗斯大旅社不远，就在人

民广场左边的洛卡诺旅馆——一个简陋的瑞士小旅馆里。那儿离台伯河不远。他和希莱尔两人沿着堤岸林荫道散步，朝着圣彼得大教堂的方向眺望。教堂的圆屋顶遮隐在法国梧桐蝴蝶花形的叶子后面。

“十天以后！这是何等地严酷。”雅努什抱怨说，“我们到处遇到重重困难，这一切将如何了结？将来可怎么办？”

“我们得从这一方面去找……”

“什么叫这一方面？”

“喏，就是这一方面。从那儿可能会寄钱来。”

“你在法国有什么人？”

“什么人也没有。法国人会借钱给谁？”

“马雷·舒阿尔？”

“他纵然会拍摄原子的照片，可点石成金他还没有学会。”

“剩下只有她了。”

“谁？”

“哈尼亚。”

“啊！”雅努什轻松地舒了口气。“我竟没想到这一层。你当真以为可以吗？”

“要是有这种燃眉之急……”

“你有她的地址？”

“哈尼亚·戴维斯的？兴许有。而且她是这样有名，此地的美国大使馆一定有人能告诉我们她的地址。”

他们回到雅努什的旅馆。啊，简直是个讽刺！雅努什住的房间竟然比埃德加尔的那间大得多。整个下午他们都在忙于为拍给芝加哥哈尼亚·戴维斯的电报措词。还是雅努什找到了她的地址，那是写在一本总带在身边的旧日历上的。

我们急需一大笔钱，并非为了自用。能否给我们寄到罗马来？地址……

埃德加尔·希莱尔

雅努什·梅申斯基

寄出这份电报时，埃德加尔甚至变得活跃了。

“你我简直就象两个鸨儿，”他说，“起初并不拿钱，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要求‘借款’。”

雅努什略带惊讶地瞥了埃德加尔一眼。

“我从你身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新玩意儿。”

“这一切对你来说难道是新鲜事？”

雅努什什么也没说，只叹了口气。

“可怜的哈尼亚。”

傍晚，他们跟阿丽亚德娜见了面。她的穿着很朴素，一套深色的服装，不过头上已经没戴头巾，精心搽上的脂粉掩饰了额上的肝病黄斑。显然她还去过理发店，她那头黑发又梳成了另一种式样：烫成了陈列在民族博物馆里的福斯蒂娜皇后半身像的发式。经这一番打扮，她看起来更动人，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他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乘车往山上走，一直到了加里巴尔迪[①]塑像处，然后就去找一家便宜的小饭馆吃晚饭。“愉快的心情”意味着：他们之中每个人都尽力表现得愉快，同时又装作没有察觉出别人的做作。

小酒馆有一个相当大的花园，连接桌子的一些拱环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灯笼。灯笼里射出的玫瑰色和橘黄色的光线，把阿

---

① 加里巴尔迪（1807—1882），意大利民主主义者。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解放斗争的领导人。

丽亚德娜的脸照得更年轻了。她拿出小镜子，满意地整理了一下头发。

“我似乎年轻了一点。”她用她所特有的那种低沉而略带嘶哑的嗓音说道。但是她的两个同伴显然在想别的事，并未用任何勉强的恭维来接她的话茬儿。

她有点儿难为情地扫了他们一眼。又显得不太高兴了。

但是埃德加尔很快便使大家振作了起来。他实在是可怜阿丽亚德娜。他立刻点了上等葡萄酒，讲起了爱尔日别特卡生活中的种种趣闻，后来又谈到奥拉的信，谈到她的孩子们。阿丽亚德娜很感兴趣。“那就是说，奥拉已经有了这么大的孩子？”她还逐个儿问起他们的名字。嘴里反复念着：安特克、安德热依、海伦卡，还反复打听他们的年龄。不论是埃德加尔还是雅努什都很少见到奥拉的孩子。他们能告诉她的实在不多。

但是埃德加尔终归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温暖、美丽的罗马之夜彻底软化了他们心灵上的积郁，他们忘记了自己的烦恼，而且，埃德加尔显然也忘记了他们没有钱，因为他又要了一瓶什么酒。最后，他们无缘无故变得异常高兴起来，或者毫无理由，或者借一点小事便哈哈大笑。只有特别敏锐的耳朵（埃德加尔的耳朵就特别敏锐）才能从阿丽亚德娜的笑声里分辨出一丝儿歇斯底里的余音。

埃德加尔从送香烟的茶役那里找不到适合自己胃口的烟。便起身到柜台上去了。

希莱尔一走，阿丽亚德娜立刻便止住了笑。

“你知道，我给帕姆帕尼尼打过电话。”她说。

“给谁？”雅努什问，他历来搞不清别人的姓氏。

“给帕姆帕尼尼教授，埃德加尔昨天去找过的那位医生。”

“嗯，他说了些什么？”

“结核。”

“什么？”梅申斯基吓了一跳。

“喉结核，而且相当严重。我听他的嗓音立刻就猜出来了。”阿丽亚德娜冷酷地说道，似乎对自己所下的这个断语很满意。

“这太可怕了。”雅努什说。

“生活本身就是可怕的。”阿丽亚德娜淡漠地说。

“唉呀，上帝，你那一套原则又来了。”雅努什气忿地提高了嗓门说。“你真正是……”

“怎样？”

“残酷。”

但是埃德加尔回来了，讲起了他用蹩脚的意大利语跟漂亮的售货员之间进行的一场好玩的对话。气氛又变得非常愉快了。

晚饭后，他们决定从亚尼库尔山丘步行回去。他们手牵手，走得相当快，一边还躲着从面前驰过的小汽车。他们继续不断地打哈哈，表现得象一群孩子。

在一条马路的拐弯处，他们止住了脚步，举目眺望在蓝得透明的晴空下，沐浴在金黄的光线里的城市。他们止住了自己毫无意义的笑声。突然他们都变得忧郁了。他们默默站了一会儿。

“我真想朗诵诗。”雅努什说，“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

但是，阿丽亚德娜“象昔日那样”晃了晃脑袋，她的鬈发披散到额前，她悄悄地、象唱歌一样地朗诵起来了。

　　对于我这颗多愁善感的心

你的每句话都很多情。

你别为我写诗，

要为我这颗多愁善感的心……①

雅努什咳嗽了一下。"不，这真叫人受不了。"他想，"镇静，镇静，千万可别把它放在心上。"

他们走到人民广场的时候，还在拐角的一家小咖啡馆里喝了咖啡。雅努什要从这儿用出租汽车把阿丽亚德娜送到城市的那一头去。在咖啡馆里(确切点说，是在门旁边的墙上，因为他们是坐在靠外面正对广场的地方)，他们发现了一张预报明天在阿尔詹蒂娜剧院举办交响音乐会的海报。音乐会上有阿瑟·鲁宾斯泰因②的演出，由帕韦乌·克莱茨基指挥。阿丽亚德娜记得巴黎时代的鲁宾斯泰因，因此双手一拍。

"我们一定得去听这次音乐会。"她毫不犹豫地说。

"可是，亲爱的，"雅努什说，"音乐会是早就出了海报的，票早已卖完了。"

"这没关系，我们一定得去。"阿丽亚德娜说。

"其实这也容易，"埃德加尔说，"明天早上我直接给鲁宾斯泰因或克莱茨基打电话。他们理应知道我的，这样不就行了。"

就这样，第二天在音乐会刚要开始的时候，他们来到了阿尔詹蒂娜剧院。已经相当晚了，因此都急于去找包厢。在过道里，埃德加尔还来得及对雅努什耳语了一句：

"休息的时候咱俩聊聊。我有重要消息。"

---

① 原文是俄文。

② 阿瑟·鲁宾斯泰因(1887—1982)，著名的波兰钢琴家，定居美国，一译阿·鲁宾斯坦。

音乐会是清一色的俄国音乐。开始是阿伦斯基①根据柴可夫斯基作品创作的《变奏曲》，然后是拉赫玛尼诺夫②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二部分是斯克里亚宾③的《极乐之诗》。

“音乐会的节目是为我们安排的。”雅努什说。

阿丽亚德娜畏怯地望了望埃德加尔。

“您恐怕不喜欢斯克里亚宾的《极乐之诗》吧？”

“我好久没听过了。”埃德加尔微微一笑，“也许我会改变对它的看法。”

“阿伦斯基的那些《变奏曲》呢？”雅努什问。

“这是我心爱的曲子，”阿丽亚德娜说，并开口哼了起来。

圣子耶稣有个花园
各色玫瑰争妍斗艳。④

这时克莱茨基出来了，大厅里响起了有礼貌的掌声，音乐会开始了。乐队是杰出的。埃德加尔把头歪在一边，听得很认真。

阿丽亚德娜抓住了雅努什的一只手。乐队停止演奏的时候，她说了句什么。由于掌声嘈杂，雅努什没有听清。他把耳朵朝她那边一歪。阿丽亚德娜重复了柴可夫斯基所作，题献给K.R的歌曲中的最后一节：

你们已经忘记，留给我的
只有荆棘——耶稣说。

---

① 阿伦斯基（1861—1906），俄国作曲家。

②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

③ 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作曲家、钢琴家。

④ 原文是俄文。

他们用这些荆棘
给他编了个荆冠，
是鲜血而不是玫瑰的花瓣
把他的额头装点……①

“你们已经忘记，留给我的只有荆棘……”她用法语重复了一遍。“给耶稣留下的是荆棘……你明白吗？而我们在采摘玫瑰花……”

“多美的玫瑰花！”雅努什说，但是阿丽亚德娜没有听见。

雅努什阖上眼皮，一瞬间，只是短暂的一瞬间，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佐霞的面庞。就象她刚死时他见到的那个模样。这真可怕。他极力忍住不要喊出声来，而且迅速睁开了眼睛。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鲁宾斯泰因出场了。

他很丑陋，罕见的丑陋，却具有一种神奇的魅力。他既是如此亲近，而同时又象云彩中的宙斯②。他真是与众不同。

埃德加尔俯身对雅努什说：

“他倒是象萧邦。”

“哪点象？”雅努什问。

“不知道，恐怕就是他身上那种情调。”

坚定有力的协奏曲的谐音立刻响彻了大厅。鲁宾斯泰因敏捷的手指在钢琴上弹出了他所特有的那种圆润、强劲，象铜球敲出来的声音。这位艺术家非凡的节奏感，把拉赫玛尼诺夫钢琴协奏曲第一部分平庸的茨冈浪漫诗的精髓表现出来了。节奏和

① 原文是俄文。

② 宙斯，希腊神话中的主神。

旋律补救了这一部分中装腔作势、故意逗乐的毛病。

然后开始了协奏曲的第二部分。这一部分巧妙地插进了巴赫、贝多芬以及萧邦的和弦。最后便是那神妙、甜蜜、结尾还带着回旋的沉思的乐曲。鲁宾斯泰因象天神一样地演奏着。阿丽亚德娜哭了。

“多么高超的艺术。”演奏结束后，雅努什说道。

阿丽亚德娜留在包厢，两个男人到外面去抽烟。他们都明白在吸烟室里有要事商谈，而且得赶快说完，因为休息的时间很短。可是，他们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还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竟能把那些拙劣的玩意儿变得如此的玄妙！”埃德加尔叹息道，脑子里一定在想着自己。

“噢，可你有什么事要对我讲？”雅努什问。

埃德加尔从背心的口袋里抽出一张橘黄色的纸。

“哈尼亚的电报。”

“给我看看。”雅努什关切地说。

“电汇一千美元到罗马意大利银行，问候你们，哈尼亚。”

“她签的是哈尼亚。”雅努什微笑着说。

“正如作家纳乌科夫斯卡所说的，哈尼亚是个甜蜜的名字。”埃德加尔说，“可以后怎么办呢？”

“一千美元是很大的一笔款子。哈尼亚兼备波兰人和美国人的慷慨。这太好了。”

“可是再大的一笔款子最后也得花完。一千美元不够阿丽亚德娜用多久。以后怎么办？”

“归根结底，你将如何安置她呢？你又不会把她带回华沙去。”

“你疯了！她到那里又怎么办？”

“说实在的，她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她在此地已呆了十年，住在巴西利教派修女院里。”

“她为什么不呆在巴黎？”

“显然是此地的修道院长不怎么相信在巴黎能把她留在修道院里。”

“是否留得住她对修道院长来说就那么重要？”

“依我看，她们是真正想要拯救一切人的灵魂……”

“可她为什么没有当修女？”

“不知道。”

“这么多年都是见习……”

“见习的见习修女。”雅努什一笑。

“你简直是厚脸皮。”

“我知道。这是句愚蠢的俏皮话。可我实在是一筹莫展。她是由于我而抛弃了修道院的。”

“你对她说过什么话？”

“什么也没说。真的，什么也没说。”

“你对她说过你爱她？”

“你胡想些什么！简而言之，我的出现唤醒了她求生的愿望。瞧，她如今已置一切于不顾了。”

“因此，现在你打算送她到巴黎去？”

“那儿谁也不需要她。”

“不论怎么说，她总能凑合着过。”

“你可以想一想，对于一个还俗的女子……还有比巴黎更可怕的城市吗？”

“那怎么办好！”

“要不是这该死的希特勒主义！要是在几年前，柏林对她当

是再合适不过了。现在有啥好说的。”

“那怎么办？”

“我们把哈尼亚汇来的一千美元给她，让她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可我们怎样对她说呢？这美元是从哪儿来的？”

“随便想个托词跟她解释一番就是。但愿她能快点离开才好。”

埃德加尔在烟灰缸里把香烟灭了。他故意挪开了视线，似乎不愿看雅努什，可他终于又忍耐不住，两眼盯着自己的朋友说道：

“雅努什，你想想……”

但他没有把话说完。铃响了，他们回到了大厅里。

他们立刻进入了斯克里亚宾的《极乐之诗》的奇异的、笼罩着一层温馨迷雾的怪石嶙峋的世界。回荡在冰冷的圆柱和灯光之间的旋律象一根根长藤缠住了他们的心。合奏的乐调象藤上的绿叶，它们伴着人们的呼吸、伴着小号低微的喘息在空中飘摇。那透明的、绿得象海水一样的波浪一次又一次地涌起，又变成离奇的音响的浪花洒落下来，终于又一次升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群声叫喊的顶峰，在这叫喊声中，各种乐器的音响突然一齐消失了。

交响诗的演奏刚一结束，埃德加尔就朝他的朋友们转过脸去。

“真是演奏得太好了。”

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阿丽亚德娜直愣愣地坐着，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惊愕，同时又是一种重返大地的欣慰的神情。

"一个升到两万公尺高空以后再降落到陆地的飞行员一定就是这般模样。"埃德加尔想道。

"艺术应有自己的界限，"阿丽亚德娜说，仍旧坐在座位上没有动。"否则就不再成其为艺术了。"

周围的人们都鼓起了掌，穿上了大衣，走出了大厅。阿丽亚德娜和雅努什象两根柱子一样站着不动。当他们终于朝出口走去的时候，埃德加尔悄悄问雅努什：

"咱们什么时候把这笔钱的事告诉她？"

"你等一等。我明天告诉她。"

在阿尔詹蒂娜剧院前面，他们停留在广场中央发掘出的三个小教堂旁边，这三个小教堂都屹立在一个深坑里。教堂旁边长了许多树，成群的野猫在这儿穿梭往返。这些动物从地坑里钻出钻进，你推我撞，彼此发出凶狠的嚎叫。阿丽亚德娜久久地望着它们。

"动物真有福气。"她说。"它们不知道《极乐之诗》是什么意思。"

雅努什讥讽地一笑。

"你总是那么感慨万端，阿丽亚德娜。"他说，"我已经不习惯于这一套了。"

他们约好第二天在博尔盖塞别墅会合，参观博物馆。他们毫无兴味地观看了那些陈列品。那些裸体女人，不论是达那厄①还是帕奥琳娜·博尔盖塞②都未给他们留下什么印象。他们筋疲力尽，神情沮丧地走出宫殿，在公园里转悠。这种情绪显然

---

① 达那厄，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国王之女。

② 帕奥琳娜·博尔盖塞是博尔盖塞家族中有名的女性。

是受了阿丽亚德娜的影响。他们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沿着从博尔盖塞别墅通向宾雀山的大路走去。但是埃德加尔已经忍耐不住他们之间的那种紧张气氛了。雅努什不安地朝他望望，仿佛自己不知道医生对埃德加尔作出的诊断，而是相反，他雅努什的生命倒全在埃德加尔的掌握之中似的。

埃德加尔眼望前方。太阳照射在飞速向他们迎面驶来的汽车玻璃上，强烈的反光刺得他把眼睛微微眯缝了起来。从这个小小的动作里可以看出他的疲乏和一丝儿烦躁。

“你们知道，”他说，“过两三天我就要回华沙去。音乐学院来信了……”他杜撰了这个虚假的消息为自己辩解。

“你在那儿将干些什么呢？”

“一如既往，教课。”

“到了华沙你必需立刻去找医生，”阿丽亚德娜说道，同时向他投以不安的一瞥。“你得马上去，马上……”

埃德加尔拉着她的一只手。

“你不要为我担心，”他悄悄说道，“我反正也知道我是怎么回事。”

阿丽亚德娜猛地把手从他手上抽了出来，转身跑到草坪上去了。

“阿丽亚德娜，你往哪儿跑，”雅努什喊道，“不准踩草坪！”

“不准踩草坪。”阿丽亚德娜滑稽地摹仿着他的口气说，同时双脚在原地不停地踩。“你们都是听话的孩子，都是没有毕业的中学生！我可受够了你们装模作样的那一套！你们这些伯爵！狗崽子！该死的波兰人！”

雅努什被激怒了。

“住嘴！”他叫道，并想去抓住她的手。“过来！”

“我不听你那一套！”阿丽亚德娜喊道。

她穿过草坪飞快地往下跑，小谷地里长了许多小灌木丛，它们栽在这里显然是为了方便夜间的幽会。埃德加尔和雅努什也踏着草坪迅速朝她走去，看到她正坐在灌木丛后的湿草地上孩子似地号啕大哭。两人朝她俯下身子。灌木丛和谷地把他们遮挡住了，使公园小径上的游客和严厉的维持秩序的人无法看见他们。其实他们仨人这时已全都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以至对什么也都不在乎了。

阿丽亚德娜哭得很伤心，她用小手帕把脸蒙住了。新画的眉毛和睫毛被泪水弄湿，油彩抹了一脸。她的模样变得难看了。但是雅努什可怜她，就在她身边坐了下来，抚摸着她的肩膀。

“静一静，阿丽亚德娜，别哭呀……”

“好哇，别哭。你说得倒容易，别哭。可我只要看看自己的一生，我能不哭吗？”整个这段时间她讲的都是俄语。“我的一切都搞得这样糟，我能不哭！而且再也，再也不能补救了。如今我是个什么玩意儿？一个‘逃跑的修女’。不错，不错，就象格里什卡·奥特列皮耶夫①……‘逃跑的修女’。既无前途，又无退路。你也一样，雅努什，你就象那个‘冒名者’。即使我嫁给你，又有什么好处？我是不会跟着你到你那个波兰去的，你不要劝我……虽说，你也并没有劝我，在我年轻、美貌的时候，你爱过我……我跟你们一起听斯克里亚宾的《极乐之诗》又能得到什么？这是另一个世界。我跟你们一起到过了另一个世界……《极乐之诗》，这是上帝存在的明证。在我那个修道院里，任何一个普通的修女

① 普希金的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中的僧人，自称是沙皇伊凡四世的儿子，在波兰军队支持下攻入莫斯科，后被杀。

都信仰上帝。而我呢？我呢？”

“我的上帝！”雅努什说，“你是有专长的呀。”

“什么专长？”

“你只要一到巴黎……”

“你疯了吗？十二年啦！离开巴黎十二年了。那儿已经没有一个画商，没有一个淫秽画坊的经理会记得阿丽亚德娜·塔尔洛是何许人了……《圣安东尼的受诱惑》是一文不值的玩意儿，谁会记得它呢？只有我的修道院长嬷嬷还记得，而且隔几个月她就要问一次：我的孩子，是你画过那些污秽下流的东西吗？”

“她还记得？”

“记得。她是世界上唯一记得的一个。因为她记得罪，因为她记得恶。可我呢？《极乐之诗》，斯克里亚宾，鲁宾斯泰因，拉赫玛尼诺夫……这不是生活……”

她又放声大哭起来，但是突然停住了，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埃德加尔。埃德加尔大吃一惊，这眼神里蕴藏着某种十分危险的东西。他也俯下身来。

“阿丽亚德娜，别哭。”他说。

阿丽亚德娜把腰一挺，怨气冲天地说：

“我不哭。可这不是生活。”

雅努什窘得不知说什么好。

“亲爱的！”（这时他想起了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不觉微微一笑）“亲爱的！什么才是生活？”

“什么都是，唯独我们此刻的所作所为不是生活。”

埃德加尔经历了一番难以想象的痛苦。他受不了这样的场面。“跟俄国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他想。

他又俯下身子，重复道：

“静一静，静一静，别人都在看我们哩，别表演了。”

但实际上谁也没有看他们。花园在欢笑，露珠晶莹，鲜红的百合花争妍斗艳，头顶上是一片象亚麻地一样湛蓝的天空。只有向山上驰去的小汽车的呼啸声。

“还有这空虚，空虚，你明白吗？我一生有什么意义？什么意义也没有。沃洛佳的一生就有意义。他有理想，有孩子……瓦里亚的一生也是什么意义都没有，他酗酒，有个可怕的老婆……沃洛佳的一生就有意义。而我呢？我怎么办啦？可爱的雅努什！我怎么办啦！”

“真的，她可怎么办呢？”埃德加尔想道，同时伸直了腰，望着周围的笠松和软木质的橡树。

“其实你也该明白呀，这是完了，一切都完了。这一定是因为我背叛了列宁……”

“难道说，所有背叛过列宁的人，都得来一次这样歇斯底里的表演？”雅努什说。“如果是如此，那该是世界的末日了。”

“唉，上帝！你们都在对我说些什么！你们两个谁也不会安慰人。”阿丽亚德娜说着，一边用手帕擦眼泪。

埃德加尔的目光从花园的美景转向这个眼泪汪汪的妇人。她坐在意大利花园的灌木丛下，俨如一个坐在教堂墙脚的可怜的乞妇。她满面通红，眼睛哭肿了，失去了它特有的光辉。阿丽亚德娜变成了一个老迈的、旧式俄国妇女，满脑子里装的都是怨天尤人和自叹薄命的想法。他觉得她是如此的陌生，象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他感到，任何力量也无法使他抑制住自己心中这种糟糕的感觉。

雅努什则相反，他显得十分动情。他对着阿丽亚德娜的耳朵讲了许多温柔的话。不错，他一边这么做，一边还不时朝埃德

加尔投去不安的一瞥。既象是害羞，又象是感到自己对他不够诚实。

阿丽亚德娜终于用手帕擦干了泪水，并从手提包里拿出一面小镜子。

“啊，感谢上帝，”埃德加尔想，“暴风雨过去了。”

他一转身，磕磕绊绊地踩着草坪往山上走去。

“吃早饭去吧，我们该晚了。”

“我也真饿了，”阿丽亚德娜站在埃德加尔身边说，“我今天早点还没吃哩。”

“好极了。我们一定能找到点什么好吃的东西。”

他们朝着高台的方向走了几步。

“啊，你们瞧！”阿丽亚德娜喊道，“‘彼得鲁什卡’！”

果真在街对面的那个老地方用屏风围了个四方形的圈子，大鼻子普利奇涅拉正挥动着一根粗棍子逗得周围的几个孩子哈哈大笑。

三个人同时站住了。

“简直就象在敖德萨。”阿丽亚德娜用另一种愉快的少女般的嗓音说道。

“当真！”雅努什说。埃德加尔又补了一句：

“真象是在敖德萨，那儿也常有带着玩偶的意大利人来来往往。”

他们站在人行道紧边上，全神贯注地望着正朝一个挥舞军刀的宪兵叫喊着什么的木偶，那个宪兵就在普利奇涅拉身边。他们三人的嘴角都浮现出一丝微笑，一种童稚的、遥远的微笑。周围再也不是繁华的街道和美丽的花园了。

突然——不知是对那一去不返的童年的幻景看得入了迷，

还是出于什么别的意图(他们永远再也弄不清楚了)，阿丽亚德娜向前跨出了一步，正好倒在一辆急驰而来的白色大轿车下面。

二

不知是怎么的，安德热依乘了一班很晚的火车离开华沙，等他好不容易到了普斯泰翁基已经是半夜时分。马车静悄悄地驶到门廊前面，只有昏昏欲睡的弗朗济谢克打着呵欠走到安德热依身边，提起了他的小箱子，说道：

“米哈霞姨妈身体不适，太太已经安寝了。”

屋子里寂静无声。安德热依迅速吃了为他准备好的晚饭，又走到门廊。普斯泰翁基的门廊实际上是个亭子。它不是向前凸出，而是向后凹进，就象房子两翼之间的一个连厅。亭子两边长满了野葡萄，中间有一片开阔地，能看到园林里高大的树木。但此刻不论门廊里还是外面都是一片漆黑的夜。大概是要下雨了，天上也看不见星星。可是并不感到闷热。夜，清新而又馨香。最后的一批干草堆放在园林外面，也许已经运进了干草房。田地里一行行割下的庄稼，高大椴树上怒放的鲜花，还有那土地，干旱的，渴求水分的土地，一切一切都散发着夏日的芳香。

安德热依坐在门廊前的台阶上，竭力想从笼罩着这座古老房子的黑暗里看出点什么名堂，但他什么也看不见，只间或听到沙沙响的风声，那风儿仿佛在向世界预告雨之将至，一阵阵吹来，摇动着树梢。然后又是一片无边的沉寂。安德热依深深吸了一口气，把那股香味和清凉湿润的气流吸进了胸腔，他感觉到那股芬芳馥郁的气流一直渗入肺腑。他觉得自己非常幸福。

他做了他想做的事。安特克每年都到山区爬山，背着煮米

的小锅到处漫游，跟那些穿长裤子的披头散发的姑娘们调情；海伦卡准备跟妈妈一道到海滨去，高山大海对他都有吸引力，可他却决定在普斯泰翁基度过自己第一个"自由的"夏天。他在这儿总感到最赏心悦目；他眷念这个家，眷念外婆和罗伊斯卡姨婆。除此之外，他在这儿可以独自去散步，有一间"塔楼"上的小房间，而且，也该有点时间想想自己的将来。想到这一点，他嘲讽地笑了笑，然而毕竟……

生活在前面等待着他，整个的生活眼看已经逼近了。它正从此刻笼罩着他的漆黑的夜里向他走来，而他竟丝毫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它是这样庞大、漆黑、无形而喧闹，就象这时而吹打在槭树和椴树树冠上的风。这生活，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又是什么样子？它能延续多少年？为什么日月如梭人会老？

谁也不曾想象自己怎样长大成人，怎样跨过生命的鼎盛时期，又怎样在日趋衰老。安德热依也不能想象，这一切将是个什么样子。但是他对此很感兴趣，他想弄个明白。

"我会弄明白的，以后……"他低声自言自语道。

他不想去睡觉，因为他知道，从明天起他就要过着普通的乡村生活。他明白，明天他再也不会去想这些事。而此刻，自己面前是这漆黑、温暖的夜，这个夜晚就是为了让他好好想一想这个庞大、漆黑的海洋的，他象任何一个赤手空拳、毫无准备的年轻人一样，在这个大洋上飘浮。

他眼前只有这孤寂的夜晚的几个钟头可用来进行埃德加尔舅舅所说的"浮士德式"的思考。安德热依有时听到母亲同埃德加尔舅舅的闲谈，希莱尔所说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他很少让自己去进行那种"浮士德式"的思索。别看外表象个孩子，安德热依已是个有条不紊的年轻人了。中学毕业考

试前必须啃熟的填满了各种无用知识的功课，占了他许多时间，田径运动也花了他一点功夫。他此时此刻所感受到的这种思想上的空隙，是许久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因此享受到馨香的空气和严肃的成人的思想，真叫他心旷神怡。他是如此地为之陶醉，就象饮干了一盏玉液琼浆，或是同女性的第一次亲吻，在这一吻之中，除了行为本身之外，使他感到无限愉快的是，他已经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想，他已经是相当成熟了。

老狗瓦特克从黑暗中突然出现，悄悄把头搁在他的膝盖上。他跟这条狗呆在一起也很好。他想到，将来他每年回到普斯泰翁基时，将会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老练，越来越完美，越来越高尚，但是他的心中将永远装着这样的爱的情感，永不会改变。

“今后，除了普斯泰翁基我哪儿也不去。”他对瓦特克说，一边用手抚摸它那颗白天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脑袋。

在这漆黑的夜晚，他感到自己锻炼得很好的轻盈的躯体同这荫影和风，同周围的一切溶成了一体，跟那瞬息间的喧哗和那延伸到遥远遥远的森林、田野直到那翻卷着乌云的高空的无边寂静溶成了一体。他感到自己同寂静、温暖、芳香汇合到一处了。

同时他也感觉到，这躯体需要充实，就象那“浮士德式”的问题需要得到回答一样。尽管他是如此平静地坐在门廊前的台阶上（坐在夜的台阶上——他想），抚摸着无言的老狗的头，他却向着这喧闹园林的无边黑暗提出了一连串倔强的、重大的问题。他在召唤着什么，然而这夜、这风、这园林、这馨香都没能回答他。

可他知道，它们能够回答，只是不想回答罢了。他知道，在这无意识的喧哗中，有许多东西能把他弄得头晕目眩。

“明天就是寻常的日子了，”他想。“但是今天这一夜直到明晨是属于我的，谁也夺不走。我一定要通宵不眠，听听这风声喧啸，听听这树枝发出的噼啪的响声。我一定要通宵不眠，看看究竟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上增长，漫出。是鲜血？是爱情？有谁在听我的动静？是大自然？是上帝？”

弗朗济谢克走过来，碰了一下他的肩膀。

“少爷，咱们睡觉去吧！”他说。

但是安德热依把弗朗济谢克撵走了，并说，他自己会关门，会插上那古老的大门闩。他这样独自坐到曙色从天边明晰地露出园林树木的轮廓，直到第一批沉重、温润的雨点飘落下来。

“这一夜谁也夺不走啦。这是生活的起点。”他站起身时说。

他关了大门插好门闩，穿过小客厅走到自己塔楼上的小房间，房里有一张简单的木床。他还把一盘浇了奶油的草莓吃了，显然那是米哈霞外婆叫人送来给他睡前吃的。他脱得一丝不挂，盖了一条薄毡。

“这是怎样的一夜啊！”他想着，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他醒得相当晚，但一切都正常。外面在下着雨。餐厅里只摆了他的一副餐具，瓦莱雷克的女儿小久妮亚，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姑娘跟她的女教师，个子不高、但表情严肃的万达小姐坐在长桌的另一头。女教师十分冷淡地回答安德热依的点头问候，而那小家伙却一直用自己那双阴沉的黑眼睛固执地盯着他。安德热依问两位老太太是不是起来了，万达小姐解释说，罗伊斯卡太太早已在自己的庄园里转悠，而米哈霞太太近来不能起床。

似乎是对这番话的驳斥，米哈霞姨妈穿着睡衣走了进来，样子十分虚弱。安德热依发现她在离开华沙以后的这段时间里变

化很大。特别是她那不正常的、泥土一样焦黄的肤色更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在外婆的手上吻了一下。

“姨婆不舒服吗？”他有礼貌地问了一句；森奇科夫斯卡太太不准外孙们称自己做“姥姥”，因此所有的外孙都叫她“姨婆”。

米哈霞姨妈一摆手。

“家里怎么样？大家都好吗？”她一边问，一边坐到安德热依身边。

安德热依说，家里的人都准备各走各的路。但马上便住了口。

“父亲呢？”米哈琳娜太太问。

“父亲很忙。兴许会到这儿来住几天。”

“要能来就好。我真想见见他。”姨妈意味深长地说。

“谢谢姨婆的草莓。一定是姨婆让人给我放在房里的。”

“是我叫的。这是最后一批草莓了。它是晚熟的品种——黑人莓，象糖一样甜。不过再也没有了。”

“多可惜。”

“木莓就要下来了。是吧，万达小姐？爱韦琳娜对我说过。”

万达小姐含糊地嘟哝了一句。安德热依想了一下为什么久妮亚的女教师对他这么不怀好意？但很快又想到别的事情上去了。

“姨婆不到外边走走吗？”他问。

“不。我如今是整天躺着。不过现在好些了。”

罗伊斯卡太太走了进来。她头戴一顶亚麻布的宽边帽子，身穿带黑花的浅色衣裙，手上是一双黑色露手指的半截手套，一串钥匙叮当作响。在安德热依眼里，她就是晴朗夏日的化身。

“我淋了点雨。”安德热依吻她的手的时候她说道。“我亲爱的，”她对小伙子说，“粮仓里正在量燕麦。虽说科兹沃夫斯基在那儿，我还是希望你能在那边呆到中午。你只要把整个重量登记下来就行了，没有别的事。因为谢德尔策的犹太人明天就要来提货了。”

米哈霞姨妈摇了摇头。

“他们不会怕他的！”她嘟哝道。

罗伊斯卡太太有点恼火了。

“我的米哈霞，你怎么下楼来了？你昨天还那般难受，而今天却又忽然出房来了……你的脸色跟墙壁一样……”

“我想看看安德热耶克。”

“安德热依是个孝顺外孙，他一定会到你房里去问安的。就是为了那些草莓也会去谢你的呀！为了那点草莓，你昨天絮叨了一整天。”

米哈霞太太站了起来。

“我的爱韦琳娜，”她平静地说道，“我认不出你了，‘絮叨’，这是什么话！①”

安德热依三脚两步跑到外面去了。雨下得很小，只不过是毛毛雨罢了，晶莹透亮的水珠飘落在他的头发上。粮仓里又昏暗又潮湿。

科兹沃夫斯基先生是个五短身材、大腹便便的黑发男子，一对凸眼睛，不断地挺直身子，瞪大眼睛。当他看到安德热依，立刻便欢呼起来。

“啊、欢迎！欢迎！”他叫喊着向他伸出手去。

---

① 原文是法文。

安德热依被弄得十分腼腆。他可没有爱韦琳娜姨婆身上那种常常使他感到震惊的“照管财务”的本领。每逢他不得不去磅秤什么、计算什么、登记什么的时候，他总感到这就是明白表示对工作人员的不信任，公开怀疑他们偷窃，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感到很不自在。可是科兹沃夫斯基却出来给他解围。

“伯爵夫人，”他总是这样称呼罗伊斯卡太太，“从一大早起就登记了我们来得及称出来的五十六麻袋，这儿是纸和铅笔。每一麻袋装五十公斤。这很好算。最好是每装一袋画一道杠，然后每十道杠用一条线连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按每五百公斤来计算。”

“这燕麦多吗？”安德热依问。他竭力使自己提出的问题显得实事求是。

“您瞧，这么多。总共有十二吨。不过明天只需要五十公担。”

安德热依环顾了一下宽敞的粮仓。装燕麦的粮囤是在靠里边的地方。那儿堆放着许多金黄、纯净的麦粒，象个硕大的金字塔。每当把簸箕往里面一插的时候，它就会发出一种不同于黑麦的、听起来令人愉快的沙沙声。有五个姑娘在燕麦囤边工作。一个用簸箕往放好的麻袋里装，而其他几个就抬起装满了的麻袋，靠墙放在已经摆了许多麻袋的地方。在搬运过程中，她们还要把麻袋放在十进制磅秤上过秤，同时敏捷地把松松耷拉着的袋口用力扎紧。麦粒从那些金字塔上倾泻下来，沙沙地响着淹没了姑娘们的脚。

科兹沃夫斯基先生站在磅秤旁边，用发僵的手指拨动磅秤的指针，如果超重，便用一个小簸箕把燕麦从麻袋里铲到一个放在身边的木桶里，如果重量不够，他便往麻袋里加上一点。他穿

着高统皮靴，两腿很雅致地叉开站着，摆出一副庄重的架式，他要不就是大声数数，要不就是跟姑娘们和安德热依扯东拉西地闲谈。他是个有名的饶舌鬼。

安德热依站在过了秤的麻袋旁边，每送过来一只麻袋，他便在记事簿上画一道杠。

此刻雨下得大了，外面一片哗哗的雨声。

“六十，六十一，”科兹沃夫斯基数道。

“加油干呀，姑娘们！”他停住了数数喊道。“少爷没啥好记了。他在这儿跟你们一起要感到无聊了。”

“请您别这么说，弗洛里安先生！”安德热依相当轻悄，但颇费力气地说，同时感到自己的脸一直红到了头发根上。

“安德热依先生跟你们在一起感到无聊。他在粮仓里感到无聊。可要是在园林里，在栗树下恐怕就不会感到无聊了吧。当然啦！”

科兹沃夫斯基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又响又放荡。

“怎么，难道不是吗？嗯，你们快点干吧！快点干吧！今天下雨，不能到栗树下去，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下一次再邀请少爷去吧，他一定会去的。”

“啊，少爷理应邀请我们才是，而不是我们邀请少爷。”那个站在大簸箕旁边的姑娘愉快地答道。

“您算了吧！弗洛里安先生！”安德热耶克悄悄恳求道。

“这儿已经有人警告我们啦，嘀嘀！”科兹沃夫斯基继续笑道。“六十五，六十六，嗯，六十七在哪儿？你们快点儿干呀，到中午我们必须称出一百麻袋来。您知道吗，安德热依先生，万达小姐已经提醒过姑娘们，说从华沙要来一位漂亮少爷，有这么一对黑眼睛。她警告过，不许我们的姑娘们对他送秋波！……啊

嘛！万达小姐对我们的姑娘们这样不放心，因为她希望所有的姑娘都当老姑娘，跟她一样。嗨，安德热依先生，您写呀，六十八，六十九……”

“她是不是姑娘谁搞得清。”大簸箕旁边那位话最多的又叫喊了起来。只有从她毫无必要地抬高嗓门这一点可以看出，她是在极力克制自己的羞怯。

“雅霞，你别在那儿尖声怪叫了，”科兹沃夫斯基先生说。“用你那斑鸠的劲儿装燕麦吧。喏，快点呀！快点呀！”

但是，引起安德热依注意的并非多话的雅霞。抬麻袋的那几个稍小一点的女孩子中，有一个特别漂亮。她个子不高，十分端庄匀称，肤色微黑，面颊上堆着两朵娇嫩的红晕，一丝愉快、智慧、多情的微笑；特别是那双会笑的眼睛。每当她搬来一只麻袋放在别的麻袋旁边，她总要对安德热依投去温柔的一瞥。这时安德热依的目光便立刻避开了她。

“嗨，不羞，”他暗自说道，“一个乡下雇农，简直恶心。就象威森霍夫某些小说里写的。少年和村姑，真恶心！”

别的姑娘们都叫她卡霞。跟她一起抬麻袋的伙伴对她吼道：

“哎，快放下，走哇！你傻看什么？没有见过少爷吗？其实他每年都来的。”

“她是新来的。”雅霞从粮仓深处叫道。“她还从没见过华沙来的少爷哩。”

“得啦吧！”卡霞象猫一样愤愤地嘶叫了一声，便跑去搬新的麻袋了。

“是不是华沙来的倒没啥关系，”科兹沃夫斯基先生说，一边调整着磅秤指针的位置，又用张开的手指做成个蝴蝶的样子。

“跟少爷来往可得留神，他是不会把你们娶回家的。”

“为什么不会？”雅霞叫喊道。“如今这是时髦！从华沙来一个扫烟囱的，而从烟囱里冒出来的是一个——新娘！”

五个姑娘一齐大笑起来，虽说这句谚语并没啥意义。可它对这些姑娘来说倒象是有所指的。

突然，粮仓门前传来一阵脚步声，一个全身湿透、穿亚麻布衬衫的小伙子闯了进来。

“爸爸，谢德尔策的人来了！”他刚到门口就喊道，然后又在靠门边的一个姑娘身上捏了一把，好象这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礼节。

“别胡来！罗梅克，不要脸的家伙！”科兹沃夫斯基先生喊道，可是看得出来，他欣赏儿子的举动。

罗梅克跟安德热依打了个招呼。

“我来称，爸爸，”他说，“您去吧。他们只不过是来问问价钱，马上就走。”

科兹沃夫斯基先生一走，整个工作马上就停顿下来了。雅霞拉下头上的头巾，又扎成另一种式样，卡霞象中了魔，公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安德热依看。其他的几位都站在粮囤旁。

“你们知道吗，姑娘们！瓦莱雷克先生在谢德尔策组织了这样一个党派，唉呀呀！尽搜罗一些小伙子，让他们保护自己。他上街总是只带这样两个穿军装的人，高统皮靴，浅色裤子，短上衣要不是灰色的，就是深蓝色的。雅希奥·比涅夫斯基已经跟他们混到一起去了……所有的小伙子都是一模一样，象一堵墙。”

“这是警察吗？”雅霞问。

“比警察还要糟得多了。”罗梅克说。“嗨！那都是些多强壮

的小伙子！”

“纯粹是些希特勒分子。”卡霞说。

“这可怎么好哩，罗梅克先生，”心神不安的雅霞问道。“我们将跟希特勒分子站在一边，还是反对希特勒分子？”

“要打仗吗？”卡霞惊恐地问，不由自主地看着安德热依。

就在此刻，科兹沃夫斯基先生回来了。

“我看得出来，你们刚才过磅的燕麦并不多。”他挖苦说，“有多少，安德热依先生？”

“七十三！”安德热依大声答道，他为自己终于也有点用处感到宽慰。

“咳，继续干吧，加点劲，姑娘们！加点劲呀！”他说着自己也动手干了起来。

罗梅克走到安德热依身边。

“你的小提琴拉得怎么样了？”

“啊，在练，在练。每周一次到谢德尔策去找老师教。”

“你现在还练吗？”

‘练的。只是没人给我伴奏。”

“今天晚上到府邸来。我们来奏一曲。”

“好的，我一定来。”

安德热依没有注意到已经摇了午饭铃。他缓步朝家里走去；雨一直在滴滴答答地下，园林的小径湿淋淋的。房子前面的玫瑰花颜色更加鲜艳了。潮湿的叶子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安德热依直到现在才打开自己的小箱子，把带来的几本书放好，把衣服整齐地放在衣柜里。

“至少安特克不会到这儿来翻我的东西了。”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就去吃午饭。米哈霞姨妈没有下楼来就餐。

罗伊斯卡太太面色不悦，因为需要秤出六十公担燕麦而不是五十公担，麻袋又不够。安德热依对这一切都不甚了了。他只留心注视严肃的万达小姐（她是罗玛娜小姐的朋友，罗玛娜小姐教过他们兄弟，现在还在照管海伦卡），心里在猜测，为什么万达小姐要在外面跟姑娘们议论他，这是什么意思？

罗伊斯卡太太叫他饭后给外婆送一杯浓咖啡到楼上去。

"米哈霞姨婆能喝咖啡吗？"他关切地问。

"当然能。甚至需要喝。她的心脏有时很弱。"

安德热依看到外婆穿着睡衣躺在长沙发上。

"哎，我的安德热耶克，"她说。"你真好。我由于下楼去看你，一下就弄糟了。"

"啊，您瞧，姨婆。"安德热依一边说，一边把咖啡杯子放在她手边，又给她放上了糖。"爱韦琳娜姨婆说过，您是不必起来的。"

米哈霞太太相当有精神地喝着咖啡。

"唉，我的安德热耶克，我是多么难受呀。"

这一连串的"唉，安德热耶克！""唉，安德热耶克！"使小伙子有点烦躁。

"姨婆到底是什么病？"他在床边坐下时说道。他这问题提得相当唐突，可是由于根本没有一个人关心过米哈霞姨妈的健康情况，因此她还是非常感激的。安德热依的问话使她为之动容。

"我自己也不清楚，安德热耶克。我就是这么虚弱，还气短。稍微动一动就觉得胸口压着一团什么东西。"

"医生怎么说的？"

"你知道，还是在华沙的时候我就去看过医生。瞒着你妈妈。

何必叫她为我操心呢?那可怜的,她不顺心的事已经不少了。"

"噢,医生怎么说的呢?"

"他摇了摇头,开了点滴剂。治心脏的。可我不仅是心脏不好。哪儿都有病,简单说,就是衰老。"米哈琳娜太太的语音里饱含着泪。

"哎,姨婆,别老这样,"安德热依笨拙地试图去安慰她。

"你父亲对我这么好。真的,这么好,亲生的儿子也不可能比他更好的了……"

"医生到这儿来过吗?"

"你知道,爱韦琳娜一定在为我担心。隔天就派马到佩特雷博雷去请医生。他总是听听我的心脏,而且总是说:安静,森奇科夫斯卡太太,安静。我这儿是安静得很的。对于奥拉,我很放心。你父亲是个非常好的人……"

安德热依微微一笑,把一绺垂到眼睛上的卷发掠了上去。

"我明白,姨婆为什么老要这么说?"

米哈霞太太把嘴唇稍微撇了撇。

"不错,你明白。"她说。

"可你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立刻她又补了一句。"并非所有的人都珍惜你父亲的美德。"

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

"我还得为这自寻烦恼!"他叹了口气。

可是米哈霞姨妈并没认输。显然,她今天有什么重要话要对安德热依说。

"甚至最亲近的人也不知道你父亲全部的价值。"她又换了一句话说道。

坐在外婆身边一张小圈椅上的安德热依不安地动了一下。

“姨婆想说的到底是什么？”

米哈霞姨妈作了个苦相。

“因为你妈妈不看重你父亲。”

“姨婆在说些什么？妈妈不是爸爸的妻子吗？他们结婚都二十年了。”

“不错。可你妈妈从来没有爱过你父亲。”

“这是姨婆的感觉。”安德热依笑了起来。“姨婆怎么知道的？”

“唉，我的孩子！你妈妈曾经跟斯彼哈瓦订了婚。”

“跟斯彼哈瓦？跟那个外交部的人？姨婆在说些什么？这太好玩儿了。”

“不是那么好玩儿哩。”

“太好玩儿了，我还可能有另外一个爸爸！”

谈话就此结束。安德热依在外婆的额上亲了一下，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他整理了一下课本，瞧瞧这本，又看看那本。窗外雨还没有停，安德热依时不时抬头仰望从槭树和白杨树梢上飘过的低垂的乌云。一切都依然如故。后来他开始复习数学，他喜欢数学，然而却准备报考工业大学。考建筑系得有一番竞争，这场竞争是艰难的。他把图纸钉在绘图板上。他怕的是素描即席考试，这方面他完全是自学的，并且还不清楚该怎样去着手工作。

罗马瓦神甫来吃午后茶点。他老了许多，可还是跟一向那样喜欢谈论最近主持的婚礼、订婚仪式和洗礼。前不久来了这么一对，要求订婚，风琴师接待了他们，也登记了他们的姓氏，但神甫了解他们，知道他们是表兄妹。举行婚礼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他对村里所有的人都象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了解。他记得所

有人的名和姓。

“嗯，你怎么样？”他把脸转向安德热依问道：“做弥撒时你不来当助祭吗？”

“我已经太大啦，”安德热依无拘无束地笑着说。他喜欢罗马瓦神甫。

“怎么太大？比你大得多的还来当助祭哩，不过，你还记得应答祈祷文吗？”

“记是记得。不过我可从来没有学会过摇铃。”

“怎么？你不是摇得很不错吗？”

“不是我，是安特克。我可从来没会过。”安德热依笑道。

“喏，那你一定学得会……”

“对不起，神甫，请问神甫，斯泰凡的近况怎样？”安德热依突然问道。

“他在谢德尔策。在瓦莱雷克先生那儿。”神甫当即答道，过后他又考虑了一下。他朝罗伊斯卡太太迅速瞟了一眼，她正忙于修理自己的台布圈。

“圈直了，”她说，“得送到铁匠房去，用钳子把它弯过来。”

“阿卢尼奥的情况又怎么样呢？”安德热依又问。

神甫装作没有听见他的问话。

“阿卢尼奥跟他姐姐住在村子里，”罗伊斯卡太太回答说，“你可以去看看他。”

神甫惊诧地看了罗伊斯卡太太一眼。

然后他的目光转向桌子的那一头，小久妮亚和万达小姐坐在那儿。神甫问：

“这就是瓦莱雷克的小女儿吗？多象他父亲……”

久妮亚一点儿也不象她父亲。安德热依听说过，罗马瓦神

甫每次来都要问一遍她是不是瓦莱雷克的女儿，以此来强调他没有给这个孩子举行过洗礼。瓦莱雷克是在谢德尔策找了一个东正教的牧师给女儿举行洗礼的。他和克莉玛只举行过东正教的婚礼。

午后茶点很快便结束了。安德热依走到门廊的时候，看到园林通道尽头一线碧绿的天空，感到惊诧不迭。雨停了，云幕也迅速从天空消散了。乌云和晴空之间出现了一条平直的线条。很快天空便一半灰白，一半碧绿。园林里只听到绿树丛中一片沙沙的滴水声。

安德热依打算到院子里去，但就在此刻，他感到久妮亚的小手放在自己的手心上。

“走！”她说，“你去看看我的孩子们。”

前厅的一个角落里，用小木板隔成一个小小的围墙。围墙里面，竖着一根插在小花盆里的松树枝，小花盆周围摆满了洋娃娃。它们坐成一圈，手举得高高的。

“因为他们现在有了圣诞节松树啦。”久妮亚对安德热依解释说。

安德热依指着旁边的一个洋娃娃问：

“这个洋娃娃叫什么？”

久妮亚腼腆起来，她不知道该怎么说。

“哎，怎么啦，你不知道你的洋娃娃叫什么名字？”

久妮亚轻声说了句什么。他把耳朵靠近她的嘴巴。

“这不是洋娃娃，是人。”久妮亚说道。“这是我的小女儿。”

“那么你的小女儿叫什么呀？”

“亨恰，”久妮亚低声说。

那些洋娃娃叫亨恰、斯塔霞、伊莫盖娜和博布。博布是个小

黑男孩。

安德热依在洋娃娃旁边坐了下来。把它们的小手整理了一下。现在洋娃娃手牵手圈坐在圣诞树周围。

“它们在唱圣诞歌。”安德热依说。

久妮亚非常高兴。

“它们在唱圣诞歌，”她重复着说，同时用自己纤细得象蛛丝一样的嗓音唱起了一个什么节日歌谣。

安德热依想走开。

“别走！别走！”久妮亚恳求道。

“我该走啦，我得到院子里去。”

安德热依走了。在从屋里到院子里的路上他思索着，跟小久妮亚说话为什么要用这样粗的嗓门。“显然，我是想叫人把我看作一个真正的大人。可是不久前我还在玩海伦卡的洋娃娃哩，而且科谢可娃姑姑还给我送来了那么多中国洋娃娃和黑人洋娃娃。现在我却害怕别人看见我玩久妮亚的洋娃娃了。”

他笑了起来。

“你想当个真正的大人，亲爱的安德热依。”他自言自语道，可至终他也没有理解这句话的真谛。

经过院子时，他见到一群姑娘从牛栏里走出来。卡霞似乎不在她们当中，但他不能肯定，又不愿盯着她们看。他极力忍住不去看，一直梗着脖子走进了科兹沃夫斯基家的走廊。老远就听见罗梅克在练琴。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何撞到这儿来了。他不是跟罗梅克相约，叫他晚上到自己那儿去玩玩乐器的吗！可他却不知不觉走到了院子里。他在科兹沃夫斯基的门廊里站住了，又朝身后望了一眼。园林明净如洗，一片葱绿，象在闪耀着光辉。树梢上方

是一片湿润的、浅绿色缎子一般的晴空，近处是一片飘忽不定的淡紫色的浮云。一切都是湿润的、凉浸浸的和光闪闪的。看来天气晴稳了。

他走进科兹沃夫斯基家。除了罗梅克没有别人。后者正站在一个宽大、低矮、塞满了家具的房间中央拉琴。

罗梅克见了他丝毫也不感到奇怪。他拉完了一段曲子说道：

“啊，安德热依！你来得好极了。我为了和你配琴，正在练习哩。”

“嗯，你拉吧，”安德热依说。

“不，不拉了，太难听了。”

“倒也是真的。”安德热依承认说，同时对整个房间扫了一眼。

他喜欢这个房间。这儿到处塞满了古老而简朴的橡木家具，床上堆了许多枕头，墙上挂满了猎物。这儿飘散着一股新洗的衣被、薰衣草和马约兰的温馨的香味。

“瞧，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罗梅克说着走到橡木酒柜旁边，拿出一个大肚的烧酒瓶。酒是浅绿色的，里面还飘着一些长长的青草。

“我们来干一杯吧！”主人倡议说。

“饶了我吧，罗梅克！我从来不喝烧酒……”安德热依谢绝道。

他羞於说“我从未喝过烧酒”。但是罗梅克已把酒倒进了两只磨砂玻璃的酒杯，只是斟得并不太满，又把黑面包一片片切好。

这就算是有下酒的菜了。

安德热依犹豫不决地举起了酒杯。罗梅克说，“干！”这就是说，必须一口喝完。

烧酒有股浓烈的香草气味。安德热依感到一股灼人的辣味堵在嘴里、喉头、直冲到鼻子里，呛得他咳嗽起来。

“快闻闻面包，”罗梅克说。

安德热依闻了闻面包，闻到了一股美妙的黑麦味。他吃起了面包，啃了一口粘满面粉的喷香的面包皮。喉头的灼痛很快便消失了。

“走，我们出去散散步，”罗梅克说，把酒瓶藏进柜里。“我们不能多喝了，妈妈会发现的。”

“我再也不能喝了。”安德热依说，“这味道叫人难受。”

“你这就走吗？”罗梅克问。

“我们到村子里去找阿卢尼奥吧。”安德热依倡议说。

“找阿卢尼奥？找他做什么？”罗梅克颇有点惊奇。

“不错。我想去看看他。好久没见到他了。”

“如今没有什么人去拜访阿卢尼奥的，”罗梅克带着一种滑稽的傲气说，“不过既然你想去，那就去吧。”

他们穿过院子，然后又穿过园林的一角朝村子走去。沿途是一排排相当整齐、有的是砖砌的小屋。小屋前都盛开着鲜红的豆花，向日葵也开花了。

阿卢尼奥跟姐姐住在村子的尽头。从园林的方向看是在右边。

阿卢尼奥坐在敞开的窗前。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人，一头稠密、松软、象油墨一样漆黑的头发梳向脑后。他正在读着一本什么书，小伙子们一出现在他窗前，他便急忙把书合了起来。安德热依似乎看到那是一本俄文书。

“阿卢尼奥，你变得多厉害，”安德热依说，“你以前比我的个子可小得多。”

“并且，我已经不叫阿卢尼奥，而叫阿历克塞了。”昔日的伙伴微笑着说。他有一口洁白的牙齿，非常低沉的嗓音。他向小伙子们伸出了手。

“为什么你从未到我这儿来过？”阿历克塞问安德热依。“你是经常到普斯泰翁基来的呀。”

安德热依不知如何答复才好。

“谁到你这儿来啦？”阿卢尼奥的姐姐从房子的那一头朝房间走来时问道。她手里的衣架上挂着一件起白点的红色夏季连衫裙。

“是安德热依和罗梅克。”

“哪个安德热依？”姐姐问。

“安德热依·戈翁贝克。”

女裁缝朝安德热依看了一眼。

她比兄弟略长几岁，有二十出头，已经是个成熟、憔悴的妇人了，不过样子还不难看。她的头发跟阿历克塞的一样黑，此外还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她患了心脏病。

“先生们进来吧。”她说道。

小伙子们走进房来。安德热依后悔不该到这儿来。他担心在这儿没有什么好说的。可罗梅克却话多。

“多漂亮的连衫裙呀！给谁做的？”他问。

“给卡霞……”盖尼亚姑娘微笑着回答。

“给卡霞？”罗梅克又问，“给哪一位卡霞？是你的卡霞吗，阿卢尼奥？”

阿卢尼奥脸红了，生气地嘟哝了一句：

“我没有什么卡霞。”

安德热依感到很不自在。房间里有一个装满了书的大书柜。

“你的书真不少，阿卢尼奥。”安德热依说。“你在念大学吗？”

阿卢尼奥的脸上又现出了笑意。

“不，我在自学。”他说，“坐吧，安德热依。”

盖尼亚姑娘想请他们喝茶。

“非常感谢。”安德热依说，“我正好刚吃过午茶点。罗马瓦神甫来吃午茶点了。”他这句话是对阿历克塞说的。

对方什么也没有说。

“我向罗马瓦神甫打听过你，可他装作没听见。”安德热依又补了一句。

“这倒是在我意料之中。”阿历克塞嘟哝道。

“唉，阿卢尼奥，阿卢尼奥！”盖尼亚姑娘说。

“毕竟还是叫你阿卢尼奥呀！”罗梅克喊道。

“他原打算进神学院，当牧师。罗马瓦神甫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久！好久！”盖尼亚接着说，“他都差一点儿去了。”

“只是，没有去成。”阿历克塞用一种特别的低音说道。

“没去成，可不是没去成，”盖尼亚姑娘失望地说，一边在床上叠着红色的连衫裙。“可惜呀，多么可惜！”

“我一点儿也不惋惜。”阿历克塞说。

“可不是，”罗梅克喊道，“他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牧师呢？他只会追着姑娘们不放，直追得尘土飞扬。”他笑道。

他们又闲谈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走了。

“你可知道……”他们走到离姐弟二人住的小屋相当远的地

方时罗梅克说，“你知道吗？他是共产党。所以罗马瓦神甫才那么生他的气。神甫不认他了。因为他原本是神甫的学生呢……”

一吃过晚饭，罗梅克就来了。跟安德热依一道演奏了一小会儿。奥拉有意让孩子们受点音乐教育。安特克毫无进步，很快就放弃了音乐课，把母亲和弟弟的劝告都当成了耳边风。可是安德热依却学会了弹钢琴。当然，他没有进行过循序渐进的练习，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耐性，但是一些不太难的曲子他弹得很不错，他常跟自己的教师，讨人喜欢的米克拉舍夫斯基一道四手弹奏，并且还能给罗梅克拉的一些简单的短曲伴奏。罗伊斯卡太太和米哈霞姨妈特别喜欢弗朗西斯·托梅[1]题为《质朴的自白》的这首感伤主义的作品。这动人、悦耳、易记、类似门德尔松的无字歌的简朴曲调，对于安德热依来说，倒似乎成了夏天和暑假的象征。每年夏天它都响彻这座木结构的庄园府邸的小客厅。随后就是整整有一天都有人哼唱《质朴的自白》，使那葱绿的园林、充满了繁忙景象的庄院、以及这幢带有两个塔楼的木结构房子到处都回荡着它的旋律。

他们的演奏结束后，罗伊斯卡太太走到安德热依身边，告诉他说，米哈霞姨妈的病情恶化了。午后心脏病发作，此刻正在沉睡。派到佩特雷博雷去请医生的马车已经出发了。

“米哈霞姨婆得的到底是什么病？”安德热依问。被这些坏消息吓了一跳的罗梅克用一块浅紫色的绸子包好了小提琴，把它放进了琴匣，便回家去了。

“是什么严重的病吗？”

---

① 弗朗西斯·托梅(1850—1909)，法国作曲家。

"医生怀疑是癌。"罗伊斯卡太太说，眼睛没有看安德热依。

"啊，上帝！"安德热依长叹一声。"得告诉妈妈。"

"妈妈知道这个情况，"罗伊斯卡太太说，"不过，兴许还能拖很久。"

"不用把妈妈找来吗？"

"让她呆在海滨吧。这是几个星期，也许是个把月的事情。只是她的心力突然衰竭了。"

"唉，亲爱的姨婆！"安德热依说，他突然感到害怕起来。

"没什么，没什么，亲爱的，"罗伊斯卡太太说，"我们大家都得经历这一场。"

"可是米哈霞姨婆比您年轻……"

"是的，不过她总是病病恹恹的。我们还嘲笑过她的病，现在看起来，她有道理。"

安德热依回到了自己的房里，脱光了衣服，洗过了。时间还不太晚，园林上方是清澈、碧绿、润湿的天空。虽说如此，他依然是睡意朦胧。他赤身露体坐在窗边，吸着黄昏时分潮湿空气带来的清香，欣赏着最后一批尚未归巢的鸟儿的鸣啭。窗外渐渐寂静下来，只在那远方有一只余兴未尽的杜鹃还在婉啭歌唱。它那悠长圆润的声音在森林里久久回荡，甚至天色完全黑了，它还没有停止歌唱。

"它在那儿召唤谁呢？"安德热依自言自语道。

后来他倒在床上，一觉睡到了大天明。

安德热依在普斯泰翁基度过的夏日的第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以后的那些日子都彼此雷同，而且过得出奇地快。罗梅克和安德热依常常乘马车到森林后面离家约五公里远的小池塘去

游泳。这就算是全部的旅游了。

小池塘又浅又窄，乘车到那儿去需经过难走的沙路，驾驭那匹老驽马又极为费事。这一切要占去半天的时间，只不过是为了在那混浊的黄水里泡一会儿而已。甚至连游泳的地方也没有。尽管如此，安德热依跟罗梅克还开展过游泳比赛哩。游泳后两人躺下晒太阳。罗梅克是个浅黄肤色的男子，不容易晒黑。安德热依没晒几天就黑得象炭一样。他把自己的手放在罗梅克的手臂上，为他们之间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而惊叹不已。罗梅克的皮肤象姑娘的一样细嫩，接触他的躯体使安德热依感到十分惬意。不过这一点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晚上他总是睡得很熟。今年到普斯泰翁基的第一夜，他久久地坐在门廊前思考着生活的那种情景，再也不曾出现过。那些想法，那些严肃的思想再也没有浮现在他的脑际了。充其量只不过有时有一阵对工业大学入学考试的恐惧向他袭来而已。其实他对此也并不十分害怕。即使今年落榜，好好准备明年再考问题也不大，好在他刚满十七岁。他掰着手指头合计起来，如果今年能考上，那很好，工业大学五年，到一九四二年就毕业了。要是明年才能考上，那就是一九四三年毕业。到那时就是二十三岁了。

"哦，到那时我该多么老了呀！"他想。

要不是米哈霞外婆的病，这个暑假真是过得一切都称心如意。外婆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差，并且完全起不了床。她受了许多的苦，但给她制造麻烦的却是心跳过速，而不是那可怕的器官病变。安德热依每天午饭后给外婆送一杯咖啡到楼上去，这已经成了一种惯例。米哈霞太太对于他来探望总是非常高兴，但她说话却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困难了。

安德热依丝毫也没有把照顾病中的外婆看成是自己的包袱。每当他看到她坐在床上，靠着垫得高高的洁白的枕头，看到她那苍白、瘦削，象一尊雕像似的面庞时，总感到她身上有某种静谧、某种类似胜利的东西。她在这个家庭里向来是默默无闻的，而今却是一切都围绕着她和她的疾病转。

安德热依无法摆脱这样一个印象，那就是，这种境遇给米哈霞姨婆带来了极大的欣慰。因此，他并没有把她的病情看得那么严重，虽说每天晚上罗伊斯卡太太都喋喋不休地提醒他注意。

外婆有时极力想对安德热依说点什么，但每次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埋怨话，不是说枕头不舒服，就是说脚掌酸痛得难受。安德热依有时去亲外婆的额头，那额头有时冰凉，有时发烫，可总是潮乎乎的。安德热依常有一种隐约的感觉——也许不能说是厌恶，只能说是对这个正在逐渐死亡的躯体感到疏远。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不对外婆表现出这种情绪，并且把自己对外婆的关照能够持之以恒视为一种美德。

七月末，酷暑来临。右边塔楼上米哈霞姨妈的小房间热得象个蒸笼。四周的窗子全开了，窗帘都放了下来。病人的床移到了房中央，但依然热得很。

安德热依最狂的夏季“发疯”时期来到了。他每天黎明即起，赤着双脚跑到园林和森林里，为的是让自己的皮肤直接接触到这个时辰特别丰莹的露珠，一旦日出东山，它们立刻就会消失。园林和森林里莺啼燕啭，百鸟欢歌。杜鹃和黄鹂的叫声此起彼伏。它们的飞舞跟它们的歌声一样美妙多变，那黄鹂的歌声忽紧忽慢、忽高忽低，如同一阵阵悠扬的笛声。

安德热依有时一直走到林边，那正是收割庄稼忙得热火朝

天的时候。可是他却没有象往年那样下田去劳动。他担心有人会怀疑他去捆庄稼或递禾捆并非为了帮助那些正在进行艰苦劳动的人。他为自己的懒惰和畏首畏尾感到羞愧。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去。

在这段时间里，他倒使罗梅克甚至阿卢尼奥行动了起来。阿历克塞正准备报考一个什么专修班，总是埋头啃书本。安德热依一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来找他，把他拉到森林里去了，盖尼亚姑娘对此还十分不满意。

有时安德热依（在这种情况下总是独自一个人）沿着一条熟悉的小径，一条在他看来已是可以忆起如此遥远的童年的小径，悄悄朝佩特雷博雷教堂的方向走，他溜进教堂，钻进一个被许多巨大神幡所遮住、谁也看不见的潮湿角落，在那儿偷听弥撒。他躲藏起来，是为了不让罗马瓦神甫发现他。他如今既不信上帝，也不信那些宗教仪式，可是，说也奇怪，却保留了做祷告的习惯。他为病魔缠身的可怜的外婆祈祷，同时，也为父亲祈祷，米哈霞姨婆对他谈过父亲那么多伤心的事。现在他也常想起母亲。父亲出现在他生活中是天经地义的事；简而言之，他有个父亲，没有父亲他自己的生活就不可想象，就象自己的童年不可想象一样。他总是怀着信赖和爱的感情在父亲身边进入梦乡的。可母亲就不同，她似乎是从外面进来的一个人。她颀长、端庄，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不喜欢她为别人“梳妆打扮”，她有客人时，他总不高兴。她理应为他和安托希而活着——仅仅是为了他们。当他跟母亲一道出门，比方说，到音乐厅去听音乐会，他总因她而感到自豪，因她而感到高兴。可是在家里，他总是难以跟她接近，他有点怕她。另一方面，他同安特克谈起她来又能一谈就几个钟头。不过，他脑子里可从未考虑过双亲之间的关系到底如

何。他们是自己的双亲，也就结了。米哈霞外婆触动了他迄今从未有过的想法，她说，“你母亲从未爱过你父亲。”这怎么可能呢？他在教堂这个黑暗的角落里想道，“作为他的妻子，又不爱他，这怎么可能呢？”

“这意味着，妈妈是不幸的吗？”他暗自问道，同时也为母亲祈祷起来。然后，他走出教堂，心里似乎觉得，经过这半小时世界完全变了。炎暑已降临在枝头，露水已经干了，光脚板踩在干树枝和橡树子上，疼得难忍。夏天的日子就这样象一根彩带似地抖搂开了。傍晚之前，他一直被阳光、绿茵和炎暑所包围。同罗梅克去游泳（有时也同阿历克塞一起），更使人感到暑气逼人。罗梅克只穿一条短裤，安德热依从未脱掉衬衣，可晒得象个印度人。

只有午后的时刻是愁闷的。他给米哈霞姨婆送咖啡去的时候，她不是跟以前那样把杯子接在手上，而是叫他把杯子放在自己身边。有时她把咖啡喝了，而有时，当他晚上进去的时候（他现在每晚都到外婆的房里去道晚安），没有喝完的咖啡仍放在床头柜上。房间里闷热得很，又充满了药味和花香，花是罗伊斯卡太太每天送到这儿来的。在这些气味之中，开始出现了一种轻微的难闻的气味，每当安德热依俯下身子去吻外婆的额头时，感到这股气味特别重。

罗伊斯卡太太说过，米哈霞姨妈长了可怕的褥疮，安德热依不懂是什么意思，但闻到这股气味后，他明白了，外婆在生前就已开始腐烂。这使他吓了一大跳。他并不特别关注自己的躯体——但他喜爱自己那身锻炼得很好、整洁而富有弹性的肌肉。并且他还愉快地感受到自己的躯体是那样清爽、那样特别，跟别人的、比方说跟白肤色的罗梅克的躯体是那样的不同。说人的躯

体会在生前就开始腐烂，象外婆的躯体那样，他认为是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他极力丢开这种念头，而当他去吻外婆的前额时，他极力忍住不呼吸。

炎热没有减退。同炎热一起飞来了成群的苍蝇。楼下的窗户虽有纱窗，但仍不能完全拦住它们。在安德热依的小房间里，苍蝇找不到什么吃食，也就不那么成群结队地飞来光顾。可是在米哈霞姨婆的房间里却到处乱飞。那些黑乎乎、令人嗯心的昆虫爬到病人的眼睛上，爬进耳朵里，病人没有力气去驱赶它们。当那些苍蝇飞进病人的鼻孔里，使之发痒的时候，病人也只能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一个炎热的下午，太阳在窗帘周围投上了一个金黄的、炽热的光圈，当安德热依端着咖啡走进外婆房间时，发现病人床边坐着一个年轻姑娘，正用一枝带叶子的大榛树枝赶苍蝇。他急忙说了句"您好！"并迅速把咖啡放在床边。

外婆睁开了眼睛，看了看安德热依，淡淡一笑。

"你瞧，我有个多么好的护士小姐！"她用相当有劲的声音说道。"至少苍蝇不至于把我生吃了。"

安德热依无意中看了那姑娘一眼。首先见到的是带白圆点的红色连衫裙，然后才瞧见她的脸，那张脸在他看来跟在磅燕麦时见到的完全不同。这就是卡霞。

"你好！"他又说了一遍，向卡霞伸出一只手去。她把树枝从右手换到左手，无可奈何地微微一笑，终于跟他握了手。

"我没料到会在这儿遇上你。"安德热依又说道，暗自惊讶自己竟有如此的勇气。说实话，他感到嗓子里堵得慌，吐出来的声音也略微变了点儿调，象他每逢情绪激动的时候那样，声音过于低沉。

卡霞什么也没有回答，米哈霞外婆又闭上了眼睛，艰难地呼吸着。

这天晚上没有让他到外婆房里去。罗马瓦神甫在那儿。第二天吃早饭时，万达小姐两眼哭得通红，还不让久妮亚大声说话。米哈霞姨妈的病越来越重了。安德热依思索着，万达小姐到普斯泰翁基不过几个月，在这之前，她是在谢德尔策瓦莱雷克家里的，她为什么对米哈霞姨婆的健康这样关切？想必是礼节上需要如此吧。

罗伊斯卡太太忧心忡忡地从庄院进来吃早饭。这一天热得特别厉害。罗伊斯卡太太说，她已给奥拉和弗兰齐舍克发了电报。双亲一定会在明晨赶到，父亲也许今天晚上就会乘小汽车赶来。真是热得难受。早饭后，安德热依躺在园林里一棵树下，手里拿着一本书，可并不曾读。蜜蜂在椴树的最后一点花丛上嗡嗡叫，苍蝇象突然飞来的一片乌云，在头顶上呜咽抽泣，时不时还有牛虻在脚上螫。

“一定要下暴雨。”安德热依想。

他看到卡霞从房子里出来，一定是罗伊斯卡太太派她到院子里去干什么事。她手上还拿着榛树枝。她慢条斯理地走着，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她迈步的姿态仿佛是踩在泥泞上，可实际上地面却是又干又热。她穿的还是盖尼亚姑娘给她做的那件连衫裙。

“她一定是在跟阿历克塞吊膀子。”安德热依懒洋洋地想道，并不十分在意。他嘴里嚼着一根香喷喷的草。

他一直望着卡霞怎样慢悠悠地向通院子的篱笆门走去。他完全是无意识地看看，只觉得头顶上的蜜蜂和苍蝇闹得更欢了。

“一定要下暴雨。”他又说了一遍。

这天午饭后，他正拿起咖啡杯子往楼上送的时候，爱韦琳娜太太伤心地说：

“今天你可不必送咖啡了。”

安德热依朝姨婆看了一眼，说道：

“我试试看吧。”

他走进楼上房间的时候，靠着垫得高高的枕头的米哈霞姨妈已经不省人事。在他眼里，她倒象某一个法老的木乃伊。她似乎已经成了某种没有生命的东西，但仍然在有力地喘息着。他把无用的咖啡杯摆在窗台上，自己却向卡霞走了过去，而卡霞，当他正走过去的时候，仍在下意识地摇着树枝。他夺去了她的树枝，说：

“你等等，现在我来。”

他坐在卡霞的位子上，在外婆的面颊上方摇着树枝。老妇人面部的线条皱了起来，整个的脑袋就象马来亚或埃及的木乃伊的脑袋一样变小了。安德热依目不转睛地看着外婆的嘴巴，它张得象一条抛在沙土上的鱼的嘴那样圆，响而深沉地吸进又吐出空气。

卡霞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脸上带着乡下人“怜悯的”表情望着垂死的老人。过后她叹了口气，出去了。安德热依独自坐在外婆身边。苍蝇越来越猖狂，爬满了米哈霞姨妈的枕头。安德热依不断使劲地摇着树枝。

他就这样坐了几个钟头。卡霞回来了，站在床脚头，然后又出去了。罗伊斯卡太太进来过几次，整理了一下枕头。万达小姐也来看过一眼。

“人是多么难死啊。”爱韦琳娜太太说，同时俯下身子在安德热依的头发上亲了一下。

安德热依自己也不知自己在想些什么。他就这么呆呆地坐着，完全被暑热弄得麻木了，而那酷热的气温还每个钟头都在升高。他模模糊糊记起自己在童年生病的时候，米哈霞姨婆就坐在他的床边，就象他现在坐在她的床边一样。

"人就是这样死呀！"他意识到自己这种发呆状况时想道，"这多么可怕。"

这个活着的，然而已经在腐烂的躯体的气味，随着气温的升高而不断变浓。他终于发现房间里暗了下来。他没有听见万达小姐是怎样进来的，只见她正在点燃床头柜上的蜡烛。窗外响起了雷声。雷打在很远的地方，可在近处却回应了一声轰响。一道闪电划过长空。

万达小姐跪在门和床中间的地方。卡霞又走了进来，带来了一大束百合花。硕大洁白的花朵散发出来的甜津津、浓烈得使人难受的香气立刻充满了整个房间。可它却压不住使安德热依感到恐怖的那种腐臭的气味。

卡霞也在万达小姐身边跪了下来，而爱韦琳娜太太则已经跪在门边。敞开的门外还跪着几个人。

米哈霞姨妈沉重的呼吸渐渐变得轻微了。突然她的左手动了一下，象在向安德热依招手。她整个身体在枕头上挪一挪，滑向了左边。

雷鸣电闪，风雨交加。安德热依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动手关窗子。罗伊斯卡太太走到他身边，低声对他说：

"背风那面的窗子不要关。"

安德热依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他把潲雨的两个窗子关上了。他从窗口回过身来，奇怪的寂静使他吃了一惊。他和罗伊斯卡太太快步走到床边，米哈霞姨婆停止了呼吸。

罗伊斯卡太太朝大家做了个手势，立刻响起了大声的安魂祷告。万达小姐站起身来，拿起蜡烛，引人注目地把它熄灭了。

安德热依站了起来，眼望着死者。她那紧皱的面部线条此刻已舒展开来，额头也显得年轻一些。与此同时，那种可怕的尸体陌生感使他大为惊愕：这已经是某种没有生命的东西了。他整个生命的每一根神经都感受到了从死者那儿传来的沉寂。

罗伊斯卡太太向大家点点头，把人们送到门外，只她自己和万达小姐留了下来。安德热依站在原地未动。他望着爱韦琳娜太太怎样调整死者的头，使它平躺在枕头上，又给死者阖上了眼皮。罗伊斯卡太太转身对万达小姐说：

“请您从五斗橱里拿条毛巾出来，得把下巴兜住。”

万达小姐递过去一条薄毛巾。罗伊斯卡太太搬起了死者的头，用毛巾托住下巴。

“来帮我一把，安德热依。”她说。

安德热依托住死者的头部。他的手指感到了后脑骨的僵硬和鬈发的松软，头发跟米哈霞姨婆生前的一模一样。头发没有死亡。爱韦琳娜太太用劲拉毛巾，把它在死者的头顶上打了一个很紧的结子。安德热依一松手，死者的头就垂落到枕头上，象一个大洋娃娃的脑袋。

爱韦琳娜太太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用一双干涸无泪的眼睛望着妹妹。只有万达小姐脸上淌着泪水，她向罗伊斯卡太太问道：

“请您吩咐，给死者穿什么衣服？”

罗伊斯卡太太回过身来，发现安德热依用一种恐惧的眼神凝视着死者的脸。

“安德热耶克，你去吧，过一会儿再进来。得尽快给死者设个祭坛，祭坛必须垫得高高的。”

此刻，就在近处响了一个炸雷，窗玻璃都被震动了。罗伊斯卡太太惨淡地一笑：

“她一生都是那样谦逊，可死时却象贝多芬，在暴风雨之中。”

安德热依碰了一下爱韦琳娜姨婆的肩膀：

“姨婆，”他问，“为什么要用毛巾兜起来？”

“怎么，为什么？因为人一死下巴就会掉下来，就会张着嘴巴僵化。总是要兜起来的……”

“死人的下巴会掉下来？”安德热依重复道，“为什么？”

“往往会这样的。你不晓得吗？”接着她又急切地说道，“你去吧，下楼去，安德热耶克！”

安德热依精神恍惚地走出房门。楼梯上仍同暴风雨前一样闷热，但在楼下的小客厅里已能呼吸到一股湿润的空气。雨哗哗地下着，落水管叮叮咚咚地响着，喷出水来，房间里十分凉爽，几大束洁白的百合花散发出阵阵幽香，这香味跟在楼上闻到的完全不同。这些百合花是准备给米哈霞姨妈布置灵台用的。安德热依坐在靠窗的一个小茶几旁边，脸埋在胳膊里哭了。他哭，并非因为米哈霞姨婆去世，而是因为人死得这么可怕。

“而且每个人，每个人……”他热泪纵横地自言自语道。

他感到有一只手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头发，便抬起头来，发现了忧伤的、然而似乎从内心发出了微笑的卡霞就站在他身后。他在椅子上一转身，拦腰抱住了她，把自己的脸埋在她的胸口，放声大哭起来。她抚摸着他那黑色的鬈发，一句话也没说。

恰好在这个时候，小客厅外传来了一阵脚步声，一阵虽然细

碎，但很急促的脚步声。

安德热依一跃而起，正看到父亲走了进来，水淋淋的头发散乱地搭在额前。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呀？上帝！”他叫喊着，可没忘了朝那羞答答的卡霞投去一道戒备的目光。

“米哈霞姨婆去世了，”安德热依说，他眼中的泪水蓦地一下干了。

“在哪儿？”老戈翁贝克问。

安德热依默默地朝楼上一指。父亲快步走上楼梯，顺路把湿外衣搭在楼梯的扶手上。安德热依跟在父亲背后跑去。卡霞在通园林的出口处消失了。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奥拉来了。可是外婆那时已经“上了祭坛”。她躺在高高的灵台上，周围是银白色的烛台和一束束的百合花，就象是什么虚幻的、陌生的景物，成了某种让人顶礼膜拜的对象。她那模样儿看起来就象从来不曾在人世间生活过，不曾生儿育女，不曾羡慕过爱韦琳娜的社会地位，不曾在言谈话语之中插进一些使她新交的女友们感到莫名其妙的法语词汇一般。奥拉瞪大了眼睛望着母亲归天的形象，她不明白安德热依跟自己见面时为什么说出“太可怕了！”这样一句话。

这天晚上，因准备丧事而弄得疲惫不堪的爱韦琳娜太太回到了客厅后面自己宽大而略嫌空荡的房间里，这是她的卧室。

奥拉跟在她身后。

“姨妈，”奥拉说，“弗兰尼奥对我说，他碰上安德热耶克扑在一个什么女孩子的怀里哭。那姑娘是什么人？”

爱韦琳娜太太就象从月球上掉下来的一样，朝奥拉瞥了

一眼。

“什么姑娘？我亲爱的奥拉！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安德热耶克对外婆的去世非常悲痛。”

“安德热耶克在这儿跟什么人调情吗？”奥拉又问了一句，同时在梳妆台边坐了下来，爱韦琳娜太太正站在梳妆台前梳头。

“我没有发现过，奥拉。恐怕没有。可你自己也明白，这种事迟早总会发生的。”

“对我来说，这太可怕了，”奥拉说，“这念头本身就使我感到厌恶。”

“啊，奥拉！你有这样的儿子，理应白天黑夜感谢上帝！”罗伊斯卡太太叹息道。

“正因为如此，姨妈，我不愿失去他们。”

“以这种方式失去他们总比别的方式强得多吧。”罗伊斯卡太太说。

奥拉一下子窘住了。

“对不起，”她说。

“我的孩子，普天下的母亲都是一样的心。安德热依确实不同凡响。这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你要是见过他怎样跟久妮亚玩耍就好了。”

“久妮亚是那么可爱。”

“不错，是可爱。可这也是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老是住在这儿不是办法，她住在这儿并非好事。”

“姨妈跟克莉玛之间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跟克莉玛倒没有，而是跟瓦莱雷克。她对瓦莱雷克的控制是不牢固的。如今他是为所欲为……”

“我真不知道，如今没有了妈妈我该怎么办。”奥拉叹了口

气，改变了话题。

“开头是难，而后……你慢慢就会习以为常了。”罗伊斯卡太太象往常一样略带口吃地说。

“是的，我也只是有这种感觉。可我怎么也不能使自己相信，躺在棺材里的竟是妈妈。过去她闹那些齿龈脓肿有时显得那么可笑。”

“你瞧，她可一直是病病歪歪的。”

“有时，每当我一想起安德热依，或者突然想起别的什么事，我立刻便想到：这件事该告诉妈妈。”

“是的，这种念头有时一生也丢不开。每当我想起任何一件事时，我总是想，我该对约齐奥怎么说呢……”

“这就是说，我不必为安德热依担心吗？”奥拉走出房门时又问了一遍。

“我会关照他的。这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谢谢你。如今我只有姨妈了。”她一边说着一边吻了吻爱韦琳娜太太的手。

“跟从前一样，亲爱的。”罗伊斯卡亲了亲她的头，“我有时真羡慕你的两个儿子……”

“啊，姨妈，快别这么说，这会折他们的寿。”惊慌失措的奥拉在门旁边站住了。她又回过身来说：

“姨妈歇着吧，我去守灵。”

于是她便上楼去了。

棺材垫得很高，棺材上方点着的蜡烛发出咝咝的响声。若有所思、垂头丧气的弗兰尼奥坐在棺材前的一张椅子上，奥拉一见到这个肥胖、苍白、默默无言地望着自己的人，看到他的嘴唇摆出一副似乎要客气地说出：“您好，夫人！”的样子，差一点儿没

有笑了起来。然而他却是哀伤的，两眼哭得通红，而且眼泪汪汪；这个悲痛中的胖子显得十分可笑。

“忠厚老实的弗兰尼奥，”她想道，“他爱妈妈。”

她从墙边搬了一把椅子，推过来放在丈夫身边，和他并排坐下，也跟他一样凝视着棺材漆黑的轮廓，凝视着黑绸衣裙的皱折和高高放在米哈霞太太胸口的金属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是靠死者交叉在一起的蜡样的手指扶住的。奥拉就这样坐了几个钟头。

“弗兰尼奥，”她探身对丈夫说，“你去躺一会儿吧。明天出殡，你会很累的。”

“我过一会儿就去。”戈翁贝克低声说，同时无限悲伤地长叹了一声。

奥拉这一次又是勉强才忍住笑。

“上帝，这个弗兰齐舍克是多么忠厚，”她想，“我真是连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妈妈逝世，他比我要哀痛得多。他也更爱孩子们，孩子们也更爱他。安德热耶克……孩子们对我有一种下意识的遗憾，怪我没有用与他相称的感情去爱他。可是，难道我真的不爱他吗？难道我真的没爱过他，我的孩子们的父亲，一个这么好、只不过智力稍微欠缺一点的人？……啊，上帝，我在我母亲的遗体前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

尽管她极力不去想，可还是一直在想着弗兰尼奥，想他们婚后最初那些年头的往事，当时，她为他的善良所感动，答应了他的哀求，成了他名副其实的妻子。安特克出世了，那样一个妙不可言的小小的安特克！而后便是安德热耶克。生安德热耶克时弗兰尼奥要比生安特克时激动得多。奥拉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家庭上。她想起了埃德加尔，他从罗马回来后，她还没见过他，

他好象是病了。雅努什压根儿就没从国外回来。海鲁宾到扎科潘内去了，事先甚至没有到奥拉家来看一看……她就这样兜着圈儿从一个熟人想到另一个熟人，她的思绪到卡齐米日那儿就停住了。又象以前那样，不论是在海滩上孤寂的时刻，还是在半夜醒来的时候，这个问题总是缠绕着她，她也总是找不到答案。她也曾想过，什么时候要问问卡齐米日，但是，她知道，他也回答不出来，因为凡是这种事情都是找不到答案的。虽然他们来往的社交界不相同，毕竟她有时还能碰见他。甚至还跟他谈过话，也就是说，扯过几句毫无意义的闲话。但她知道，她不能向他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不是因为提这样的问题不成体统，有失分寸，而是因为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答。

就在此刻，弗兰尼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俯身向她说道：

"我去了。你打算坐一通宵吗？"

"不，"奥拉回答，她仿佛是从梦中醒来似的。"我坐了一夜的火车，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你去躺躺吧。明天出殡，会很累的。"

"是的，你到我们的房间去吧，我就来。"奥拉还希望独自平静地想一想。

"安德热依在哪儿？睡了吗？"

"睡了。他也非常疲劳。昨天晚上是他在妈妈身边守夜。"

"那好吧，晚安，亲爱的。"

"晚安。"

弗兰尼奥步履维艰地向门口走去。

奥拉还听到，他怎样缓步走下楼梯。突然，她站起身来，向着棺材走去。她一直走到最高处，贴近看着死者的脸，她使劲地凝视着那张脸，似乎是想从那些没有生命的线条里看出点什么

来。母亲的面孔直到被死亡修饰过之后才显得有了力量。端正漂亮的鼻子，高傲地、仿佛是感到自己的优越而微笑着的紧闭的嘴唇。

奥拉凝视着这些僵硬的线条，捏紧了拳头。

她的嘴唇撇歪了，做了个与其说是怨怼，还不如说是痛心的怪相。

“是你劝我的，”她激动地低声说，“是你劝我结这门亲的。我从未对你说过，从未告诉过你。我的不幸你是有过错的。你把我的生活搞成了什么样子？你这个坏妈妈……你把我的生活搞成了什么样子？”

她扑通一声跪倒在棺材旁边，震动得烛台摇晃起来，蜡烛滴下了几滴烛泪。

“啊，我这个疯婆子！”她低声叫喊道，“我都在说些什么？啊！我这个蠢货，啊，我这个坏蛋！”同时她痛哭起来，这是她到来后第一次嚎啕大哭。

卡霞走进房里，把跪着的奥拉扶了起来。

“请夫人去休息，让我在老太太身边坐到天亮。”她说。

来了不少人给米哈霞姨妈送殡，一切都是按照老规矩进行的。因为车辆不够，戈翁贝克先生和安德热依就没有座位。

“我和安德热依步行去。”戈翁贝克先生说，并且不等马车动身，就拉着儿子，穿过森林走了。

暴风雨过后，天气骤变，变得轻风习习，十分凉爽，这天气对于收割很有利。连呼吸也显得松快多了。

安德热依发现，父亲走得比平常慢，拖拉着两腿而且气喘吁吁。

“你累吗？”他问。

“是的。我好久以来就没有休息过，在华沙我的日子真难捱。一回到家里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们一家很快就可以团聚。”

“有时你们大家都在，可我还是觉得，我是孤零零的。你们再也帮不了我什么忙，我的孩子。”

安德热依诧异地看了父亲一眼。

“我们帮不了忙？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

“是呀，就是这么回事。就象我已经帮不了我母亲的忙一样。我已经不跟她生活在一起，你们也莫过如此罢了。”

“你是说，我们对你的工作不感兴趣？”

“正是这样。”

“是的，事情往往是这样。有什么法子呢？”

安德热依对自己说出的话，尤其是对自己说话的语气感到惊讶。昔日的那种温情已经不见了，仿佛是父亲惹恼了他。安德热依思索着，因为过去还从未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这样把我们的米哈霞‘姨婆’埋了，”过一会儿，戈翁贝克又说道。

他们在一片林中旷地上站住了。一阵大风吹弯了树梢，虽然还是盛夏，可是已经有点秋意了。

“真可怕，”安德热依说，“简直是野蛮到了极点。把死者装进一个匣子，往地里一埋，让她去腐烂！”

“从来都是这样的。”

“这正好说明，我们还是一群怎样的野蛮人。后人将会按另一种方式死去，他们必定会按另一种方式死去的。”

“怎样死法？”

“我怎么知道！随风飘散，飘到什么地方……可这样死法，

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世界安排得并不十分理想，”弗兰齐舍克先生富于哲理地嘟哝了一句，他似乎并不十分明白安德热依的意思。

他们又朝前走了几步。

“这场暴风雨过后，就象是已经到了秋天。可现在刚刚八月初。”

“再过一个月你就该回华沙了。”

“对这次考试我真怕得要命。考建筑系的竞争是这么大。”

“你还会考不上吗？”弗兰齐舍克先生柔情地望着自己这“聪明的”儿子。

“爸爸对我有信心吗？”

“有。”

“不错，要是只考数学那倒没什么。可是还有素描。素描我掌握得不怎么好。我画得跟比林斯基一样。但是对于一个建筑学家来说，应该跟一般画家不同。”

“风这么大，真象是秋天了。”

“爸爸还在这里呆几天吗？”

“今天下午我就回华沙去。”

“爸爸把妈妈也带走吗？”

“把妈妈也带走。海伦卡一个人留下了……住在一位太太家里。妈妈必须回到奥尔乌夫去。”

“你们一起走吗？”

“那当然。”

“因为妈妈……”安德热依犹豫了一下。“你爱妈妈吗？”他突然问道，“你是不是很爱她？……”

弗兰齐舍克先生暗自一惊，又停住了脚步。

“瞧你的，安德热耶克！这算什么问题？我当然爱她。你为什么问起这件事？”

“因为我觉得妈妈有时很伤心。”

“伤心？”

“叫我怎么说哩？是有点伤心……”

安德热依手拿一根枝条去抽打道旁的灌木叶子。

“别动那些叶子，你抽它干什么？”戈翁贝克先生说。

“唉，爸爸，有时我什么都不明白。”

弗兰齐舍克先生微微一笑。

“你应该感到自慰，我跟你一样。”

他停住了脚步，在儿子头上亲了一下。

“而那个卡霞是怎么回事？”他问。

安德热依的脸红得象煮过的大虾。

“啊，没有，真的一点事也没有，爸爸。”

“这儿有这么多的女孩子在眼前转来转去，”戈翁贝克先生忧心忡忡地说。

“跟你的点心铺里完全一样。”安德热依恢复了自信，甚至感到，似乎占了父亲的上风。

“唉，那完全是另一回事。”弗兰齐舍克先生略带不安地说。

“那儿也有这么一位，长得非常漂亮。就是那个说法国话的。”

“你也注意到了？”弗兰齐舍克先生说。“也许是。不过她已经不在了。”

“不错，好象是。”

“你从哪儿知道的？”

“安特克对我说的。她是安特克的意中人。”

“哎呀，我的上帝！老得为你们操心。”

父子两人快到了家门口。

“安德热依，你不要以为，”戈翁贝克先生忽然严肃地说道，“你不要以为，安德热依，妈妈是因为我而伤心。我在这件事上一点儿过错也没有。完全没有。”

“爸爸，亲爱的，”安德热依突然动了感情。“我明白。”

同时在父亲的手上吻了一下。

送殡后的午餐很排场，跟平日的大不相同。邀请了几位邻居，罗马瓦神甫也来了。罗伊斯卡太太显然是要奖赏卡霞照顾过病人，吩咐她在桌旁帮忙。总管是老仆弗朗济谢克，但卡霞代他分送土豆、生菜、配水果汤的甜点心。每次当那姑娘端着盘子朝安德热依俯下身子的时候，他总是按捺不住，脸涨得通红。他有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好象是卡霞向侍女借的那套黑衣裙散发出了一股令人不快的汗味和某种调味汁的气味。再说卡霞也很难为情，而且一开头就红了脸。奥拉朝安德热依那边瞥了几眼。

桌上一直在谈论着死者。罗马瓦神甫赞扬她的德性和她的虔诚。大家谈起米哈霞姨妈时的那种语调使安德热依感到震惊。前不久大家说起她时还略带讥讽、讪笑，嘲弄她的齿龈脓肿和用草药治病。如今大家却象谈论一位罗马的贵妇那样谈着她。只有弗兰齐舍克先生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眼睛盯着明亮的窗户，只偶尔擦一擦自己被食物弄得油腻了的小嘴唇。

午饭后，双亲立刻动身走了。奥拉特别亲切地拥抱了安德热依，并在他的额上亲了一下。安德热依十分惭愧。他对母亲是多么不公道呀。

"我不久就回华沙来。"他说。

确实,暑假已经到了尾声。白天越来越短,但漫长而温暖的夜晚却使人特别舒服。罗梅克总是在这样的傍晚到来,同安德热依合奏一曲《质朴的自白》或是别的什么感伤的短曲。罗伊斯卡太太的几个出色的女园丁(到这一年已经为数不多,而且自从瓦莱雷克跟克莉玛结婚之后,她们已不再参与府上的任何社交活动),这时来到紫罗兰和旱金莲飘香的府邸前面,手牵手低声诉说着姑娘家各种各样的心事和隐秘。卡霞在长工院干活,安德热依完全见不到她了。

一天傍晚,已经相当晚了,晚饭早已吃过。罗梅克拉他到佩特雷博雷"舞场"去。佩特雷博雷是个比普斯泰翁基大得多的村庄,那儿,在村公所前面布置了一个舞场。场地倒相当宽敞,不过乐队很不齐全,典型农村式的,只有一个手风琴,一把小提琴和一面鼓,单调的鼓点给演奏的音乐增添了原始的特征。

"简直就是中非,"罗梅克操着见多识广的旅游家的腔调说。

"你这种说话的口气,似乎你就是从中非来的。"安德热依笑道。

在一个大探照灯的照耀下,一对对舞伴在木板地上懒洋洋地旋转。一般说,游戏进行得很平静。正如老人们说的,是在"客客气气地玩"。

安德热依和罗梅克站在一边,看着他们。

"你瞧!"罗梅克说,"卡霞在跟阿卢尼奥跳舞哩。"

他果然在人群中发现了身材高大的阿卢尼奥。卡霞比他矮得多,几乎淹没在舞对中了。他只偶尔能望见她那漆黑的梳得又平又光的脑袋。

“我们找不到舞伴，”罗梅克说，“所有的姑娘都有自己固定的舞伴。”

安德热依既不了解这些姑娘，也不了解她们的舞伴。罗梅克是本地人，对他们的了解要多得多。

音乐停了一会儿。一对对跳舞的人离开了木板拼搭的圆形舞场，躲到灯光后面的阴影中去了。

“我还不知道，佩特雷博雷已经有了电。”安德热依说。

“两年前就有了。你在教堂没有发现？”

“当真的，你瞧我多马虎！”

卡霞出人意料地从阴影里冒了出来。她顺着强烈的光线走了过来，然而，直到她走到近处，安德热依才发现她。

她又是另一番风姿。第一次他是在干活时见到她，当时，她看起来是那般温顺，她那小巧的身躯并不引人注目。第二次是在外婆的弥留之际见到她，那一次她扮演的是一个动人的女看护的角色，她当时跟米哈霞姨婆一样，罩上了一圈庄严的死的光轮。此刻，她却是潇洒自如地向他走了过来，迈着一种完全是“上流社会”的步态——安德热依想道。他感觉到了她对自己的优势，感觉到她比自己更为镇定大方。也就是在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比她高这么多，以至她不得不仰起头来看他，并且就在这一仰视之中，露出了她那洁白、丰满的脖子。她穿了一件雪白的衬衫和一条隐没在阴影里的深色裙子。

“您好！”她说道，她的嗓音在这儿也是另一种样子，显得更加圆润，更为深沉。刚跳过舞，她还在喘着粗气，她说话的那种低沉的语调比平常更为轻快、自如。

安德热依还从未感到过一个人说话的声音竟具有这般的魅力。

“她说话的声音多好听。”他想。

“您好！”他回答道。

“我想请少爷来跟我跳个舞。”卡霞说。

这时，罗梅克掺和了进来。

“那么阿历克塞呢？”他问。

“老是跟一个小伙子跳舞不好看。”卡霞说道，又微微一笑。“现在我要跟安德热依先生跳个舞。”

“跟我呢？”罗梅克问。

“以后再跟你跳。”她笑道，“跟你我已经跳够了。”

安德热依注意到，她说话带点儿悦耳的林区口音，又不落入过份的边区语调，可它跟华沙话却不大相同，特别是通过女人的嘴说出来的时候。

鼓点敲起来了，音乐的旋律加快了，开始了一种快步舞。安德热依觉得是卡霞在带他跳，这使他不大高兴。当乐队停止演奏的时候，他叫道：

“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来一个库亚维亚克①！”

果然，乐师们严肃、缓慢而庄重地奏起了库亚维亚克舞曲。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爱好这个舞蹈。木板地上的人稀少了，只有几对在那儿跳。安德热依酷爱库亚维亚克舞，特别是它那端庄凝重，舞步翩跹的部分，他只惋惜自己没有胡子（他唯独在这种情况下才惋惜），要不他就可以捋一捋自己的小胡子。卡霞不大会跳库亚维亚克舞，她不大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开始她迈步稍微急了点，错了节拍。安德热依高兴起来，这一下他可以带她跳了。

---

① 库亚维亚克是一种波兰民间舞蹈。

“注意，卡霞！”他喊道，“别着急！好！现在跳起来！”

他带着卡霞转得头晕目眩，而后又停止了转圈，翩然曼舞。卡霞很快就领悟了，跟他配合得很好。乐队奏完了库亚维亚克舞曲，他俩就离开了木板地。阿卢尼奥来到了他们身边。

“你跳得真好！”他对安德热依说。

“库亚维亚克是最好的舞了，”气喘吁吁的安德热依答道。

卡霞没说什么，也没松开安德热依的手。乐队奏起了时髦的探戈舞曲。

“跳吗？”阿卢尼奥问。

卡霞摇了摇头。

“我累了。你等一会儿吧。”

阿历克塞脸色一沉。安德热依发现了，松开了卡霞的手。

“罗梅克在哪儿？”他问。

卡霞淡淡一笑。

“他一定在跟他的阿努霞跳舞。”她一边摇着小手帕一边说道。这是个闷热的夜晚。

安德热依跟卡霞跳了几个舞，又跟别的姑娘们跳了一会儿，便不等罗梅克径自回家去了。他很熟悉这条小径，自童年起他就常在这条小径上散步，只在此刻他才想起，夜间走这条路还是平生第一遭。他不认得这条小径了，两旁的树木似乎显得更高，灌木丛似乎更密。过了一会儿，他听到身后有脚步声。他回头一望，在黑暗中看见了阿卢尼奥高大的身影。

“你独个儿找得到路吗？”阿历克塞友好地问，“夜里可别走转了方向。”他又补充道。

“你知道，我真是第一次摸黑走这条路哩。”安德热依坦然答

道。

“我送你一程。”

阿卢尼奥声音里并无威胁之意，但是安德热依感到不愉快。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

突然阿卢尼奥站定了，抓住了安德热依的一只手。

“你喜欢卡霞吗？”他问。

安德热耶克刹那间变得彬彬有礼起来，而且唤醒了脑海中的全部机智。

“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子，”他客客气气地回答。

阿卢尼奥又无言地站了片刻。

“我不打算挥动拳头，”他说，“你可别把我想得太坏。可她是我的人。我们准备结婚……你不要去扰乱她的平静吧。”

黑地里看不清安德热依怎样耸了耸肩膀，只不过这个动作把阿历克塞的手从肩上抖了下来。

“要是我对你不了解，”他说，“我会以为你是故意向我挑衅。请你相信我，我既不会打卡霞的主意，也不会去纠缠卡霞。我跟她没见过几面……对我来说，横竖都一样……此外，阿卢尼奥，你可别制造什么神话。”他突然高傲地说道，“你不要去想象那种少爷和村姑的老掉了牙的故事。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并非完全如此。”黑暗中传来了阿历克塞严肃、低沉的嗓音。

“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至少我会认为是……该怎么说呢？显克微支的小说里是怎么说的呢？我会把它看成是一种耻辱。”

阿历克塞干笑一声。

“你可以装得冷若冰霜，”阿历克塞说，似乎有点责怪安德热依居然漠视卡霞迷人的姿色。“到时候……”

“我没有多少时间，过一个星期我就走了。”安德热依说，越来越郑重其事地赋予这场谈话以“成年男子之间”释疑的色彩。“我如今所想的唯一的事就是考试……你想象不到，我是多么害怕……”

阿卢尼奥放慢了步子。

“喏，那好吧，”他说。“你不要见怪，说我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也可以按另一种方式处理，但是我非常喜欢你……从很早以前就……”

“是从罗马瓦神甫那儿？”

“啊哈！喏，向你致敬！再见啦！我还要回去跳舞！”

阿卢尼奥站住了。

“祝你玩得愉快！”安德热依忽然用一种老爷式的语调说道，并以一种类似倨傲的姿态向那小伙子伸出了自己的手。过后他想起这件事时，自己也感到惊讶。

他穿过花园，在黑暗里继续往前走。大树在他的头顶上发出飕飕的响声，虽然下边并没有风。他想起了初来的那天晚上，以及自己坐在门廊前面的那番沉思。从那时起所有的日子都彼此雷同，都是一样引人入胜，以一连串的最寻常的事件来吸引着他。但他感到，那个第一夜似乎给以后所有的日子打下了自己的印记，因此这个暑假不同于以前的那些。

他就这么想着，想着，不觉已到了家门口。他听到黑暗里有人在高声谈话，便停住了脚步。

罗伊斯卡太太和瓦莱雷克摸黑坐在门廊里用一种激动的声调在谈着什么。他们没有听见他踩在园林小径的砾石上的脚步

声，也没有看见他。屋子里有灯光。门廊淹没在黑暗里，由于门廊边长满了野葡萄，这就使它似乎成为了园林的一部分。

安德热依纹丝不动地站立着。他不知怎么办才好。他的那颗心在胸口扑通扑通地跳。自从若干年前的那场既幼稚又愚蠢的争吵以后，他就不能平静地去看瓦莱雷克一眼，不能平静地去听他说话的声音。每次见到他，心里便翻腾起一股无名的憎恨。他不记得，自己这些年来是否跟瓦莱雷克交换过片言只语。但是每次只要一见到他，甚至只要一想起他来，便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安德热依简直不能想象，那个每天早上坐在他旁边吃早饭的迷人的孩子，竟是瓦莱雷克的女儿。幸好瓦莱雷克几乎不到普斯泰翁基来，有时来了，也是很晚的时候来，跟这次一样。他从谢德尔策来时，总是骑着他如今饲养的许多高头骏马中的一匹。

安德热依站了一会儿，听他们谈话。

“你打的什么主意？”罗伊斯卡太太生硬地问道。“我没有钱给你。我所有的一切将来都传给你女儿。我不要认你这个儿子……”

“妈妈似乎忘记了，我是妈妈的独子。”

“遗憾得很。”

“妈妈爱米哈霞姨妈的那些小狗，爱奥拉的那些崽子们胜于爱我。”

“那你就错了。”

“不管怎么说，妈妈为他们做的事比为我做的多。这儿怎么也摆脱不了他们。可是，妈妈为什么不愿给我钱？”

“因为我清楚，你拿钱去派不了什么好用场。”

“我又不会去喝酒花掉。”

“你要是只去喝酒花掉那还好点呢。”

瓦莱雷克在黑暗中笑了起来。此刻虽然看不见他，他的笑容仍然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那笑容里还保存着瓦莱雷克昔日韶华时代的全部的美，这种美如今已完全湮没在他那胖得失掉了正常轮廓的面部线条中了。笑声过后，爱韦琳娜太太的声音似乎变得柔和了。

“你养活克莉玛和久妮亚总足够吧。”

“幸好克莉玛现在所需无几。她不修边幅到了极点，我有时都为她害臊。妈妈能不能给她施加点影响，让罗伊斯卡少奶奶别穿着破衣烂衫满谢德尔策跑好不好。”

“你是不是爱她？”罗伊斯卡太太骤然用一种天真的语气问道。

瓦莱雷克又一次笑了。但这一次听起来已不那么悦耳。安德热依觉得额头上出了汗。他干咳了一声，没等瓦莱雷克作出反应就走进了门廊。罗伊斯卡太太微微吃了一惊。

“谁在那儿？”她问。

“是我，安德热依。”

“唉呀，上帝，我以为你早就睡了。”爱韦琳娜太太略带不安地说。

“小伙子这么晚到哪儿浪荡去了？”瓦莱雷克问，漫不经心地向安德热依伸出手去。

安德热依避而不答。

“你吃过晚饭了吗？”罗伊斯卡太太不安地问。

“那还用问，姨婆，我是吃过晚饭后才到外面随便走走的。”从那小伙子迟疑的语调里听得出来，他说的不全是真话。瓦莱雷克可高兴了。

"散步去了？就你自己？"他嘿嘿地窃笑着问，这笑声听来使人非常讨厌，它含有某种疯狂的成分。

"即便不是就他自己又怎样？"罗伊斯卡太太说。"安德热依已经是个大人了，他高中毕了业……"

"知道，知道，"瓦莱雷克急忙带着讥讽的语气说。

"我同罗梅克和阿卢尼奥到佩特雷博雷去了。"安德热依勇敢地说道。"他们还在那儿。"

"瞧呀！瞧呀！"瓦莱雷克叫了起来，"地主老爷跟人民打成一片……这叫同农民亲善……"

"我不是地主，"安德热依打断了他的话。

"谁知道呢？也许家母会把普斯泰翁基连同全部资产都遗赠给你呢……债台高筑的产业，我亲爱的，债台高筑，没有什么值得歆羡的。"

"你怎么能对小伙子说这种话！"被深深刺痛了的罗伊斯卡太太喊道。

安德热依不慌不忙地说：

"别担心，姨婆，我对瓦莱雷克舅舅的玩笑话早已习惯了。"

说过之后，便朝门里走去。

这一回他可久久不能入睡。半夜过后，他听到了马蹄声和骏马奔驰的声音。瓦莱雷克走了。不过他并未去想瓦莱雷克，而是想着卡霞、想着阿卢尼奥、想着罗梅克。一句话，他想的是，再过一星期他就要回华沙了，而在华沙，除了父亲和罗玛娜小姐之外一个人也没有。失去了米哈霞外婆将会是多么寂寞。他想起了外婆就躺在这儿不远，在他和卡霞跳舞的圆形舞场附近。想到她被装在一个木匣子里，一定是面目全非了。而他失去了外婆在华沙的日子一定不好过。直到此刻他才领悟到外婆的死的

意义。他走到窗前，望着窗外黑沉沉的夜，似乎还能听到奔驰的马蹄的回声。他很少从这个窗口向外眺望，甚至不知窗外景色如何。此刻正象那第一夜一样，只是不时听到一阵风声。又是要下雨了吗？风一阵阵拂在他赤裸的身上，使他感到一阵阵哆嗦。他从摇曳不定的阴影里看到一些高大的树干。他探出半个身子，细心地听着，从跳舞的地方会不会传来"非洲"鼓点的声音。但只有寂静。

这风并没有带来雨。暑假末尾天气变得糟糕极了。风不大，但又冷又干燥。

"天气变得这么坏，是为了使你对自己的离去不感到惋惜。"爱韦琳娜姨妈吃早饭时这么说道。

"天气再坏，我也会对这儿恋恋不舍。"安德热依回答。但与此同时，自从他弄清了他的普斯泰翁基之行竟同某种物质、金钱利益有牵连，竟有人怀疑，他是在窥伺这个普斯泰翁基，不是把这儿当成自己"度假"和"自省"之地，而是看成某种准备攫取的目标，他便感到自己在对待爱韦琳娜姨婆的态度上，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那种坦荡心怀，而且住在这迷人的地方就再也感受不到往日的那种欢乐了。

"这个卑鄙的瓦莱雷克，他总要给我使坏。"他自言自语道。

日子在晴晴雨雨之中一天天地逝去。胡贝尔特到罗托奇尼亚去了，准备从那儿到普斯泰翁基来"小住"数日。他寄来了一张满是惊叹号的明信片，信上说，他跟父亲到法国去过，他父亲似乎有什么病。那漂亮的词藻后面隐藏着在维希①度过的三周无聊透顶的日子，以及不足以弥补这种无聊的在巴黎度过的三

① 法国中部疗养地，以维希矿泉著称。

天。但是安德热耶克并不知道这一点，甚至有点羡慕胡贝尔特。不过也只有一点点羡慕。普斯泰翁基今年给了他这么多的情趣。

最后一周是在日常事务中度过的。他站在风里照料打禾，风扬起了尘土和成捆的麦秸，弄得他眼睛也睁不开。卡霞近日没来上工。每天傍晚他总要喝一杯凉牛奶，享受一下涂了黄油的黑面包的香味。这种黑面包的香味，从童年最幼小的时代起就跟普斯泰翁基这个家连在一起了。只不过今年这座房子、园林，一切的一切似乎都跟往年不同，似乎都轻轻涂上了一层新的香味——肉体的香味。

尽管寒风瑟瑟，他和罗梅克两人仍到森林后面的那个池塘去游泳。这个活动有它的魅力，即使只是穿过园林的树木和森林，去到那辽阔坦荡的田野也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湛蓝湛蓝的八月晴空飘过朵朵白云，瞬息万变，绰约多姿。他俩一字排在池塘边上，懒洋洋的驽马站着一动不动，一个劲儿有节奏地摇晃脑袋，去驱赶那些一点儿也不畏寒风的苍蝇和牛虻。

他们脱掉了裤衩游泳。罗梅克游到了池塘中央，他那颗浅色的脑袋在睡莲的阔叶之间钻来钻去，活象一朵黄色的大水仙花。安德热依同样游得很好，有一次，他决心要绕池塘游一圈。池塘水浅，在里面难以游出速度。不过水里跟冷飕飕的岸上相比，倒是暖和得很。

"就象烧热了似的。"罗梅克叫道。

安德热依虽不觉得它象烧热了的，但也感到在水里比在岸上舒服多了。在岸上，一阵阵凉风抽打着他黝黑的皮肤，使它起了一层发青的鸡皮疙瘩。

罗梅克是个游泳健将。他象一条狗鱼用那灵活敏捷的身子

在水中上下浮沉，几个快动作就追上了安德热依。他正想去抓住他的脚，安德热依笑着挣脱了。罗梅克倏地一下抱住了他，安德热依一边自卫，同时也紧紧抱住了对方。他们滚成一团，水花四溅，他们想就这样在水面上支持住。安德热依往水里一钻，摆脱了罗梅克。两人都上了岸。

安德热依突然感到有点拘束，也不敢去看罗梅克，便匆匆穿上了童子军的短裤。罗梅克叉着腿站在岸上，让强烈的凉风吹拂着他健美的身躯。

“穿上衣服吧，你会受凉的。”安德热依提醒他说。

罗梅克突然转向安德热依，走到他近旁问道：

“喏，安德热依，你尝过娘儿们的味道吗？”

安德热依耸了耸肩膀。

“我什么也不知道。”

“在你们华沙这还不是一投手之劳。而且你也能使她们称心如意。”

安德热依脸涨得通红，仔细地把卷起的衬衫袖子翻了下来。他极力装得要与罗梅克触及的话题相称。

“在你看来是如此。这事儿也不那么简单。”

“在这儿，你以为就那么简单？”罗梅克没穿衣服，全身哆嗦，他用两只手小心地遮住羞处。“这儿姑娘虽然遍地都是，可是各自都有意中人。”

安德热依明白罗梅克心里指的是谁，但没吭声。

“此外，这儿每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底细。什么也保不住密。时不时就有个什么人被人抓住。”

安德热依终于穿好了衬衫。

“难道会有什么人来抓你吗？你别充好汉，罗梅克。”他平静

地说。

“是的，这种事在乡下真是谈何容易。立刻就会闹得满城风雨。我爸爸不断发出警告，要我别那么想娶媳妇。爸爸还常用马鞭威胁我……这是什么日子！”

安德热依忽然沉思起来。这个问题还是破天荒第一遭进入他的脑海。

“说实在的，你在这儿都在干些什么？”

“我？我跟着父亲实习……”罗梅克对答如流地说。

“你是游手好闲。”

罗梅克火了。

“你甭摆出一副大学者的面孔。父亲老了，冬天就不想干活。你想象不到，他给我加了多么重的负担。夏天我才轻松一点，喏，我就练琴。冬天我每星期去一次谢德尔策找教授。明年我就要到华沙去上音乐学院了。华沙我有位姑婆，她是我父亲的姑妈，我有住的地方。”

“今天到我那儿去拉琴吧。”安德热依说，背转向了罗梅克。

罗梅克也开始动手穿衣服。他们把钻进了灌木丛的驽马牵了出来。安德热依赶车，罗梅克坐在他身后，两手抱住他，让他不致摔下来。休息了许久的驽马相当迅速地朝马厩的方向奔去。

“那个卡霞你是有可能弄到手的。”过了一会儿罗梅克说，同时把安德热依抱得更紧。

“别再跟我谈娘儿们的事了。”安德热依回答，在一阵大风的冲击下，他低下了头，风直吹到他的脸上。

“你别装得那么圣洁。”罗梅克笑道。

“我一点儿也不圣洁，”安德热依回答。“可我不能对阿卢尼奥做出这种下流事。”

“他知道吗？女人总是很会安排的。”

“别把我抱得那么紧，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安德热依说着，用他那只闲着的胳膊推开了罗梅克。

他感到脖子上，后脑上受到了一点轻微的触动，应该说，是轻轻的一吻，要不是罗梅克笑得那么古怪，他几乎不曾注意到。

“滚开吧！”他说。

“好的，”罗梅克喊着，一面把一条腿移到车外。“这儿离我家近点。”他补了一句，便跳下了车，在园林边上站了一会儿。“今天我要来拉琴的。”他叫喊道，接着便消失在密林之中。

安德热依把车赶到院子里，把马和车送到马厩，便匆匆朝家里走去。正是吃午饭的时候。但他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梳了梳湿淋淋的头发，洒上了花露水。然后又用花露水使劲地擦脖子和后脑勺儿。

晚上来了客人，有罗马瓦神甫，还有几个别的人。小伙子们为客人演奏了《质朴的自白》，格里格① 的《春》和其它几首类似的曲子。

第二天下雨。吹了几天的风终于把雨给吹来了。雨点又紧又密，连绵不断。窗前屋顶排水管的响声和从一片椴树叶掉到另一片椴树叶上的水滴的有节奏的声音把安德热依从梦中吵醒了。他怅然地想起，这是他在乡下的最后一天了。

他一跃而起，迅速穿好衣裳，可到衣服穿好之后才想到在这

---

① 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

霪雨霏霏的日子无事可做。今天他没有任何具体的计划，而在这样的雨天中又难以到园林或院子里去散步。他决定复习画法几何学，把课本中那些把握不大的地方再翻一翻。习题他已经差不多做完了。

他下楼去吃早饭。跟平常一样，长桌一头摆着他的餐具，万达小姐坐在另一头正白费口舌地劝小久妮亚吃一片抹了黄油的小面包。

他似乎觉得，当他在桌旁坐下的时候，万达小姐不友好地朝他瞟了一眼。他感到有点儿不自在。

"她对我有什么意见？"他想道。弗朗济谢克给他斟咖啡的时候，他又一次捕捉到万达小姐阴沉的目光。

"一定是因为我见到了她同久妮亚之间的冲突，而她又往往不能取胜，才使她这么生气的。"

他非常喜欢这个小家伙，她也非常信赖他。他们俩有时一玩就是几个钟头。他决定运用一下自己的权威。

"别调皮，久妮亚，"他说，"马上把那个小面包吃了。"

可他不走运，久妮亚压根儿就不听他的，还朝他伸了伸舌头。安德热依恼怒了。

"哎，这怎么行！你这样不听话，我一早就看见了。"

久妮亚在椅子上扭来扭去。

"坏哥哥！"她说，"丑哥哥！"

这时，万达小姐神色大变，她满面绯红，朝小家伙大声喝斥道：

"你怎敢这样说！"

又在她手上拍了一巴掌。

久妮亚哭了起来，安德热依也不知所措。他可怜那小鬼，又

对万达小姐的举动感到惊诧。

“对不起，小姐，”他说，“小姐为什么对她生这么大的气？”

“因为她竟敢这样说您。她是满嘴胡说。”

“不是胡说！不是胡说！万达小姐，”安德热依笑着说，“我的确是非常难看的。”

久妮亚假装成藏在万达小姐的怀里哭，却用一只眼睛偷偷瞅着安德热依。

万达小姐的脸更红了，成了绛红色。一绺头发落到她的眼睛上，她用手撂了上去。

“看您说的！”她悄悄地、急促地、不容置辩地说道，“您非常美，安德热依先生！”

就在此刻，罗伊斯卡太太走了进来。她又是从院子里进来的，戴着手套，穿着雨衣，全身湿透，而且显得心灰意冷。雨搅乱了地里的运输工作，科兹沃夫斯基怒气冲冲，好象还用马鞭抽过罗梅克。但为了什么？谁都说不清楚。一定是他干了什么好事！原定今天要完成的全部工作都完蛋了（罗伊斯卡太太显然是模仿科兹沃夫斯基的口气说出“完蛋了”这个词儿的），而且全然不知该怎么办。

“姨婆，我们来玩一会皮克牌①吧！”安德热依说。由于爱韦琳娜太太走进来，打断了那场微妙的谈话，安德热依高兴极了。

爱韦琳娜太太盯了他一眼，似乎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

“打牌？在平常日子里？”

---

① 两人对玩的一种纸牌戏。

最后一天就这样在无所事事中过去了。安德热依从一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试了试新收音机，翻看了几本旧的《世界》年鉴，在年鉴里，他发现了爱韦琳娜骑马的照片，那是她身穿骑马长服，参加业余赛马的照片。在晚得多的一份年鉴里，他看到了父亲的照片，他站在自己的糕点铺前面，年纪轻轻，也不那么胖。那是占了一整面篇幅的《弗兰西斯》商号的广告。

"我的出身也真怪。"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思忖道，眼望着窗外平直的雨丝不断线地下着，流水和雨点在窗玻璃上形成了变幻莫测的花纹。安德热依倏然想起，今年他把约齐奥舅舅的坟墓忘得一干二净了，一次也没有到那儿去看过。他想马上就去弥补这个疏忽，于是穿了雨衣，拿了修剪花木的剪刀，剪下几枝已经在房子前面开放的大朵的九月玫瑰。湿淋淋的花有一种暖房的湿润的香味。湿透了的花瓣摸起来就象人的皮肤。他把鼻子埋在花束中间，吸着它那被雨水冲淡了的芳香。

他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把这样国色天香的花朵献给死者，岂不可惜，这样的美理应是让活人来欣赏的。但他很快就撇开了这种思绪，来到了那个小小的神庙。他把花摆在红色大理石板上，跪着读了一遍石碑上简单的碑文。这碑文他已经读过上千遍了。他吃惊地发现，坟墓似乎无人照管。没有任何的花，亭子中央的泥灰也有些剥落了。

他对这个地方也失去了昔日的虔诚。在这儿，雨也是一样单调地在亭子顶上飒飒地敲打着。

"安息吧，约齐奥！"安德热依想道，他并没加上"表舅"两个字，就象怀念某个平辈的人。

然后，他快步走到霪雨之中，只回头看了一眼放在石板上的鲜红的玫瑰花。

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又一次听到了同样单调的飒飒的风雨声，听到了水滴象泪珠从一片椴树叶落到另一片椴树叶上的同样的节奏。他想起了约齐奥。

安德热依念着这个名字睡着了。朦胧间他听见了悄悄的开门声。

他吓了一跳，不知进来的是什么人。

卡霞在他床边坐下，手放在他的胸口上。他抓住了她的手。

“你怎么来了?”他问。

“我来找你。你明天就走了。”

“你是怎么来的?”

“走来的。这儿所有的通路我都熟悉。”

“没有人看见你吗?”

“我想来跟你告别。”

“当真没有一个人看见你?”

“因为我不知道，要是你走了该怎么办。”她突然放大了嗓门说。

安德热依抱住了她，把她拉到床上，自己往墙边挪动了一点。他没有吻她，一下就贴到了她的身上。这其实并不难，她穿得是这样单薄。

当他把她紧紧抱住的时候，他才意识到整个夏天他所触摸过的一切——湿润的玫瑰花瓣、放在手心里一拍又弹射了出去的椴树叶子、罗梅克晒黑了的肩膀、老驽马的鼻子、赶车用的皮缰绳——似乎都是这一触的预兆和前奏，只有这一触才是世上最美妙无双的。

他紧紧地贴着卡霞赤裸的身体，此刻他什么也没有想，可是

过后，当他无力地躺在她身边，用他那只闲着的右手轻轻地抚摸着她的时候，这个肉体的完美无瑕，它那每一个细微部分的恰到好处和绝伦的美妙才使他感到惊诧。笼罩着他的不是幸福，不是欢乐，也不是失望——在第一次接触到异性的肉体时往往会出现的那种失望——而是无边的惊讶。在他看来，刚发生过的行为就纯粹的人的屈辱和纯粹的人的享乐而言是无与伦比、意味深长和至善至美的。

"哎呀，卡霞，"他说，"我们多么胡涂！"

直到此时他才去吻她的嘴巴。

他不记得，卡霞是什么时候走的。他只觉得自己通宵未眠，躺在她身边又惊又恐；只觉得自己躺在她身边幸福极了。房间里出现了微蒙的曙光，但卡霞已不在他身边。甚至她的肉体压过的地方也是凉浸浸的。只在床边放着一条她遗忘了的洁白的窄绸带。这唯一的证据表明，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梦。

窗口已经变成蓝灰色，从窗外吹进了一股潮气，可依然是寂静无声。雨停了，云也消散了。他深情地望着这个窗口，第一次见到了那些高大、葱绿的夏天的树木。

弗朗济谢克来敲门。

"该起来了！半个钟头后马就牵来啦！"

由于潮湿和凉意，安德热依打了一个寒颤，他急忙穿上衣服。

"这个暑假跟早前那些暑假真是有天渊之别。"他一边往脚上穿新"洋袜"，一边喃喃自语。

三

在此之前，雅努什到巴黎不是在春天便是在夏天，有时是在冬天，可是秋天却从来没有来过。因此，当他十月份来到这里的时候，对塞纳河上吹来的一阵阵温暖而带点发霉味道的和风，以及桥上升起的那蔚蓝色调的团团雾霭颇感惊奇。站在圣米歇尔桥上（不知何故他把这座桥叫作“我们的桥”），顺着流水的方向放眼望去，在远方看到的不是特罗卡德罗高耸的塔楼，而是不大的、似乎矮得不成比例的夏约宫，它那白色的墙壁在蓝雾缭绕之中宛如旧战场上的一堆白骨。

他不肯相信，他个人心灵里的旧战场并不是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整个欧洲的旧战场。他到处寻找崩溃的痕迹——在社交界，在商业中，在文学里——找来找去，终于发现巴黎还是依然如故。

还是那样蓝色的远景，还是那些广场，还是那些灰白的和发黑的象涂了一层油烟的圆柱。从夏约宫平台上他每回看到的总是那些令人嫌恶的塔楼。忽然，他觉得圣絮尔皮瑟的两座塔楼被修平了，它们现在是很和谐地一般高，再也没有那种令人难耐的参差不齐了。过了片刻他才弄明白，那座矮一点的塔楼周围搭了建筑架，原来是在进行维修，这又使他对巴黎这座城市的创始人的勇气和果断产生了由衷的钦佩。并排矗立的先贤祠的圆屋顶和那座伪哥特式的圣克洛蒂尔达的塔楼，前者永远是那样的完美，而后者却又显得那样呆板。不过，整个建筑结构还总是以其素有的规模和宏伟气势而引人入胜。

他也曾站在国会大厦前，看到完全对称的协和广场，广场两

边各有一座大厦，它们是如此相象，以致其中的一座不得不插上国旗以示区别。广场的深处，两座大厦的后面，是同样完全对称的玛德莱娜教堂色彩凝重的正面。在远方，凌驾于这一切之上的，是那奇妙地不对称的微微向后缩的圣心教堂的圆屋顶。这些圆屋顶又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来不是雷同的，它们一会儿带有粉红的色调，一会儿呈现白色，此刻正闪耀着十月的蔚蓝色的光彩。

爱丽舍田园大街被糟蹋得不成样子，并由于在此地举行小汽车展览而不通行。富丽堂皇的街道布置上土里土气的彩灯，设置了许多拱门，拱门上装着电灯泡，若不是街道本身是那么豪华壮丽，看起来可真是寒碜。隆波恩街上的栗树枝有的已经光秃，栗子已变成褐色而且干裂了，就连华丽的喷泉也不能冲淡这幅凄凉景象。法国梧桐的叶子黄得金灿灿，正在纷纷飘落，它们在坠地之前还在空中盘旋飞舞，就象在寻常的森林里一样。但是雅努什避开了这个地方，他不喜欢那些画有新型小汽车商标的大吹大擂的广告，不喜欢挂在豪华影院大门上方的巨幅电影海报，不喜欢这种土里土气的集市的拥挤，以及这种跟小汽车展览会总是分不开的令人不快的庸俗无味的喧哗。他讥讽地望着那些蓝色的和奶油色的车辆，想起了自己那辆气喘吁吁的“密涅瓦”牌小汽车，他从科莫鲁夫到华沙时总是坐那辆车。就连舒什凯维奇先生也曾对他说过，“伯爵大人，您该买一辆好点的车了！”舒什凯维奇先生还为雅努什如此不顾及家族的荣誉而生气。

他从那儿逃到了塞纳河畔。

一种总想重游旧地的强烈愿望驱使他毫无意义地走遍了欧洲。前不久他重游了海德尔堡，可又从那儿仓惶逃走了。美丽

如画的城市，笼罩着一种疯狂的气氛，仪表堂堂的大学生见面时互致希特勒式的敬礼。宫廷旅馆不愿接待他这位外宾，他只得住到金公鸡旅馆去，在宁静的哲人之路上散步的尽是些穿褐色衬衫的蛮横无礼的家伙。尽管他进行过多方的努力，可是既打听不到霍斯特，也打听不到舍尔廷的住址。最后他才明白，他们是不愿，或者是不能跟他见面。诚然，有一个熟识的教授接见了他，但看得出来，他的拜访使对方感到十分狼狈。

在巴黎有一点是不错的，这个城市总是那样令人惬意。在这儿，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他，他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累赘。

他一心想要找到革丹斯基的"驳船"停靠过的地方。当时展览会的占地包括同亚历山大桥毗连的那些街道，以及几乎整个的滨河广场。如今已难以想象出那儿是个什么样子了，也难以想象出那些展览厅，散步场，那些游艺园会在什么地方。涅沃林当年唱歌的那家咖啡馆在哪里？

他不是提醒自己："别瞎想，别瞎想！"相反，他却对自己说，"她到过哪儿？我在哪儿思念过她？什么时候我的头脑里出现了佐霞的身影？"他就这样一直在河岸上转着圈子。

一天傍晚，比平日更加暖和。塞纳河畔开办了一家餐馆或是舞厅，从那儿传来了扩音器放大了的留声机的声音。那也许是小汽车展览会期间开的一家临时客店。天气非常暖和。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挺立在塞纳河畔，把自己干枯的树叶轻轻地扔进水中。远处，在那从这儿顺数第三座桥的地方，水上消防队正在进行演习，红色的驳船把大股的水流送得老高，又象瀑布似地倾泻下来。留声机播放着歌剧的咏叹调，这就是说，那不是舞厅。塞纳河水颜色深蓝，闪着带紫色的光，看来似乎很稠，仿佛是某种浓稠的流体。黄色的路灯在淡紫色的波浪上闪闪烁烁。

月亮升起来了。

于是雅努什似乎觉得，他找到了那艘驳船停靠过的一段塞纳河。然而他不可能真的找到那个地方，如同他不可能找到自己的青春一样。他这是一种错觉。

他沿着台阶往下走去，一直走到石砌的岸边。人们在这儿采沙，安装水管，那家小店也就在这里。大概是为了方便垂钓者，岸边放了一排长凳。雅努什在其中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平静地望着发黑的河水。两个手执钓竿的小男孩在岸边拉扯不休，他们未必是在争夺钓到的那点鱼吧！从那个播送威尔地①乐曲的小餐馆里走出一对年轻人。一位肥胖的老先生手执钓竿，从他坐的长凳旁边走过。

雅努什甚至没有注意到有位仪态庄重的老先生在长凳的另一端坐了下来，直到对方坐定之后，他才看见。那位老先生戴了副大黑眼镜，尽管雅努什多年没有见过他，却立刻认出了他。

他就是马雷·舒阿尔。

前不久他从报上看到这位法国学者丧偶的消息，她是由于进行放射性元素试验染病而死的。雅努什觉得马雷·舒阿尔变得厉害；在昏暗中虽看不清他的面孔，但他整个体型却象变伛偻了，抑或是收缩了。不过无须怀疑，这个人就是他。他那富有特征的模样儿从虚无中闪现出来，来到雅努什身边，就象他们刚刚在海德尔堡分手似的。

“海德尔堡的恶魔。”② 雅努什微笑了。

他笑了，但那笑容立刻消失，溶化在沉思之中。而他们——

---

① 威尔地(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② 原文是法文。

两个鳏夫，素昧平生，邂逅相逢，坐在同一条长凳的两端——心中想的可能是同样的事。

在他们面前平静的水面上，象是从帷幕后面驶来一条小小的黑色拖船，它拖了一条装满了货物，盖着苫布的宽大驳船。十月的黄昏，落日余晖在焦油涂黑的船舷上，在黄灿灿的苫布上，在船头上画的绛红色的装饰线条上投下了一层淡淡的反光。小拖船的汽笛发出一声尖叫，放出一团羽毛般的白雾，它的烟囱马上平躺下来，仿佛是向正在靠近的大桥致敬。雅努什不由一颤。这种尖锐刺耳的汽笛声总要在他心中引起一阵遥远的联想和战栗。他这一哆嗦，使教授转过身来，留神地看了他一眼。

“晚上好！”雅努什说．他既没有往学者那边挪动身子，也没有伸出手去。“晚上好，教授！可是教授您没有认出我来。我是梅申斯基，哈尼亚·戴维斯的朋友，最后一次跟教授见面是在海德尔堡。”

马雷·舒阿尔也不曾离开坐位。他似乎是在全神贯注地望着消失在桥下的黑色驳船，并没有朝雅努什再看一眼。他对这次相逢态度漠然。

“晚上好，先生，戴维斯太太前不久还对我谈起过您。”他小声说道。“她现正在巴黎，住在里茨旅馆。您去看看她吧，她一向总是十分不幸。”

“一向，”雅努什淡然一笑。

“她总爱扮成一个迷恋的情人，且又轻易失身于人。”① 马雷·舒阿尔说道，声音里带有笑意，并立刻朝雅努什转过身子：

“听说先生丧偶，可是真的？”

---

① 原文是法文。

“是真的，两年前。”

“可我的妻子是两个月前去世的。”

“似乎是为自己的科学研究献身的。”

“还不能完全肯定，但一切迹象表明，是这么回事。”

“这太可悲了，对于人类来说如此重要的科学研究，竟会招致这样的后果。”雅努什无限感慨地说。

“啊，不可逆料，完全是不可逆料。”马雷·舒阿尔突然大声叫道，完全恢复了旧态，而且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靠近雅努什坐下了。“我请您永远不要非难科学。因为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正处在一座高山的山麓，而您突然非难科学招致死亡，好象科学犯了杀人罪，这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教授先生，您却如此激烈地进行辩解。过于激烈了。我认为，我是第一次说这种话，我甚至对自己都没有勇气承认，我认为这种情况太反常了。你们在那儿学习、研究、分裂、合成，你们发现放射性元素，更有甚者，你们还搞了人工辐射——有什么结果？你们找不到长生不死的良药。每一个人，每一个普通人，就象您和我，都是要死的，只不过我比您年轻一点。我们都是要死的。对我来说，最可怕的是面对死亡无能为力。医生从房里走出来，说一声，‘您的夫人死了。’什么？死了！难道不该做点什么，想点办法，打点什么针或者切掉点什么？可一下：死了，完了。孩子也是一样。她活不了，因为她的血液循环有毛病，心脏有毛病，她活不成。怎么活不成？科学是干什么的？难道就不能改善一下血液循环吗？这么一点区区小事！而在元素周期表上有人发现缺少的元素只不过是基于……基于什么，教授？”

“科学甚至连伤风也治不了。可您一下就想到……死亡。”

“那么科学的好处何在？科学的意义又何在？人必须活下去。妻子必须活下去，因为丈夫……爱她。孩子必须活下去，因为人需要有孩子。您有孩子吗，教授？”

“没有。”

第二条驳船是纯灰色，它由一条细腰的小黑艇拖拉着慢慢驶了过来。小黑艇的汽笛声很低，雅努什听了没有颤栗。因为它没有使他想起童年时代的旅行，没有勾起对很久以前，还是曼库夫卡时代的记忆。但是在驳船漂浮到他面前的整个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默默不语，只是挺直了腰板坐在那里，象是在检阅似的。岸边的小餐馆里传出了《阿伊达》中进行曲的音响。

“这个威尔地真走运。”马雷·舒阿尔慢悠悠地说。

“我明白，”雅努什接着说，情绪越来越激昂。“我明白，教授，您是回避答复。”

这一场谈话是如此不同凡响，以至雅努什完全失去了现实感。不论是塞纳河上淡紫色的反光，还是如同布景一般的过路船只，都象是梦幻中的。这种虚幻的环境使雅努什说话无所顾忌。他如在梦中，从一切羁绊里解脱了出来。突然，一种对自己不幸生活所感受到的悲痛涌上心头。

然而，拖船发出了一声尖啸。

“啊，我记得我们在海德尔堡的谈话，”马雷·舒阿尔似乎对雅努什让步了，忽然急促地说道，“您对科学的非难毕竟是不公道的。请您容我来判断，科学在什么地方，在哪一点上是应受到非难？您是跟黑格尔和所有那些德国人一样在探讨哲学问题，他们都叫什么来着……阿尔弗雷德·韦伯尔①？不是吗？这需

① 韦伯尔(1868—1958)，德国社会学家，海德尔堡大学教授。

要进行严密一点儿的思考。"

"可您自己现在的想法也不一样了，教授先生。我怀疑，您突然想念起……甚至不是黑格尔，而是柏拉图①来了，想起那位驾驭三匹马的不朽的御者来了。"

"并非如此。"学者争辩道。

"可您自己说过，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全部范畴。我们不知道科学的整个范畴和它全部的能力，须知这种能力是以细菌繁殖的速度与日俱增的。因此，我们简直就——请您不要否认——象那些不能把召唤出来的魔鬼再装进桶里去的巫师的弟子一样了。"

"这个比拟过于原始，也过于平庸。"马雷·舒阿尔比较平静地说。他们这场坐在长凳两端的对话(他们正是坐在长凳两端，虽说彼此靠得很近)，看起来就象是双重的独白。他们俩各自在独白，仿佛各自都感到自己从那漫长、沉痛的禁锢中解脱了出来一样。

"是的，我承认。可我就这么看。"雅努什长叹一声。

"您必须更客观一点。"

"我办不到。"

"您还年轻。"

"一些老掉了牙的盲目行动在威胁着我们的青春。"

"您想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生命尚未结束。我们终于不得不对某些问题作出回答。"

"只是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

---

① 柏拉图(前427—前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

"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末日到来之前。我以为，一个男子汉的死，总是对某一个浮士德式的重大问题的回答。妇人的死，就不是什么回答。而孩子的死就是毫无意义的了。"

"请您去看看戴维斯太太吧。或许您能使她不致越轨。她已经是接近末日了……"

"为什么?"

"为什么？正是象您刚才所说的那样，因为，妇人的死不是对任何问题的任何回答。"

"不错，但是，请您对我说句实话，教授，您一生中回答过自己提出的哪怕是一个问题吗?"

"自然，没有。"过了一会儿，马雷·舒阿尔继续说，"自然，我不曾回答过任何一个问题。可是，您甚至连想都想象不出，我给自己提的都是些怎样的问题。您对当今科学的现状有所了解吗?"他换了个调子说。

"我怎能了解，我又不是科学家。"

"喏，因此您不可能了解，目前科学已走到了什么地步。您也不可能了解，我提出来的是些什么样的问题。嗯，我该走啦。"

"别走，别走，教授，请您别这样突然离去。"

马雷·舒阿尔想走，然而却坐着纹丝不动，他看来是麻木了。小餐馆里又传出了另一种乐曲。店主人显然是个威尔地歌剧的崇拜者。小餐馆的门一定没有关，因为那歌声十分清晰。这是《茶花女》第二幕的二重唱。晶莹无瑕的女高音在"我牺牲"①这个词上唱出了一个圆润的花腔。而优美、纯正的男中音在安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慰不幸的薇奥列塔，带着某种得意的心情劝告她。“哭吧，哭吧，”① 男中音一会儿用窃窃私语，一会儿用伤感的“半”低音唱着。“哭吧，哭吧。”② “哭吧，哭吧，女人，”他说，“为自己的命运痛哭吧，你哭得越伤心，我越是高兴。”

马雷·舒阿尔浑身一震。

“您听见了吗？”他说，“这是《茶花女》，我们叫《茶花夫人》。十九世纪的精华。那男中音劝那女人抛弃他的儿子阿尔弗雷德，她就离开了阿尔弗雷德。为什么？因为阿尔弗雷德的妹妹不能称心如意地嫁给子爵。子爵不肯娶那位妹子，是由于她的哥哥跟一个娼妇，跟那个薇奥列塔同居。这很复杂，但又不象您眼里那样的复杂。两个相亲相爱的年轻人分手了，因为那位小姐一心要嫁给子爵，显然是为了金钱。这就是十九世纪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略有不同。”

“可您甚至不了解，怎样不同……”

“您今天指摘我对世界一窍不通。”

“因为任何人也不知道。您明白吗？任何人。我们还是唯一多少知道点什么的，可这也……”

“怎样？”雅努什傻乎乎地问。

“您瞧，世上每样东西都有某种意义。《茶花女》在当时也有意义。我们是个平静的社会，我们有既定的发展方向。我们走在一条进步的大道上。社会进步，经济进步，我们发财致富，我们变得成熟起来……阿尔弗雷德的妹妹必须嫁给自己的子爵……他们面前摆着一条明亮而笔直的路。一点儿也不复杂。那

---

①② 原文都是意大利文。

时也会有些战争，但那是拿破仑三世在意大利的那种战争。崇高的理想一定会胜利。是的，难道会有比统一意大利的理想更为崇高的理想吗？这些理想是多么美好，多么高尚，多么纯一。可又是何等的平静，象在巴黎的展览会上一样。诚然，同普鲁士人那场战争略显不同，有那么一点儿令人不安……还有那个公社……嗯，嗯……可是以后便没有任何战争了。”

“怎么没有任何战争？”雅努什惊奇地问。

“我说的是唱《茶花女》的那个时代。‘哭吧，哭吧！’① ”他愤怒地摹仿那位男中音的唱腔。此刻小餐馆的门想必是关上了，因为歌唱的声音轻了。

“可是战争终于爆发了！”雅努什叫喊道。

“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说，只有相对的意义。不过，自从你们那一位② 从华沙来后……”

“谁？”雅努什问。

马雷·舒阿尔站在坐着不动的雅努什面前，伸出了一只手，而用另一只手摘掉了眼镜。雅努什在昏暗中发现，学者的眼睛似乎受了伤。他没敢动问是怎么回事。

“您愿意再跟我聊聊吗？”教授问，“因为现在我确实没有时间。”

“非常愿意。”梅申斯基恳切地说。

“嗯，这样我们可以后天四点见。”教授说，同时随手把离圣米歇尔林荫道不远的一家小咖啡馆的地址给了他。

雅努什得知哈尼亚住在里茨旅馆之后，一天下午就到她那

---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② 指居里夫人(1867—1934)，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原籍波兰。

里去了。女主人家豪华的前厅塞满了鲜艳的地毯和镀金家具，一切看起来就跟那种蹩脚影片中的情景一模一样。镀金家具和水晶器皿闪闪发光。在同样闪闪发光的柜台后面坐着一位出色的门房。

“您好，伯爵先生，”① 他向雅努什招呼道，虽然对方是第一次踏进这座神殿。

“戴维斯太太没有改变姓氏吧？”② 雅努什客气地问。

“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③ 雅克先生客气地回答。“房间也没有变。她住在二层。”④

雅努什请他通报，说梅申斯基先生在楼下。雅克先生马上接通了电话。

“太太，梅申斯基伯爵在楼下……不，太太，是伯爵……不要更正我说的，不是梅舍茨基侯爵，是梅申斯基伯爵……”⑤

雅努什悄悄提示了一下自己的名字，雅克先生正确无误地重复了一遍。

“不错，太太，雅努什先生……啊，我高兴极了。”⑥

“太太说，她很高兴，她在房间里等您。”⑦ 他回头对雅努什说。

雅努什慢慢吞吞地走上二楼。楼梯上铺的厚地毯使他生气，到处都是这种奶油的、粉红的颜色。楼梯拐角上摆了些粉红色的沙发椅和带有大灯罩的大落地灯，灯罩四周挂了许多泪珠一样的珠串。

他在那扇巨大的白漆闪光的门上敲了几下，门上有个金色的门号。

---

①②③④⑤⑥⑦ 原文都是法文。

"进来!"① 一个声音从门里边传出。

他开了门,几乎一下扑到了哈尼亚身上。

她一下投入了他的怀中,并且用各种语言毫无伦次地絮叨起来。她的钻石胸饰扯住了他的衣裳,她怎么也无法把胸饰的针尖从他的西装翻领上摘下来,她那粉红缎子"家常便服"宽大的、耷拉着的袖子拂到了他的脸上,使他看不见她。

"这可憎的房间,"她倒退两步说道,"这里一切都是粉红色的,因此,我也只好穿上粉红色的衣裳!可我穿粉红色不相称,我简直受不了这种颜色。"

里茨旅馆的成套房间实在可憎。客厅又高又大,白漆家具都罩上了粉红色的家具套,上面还织了许多白色的鸟。雅努什看了看那些大沙发,那些挂满了流苏的灯罩和那些厚实的"华丽的"窗帘。他不敢朝哈尼亚瞧一眼。

"你为什么不住在吕贝克街自己的房子里?"他问。这是他进来后说的第一句话。

"住在吕贝克街?在那么大一所住宅里……我独自一人在那儿怎么过?"

"不是有西贝尔斯泰因小姐吗?"

"你倒想起她来了!西贝尔斯泰因小姐已经是老早以前的事了。从那时以来我至少换过十五个女秘书和十个女伴奏了。"

"现在呢?"

"现在我一个也没有。我穷了。"

"当真?"

---

① 原文是英文。

“确实如此。你想象不到，近几年我损失了多少。还不算危机造成的损失。不过危机之后曾有所好转。现在股票又大跌了。”

“你说什么？我以为它一直在看涨哩……”

“只有军火股票看涨。”

“你没有军火股票？你没买吗？”

“我有过几份克罗伊佐特·施奈德的股票。可是当我听说他在战争期间向作战双方出售大炮时……我就脱手了。”

“你的表达方式真奇特，”雅努什在粉红色的沙发椅上坐了下来，但眼睛一直望着粉红色的丝绒窗帘。“在谈到股份公司时，你说‘他’……”

“因为，我总是想象有那么一个老克罗伊佐特。你瞧，他就象一只乔装的老猫，戴副眼镜，穿一双千里靴，坐在这么一个庞大的保险柜里，手上掌握着所有的股票……并且亲自抛售。这样就比较好想象这些可怕的事了。而且，我想象那些大炮就在银行里，他们看得见……一想到他们背靠背地做这些大炮买卖，就觉得太可怕了。”

雅努什抬起眼睛朝哈尼亚一望。一副十足的衰败相。从鼻子到嘴角出现了两道可憎的皱纹，尤其是脖子上那松搭搭、皱巴巴的皮肤。

“她能有多大年纪？”他想道。“她无论如何还不是个老妇人。”他脑子里迅速计算着……“在敖德萨时她得有二十来岁，因此，现在她是四十左右。索蕾尔① 八十岁时看起来比她现在要年轻得多。”

① 索蕾尔(1875—1966)，法国著名女演员。

"波兰女子总是老得这么快。"他想道。

就在前不久，在音乐厅举行的最后一次音乐会上他还见过哈尼亚。爱尔日别特卡那时在音乐会上演唱过。这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罢了，戴维斯太太当时还非常漂亮。

"你现在还演唱吗？"雅努什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

哈尼亚站在宽敞豪华的客厅中央，离雅努什有一段距离。

"啊，不，"他想道，"她还是很美。"

哈尼亚已不再是个小巧玲珑、弱不禁风的女子，而是个光灿夺目、雍容华贵的妇人了。粉红色的缎子为她平添了许多姿色，说粉红颜色跟她不相称，显然不是实话。里茨旅馆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的家具套选配颜色（虽然选配这种粉红颜色也是为渐近老境的妇女在晚上的灯光下显得漂亮一点着想的）。哈尼亚如果不觉得桃红缎子穿起来好看，她是不会穿的。雅努什朝哈尼亚这么一瞧，当即就明白了，原来衰老不在于脸上有皱纹和脖子上的肌肉松弛。衰老隐匿在她的眼睛里。她那双富于表情的明澈的大眼睛变得小了，也许，只不过是看起来如此，因为它们变得黯淡无光，而且充满了不安的神情。这不是生理的衰老，而是内在的、整个生命的衰老。

"你现在还演唱吗？"他又问了一句。

"我现在想都不想。"哈尼亚一摆手。"你想喝点什么？"她已经按铃叫仆人了。雅努什根据她这个手势判断，她的确再也不想演唱这件事了。

"那个可恶的爱尔日别塔·希莱尔。"哈尼亚边说边把一张小桌子推到雅努什跟前。她这忙着推桌子的姿势，她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的模样儿，一下就暴露了哈尼亚从来就不是个贵妇人，她的一举一动倒象个在看门仆人的小屋里，或者说，更象个在低

矮的、烟熏火燎的农舍里忙碌的人，叫人纳闷的是，她竟然没有用围裙去擦一擦推过来的小桌子。她甚至连围裙也没有。

“那个可恶的爱尔日别特卡，”她又说道，“她骗了我这么些年，带着我跑遍了整个欧洲和美洲，来来回回，就是为了让我亲眼看到她的胜利，让我不断地给那些音乐课出钱，五十美元一个钟头……有一个钟头吗？……有时候，她跟我一起还没有唱到一刻钟。她很清楚，这样搞，完全混不出什么结果，但是有我这个人出现在她的侍从中，对她来说是很惬意的。出席宴会时，她要我穿上那样的衣裙，完全是为了衬托出她更加动人……她这一着可真叫卑鄙！”

“她现在在干什么？我好久没有听到她的消息了。”

“跟她那个龌龊的鲁宾斯泰因一起呆在伦敦。这也是乐趣！归根结底世上一切都有个尽头——她的嗓子也会完结。你明白吗，会完结，会完结的……”哈尼亚扬扬得意地说着，一直在房间里打转转。“虽然有人说，她接到了明年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出的聘书。但话又说回来，如今在那儿演唱的都是些落魄的歌星。”

一个身穿白色上衣，长相俊美的小伙子来到客厅，两眼意味深长地盯住“夫人”不放。

“你想喝点什么？”哈尼亚问。

“我愿意喝点茶。”

“不要点什么强烈一点儿的？威士忌？葡萄酒？”

“不，不，茶。”

“那好吧。但给我拿威士忌来。”她转身对小伙子说。

漂亮的小崽儿生硬地一鞠躬，出去了。

“嘿，你该怎么说呢？”哈尼亚说道。“那家伙是怎么盯着我的？你看见了吗？他喜欢我。”

雅努什凄楚地一笑。

“那么在最近几天内他就该交家具费了，因为他要结婚，不是吗？”

“哎呀，你真可恶！”哈尼亚说。“你总想要用自己那种玩世不恭把一切都毁掉。”

“这不是玩世不恭，哈尼亚，这是生活知识。”

“而且，再糟不过的是，你碰对了。他甚至已经对我说过，他要娶我。”

雅努什大笑起来。

“哎呀，哈尼亚！哈尼亚！”他说道。

一个大银盘端来了装在一个小茶壶里的茶水和用餐巾纸包的两块小小的烤面包。漂亮的小伙子先把威士忌酒斟到酒杯里，然后倒进装了半杯冰的大玻璃杯里。

“这儿对什么都吝啬。”哈尼亚叹息道。“在美国，只要我肯给钱，东西是要多少有多少。可这儿……”她一摆手。

漂亮哥儿肆无忌惮地走了出去。

“你呆在这儿究竟要干什么？”雅努什问。

“唉，我能呆在哪儿呢？纽约已经使我厌烦极了。”

“还有你丈夫？”

“我离婚了。”

“妙极了！”雅努什高兴起来。

“噢，我就呆在这儿，又怎么样？”哈尼亚突然发火了。“我不得不呆在这儿，因为我正在跟我的合伙人打官司。一切都是为了钱。因为他把我骗得太苦了。”

“他是谁？”

“嗯，迪马尔克，我的合伙人。你知道，我们合伙在这儿开了

个小香水厂。他主持生产，货运到纽约——一部分通过走私，要不关税就能使我倾家荡产——由我经手出售。”

“看在老天爷面上！哈尼亚，”雅努什说道，眼望着她一双秀美的手。手上戴着华贵的灰色珍珠戒指。

“你已经不戴绿宝石了？”他问，同时拉起了她的一只手。

“我把它卖了！你想想看，我卖啦！”

“为什么？”

“唉，你知道，我玩腻了。而且，打官司也要钱。你想想看，这个迪富尔……”

“哪个迪富尔？”

“喏，迪马尔克，我永远也搞不清这些法国名字。”

雅努什发现，哈尼亚不仅没有改掉她在敖德萨形成的那种边区调（根据她那种语调很难辨出她是华沙出生的人），而且现在她的波兰话讲得更糟，完全是俄国口音。

“看在老天爷面上！你说话为什么带着俄国口音？”他问。

“哎呀，上帝！”她说，“你尽是用些糊涂问话打岔！我对你讲的是这么重要的事，而你却问什么口音。想必是因为那些公爵夫人、伯爵夫人老缠着我不放，撵也撵不走。”

“并且从你这儿榨钱。”

“我是想方设法摆脱她们，但并非常常摆脱得了。而她们又是那么不幸，我的上帝，多么不幸呀！”

雅努什耸了耸肩膀。

“因此，你想想看，这个迪富尔，还是迪马尔克，还是什么别的玩意儿，他用我的钱生产香水，一部分运给我，一部分偷偷在这儿卖掉或者运到维也纳，要不就运到法兰克福。而这一切恰好被我的朋友莎霍夫斯卡娅捉住了……”

雅努什简直认不得昔日的哈尼亚了。她喝了几口威士忌，两颊涌上了红晕，她谈起那个法国人的勾当是那样的激愤，似乎世界的命运全操在他手里。

雅努什止住了她的倾诉。

“我亲爱的，难道你真的需要这个小小的工厂？”他问。

哈尼亚刚说完半句话，忽然张大了嘴巴站立起来。她歪着脑袋，思考着。

“嗯，要是没有那个小工厂，我该怎么办呢？”她问道，“那些香水如今就是我的命。你瞧，那个卑鄙的迪罗斯，你想想看，他想在我身上捞钱，他进行某种小规模的幕后交易，挖我这儿，瞧，从我这儿挖，”哈尼亚指着自己的心，“从我心底挖去了多少钱呀！”

雅努什又把自己的手掌压在哈尼亚的手上。

“你考虑考虑，”他说，“你怎么能竞争得过那些大香料公司呢？还不永远只能是小规模的交易，小小的诈骗？那个迪罗斯，还是迪富尔，还是迪居尔又能做些什么呢？要知道这值不了几文钱，而在世界市场上只有那些在时髦杂志上登了整页广告的大公司才能称王称霸。”

“哼，我们也登过很出色的广告。你猜我想起了什么？得给送茶的这个小家伙拍张照片，拍张穿衬衣、戴帽子的照片。你以为他戴什么帽子更合适：是加拿大草帽还是巴拿马草帽？”

“谁现在还戴巴拿马草帽，哈尼亚？”

“哎呀，可不是！不过卡利克斯特在敖德萨时，大热天里穿着便服还总是戴一顶巴拿马草帽，编得很细的草帽……细极了……”

哈尼亚突然止住了自己喋喋不休的废话，默默地朝旁边什

么地方看了一眼。莫不是在那儿看到了卡利克斯特在敖德萨戴的巴拿马草帽？

“你记得吗，那时时兴一种鞋尖向上翘的高腰皮鞋。看起来象狗一样。那种鞋还有个好玩的名称哩……”

雅努什微微一笑。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那时还完全是个小孩子。”

“你那时是个漂亮孩子吗？”

“啊，不。从照片上看是个丑八怪。把我打扮得难看极了。”

哈尼亚又沉吟了片刻。

“嗯，我们就用他的照片来作我们香水的广告。他不会要太多钱，而广告会妙不可言……他是这么美……”

她发现，雅努什并未听她说些什么，于是又沉吟起来。

“你要茶吗？”她用一种更真挚更温柔的嗓音问。

“来一点。”

她一面斟茶，一面坐得靠他更近些。茶杯斟满后，她突然放下茶壶，抓住他的一只手。

“原谅我，雅努什，”她温柔地说，“你的妻子死了，可我却跟你谈我的香水。”

雅努什惴惴不安。

“千万可别，千万可别提起……”他想，但愿她不要提起那些可怕的事来。但愿她千万可别动了感情，因为他受不了。

“亲爱的，”他低头望着她说，“我们不要谈那些事。我宁可谈谈香水。”

哈尼亚难为情地笑了。

“对不起，”她非常富于人情味地说。

过了一会儿，她又用另一种语调，毫无热情地谈了起来。她

详详细细、虽然已是平平淡淡地向雅努什讲述了那个迪马尔克所采取的一切诈骗伎俩，谈到法国的法庭里是一群怎样的猪猡，谈到她为了对付那个卑鄙的合伙人以及那些律师，耗费了多少精力、健康和钱财。

雅努什装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但是他显然无法隐藏脸上那种倦怠的表情。哈尼亚忧郁而茫然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终于不吭声了。她退后一步，皱了皱眉头。她的眼神使雅努什回想起几年前她给他演唱《托斯卡》中的咏叹调之后对他扫过的那种审视的目光。他此刻缺少的只是西贝尔斯泰因小姐那嘲讽的眼神。

哈尼亚变得关切起来。

“你高兴晚上到哪儿去玩玩吗？去吃顿晚饭，喝杯香槟？嗯，不去吗？其实我应该到珀吉·居冈伊安家去吃午饭，不过我可以推说犯了偏头疼，不能去……我们到蒙马特去吧……”

雅努什凄然一笑。

“不，谢谢。我如今乐不起来。”

哈尼亚犯愁了。

“你乐不起来，我的上帝！”她焦虑地说，她那埋在心灵深处的感情突然迸发了出来。“嗯，不错……”她补了一句，“如今……”

她斜眼看了看雅努什，提心吊胆，生怕什么地方得罪了他。

雅努什又经受住了这一次考验。

“既然如此，你到巴黎来干什么？”戴维斯太太忽然用一种低沉的语调，带着浓重的边区口音问。

雅努什无可奈何地两手一摊。

“不知道，”他说。“虽说此刻似乎已经知道了。为了来看看

你。我非常想看看你。”

哈尼亚的两只眼睛瞪得老大。

“瞧你！你来了，这很好，虽说你原该预先通知我。不过这没关系，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人就这么在世上徘徊呀，徘徊，孤孤单单，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然后就无缘无故……一命呜呼。”

雅努什把头靠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的确，”他重复道，“无缘无故，一命呜呼。”

“而且他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掉。也许就在某一天的中饭和晚饭之间。”

“在中饭和晚饭之间。”雅努什重复道。

然后他睁开了眼睛，从沙发靠背上抬起头来，虽然显得有些费劲，但却是清清楚楚地说道：

“阿丽亚德娜死了。在罗马。”

哈尼亚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从报上看到了。这真可怕。”

“我非常感谢你汇去的钱，你是立刻就汇去了的。”

“啊，钱……”

“不错。你姿态很高。可是钱已经到得太晚了。”

“这是什么意思？”

“用作了殡葬费。”

“葬在罗马？”

“葬在新教的墓地。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罗马最漂亮的墓地。我还希望能躺在那儿哩。”

“可惜你没那福分。你是天主教徒。”

“正因为如此。”

“你有埃德加尔的消息吗？”

“没有。”

“他病得厉害。喉结核。罗马的一个教授确诊的。”

“肯定吗？这种事有可能弄错。”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对阿丽亚德娜说的。”

“说句实话，埃德加尔目前在干什么？”哈尼亚问，仿佛直到此刻她才想起这个人的存在似的。

“埃德加尔？他是音乐学院的教授。他把和声学的知识灌进形形色色的蠢货的脑子里。密茨凯维支在科夫诺同样也感化过形形色色的‘日姆齐脑袋’。”

“他对自己扮演的这个角色一定感到非常难受。他是这样一个温文尔雅的人。”

雅努什淡淡一笑。

“是非常难受。不过我倒想说，他是这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

“我也许能帮他点忙吧？他是怎么到罗马的……”

“他积攒了几个钱，就去了……”

“现在很少演奏他的作品。”

“因为他如今作的曲子也很少。你倒是有可能使他的作品风靡一时。你挑起这副担子吧。”

“值得吗？”

“你是想说，真正的艺术总能找到出路，是吧？我也不清楚……阿丽亚德娜说过……”

说到这里，他停住了，没有把话说完。

“唉，阿丽亚德娜的事，真是太可怕了。她为什么到罗马去？”

“这涉及到那里的修道院的事。”

“是当场就……？”

“她没有受苦。当场就断气了。”

“佐霞呢？她死得痛苦吗？”

“非常痛苦。没有医生在场。”

“孩子呢？”

“几个月之后就死了。心脏不正常。”

哈尼亚从坐位上一跃而起，开始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瞧！”她倏地站在雅努什面前。“当时你就不该离开海德尔堡。我对你说过，留下吧。”

“而我说过，你是想装着美国的美元当个波兰的伯爵夫人。”

哈尼亚一摆手。

“唉，那些美元，已经能见到底了。可我该怎么办呢？”

“你不能再嫁人吗？”

“能够，可是已经嫁不了百万富翁了。”

“哼，要是没有别的办法的话……”

“你当时为什么没有留下来？我是想挽救你的呀！”

“在命运面前是救不了人的。这是个很平庸的道理。你也明白。这在于各人本身，一切都是我自己招来的。我完全没有必要娶佐霞。”

“你没有爱过她吗？”

“我爱过。不过似乎是另一种爱。”

“啊，你瞧。如果是另一种爱，那就是说，不爱。”

“我得走了。想必你也要打扮打扮到居冈伊安家去了。”

“叫他们见鬼去吧，叫那些居冈伊安们统统都见鬼去吧！”

她站在他面前，满脸通红，忐忑不安，显得很老。尽管如此，依然是美貌动人……“唉，她当年是何等的美呀！”雅努什想。

突然，哈尼亚双膝跪倒在沙发椅前，两手捂住脸，头靠在靠枕上，抽搐着，虽然是悄悄地，她伤心地哭了。雅努什一动不动地坐了好一会儿，歪着脑袋看着这个哭哭啼啼的妇女，象是看个什么有趣的玩意儿。他等着，直到第一阵发作过去之后，才拉起她的一只手。

“喏，别这样，”他说，“没什么。你知道，俄国人常说：一切都会平安无事地过去的①。这样一来你可就要带着一双红肿的眼睛到居冈伊安他们那儿去了。”

哈尼亚又一摆手。

“喏，那个小堂倌呢？你瞧，他可要不再那样直愣愣地‘盯着你不放’了。”

哈尼亚从袖子里抽出手帕，擦干了脸上的泪水。

“他不是直眉瞪眼地盯着我，只不过是盯着我的珍珠罢了。”

“喏，正是如此。不值得哭，汉娜·沃尔斯卡小姐。”

“可不是，不值得哭。何苦呢？一个老太婆，看门的仆人的女儿，一个华沙的婊子还兴哭天抹泪？伯爵老爷要笑话的！……”

“你这个傻瓜，”雅努什说，“别装模作样了。你自己明白，你是波兰的贵妇人。”

他把她从地毯上抱了起来，又在她湿乎乎的脸蛋上亲了亲。然后，向她告别。

“再见，汉娜。明天我就回华沙去。”

---

① 原文是俄文。

哈尼亚又哽咽了一声。

“你总是这样，来去匆匆，过后你又后悔。”

“我任何时候对任何事情都不后悔。”雅努什冷冷地说。“再见！”①

他走了，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不用说，他第二天并没有走。因为他曾与舒阿尔相约在圣米歇尔林荫道附近的小咖啡馆里见面。除此之外，出于要去重游“旧地”的狂热，他决定要去看看他过去住过的一家小旅馆和阿丽亚德娜在奥特伊的住宅（可怕！）还要到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住过的“森波尔”一带去看看。

他如今住在王子先生街的一家小旅馆里，因此不难找到马雷·舒阿尔对他讲过的那个咖啡馆。那咖啡馆就坐落在通向圣米歇尔林荫道的两条街的十字路口，它象路灯一样整个儿用玻璃围了起来。咖啡馆里面坐满了男女大学生，拥挤不堪，热闹非凡。有的站在柜台旁边吃点心，有的躲在一个角落里喝很好的茶。英国人和中国人都到这里来喝茶。偶尔有个大学生闯进来，为在附近某个阁楼里举行的即兴招待会买面包，又一阵风似地奔了出去，一手摇着长形面包，一手拎着装柑桔和香蕉的透明口袋。

雅努什有点奇怪，马雷·舒阿尔怎么选中了这样热闹的一个地方会面，但是他没有时间考虑，因为他一走进咖啡馆便看见了蜷缩在红沙发里的“戴黑眼镜的教授”。天色还很亮，透过从街上射进来的光线，雅努什一眼便看到这位大学者面色异常苍白，而且没有一点迹象能显示出他的伟大。出现在他面前的是

① 原文是法文。

一个身材矮小，形容憔悴的可怜老人。他虽然显得心不在焉，但仍相当亲切地跟雅努什打了个招呼。他身边的桌子上摆了几本书和一些纸。

“坦率地说，”他们要茶的时候教授对雅努什说，“对我们这次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巴黎能说得上几句话的人真是微乎其微。”

雅努什笑了起来。

“在我看，这简直是滑稽的奇论。”

“我敢说确是如此。”教授争辩道，“请您想一想，这儿人们是多么忙碌。谁还有兴趣在咖啡馆里听一个老教授的谈话呢？不错，在课堂上他们是不得不听的，而且听得很用心，那是在大学的讲堂里。不过，我得告诉您，在咖啡馆里我想说的话跟在大学讲堂里说的不大一样。”

“怎么，有两本账吗？”雅努什问。

他也有点兴奋，甚至可以说是情绪很好。不管怎么说，他在这个咖啡馆里的感受跟昨天在里茨旅馆粉红色的贝壳里的感受大不相同。马雷·舒阿尔盯着他看了好一阵，象是重新记起了他来，然后点点头，似乎说，“你等着吧，等着吧，你会在这儿跟我聊个痛快的。”

“您气色很好，”① 他说这话的神态象是有点儿失望或是有点儿遗憾，昨天在塞纳河上遇到的这个家伙，看上去竟然不象个淹死鬼。

雅努什对这一评语感到奇怪，这简直是有点文不对题。不用说，在健康方面，他的自我感觉是再好也没有了。

---

① 原文是法文。

“请您不要过于死板地去理解我们昨天没谈完的那件事，”舒阿尔说，“不要过于死板地去理解……喏，即使不是她，比埃尔自己也能发现，即使她那时是跟你们一起呆在华沙。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科学已经走到了门边，只需轻轻一触，门便会自动打开。”

雅努什低着头，用小匙子搅和茶里的糖。他不太明白学者说的是什么意思。除此之外，他心里也承认，他还没有从昨天跟哈尼亚见面的印象中解脱出来，种种激烈的想法一直萦绕在他心头，清早到卢浮宫去散步，也未能使他那颗心平静下来。因此，他完全不能领会马雷·舒阿尔说的话。这跟在海德尔堡时的情况一模一样；当时教授谈的是最一般的问题，而他心里却想的是女人。科学跟他有什么相干！雅努什勉强笑了笑。

“您以为，我会把真实的想法暴露给那些年轻人吗？”马雷继续他的独白。“喏，您瞧瞧，在大学讲堂里和在这个咖啡馆里的都是同样的一群年轻人。所以我才这么乐意到这儿来。您明白吗？一样的年轻人。文质彬彬，毕恭毕敬，喝着茶。当然还有另一种年轻人……可是那种人既不会来听我讲课，也不会到这个咖啡馆来。他们去参加‘火十字’①组织的会议……那儿可没有这么愉快。”

“你对他们为什么不能开诚相见？”雅努什又天真地问了一句。

马雷·舒阿尔耸了耸肩。

“昨天我们谈到过科学。您也明白，象我这样的一个人，知道的东西显然是太多了。”

---

① 三十年代在法国活动的一个法西斯组织。

“太多了？对于科学？”

“科学的界限是很难确定的。关在书房里的科学，为科学而科学，今天是不存在的。”

“是啊，科学必须是为了人……”雅努什说。

马雷·舒阿尔吃吃地笑了，抓住了雅努什的一只手。

“为了人……”他说，“为了人。你可知道，十年前，在海德尔堡，他们对我提出的是些什么要求？在那奇妙的，风景如画的海德尔堡，在栗树林中，你可知道？……”

马雷·舒阿尔对他以你相称，雅努什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教授是把他看作自己的学生的。其实，就某种意义上说，雅努什也把自己看作是这位大学问家的追随者。

“我当时就猜到了。”雅努什说．“我们嘲笑过霍斯特，说他想从您这儿套出全部的秘密。”

“嘲笑过霍斯特？他们恰好是利用霍斯特来干这件事的。只不过，我没有任何秘密可以告诉他们。我，就是今天也不知道任何秘密，我甚至无法对希特勒泄露任何方案，也不会出卖任何计划——因为我一无所知，因为我一无所有。我能泄露的机密只有一个。但他们对此恐怕也不会理解。就象那个基督徒打牌时输掉了教会的最大机密：没有炼狱一样，我同样也有可能泄露科学的最大机密——这个机密我在索邦大学的讲堂是不能讲的，而在这个愉快的咖啡馆里我却可以把它说出来。因为在这儿，任何人也不会信以为真。就是您也不会相信！”

“什么机密？”雅努什问。他本想以嘲讽的语气提出这个问题，可是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时声音发抖。

“什么机密？”他又问了一遍，因为马雷正象女巫望着咖啡渣那样望着自己的茶杯沉默不语。

"非常简单，"教授终于说道，"再简单不过了。然而是不容置辩的。这个机密就是：人类走上了危险的道路。"

"我不懂。"雅努什说，虽然马雷的话使他感到惊愕和震动。"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什么时候？"

"啊呀！"马雷·舒阿尔突然一声尖叫，引得邻座的人都向他转过身来。"啊呀！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什么时候？也许是产生了自己的辽奥纳多的文艺复兴时代犯下的过错？也许晚一点——十八世纪，理性主义时代？也许就是现在？不过自从卢瑟福使原子分裂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要是个相信上帝的基督教徒，我就会说，人闯入了创物的秘密。而这是不可能不受到惩罚的。"

"您对这件事怎么理解？"雅努什鼓起勇气问了一句。他只是为了说点什么才说出这几个字的。此刻他对从马雷嘴里听到的一切，都深感恐惧，同时又自怨自艾，怪自己的思想一直在绕着别的事情打转。

"我把它称为科学的悲观主义。一个多么不聪明的定义。这决不是悲观主义。也不是我思想中有某种想割断生活、反对科学研究的因素。决不是。这只是一种信念，一种顽强的信念，认为人类智慧所作出的一切努力——其中也有我的一份努力——都朝着一个糟糕的方向发展。"

"糟糕的方向是什么意思？"

"嗯，简而言之，就是朝着对人有害的方向。"

"是从道义上讲吗？"

"哪里话，是从物质意义上讲的，是从再唯物不过的物质意义上讲的。它朝着有损于人在大地上生活的方向发展。"

"有损于人的生活？"

“人类智慧的全部努力都在引向自戕。”

“啊，教授！”

“我马上就给您解释。”马雷·舒阿尔说，平静地喝完了杯子里的茶。

雅努什叹了口气。

“您明白，此刻这还只是我的个人印象，但绝对不能说，这种印象与客观现实不符。我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深知，此刻我们正在进入几个世纪前选定的那个方向带来的结果的时期。大概是在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者的时代，大概是在辽奥纳多的时代……辽奥纳多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折。”他似乎只是顺便带过这么一句。“这就是说，是一整部辉煌的和不怎么辉煌的欧洲思想发展史形成了这个方向。我指的是这样一种阔步的渐进……文艺复兴时代的、十八世纪的成就，引起了十九世纪的发明创造，接踵而来的便是二十世纪的一系列进一步发展的后果。”

“您在这儿谈的是科学史，”雅努什岔断了他的话，“好象它是孤立的似的。但科学的进步同经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政治问题……同革命……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马雷·舒阿尔真的是从自己的座位上跳将起来，象一只好斗的公鸡准备去攻击对方。

“您对我说这些干什么？这是每个孩子都知道的事！但最重要的是经验，经验……每天的现实生活。连你也不得不承认，最近以来，二十年，三十年，以至四十年来我们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已是……但是，现在我们正临近新的事件，将是对那些非常肮脏的东西的公开揭露……要知道，在海德尔堡他们不是无缘无故想从我这儿随便打听点什么的。你晓得，他们想了解什么？”

“我猜到了，但不能完全肯定。”

“不仅是德国人。我们的人也一样。他们是想知道，如何用一次打击……一下，两下……就把城市、民族、文明摧毁……”

“要是把一切都摧毁了，他们又将怎样生活？”

“这正是问题之所在。但是科学已有所知……它对于这个题目已略知一二……”

“毒气？”

“毒气？不错，毒气自然也算。我认为，希特勒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必然会使用毒气。”

“您相信会打仗？”

“人啦！你是生活在哪里？难道波兰所有的人都是跟你一样幼稚？”

雅努什愤愤然。

“您把这称为幼稚……”

“又能称为什么呢？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为什么？”

“你没见到，我们怎样把他武装了起来？”

“谁？”

“噢，希特勒……正是我们把他武装起来的，我们都有过错，我，您，赖伐尔①，达拉第②，还有……他们都叫什么来着？我们那些滑稽角色……张伯伦③……罗斯福④……我们大家都是由

---

① 赖伐尔（1883—1945），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任法国外交部长

② 达拉第（1884—1970），一九三三、一九三四、一九三八至一九四〇年任法国总理。

③ 张伯伦（1896—1940），一九三七至一九四〇年任英国首相。

④ 罗斯福（1882—1945），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

于自己的姑息武装了他。”

“他有力量？”雅努什问。

“他有信仰，而且无所顾忌。这就足够了。他一定会使用毒气。但是，毒气跟别的东西比较起来，简直可算是一首田园诗了。我对你说，一切都与你们那位从华沙来的同胞不无关系。你听说过有关铀矿物的事吧……你可记得，他们在自己那个板棚里从整车厢、整车厢的铀矿物里提炼铀……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其实这倒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可是铀……”

马雷·舒阿尔考虑了一下，又看了看已经喝空了的茶杯，仿佛是在那儿观察某种复杂的精密仪器。

“你瞧，全部的秘密可能就在于铀中。”

“为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它就在铀里。”他叹了口气。“只是我们还不知道怎么做。这就是他们那时想知道的事。不，他们那时还不知道是铀。这是十年前的事……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了。因此现在就要开始竞赛……”

“什么竞赛？”雅努什有点恼怒，觉得自己在这场谈话中只不过是局限于用一些傻里傻气的问话来点断法国学者的独白罢了。老实说，他并不相信舒阿尔提到的这些问题的现实性。他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冷漠。雅努什非常简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要他去搬走落在田地里的冰雹，他还怕手指疼哩。当然，他认为人类很值得同情，又认为人类是注定要受苦受难的。难道因此就注定要毁灭吗？他在冷淡地说出“什么竞赛？”这几个字时，突然给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又感到浑身一阵颤栗。马雷的话更加深入到他的心灵：我们大家都是由于自己的姑息武

装了希特勒。他没等对方回答，又补充了一句，似乎是为了安慰自己。

"其实战争是不会爆发的。上一次战争多可怕。我亲眼见过……

"我跟你说，那简直是一首田园诗。"这个矮小的人儿又一次从座位上跳将起来，他猛地一下摘掉了眼镜，雅努什便看到一对镶在红眼框里的眼珠，那样子就象被什么东西咬过，就象某种小虫子啃光了眉毛又在眼皮上咬出了成千上万的白颜色的小洞。

"你可记得，在海德尔堡我对你们说过的话吗？对你和哈尼亚，也许还有霍斯特……顺便说一句，你到哈尼亚那儿去过没有？"

"去过了。"

"怎么样？"

"这一次她撕破的只是身上的长袍。"

"你真刻薄。何必如此！这是个非常可怜的人。你应该再到她那儿去一趟。"

雅努什心里承认法国人说得有道理。

"我不能。"他说。

马雷戴上了眼镜，调整了一下坐的姿势，瞧着雅努什，似乎是第一次看到他一样。

"喏，怎么样？"他说，"我们竟自私到了这种地步？"

雅努什耸耸肩膀。

"不错。我是个自私鬼。但是，您可知道，教授，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就再也变不了啦。"

"嗯，不，为什么呢？元素还能发生变化，人难道就变不了

啦？当然，是能变的。”

“可我觉得不能。我是无论如何也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本性的。”

“你的本性就是自私？”

“似乎是。”

“你把你的自私本性当成了偶像来崇拜？就象巴莱士的《自我崇拜》？①”

“不，我没有搞什么偶像崇拜。但是，我再也不到戴维斯太太那儿去了。”

“嗯，好吧，好吧，可你还记得在海德尔堡我对你们讲过的事吗？”

“您谈到过那么多的事！”

“不错。但我对你们讲过一件重要的事。我对你们重复过比埃尔·居里的话。诚然，不很准确。我告诉过你们，他说过：某些科学成就一旦落入坏人手里……就可能被用来损害人类……”

“这就是那条危险的道路？”

“我再告诉你一点。学者在提出自己的论断时应该谨慎。居里当时是谨慎的。他只是说‘有损于’人类。我同样也是谨慎的。我是最小心谨慎地提出我的看法的。不仅是在索邦大学的讲堂里，在这儿也是一样。在跟你的谈话中，我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雅努什嘲讽地重复了一句。

“但是我不能不说：它们可能被用来毁灭人类……”

---

① 巴莱士所著三部曲《自我崇拜》宣扬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

“人类迟早总是要完结的。”

“不错！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完结！早先人们谈论什么太阳冷却，大海干涸，以及诸如此类的梦呓，或者说是假说，”马雷·舒阿尔纠正了自己的话。“而现在我们知道如何完结了：就象圣经里说的，就象启示录里说的。在一场遍及各地的大火之中，在一切分解为原子的过程中，在原子散射的过程中。你懂吗？你懂吗？原子散射。”

“或多或少懂一点儿。”

“你可明白，分裂原子是犯了什么罪吗？科学必然要犯这个罪。科学已走到了这一步。就象《罪与罚》①中的那个大学生不得不杀死那个老太婆一样，科学不得不犯这个罪。自从那位天真的哲学家②提出原子这个名称，认为它不可分割，科学便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可是，我们把它分裂了……从这一刻起，就知道世界将怎样毁灭。”

“这样也许还强一点儿，”雅努什说。

“强什么？毕竟还不清楚世界何时会毁灭。不清楚在什么时刻哪一个狂人将扔出……”

“什么？”雅努什带着一种突然的恐怖问。

“炸弹。原子弹。人类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美国、德国和挪威的实验室里，人们正在为此而工作。他们想从我这儿打听的就是这个，就是炸弹，原子弹。而且会有一个狂人把它扔出来的……”

“那又怎样？到那时会怎样？”

---

① 俄国作家陀思妥也夫斯基（1821—1881）所著长篇小说。

② 指德谟克利特（约前460—前370），他认为原子和虚空是万物的本原，无数的原子永远在无限的虚空中的各个方向运动着，相互冲击，形成旋涡，产生无数的世界，原子不可分割。

“难道说世界，也就是说地球存在了数百万年就是为了落得这样的结局？你得原谅我，我太激动了，不再能保持精确的思考，没有权衡自己说出的话的份量。难道人类就是为此而在地球上存在了数百万年？难道人类想达到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毁灭自己？就是再愚蠢不过的自杀？”

“自杀有时是唯一的解脱。”

“哎呀，你还说这种感伤的胡话。整个人类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克里斯剑① 。”

“教授，您说的这一切，使我感到奇怪极了。”雅努什完全恢复平静之后说道，“人类终归是要灭亡的。您一定会死去，还有我和在我们周围这么吵闹不休的所有的大学生也都会变成骷髅。如果说都会变成灰烬，变成一缕烟，岂不是完全一样吗？”

“可是要大家同时完蛋！”

“即使如此也罢。死是不可避免的。”

“您没想想，”马雷·舒阿尔吼叫道。他似乎是用这个“您”字把雅努什从自己身边，也是从自己的秘密倾诉中推了开去。“将要消逝的不仅仅是人，人类的全部财富也都将消失。所有的大教堂，绘画，书籍……”

“喏，还有导致这一切的科学本身。”雅努什微笑着说。

“您知道，我们的一位学者是怎么说的？科学所提供的那些新的手段，既能扩大社会对它们所期待的成就，也能招致社会完全不期待于它的危险！您瞧，危险，虽然社会完全不期待它，但是，某种势力，他们在期待着……期待着……我对你说，他们在期待着……一个惊人的意外！”

① 达摩克里斯，希腊神话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信。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鬃将一把利剑悬其头上，使他知道帝王的忧患。

“换言之，科学正在从一种辅助的、从属的力量变成一种领导的、统治的力量。灾难又从何而来呢？柏拉图曾幻想过，让学者来治理国家。”

“什么样的学者？”

“高尚的学者。”

“唉，我的上帝，”马雷·舒阿尔又尖声地叫了起来。“要知道，从道义上讲，科学是中立的。它可能走向任何一方。人们常说，学者是收买不动的，他们唯一关心的是科学的利益。不对，他们可能走向任何一方，他们最终有可能只留下一片空虚①……”

“人类的活动，人类的工作，人类的创造，凡此一切终归要留下自己的痕迹。”

“什么也不会留下。”马雷·舒阿尔说，他一伸手碰倒了空茶杯，幸好它掉到了沙发上。

雅努什把茶杯放到桌子上。

“您瞧，并没有碎。”他微笑着说。

但是马雷并不理会这句暗示。

“人类的活动！”他讥讽地唠叨道，“人类的活动！任何的活动都是徒然的。”

“可是这样的一种意识，这太可怕了。”雅努什争辩说，“要是这样的一种意识深入到群众之中……”

“那又怎样？他们会停止互相屠杀？会不再去准备自己的武器？会不去想权力，权力，权力？……”

“如果这样的一种意识深入到青年人之中，那恐怕任何努力

---

① 原文是法文。

都是白费劲。他们会抛掉武器……"

"你以为，不会找到那么一个扔炸弹的狂人？即使是为了看看它的后果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人。现在已经不能指望人类的有理性的活动了。世界已经疯了，因为已经有了发疯的可能性……"

"您吓坏我了。"雅努什用一种相当冷淡的口气说。谈话已开始使他感到厌烦。叫他不能忍受的是，老人说话的声音是那么大；邻座几张桌子上所有的人都在倾听他的话，而整个咖啡馆的人也都在朝他们这个方向张望。更何况他在这儿恐怕还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人物。

"人类的活动！"马雷仍然是那样轻慢地唠叨着，"我认为，不要去相信什么人类的活动，倒是打着活动的幌子在一段时间里有可能成为对人类这种痼疾的姑息疗法……"

"你认为希特勒是打着活动的幌子吗？"

"不，不。只有他一个人的活动是认真的。他还在想，他是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

"难道我们就已经不存在了吗？"雅努什突然好奇地问。

"你想怎样？要知道，我们正在做的一切都已经仅仅是些'好象'，'似乎'。不论是战争还是和平，是诗歌还是交响乐，都已似乎不过是活动的幌子[1]罢了。都只是战争、和平、诗和交响乐的影子——在世界这块大银幕上反复出现的影子。只是镜子里的舞蹈，因为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您为什么要去想这些呢？"

"不用说，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你却奢谈什么人类的活动、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创造会在宇宙的物质中留下一道沟痕。多少世纪以来，人在寻求忘却，或者寻求解决自己个人的死亡问题时，就是这样做的。并且这种个人的死亡总是有点想留下点痕迹的味道，哪怕是在墓地上留下一个用坚硬的、最坚硬的石头砌起来的孤冢也好——为的就是要留下一点痕迹。死亡！人死之后总要在哪儿留下点什么东西，以证明并非一切都会毁灭。① 你明白我的话吗？现在的区别是：一切的一切都会毁灭。② 在此时此刻，在希特勒正在准备这场战争的时候，即使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只要一想到，一切都可能会毁于一旦，一想到人类反正是什么也不会留下，这就会毁掉拯救人类的愿望……”

马雷·舒阿尔老头忽然得意地笑了，还调皮地瞅了雅努什一眼。然后把声音压低到小孩说悄悄话的程度，象保姆摇着手里的小宝贝入睡那样，把这么一节诗反复念了好几遍。雅努什一直默默不语。

旧世界还在哭得泪涔涔
它曾是那样温存，那样迷人！
　　自从啊
　　自从一场战争
有多少东西，只好卖给
　　古玩商人。
如今一切呀
　　都超出了常情。
我觉得，和平

---

①② 原文都是拉丁文。

跟战争一样触目惊心——

　　啊！民主暴政的时代；

那将是多么美好的时辰！

　　到那时，一些人

　　不得不去爱另一些人，

　　而且任何人

　　也不必去爱任何人……①

“这是阿波里耐②的诗。”他念完这篇单调乏味的咒语之后，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道。梅申斯基听着这首诗时心里一阵阵发紧。

“我希望这一样东西能保留在……群星之间。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凄楚地微笑着，似乎是自我表白。

而后他把手掌压在雅努什的手上。

“您希望能保全点什么？”

雅努什低头坐在那里，孩子气地皱着眉头，眼睛盯在一个地方，手里机械地转动着一张什么纸片。

“音乐。”他说。

“啊！这是有可能保全下来的！音乐——这是数字的游戏。一定的数字比例的游戏，这种比例是能够保全下来的……”

“难道数字是客观存在的吗？难道它不是我们不完备的思维的表现形式？”

“你胡说些什么！”马雷·舒阿尔耸了耸肩膀。“数字？数字

① 原诗是法文。

② 阿波里耐(1880—1918)，法国现代主义诗人。

肯定会超越我们，超越我们这个世界而存在的……我可以向你用名誉担保。”

他突然站起身来，跟雅努什告别。

雅努什默默无言地跟他分手。他们没有约定再次见面。雅努什也没有说明他何时动身，到何地去。两人犹犹豫豫地说了声：

“再见。”①

雅努什走出玻璃墙的咖啡馆，在人行道上站了一会儿。下雨了，从街角上的炉子里飘来了烤栗子的香味。在林荫道的烟雾笼罩的远方，闪烁着霓虹灯的灯光。周围生活在沸腾。他看到了咖啡馆对面苏伊士旅馆的招牌。

“那时还没有霓虹灯。”他想道。

他沿着林荫道向下方走去，上了地铁的火车，走了很远一段路，到了奥特伊，过了莫差特街就下了车。他毫不费劲就找到了那幢高大的、如今已不算“现代化”的、失去了昔日的“摩登”的房子。这是阿丽亚德娜当年住过的地方。

他在这所房子前面，淋着雨，约莫站了半个来钟头。然后回到王子先生街，什么也没有吃，便早早地躺下睡了。

他梦见了布尔果斯和西班牙隆隆的炮声。

① 原文是法文。

第九章 D小调四重奏

一

一九三八年二月，埃德加尔·希莱尔到了芒东[1]一家包伙旅馆。这家旅馆不大，此时还是空空如也。旅馆的入口处有个小小的花园，干旱的砂砾上冒出碧绿的月桂树丛，沙地上还长着两棵不大的橘子树，挂满了没有成熟的绿宝石色的果实。旅馆后面的花园延伸到山上，花园里的花尚未开放。埃德加尔走进自己的房间，这才发现窗外长着一丛硕大的含羞草，满满盖上了一层黄色的绒毛；花香从敞开的窗口飘进房来。二层的这个房间有一个小凉台，从窗口可以望到远方的大海，这一天它显得异样地蓝。

将近正午时分，房间豁亮，在法国人眼里它甚至算得上是个大房间，黄色壁纸上印着白色的小圆点和月桂果，花色重复，单调得令人厌倦。埃德加尔扔下了拎在手里死沉的毛毯，与其说是怀着某种程度的不安，还不如说是怀着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朝床上瞥了一眼。这张宽大的"法国"床肆无忌惮地，挑衅似地躺在房间的正中。埃德加尔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对这件家具感到兴趣，它那样子半似鸳鸯榻半似灵台。他一时疏忽，随手把礼帽

---

① 法国南部海港城市，疗养地。

放到了床上，等到脱下大衣，艰难地把它挂到衣架上之后，心里才猛地一惊，赶快从床上抓起礼帽。他对这样一个意大利迷信信得出奇，认为礼帽放在床上会招来不幸。由于抓帽子的动作太猛，背上冒出一股冷汗。埃德加尔感到累极了。从巴黎到芒东，一夜火车几乎把他最后的一点力气消耗殆尽。他在离窗不远的一张小沙发上坐了下来，而后又略略挺直了身子半躺着。耳边还响着列车的噪音，这噪音还掺杂着另一种声音，血液搏动的声音。他一合上眼皮，沿着罗纳河移动的普罗旺斯景色便又重新映入眼帘。他觉得惬意极了。没有感觉到任何疼痛，只有这轻微的响声，似乎要把他带往什么地方，让他在一叶扁舟上摇荡，这响声既有点儿似海浪的轻唱，又有点儿似萧邦音乐会上提琴的颤音。为了不去看那没完没了单调重复的白点子和月桂果，他不想睁开眼睛。片刻之间他倾听着这种旅途的沙沙声，庆幸自己可以不去想那件事。

但当他睁眼一望，透过敞开的窗口，看到一片蔚蓝的大海，便又由衷地感到了自己的寂寞。嗓子并不痛，可当他咳嗽一声，或是咽下一口涎水的时候，总感觉得出喉头那块可怕的硬结。其实，他每时每刻都感觉得出自己的喉头：那里贴着一块什么东西——一种早先从未有过的东西。

在巴黎车站上还有几个人给他送行，而到了芒东，一个接他的人也没有。他掏出记有医生住址的小纸片，读着："自四点至六点。"时间还很充裕。他一按铃，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胖胖的，黑眼睛。他请那小招待把早饭送到楼上来。房间拐角里假壁炉上的时钟正指一点半。阳光灿烂，虽说并不热。含羞草散发出阵阵香气，他并不习惯这股香味。空气中感觉得出南欧春天里的那股令人不快的、清冽的"内在的"凉意，它是那样

的僵冷。

“这日子将多难捱呀。”埃德加尔想道，一边在化妆用品箱里摸着什么。他打开一个有银盖子的玻璃瓶，在掌心上倒了点科隆香水，擦了擦鼻子，然后又擦了擦耳朵。浓烈的香气盖过了含羞草的气味。但不久科隆香水就蒸发完了，只剩下含羞草的香味。一种苦涩的、哀伤的香味。

早饭送来了，十分简单，色香味全无，一个小小的长颈瓶装了一点点酒，一条白不呲咧的鱼，一块灰蒙蒙的肉，外加一点全然无味的豌豆。他试着吃点什么，但只在菜盘里扒过来翻过去，时不时送点什么到嘴里，他整个儿都陷入了沉思。他透过窗口直愣愣地眺望那片大海，心中想起了敖德萨。他吞咽十分困难。感到嗓子眼发僵，喉头的硬结阻碍他进食。鱼倒是马马虎虎咽下去了，但是肉他吞不下，含一块在嘴里，嚼来嚼去，还是不得不吐出来。豌豆卡在喉咙里上下不得，他以为这一下可真要一命呜呼了。他放下餐叉，躺在长沙发上。全身冒出了密密的汗珠。他下决心请医生来。一拉铃，进来的仍是那个小伙子。他请他给医生打个电话，并向他解释说，自己讲话困难。其实小招待即使不明白埃德加尔对他说的是什么意思，自己也能猜出一二，他过一会儿便重复一句：

“对不起，先生！您怎么啦？先生！”①

他把埃德加尔弄得有点儿不耐烦了。小伙子给医生打通了电话，跟他谈了好一阵子，终于出去了。虽说他在这里使埃德加尔感到厌倦，可那小伙子一走，他又觉得寂寞难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耐。

---

① 原文是法文。

埃德加尔年轻时候读过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他早已知道，人总是独自死去，在孤苦零丁，形影相吊之中面对着死亡。然而，知道是一回事，感受到它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此刻埃德加尔也如同每个人一样——尽管他已知道，已感受到了这一切——仍然不能想象死亡。他不能想，不能毫不回避地真正地去想，他之所以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等死。他清楚巴黎的医生把他打发到芒东来的意图，因为医生总是千方百计把无法医治的病人远远赶出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外。他清楚，喉结核是不治之症。过去在疗养院里他就见过许多这样的“病友”，深知这种疾病在别人身上的全部症状，但是，他在别人身上看惯的东西，落到自己身上便成为特殊的，不可理解的了。他的理智难以接受这种可怖的、托尔斯泰式的孤寂。

早饭后，他还是决定出去走走，到附近的商业区去买点信纸。整整一盒信纸他都忘在巴黎的旅馆里了。他当前自我感觉的特点之一便是，难以，特别难以做出什么决定。以至他自己也奇怪，怎么这样轻易就决定出去买信纸。他寻思，他真的是要写写信——为了不致丧失他同人们的这点唯一的联系。但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要给什么人写信。他对自己的这种矛盾状态都有点感到恼怒了。雅努什离他此刻所感受的和思考的一切又是多么遥远啊！

从包伙旅馆到纸店的这么几步路把他累坏了。不是由于走这几步路，而是由于街上的人流；不是体力上的疲乏，而是看到那些好动的法国南方人，特别是那些从他身边匆匆走过，超到他前面去的姑娘们使他感到一种精神上的疲乏。她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大腿的形态都刺痛了他的心。他试图想象一下，这个世界没有了他会是个什么样子。在人行道上嬉戏的孩子们会长大

成人，那些妇女会渐渐衰老，死去。有趣的是，那个身穿深蓝色棉布衬衫的男孩子将来一定会幸福吗？“不过，即使我还能活上一百年，我也不会知道这一点的。”他感到了慰藉。“从根本上说，又何必去多愁善感地考虑什么幸福呢？”

他回到旅馆后，医生马上就来了；埃德加尔又不得不费了好大的气力向医生解释他是怎么一回事。医生认识他，也了解他的病情，因此对埃德加尔来到这家旅馆并不感到十分惊诧。医生只是点点头。埃德加尔低声诉说的话，他几乎一句也没有听，他甚至表示，希莱尔说话比一年前好多了。这一下又惹恼了埃德加尔：其实我很清楚，我常常感到比去年差得多，医生又何苦要对我说这样的废话！

医生开过了一些药片、药粉和强身针之后便起身走了，打针是医院的一位医士的事。此外，医生还建议埃德加尔设法去借一个收音机。他甚至还告诉了一家出租收音机的商店的地址。

“您如今还创作吗？”

埃德加尔脑子里闪过了一些写着歌曲草稿的纸张，那是他经常带在身边的东西，然而他只摆了摆手。

二

第二天，送饭的那个小伙子给他弄来了一个收音机。尽管服用安眠药片，埃德加尔夜里还是睡不着，早上起不了床，只是艰难地刮了一下胡子。小伙子名叫约瑟夫，他对作曲家的遭遇表现出了深切的关怀，由于他的奔走，弄来了一个大红木匣子。把它安置在埃德加尔床头的右边，左边放了个小床头柜。正午

时分——跟埃德加尔到达“含羞草”包伙旅馆相距二十四小时左右，有人送来了爱尔日别塔的电报。电报是从纽约玛丽王后号轮船上拍来的，爱尔日别塔要乘这条船到索斯安普敦去。此刻等待着她的是在伦敦的演出和英国广播公司的音乐会。埃德加尔对这个消息甚至也完全无动于衷，这消息对他就如同什么遥远的东西，如同过往时代的回音。

大海的景色不断使他想起敖德萨，他不由自主地思念着那一段日子。他很晚才能入睡，睡得很熟，醒得也很艰难，他似乎是麻木了，衰萎了。片刻之后，他的眼前又浮现出童年的画面。埃德加尔并非龙钟老汉，可是他却把自己的年龄领会成了衰老的重负。在他看来，凡是逝去了的一切都是明日黄花，成了悠远的过去了。敖德萨使他首次忆起了音乐。他徒劳地翻阅着广播节目单，想在什么地方找到那怕是播出《诺玛》[①]片断的消息，那是他同爱尔日别特卡一起去观看的第一部歌剧。双亲都是瓦格纳[②]的信徒和俄国音乐的崇拜者，他们对这部歌剧的纯粹意大利风味大为光火，可是它却使他们姐弟二人十分赞赏。他们回家后便演开了《诺玛》中的一场戏，爱尔茹尼亚正是在模仿意大利女歌唱家用中音哼唱《真洁的女神》咏叹调时，第一次显示出了自己的音乐才华。

埃德加尔此刻忆起了自己的第一次音乐感受，并在其中找到了自我。这感受在当时如此深刻地打动了他，此后再也没有什么能打动他了。中学时代打消了他对音乐的兴趣，自己写了许多曲子，却越来越不喜欢听音乐，越来越体验不到那种新鲜的

---

① 意大利作曲家白利尼(1801—1835)的四幕歌剧。

②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

感受了，音乐存在于他之外的什么地方，一个个音符（他对这些音符都理解得极好）一接触到他的表皮便都弹了回去，象电子雨似的弹了回去，一点儿也不曾触动他的冷漠。他自己的创作给他装上了一块抵挡别人的创作的盾牌——即使是他过去最热爱的最美好的音乐，也只能使他保持一种无所谓的冷淡态度。

他受不了收音机。他受不了收音机里传出的那种畸形的、陌生的、有时变了调的音响（埃德加尔的听觉特别灵敏），那些丝毫不能激动人心的音响。为了听完一次维伐尔地① 的音乐会，埃德加尔眼前总要假想出一幅静物画，如同毕加索② 的画一样：小提琴反响板凹曲的切面，握紧弓子的右手，左手飞舞的纤细手指，灵巧得有如抚弄魔幻的诗琴的小天神的手指，小提琴师的脑袋歪到了肩上，在新修过的脸颊和红木乐器之间垫着一块绣花绸手帕。但那些不断被唿哨声和形形色色的喝彩声打断的音响，从收音机里传出来就成了一种刺激神经的噪声。然而由于终日无所事事，埃德加尔便逐渐习惯了收音机里的音乐。他躺在长沙发上，听着。

此时正遇上天冷，多风。一边是大海在喧啸，另一边是不知从什么地方，从那莫测的远处，从那包含着毕达哥拉斯③ 全部数目字的空间传来的音响，这一切把他完全淹没了。

他有时把音乐想象成一幅白色的大银幕，在上面放映着一串串的数目字的电影，大排大排的数目字忽起忽落，透过黑色符号的密网显出一个个几何图形，又反反复复构成了整个的和声。

---

① 维伐尔地（约1675—1741），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

②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旅居法国，法国现代画派主要代表。

③ 毕达哥拉斯（约前580—前500），古希腊数学家、哲学家。

他一闭上眼睛便看到了那起落跳跃的数目字。要是谁能把这种数学游戏拍成电影——作为一种别出心裁的音乐活动的相应形式——要是音乐作品的情节能够以这种办法转移到银幕上，兴许音乐的超时间性就能够理解了。也许古代人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天籁的吧！

但是，埃德加尔马上就把秘密自我道破，原来这些想法都是为了摆脱人对死亡的恐怖，是为了给自己建造一个虚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他得以苟延残喘。于是，他便迅速抛开了这种幻想，并且开始在寂寞之中同散布在地球上的所有的地方告别。在他看来，这些地方都含有某些永恒的美的因素。他回忆着那些房子和那些跟他多少有些关系的房间陈设。他首先回忆起了敖德萨的房子。他觉得，他刚一想起这幢房子，马上就感觉到了这幢房子里惯有的气味，听到了通向他卧室的走廊上地板的嘎吱声——可是他一睁开眼睛，看到的便只是天色阴沉了，太阳暗淡了，大海由蔚蓝变成了铁青色。时间在不知不觉之中消逝了。而后，他又产生了另一番回忆，眼前出现了另一种画面：托斯卡纳的风光，整个儿波浪起伏，一片灰蒙蒙。当时他坐在切洛莱教堂旁边的小山坡上，附近长着两棵柏树，柏树后面，如同镶在一个画框里一样展现出一片无穷无尽的、非常凄凉的景色。两只额上戴着红色绒球、两角叉开的白色犍牛正沿着柏树中间的小路缓步而来。他终生都忘不了这一瞬间的情景。此刻，当他意识到自己从此将永远、永远再也看不到这个景色，将永远失去它，人间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在这春天的灰蒙蒙的色调里使那景色再一次出现在他的眼前时，他感到，他已经在一步步走向死亡了。他也知道，美之不朽只不过是一种幻觉。“那么又何苦有我和我的音乐……”他自言自语地嘟哝道。

他说出这句话时，感到嗓子疼痛。身体提醒了他，于是他便开始细心倾听体内的动静。这个骨瘦如柴的躯体静静地贴在长沙发上，几乎完全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痛楚。但他感觉到，在这个躯体里面正在发生某种变化。他感觉得出，肺上出了点毛病，象是在发酵。他并不咳嗽，但他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东西正在里面嗡嗡叫，象是一个蜂房，勤劳的蜜蜂正在里面营筑死亡之蜡壁。他想起了（此刻比他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燃烧得更为炽烈），他初次感到喉咙里出现了这种轻微的螫痛的那一刹那。一种干硬的感觉、象针螫一样的轻微的疼痛，突然闪现出一种确断，不是揣测，不是预感，而是确断——这就是向他索命的第一个征兆。

爱尔日别塔当时正好在唱歌，而他却破例没有给她伴奏，只是坐在另一间房子里听她唱。妹妹唱的是“献出一首小夜曲的人……”①。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在钢琴上弹出了仿曼陀铃的声音，而他已经明白自己命运的最后关头到了，如今自己面临的就是数着一长串的钟点、天数、甚至星期过日子。那时他还不得不佯装什么都不知道，装作不怕死，装作既不留恋那些柏树，也不留恋那些犍牛，也不留恋托斯卡纳那些蔚蓝色的小山丘。他将不得不照常吃饭、说话、走路、作曲……不，不再作曲了。何苦呢？

本来，他又何苦要作曲呢？他确实是想作什么就作点什么，想怎么作就怎么作——他既没有去赶时髦，也没有向要求他创作出纯属另一种玩意儿的社会让步。然而，直到今天，当他坐在芒东的一张黄色长沙发上的时候，他才明白，他所创作的只是一

① 原文是法文。

些微不足道的片断，只是项链上撒落的一些珊瑚珠，这项链其实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在他的想象中也从来不曾见到过。他所创作的一切，在他看来，是如此空洞、渺小、无足轻重。难道说个人能创作出什么举足轻重的东西来吗？雅努什会怎么说呢？奇怪，怎么在他追忆这些风景、音响的时候，竟没有出现过人的面孔——在他相当短促的一生中毕竟有那么多的人曾跟他擦肩而过。

如今他只想起了相信人总能创造点什么的雅努什。想到这里，埃德加尔淡淡一笑。雅努什！亲爱的！是的，这是他唯一想见见的人。他，还有爱尔日别塔！

不错，还有爱尔日别特卡的面庞。不是现在这个为了保持身材苗条而禁食的日渐衰老的女歌唱家的面庞，不是伦敦一位银行家的妻室的面庞，而是那个当时在夜里回到敖德萨，当时还唱了《幽情》的爱尔日别特卡的面庞。

收音机不仅播送音乐，他还听到了演说的声音。从那个遥远、陌生、素不相识的世界，死亡过程已经把他与之隔离开了的世界传来了莫名其妙的音响。其中他只弄明白了一点，这些音响都是跟他的数字游戏作对的，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注意到他的生命以及他生命的整个内容。他一向与世隔离，如今已彻底不理解它了，他也不愿去理解。

“我已跟十九世纪一起消亡啦。”他带着微笑这么对自己说道。

三

此后便是晴朗的，春光明媚的日子。诚然，在背荫的地方还

是凉飕飕的，可在太阳底下已经可以散散步了。将近正午的时候，埃德加尔勉强从床上爬了起来，在医生派来的护士给他进行吸入疗法和午饭之间，他常出去漫步一会儿。有一次，天气格外晴朗，从山上流下穿过市中心直泻大海的千里光河，呈现着淡淡的紫色，河上飘散着一股柔和的杏仁味，这使他想起了敖德萨的复活节和用大长甜面包装饰的桌子。于是埃德加尔午后也走了出去。他觉得稍许有点力气，便一直挣扎着走到了岸边，那儿，在铁栏杆后面躺着几块火红色的石头，紧接着就是静止的，仿佛不是真实的大海。

他在这么兀立沉思的时候，一些年轻的和年老的妇女从他身边走过。他没有朝她们看一眼，却感觉到了她们的存在，听到了她们光脚的杂沓的脚步声。当时正初 次兴 起不 穿袜 子的风气。他还从来没有象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时那样深深地感到，生活离他是多么遥远。那些妇人成长着，生活着，在他身后穿梭往返，都不是为了他。她们的爱情世界永远也不会成为他的世界。对他来说，她们早已成为逝去了的日子的幽灵。她们走了，藏进了岸上的棕榈林荫之中，坐在千里光花坛旁边，漫不经心地瞧着他，几乎是视而不见。他心想，他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魅力了。

一个十分矮小、瘦弱的姑娘，牵着一个身着新装，头戴灰色呢帽的矮个子青年的衣袖走到了埃德加尔面前。她转过脸去跟那青年说话，但是他知道，她的脖子和脸蛋儿都很好看，她肤色黝黑，身段苗条，正是人在青春时代常有的那副模样儿。年轻人走过的时候，朝埃德加尔鞠了个躬，他这才认出，那是旅馆的堂倌约瑟夫。

傍晚，约瑟夫到房里送饭的时候，未经询问便向埃德加尔谈

起这个姑娘来了。原来，事情还相当复杂，因为除了埃德加尔在散步时见到的这个小姑娘之外，约瑟夫还有一个"女人"住在尼姆。埃德加尔开头并无兴趣听这个故事，过了一会儿，他才发现约瑟夫在这个故事里倾注了那么多的心血和感情，埃德加尔以致不知不觉之中关心起这个小伙子的恋爱波折来了。这个小家伙谈起自己的恋爱来竟是那样激动和充满感情。不久，埃德加尔便学会了区别热纳维埃夫和吕塞，后来又出现了一个热尔梅娜。他发现，约瑟夫的爱情波折越来越把他拖进了那种早先一直从他身旁流逝的平淡无奇、不留痕迹的生活里。那种对他而言表面上已不复存在的事物，却在别人的年轻生命中苏生、滋长，宛如几天前割过的草根上又长出一批新草。在这个年轻仆役炯炯发光的眼睛里，活跃着一些朝气勃勃、充满活力的年轻妇女的形象。他确信，在他身上正在死亡的生命会在别处苏生，而且会变得更加茁壮，更加丰富多彩。他想不起，在自己的青春时代，什么时候同时有过三个情人。虽然，约瑟夫还仅仅只有十七岁，可他谈起自己的女人时，简直是神采飞扬，容光焕发。

吕塞住在尼姆。他对这座城市一无所知，可是当那小堂倌走后留下他独受失眠和沉思之苦的时候，他的想象中便出现了一些静悄悄的，陌生的小街巷。空荡荡的人行道上，有些零落的脚步声，肉桂和紫罗兰阵阵飘香，那地方似乎是整片整片地种着这种植物。吕塞在一个女制帽商那儿干活——跟那种外省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那儿有个肉商的小伙计① 打算娶吕塞，那人比约瑟夫大得多，而且有个好工作，可是吕塞不肯嫁他。那儿——在那神秘莫测的尼姆，那个埃德加尔永远也去不了的地方，

---

① 原文是法文。

却有着某种潜藏的沸腾的生活，它不会觉察到埃德加尔的消逝，而他也不会给它留下任何痕迹。一天夜里，他心中想着这个尼姆，顺手拿起了乐谱纸，起草了一首歌曲，它半似小夜曲，半似摇篮曲，自己还给它填了一些不连贯的词。这篇乐稿他没有完成，当他想起紫罗兰和胖胖的约瑟夫的情感的时候，觉得那纤细的音符谱成的微弱的曲调过于凄凉了。

“对这类事，我将永远是一无所知，”他思忖道，“而且，我本来就从未了解过。”

现在他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照理他一天只能抽五至十根，但他满不在乎。不值得！将近傍晚的时候，他感到喉头痛得更厉害，已经完全不能说话了。约瑟夫如今是一有空闲就来找他。他的事大大地复杂化了。热尔梅娜打听出有个热纳维埃夫，便威胁说，只要碰上她跟约瑟夫在一起，就要在大街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揍他一顿。约瑟夫很害怕这些威胁，因为他可能由此而丢了饭碗。深夜，埃德加尔已经睡了，还听到楼下厨房里碗碟乒乓响和仆役们嘁嘁喳喳的声音。其实旅馆的仆役没有几个，一天到晚累得汗流浃背。约瑟夫急急忙忙，因为夜里十一点左右他得赶到热纳维埃夫或热尔梅娜那里，清晨六点回到旅馆，打扫前厅和楼梯。

埃德加尔无意识地——只不过是为了随便想点什么罢了——想起了自己历次的恋爱，使他感到惊诧不迭的是，他在这种事里倾注的激情竟是如此之少。为什么呢？他想起了敖德萨的戈尔谢夫夫人，一位雍容华贵、美丽、善良的贵妇人。她虽说蠢得出奇，却能一连几个钟头听他的音乐。而后是玛莉亚·比林斯卡。

谁也没有想到他病得这样重，谁也没有给他写封信来，而他又没有力气写。他曾几次提笔，想跟这个，跟那个告别，但说句

实在话，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应该跟谁告别——实际上，所有的人对他来说都无关痛痒。他思索着，这种冷漠是疾病引起的呢？还是他性格里固有的呢？

这类遐想没日没夜地延续下去，象是热病的幻象。他的眼前轮番出现过去的画面：敖德萨的革命，沃维奇的房子，普斯泰翁基的房子，瓦雷茨卡街上的小斗室，或者是同什么都毫不相干的景物：贝尔希特加登的景色，潘普洛纳马路上两个骑毛驴的西班牙女人，巴黎旅馆的小花园，他在那儿最后一次同阿罗谈过心。然后又是一些具体的想法，出奇的清晰，出奇的阴郁。要是他现在能够再从头生活一遍，那一切该会有多么不同，多么年轻呀。他还记得在敖德萨他同斯彼哈瓦谈论音乐的那一天。斯彼哈瓦当时硬说，他不是在创作，只是在杜撰！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头脑里来的？恐怕不是。要知道，他是个传统派作曲家，而且只有他自己才清楚，他在多大的程度上曾得益于俄国作曲家，阿伦斯基和柴可夫斯基。后来——便是那个醉心于民族音乐的时期，转向莫纽什科的音乐的时期——也许有点儿不自然？但毕竟是向往过呀！不，不，那不是杜撰出来的音乐。

他回忆着往日听过的音乐，它如今已使他感到厌腻，那是某种已被掌握，已被消化，已被战胜的东西。他想起，他曾带着当时还是个小男孩的阿罗去看鲁日茨基①的舞剧《特瓦尔多夫斯基先生》的情景。那独具一格的朴实无华的音乐——似信手拈来——使他感到喜欢，小阿罗也赞叹不已。演出末了，舞台上出现了这样一幅东方画面——离奇的爱情王国，它充满了阳光、明快的色调和歌声。德拉比克②的布景触动了他沉睡的本性。骤

① 鲁日茨基（1884—1953），波兰作曲家。

② 德拉比克（1881—1933），波兰著名的舞台布景画家。

然间，在这剧院里，他竟如此强烈，如此真挚地向往起那个东方的国度来，他真想跟特瓦尔多夫斯基一样，不惜任何代价到那个国度去走一遭，虽然他深知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国度。在这一场戏里翩翩起舞的许多芭蕾舞演员中的一个，轻纱素裹，更显出她那端庄俊秀的身段，埃德加尔觉得她真是婀娜多姿，美若天仙。也就在那时，他想自己真可能爱上她，炽烈地、入迷地爱上她，一直爱到死。在整整一刻钟的时间里，他觉得，他真能同这个芭蕾舞演员一道，在那个东方的国度里过上一天，而且对这一天的追念将够他终生回味。乐队的一对歌手唱着甜蜜的、平庸的歌曲，他可能爱上的那位芭蕾舞演员在刀丛中跳跃，而一个裸露着上身的漂亮男舞蹈演员在一张宽敞的床上把芭蕾舞女主角搂在怀里。这一场戏的色情味使阿罗发窘，他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他用一种心慌意乱的目光朝埃德加尔扫了一眼，这平庸的画面却在埃德加尔眼前突然展开了一幅幅最深远的爱的前景。但大幕一落，魔力消逝了，闪现出的是另一幅水平不高的芭蕾舞的画面，而埃德加尔也不再相信自己可能会爱上那个芭蕾舞演员抑或是其他的任何一个女人了。

他在夜里也常抽烟。几天来春雨绵绵，天气潮湿，质量不高的法国火柴受了潮，隐隐地燃着一点微火。“要是这根能不灭而燃烧到完，我就能活。”他想。火柴发出一点微弱的蓝光，它不是越烧越旺，而是越来越弱，终于熄灭了，残留下只是烧焦了的火柴头。埃德加尔在黑暗中微微一笑。

四

阿罗致埃德加尔的信。

我亲爱的！

我早就想提笔给你写信，但总有事打扰我，现在我成了个大忙人啦。我总算制服了妈妈的执拗，她答应我上美术学院了。当然暂时只能作个旁听生，因为是学年中间插进来的。一方面，我感到欣喜若狂，而另一方面，你也能猜到，是莫大的失望。你很清楚，我一直是怎样日思夜想进美术学院的，虽说我觉得，自己多少会画几笔，我的那些图画还曾蒙你表扬过，它们多少能表现点什么，多少有点内容。可如今要从画模特儿开始，要听取同学们的意见，接受教授的修改。教授本人是个优秀的、大胆的画家，可他对我却要求古典的精确性。这一下可把我搞得精疲力竭，还得咬紧牙关。我一点儿也不想把自己的苦处表现出来，一放学回家，我就为自己画画。可到现在我才看到，我过去画的一切都十分浅薄，只求广泛涉猎，不求甚解，我真不知道，往后该怎么办。我正在深入地考虑这件事，不过你很清楚，这种考虑完全是徒劳的。妈妈如今心境不佳，每天清早上教堂，我只有在吃晚饭时才能见到她。卡齐奥·斯彼哈瓦曾接到要他去哥本哈根出任外交官的建议，但他拒绝了，因此，妈妈似乎心绪烦乱。她总爱说，是她断送了卡齐奥的生活和前程，可她也只是说说而已，得不出任何结论。聊以自慰的是，我参加了卡尔博夫斯基的拳击训练班，你不相信，跟沙袋子或卡尔博夫斯基本人这么格斗一阵，对我是多么有益。他还非常年轻，特别是他脱掉了衣服的时候，白头发对他来说简直就是装饰品。每天回家时，我浑身筋骨痛，可睡得象死人一样。早饭吃四个煮到半熟的鸡蛋和一大堆火腿。罗伊斯卡太太从普斯泰翁基给泰克拉小姐送来半只好极了的熏鹅，泰克拉小姐自然谁也不会给，全都留给我了。吃早饭的时候，她总是坐在我身旁，总是用泪汪汪的、充满柔情的眼睛望着我怎样横扫桌上的食物。四月初，我要到波莱谢去猎大雷鸟，可现在我又想到亨雷克去猎山鹬。与其说是想打猎，还不如说是想到乡下走走。你知道，我多么喜爱初春的日子，特别是在波莱谢，那遮天盖地的鸟群和树上的新叶。前不久，我画过一群翱翔在天空的野鸭。我竭力画了

一大片天空，但似乎不成功。妈妈说，野鸭画得很美，简直就在招人举起鸟枪朝它们瞄准。我也画了一些素描，共有二十幅画稿——画过摆出斗拳姿势的卡尔博夫斯基，更好的模特儿难找，在我们学院当模特儿的都是些佝偻的假大力士，他们在画里一定非常难看。对这种模特儿一点儿也不能加以修饰——毫无意义。我画卡尔博夫斯基时，每张画里都有点什么，有点什么重要的，捉摸不定的东西，从曼坦那①或盖伊斯②那儿能看到的那种东西。当然，你可别认为我把自己比作曼坦那，我只是想说，我力求达到的是什么，当然，要是有可能达到的话。最使我畏惧的就是艺术家的无能和表现不出那种他最希望表现的东西。我所缺的是技巧，因此我就想尽量画呀，画呀！亨利跟小波托茨卡订了婚，婚礼将于六月在他们乡下举行，我想，他们会请我的。但不知我是否会去，因为妈妈认为，我没有必要买件新燕尾服。而我那件旧的缝线都绽开了，象是一件运动短外套。听说华沙要盖一座室内网球场，我不知道，他们将从哪儿去弄这笔经费，我感兴趣的是，不知它会不会跟斯德哥尔摩那座古斯塔夫国王打球的网球场一样华丽。顺便说一句，亨利的表兄跟尤金尼亚·格雷茨卡公爵小姐结婚了。那是一个非常可爱，也似乎很美貌的人儿，只是有点儿跛，她跟那位表兄一样，血管里流的也是犹太人的血。这在妈妈那个圈子里是件轰动一时的大事。他们也在为我物色一个不寻常的老婆，可我不想要，暂时我只想画画，画素描。我想，从波莱谢我一定能带回许多素描，我真想给你寄点什么漂亮的东西去。前不久，音乐厅演奏了你的交响乐，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不得不跟妈妈一起到意大利使馆去赴午宴。真的，那儿是十分愉快，我碰到了奥拉·戈翁贝克太太跟她丈夫一起！你瞧，意大利人选择社交人物是非常别致的呢。斯彼哈瓦也去了，午宴后他还跟戈翁贝克太太寒暄过……生活中一切都可能再现③……

---

① 曼坦那(1431—150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巴杜亚派画家。

② 盖伊斯(1802—1892)，法国油画家。

③ 原文是法文。

你怎么样？还写点什么吗？我想，里维埃拉温和的天气对你一定有益。妈妈知道了我在给你写信，要我向你转达她衷心的祝愿，并问候你的健康。妈妈打算四月份出国，不过尚不知要到哪里去，是去佛罗伦萨，还是去里维埃拉。我想，你们会在什么地方相逢的。我由于学院里的功课，也由于准备去狩猎的缘故必需呆在波兰。兴许秋天我要去的罗尔猎鹿。

衷心地拥抱你，请来信。

你的忠实的①

阿罗·比林斯基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于华沙

另者，星期天我到过科莫鲁夫雅努什舅舅那里。我担心，他彻底变成了个怪人，我对他已是爱莫能助了。除了自己的庄园，他对一切都毫无兴趣。他似乎非常痛苦。他答应马上就给你写信。他说话咬文嚼字。我听不懂。

埃德加尔微笑着把信放到了壁炉上。收音机里正好在播送一支什么伤感的乐曲，作曲家心想，阿罗准会乐意跟学院的某一位女同学跳一场探戈舞，他没有什么别的忧虑，只不过想弄一件没有绽线的燕尾服罢了。还有一点：埃德加尔很少在华沙长住过，但华沙某些社交圈子的气氛从这封信里如此强烈地飘散出来，以至埃德加尔立刻便感到自己仿佛已置身于玛莉亚·比林斯卡在布拉茨卡街的沙龙和客厅之中，感到自己就在昔日郊区的那座府邸里，那儿保持着整套贵族府第的礼仪和制度——只是靠一幢公寓楼房来作掩护，从这幢公寓的收入就是比林斯卡公爵夫人和阿罗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他回想起这样一件事又

① 原文是英文。

微微一笑：他一向把阿罗似乎当成了自己的儿子看待。虽说他跟比林斯卡结识的时候，阿罗早已出世了，他不能抑制那种总是把自己往这个小男孩方面拉的感情。他记得，他曾带着他去听音乐会，上剧院，阿罗对一切的反应都很聪慧，但是他对周围的事物，对演员或舞蹈演员总带有某种轻蔑，把他们都看成了穷光蛋。每当埃德加尔跟熟悉的艺术家们打招呼时，他总感到有点儿害羞。而且，有时一些女舞蹈演员亲一亲他的脸颊或额头时，他总是紧皱着眉。小汉卡，——就是那个在《特瓦尔多夫斯基先生》中跳东方舞的女舞蹈演员，曾在片刻之间使埃德加尔醉心钦慕过；而后又曾长期成为他的赘疣，使他腻烦——总要亲阿罗的脸蛋儿，她用自己洁白的手捧起阿罗的面颊时总爱说："亲亲小脸蛋儿，"埃德加尔对此产生过嫉妒心理，不是为汉卡，而是为了阿罗。他是希望能象爱儿子那样爱他的呀！此刻，他搁下信时微微一笑。"我的儿子可能是这样的吗？为什么不能呢？对生活持严肃态度的本领也会蜕变，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我是作曲家，而我的儿子有可能，就象阿罗，是个轻佻的、没头没脑的浪荡儿。他有绘画才能，这一点不可否认，可是他受的教育！玛莉亚·比林斯卡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不可救药的！"

他微笑了。眼前又浮现出一长串的景物，他常见到阿罗和雅努什的内室。"我担心，他彻底变成了个怪人。"雅努什是埃德加尔如今想见到的唯一的一个人。是唯一的吗？

五

埃德加尔致雅努什的信。

亲爱的雅努什！

我给你写信。我接到了阿罗的一封信，他说，他在科莫鲁夫见到了你，并说，你对他讲过要给我写信。然而我却未收到你的片纸只言，自从我来到芒东，你就不曾给我来过信，就是说，将近一个月了。我等不来你的信息，终于下决心给你写这封信，而且要谈的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说实在的，我是想向国内的某一个人，某一个亲近的人报个信，我的情况很不好，体力日渐衰竭，对此我感觉得十分明显。现在我已经起不了床或者是只能穿着睡衣挣扎着在沙发上坐坐，在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打发日子。饭店的饮食几乎一点儿也不能下咽，因为我的食道越来越不管用了。我想，这是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之内的问题，虽然，关于这件事医生什么也没对我说过。我所有的一切自然都将归于爱尔日别特卡，版权、衣物、书籍等，这些东西都寥寥无几。我非常希望，阿罗·比林斯基，你的外甥能得到我的一点儿小纪念品：一副领扣，领带上的佩针，存在华沙储蓄银行保险柜里的一枚绿宝石戒指。特此奉告。我对你不想隐瞒，我带到那个世界去的是对于这个地球的相当痛苦的回忆，要不是有象你姐姐这样的人，根本就不值得一活。阿罗或许能是我的儿子，我爱象想念儿子那样想念他。我的儿子有可能就是这个样儿的：轻浮，绅士派十足，有文化，但没多大价值。假若他是我的儿子，我一准会爱他这么一个人的，爱还不够，我简直要崇拜他了。

3月21日

这封信我前天没有写完，昨天我已不能坐下来写了，我是这样的虚弱，加之我的意志力也大衰了。要下决心做任何一件事，对我都是一种莫大的困难，都要克服成千上万的阻力。为了提笔写这封信，我得跟自己变戏法，要花招，哄着自己。你知道，不是身体上的疾病，而正是这一点把我折磨得够呛。当然，创作已经完全谈不上了。我身边带着一些歌词，但是我既不能体验对我说来是如此陌生的感情，也不

能强制自己写出即使是几小节的曲子。其实我倒真想再写一首歌，写点什么足以表现跟这个世界告别和颂赞它的东西，这个世界不管怎么说毕竟是美好的。哪怕只写几小节，但得是很有分量的东西。有什么办法呢？我肯定写不出来了。我无法表达那种非语言所能表达的思绪，它此刻充满了我整个的心灵，而它既不愿也不能象泪水一样流掉。你知道吧，斯彼哈瓦曾对我说过，说我所有的音乐都是"杜撰出来的"，而今我站在似乎已是彼岸的远处来看我的作品，我便开始怀疑，斯彼哈瓦尽管头脑简单，还是言之有理的，或者说，他是偶然一次言之有理。我的音乐的最大缺陷正在于它是"杜撰出来的"，它不是直接从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再说，我甚至也不知道，它能够从哪一种土壤里生长出来。是从敖德萨近郊的大草原呢？还是从奥德贝格富有浪漫情调的景色里？抑或是从普罗旺斯的葡萄园里？恐怕不会是从我所不熟悉的波兰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吧？我常读《浮士德》，我想象得出，我那可怜的爸爸要是知道我跟歌德难舍难分，他该会多么恼怒，爸爸是那么不喜欢在他自己身上或是在我身上发现任何一点儿德国人的气质的。我却正是在此刻突然意识到，我身上德国人的气质何其多，这尤其表现在我相信艺术的脱离实际的价值上。说真的，这是多么陈腐，多么因循守旧呀，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相信它。而人总该有点什么信仰，不是吗？

阿罗信里说，音乐厅又演奏了我的交响乐，不过他们（玛莉霞）都未能去听，因为他们要到意大利使馆去赴午宴。"我的交响乐"意味着什么呢？恐怕只是"弦乐器协奏曲"吧。不可能是别的东西，但菲特尔贝格只字未提他们要演出这个的事。

我又重新坐下来写这封信。几天过去了，我搁下了笔，一直不能再拿起来——虽然并没有什么妨碍我。我甚至把出门散步也免了，虽说春光越来越明媚。这儿的一个滑稽可笑的年轻仆人约瑟夫每天对我讲他的恋情。虽说他有过许多恋人，但我觉得他心目中只有一个意

中人，颇似《费加罗的婚礼》中的克鲁比诺。在我这绝望的处境下(因为它是绝望的)，约瑟夫的故事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慰藉。首先我感到在我之外的什么地方存在着爱，它比我历来所体验过的一切感情都要强烈得多，动人得多。再者，使我觉得尽管我就要死了，但一切依然如故，从而使我有了勇气去迈出这最后一步，这是需要我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以全部人的尊严去办的一件事。

如今一切都逐渐变成相对的了，我的雅努什！你能相信吗，不久前，我曾眼含热泪听着古诺①的《女妖五朔节》中的舞曲，因为我想起了同爸爸一道在敖德萨去看歌剧的那个时代。其实我一生都很讨厌古诺。对待爱情的态度也是如此。大概我毕生称之为爱的东西跟约瑟夫理解的不一样……也许只是我觉得如此……为什么我没有认真爱过你姐姐？倘若我所感受过的一切都果真是如此，也许我此刻就不会感到这样寂寞了。难道我们全部的感情不是一种“若有若无”的感情吗？你怎么看呢？……

几个钟头又过去了，我脑海里又浮现出许多新的想法。有时候，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一切都在流呀……流……任何东西都不愿停留片刻，而且，说句实在话，我也不愿挽留这些时刻中的任何一刹那，它们都是一样的空虚，我不愿向任何一刻召唤：“你多美呀，请停留一下！”②我还想说点有关玛莉霞的事……但我已经忘了想说什么。准不是什么坏话。关于我自己我只能说坏话。甚至不是坏话，而是怪话。我一下觉得，多少年来我一直对自己渲染这爱情，使自己相信，我对她的爱大大超过了我真正爱她的程度。需知总应给生活赋予某种意义。那就让我们相信，我一生中有过一次炽热的爱吧……

关于阿罗，我再说几句。我最后一次呆在华沙的时候(你不在，那时你在西班牙)，我跟他之间建立了很深的情谊，比从前我带着幼小的

---

① 古诺(1818—1893)，法国作曲家。

② 原文是德文。歌德的《浮士德》中的诗句，译文据郭沫若译本。

他上歌剧院的那个时候深多了。他如今已是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了，风度翩翩，虽说他美得似乎有点儿平庸。我正期待着爱尔日别特卡在一两周内到这儿来。她丈夫来信说，她从纽约到伦敦后，简直抽不出空来，哪怕捎上三言两语。遗憾的是，我疑心她如今已不得不为保住自己的荣誉而奋斗——靠经常的接见和举办招待会；许多比她年轻，比她优秀的女歌手登上了舞台（难道可能真有超过昔日的爱尔茹尼亚的女歌手吗？你还记得吧！）而她又不愿退出舞台。她一直在演唱，在科文特加登演唱《吉尔达》和《茶花女》时似乎又大获成功。她也在阿伯特纪念堂演唱过，不过大厅没有坐满。

啊，雅努什，你要赶快给我回信，也许我就要收不到了。想想也真滑稽：不再存在！这是怎么回事？它能是什么？又能说明什么呢？就象约齐奥·罗伊斯基从前说过的……

再见，握你的手

埃德加尔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九日于芒东

雅努什致埃德加尔的信。

亲爱的埃德加尔！

接到你的信真叫我喜出望外，而且我得承认，想想你呆在南方，有点太阳和与我们这儿不一般的气候，真有点儿羡慕，我们这儿是狂风、阴冷、化冻，这鬼天气真叫我厌恶得跟碰到了鬼一样。请原谅我满口的鬼，可你知道，有时我真受不了我们这儿的气候和我们的这些人。难啦，这日子真难过啦，我亲爱的，特别是当你迫不得已放弃你所喜爱的东西，而去从事某种简直是非人的职业的时候。然而，有什么好说的呢，必须呆在我们的先人不慎定居下来的这块土地上，而且得凑合着活下去。我在异邦有过那么多惊心动魄的经历，而现在呆在家里了。我这个远方游子归来后在这儿马马虎虎操持家业，可有时鬼把我……唉

我又骂开了，请原谅，我亲爱的。我以为，你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过于夸大了，我们这些经常见到你心情开朗的人，对你信里的那些话不太以为然，我觉得，一切全都要怪你那失去控制的神经，你的沮丧和你所写到的全部郁闷都是从这儿来的。在罗马的时候，你也老是哼哼唧唧的，可后来你感觉很好。尽管如此，接到你最近一封信后，我还是给爱尔日别特卡去了信，叫她及早赶到芒东去，虽说我深知伦敦的合同要求她长住英国，而一旦她中断了季节性音乐会，就不得不支付大笔的违约金，鲁宾斯泰因先生对此准得皱眉撇嘴。回头来谈谈你的音乐，我想，你不是无缘无故在写到«D小调四重奏»时猝然中断了一个句子的。我以为，即便你后来什么别的作品也不曾发表过，但对欧洲，而首先是对波兰来说，你仍然不愧为一个第一流的作曲家。这已是老生常谈，可我还要说，你的创作与莫纽什科的传统有渊源关系，你的质朴是如此接近莫纽什科的质朴，一如普朗克①的质朴接近于古诺的质朴一样，他是极力想使自己象古诺的。但我觉得这些都是次要的，甚至完全是无关紧要的。说你因袭莫纽什科可能完全是一种曲解，也许根本就没有渊源关系，但是，之所以有«D小调四重奏»，那完全是从我们民族精神的深处产生出来的，这一点不论你说是受阿伦斯基还是受米约②的影响都是解释不通的。不错，阿伦斯基是写过一部«D小调钢琴三重奏»，我和哈尼亚·埃文思在巴黎曾听过这部作品，其中有一段非凡的如画的«田园诗»是我所深爱的，但它与你的作品绝不能相提并论。你知道，你可以随心所欲去写，去谈你的世界主义，去谈你的音乐的欧洲性，但是，毫无疑义，你的«D小调四重奏»同我们波兰，同我们的乡村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记得你自己也说过，四重奏的第二乐章，那«徐缓的如歌的行板»③的乐章是在盛夏的一个正午，你坐在涅波鲁夫的阿卡狄亚公园时产生的，你瞧，我知道阿卡狄亚，

① 普朗克(1899—1963)，法国作曲家。

② 米约(1892—1974)，法国作曲家。

③ 原文是意大利文。

我回波兰后马上就到那里去过，我还记得这个公园的特点，有点儿不寻常，但和我们结合得很紧，对我们来说很亲切，很有乡土味。我在那儿体验过好一阵子，关于这件事也许我以后要对你讲，但是，既然你在这个公园里想出了，我是说，既然你想到了要写出，创作出那《徐缓的如歌的行板》① 的乐章，这就足以说明它同波兰的景物、同我们周围的一切、同我们在这儿生活的环境融为一体了。我们现在正在度过气候恶劣的春天，但是这寒冷和大风似乎是同这新绿的，刚刚破土而出的越冬庄稼，同含苞待放的鲜花连在一起的。你一定是处在鲜花环抱之中……至于我自己，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小庄园勉强维持，我不得不把管家打发走了，不过，这不是我要说的。我想对你说的是，我心里的这块天地的情况，我对自己回答了多少问题，解决了多少问题，说明了多少事情。就这一点而言，我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在一九一七年的一个秋天的傍晚去敲你们在敖德萨的住宅大门的那个人了。使我感到惊诧的只是，漫长的二十年过去了，人不但没有变，而且那些总是折磨着他的问题，那些一直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的问题也都没有变。当时由于阿丽亚德娜和沃洛佳的启发，我相信过俄国革命，并同他们合作过。可是，阿丽亚德娜背叛了革命，而我和沃洛佳之间也越来越缺乏理解，我们就分道扬镳了。我明白，沃洛佳如今对我所有的问题，对我的精神状态会作出怎样的反应，需知即使是在当时，我在他心目中也始终不过是个“忏悔的贵族”②罢了；而且由于我对真理的探求使我远离了他，我在他的眼里也就成了一个法西斯分子了。甚至在我那次西班牙之行以后也是如此。你对这些事一定不感兴趣，它们跟你此时此刻所思所感的一切相距十万八千里。也许，这些事离我也是非常遥远的。自从阿丽亚德娜死后，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与我无缘。你不难想象，庄园、养猪、种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② 原文是俄文。

西红柿跟读勃洛克的诗是不怎么和谐的，这诗对我来说依旧是最重要，最实在的东西，跟二十四年前阿丽亚德娜朗诵它时毫无二致。我亲爱的，你会活下去的，我希望你能活下去，而我却已经死了，我一直生活在死人中间。我那位姐姐，也未必能算作这个世界上的活人，上流社会趋炎附势的刻板生活使她头脑僵化，她简直是在残酷地折磨这个可怜虫阿罗。阿罗前不久到我这儿来过。他是个浪荡儿，假绅士，这一点我很清楚。但是，我爱他，因为除了我那即将到来的衰老，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一点寄托。我完了，就象我那整个的阶层一样！我们一到这儿来，就已由于被剥夺了植根的土壤而成为梁上君子了。也许，我们还能够植根于新的时代。阿罗的事我会永远记住，并且照你的愿望去做，如果一旦需要这样做的话。说不定他还会造就成一个人物哩，他对自己的美术学院确实很入迷。卡齐奥·斯彼哈瓦在他那个外交部里看上去可真象一具木乃伊，他在部里似乎是贝克手下的第一号人物，并得到了部长的充分信任。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是什么驱散了贝克眼里的睡意，你是不难猜到的。不瞒你说，我比这儿所有的人都更感到惴惴不安，可你知道，我是个疑心病患者。斯彼哈瓦对我姐姐一秉忠心，对此，我已不感到诧异，他俩是一对木乃伊，都在“偏见”中僵化了，难以从他们身上那层脂粉和毛料衣服下嗅到有生命的人味。我有心使他们彻底震动一下，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喝一声，可我又觉得自会有人出来为我代劳。我只好满足于这个虔诚的愿望了。因为说句实话，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从森林里引出狼，从地狱里招来魔鬼。因此，你现在看到了我这寻常的、疲惫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我把诗从这种日子里赶跑了。我年轻时代所寄托的和希望寄托的一切，都已崩溃，不值一提了，我可怜的阿丽亚德娜教给我的东西，比世上所有的书，也包括在这庄园里摆在我寂寞的床头的那本书所教给我的东西要多得多。摆脱生活，意味着要战胜它，也可能还要重新占有它。我想，我们还会见面的，我刚刚超过四十岁！

亲爱的，我亲爱的！这些天来华沙正在演奏你的《D小调四重

奏》，你信里说，你有收音机，你就斤听转播吧。可一定得听华沙的转播，因为你的四重奏只有在我们这儿由我们来演奏方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你乡土的声音。

你的

雅努什·梅申斯基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于科莫鲁夫

六

这封信跟阿罗的信不一样，它既没有引起埃德加尔的讥讽，也没有给他带来平静。再说他也深知，雅努什所写的一切都有自己的目的；自从这封信写成到他重新读这封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意义与日俱增。而他每天都要重读一遍，跟念经一样。他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但是因为他很疲乏，于是就一段一段地读，早上读一段，中午读一段，晚上读一段。他竭力想猜透雅努什字里行间的意思，尤其是想猜出他说玛莉霞和卡齐米日僵化的这句话用意何在。他不由自主地认为这句话有别的什么意思……有时，在他比较清醒的时候，他领悟到信里没有任何隐藏的内容，雅努什所写的只是他想说的话，无需再到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去找什么。这封信只表明雅努什对埃德加尔的想法——从那一方面来说，这种想法已有很大距离，有一条界线随时都可能把他俩分开，而此刻已经把他们分开了。雅努什整个儿还陷在事务之中，陷在他认为是脱离了生活的工作和思考里，只有埃德加尔明白，他的工作和思考跟生活连接得有多么紧密。对雅努什来说，无论如何还在关心每日的天气对于他的农庄的影响，有对西班牙的回忆，有一日三餐，有对阿丽亚德娜的具体的、现实的追念——与此同时，对埃德加尔来说，这一切都汇成了毫无意义

的一团乱麻，而且还跟他隔着一堵墙。在那堵透明然而又是冰冷的墙外是法国南部沿海游憩胜地，天已放晴，阳光明媚，鲜花怒放；墙外，约瑟夫没完没了地谈论自己的女人（“他谈的不是爱——搞对象① 完全是另一码事，”埃德加尔想）；医生每天隔着一堵墙来问一句，“您感觉得怎样？”② 并且建议换一种针剂，或是服另一种药粉，说完就走了。虽然，埃德加尔常常抱着一线依稀的希望，总想医生会对他说，发现他有某种好转，但医生不曾说过这句话，便带着那张法国人的面孔，客客气气的、而实际上是冷漠无情的微笑从玻璃墙后走了；墙外是正常的生活，可是只有通过收音机的细流，才给这裱糊着画满野果的黄纸的可怕的小房间注入一点儿现实生活的气息。埃德加尔把透过沉默和死亡的玻璃魔墙传来的事件和声音看成唯一真实的东西。

四月中旬的一天，他听到了《D小调四重奏》，但不是华沙的演出，而是从克拉科夫向波兰各地播出的。一位过去的熟人，波兰电台音乐部主任用一张明信片预先通知了埃德加尔，尽管一切对他都已无所谓，但这天早上他还是有点激动，体温比他平时认为正常的38°C又升高了。埃德加尔至少有十年没有听过四重奏，那晚在哈尼亚·埃文思家听四重奏时，他疲惫不堪，难以集中注意力。法国的乐师们尽管演奏得很卖力气，一心想表达出这部四重奏的内涵，但是他们却未能把三部合奏的谐谑曲（它与玛祖尔卡舞曲的结构相仿）中的第三小段这个重点突出出来，同样在其余乐章中，也未能把作为这部作品精髓的最重要的内容突出出来。埃德加尔是在华沙，在沃维奇，在风琴师雅日纳的家里，在海伦娜的陪伴下写出这部四重奏的；行板的主题是某个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八月的正午，在阿卡狄亚公园从他脑海里浮现出来的。他坐在公园边的一张长凳上，从那儿放眼望去，是新收割过的田野。禾垛尚立在田间，可是勤劳的主人已吩咐把禾垛之间的空地翻耕了一遍。秋天的翻耕过的土地和夏天的禾垛浑然一体，构成了这幅朴素的景色的全部魅力。有一个姑娘从田间路过——天气不热，虽然阳光普照，天空湛蓝，给人一种轻微的凉意——那姑娘穿一条褪了色的沃维奇裙子，一边走，一边唱着歌儿。她唱的跟他脑子里想的完全不是一码事，但那纯朴、单调的歌声在他耳中唤起了某种联想，既不同于他听到的，也不同于他打算要写进行板里的那种东西。当时，那节行板甚至是那么平庸，使他惊奇极了，他简直要说，那节行板一写出来他就觉得毫无价值，跟他的音乐的其余部分明显不同，但与此同时他也知道，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

收音机里传出四重奏的第一个和音时，埃德加尔的心脏跳得更有生气，更有力量了，他在沙发上调整了一下姿势，觉得喉头有点儿柔软的感觉，这使他那颗悬着的心一下松弛了许多。四重奏从远方传来，听起来似乎十分陌生，直到他逐渐习惯之后才慢慢悟到，这是他自己的音乐。首先，演奏家们采用了太快的速度——至少埃德加尔是觉得太快了——使作品总的轮廓模糊了。但随着演奏的进展，他们激发出了热情，琴弦也变得温柔了，埃德加尔几乎认不出自己的作品来，心想，他们演奏得太好了。他垂下了自己疲乏的脑袋，不由得浮想联翩；他不再去留心谛听个别乐器的变换，那都是他早已熟知的；他没有去想那些和音、摹声和那些旋律线对位法，他的脑海里只浮现出一幅幅的风景画。他蓦地看到了阿卡狄亚公园后面碧绿的草场，在那茂密的绿草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水“眼”，一个深不见底的小池塘，池塘

的岸边长着莽莽红柳，它象一股紫红色的溪流高高地向上伸展。一行行亭亭玉立的鲜花迎风摇曳，宛如小提琴和中提琴奏出的轻快优美的乐句，而大提琴发出的音响则有如那墨绿色的清澈池水的低吟。第二小提琴呢？第二小提琴拉得出神入化，轻盈盈地触着琴弦，一忽儿在这里，一忽儿又在那边，如同蓝宝石色的蜻蜓在那墨绿的水面上翩翩起舞。

接着便响起了中间夹有玛祖尔卡曲调的谐谑曲，曾经有人挖苦说，他在这个玛祖尔卡里特别突出了自己同莫纽什科传统的联系，可他连想都不曾想过。这儿哪来的莫纽什科？也许在曲调上略微使人想起莫纽什科的《纺织女》，但在和声上的差别有多大！莫纽什科的和声是简朴的；而埃德加尔创作的曲子则主要是建立在复杂、精炼的和声上的，它是那样轻易地摆脱了一个世纪的规范，走出了一条独立不羁的危险道路。他倾听着那些和音，似乎一切都混成了一团纠缠不清的金黄色的乱麻，简直无法分出层次。而谐谑曲在此则分割成了一丝丝的纤维，分成了一些互不相干的元素，分成了许多似乎不能联成一体的小碎片。他觉得这些小碎片似乎是镶嵌在一起的，又似乎在纷纷散开，有如万花筒里的碎玻璃片，组不成任何一幅完整的图案。尽管如此，这旋律仍然使他悠然神往，荡气回肠，把他带到了许多年前的世界；他想起了沃维奇风琴师的家，低矮的大房间里摆了一架“克拉尔和萨依德尔”牌的棕黄色长钢琴，那里面白色和红色的小木槌常常一起滑稽地跳了出来。雷肖，亲爱的雷肖，每天清晨，他全身沐浴在晨曦里，在那架钢琴上弹奏着杜赛克的小奏鸣曲。埃德加尔曾对雅日纳说，“杜赛克是个捷克人”，可那老头儿怎么也不肯相信。有一首小奏鸣曲中的塔兰台拉舞的旋律间或从埃德加尔的作品中可以听到，然而那个房间的气味，那股潮

气、樟脑味和古老乐器的气味是那么清晰地萦绕在他的记忆里，常使埃德加尔感到胸中一阵阵紧缩。

喏，那个行板终于到来了。其实，手稿上题的是：《徐缓的如歌的行板》①，可大家都把它简称为“行板”。“埃德加尔四重奏里的‘行板’！”玛莉亚·比林斯卡说到这几个字时带一种特殊的口吻，仿佛这部作品里有什么东西令她神往；与此同时她那口吻仿佛又有点儿邪里邪气②。就是埃德加尔本人也已习惯了这个术语，他自己也把这一乐章叫作“我的行板”。这个“行板”在波兰经常演奏，孤零零地，从四重奏的其他乐章中抽了出来。阿罗曾说，他听过旋律作曲家乐队在一家咖啡馆里演奏这一乐章，即使确有其事，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日内瓦，埃德加尔本人就在白朗峰堤岸街的咖啡馆里听到过人们怎样在格里格的《春》和辛丁③的《春之声》之间演奏了他的《徐缓的如歌的行板》。那是个什么“沙龙”乐队演奏的。

可如今埃德加尔怕听到这些音响。但它们又以那种完美、细腻的室内乐的形式传到了他的耳朵里，所有琴弓各自选中一个音调，它缺乏日内瓦的乐队用巴松管和黑管来演奏这个“行板”时的那种鲜明性。他怕听到这只小曲，尤其是在接到雅努什预报了“你的乡土的声音”的那封信之后，在他准备欣赏自己的音乐，脑子里清晰地浮现出阿卡狄亚公园外边翻耕了一半的田野的幻景之后，他更怕听到它了。他心想，这只小曲将背上爱国感，或者是他在创作时丝毫也不曾体验过的别的什么情感的包

---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② 原文是法文。

③ 辛丁(1856—1941)，挪威作曲家。

袱。抑扬顿挫的音调传入他的耳中，杜比斯卡[1]极其纯朴的小提琴声透过所有的乐器来得那么流畅自如，以至埃德加尔都没来得及细想，“徐缓的”核心部分就到来了。埃德加尔觉得它是这样的朴实，这样的熟悉，仿佛不是从外部，而是从自身，从心灵的深处听到了它，就象整个作品尚未创作出来时就已听到了四重奏的这个乐章一样，仿佛他坐在阿卡狄亚公园和沃维奇的田野之间那排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洋槐树下的时候，这只曲子就已萦绕在他心头。直到传来第二乐章那甜蜜的、虽然是高亢的颤音和震音时，埃德加尔心中才为之一动。第二主题升起来了，起伏不定，奏出三个高亢的乐调之后，又低低地落下，象那墨绿的池水上的睡莲，轻柔地晃动着，那被一根没入水里的钓竿——琴弓轻轻拨动的睡莲啊！

埃德加尔理解到这一切之前，感到了那从高处落下的旋律单调地徐徐摇摆，回旋返复，似乎把他同什么联系在一起了。哦，同什么？同谁？他不知道。那旋律牵动了他的心，进入了内心的深处，又从那里发出他好久以来不曾听见过的音响。此刻《如歌的行板》的旋律又回来了，然而却是一连串的震音和颤音，顺着渐渐变为骷髅蛾颤抖的翅膀的琴弦往下滑，越来越低，终于完全消逝了。这时埃德加尔想起了雅努什信里的一段话，也许这是大伙儿给他的一封信里的话？谁还会用他本人的声音来问候他呢？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创作者——艺术家果真不会是孤寂的？在他周围，在“太空”各处都有着那些永远追随他、爱他、信赖他的亲人的声音？“不，这不可能。”他想道，同时闭上了眼睛。而他的旋律——就是阿卡狄亚的那种旋律，却使他想起了别人，

---

① 杜比斯卡（1899年出生），波兰著名的小提琴家，华沙音乐学院教授。

这些人也许就是流落在世界各地的跟他一样寂寞的人。

“我跟你们在一起，在一起。”他反复说道，仿佛他已把自己献给他们所有的人，并且感到，他们也把他当成了自己的财富，随着旋律的减弱、变慢而至渐渐消逝，他们也越来越深地沉醉在痛苦的爱的怀抱里了。

就在“歌”的主题作为一个小小的片断最后一次出现，以便永远消失的那一瞬间，埃德加尔听出了一点：这不是新颖的旋律。不是他在阿卡狄亚公园听到穿过新耕田野的姑娘的歌声之后，进入他脑海的那种旋律。这旋律的骨架，曲折、向上跃进四度却是来自爱尔茹尼亚回到敖德萨那天晚上唱的那只歌；来自勃拉姆斯的《幽情》的第一段，来自那早已遗忘了的、幸福的、虽说是隐匿的爱的旋律。

七

他对病体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差，说话越来越艰难了。

他正处在对世界、对世上发生的一切几乎都漠不关心的汪洋大海里，有的只是这样一种漠然的心境，仿佛有一片洁白而温暖的水笼罩着他。不过，他还有阅读能力。收音机只能给他带来痛苦。他为音乐感到遗憾，它似乎什么也未能表现。可是，《浮士德》的最后一场——整个构思中最富于音乐性的一场——他听起来是那样的铿锵，宛如听到他所能想象出的最富有音乐性、最纯正的四重奏或五重奏。他读的《浮士德》永远是那本在敖德萨海滩上放在身边的，斯彼哈瓦不耐烦地翻阅过的小书。所不同的是，如今埃德加尔读它的后半部要比读前半部的次数多。他觉得后半部有许多东西——不知他过去是没有读过，还是没

有注意到——直到现在他才心领神会。

最后一场的结构，绘声绘色的戏剧场面（“也许它如今已成了电影场面了？”埃德加尔想），语言和思想的音乐，构成了精美如花边的组合字，构成了分隔我们和永恒的最后一道帷幕，这一切在他看来简直就是非人间的奇观。“《浮士德》就该是这样的，”埃德加尔暗自思忖道，“歌德在头脑里构思的，他想创作的这个场面就该是这样的。”创作实践的这种尽善尽美简直使他震惊。他自己的作品距离这种表现水平是多么遥远啊！

请让我用心地把他指导，
新生的白昼在他还未明瞭。
来吧！请你向更高的境地奋飞，
他知道你在，他会向着你追随。①

他在这几行诗里找到了浮士德跟玛甘泪平庸的浪漫史的谜底。当然，绝对不是它那玄而又玄的解决方式，因为埃德加尔对此并不感兴趣，而是它那在无限远处的投影。也许，不是指那种外在的，客观的无限远处，而是指某种内在的透视，这种透视驱散了缭绕在他通常称之为爱，而实际上并不是爱的那种东西周围的平庸的气氛。当时他莫非想起了海伦娜？没有。他没有专门去想她，甚至听四重奏和读《浮士德》也不曾在他心中唤起她的具体形象，可是他又仿佛觉得她就在自己身边，虽然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在想她。这股酸劲儿实在太平庸了，对她的思念怎能使天国的、由浮云和意大利的壁画织造出来的歌德的长诗的最后一幕更富有光彩！他在这一幕里找到了自己一生“自强不

---

① 原文是德文；译文据郭沫若译本。

息"① 的明证。

灵界尊贵之一人，
已获救自恶魔手，
凡是自强不息者，
到头我辈均能救。②

获救，这是个古老而含义不清的词儿。获救，从什么东西里获救？从生活里吗？可他觉得，在这"最后的空虚不吉的瞬间"③，生活变成了某种最珍贵的东西，根本没有必要从生活里获救，获救就只能是剥夺生活。一切即将逝去的东西，正如靡非斯特④嘴里说的那样，已经不存在了。

永恒的创造是毫无意义！⑤

既然一切都在消逝，永恒的创造对我们又有何意义！

时钟已经停止——
　　停止了！如这夜半无声。⑥

是啊，他已经无声了，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是永远地无声了。可他觉得自己生来就象林克乌斯⑦，是生活的卫士，而不是死亡的卫士，他想站在"最高的塔楼上"去唱自己的歌。

为观照而产生，
为守望而受命，

①② 原文都是德文；译文据郭沫若译本。

③ 原文是德文；引自《浮士德》。

④ 靡非斯特是《浮士德》中的恶魔。

⑤⑥ 原文都是德文；引自《浮士德》，译文据郭沫若译本。

⑦ 林克乌斯是《浮士德》中的守塔人。

我向塔楼委身，
世界使我欣幸。
我在遥望远方，
我在凝视近旁，
上看月和天星，
下观林木麋羊。
万象在我四周，
美饰庄严悠久，
我心爱此庄严，
我心爱我身手。
福哉我呼我眼，
凡汝之所曾见，
毕竟无物不美，
不问天上人间。①

这首歌他能倒背如流，他用无声的嘴唇反复地唱着它，当他唱到最后一行，在内心深处强调“毕竟”②这个字眼的时候，他体验到了一种特殊的喜悦。“毕竟无物不美！”③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曾经有过，但已消逝了的东西。

然而，即使是在这最后的瞬间，他也不曾放弃对“创造”④的理解。他觉得，歌德长诗中的一切都证实了他过去希望感受到的东西，他觉得，他所创作的一切——哪怕是他的《D小调四重奏》，哪怕是这个四重奏的一个乐章，哪怕只有这个《如歌的行

① 引自《浮士德》，原文是德文；译文据郭沫若译本。

②③④ 原文都是德文。

板》[1]也好，必定会战胜死亡，留在世上，即使他那时已不在人间。当他想到，将来会有人在某个时候听到这只沃维奇的小曲——实际上是和他青春时代的幸福连在一起的勃拉姆斯的歌曲时，他心里充满了欢乐和恬静。他使出了极大的、几乎是最后的一把力气写了信，请他们给他灌上唱片，并请他们把那《如歌的行板》[2]寄到这儿来。他揣度，当他听着这个唱片的时候，他将能够说，"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3]，并且就在这一刹那他能够找到永恒……象浮士德一样。

然而，当埃德加尔翻来复去仔细阅读《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时，忽然大吃一惊地发现，他生平期待的浮士德对那一瞬间呼唤的那句话："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过去竟然被他忽略了，要不就是没有注意到，要不(更可能是)他那时不愿去考虑死灵们出现的那场戏。现在他可彻底理解了，而他一旦理解了，这一夜便再也不能合眼。双目失明的浮士德号召死灵们去做他想用以造福于人类的事。从此他的事业(靠死灵们的双手去完成的)便千年万载永远不会从大地上消失。这是他一生中的最高调子，最崇高的一瞬间。然而，浮士德是个瞎子，他看不见，死灵们挖的不是他想用以造福于人类的壕沟，而是在为浮士德挖一个小而又浅的坟墓，死灵们一边还在唱着莎士比亚的掘墓人之歌。

据我所得的消息，我所传闻，
没有提起壕沟，只在掘坟坑。[4]

靡非斯特说得那么轻，为的是不让浮士德听见，浮士德也没

①② 原文都是意大利文。

③ 原文是德文。

④ 引自《浮士德》，原文是德文；译文据郭沫若译本。

有听见，他正在进行关于造福人类的最后的独白，挽留最后的一点时间："你真美呀，请停留一下！"说完他便倒下死了。但是，埃德加尔脑海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靡非斯特几乎是大声地说着自己的"悄悄[①]话"，瞎眼的浮士德兴许也听见了，却假装没有听见。兴许他也知道，死灵们是在给他挖掘坟墓，却要奢谈自己事业的永恒，奢谈什么历史的光辉。这一夜埃德加尔一直在揣摩这件事，这个想法把他苦苦折磨，"啊，上帝，我们还以为死灵们会使我们的事业留芳百世，而他们却只是在挖掘坟墓。"

此时此刻，独白的那些话里包含的感情多么令人惊心动魄啊！

> 这无疑是智慧的最后的断案；
>
>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
>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②]

这一番话，伴随着造福于人类的艰巨劳动的声音，听起来象青铜一样铿锵，但伴随着挖掘坟墓的锄头的响声，听起来就令人胆寒。

他刚要昏昏入睡的时候，耳畔响起了死灵们徒劳无益地敲打十字镐的叮当声。他们在建造一座变了调的糟糕的音乐大厦。靡非斯特率领的可怕的乌合之众用十字镐敲打铁梁，堆砌成了一幢房子。"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死灵们没完没了地嘟哝着，他们又跳又蹦地挖掘着坟墓，挖掘着一条灰色的沟，那儿将要掩埋许许多多的浮士德，包括名叫埃德加尔的浮士

① 原文是德文。

② 引自《浮士德》，原文是德文；译文据郭沫若译本。

德。歌德的抑扬顿挫的诗句在这些坟墓之上升起，有如脚手架和长梯，有如希莱尔幻想过的一行行数学算式似的乐谱。从《浮士德》第二部的字里行间显露出了一个刻有题词的建筑物的骨架：“劳动使人获得自由。”① “这是什么意思？”埃德加尔大叫一声，惊醒了。

他的作品与历史的关系又如何呢？浮士德临死时理解到了什么？浮士德听到了靡非斯特的话，却自我欺骗，佯装不知。莫非埃德加尔也在佯装？装作感受到了“太空”的一切都在自己身边，装作自己并不孤单，并非永远形影相吊。这是佯装。任何事物都不会是永恒的。他的作品中的任何一部也不会在数百年后复活。死灵们并非在为造福人类而挖壕沟，他们只是在挖一个小小的、狭窄的、孤寂的、在村野中的——坟墓。

八

第二天爱尔日别特卡从伦敦来了。他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见过她。她看到他变得这样面目全非，简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埃德加尔却微笑着，指了指喉咙：他已经完全失声了，过了一会儿，他才给她写了几句表示愉快欢迎的话。

不过她很快便镇定下来，并且絮叨不休。看来，她在财政上已经有了保障，象克莱奥·德·梅罗德或卡瓦里埃② 那样给自己准备了进款的来源。她暂时在伦敦开了一个法国香水店，显然，她对自己那位银行家鲁宾斯泰因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埃德

① 原文是德文，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大门上的题词。

② 克莱奥·德·梅罗德是法国女歌唱家；卡瓦里埃是意大利女歌唱家。她们两人都经商开店。

加尔用微笑来掩饰自己见面时的不安，此刻他惊愕地瞧着爱尔茹尼亚，提心吊胆地听着她谈话。他记得，在敖德萨时，她是多么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维也纳的歌剧院和歌星耶里查，如今又对他津津有味地谈起了纽约和伦敦的种种流言。但是，从爱尔日别特卡的那些话里，昔日的魅力一丝儿也找不到了。爱尔茹尼亚变了。她看上去并不老，但她的衰老却表现在：虽然外表依然如故，昔日的风韵已不复存在。体操和按摩尚勉强保住了她的体形，然而擦了一层胭脂的面孔却变得无法辨认。昔日挂在她嘴角唇边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然的微笑，如今却显得矫揉造作，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她不得不向成千上万的观众献媚讨好的那种笑容。只有她那双眼睛，那双微微外凸的、清澈的、虽不十分富于表情却是异常纯洁晶莹的眼睛还一如往昔。

埃德加尔最后一次在华沙见到她，相对而言时间并不算久，但此时此刻，他整个心里装的都是从前的爱尔日别特卡，敖德萨的那个爱尔日别特卡，一眼便看出了自那时以来她身上发生的变化有多么大。爱尔日别塔虽然关心自己的容貌和体态，却食不厌精，这样一来，埃德加尔的房间——虽说爱尔茹尼亚自己的房间就在旅馆的另一头——便堆满了桔子、香蕉和美国的西红柿汁罐头，而且约瑟夫在早餐和中餐时都送来摆得满满的托盘。著名的女歌唱家周围不久就热闹起来了。诚然，为了不烦扰埃德加尔，没有外人进入他的房间，但不时有人把爱尔日别塔叫走。她回来的时候，仿佛有些腼腆，然而她谈起那些各有所求的来访者时，手势上和眉宇间都流露出一种自豪感。蒙特卡罗的歌剧院经理希望她能在《托斯卡》或《泰伊思》①里演唱一次，但

① 《泰伊思》又译《黛丝》，三幕歌剧，据法朗士（1844—1924）的小说改编。马斯内作曲。

是在科文特加登订立的合同不允许她到那里去演出；有人邀请她参加一次募捐音乐会，但她借口哥哥生病而拒绝了。前来拜访她的还有形形色色的“女友”，散布在整个海滨的侯爵夫人和伯爵夫人们，有住在尼斯的，也有住在那不勒斯的，还有住在摩纳哥的和茹昂-莱-潘市的。她们都带着仪表堂堂的司机、小狗和仆役来了，塞满了整座旅馆，这样一来，搞得约瑟夫也失去了许多魅力，他不再向“埃德加尔先生”倾诉衷肠了，但显得更加奴颜婢膝，有时又变得非常倨傲不恭。凡此种种都使埃德加尔苦恼，但是他已起不了床，甚至也没有力气来伤这份心。只有在爱尔日别特卡把他独自扔下，而去招待那些客人和来访者的时候，他才感到闷闷不乐。

他思念着她，希望她回到房间时不是刚刚出去时的那种样子，而是他记忆里的早先的那副模样儿，是约齐奥·罗伊斯基爱上了她和她在自己家里教奥拉唱歌时的那种样子。倘若约齐奥·罗伊斯基还活着，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四月正好是他牺牲二十周年的日子。如果他还活着，也该是一位年近四十的稳重的壮年男子了，他很可能是伊丽莎白·希莱尔的许多丈夫中的一个，也许他早已跟她分手，呆在自己的普斯泰翁基经营家业，如今爱韦琳娜太太在那儿的园林里为他建了一个陵墓。可他却永远是那个可爱的、羞答答的小伙子，穿一件深色的，当时人们称之为“弗列奇式”的上衣；永远是那个爱上了爱尔日别塔的年轻人。埃德加尔感到遗憾的是，自己当时没有死在敖德萨的一个什么地方，要是那样，他就能作为一个年轻而多才的作曲家离开人世，而且他带走的别人所寄予他的期望，比如今剩下的要多得多。

他又一次想起了前不久听过的《D小调四重奏》。所有的人

在这部作品里看到的东西都总是比作者本人看到的多一些。有道理吗？难道可以把一个艺术家没打算说的话硬栽到他头上？可是一个创作者毕竟从来就不知道他创作出的是什么。因此，也许四重奏里果真含有（雅努什用词多么使人动情）“乡土的声音”？也许乡土的声音这个概念在现实生活中也有点什么相对应的东西？也许雅努什那句话果真能表现点什么意思？

为什么爱尔日别塔没有证实这一点呢？他写在纸上问她，“你好久没有听过我的《D小调四重奏》了吧？”她只回答了一句，“好久了！”他俩之间关于四重奏的谈话就此结束。

过了一段时间，他对爱尔日别塔离开他的房间逐渐习以为常，他知道，她就在附近什么地方，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走进房来，从头讲自己的故事。当她不在这间黄色的房子里的时候，埃德加尔觉得她更亲近，更可爱，因为他把她想象成昔日的爱尔茹尼亚。对他来说，她不再是一位从伦敦来的徐娘半老的银行家太太了，他忘记了涉及到她的种种流言，甚至忘记了她今天说话的嗓音，她的嗓子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变得稍许低沉了；他只记得她开口唱每一支歌时都要向他投去一瞥的那双蓝眼睛的魅力以及她那高亢、纯净的音调，每逢她唱起那《美丽的女磨坊主》或是《工匠歌手》中的六重唱时用的都是这样的音调。在她走进他的房间之前，他听到走廊上响起她的脚步声的时候，便在脑子里想象，进来的将会是早先的爱尔日别特卡，她穿着那套银灰色的维也纳服装，一条长裙和一件长长的紧身上衣，或是戴着一顶硕大的插了翎毛的黑帽子。她走进房来的时候，他便把眼睛闭上一会儿，为了在眼前能保留住那个形象，而不要看到这个雍容华贵、身体发福、从高耸的胸前垂下一串大珍珠的崭新的妹妹。

又过了一段时间，他才习惯了新爱尔茹尼亚的外表，而且恰

恰是这个新的外表对他来说才是可爱的。妹妹的到来使他充满了幸福和安宁，虽然他已不能表达这种心情。他不能说话，如果用笔写下一些表示欢乐和幸福的话语，他又觉得与此时此地的环境太不相称。只有从他那盯着在房里忙来忙去的爱尔日别塔的眼神里，才射出了一点儿他那至高无上的幸福之光，爱尔日别塔发现他的眼睛闪烁着光辉，她把自己的发现告诉了他。他微微一笑，并在他们用来交流思想的记事本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因为我在看着你呀！”

他确实理解到，幸福就在于能够看到自己所爱的人；要使自己感到幸福，就必需看着一个人。在这几天以来笼罩着他的巨大的、最后的宁静之中，他理解了一件最重要的事：他的生命并非在无爱中度过。他理解到，很早很早之前，自他能记事的时候起，他就爱爱尔日别塔，并且为她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一切。他理解到这一点之后，也想告诉她，这么多年来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兄妹连在一起的。他在记事本上又写了一句：

“我只爱过你！”

可是爱尔日别塔看过之后，只是漫不经心地一笑，说道：

“果真是如此吗？”

健康的人不理解一个临终的人是不会开玩笑，也不会信口胡言的。爱尔日别塔不理解“我只爱过你”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下面都蕴藏着某种伟大而重要的东西。晚上，她安置埃德加尔睡觉同时整理他身旁的小桌子时，从记事本上撕下了那张纸，扔进了纸篓。她把面上是一张白纸的记事本放在她这天带来的一束银莲花旁边，记事本上摆了一支黄色的铅笔，似乎是鼓励哥哥再写点什么。她又不明白，为什么埃德加尔那么痛苦地朝记事

本瞥了一眼，又那么遗憾地望着她本人。她以为，他是想用这样的眼神告诉她，他很难受，而且怕她离开自己。可他只想说，我过去只是为你活着，而你却全然不觉，你以后也不会明白。我过去也不清楚，可现在明白：我过去只是为你活着，除了你我没有爱过任何人。

爱尔日别塔带着某种程度的勉强在埃德加尔的额上亲了一下，对他道了晚安。额头冰凉，盖满了细小的汗珠。爱尔日别塔没有告诉过哥哥，说自己每天晚上安置他睡下之后还进城了。她的罗尔斯—罗伊斯牌小汽车从伦敦来了，善于保养、一品人才的司机也来了。她或者是到蒙特卡罗去看芭蕾舞，或者是上游艺场，或者是带着一位华贵的"女友"去吃晚餐。埃德加尔猜到了这一点，因为他通宵不眠，有时也听见一辆大型小轿车怎样轻轻擦着砂地开来。

然而这一晚他丝毫也没有感到不安。他知道，她夜里回来后会来看他，她会身着银灰色锦缎衣裙和白兔皮大衣走进他的房来。他知道，他会假装睡着了。

她走进房来之前，他一直细听着窗外悄悄的小轿车的声音，从沉甸甸的窗帘的缝隙里他看到了洁白而令人不快的光辉——那是一轮皓月。他想到自己再也不能穿上外装，永远再也不能穿上普通人的衣服，痛苦极了。他美滋滋地回忆起触到高级衬衫凉浸浸的料子和抚摸着黑色晚礼服柔软的呢子的味道。他想起自己穿衣打扮时的种种动作，直至此刻他才悟出，其中竟有这么多可亲可爱的、正在消逝的生活。

"在沃姆扎[①]时就是穿的这套衣裳。"不知为什么他要对自

① 波兰东部的一个县城，属比亚沃斯托克省，与华沙省毗邻。

己讲这句话。两年前，他带着一位女提琴家和阿尔图尔在沃姆扎开了一次音乐会，那儿以小城镇欢迎艺术家们素有的规格接待了他，领着他去散步，观赏风景。他于是又想起自己再也不能到沃姆扎去了。这想法使他又有点激动。

可后来，他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弱，越来越缓慢了。他从一些大事想到一些日常琐事，又从一些日常琐事想到一些极其平庸的小事，然后便揣度起自己心脏跳动的情况来：它跳得有节奏吗？接着又开始注意起自己背上流的汗：它是否比昨天这个时候流得多呢？末了他的思路又转到了别的方面：一片薄荷片能否消解自己感受到的饥饿？他还能把一片薄荷片含在自己肿胀的、痛得钻心的、发僵的嘴里吮吮吗？

冷汗一滴滴顺着身子流淌。在接受注射之后，他坠入了一种假寐的麻木状态之中，随之而来的是那些汗珠仿佛都变成了音符，并且流淌着汇成了从前的某一个曲调，也许是勃拉姆斯的曲调，也许是更早一些的一支歌的曲调，在遥远的童年，“满身都是丁香花的”帕拉斯卡就站在别人家的红色门廊前面唱过这支歌。

那个曲调在他耳中嗡嗡地响，而后又交织成了某种摸得着的、银灰色的、仿佛就是由爱尔日别塔银灰色的衣裙拆出来的一缕缕轻纱。它们同乐曲、色彩及他的精神状态混成了一层洁白闪光的雾，他置身于这层雾中觉得很是惬意。但它持续的时间很短。

他很快就醒了，并且看到那银灰色正是照进房里的月光。他听见了驶到旅馆门前的小汽车轮子的沙沙声，猜到这是爱尔日别特卡从游艺场回来了。过了片刻，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听到了门外的窃窃私语，爱尔日别特卡不是独自回来的。房门悄悄地打开了。他闭上眼睛，尽量使自己不要动，尽管此刻他正好感

到发僵的嗓子里一阵刺心的痉挛。

“睡着了。”① 他听到了爱尔日别塔的低语。

房门关上了。脚步声远去了。埃德加尔艰难地撑开眼皮，眼皮象石头一般沉重。

他一生中再也没有什么了。没有爱，没有音乐，甚至也没有对于幸福的幻想——傻瓜！他已经是万念俱消了。但他还是个活人，还象每个人一样有感觉，还期望看到美。他费了老大的力气抬起一点身子，把头枕在胳膊肘上，朝房里各处扫了一眼。皓月的银辉依然从窗帘的缝隙里射了进来，依次照亮了床头柜上的件件物品。台灯的银座，带铅笔的白纸本，它此刻似乎是绿色的，末了是那圆圆的小花瓶，花瓶里插的那束银莲花慢慢从暗影里显露出来，蒙上了一层银色的雾。月光移上银莲花的时候，埃德加尔的眼睛瞪得更大了。这花的形态真美，一圈纤细的粉状雄蕊围绕着斑驳的花心，在月光的映照下，他觉得简直是美得出奇。他赞叹了好一会儿，突然心中涌起一股对上帝抑或是命运的由衷的谢忱，感激在临死之前还能给他以片刻的享受，一束普通的花——死亡之花——竟以如此惊人的魅力照亮了他整个的灵魂。他蓦然感到象有一把长长的利刃深深地，深深地直刺到他那颗早已破碎了的心底。

---

① 原文是法文。

第十章　美丽的夏天

一

埃德加尔的遗体在芒东小教堂的地下室里存放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一直存放到次年的五月。人们害怕在充满暴风雨的时候迁移灵柩，举办葬礼。大家都在等待慕尼黑时期和萨奥耳耶时期①过去，后来商定于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在华沙举行葬礼，那正好是贝克在议会发表演说的第二天，那篇演说归根结底是宣布要打仗，虽然谁也不愿相信这一点。

这一天，整个华沙的社交界云集圣十字教堂。比林斯卡后来对阿罗说，那是“老”华沙最后的一次盛会。但这只不过是她的感觉罢了。参加这次出殡仪式的有许多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华沙的“社会精华”都淹没在大教堂拥挤的人群之中。乐队奏的全是与气氛不合的乐曲。马尔斯基站在灵台附近，在堆积如山的鲜花后面几乎显不出人来，他满脸怒气，不断地耸着肩膀。

“这怎么行！”他几乎是大声地自言自语道。“他们应该，应该奏《如歌的行板》。”

他身后站着一位全身黑装的矮小妇人，那是革丹斯卡老太

① 指一九三八年波兰利用希特勒支解捷克的机会，武装占领萨奥耳耶的事件。

太。维克多也在前不久去世了。

“他曾经是这样的一个音乐家！”阿尔图尔朝她转过身去的时候，她大声地说出了这样一句话。但阿尔图尔只是摆了摆手，示意她要肃静。

就在埃德加尔躺在芒东小教堂的那一年里，老希莱尔也跟着去世了，因此参加葬礼的家属就只有母亲和爱尔日别特卡。

此外还有他的表姐，卡霞太太，她正悲伤地摇晃着脑袋。

三个身穿重丧服的妇女坐在灵台前的一排椅子上。本来那儿还多摆了几张椅子，但是谁也不敢置身于家属的行列。只有近几天来被家务弄得筋疲力竭（安特克刚参了军）的奥拉，在紧边上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她似乎是在重新体验埃德加尔的死，整个弥撒时间都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任凭自己的泪水沿着面颊往下流。她的一双爱子，高高的个儿，英俊挺拔，黝黑得有如茨冈人，他们就站在附近，有时彼此碰一碰胳膊肘，悄悄提醒对方注意那些知名人士。

玛莉亚·比林斯卡坐在左边第一排长凳的边上。她也穿了黑色的丧服，只是帽子上插了一束紫罗兰。右边第一排的长凳是为政府的代表准备的，宗教和社会教育部的一个什么人物坐在那里，而在弥撒已经开始之后，卡齐米日·斯彼哈瓦走到这张长凳旁边，他身穿黑大衣，手里拿着礼帽。比林斯卡正好坐在跟斯彼哈瓦的座位对称的一端，她留神地看了他一眼。斯彼哈瓦朝她微微躬了躬身子，而她也体谅地向他轻轻点了点头。所有的人都注意到了他们的表现。

阿罗站在母亲的长凳旁边，略靠后，因此他也看到了她那塑像般的侧面和那蒙着面纱、插着紫罗兰的帽子。做弥撒时，母亲从小手提包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用象牙和紫罗兰色的天鹅绒装

帧的祈祷书——这与她帽子上的紫罗兰花束正好相配——接着就把头歪向了左边，开始念起了祷文。阿罗有点悻悻然，但仍满怀柔情地观察着母亲的一举一动。他看到，母亲近来变得苍老了。他感觉到了她朝斯彼哈瓦那边冷冷地一点头，仿佛是在他面前揭开了生活的新的篇章。“莫非一切都结束了吗?”他心想。

阿罗差不多在一年前就已经成年。母亲已把祖母留下的遗产全部交他管理。阿罗甚至想都不曾想过，这笔遗产竟是如此之大。在安娜公爵夫人死后的这些年里，母亲从未动用过这笔遗产，她偿清了债务和卡塞蒂伯爵夫人的妆奁，靠她那一手谨慎巧妙的管理才干，甚至还为儿子增加了收入。阿罗对此感到大出意料之外。

“倘若由卡塞蒂伯爵夫人去管理，那就会是另一种结果了。”舒什凯维奇说。

“我姑妈怎么会有可能去管理它呢?”

“因为安娜公爵夫人在遗书里声明过，一旦玛莉亚公爵夫人再醮，卡塞蒂伯爵夫人就会成为您的监护人，”舒什凯维奇郑重其事地解释说，提到所有人的名字时都冠上了封号。

“这么说，妈妈过去是不能嫁人了?”

“她能嫁，但是她不想嫁人。”

“可是，我成年已经一年了。”阿罗说。

舒什凯维奇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鼓起腮帮子，吹动了一下白胡子。

这场对话是在几天前进行的。此刻，阿罗全神贯注地望着正在祷告的母亲的面孔。“这就是说，早在一年前她就能嫁斯彼哈瓦了，可她没有嫁。”他思忖道，“这件事已经结束了，然而是怎样结束的呢?”

他想问问舒什凯维奇先生，但又没有勇气。他看到对方此刻就在自己面前，站在离希莱尔太太和爱尔日别特卡不远的地方。舒什凯维奇正忙于观察自己的外甥亚当·普热比亚-温茨基，后者在这儿当司仪，仪式开始之前，他一边忙着安置那些送花圈的代表团和音乐学院戴徽章的青年学生，一边还在为至今尚未见到杠夫而生气。可是那些有经验的杠夫，熟悉出殡的全套礼仪，他们都躲在教堂的角落里，等待着自己的时辰。阿罗注意到了甥舅两人的一举一动，欣赏了他们好一会儿。

“我什么时候一定要把他俩画下来。”他对自己说道。

胡贝尔特·胡贝站在阿罗右前方，离他只有半步。他俩如今是形影不离。胡贝尔特穿了一件华沙少见的摩登的春大衣，一头拜伦勋爵式的天然卷发，那模样儿真是雅致极了。比林斯基为他这位朋友感到自豪，赞赏他不凡的仪表，他的果敢，他的独立自主精神和他所有的男性美德，这些都是阿罗自愧弗如的。这友谊的建立已有一年左右了。还是在阿罗给埃德加尔写信的那个时候。当时他在自己那封信里提到的狩猎，就是他这个时期狩猎史上永志不忘的一件大事。这次狩猎阿罗是在老胡贝先生陪同下去的，是他邀请阿罗到自己管理的波莱谢狩猎协会辖区去的。老胡贝亲自向阿罗传授了猎大雷鸟的奥秘，教给他听大雷鸟“求雌鸣叫”的整套本领：大雷鸟何时啁啾，何时闷住，何时发出嘎嘎的叫声；何时听得见鸟鸣，何时沉寂。有一次他领阿罗去打埋伏，结果是他自己没有听到鸟鸣，并把鸟惊飞了！老胡贝赶在年轻猎人的前面回到猎人小屋开枪自杀了，留下个便条，上面写着：“因为我已经是个毫无用处的……”阿罗在这个事件之后受了多么大的震动且不待言，他还不得不亲自去把老人的死讯通知他儿子。对胡贝尔特来说，这个打击不啻是晴天霹雳。

惊飞了大雷鸟也许是最后一滴苦汁，也许只是个借口。如今在“雷管”工厂里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胜利者，那就是兹沃蒂先生。

阿罗用目光在人群中搜寻他。兹沃蒂先生尽管不承认希莱尔的音乐，但他认为不能不去送殡，因为“整个华沙”都去了。他站在教堂中央，既不偏左，也不偏右，为的是让每个人都能注意到他。紧挨他站着一个身量不高，黑色卷发的男子，很讨人喜欢。阿罗时不时在各种艺术展览会上碰到他。他就是布罗内克·兹沃蒂。

“这一切多么奇怪地纠缠到一处了。”阿罗想道，他一直留心观察，胡贝尔特是否看到了兹沃蒂先生，看他们彼此是否打招呼。他知道兹沃蒂先生借口比利时“国立工厂”的压力想从胡贝尔特手里抽走他父亲留下的全部现款。他没有看到，胡贝尔特跟兹沃蒂先生是否互相打过招呼，但他注意到布罗内克一时离开了父亲，到胡贝尔特那里去了。他跟小胡贝见面时使劲摇了摇他的手，并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胡贝尔特忧郁地淡淡一笑，他在这一瞬间是这样迷人，阿罗叹了口气。

“那可怜的塔塔尔斯卡。”

布罗内克没有回到父亲身边，就这么跟胡贝尔特站在一起，一直站到祈祷结束，他那一头卷曲的绵羊毛似的硬发同胡贝尔特的卷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的上帝！”阿罗想道，“他不也是美术学院的！”

他记起了，在公共大教室里常见到布罗内克。不过他是跟另一个教授学习的。大家都说，他聪颖过人，而且对自己要求严格。

阿罗的心不在焉是那样惹人注目，以至比林斯卡先是看了

他好一阵子，然后又在长凳上探过身去，递给他一本翻开了的祈祷书，并用戴着黑手套的指头指了指祷文。祈祷书是法文的。阿罗瞥了一眼：

“为朋友的灵魂祈祷。”

他念过几行洒了香水的祷告文字，就不耐烦地把书还给了母亲。此刻他眼望着棺材，漆黑的棺材盖上摆了很大的一束深红色的玫瑰花。他觉得花的香味一直飘进了他的鼻子。

“我能把埃德加尔称为朋友吗？”阿罗想。接着又记起了自己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写的都是些什么？满纸的胡说八道，无非是要让人把自己看成是个蠢货。尤其是说他没能去听埃德加尔的交响音乐会是因为不得不到意大利使馆去赴午宴的那句话。话倒是句实话，不过阿罗清楚，那天演奏的并不是埃德加尔的交响乐，他之所以这样写，无非是想让埃德加尔把自己看成个非常“吊儿郎当的人”。虽说只过了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阿罗却感到，要是在今天，他就不会写这样一封信了。他感到有点难过；他清楚，埃德加尔后期非常寂寞，临终时还带走了对于他阿罗，对于他的头脑和心性的如此糟糕的印象。他又朝棺材看了一眼。“要是他此刻见到我，他就会知道，我实际上并不是那种人。”他同时又觉得，即使埃德加尔能在此时此刻看到他，对埃德加尔来说反正也都是一样。

他把视线移到了母亲身上。她仍在念那本祈祷书，只不过她现在撩起了面纱，戴上了眼镜。就是在《绘图》周刊上登过广告的那种普通的黑边眼镜。她戴着那副厚厚的眼镜，虔诚地念着那本法文书，仿佛还轻微地点了点头。是出自虔诚，还是为了看得清楚一点？他倏然觉得母亲老得真厉害。“妈妈有多大岁数了？”他想。他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是个蠢货，”他

想。“我没有必要装腔作势，因为我就是个畜生。妈妈是老了，疲惫了。这么多年来，处在这样不明不白的境地。”他知道，希莱尔曾爱过母亲。虽说他尊重古老的习俗，可在别夏多夫斯卡小姐把这件事告诉他时，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老公爵夫人安娜认为宁可让她嫁给斯彼哈瓦，也不能嫁给希莱尔。须知希莱尔是个大作曲家呀！而且，如果他娶了妈妈，就不必去赚钱糊口，也许一切都会好得多。他也许就不会那么多年来在音乐学校里跟学生们一呆就是十个钟头，也许就不用住在瓦雷茨卡街那间窗户朝院子，什么也看不见的斗室里，也许他就无需躲避，不用一会儿逃到瑞士，一会儿逃到罗马，一会儿又逃到芒东。他真可怜埃德加尔。

“这都没什么要紧，”他自言自语地说，“他毕竟是个伟人。将来孩子们在学校里会学习他的作品。”

雅努什在远远的一排长凳上找了个位子，他在自己左右没有见到一个熟人，也得不到一丝儿慰藉。他记起了马雷·舒阿尔讲过，埃德加尔的那些作品会保存下来的，但是它们象一堆抽象的数字，象许多数字的组合中可能产生的那种关系——这对他来说并不是令人安慰的天使。相反，他倒是宁可把那些作品想象成召唤最后审判的号角，因为号角也会象别的一切东西一样，碎成粉末。

到那愤怒的日子，到那报应的时辰，
世界将变成一堆齑粉。①

可是，这不过是他头脑里的一种怪念头罢了。他无从感受到

① 原文是拉丁文。

这一切，更不能理解它。“只要我活着，”他想，“我就不得不抓住生活的形式，用我能理解的概念来思考，别的我一概不能做到。”他知道，雅德维加就站在自己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她不愿跟他一起坐在长凳上。但她在身边。如今他后悔莫及，他没有把一切都告诉埃德加尔。在罗马的时候，他竟放过了那么好的机会。而今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已没有一个人是他能够向之倾诉一点真情的。同时他又觉得，如果他告诉了埃德加尔，说不定他自己就会更容易理解自己的生活。他是这样庆幸自己把佐霞埋在了索哈切夫，把玛尔文卡埋在了她母亲身边。这巨大的、官场气派十足的教堂不能引起他任何的回忆，甚至这精湛的音乐也一点儿都不象他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那种乡村的教堂音乐。乐队奏出的是一片喧闹之声，矫揉造作，有失真诚，而且与此时此刻的气氛完全不相符合。“我跟这一切已经隔得远了。”他想道。

他旁边，离他很近的地方站着一位身材矮小的老人，正在伤心地哭泣着。他一任泪水流淌，没有呜咽，没有号啕，只是把头朝左、右两边摇晃，似乎是想否定自己的一生，似乎是在反驳高踞于祭坛之上、用一个威严的手指指着他这凄惨的人儿的上帝。“不，不，”他似乎在说，“不，上帝呀，对这残酷的人世我不赞同。天使呀！听便你们爱说什么，听便你们爱唱什么，可我就是不，就是不赞同。”大颗大颗晶莹的泪珠不断线地从他眼中涌出，随着他头部的摆动落向左右两边。那老汉终于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大手帕（一块洁净的手帕）象是擦眼泪，却用它蒙住了自己的脸，就这么站了片刻，弥撒也已接近尾声。

雅努什想起，在埃德加尔那里似乎见过这位老人。他是沃维奇某个地方的风琴师，他的驼背孙儿颇有音乐才赋（雅努什也知道），是埃德加尔当时在关怀他。那小家伙死的时候，埃德加

尔还不顾一切地赶去了。哦，这位风琴师还有一个女儿……埃德加尔有一次在罗马提起过她。雅努什记得这次罗马之行中埃德加尔说过的每一个字；却不记得阿丽亚德娜说的话（阿丽亚德娜最后说了些什么？），也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只记住了埃德加尔说的话。后来他们几乎没有见过面：雅努什又去了巴黎，然后就在科莫鲁夫闭门不出。而与此同时，医生们却建议埃德加尔去了"南方"。也许在当时实际上已是无药可治了？然而，这样一个人的生命哪怕是延长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也会有很大的意义，也许他那时还有些什么音乐构思？不会有的，因为埃德加尔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创作了。在《山鲁佐德》问世之后他只写过一些序曲，而后……而后他写过些什么？雅努什甚至记不得还有几首小作品，其中有一首还是很重要的……可他已经记不起是哪一首了。他记得《山鲁佐德》。奥拉一定能帮他回忆起来的。葬礼后得去问问她。

奥拉一直是直挺挺地，木然不动地坐在那里。这并不是说，她没有看到周围发生的事。她感到，站在附近的男孩子们在这样肃穆的场合里表现得不够得体，阵阵低语声从那一边传进了她的耳朵，但她没有回头去望一眼。她眼前也在发生某种很不得体的事。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站在右边紧靠棺材的地方，他来来回回地摆弄着放在那儿的花圈，把花圈上的挽联展开，以便露出上面的题词，要不就是郑重其事地收下那些晚到的花圈和仍在源源而来的花束。老舒什凯维奇站得离奥拉更近一点，他正在白费心机地打着手势，想把外甥的注意力吸引过来。奥拉明白，阿达希是在佯装没有看到舒什凯维奇的暗号，这一切她看着实在滑稽。她不再哭了，也不再听音乐。

她终于发现，舒什凯维奇不管三七二十一闯进了用黑烛台

围住的离棺材最近的地区，甚至还被哪副挽联抑或是从花圈上垂下来的铁丝给绊了一下。他抓住了阿达希的一只手，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引起了阿达希的注意。

这还不够。看来舒什凯维奇还担心阿达希又会溜掉，他小心翼翼、不露形迹地牵着阿达希的一只手把他从大烛台圈的地方拉了出来，让他站在自己身边，正好就在奥拉前面。他没有松开外甥的衣袖，歪过头去对着他的耳朵，用一种戏剧性的耳语说道：

“你出了什么事呀？为什么哪儿也找不到你？”

阿达希不高兴地回答：

“舅舅也真会找地方！我忙着哩，这不就结了。”

“你在忙些什么？”

阿达希默默地指了指灵台。

“可并非每天都有葬礼呀！我可有好长一段时间没见到你了。”

年轻的温茨基耸了耸肩膀。

“你好象要结婚了。听人说……”

“总不至于在棺材旁边结吧。”阿达希说。

此刻一个慌慌张张的小男孩送来了一个比他自身高一倍的花圈，站在一边不知如何是好。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一步跳了过去，从男孩手上接过花圈，威严地朝他点点头，示意叫他帮忙摆好。摆好之后，他摘下别针，把卷成筒的淡紫色的挽联舒展开，抚摸着波纹绸。上面用金字写着：“悼念伟大的师长。弗瓦迪斯瓦夫·热伦斯基① 音乐学校。”

阿达希把这挽词读了一遍又一遍，象是在读什么最珍贵的

① 热伦斯基(1837—1921)，波兰作曲家。

古代文献；他再也不回到留在奥拉身边的舒什凯维奇那儿去了。此刻乐队奏出了奇妙的乐曲，奥拉不再去关心眼前发生的事了。

四重奏演出小组（“有意思，不知是否有杜比斯卡……”她想）开始奏起了大家盼望的那个《徐缓的如歌的行板》。这同时也意味着弥撒结束以及紧接着的葬仪中介乎弥撒和安灵祈祷之间的沉闷的静默。杠夫们觉察出时间到了，纷纷从自己藏身的角落里走了出来，在此之前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想把他们从那儿招出来而未能如愿。当那温柔、美妙、甜蜜无比的抒情乐章从乐队传出的时候，杠夫们挤过密集的人群，慢慢集中到棺材四周，他们象一群黑色的乌鸦，只等不露形迹的领班发出一个暗号，就会抓起摆好的花圈，抓起棺材上的金属环。

随着如此质朴、如此激情荡漾的旋律在人们头顶上升起，随着一群头戴船形帽的黑衣人用自己的身影遮住了棺材四周的点点烛光，艺术家那不可捉摸，不可思议，已经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形象出现了。他超越了一切，超越了人们的头顶，高高耸立在鲜花和灵台之上。埃德加尔·希莱尔没有躺在棺木之中，他已插上了音乐的翅膀，这音乐将超越一切人的生命而永存下去。他扶摇直上，飞向光明，这光明是透过蔚蓝色的彩绘玻璃从窗口射进教堂里来的。

所有的人都感觉到死者来到了教堂，只有斯彼哈瓦一人例外。他不懂音乐，不知乐队演奏的是什么。再说他也不曾去听这音乐，它只不过在表面上刺激了一下他的感官；他也不曾去考虑玛莉亚冷淡的招呼，虽说他已有两天没见到她了。祈祷仪式他迟到了，因为他在部里同贝克进行了一次谈话。贝克急切地向他打听人们对自己的演说有何反应。反应不多，也不太具

体。斯彼哈瓦并不怀疑贝克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的见解。他从部长的眼睛里就看得出来。他眼里蕴藏着的那种神情跟病入膏肓或面临被捕威胁的人眼里显露出的神情毫无二致。斯彼哈瓦有心鼓励他几句，让他相信事情自会顺利解决，便信口谈起英国的保证来，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部长大发脾气，对他讲了几句非常严厉的话。

"您如果相信英国的保证，您就不能在外交部当高级官员。"

斯彼哈瓦一声不吭，他脑子里不停地想着这件事，老实说，他已不太清楚自己置身何处了。温柔的音乐和教堂里出现的庄严肃穆的寂静逐渐影响到他。骤然间，斯彼哈瓦的眼前浮现出黑海蔚蓝色的海浪，酷暑，敖德萨希莱尔家别墅旁带有红色小更衣室的海滩，一本德文诗集的蓝色封面，那本诗集放在一条破旧的花条被单上，就在埃德加尔的手边。末了又浮现出微微偏向一边的埃德加尔的侧面像和他抬起的一只拿着香烟的手，还有那场证明他们彼此毫不了解的谈话。斯彼哈瓦定了定神，摆出一副恬淡的面孔，向四周扫了一眼。就在他右边，紧靠他站着两个高个儿，一样装束的黑发青年，稍远一点，在一排空椅的紧边上坐着奥拉。

斯彼哈瓦仔细瞧了瞧她那笔直、硬朗的形态，看到了她眼里淌出的泪水。

"当年她把那首《幽情》唱得多么好。"他想了一会儿。而后，他的思绪又回到英国的保证上去了。

奥拉听着《徐缓的如歌的行板》，心里想的不是埃德加尔，而是自己的两个儿子。她记得，在给埃德加尔的最后一封信里（他在芒东时她没有给他写信，过后又悔之莫及）对他描写过他们。

可他对她的儿子们怎么会感到兴趣呢？她象对一个朋友那样给他写信——而今她再也没有一个可以写信的人了。不论是谈自己的儿子还是谈一般的事。

奥拉思索着，是何原因使她这样为自己的两个儿子操心。安特克应征入伍，后天就要走了。然而，仗是打不起来的呀。美丽的夏天就要到了，他们将到普斯泰翁基去。为什么弗兰内克不想叫他们到海滨去呢？而他们，那两个儿子又会怎样呢？要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危险，用不着为他们惴惴不安呀。他们不会象可怜的埃德加尔那样染上痨病。他们都体格健壮，身材魁梧，皮肤黝黑，可也相当缺乏教养，对此米哈霞姨婆还颇感不安过（奥拉想起母亲时用的是孩子们的称呼，叫她“米哈霞姨婆”）。她不用看就感到儿子们在自己身边，她已猜到，他们在午饭桌上将会谈起埃德加尔“舅舅”的葬礼。安特克是那样调皮，他准会讥笑玛莉亚·比林斯卡虔诚的表情和帽子上的紫罗兰。而安德热依只会满意地暗笑一下，只有他才会这么笑的。男孩子们都憎恨玛莉亚·比林斯卡。是何原因呢？

此外，他们在这儿还看到了胡布胡贝对他们的背叛，他把自己整个的友谊和爱都移到玛莉亚的儿子那方面去了。小伙子们都愤愤不平，因为他似乎对什么人说过，安特克和安德热依对他来说都太孩子气了。安特克意味深长地说过，“自然啦，对他来说我们都是孩子，”并且怪模怪样地朝安德热依看了一眼。奥拉一点儿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回事，不过总是有点什么吧……她不理解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出现不和以及彼此争夺朋友。“为什么他不能既跟阿罗也跟你们交朋友呢？”她问道。“为什么我这样为他们担心着急呢？”

音乐静了下来，安灵祈祷开始了。奥拉此刻才觉察到，当身

着法衣的牧师走过来的时候，罗伊斯卡太太悄悄来到希莱尔太太身边，扶她站了起来。牧师迅速做完了安灵祷告，一个年迈的风琴师用可怕的嗓音同他应答。然后，牧师转身朝向送殡的人们，说道，“为仙逝的埃德加尔·米哈乌的灵魂祈祷，请念《我们的天父》和《长眠》。”大家这才听说，埃德加尔还有一个名字叫米哈乌。就连爱尔日别特卡以前也不知道。

黑乌鸦般的杠夫一齐拥向了灵台，异常熟练地撤去了需要移开的东西，搬走了大烛台，一路吹灭了烛光，拿起了花圈，分派好了抬花圈的人，呼哧呼哧地揭下了钉在棺材上的写有死者姓氏的白铁牌子，取走了立在棺材前头的十字架。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从棺材上取下了那一大束深红色的玫瑰花。就在这时，演了一场小戏。爱尔茄尼亚看到阿达希手里拿着那束玫瑰花，朝他点了点头，他没弄明白对方的意思，便双手抱着这束花向她走了过来。爱尔日别特卡试图折下一朵花来，但怎么也折不断，手也扎破了，花枝还是折不断。阿达希想帮她一把，就往侧边的衣袋里去掏小折刀，一根小绳随着折刀一起被拉了出来，小绳绊到刀子中间去了，又从衣袋里拖出一把相当大的左轮手枪，手枪咚的一声掉到地毡上，正好落在温茨基的脚边。年轻人的脸红得象只熟透了的虾子，急忙弯下身去捡手枪，一手举着花，一手迅速把武器塞进了裤子的后袋里。爱尔日别特卡还在扯那朵花，这束花现在是拿在阿达希的一只手上，经她这一扯，花束又掉到了地上。阿达希又把花束拾了起来，用小折刀把那朵折过的花削了下来，交给了爱尔日别特卡。爱尔日别特卡撩起罩脸的面纱，穿着一身丧服走到了最前面，手里捧着这朵红花。因为她揭起了面纱，人们就可看出她脸色惨白，未施脂粉。总之，她变得苍老了。

她径直朝斯彼哈瓦走去，后者是因为没有时间不能到墓地去，就在这儿跟她见面，并代表外交部向她表示哀悼。爱尔日别特卡从红玫瑰上抬起眼睛看了他一眼，没有认出他来。刹那间斯彼哈瓦觉得她是佯装不认识自己，也只好自我介绍一下了。

"我是斯彼哈瓦，"他说。

"您是知道他的，"爱尔日别特卡小声说，"他是个怎样的人呀！"

斯彼哈瓦说了一套传统的吊唁话。

这时里外三层的棺材抬起来了，看得出来，它非常沉重，穿黑衣的杠夫们抬着它在人群头顶上起伏摇晃，有几个埃德加尔的同学和华沙音乐界的同人"为走走形式"也来帮杠夫们抬一下。牧师低声唱完了《天使们引你上天堂》① 之后，便踏着红地毯快步走到前面，站在正门旁边等候，银十字架在他的头顶上闪闪发光。希莱尔太太破了常规由罗伊斯卡太太扶着，跟在棺材后面。另一边紧挨着她走的是舒什凯维奇先生。他摆出一副庄严的姿态，用自己那双小脚不合节拍地一路踏着碎步。爱尔日别特卡跟在他们身后，独自一人，又矮又小，全身披着丧纱，走在红色的地毯上，手捧着红色的玫瑰花，头扬得高高地，仿佛是在倾听那只有她一人能听得见的音乐。大家都清楚，她是在表演《众神的黄昏》② 中的最后一幕，跟在抬着齐格弗里特的担架后面走。为了不致破坏她的效果，谁也没有去挽起她的胳膊。

离她不远的奥拉怀着惊诧的心情注视着这个象在剧院里捧着红玫瑰一路走去的老妇人。她一下想起了爱尔日别塔教自己唱《幽情》时变换四度音程的那种甜蜜的嗓音。"她曾经是个多

---

① 原文是拉丁文。

② 查理·瓦格纳的四联剧中的一部，齐格弗里特是剧中主角。

么令人惊叹的女子啊！”奥拉想道。

斯彼哈瓦想的是同一件事，他也忆起了那首歌，那首歌的旋律他已不大记得了，但是它在他心灵深处同酷暑，同热火朝天的运动……同战争联系在一起。他正想着昔日在敖德萨的一架钢琴旁边发生过的那一幕，猛然间遇上了奥拉的目光。他们彼此默默地点了点头。

就象在棺材前边一样，在爱尔日别特卡的身后也浮动着成堆成片的紫红色的玫瑰花、丁香花和鸢尾花。这是百花盛开的季节……鲜花遮盖了一切。人群也在向前移动。这时革丹斯卡太太又走到了马尔斯基的身边。

“维克多曾经是那么热爱他。”老太太对马尔斯基说。

马尔斯基忍不住了。

“太太，您可明白？！”他几乎是喊了起来，虽说是尽量想压低声音，他就这么对着革丹斯卡太太的面纱站住，刹那间把整个的人流都阻住了。“您明白吗？这是我们一百年来最伟大的艺术家！天才！可您却说得轻巧，维克多曾那么热爱他！”

革丹斯卡太太两手一摊。

“阿尔图尔先生，您快别这么叫喊。”她说道，“是不是天才且不论，可他不是我的儿子。”

“您太不知轻重了。”马尔斯基说完便想离开革丹斯卡太太，而且暂时办到了。

然而，当人们到了波翁兹基墓地并把埃德加尔的棺材放进墓穴的时候，马尔斯基尖声尖气地哭了起来，他正想在自己周围找个依靠，就感到有两只瘦弱的臂膀和细小的手抱住了自己。他于是扑倒在革丹斯卡慈母的怀中，号啕大哭，哭了个痛快。葬礼结束后他们俩还搭伴回到了罗兹。

二

安特克参军的时候，火车站上送行的气氛显得十分愉快。小伙子们请求双亲留在家里。安特克在家里跟母亲告别，在糕点铺跟父亲告别。倒是胡布胡贝格外施恩带着阿罗，并在两位女演员巴霞·布德娜和玛雷霞·塔塔尔斯卡的陪同下光临革但斯克火车站送行来了。巴霞如今是个大名人，经常在酒吧间唱歌。当她身穿一套深蓝色的西服，没戴帽子来到车站的时候，大家都朝着她看，全华沙的人都认识她。玛雷霞的境况就差得多，她间或在《猫与问候》剧院里演出，这家剧院尽管在文艺上有自己的雄心壮志，近来却有些衰败。韦切尔小姐老了，变得尖酸刻薄，戈尔巴尔彻底变成了个酒鬼，任何时候也搞不清他是否会来参加演出，使得苦闷的B角演员每天晚上总得带着"是否得化装？"的问题在后台等候。

阿罗现在老是围着剧院转，他赢得了马利克的欢心，在工作室里给他当助手，在美术学院里也跟他学画。前不久，马利克在美术学院主持戏剧舞台布景教研室的工作。跟这帮小青年交往使得衰老的女演员们也变年轻了。阿罗有那倒霉的封号和那些大贵族的关系，而胡贝尔特则有的是钱。

火车站上十分拥挤，气氛总的说是愉快的。许多年轻人都在这一天启程，他们都是跟安特克一样应征入伍的。当时还没有进行总动员，只是个别征召各方面的行家入伍。安特克虽是学医的，但又是无线电报务员，且在通信部门工作过，因此征他到奥斯特罗维亚马佐维耶茨卡① 的某个地方去，也许是去沃姆

① 波兰中部的一个县，属华沙省，靠近沃姆扎。

扎，因这地方就在东普鲁士的国境线上……所有的人都朝这个方向去，而他们的免费车票到底要把他们送到何地，这是秘密，安特克也表情严肃，“不去说起它”。

两位女演员的到来使戈翁贝克兄弟有点不好意思。安特克的打扮象是到塔特拉山去旅行，而安德热依穿一条短裤，露出两条晒得黝黑的、汗毛很密的长腿，看起来有十六岁的样子。他跟巴霞和玛雷霞见面问好的时候，脸羞得通红。胡贝尔特因自己那头卷发，给人的印象仿佛是刚从化装舞会上跑出来的。但是他，尤其是十分自信的巴霞，很快就给这次聚会增添了一种游戏的色彩，使之成了闹着玩儿的事，成了某种春日联欢会。巴霞嘻嘻哈哈，唱着歌儿，挨着他们的三等车厢里的一个乘客也吹起了口琴。这时，巴霞一把抓住安特克，跟他跳起舞来，她带着他跳，似乎自己是男舞伴。安特克面红耳赤，可那模样儿美极了，使得玛雷霞忍不住说了一句：

“要是把我们的战士打死了，那该多么可惜呀！”她这句话是对着巴霞喊的。

巴霞停住了自己那不分场合的舞蹈，拉着安特克的手从上至下，仔仔细细把他那张黝黑、俊美的面孔打量了一番。

“可是他们不会打死他的，”她说，“因为仗打不起来。”

她突然严肃起来。从自己的西服上摘下一朵硕大的白色石竹花，把它献给了安东尼①。

“什么，你们没有更多的花可以献给战士们吗？”胡贝尔特问。

“没有。我们上哪儿去弄呀？”

---

① 安特克的大号。

“既然这样，我派彼得进城买花去。”

彼得就站在旁边，面带微笑地望着自己的胡贝尔特。

“彼得，来得及在十分钟内进城又赶回来吗？”

“喏，怎么不能？”司机回答。

“快请吧。到最近的花房去买一束花来。什么花都行，玫瑰、石竹……不过得快，因为火车过二十分钟就要开走了。”

彼得飞奔而去，象个顽童一样挤出了人群。

巴霞松开了安特克。

吹口琴的那个家伙从车厢窗口探出身来。

“喂，小姑娘为什么不跳舞呀？我的口琴吹得这么好！”他问。

“别人会生气哩！”巴霞犹豫起来。

“战争是严肃的事情。”玛雷霞补充说。

“哟！”吹口琴的人说道，“我们是什么人？难道我们是那种可以随随便便对付的人？”接着他又吹起了生气勃勃的克拉科维亚克舞曲。

安特克和安德热依迟疑地交换了个眼色。

“你呢？胡贝尔特，你不参军吗？”

“还轮不到我。怎么没有人来拉我们的亚历山大[①]兄的手呀！”胡贝尔特回答说。“这是什么奇迹？我真不明白……”

“我有假条。”阿罗郑重地说，他拍了拍胸口，拍了拍皮夹，似乎马上就要拿出证明给大家看。

“自然又是通过……”巴霞脱口而出，但她及时咬住了舌头，没有说出那个不合时宜的姓氏。

---

① 阿罗的大号。

安德热依利用一时的空挡挤到安特克身边。

“安特克，记住写信来。”他用自己那种常常表明激动的最低嗓音说道。

安东尼突然抓住他的一只手，把他带到一边。

“你听我说，英德雷克①，”他总是叫弟弟英德雷克，“你代表我再跟父亲告别一次吧。你知道，在店里……那么多人……我甚至都没亲他老人家一下……”

“吻手？”安德热依问。

“哎，什么吻手……我压根儿就没亲他老人家。你代我去向他告别一下吧。你告诉他，我很难过。”

“可我怎么对他说呢？”

“什么怎么说？就这么说……”

“你最好是亲自写信对他说。”

“我怎么给他写信呀？这种话是写得出来的吗？”

“对爹娘也不能？”

“我知道，你永远是那个娇宝贝儿。”

“你算了吧，安特克，别说蠢话了。”

这时，彼得抱着一大捆粉红色的石竹花回来了。

“上帝呀，这么快！”玛雷霞说。

“就这儿，在穆拉诺瓦街就有这么一家花店。”彼得说，“我把所有的石竹花都拿来了。”

巴霞抓过花来，把它们分送给远行的人们。从他们身边那节车厢的所有窗口伸出了无数只手来。

“太太！您可不是参军的呀！”巴霞对一个也伸出手来要花的胖老婆子叫喊道。

---

① 安德热依的昵称。

“有什么关系呢？给她一朵吧！”胡贝尔特说道。“要是战争打起来，天知道谁是战士，谁不是战士……”

老太婆笑了，她有一张又宽又肥的面孔。

“我会是个好战士的，走着瞧吧！”她喊道。

巴霞给了她三朵石竹花。

“小姑娘！小姑娘！我呢？”吹口琴的那位喊道。“给我一朵花呀！”

“我已给了您三朵石竹花！”巴霞气愤地说道，又朝这个家伙瞟了一眼。他长得非常美，又非常粗野。

“伙伴们都抢走了，每个人都想从您手上得到一朵花留作纪念。”

“请上车！”列车员叫道。

安特克跳上了踏板。

巴霞摇着剩下的花向他致意。胡贝尔特突然感情激动起来，紧紧握住了他的手。玛雷霞大声叫道：

“祝你凯旋而归！”

阿罗的高大身躯把安东尼和其余的人全遮住了，他把一只手伸到站在月台上的人们的头顶上，使劲地摇着。看得出来，安特克的目光是在寻找安德热依，但没有找见他。弟弟站在紧靠边的地方，站在所有人的身后。火车慢慢开动了，每个窗口都有人在向外招手。一些人的手上拿着粉红色的石竹花。直到火车已经走了好远一段路，安德热依才看到哥哥。他感到嗓子眼里一阵发紧，便匆忙走了，既没有同任何人告别，也没有等到列车消失在大桥后面。他一出车站便跳上了一辆已经开动的有轨电车，回家去了。

阿罗和胡贝尔特回头去找他，可他已经不在车站上。

“安德热依先生溜了，”彼得说。

“奇怪的小家伙。”玛雷霞·塔塔尔斯卡说。她非常喜爱安德热依那副体态挺拔、稚气十足的模样儿。

两个年轻人把女士们送回剧院。那儿正在进行霍夫曼斯塔尔[1]的《厄勒克特拉》总彩排。后来，他们便回到上西里西亚街胡贝尔特的住所去了。

胡贝尔特过着一种古怪得出奇的生活。阿罗自从不得不到那里去向他报告那个可怕的消息时起，一直住在他家里没有离开过。胡贝尔特自那时起，变得非常执拗，他暗自下了决心：我决不屈服！他咬紧牙关，从早到晚不是忙于事务就是忙于作乐。阿罗从未见过这种情况。莫说是阿罗，就连那位不止一次见过年轻人飞黄腾达，并按老年人的习惯持怀疑态度的老舒什凯维奇，也简直闹不明白，他这一切是怎样搞成的。

胡贝尔特通过法院办理了提前获得合法权利的手续，因为他既无近亲，也无远亲，不能指靠任何人的监护。在十八岁的年龄，他就成了整个财产、“雷管”工厂的股份和合股公司股份的全权所有者，这就使他负有重大的责任。自父亲死后他就开始同兹沃蒂先生进行斗争。所幸的是，早在童年时代他跟彼得之间的关系就很好，由于彼得的帮助，他知道工厂里都在议论些什么，知道工人们对兹沃蒂的态度，知道塞韦伦先生在塔尔古维克的管理情形，他也懂得观察风向，迎合时尚。他毫不畏惧兹沃蒂的威胁和那个可怕的字眼“比利时人”。一取得合法权利他就到比利时去同“国立工厂”缔结了协定，虽说在谈判时他理所当然地吃了点亏。参加了公司和工厂的管理会议的一年之后，竟使得

①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颓废派诗人、戏剧家。

别人一提起胡贝尔特，兹沃蒂先生就抓自己的脑袋。兹沃蒂私下对他老婆说：

"哎哟，我跟这狗崽仔打交道能有什么好处！我跟他一起能好得了吗！"然而他又不能公开对抗胡贝尔特的旨在整顿企业的财政状况的政策。

布罗内克明白父亲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谈起小胡贝，午饭时（他从来不在家里吃晚饭）他就不住嘴地谈这个题目，没完没了地谈论阿罗·比林斯基跟胡贝尔特之间的友谊。

"哎呀，你怎么老在谈这些伯爵老爷！"兹沃蒂太太对儿子说道，"伯爵老爷们可以画画！"她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他们有的是钱！"

布罗内克满脸笑容地望着母亲。

"犹太人就不能画画！"他说道，并在兹沃蒂太太的手上吻了一下。"妈妈，你为什么不戴假发？"他问，"要是妈妈戴上假发，我该更爱妈妈了……"

"住嘴，吃你的饭！"兹沃蒂先生对他说。

布罗内克实际上非常爱母亲，只是有时喜欢逗逗她。而她这个可怜的女人每逢不得不对邻居或熟人谈起她的儿子要立志成个画家时，总是真个地气得眼泪汪汪。布罗内克画过几幅非常好的母亲头像素描。他是满怀深情来画的。但兹沃蒂太太对这些素描总是伤心地摇头。

"象，象。不过照片更象。"她说，"你搞这些玩意儿将来能有什么出息？"

胡贝尔特一直在监视着兹沃蒂，提防他在背后捣鬼。但是，在这方面他显然经验不足。兹沃蒂如今亲自到国外去了，胡贝尔特担心他此行不善。当两个朋友呆在胡贝尔特这座空虚的大

房子里，家里唯一的女人，彼得的老婆给他们送来午饭的时候，他们所谈的正是这个题目。

“我觉得，”阿罗说，“你对兹沃蒂完全是束手无策。首先，你考虑问题是绅士派的①，你永远预见不到他会要些什么鬼花招。”

“可你知道，他是掌握在我手心里的人。”

“这话怎讲？”

“他向西班牙出售过武器。”

阿罗笑了起来。

“这件事对政府并非秘密。甚至家母对这件事也能发表点意见。连雅努什舅舅也略知一二。”

“噢，不管怎么说，他怕我。”

“我劝你，趁时间还来得及，让公司和工厂的股份都赶快出手。”

“就算我肯出手，可谁会买呢？”

“还有谁？兹沃蒂呀！他做梦也想买。”

“你瞧，这不合适。”

“我跟你说，可以由我从你这方面买下公司和‘雷管’工厂的两个股份，然后，我再转卖给兹沃蒂。”

“可他会只给几个小钱就买走的。”

“对你会如此，对我不至于。我们现在就问问阿达希。我能不能搞到……喏，你大致估计值多少？”

“哎呀，非常多！”

“两百万？”

“不，没那么多。少多了。”

① 原文是英文。

“一百二十万？”

“大概就这么个数……这得去问问舒什凯维奇。阿罗，你真是个急性子。”

“什么？急性子？不，我诚心诚意想帮你一把，主要是想使你摆脱这些财政事务。往后你就会拥有罗托奇尼亚。你就能偿清庄园的债务，就可以在那儿经营了。罗托奇尼亚似乎是一处很漂亮的庄园。”

“今年夏天你到那儿去看看吧。”

“舒什凯维奇把我的全部财产都买成了有价证券。喏，行不行呀？我去打电话。”

阿罗走到电话机旁。彼得太太生气了。

“公爵大人，饭要凉了。”

但是，比林斯基已经拨动了电话号码。

“喂！是你吗？阿达希！什么？是你？你在吃午饭？我也在吃午饭。你听我说，我想打听一下，这会儿卖掉我们那些有价证券能收回多少钱……什么？跌价了，是你说的？……不错，清楚，跌了一半……不过总是能卖掉的。难道不是吗？你为什么这样心慌意乱？……没睡好觉吗？因为我马上需要很大一笔现款。为什么？我想买工厂。你别笑，是真话。那些有价证券毫无用处。好，你去打听一下吧。明天……好的，好的……你去打听一下，能不能卖到……噢，大致一百多万……当然是很大一笔款子。可你想想，华沙最大一家工厂百分之五十的股份，这还少吗？什么工厂，这不关你的事。明天你到交易所去打听一下，明天还要去告诉你舅舅一声。你舅舅会从椅子上栽倒下来……当然啦，他会栽倒下来的……嗯，这恐怕不是最可怕的事吧……祝你健康，是的，祝你健康。再见。明天我给你打电话，时间跟现

在一样……两点左右……”

阿罗以一个优美的姿势放下了听筒，重新坐到饭桌旁边。胡贝尔特笑着说道：

“哎呀，我太喜欢你了，阿罗，你什么时候变成了这么一个刚毅、果敢的人？谁能想得到……”

阿罗忧郁地淡淡一笑。

“你不相信我的毅力吗？可我觉得，我是有毅力的。也许不止是毅力，而是韧性。我有耐心……而这已经是很多了。”

“可能的。这要比我遇事都想拼命的脾气好得多。可这对我有什么用处？”胡贝尔特忽然踌躇起来。

“我正想对你说这句话哩。我们作这一切的目的何在？”

“我自己也不知道。目的在于向家父证明，我不是他眼里的那种稀松货。只是，遗憾得很，我丝毫没有把握，家父是不是能看得见我……不知他是否看得见我不是个软骨头……”

“你过去很爱父亲吗？”

“你很清楚。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人。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事情往往就这么阴错阳差，就这么凑巧。这对我来说，正是最糟糕的事。他怎么能走上那一步？难道他就没有想到，会留下我孤单单一个人？那张条子：‘因为我已经是个毫无用处的……’那张条子上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提到我。那张字条当时是放在哪儿的？”

“我已经对你讲过多少遍了！放在长凳上，就在他身边……”

“因为我老是在想，也许他没有写完？也许他还想补充点什么？写上……胡贝尔特……”

阿罗盯着友人看了一阵子。

“别想啦！”他说，“事情都过去了。”

“因为很显然，这一切都是胡扯，一个人会因为惊飞了大雷鸟，会因为听不出鸟叫而自杀！……他猎不了大雷鸟，可以去猎野猪嘛……这不是再清楚不过的吗！我觉得，他惊飞的那只大雷鸟，只不过是恨海中的一粟，只不过是他那满杯苦酒漫出来的涓滴罢了。家父心里总叫人觉着有什么苦恼，悭吝，有点什么使他同整个的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他对一切都耿耿于怀……玛雷霞·塔塔尔斯卡说过……”

“你向玛雷霞询问过父亲的事？”

“怎么不能？她至少对我没有隐瞒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我早就知道了这件事。彼得告诉过我。彼得非常关心我的成长，应该承认……那又怎样呢？……既然……”

“玛雷霞又怎么样？”

“我非常惋惜家父没有同玛雷霞结婚。要不我至少有个可爱的后母，我也就能为她而工作……”

“兴许你还会跟后母私通哩。”

胡贝尔特留神地看了阿罗一眼。

“这也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他说。

两人默默无言地吃了一会儿饭。

“玛雷霞对我说过，”胡贝尔特继续说道，“她说，家父近来非常忧愁，老是说：我活够了。”

阿罗用自己的一只手按住胡贝尔特搁在桌上的一只手，凝神贯注地望着他。

“胡贝尔特，”他说，“你已经对我讲过多少遍了，为什么现在又想起来了？要知道，这件事过去已经一年了。从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

胡贝尔特陷入沉思。此刻恐怕谁也认不出他就是那个快活、自信的胡贝尔特了。

“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人要剥夺自己的生命该有多么可怕。那他一定是非常非常想死……”

“这都是埃德加尔的葬礼引起的。真见鬼，你何必要去参加那个葬礼呢！”

“是呀，我也扪心自问过，我为什么要去？我是为了安特克和安德热依。老实说，是为了奥拉·戈翁贝克太太而去的。她是唯一的一个我有可能会爱上的女子。”

“一点不错。你没完没了地回忆那件事。别的你什么也不知道。”

“什么也不知道。”胡贝尔特承认说。

过了一会儿，阿罗又说：

“人们会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给自己一枪。我倒想知道……”

这时电话铃响了。阿罗端着喝完了咖啡的空杯子独自留在餐厅。他透过窗口眼望着国会花园里五月的树木，心中一直在想着埃德加尔。埃德加尔已经不在世上了，可阿罗却是如此难以接受这个事实，要承认自己曾经在死者面前故弄玄虚，内心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沉痛。也许他阿罗并没有故弄玄虚？也许实际上他就是那么一个可悲的纨袴子弟？也许他当时果真觉得新礼服和到意大利使馆去赴午宴比……更好玩哩……”

胡贝尔特回来了。

“什么事？”

“巴霞的电话。她看过《厄勒克特拉》的彩排。她极力怂恿我们去看。她说韦切尔小姐演得好极了。”

“是哪一个《厄勒克特拉》?”阿罗问。

“霍夫曼斯塔尔的。德国的厄勒克特拉。得去看看,明天你有空吗?”

“当然有空。明天可以去。”

“可巴霞会去吗?”

“不,巴霞去看今天的开幕式。”

“噢,是这样!布景是马利克画的?”

“你不是还亲手帮他画过吗?”

“不,那不是《厄勒克特拉》的布景,那是《师傅和徒工》的布景。”

“这两个戏正好是在同一天晚上演出。”

“真是奇怪的结合。”

“也许可以说,这是给韦切尔小姐组织的捧场戏。她一生中常演《厄勒克特拉》——现在还想演。只是如今已不兴搞捧场戏,因此就准备把明天演出的收入悄悄送给她。而戈尔巴尔明天将演出《师傅和徒工》。”

“这些你都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你真是个怪人。亏你还在剧院工作。”

“工作,工作……这未免太过誉了。我只是围着马利克瞎转悠。”

“是不是围着马利克转,这倒难说,不过围着玛雷霞·塔塔尔斯卡转却是真的。”

“她呀,这个扫帚星,多漂亮!”阿罗若有所思地说道。

“没那么漂亮。”胡贝尔特讥刺地微笑着说。

“胡贝尔特,你对我太不仗义了!”阿罗叫喊着回答对方的

讥笑。

“决不是我。”胡贝尔特大笑不止。“大不了玛雷霞会对你不仗义。”

“你这个坏蛋！”阿罗叫道，一拳把胡贝尔特揍倒在沙发上。

“啊呀，算了，饶了我吧！”胡贝尔特笑道，“刚吃过饭这么闹不卫生。”

“我饶得了你！”阿罗说，“反正你也清楚，我爱她！”

“这种恋爱！”胡贝尔特轻蔑地把嘴一撇。

阿罗把他翻倒在沙发上，一阵雨点般的拳头擂去。

这时，电话铃又响了。

“这些电话简直吵得人头昏！”胡贝尔特说着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他抓起电话，说了声“喂！”但立刻把话筒放到一边。

“舒什凯维奇先生问，你是不是在我这儿。”

阿罗走到穿堂，从朋友手里接过听筒，刚说完“不错，是我”，听筒就掉到了小桌子上，带着恐怖的神色望着胡贝尔特。

“我的上帝！”他悄声说道，“阿达希·普热比亚-温茨基开枪自杀了。”

三

这天晚上既不是演的什么捧场戏，也不是为韦切尔小姐举行的什么周年庆祝活动，剧场是个令人感到很不舒适的地方。所有的椅子都嘎吱响，只有观众全神贯注、木然不动的时候才有片刻的寂静。一旦观众的注意力稍微分散，整个剧场就象没有上油的门那样发出嘎嘎吱吱的响声。但在《厄勒克特拉》开演之前，

在灯光已经熄灭，大幕就要拉开的那一瞬间，观众席上很安静。小伙子们坐在一起：阿罗，胡贝尔特和布罗内克·兹沃蒂。片刻之前，他们还在屏息静听阿罗讲阿达希自杀的消息。普热比亚-温茨基接到阿罗的电话后马上就开枪自杀了。这显然是比林斯基的钱的问题引起的，亚当受舒什凯维奇先生的委托，可以完全自由地支配这笔巨款。虽说阿罗尚未检查过，但他深信，自己已经是一无所有了。

"家母长年苦心经营，就是为了让这个无赖……"

舒什凯维奇先生面色苍白、奄奄一息地来到布拉茨卡街，他平生第一遭不知该对玛莉亚公爵夫人和阿罗说什么好。阿罗十分怜恤这个日薄西山的老头儿，而他一再重复的总是那句车轱辘转的话：

"我对他说过，叫他到我那儿去一下，我对他说过……"

公爵夫人暴跳如雷，生硬，固执。把个可怜的舒什凯维奇骂得狗血喷头。儿子实在看不过去，便出来阻止：

"唉呀，妈妈，别说啦！"

"要你来说什么'唉呀，妈妈'！你没有受过苦，你没有尝过受苦是什么滋味。如今我可真不知怎么办了。"

舒什凯维奇老头掏出几张纸片和铅笔，一起放在桌上，打算计算一下什么，但他心慌意乱集中不起思想，手里拿起什么掉什么，先是铅笔，后来纸也掉了。阿罗按住了他的手。

"亲爱的伊格纳齐先生，请你放宽心。一切都会解决的。"

"我倾其所有，倾其所有，都拿出来，上帝在上，我都拿出来。"老头儿边说，边用他那对丧家犬似的眼睛打量公爵夫人。

"您疯了吗？您又不是不清楚我儿子财产的份量。"玛莉亚说。她也从手提包里掏出纸来，戴上黑边眼镜，也计算起来。

这一切阿罗都对朋友们讲了。

“真可怕，简直太可怕了。”他说。

“后来是怎么了结的呢？”布罗内克问。

就在这时灯光熄灭，锣响了。

大家不再出声。阿罗期待着马利克的布景可能产生的效果。布罗内克把这位画家称作“旧沙发”，对他没有寄予多大的希望。对于胡贝尔特来说，剧场的灯光一灭，第一遍锣敲过的这一刹那间是整个演出中最愉快的时刻，而在第一遍锣声和第二遍锣声之间沉寂的片刻，是充满期望的片刻，不过这些期望往往是要落空的。因为我们会忽然在舞台上见到那些平素非常熟悉的人，他们却装成另一种人，装成跟坐在剧场的观众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他知道，玛雷霞·塔塔尔斯卡在第一场戏里就要出场，他能想象出她躺在自家床上的模样儿，却完全不能设想她扮演阿尔戈斯的公主，阿伽门农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女儿的样子，那是一个半原始、半开化的人物形象。胡贝尔特一想起就要在这舞台上看到装扮成希腊少女的老韦切尔和用一件丑陋的“长袍”（或称作别的什么的衣裳）裹住自己妖娆的胸部的玛雷霞，禁不住悄悄地笑了起来。

舞台上有了一点微弱的光亮，但是依然很暗，“女仆们”的对话开始了，到处演出希腊悲剧时总是以这种方式开场。女仆们聚集在水井旁，用非常特别的华沙口音述说可怜的厄勒克特拉如何受苦，克吕泰涅斯特拉对她如何不好，还说，“会来的，俄瑞斯忒斯会回到我们这儿来的。”

厄勒克特拉——韦切尔突然从暗处出现。整个剧场活跃起来，所有的椅子一齐发出了嘎吱嘎吱的声音。又是一阵沉寂。说实在的，谁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是随着这个丝毫也未掩饰自

己的衰老的老妇人的出现，所有观众的心都紧缩了一下，但见她的头发前面一绺留海搭在额上，后面的披散着，垂到了腰部。于是，人们明白了舞台上发生的是什么事。她那双大脚步履维艰，由于高度近视，加之舞台上灯光太暗，也由于她不是行走在维斯瓦河畔一家小剧院的木板台上，而是行走在阿尔戈斯宫殿的石台阶上，她实际上看不见自己前面的任何东西。她径直向前台走去，用左手朝下做了个细微而迅速的动作，这个动作一下就把那些无名演员变成了真正的希腊女仆，而且使她们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恰好在这时，胡贝尔特惊讶不迭地发现，井边留下的唯一的一个美丽、纯洁、用惊诧的眼神注视着主角的姑娘竟是玛雷霞·塔塔尔斯卡。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冷场之后，厄勒克特拉用她低沉的、平常的嗓音说出了第一句话，她的语调是如此平常，仿佛是在问妹妹几点钟了一样。听到这第一声召唤，剧场里又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嘎吱声。胡贝尔特朝自己的两个朋友和坐在同一排的别的观众扫了一眼，所有人的身子都向前倾，仿佛是想回答厄勒克特拉的问话：八点刚过，演出已经开始。

克律索忒弥斯也开口说话了。胡贝尔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平素玛雷霞相当粗野，时常无缘无故大吵大闹。他曾说过，“你这种平板的嗓音和你这华沙腔，怎能当个演员！”然而在这里，她的话却象珍珠一般地滚落出来。胡贝尔特看到，克律索忒弥斯怎样入迷地盯着厄勒克特拉不眨眼。看到她如何带着坚定的信念回答厄勒克特拉的问话，坚信站在自己面前的不是那个人们称之为“韦切尔小姐”的年过半百（还包括几个闰年——一如海鲁宾·科韦什科所说）的女演员，而是真正的，一心想报杀父之仇的阿伽门农的不幸长女。

在哈莉娜·韦切尔小姐张口说话的时候，在她一个接着一个地提出问题的时候，观众忘记了她的年龄和她的外表。她那双乌黑的大眼睛从散乱的头发下面射出光辉，两只大手从粗布衣的破袖子里露出，举向上苍。所有的人都在贪婪地吞咽着她的那些话语，同时也在吞咽着那个突然变得美貌非凡，飘飘若仙的克律索忒弥斯的那些话语。

当对话进行到某一时刻，厄勒克特拉把妹妹抱在膝上，用悲哀圣母的姿势抱着她，向她讲述阿伽门农浑身血肉模糊，讲述被杀害了的父亲的惨状的时候，胡贝尔特摸到了坐在他身边的布罗内克的手，紧紧地握住了它。

可是克律索忒弥斯不想杀害母亲。接着，克吕泰涅斯特拉出场了，她浑身皇家服饰，珠光宝气，环珮叮哨，从手上到腰间直到脚上戴满了金镯金链，熠熠耀眼，窸窣有声。厄勒克特拉虽然衣衫褴褛，可相形之下，又象是一位真正的公主。胡贝尔特和阿罗手拉手地坐在剧场，完全被舞台上的悲剧情节吸引住了。他们凝神贯注，悠然神往，而厄勒克特拉一直在台上诉说，反抗，诅咒——她是那样的灿烂辉煌。他们倾身朝着舞台，贪婪地盯着那个非凡的人物，她是个奇人，在做着某种不可思议的事，她在他们面前的舞台上挑起的事件，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真是一点儿也不能理解。

但是，他们心灵里的这种从未体验过的战栗并不是演员本身引起的。自古以来关于俄瑞斯忒斯的神话，他们在小学就听过，学过，在这儿只是再度显示出了它那不可抗拒的，亘古不变的诱人的魔力。舞台上灯光一亮，那古老而又永远富有生命力的世界便展现在他们面前，象一幅带有巨大的纵深远景的庄严布景。人类的本性难移，数千年来一直袭用同样的方式去表达

自己的爱和恨，既不知那爱会把他引向何处，也不知那恨会把他推向何方。人类渴望正义而不善于行使正义——这才是真正震动了小伙子们的原因，他们在片刻之前，思考的还是一些日常琐事。

时间的概念消失了。只是偶尔有一阵寒噤传过剧场，那些椅子便发出一阵嘎吱声。观众们屏息静听。突然传来消息说，俄瑞斯忒斯死了。胡贝尔特猛地一哆嗦，就象听到阿达希自杀的消息时一样。

“这不可能。”他小声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现在是韦切尔小姐从石头下面挖掘宝剑。在舞台的右前方，她象条母狗，象头野兽一样伏在地上，用自己的爪子在地里刨呀，刨呀，刨开了石头，为的是要挖出那把带血的复仇之剑……她用左手把掉下来盖住了眼睛的头发撩了上去，平常那种把酒杯端到唇边的普通手势，在这儿仿佛有了另一种意义，表达的是另一种思想，它成了一种戏剧的动作。

随后俄瑞斯忒斯出现了。阿罗不清楚这是兹贝舍克还是米耶泰克饰演的，反正是俄瑞斯忒斯就是了。其实阿罗并不曾去看他，只看到韦切尔小姐跟他见面时眼中射出的灿烂的光辉和那令人惊诧的无比纯洁的少女的微笑。报仇的时刻一到，她便以那种同样一尘不染的纯洁的心把从祭坛下刨出来的宝剑交给了兄弟，吩咐他去杀死仇人。她变得象一只急不可待的野兽，等候着执行判决的鲜血。

接着幕后传来一声惊心动魄的惨叫，观众席上有几处响起了轻微的掌声。厄勒克特拉倒在地上，又慢慢抬起身来，越升越高，嘴角荡漾着天使般的微笑，她越升越高，象要展翅飞去。骤然之间，她又绕着祭坛跳起舞来了。她跨出了三步，这三步，胡

贝尔特简直可以发誓，说他听见了伴随的音乐声；这三步是那样的节奏优美、舞姿轻盈、激情澎湃。胜利的微笑照亮了她的面部。正义战胜了邪恶！厄勒克特拉如被割断的麦穗，忽然栽倒。戏终场了。

片刻寂静无声。接着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但小伙子们都没有鼓掌。他们如同被钉在椅子上了，静静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说。

布罗内克看了看表。

“演了一小时零一刻钟。我完全没有注意到时间过得这样快。”

“你到后台去吗？”胡贝尔特问阿罗。

“干什么？”

“找玛雷霞呀！”

“不去，我不去了。你知道，我不想再看《师傅和徒工》这出戏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得出把这两个节目安排在一起演的！”

“那是戈尔巴尔主演的节目。”

“很好。不过，我下次再看吧。走吧，我们出去。”

“到哪儿？”

“布罗内克，你走吗？”

“我们去吃点什么。此刻到处都很空。”阿罗说，“然后我们走得远远地去散步。”

“好吧。在这样动人心弦的演出之后是需要平静平静的。”

“实在是太激动人心了。”他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布罗内克说。

夜很暖和，月明如镜。空中宛如悬挂着一幅蓝色的轻纱。他

们沿着维斯瓦河畔漫步，然后又沿着塔姆卡街往上走。他们头顶上皓月当空，寒星点点——既平淡得出奇，又美得象画里的一样。

“我要是马利克，就会画出另一种天空的背景。”阿罗说。

“画出满天星斗？”布罗内克问。

“你瞧，兴许会画出满天星斗哩。”比林斯基微笑道。

西蒙饭店这时几乎是空无一人。浅绿色的大厅里，餐桌上浆过的白台布闪闪发亮。

小伙子们在紧靠里边的一张长桌旁边坐了下来，三人并排坐在一起，静候着。

“你们可别见笑，”布罗内克忽然用他那柔和悦耳的低音（他说话时总象是极力忍住笑）说道，“你们可别见笑，我可是破天荒第一遭到这家饭店。我压根儿就从未上过饭店，因此我不懂饭店的规矩。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一文不名，你们得代我付款。”

“哎，那有什么，”胡贝尔特喊道，他说话时声音总是太响，他一边说，一边摇着自己拜伦式的卷发，“阿罗会为我们付款的。这是最后一位比林斯基的最后的晚餐。”

阿罗憨厚地一笑。

“你们吃吧，还不至于付不起。”

“喝点什么？”胡贝尔特问。

“不喝，只吃。最多喝点啤酒。”

侍者正好向他们走来。

“我不吃肉。”布罗内克郑重其事地说。

“你可真不走运！你吃点什么？蔬菜？”

“有芦笋。”侍者说。

“那就来点芦笋，好吗？”阿罗问，他看到布罗内克腼腆得

要命。

“好的，”兹沃蒂同意了。

侍者朝厨房的方向快步走去。走前没有忘记在桌上放一小瓶冰镇伏特加酒。

“你喝吗？”阿罗问布罗内克。

“有什么法子，跟你们在一起，人只好上吊。”布罗内克边说边笑。阿罗给每个人斟了满满一杯。

“别……你倒是说句实话，”胡贝尔特开口说道，“你以后怎么过日子？靠什么过日子？”

“我哪知道？妈妈今天正在那儿跟舒什凯维奇先生一起想点子。我相信今天整个晚上他们都在谈这个问题。”

“你认为，他把所有的有价证券都拿走了？”

“我想是的。”

“这就是说，你一个现钱都没有了？”

“但愿家父能碰上这种事！”布罗内克长叹一声，他那表情使两个朋友都笑了。

“啰，归根到底，这还不是奶奶给我留下的全部财产。”阿罗说。“还有别的许多东西呢，还有布拉茨卡街的那座房子……”

“那也是你的？”布罗内克问。

“难道还有谁吗？有一座房子，在华沙和波德科瓦莱希纳还有地皮，这些都可以马上变成现钱，因为大家都抢着买……我‘接收’的时候，舒什凯维奇先生给我数了好半天哩。”

“你说起自己的财产时好象很不在乎，”胡贝尔特带着某种不满的口气说，“我所有的财产都盘点得一清二楚。”

布罗内克耸了耸肩膀。

“最好是一无所有。”

胡贝尔特愤愤地说：

“这可不是令尊大人的座右铭。”

“很可惜。”布罗内克又淡淡一笑，眼望着胡贝尔特，似乎自己有什么过错。

胡贝尔特觉得很不自在。侍者把菜盘放在他们面前。十分丰盛。布罗内克见到那些菜，脸刷地红了。

胡贝尔特举起酒杯：

“祝你走运，布罗内克！”

布罗内克感激地朝胡贝尔特看了一眼。

“谢谢，”他说。

阿罗也望着他们，同时喝干了自己的一杯酒。

“对了，布罗内克。胡贝尔特是个好小伙子。”

“只不过似乎有点喜新厌旧。安德热依·戈翁贝克向我诉过苦……”

“唉，那是个孩子，你自己说说看，”胡贝尔特突然动了感情，“我怎能跟他们来往。那是些傻小子……”

“你说的不对，”阿罗说道。

“好吧，就算不是傻小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这些妈妈的宝贝蛋。”

“应该说是爸爸的宝贝蛋，”布罗内克说。

“难道说安德热依爱他父亲，就该是……”阿罗反驳了一句。

胡贝尔特不高兴了。

“对不起，我也爱我父亲。”

阿罗又折回到先前的话题。

“喏，你瞧，他拿走了所有的有价证券，卖了，花天酒地地耗

光了。可这并不是我的全部财产，没有这些有价证券，我也能活。就是一个大子儿没有，我照样能活，而他却想绝了，自杀了。这真可怕。”

“他是在哪儿自杀的？”

“在自己的住所，他在希尼亚德茨基街还有那么一间房子。接到我的电话之后立刻就自杀了。”

“可他哪来的手枪呢？”

“等等，等等，”阿罗说，“你记得吗？胡贝尔特，有一次你往布拉茨卡街打电话，而我告诉你说，叫你马上就到我那儿去，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上星期四，对吗？”

“好象是星期四。”

“你想想看，阿达希当时就在我那儿，还把自己的手枪拿给我看了哩。嘿，第一流的巴拉贝伦枪。可他当时玩这手枪的样子多么奇怪……我仿佛觉出了点什么。我简直怕他。”阿罗说着，滑稽地把两手一摊。“鬼晓得这种人脑子里会想些什么。他的眼神很古怪，那目光很不合我的口味。当时我很不喜欢他。胡贝尔特一来电话，我立刻就对他说：你快来吧。”

“那他又怎样呢？”

“他起身告别，走了。”

“你以为，他是想开枪打死你？”

“不错，我是这么想的。”

“可那是为了什么呢？”

“不管怎么样，他总有办法装装样子蒙混过去。说是由于生气，说是我由于激动……丧失了……说是……唉，我怎能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这都是你想入非非。”

这时，马利克走进饭店来了。他从老远就看到了小伙子们，因为大厅里没有旁的人。他走到他们桌子跟前。

“你们做得对，看完《厄勒克特拉》就走了。我在剧院见到过你们。我也受不了。为什么要搞这种大杂烩？把《厄勒克特拉》和《师傅和徒工》凑在一起？”

“为了观众嘛。”

“哎，我觉得，观众满意的恰恰是《厄勒克特拉》。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多么了不起的女演员……啊，何必要我来对你们说这些呢！你们一定没有谈到别的事吧。”

小伙子们彼此相视而笑。

“这是空前的，极不寻常的。”马利克往桌边一坐，慷慨激昂地议论起来。“简直无法形容，因为它已超越了戏剧的界限。”

小伙子们各自盯着自己的盘子。布罗内克摆出一副相当不幸的样子，他面前堆了一大堆热气腾腾，半黄半绿（菜单上写的是意大利式①）的芦笋。马利克口若悬河，他们却感到很局促。

“您的布景很成功，”阿罗说。他切着自己的一份肉排②，油溅到了胡贝尔特的身上。

“你这是干什么！”胡贝尔特叫了起来，“我的衣服！”

“就该是这样，”阿罗笑道，“这是地道的肉排③。”

“我不懂这一套，”胡贝尔特说，“可我这件衣服是刚穿上身的。你甚至都没有注意到。”

“啊，真的，好看极了。”阿罗漫不经心地承认道。

“我可是整个时间都在盯着看啦，”布罗内克难为情地说，“我不知道，今天你为何这么漂亮。”

---

①②③ 原文都是法文。

米耶泰克走到桌旁。在他后面，小伙子们惊讶不迭地发现了瓦莱雷克·罗伊斯基那张圆脸。看到米耶泰克卸装后的白净的面孔，他们才想到俄瑞斯忒斯是他演的。瓦莱雷克一步跨到他前面，跟大家打招呼。

“请你告诉我，”他马上向马利克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上演这出戏的用意何在？你们为什么要上演这出戏？你知道霍夫曼斯塔尔是谁吗？不知道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是什么人？他是维也纳一个犹太教牧师的儿子！”

“然而，你可知道埃斯库罗斯又是谁呢？”马利克反问道。

“愚蠢的玩笑！可我想搞清楚的是，”瓦莱雷克站在桌前继续说道，“这个剧目是什么人挑上的？这阵风是从哪儿吹来的？是戈尔巴尔？是韦切尔小姐？还是你，我最可爱的美术大师！”看得出来，瓦莱雷克是喝醉了。“正义！正义！世界上的正义是形形色色的。”

瓦莱雷克想坐到他们的桌上来，他作了一个邀请满脸窘态的米耶泰克（他也有点儿醉了）入座的手势。马利克感到很不安。

“不坐这儿，”他说，“让我们坐到另一张桌上去吧。今天这场经历使我不能自持……”

“不错，她美极了。”米耶泰克毫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谁？玛雷霞？”瓦莱雷克傻乎乎地问了一句。

“可是这些年轻人谈的却是肉排和华达呢。今天的这些年轻人是多么麻木不仁呀。”马利克补了一句，便朝小伙子们点了点头，起身跟米耶泰克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去了。

小伙子们尽量忍住笑。但他们马上付了饭钱，走的时候还示威性地向马利克鞠了一躬。瓦莱雷克没有理睬他们。

他们既没有预先约定，也没有商量，一句话也没说，便沿着卡罗瓦街往下走。这是华沙最怪的一条街道。当时这儿建成的这条螺旋坡道还很少有人驾车在上面走，因为它的转弯处还只适用于马车，小汽车开起来很不方便。这条螺旋坡道上的拱廊令人想到了某种布景。

阿罗、胡贝尔特和布罗内克沿着拱廊一步一步朝下走，这儿既黑暗又暖和，晒热了的石板，晒热了的混凝土，都向空中散发着热气。路灯稀稀落落，连月亮也似乎照不进来，也许是因为月亮暂时钻到云层里去了。总之，这儿是那么幽暗，那么神秘。

"应该在这儿，在螺旋坡道上来演出《厄勒克特拉》，"布罗内克有一次打破了沉寂，说了这么一句话。

然后，他们沿着卡罗瓦街一直走到维斯瓦河畔。他们的脚步在石板地上踏得咚咚响，因为尽管时间还不算太晚，但这儿已是罕有人迹了。他们一直走到水边，在高高的石岸上坐了下来。前面，在两艘当作码头用的旧驳船之间是一片开阔的水域。但是高挂的航标灯已经熄灭，一些古老的二桅帆船都靠着河岸沉睡去了，象牲口有时在栏里睡着了一样。河水轻轻拍打着河岸，也拍打着码头的木板墙。一些锚链和缆绳都拉到了这个地方，但这儿的一片小河湾却十分空阔，幽暗、漆黑、漫到岸边的河水象是某种浓稠的液体。水位很高。直到接近对面布拉格[1]河岸的地方才露出了一片被月色照亮的银光闪闪的水面。在这儿的岸边是一片漆黑。

小伙子们紧挨着坐在一起，因为此刻已颇有凉意。他们久久地沉默不语。

---

① 指维斯瓦河左岸的布拉格区。

跟往常一样，阿罗又用自己审慎安详的语调说了起来。胡贝尔特总爱嘲笑他用鼻子说话。

“这个马利克是个白痴，”他说。“你们一直在想些什么？”

“想《厄勒克特拉》。”胡贝尔特毫不犹豫地说。

“我也是。”布罗内克叹了口气。

“而我，不单是在想《厄勒克特拉》。”阿罗继续说道，“我主要是在考虑这出戏的主题。想着正义……说得更确切一点，是在想那高不可攀的正义。老实说，要真正做到公正是不可能的……”

“你胡说些什么？”胡贝尔特悻悻地说。

“不是吗？那好吧，厄勒克特拉说服了俄瑞斯忒斯，他杀死了母亲……以后呢？可见，这也并不是公正的。”

“以后的事由埃斯库罗斯去解决。”

“我知道，用那些小黑石子表决。但黑石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事实总是事实：他杀死了生母，报了父仇。我的父亲也是被人杀死的。面对这样的事实，我该怎么办呢？去找布尔什维克报仇吗？这没有丝毫意义，因为，到底是谁杀死了我的父亲，这是难以彻底弄清的，至于说，是什么人下令去杀他，那就更加难以弄清了……”

“我想的是另一回事。”胡贝尔特字斟句酌一板一眼地说，一点也不象他平素的作风。布罗内克吃惊地朝他瞟了一眼。这时眼睛对黑暗已经习惯，在月光的照映下，胡贝尔特显得有些神秘，好象是哪位杰出的画家画出来的一样。

“康士坦丁·盖伊斯。”布罗内克轻声说出了自己热爱的画家的名字。“将来有一天我要把你画下来。”他大声说。

胡贝尔特恼怒了。

“多谢你。你的那些模特儿总是要脱得一丝不挂的。”

“我可以让你穿着衣服画。”布罗内克许诺说。

“你别打岔！”胡贝尔特接着说，“我想的是另一回事，完全是另一回事。有这么一个关于厄勒克特拉和俄瑞斯忒斯的神话，这神话讲到特洛伊战争的恶果，讲到责任，讲到落在这两个人肩上的沉重的责任……一个人不得不去杀死别人，这是很可怕的事。嗯，比如说，假若我打听出我父亲是玛雷霞·塔塔尔斯卡杀死的……”

这时，阿罗倒抽了一口凉气，似惊诧，又似恐惧。他拉着胡贝尔特的一只手。

“你怎么知道不是玛雷霞·塔塔尔斯卡？”

胡贝尔特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你不要把我弄成汉姆莱特。你办不到！可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跟这次演出似乎毫无联系。”

“我想的跟这次演出也毫无联系。”阿罗说。“你知道，现在的情况倒象是那位韦切尔小姐抓住了我的脑袋——就象抓住一只酒瓶——使劲地摇晃，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儿，许多事情也就都表面化了。”

“你们让我说话不？”胡贝尔特终于耐不住性子。

一个警察顺着河岸走了过来。

“你们坐在这儿干什么，先生们？”声音里并无威胁之意。

小伙子们一扭身，在远方万家灯火的华沙的背景上，他们看清了警察的身影。

“我们就这么坐坐，聊聊天，警察先生。您别担心。都是大学生。我们都是好人。”胡贝尔特喊着回答。因为他说最后一句话时已转身对着河水，他的声音从水面上滚了过去，又从码头的

木船帮上反射过来，“我们都是好人”，这声音象是在一只空桶里发出的嗡嗡的回响。

警察迈着从容不迫、富有弹性的步伐朝前走了。

“啰，啰，”他在离开的时候又哼了一声，“你们可别跟我耍滑头。”

从对话里，从水面上的嗡嗡声中，从警察那有弹性的脚步声里，令人感觉出一种深沉的宁静。布罗内克伸了个懒腰，躺在河岸上。

“我们都是好人。”他又说了一遍，他们沉默了片刻。

月亮已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因为水面渐渐亮了。亮的地方不是在靠岸的这一片水面，这儿的水依然是那么暗，那么稠，而是在远一点的地方。布拉格岸边那片银白色的河水仿佛已经溶合在维斯瓦河里，用自己的光辉慢慢地照亮了维斯瓦的水波。一条小小的隐隐约约看不到划桨人的小木船，轻轻地掠过河心。只听见船桨击水的轻微的响声，宛如昆虫翅膀拍水的声音。

“一般说来，我们是人吗？”布罗内克又问了一句，但谁也没有回答。

“瞧，”过了一会儿兹沃蒂又开腔了，他的话并不是专门对某一个人说的，“有时，我看到这些东西，这驳船，这小木舟和远方的桥，都不是他们固有的那种样子，而是我想画下来的那种样子。要画下来，这就意味着要把这些东西敞开，就象敞开一扇小门，一扇小后门，以便看看里面藏着的是些什么。虽说里面藏着的东西是永远也看不见的，但它们却在‘邀请’——诚如普鲁斯特①所说——邀请你去把它们敞开。我把这称之为绘画艺术。

---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

我就是想在绘画中表现表现我自己，显示出自己的本色，也只有到了那时，我才会感到自己是个人……”

“而我认为，我兴许能象厄勒克特拉那样，在我能完成的事业中显示出自己的本色。比如说，挖掘那把宝剑。”胡贝尔特说道。“你可明白，挖剑的那个场面为什么使我那样激动——她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真象个职业的挖土工——因为我觉得，随着她那么挖掘，随着她把那把宝剑挖出来，她就变成了一个人。由一个魔鬼，由一头野兽，我还要说，由一个老太婆变成了一个人。而别人看到了这一切也会相信，她只有二十岁，她变成了一个人。她出世了，我似乎觉得，我们都是她诞生的见证人。就在那时，她显出了自己的本色。我也希望能以这种方式显示出自己的本色。”

听到这里，阿罗干咳了一声。

“嗯？”他问了一句，又是带着浓重的鼻音，胡贝尔特把这称为“贵族派头”。“你们是非要表现出自己的本色不可，否则就活不下去吗？……”

“无聊。”胡贝尔特说。

“你们爱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吧，不过你们也得让我插句嘴，你们老是岔断我的话。你们现在可真象孔雀开屏：一个比一个美，一个赛一个地聪明。这会儿胡贝尔特又说什么‘无聊！’这一切是多么美呀，真是唯美主义者的最高享受……”

“让我们享受享受吧，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

“你看看水，你看那水面，”布罗内克茫然地，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然而他却仰面躺着，眼望寥廓的天空，眺望在月光下显得苍白的繁星。

“为什么不会长久？”

"你瞧，我一开头就想说清楚：人生一代接一代如浪潮般涌来，每一代都想去做出一番事业，正如这位小画家所说的，都以为有个小门等着他去打开，但接着就是落潮，逐渐变成市侩，消失在泥沙里。再也不会做出什么事业来，只不过是去执行指示，或者履行职责罢了。又如那大海里的波涛，浪峰起落，汹涌澎湃，而岸边却是平坦、宁静的，因为这是沙滩。厄勒克特拉没有去沙滩，却跳到了浪尖之上，并且象肥皂泡一样破裂了。这才是美之所在。她没有活下去，我也不愿看到她当上阿耳戈斯的女王，带着一串开阿特雷德族①的储藏室的钥匙在宫殿里走来走去，这储藏室里如今只有些烤饼，可从前装的并不是这种东西。唉，我似乎也不想再活下去了……"胡贝尔特沉入了幻想之中，听到他这番独白，他们发现在西蒙饭店喝下的那些烧酒在他身上起作用了。

"哎呀，你这个可怜的家伙，"布罗内克用自己最低沉的嗓音瓮声瓮气地说道，他那两片嘴唇总是摆出一副极力忍住笑的样子。"你既不是工业家，也不是猎手……"

"我是猎手。"阿罗插嘴说。

"嗯，是个运动员……"

"好一个运动员，连游泳都不会。"胡贝尔特说。

"只不过是一位诗人。而我甚至还不知道你会这一套长篇大论。"

胡贝尔特也仰面躺着，眼望太空。

"夜多么短呀。"阿罗若有所思地说，"东方已经发白了。"

---

① 阿特柔斯的后代称阿特雷德人。厄勒克特拉也是阿特柔斯的后代。阿特柔斯是宙斯的儿子坦塔罗斯的后代。

“需要暖和一下，这会儿真凉。”胡贝尔特叫道。

突然，在两个朋友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胡贝尔特三下两下脱掉了自己“漂亮的”衣服，把内衣也剥光了。布罗内克吃惊地望着他，胡贝尔特的躯体就象剥了壳的意大利核桃，健壮、结实，就他的年岁而言显得有点过于成熟。胡贝尔特后退几步，又跑了几步，哗啦一声跳进了水里。

“我的上帝！”布罗内克想了起来，“他不是不会游泳吗？”

“他不会游泳？”阿罗若无其事地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好的游泳运动员。他骗你啦。”

河岸下，冰凉的水里传来了打响鼻的声音。两个码头之间的河湾里移动着一片闪光的浪花。

“真的天亮了。”布罗内克说，“该睡觉去了。我妈妈会怎么说呢！”

“我今天可不能睡觉了。”阿罗说，“我跟舒什凯维奇约好了在银行见面，然后还得去给那个白痴送葬。”

“怎么能自杀呢？一个人好端端地怎能想到自绝于生活呢？”布罗内克深沉而又令人信服地说，他一直仰面躺着，眺望着天上的星星。

四

住在布拉茨卡街那幢府第里的主人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第一道早餐在小餐室里吃。这个小餐室不在二楼，而是在楼下，就在前厅的旁边。小房间很暗，窗子是朝着庭院的角落里开的，因此，玛莉亚·比林斯卡按照“乡下”① 的样子把它布置了起来。

① 原文是法文。

桌上铺了一块红蓝格子的巴斯克棉纱大台布，所有的家具都是用浅色的木料制作的。但这番布置也帮不了多大的忙，昔日当作备餐间的这间小房子，看上去总象个厢房。泰克拉小姐见了总要耸耸肩膀。

“给仆人们用都不合适，哪谈得上给主子们用。”

但她对比林斯卡不得不让步。

“如今就我们这么点儿人，”玛莉亚说，“那么大个餐厅给我们三个人用，太阴森了①。”

确实，家里只有比林斯卡，阿罗和别夏多夫斯卡小姐。

这天九点半左右，舒什凯维奇太太和泰克拉小姐在这个小餐室里相逢了。比林斯卡还未下楼，阿罗跟舒什凯维奇到银行去了。

面对面坐在铺了红蓝格子台布的桌子旁边喝咖啡的两个女人，彼此并不十分合拍。自从波特洛斯小姐以如此高龄出嫁以后，她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坏。泰克拉小姐一提起这件事总是唠叨抱怨：

“都老太婆了，还搞这种风流艳事……”

现在共同的忧虑和老年妇人所特有的(也许是一般人所共有的)快慰，把她们引到一张桌子旁边来了。所谓快慰，指的是生活不总是那样苦闷、无聊、呆板地重复着，指的是生活里发生了一点什么事。仿佛为了能称得上“发生点什么事”，就得有一个年轻人自杀，就得损失掉安娜公爵夫人的大部分财产。因此这一次泰克拉小姐和舒什凯维奇太太是怀着相互的关怀和彼此的好感坐在一起低声交换情况的。

---

① 原文是法文。

“我丈夫，”在泰克拉小姐面前，确切点说在所有人面前，舒什凯维奇太太总是特别强调这个称呼，“我丈夫早就预感到了这场倒霉的事。亚当简直不愿意跟他说话。”

“他要是预感到了，就理应预先通知公爵夫人一声。”泰克拉小姐说。

“怎么能怀疑到外甥呢？亚当就象我丈夫亲生的儿子。”

“您认为，在那儿的保险柜里还能剩下点什么吗？”

舒什凯维奇太太苦笑了一下。

“要是能剩下点什么，他就不会自杀了，是不是？”

泰克拉小姐叹了口气。

“这种异教徒的习惯！”她在鼻子底下嘟哝了一句。“还有那个老胡贝。”

“我觉得，”过去的波特洛斯小姐接着说，“正是胡贝的自杀使他产生了这种念头。因为这种事，就象人们常说的，跟瘟疫一样①，一个传一个，一直这么传下去。”

舒什凯维奇太太笑了笑。

“这一点儿也不可笑。”泰克拉小姐对她厉声说道。

但她立刻又缓和了下来，呷了一大口咖啡，再三邀请舒什凯维奇太太尝尝“她的”牛角小面包。

桌上摆的食品真可谓琳琅满目。小篮子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面包、面包干。既不缺蜂蜜也不缺高级的李子果酱。这些食品都是泰克拉小姐亲自从贮藏室里拿出来交给老仆斯坦尼斯瓦夫的。

比林斯卡身着浅色的晨衣下楼来了。在仲春的太阳光下，

---

① 原文是法文。

所有纤细的皱纹都历历可见，这大大地改变了她面部的模样儿。

她朝坐在桌子对面的两个女人投去不安的一瞥，担心她俩又吵嘴了。但她们脸上温和的微笑终于使她放下心来。她在桌子旁坐下，用软弱无力的声音要了一杯咖啡。虽说比林斯卡对发生的事件感到真诚的不安，可是她的一举一动都给人以一种不真诚的印象。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她转身问舒什凯维奇太太。

“这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那法国女人回答说，“既然有象我丈夫这样轻率的人……”

“轻率，这不是一个用来形容瓦茨瓦夫先生的合适的词儿。”比林斯卡一边说，一边往咖啡里放糖。

直到此刻她才发现自己的餐具下压着一张电报。她眉头一皱，却泰然自若地把它拆开了。

“是卡齐米日先生拍来的。”她对泰克拉小姐说。

“是他家里有什么难事吗？”老姑娘问道，声音里显出一种漠不关心甚至是轻蔑的情绪。

“唉，这真是个不走运的家庭。一点儿也不会经营。”

这时传来了脚步声，阿罗和舒什凯维奇走了进来。阿罗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后脸色十分难看。他母亲还以为这是由于失去了财产的缘故。

两位先生没打招呼就站到了桌边，阿罗从衣服的侧兜里掏出一枚带有一颗硕大的绿宝石的发乌的金戒指，扔到了桌上。

“这就是所有的一切。”①

---

① 原文是法文。

“这是什么?”泰克拉小姐问。

“戒指,是埃德加尔·希莱尔留给我的。”

泰克拉小姐拿起戒指,从各个角度仔细打量,仿佛它就是最重要的东西。华美的深绿色宝石上用阿拉伯字母刻了一句可兰经。

“全部都拿走了?”公爵夫人问。

“很遗憾,全部。”

舒什凯维奇说出这几个字时语气相当冷淡,接着他也在桌边坐下了。但是从他脸上看得出来,这件事使他多么不安。与此同时,阿罗的平静却引起了母亲的注意。在他坐到桌边要咖啡的时候,她凝神地看了儿子一眼。别夏多夫斯卡小姐立刻给他斟了咖啡,加了厚厚的一层奶油。

“你好象满不在乎。”比林斯卡非常冷峭地说。

“我有什么办法?”阿罗突然粗暴地顶起嘴来。

舒什凯维奇认为自己有责任出面调停一下。

“公爵夫人对这件事感到非常痛心。一年前公爵夫人把那么整齐的一份财产交给了我们……”

“我们!”比林斯卡生硬地岔断了他的话,“无论怎么说,既不是交给您,也不是交给您的外甥。”

这一次轮到阿罗吃惊地看了母亲一眼。他从未见她这么激动过。但他仍然津津有味地呷着自己的咖啡。

“如今可怎么办呢?”比林斯卡问舒什凯维奇。“我近来损失也不轻。”

阿罗专心地听着。

舒什凯维奇把两只肥胖的短手放在桌上。

“夫人,”他说,“不是可以变卖一部分不动产吗,比如说维斯

瓦河上维尔加的地皮……”

阿罗一个接一个地往牛角小面包上涂黄油。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后，他胃口很好。

“昨天夜里你到哪里去了？”母亲厉声问道。

“剧院。”

阿罗看到，泰克拉小姐用一种充满惊诧和不乐的眼神朝比林斯卡瞟了几眼。比林斯卡再也按捺不住满腔怒气。

“跟什么人去的？”她问。

“跟朋友。”阿罗回答，同时又拿起一个牛角小面包抹黄油，这一次只是为了示威。

舒什凯维奇叹了口气。

“剧院把亚当毁了。”他说道，又反拧着自己的双手。

阿罗非常诧异。

“我没听说过亚当迷上剧院。”他说。

“常去，常去的，”舒什凯维奇太太立即接着说。

“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是酒馆和妓女。”阿罗说。

“什么话！”① 比林斯卡发火了。

“这种事花不掉一百万，十万也花不掉，”泰克拉小姐边说边收拾桌子。“最糟糕的是，他养起了比赛用的马。养赛马这才是花钱的玩艺儿！这样的人我见过岂止一个！”

阿罗大笑起来。

“想要胡乱花钱，干什么不能花！”

“可不是几百万！”

“甚至几百万。泰克拉小姐没有看到，我们的女士们喜欢钻

---

① 原文是法文。

石，有时甚至喜欢别墅？这花钱少吗？”

“正是哩，正是哩。”比林斯卡说，同时意味深长地望了望儿子。“你那伙朋友很不合我的心意。”

“太遗憾了。”

“小胡贝昨天是跟公爵在一起的吗？”舒什凯维奇问。

阿罗气愤地扯了一下巴斯克棉纱台布，把面包屑抖落到地上。

“这跟您有什么关系呢，舒什凯维奇先生？”他问。

“阿罗！”母亲对他提出了警告。

“没关系，当然没关系。”舒什凯维奇说。“我只不过想问问，公爵在最后一次电话里对阿达希说过些什么话。”

阿罗骤然僵住了，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舒什凯维奇。这眼神里蕴藏着惊异和恐惧。

“依我看，这个小胡贝对你的影响很坏。”比林斯卡又说了一句。

“您不清楚我在电话里说的什么吗？”阿罗问。

“清楚。”舒什凯维奇非常严肃地说，象一条怪蛇睨视着年轻的比林斯基。

“那您为什么还要问我呢？”

“我想知道，公爵为什么需要这样庞大的一笔现款。”

“阿罗，这是什么意思？”比林斯卡问。阿罗觉察出了问话里的那种虚假的语气。母亲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现在却跟舒什凯维奇合伙来围攻他。

“那只是半开玩笑。我想从胡贝手里买下他在‘雷管’工厂和公司的股份。”

“从胡贝尔特那里？”

阿罗终于弄清了这场把戏的目的。舒什凯维奇竭力想至少把盗窃有价证券的部分责任推卸到阿罗身上，并且还使母亲来顺应他的这种心意。

“总而言之，我已成年，我有权……”阿罗说话的语气已不是那么理直气壮了。

“多么轻率！”舒什凯维奇太太低声说。

“阿罗，开保险柜的钥匙不是在你手上吗？”比林斯卡又叫喊道。

“不错，是在我手上。我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没有到那儿去看过了。我一辈子只到那儿去过一次，而且是同舒什凯维奇先生一起去的。那是个讨人厌的地方。”

“这么说，只有阿达希常去？”

“妈妈可以去检查的。所有去开保险柜的人都得登记日期和姓名。”

“听说，近来‘雷管’的处境不很妙，是吗？”舒什凯维奇问。

“这是一整套策略。”阿罗说。

“策略？谁的？”舒什凯维奇断然问道，他一下变成了个探长。

“部分是兹沃蒂的。”

“兹沃蒂的？请原谅，昨天跟公爵一起上剧院的第三者是谁？”舒什凯维奇追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阿罗叫道，并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您很清楚，妈妈也知道，昨天我是跟胡贝尔特和布罗内克·兹沃蒂一道上剧院的……”

“总是如此，”① 波特洛斯小姐悄声说。

① 原文是法文。

“并非总是如此[1]，完全不是总是如此[2]，因为布罗内克我很少见到……”

“多好的一个合伙公司！”比林斯卡说。

“一个有限合伙公司哩。”舒什凯维奇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句话。

阿罗一拳擂在桌子上。

“请不要开这类玩笑，”他吼叫道，脸涨得通红，“我……我……我……”由于过分激动，由于通宵未眠，由于狂怒，由于感到不公平，他突然口吃起来，不知说什么好。

“坐下，”公爵夫人平静地命令他。

阿罗顺从地坐下了。

并不是舒什凯维奇的把戏激怒了他，他气的是母亲这样容易就落入了舒什凯维奇的圈套。她竟如此不信任自己的儿子，怀疑他会做出最蠢的事来。

“如果你们怀疑是我胡乱花掉了这笔财产，”他说这话时抬起沉重的眼皮看了看母亲，“那么亚当为何要对准自己的脑袋开枪？”

“因为他也许是不愿……对着别的什么人开枪。”舒什凯维奇非常吃力地说道，两眼盯着自己一双在台布上乱搓的手。

“什么意思？”阿罗在坐位上向后一仰，椅子发出一阵嘎嘎的响声。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3]舒什凯维奇太太这句话虽然说得很轻，但非常清楚。

“钱是个可怕的东西。”舒什凯维奇又说道。

---

①②③ 原文都是法文。

阿罗默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他才低声说：

"妈妈，我一点儿也不明白……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问题。"

这时泰克拉小姐猛地站了起来。用目光朝在场的所有的人一扫，用一个指头敲着桌面：

"够了！"她说话的这种声调，坐在这间房里的人都从来没有听见过。那是她有时在厨房里对仆人们说话的声调。

所有的人都诧异地望着她。

"够了！"别夏多夫斯卡又说了一遍。"我不允许有人这样怀疑小主人。这一切都是您凭空瞎想出来的。您可以袒护自己的外甥，您可以照您的心意行事，瓦茨瓦夫先生，说不定您本人也染指过这件事……"

舒什凯维奇用手按住自己的太阳穴。

"可能是插手了，也可能没有。您说得对，钱是个可怕的东西，但是，我想您还不至于昏聩到这般地步，还不至于走到您外甥的那种地步。我不允许把阿罗牵扯进来。我不准！您明白吗？我不准！"

"可您怎么能不准呢？"舒什凯维奇太太轻蔑地说。

"我不能让他受你们欺侮！"泰克拉小姐喊叫道，声音里饱含着泪水，"我能够在你们面前保护他，你们这些刽子手！"

"泰克拉小姐，我简直认不得您了，"玛莉亚·比林斯卡说，她戴上了眼镜，仿佛是想更好地看看这个从早到晚一直在她眼跟前转的人。

"把您说过的话收回去！"舒什凯维奇咬牙切齿地说。

"可我知道，我有证人，知道是您把手枪给了阿达希的。"泰

克拉小姐的话象一块石头扔到了对方身上。

“耶稣，马利亚！”舒什凯维奇太太叫了起来，她由于突然受到如此致命的打击而变得垂头丧气。

“我不明白，您是出于什么动机要给他枪的，”泰克拉小姐已经是用一种平静的语调继续说了，“是为了叫他自杀，还是叫他打死阿罗？您是杀人犯，舒什凯维奇先生。”她补充了一句，重新坐了下来。

“这话可太重了，亲爱的小姐。”恢复了常态的瓦茨瓦夫说。

玛莉亚莫名其妙地呆坐一旁。片刻之间房子里寂静无声。终于还是这位老先生用自己完全平静的、实事求是的声调打破了这种僵局：

“公爵夫人现在就需要现款维持家里的开销吗？”

比林斯卡耸了耸肩膀，她也恢复了日常谈话的那种语气：

“我不需要。或者阿罗需要？”

“我暂时也不需要。”阿罗的声音有点发抖，“我用得着钱的时候，总是在剪息票的日子……”

“公爵夫人同意我去卖掉波德科瓦莱希纳的地皮吗？”

“我宁愿卖掉维斯瓦河上的维尔加。我不相信这种买卖。”

“不错，不错。”舒什凯维奇平静地说，“在亚克托鲁夫的地皮是不是也卖掉？”

“正是。我也想到了那块地皮。”阿罗说。

舒什凯维奇看了看表。

“很抱歉，时间到了。”

“几点出殡？”比林斯卡问。

“弥撒十一点半开始。”他说这话的神气俨然已经是在教堂

里了。

“时间到了。”

大家都起身告别，走了。阿罗想换套衣服，回到了楼上。在自己的房门口他碰到了泰克拉小姐，便默默无言地搂住了她。

“您是从哪里打听到的？”他问。

“啊，我当时立刻就猜到了。”泰克拉小姐说，“这个罪犯。”

“哎，我可不会这样说他。您是从哪儿知道的？”

“你不会告诉任何人吗？”

“当然不会。”

“胡贝尔特告诉我的。老家伙两个月前在他们店里买了那只手枪。胡贝尔特叫人验过了牌号，一点儿也不错。胡贝尔特才是你真正的朋友。”她又加上了这一句。

“您看到了吧！”阿罗扬扬得意地说，然后便进房换衣服去了。

五

七月马尔斯基到了科莫鲁夫。他在不断寻找“消夏住所”的时候无意间想到去看看雅努什。雅努什对他的造访并不感到特别高兴，但又有什么法子呢？只好给他回了封电报：“请来吧。”雅德维加对他的来访倒显得宽宏大量。

当雅努什小心翼翼通知她说，有一位先生要从罗兹到科莫鲁夫来休息几个星期的时候，雅德维加说，“好哇，您至少有个可以说话的人了。”

其实，与其说雅努什有了个谈话的对象，还不如说可怜的马尔斯基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心曲的人。最近几个月来，马尔斯

基一直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混日子。没有一件工作使他感到称心如意，他辗转换了好几个地方，到头来罗兹所有的音乐学校都讨厌他那坐不热板凳的神经质的性子，不愿跟他打交道。他的住处也变换频繁，最后终于搬到了革丹斯卡太太的私邸。自然，他在那儿也是呆不长的。

“单是那儿的仆役就叫人受不了。请您想想看，当您看到那么一个穿着镶有金银边饰的制服的仆人每天给您开门，并且带着轻蔑的神态议论自家的主人的时候，您心里是什么滋味？他们提到革丹斯卡太太时，总是说：那个老疯婆子……”

雅努什反驳了一句：

“哎，恐怕不是当着她的面这么叫的吧？”

马尔斯基尖声尖气地说：

“背后说人，那才更坏哩。”

雅努什劝解说：

“我觉得，不止一个人在背后把革丹斯卡太太叫做‘那个老疯婆子’。”

“当然啦！”马尔斯基高兴了起来。“首先我就是。”

“您瞧！”雅努什微微一笑。

“您自己说说看，她不是个疯婆子吗？那么多的钱，您简直不能想象她有多少钱……可您猜她到哪里去消夏？她在什么地方选了个别墅？”

“在哪里？”雅努什问，他不是好奇，只觉得滑稽。

“在科卢姆纳。您明白吗？罗兹郊区的科卢姆纳。啰，就是那么一个犹太人的避暑地。沙地上长着十几棵松树和一些木头的‘别墅’。革丹斯卡太太就是不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消夏，偏偏要到科卢姆纳！”

“您说得有点言过其实了。”雅努什说，“我听说科卢姆纳的森林很美。”

“啊，美！也许是美……可是那种避暑地方简直使人感到可怕。而且她还一定要我跟她一起去。她说，‘那是个非常有益于健康的地方。’她在那儿租了一整幢庞大的别墅，带着她的厨娘和狗乘小汽车去了。我奇怪的是，她在那里要小汽车干什么？在科卢姆纳那种地方……”

“您近来的住址怎么经常变来变去？每一封信的地址都不一样。”

马尔斯基的脸刷地一下白了，他带着一种恐惧的神色望着雅努什。一头棕黄色的头发显得更黄了。

“我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诡秘地说，同时向雅努什身边靠了过去。“只是我在哪儿都呆不长。”

说完后，他又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站在那儿，想了想，又在房间里沿着一条对角线走来走去，说话的声音已经恢复正常，不过有时还有点尖声尖气。

“倒数第二次的一间房子是在傍晚租的，我事先不清楚，窗子是冲着飞机场的。罗兹的飞机场！我们要飞机场有什么用？特别是在罗兹！一大早就有飞机起飞。您可知道，飞机起飞时是个什么情景？唉，真可怕，简直太可怕了……这样一个地方我怎么能够住呢？幸好，那位革丹斯卡老太太把我接到她府上去了……到了武尔昌斯卡街。‘我给您一间*客房*①，’她说。可那是什么‘*客房*’②！只是楼顶上的一间司机室……窄得很，又没有盥洗间……”

---

①② 原文都是法文。

"可至少很安静，是吧?"雅努什问。

"静极了……"马尔斯基突然站在雅努什面前，脸上浮现出一种天使般的微笑。"静极了！您简直想象不出那种寂静。只有那个穿制服的仆人……他每天把早饭给我送到床前，而且，您瞧！他还想找我聊聊天哩。他给我讲罗兹的种种谣言……唉，真是没意思极了……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说。他就那么随随便便往门边一站，埋怨我烟抽得太多。而我的房子并不是由他打扫……象他这样一个魁梧、健壮的男子汉，要在早先，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怎么说呢，给武士背戟的跟班还是戟手?"

"背戟的跟班是一码事，戟手又是另一码事。"

"哥萨克，哥萨克!"马尔斯基突然象阿基米德[1]欢呼"可找到啦!"一样，"哥萨克！他也许会成为一个哥萨克。在乌克兰您府上还有哥萨克吗?"

"没有，没有。"雅努什这样回答是为了避开这个问题。与此同时，他却想起了给玛莉亚送包袱的那个哥萨克。"他叫什么来着?"要不是那个哥萨克，他们此刻也就不会在科莫鲁夫了。

"我希望，您在这儿能有个相对安静的环境。"

"不错，是相对的。我睡眠很差，"马尔斯基忽然几乎是绝望地说道。而后，他又诡秘地补充了一句："我害怕……"

雅努什坐在安乐椅上朝后一仰。

"怕什么?"

"啊，害怕……"阿尔图尔尖声说，"最好还是不要去说它。不过，这儿大清早肯定有鸡叫，是吗?"

"公鸡都关在鸡埘里，而您的房间是朝花园的。您想去看看吗?"

---

① 阿基米德(前287—前212)，古希腊学者。

他们穿过过道朝那个直冲花园的小房间走去。雅努什对科莫鲁夫的房子没有进行扩建，但对现有的这些房子他布置得很漂亮，也很舒适。其实，这种安排是十八九年来自然形成的。佐霞称之为“花园小屋”的那个小房间，曾经作过婴儿室，玛尔文卡在那儿度过了自己一生几个月的光阴。把别的什么人引到这间屋里，雅努什感到特别痛心，但他知道也只好如此，就象他经常说的，这是“生对死的轻易的胜利”。他宁可把象马尔斯基这样一个对他来说无所谓的人安置在这间屋子里。整个房间都经雅德维加重新布置过了，没有任何地方象昔日的婴儿室。以前从未到这儿来看过的雅努什，就象走进了一个旅馆的房间。

“这附近没有飞机场吗？”

雅努什耸了耸肩。

“可马路不远吧？”

“不错，马路很近，就在栗树林荫道那边。其实您刚才就是从那条马路坐车来的……”

“那么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哩？”马尔斯基不安地问道，眼望窗外枝叶繁茂的苹果树，两手伸向窗外。

“森林也不远。”雅努什已经不耐烦了。

“请您千万别生气，”马尔斯基的嗓音里隐藏着一股悲哀，“我是这样的心神不宁。”

“仗打不起来的。”雅努什用一种浑浊的嗓音说道。

“打不起来？真打不起来？”马尔斯基高兴地问。

“您就在这儿安顿住下吧，”雅努什对他说，“午饭前您可以到园子里去散散步。”

小花园还保持着雅努什第一次到这里来时的那种样子。一些苹果树冻死了，又栽了一些新的，因此，甚至园子里树木的高

矮看起来也没有变。雅努什朝自己如此熟悉的福禄考，向日葵，朝一直通向森林的林荫道瞥了一眼，心想，马尔斯基是以一个新来者的目光看待这一切的。

“有趣，这儿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他来到走廊。菲比赫先生派来的伊格纳茨正在走廊里等着他。

雅努什把伊格纳茨打发走了之后，就来到起居室，站在房子中间，茫然不知所措。每逢来了个什么外人，科莫鲁夫便特别突出地令人感到到处都是死人的影子。即便是阿罗来的时候也是如此。整个的生活似乎都变得毫无意义，而一切企图使它变得能够忍受的努力又都是徒劳的。简直就象一块腐蚀了的丝绸，手指一碰就成了碎片。

然后他又走到第二个房间，走进自己的卧室，这间房子曾经是佐霞的卧室，他就站在窗前，眼望着花园。一切都如同昔日，那棵老槲树即使这些年来长高了不少，但由于它硕大无朋，因此长了多少也不怎么看得出来。马尔斯基到花园去了。他沿着小林荫道悠哉游哉地往下走，一直走到小池塘边，他那步态俨如在一座壮丽的大公园里散步。

“他那模样儿就象在科卢姆纳散步一样。”雅努什微微一笑。

天阴了，在灰蒙蒙的天穹的背景下，花园里树木的轮廓显得更加优美，马尔斯基棕黄色的脑袋似乎把散射在周围的光线都凝聚到一起了。

正是由于有一个外人进入了这幢孤寂的房子，正是由于马尔斯基稀奇古怪的身影出现在他那熟悉的、天天看到的树丛之中，才使雅努什感到自己的生存是如此的痛苦和不可理解。

“这一切的意义何在？”

“但是，一个人活着也总该为别人做点什么才是，”他又微微一笑，“哪怕就是为这个马尔斯基，他是埃德加尔的学生。”

“啊，对了，”他忽然想了起来，“我得把那封信的事告诉他。”

于是他也来到了小花园。马尔斯基坐在一株槲树下的小长凳上，他那副神气，就象一只呆在可怜的榛树林里的异邦的金丝雀。这毕竟使雅努什觉得有点好玩。

“您觉得这避暑山庄可合心意？”

“美极了，好极了，这儿，怎么说哩……有那么一种古色古香的波兰味。”

“古色古香的波兰味”几个字是带引号的，他说出时带着一种嘲讽的语气，但他毕竟是这么说出口了。

雅努什挨着他在长凳上坐了下来。天空的深灰色渐渐消褪，呈现出一片绿色，就象老槲树前面生长的一排幼嫩的椤树和小榛树的新绿。树叶都纹丝不动，但是随时随地都可能颤动起来。

“您知道，”雅努什说，“雅日纳老头在葬礼上对我说过，他那儿有埃德加尔的什么信件……一定是写给雷肖的。最好去看看是什么信。”

马尔斯基一下活跃了起来：

“当然要去。现在马上就能走吗？”

“那地方很远，阿尔图尔先生。需要一大早动身……”

“远？有多远？”

“将近四十公里。”

“您有小汽车吗？”

“有，不过没有司机。”

“我来开，”马尔斯基有把握地说，“我曾经开过小汽车。”

“这我可不能同意，”雅努什笑着说，“您会把我俩都送去见上帝的。”

马尔斯基生气了。

“我为什么就非得去见上帝不可？”

最后还是决定由菲比赫先生给他们开车。菲比赫很不乐意抛下自己的园子出去，因为正好碰上收木莓的大忙时候。

“收木莓就那么忙吗？”雅努什惊讶地问。

“木莓容易干掉或散落。”园艺家回答。

雅日纳老头依然住在那间宽敞、低矮的房间里，房角上依旧放着那架黄色的钢琴。不过，他如今大概是靠别人来供养，因为他的眼睛已看不清，耳朵也不灵了。一个年轻少壮的姑娘达努霞在照顾他的生活。她是那样强壮有力，应该叫她雅金卡[1]才合适。她一双脚咚咚地跑来跑去。

跟这个老人谈话颇为费事，他闹不明白来客的意图，不过倒是认出了他们俩。他一会儿摸摸马尔斯基的肩膀，一会儿又摸摸他的膝盖：

“您跟我的雷肖同过学。”

他又悄声哽咽起来。

“一个人也没有，亲爱的先生，一个人也没有了，”他指着空荡荡的房间对雅努什说，“就我自己，先生，就我孤单一人。这个达努霞不知是看门人还是园丁的女儿……您可知道，她是从哪儿来的？是从阿卡狄亚公园来的……埃德加尔先生认识她。她原是那么可爱的一个孩子……”

达努霞站在远远的一个地方。

“达努霞，”老人叫道，“达努霞！你到先生们这儿来一下。你

① 亨利·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十字军》里的一个女主人公。

还记得埃德加尔先生吗？他给你从画报上剪过好多纸人……”

达努霞耸了耸肩膀。她觉得，老风琴师所说的一切，都是从他那软化了的大脑里杜撰出来的。

“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她说。

“你拿点什么招待招待先生们吧！”风琴师继续说道。

“我有什么能拿出来招待的呢？只有茶……”

“那就拿点茶来吧，我的孩子。”

结果是，这老头儿关于信的事一点儿也不记得了。他再三说明，没有任何信件，说埃德加尔从来没有给雷肖写过信，同时也不记得自己跟任何人谈起过信的事。

“怎么，难道不是您在埃德加尔的葬礼上亲口对我说的？”雅努什问。

“啊，在葬礼上，有这么回事，”老人表示同意了，但马上又伤心起来。“不错，我在葬礼上对您说过，可那不是什么信呀，只是一张明信片。”

“就算是明信片吧，”马尔斯基说，“您愿意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吗？”

“还有一些乐谱，不错，是有过一些乐谱……就在那架钢琴上，雷肖的乐谱，也有埃德加尔先生的……雷肖叫它什么来着？……哦，乐稿……是有过一些乐稿。可是海伦娜把它全都烧了。是在她死之前烧的。她烧了，请您相信我。她全都给撕了，烧了。她就是这么一个人。她生前从不准我听收音机……”

“可是，那张明信片呢？”雅努什问。

但是老人没有听他说话。他现在想起的是海伦娜。

“您可知道，”他说，“她那时多么痛苦。整整十天……她什么都不能吃。内脏全都烧坏了，他们用葡萄酒和牛奶给她——

请原谅我说句粗话——灌肠子，唉，先生，她受了多少苦呀。我日夜守在她身边。她可是已经赎了自己所有的罪过了……”

“您刚才说起过那张明信片，”雅努什提醒老人。

达努霞送来两杯浑浊的茶水。

“达努霞，那张明信片在哪儿？那张蓝颜色的，你记得吗？是埃德加尔先生寄来的那一张！”

“爷爷怎么老是口不离那位埃德加尔先生！”达努霞嘟哝了一句，一边把茶杯放在桌子上。

“她过去是那么一个温顺的孩子。”雅日纳对雅努什说。

“你去找找那张明信片吧，前不久我还给你看过的。那张蓝颜色，闪闪发亮的明信片。”

“贴在我房里的墙上了。难道不能贴吗？”

“你去拿来，孩子，去拿来……”

“我跟您一起去。”马尔斯基从座位上跳将起来。

达努霞穿过走廊，进到一间狭窄的小屋子里。那儿有一张铺得很整齐的床和一张小桌，再没有别的东西。明信片就别在床上方的一块花条的沃维奇壁毯上。达努霞闷闷不乐地把它摘了下来，噘着嘴，一句话也不说，就塞给了站在门边的马尔斯基。马尔斯基凯旋般地举着它走进了大房间。

“有了！有了！”他手里摇着那张明信片尖着嗓子叫道。

雅努什从他手上夺过来。

这是一张比普通规格稍大一点的明信片。在阳光灿烂的浅蓝色天空的背景下画了一座巴黎的凯旋门。旁边画的是一个用两棵四片叶子的三叶草编成的马蹄形花环。明信片上满是斑斑驳驳的苍蝇屎，但是它那蓝颜色一点也没有褪，仍然是那样纯洁，鲜艳夺目，衬托出凯旋门优美的轮廓。另一面是埃德加尔亲

手写的地址，左边有这样几个字，“埃德加尔·希莱尔从巴黎致以衷心的问候。”这就是一切。

雅努什淡淡一笑，把那张弄脏了的明信片递给了马尔斯基。那一位又把它翻来复去地看了好半天。

“一点价值也没有。”雅努什说。

“怎么没有价值？那签名呢？”

“埃德加尔的签名有的是。”雅努什说，“甚至裁缝铺的账单上也有。”

“您再也没有什么了吗？”马尔斯基失望地向雅日纳问道。

“没有。从来没有什么信件。埃德加尔先生有时到这里来，那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但是，信他可没写过。也许海伦娜那儿有过点什么。”

雅努什不愿去触动这个微妙的问题，便缄默不语。

“她烧过一些什么纸……”老人突然停住了，一筹莫展地朝梅申斯基望着。

雅努什再一次拿起那张明信片。是什么奇迹使埃德加尔这样一个细心人（他总是用即使不太讲究但无论如何也过得去的信纸写信，而且尽量不寄明信片）要去买一张如此难看的明信片，而且把它寄到沃维奇来呢？是他手边没有别的明信片，还是有人把它作为一种缺乏审美力的标本送给他的？莫非是他经过爱丽舍田园大街时碰上了一个不幸的老头，哀求他从他那里买几张明信片的？希莱尔没有写上日期，邮戳上的日期已经模糊不清了。明信片的正面没有褪色，但是反面已经发黄，显然是在阳光下放了很长的时间。这样一张小纸片从一个死者手里转到了另一个死者手里。任何人也无法查明埃德加尔何时寄出这张明信片，雷肖是何时收到它的。也许埃德加尔那时已知自己

得了不治之症，方想寄语另一个病入膏肓的兄弟。一个人的生命转瞬间就已化为乌有。“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啊！”雅努什心里补充说道。

马尔斯基不理解雅努什的心境。

“嗯，怎么样？”他突然说得那么响，使雅努什打了个寒噤。“我们只好带着这么一点儿可怜的收获回去啰。是吗，雅努什先生？”

雅努什不高兴地向他瞥了一眼。

“我以为，甚至会空手而归。”他平静地说道。

“这么说，您不要这张明信片啰？”

“要它何用？”

“什么何用？这是埃德加尔的明信片呀！”

“这张明信片不能填补他生平的任何空白，甚至连个日期也没有。”

“我们有一个已知① 的日期。”阿尔图尔用学者的口吻说。

“拿去吧，先生们，拿去吧，”雅日纳老头说，他坐在圈椅上转动着身子。“我们要它有什么用？”

达努霞站在门口，神情阴郁地听着别人对“她的”明信片争论不休。

雅努什朝她看了一眼，微微一笑，就走过去把明信片交给了她。

“请您拿去吧，达努霞小姐，请您重新别到床头上去吧。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寄来的明信片，他曾经很喜欢您，那时您还只有三岁。”

达努霞满脸通红，垂下了眼睛，她几乎是从雅努什手上一把

① 原文是拉丁文。

夺走了那张明信片的。她脸上的表情就象是大家都在捉弄她似的。她脚后跟一转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直至这场拜访结束，她再也没有露过面，当然拜访的时间也不算长。

“我对您有意见，雅努什先生，”马尔斯基在汽车里对他说道，“您丢掉了一件珍贵的纪念品。”

“我并没有丢掉它，”雅努什回答，“我把它留在了那个**理所当然**应该保留它的地方。”

“唉，永远也弄不清哪里是真正**理所当然**的地方。”马尔斯基忽然伤心起来，变得象一只闷闷不乐的小猴子，用两只隔得很近的眼睛注视着沿途的树木。

雅努什转过脸对司机说：

“菲比赫先生，别开得这么快。”

他心里想，马尔斯基来得正好，分担了他的寂寞。

可是，跟他一起在这狭小的住宅里呆的时间一长又觉得实在难受。马尔斯基常常通宵失眠，雅努什听见他是怎样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安宁。他夜里听收音机直到深夜（这是雅努什无法忍受的），吃早饭时又总是起不来。不过雅德维加从来不埋怨他。

“至少有个人聊聊天。听他说点什么。”

这就是说，雅努什从来不听她说的话。

过了一段时间，雅努什决定——他想起这个主意时不禁暗自好笑——“把马尔斯基扔到一个比较开阔的背景上去”。他向客人建议一道到扎科潘内，去登山。马尔斯基欣然同意了。

“我从来没有去过扎科潘内。”他不无伤感地说。

“山您也没有见过吗？”

“没见过。”

“那我们就去吧。”

这一次来到山区，与雅努什过去的旅游大不一样。这并非因为上次到这里来是跟亨利·安托涅夫斯基(此人如今在一个边远地区当省长)一起，而这一次则是同阿尔图尔·马尔斯基一道来的；也不是由于马尔斯基崇拜埃德加尔，从而使他感到更为亲近。简而言之，雅努什感到愉快的是能证实人间还能存在这样一种依恋，世上还有如此炽热的感情。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淡如水的国家里。

在扎科潘内和整个山区一切都非同昔比，与一九二〇年那次难忘的旅游已经相隔许久了。人是另一些人，对群山的态度也迥然不同，首先是雅努什自己也非同昔日，对一切的反应都大不一般了。当他看到克鲁普夫基山脊上拥挤的人群，当他排队购买登卡斯普罗韦峰的空中电车票时，他总是无法抑制心中的悲怆。不错，如今已有个小小的车厢把旅游者送上卡斯普罗韦峰，然后再从那里出发前进。可是他们又能“前进”到哪里呢？既然马尔斯基那双小脚上穿的是漂亮的黄色小皮鞋，不等他们从利廖夫山口走到招待所，那双皮鞋早就该散架了。如今利廖夫山口在雅努什眼里也完全是另一副景色，因为他们是“从山上”进入这个山口的；而当年他是经历了一番疲惫不堪而同时又是那样引人入胜的长途跋涉从下面到这里来的。那时，有个强烈的愿望在前面招引着他们，一心想看到那曾经是最美的景致——静峰山谷幽深的孤寂。

“简直是不可思议，这样的仙境！”当他们来到卡斯普罗韦峰上招待所门前的时候，马尔斯基旁若无人地大声叫嚷道。雅努什对马尔斯基已经完全习惯了，以致听到他的赞叹非但不觉得讨厌反而受到了感动。

一切都使马尔斯基赏心悦目，一切都使他称奇不迭，甚至人下山时身子需向后仰，他的黄色小皮鞋在斜坡上滑得站不住脚，碎石会在他的脚下滚动这类事都使他感到惊奇诧异。他没完没了地打听各个山峰的名称，而对扎德尼·科希切莱茨尤其感到兴趣。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这个山峰在何处，弄不明白那波兰十二池又是在什么地方。

"我只看到两个，"他反复唠叨说，"其余那十个呢？"

不过，马尔斯基也有不吭声的时候，不知是累了，还是宏伟壮丽的群山把他慑服了，总之，他是在默默无声中走到了拐向黑池的小径的转弯处的。他俩顺着这条小径走去。这条路，名曰小径，其实宽阔如城市的人行道，只是这条小径的终点有几级很高的台阶，要爬上去得费点劲儿。时值八月初，是旅游的黄金季节，虽说天色似乎显出了一点暴风雨的前兆。当他们攀登上黑池旁边的一块大崖石的时候，太阳又高悬在湛蓝的晴空，晒得很厉害。展现在他们眼前的池塘，象一幅地毯，平静，蔚蓝，只有塔特拉山上的湖泊才有这种蓝宝石的色调。尾随他们朝着这个方向而来的成群旅客尚未到达，这儿笼罩着一片无边的宁静。黑池的奇景，这个盆地美妙的结构，使阿尔图尔心潮激荡。大凡结构优美的东西，他多半是能理解的。

"啊，蝴蝶，蝴蝶！"他叫了起来。

一只红蝴蝶（看起来象是红的，其实不过是一只普通的荨麻蛱蝶）飞到了池塘上方，它是继续朝前飞，还是就此回头，看来似乎有点迟疑不决。只见它犹犹豫豫地在两位游客面前拍打着翅膀。雅努什默默不语，然而，一切都摆在他面前——象那起伏的群山。生活也象那群山一样的深奥莫测，一样的无法控制。

他俩朝前走了一会儿，经过一道小桥，走到了那条小径拐向

格拉纳特峰的地方。然后又转身往回走。他们经过卡尔沃维奇[①]遇难的地方时，去看了看那块纪念石，马尔斯基立刻警觉起来。

“为什么要在这儿凿一个卐字？”他问。

“因为这是此地山民的标志。自古以来就有的……”

“不好，要是德国人看到了哩……”

“什么德国人？”雅努什粗暴地问了一句。

但是马尔斯基不吭声，一直走到招待所他一句话也没说过。雅努什不想走近华沙招待所的石头房子。他宁愿按照老习惯到布斯特雷茨基招待所去喝一杯牛奶。但是布斯特雷茨基茅舍前面已经没有空位子，他只好领着马尔斯基走进屋里，在屋角上的一个窗口找了个不招人注目的地方坐下。雅努什从窗口看得见从卡斯普罗韦峰上下来的游人。

天越来越阴了，甚至听到了几声雷鸣。山羊峰上仍然是一片湛蓝的天空，但是从下方已经涌起了一团团灰白色的云。他们喝着酸牛奶，马尔斯基拿出从包伙小旅馆带到路上打尖的干酪、小面包和火腿。

“旅行中总得想到这些东西。”他以一种教导的口吻说，一边请雅努什吃，后者自然是不曾想到过“这些东西”的。

此时，一个熟悉的人影映入了雅努什的眼帘。从卡斯普罗韦峰上下来的游客的人流里，突然出现了一个他所熟悉的人。一点儿也不错，他就是安德热侬·戈翁贝克。他身后跟着一个不相识的黝黑的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三个年轻人在茅舍前面的桌旁也找不到空座位，便坐在石头上。安德热侬在石头上铺了顶

① 米耶奇斯瓦夫·卡尔沃维奇（1876—1909），波兰作曲家，在塔特拉山上死于雪崩。

帐篷还是睡袋一类的东西，又让那姑娘坐在上面。他们就坐在这个窗子外面，但因为窗子是关着的，所以听不见他们说些什么。姑娘解开背包，拿出食物，两个小伙子展开了一张仔细贴在布上的兹沃林斯基的旧地图，研究他们要走的路线。雅努什根据他们用手指指到的地方，明白了他们是要经过兹沃米斯克山谷到克日日内去。他羡慕他们将看到塔特拉山上这个壮观的景致，同时又忧郁地朝马尔斯基的皮鞋瞟了一眼。这双鞋子已经是百孔千疮，后跟也磨平了，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看来只好转回扎科潘内去了。

但是，他们要离开布斯特雷茨基的茅舍还得等雨过去，那雨突然象标枪似地飘打在崖石和矮松树上。雅努什的目光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三个年轻人。过了一会儿，他才想起，这姑娘就是海伦卡。他在心里默算了一下，海伦卡可能刚满十三岁。然而她已经发育得很好，看起来就象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虽说雅努什肯定前不久还在恰茨基街的住所里见过她，可是乍一眼却没能认出她来。

海伦卡与戈翁贝克的两个男孩不同，那两个是黝黑的肤色，黑头发，属于瓦莱雷克的那种类型，只是仪表上要优雅高贵得多，海伦卡肤色白皙，浅黄头发，象她母亲，象约齐奥。她一身半男半女的打扮，穿着一条长裤，头发编成两条辫子，用一根蓝色的丝带束住。她使雅努什忆起了自己在童年和青春时代赞叹过的一切。她的动作使他记起了罗伊斯卡太太，她笑起来跟奥拉一模一样，而首先是，她太象约齐奥了，就象是他的妹妹。

"我怎能认不出她来呢？"雅努什想道，表面上却装作在听马尔斯基讲施特劳斯的《厄勒克特拉》。"根据这些特点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能认出她来。"

她笑的时候，他看着那个酒窝（只有一个酒窝，在左边脸上），看着她头上亚麻色的头发，它虽无光泽，却很柔软；当她正不乐意地对自己的同伴说什么的时候，他看到了她噘着的嘴巴。这张面孔的不同凡响的美，使他惊叹，那双明亮的眼睛略微有点斜视，眼角微向上翘，每逢她嫣然一笑，眼睛周围便出现了那种非常好看的细褶（因为还不可能是皱纹）。海伦卡情绪很好，有时也不满地作个鬼脸，雨刚下起来的时候，她大叫大嚷。隔着窗玻璃听见她喊："安德热依！布罗内克！"忽然，他们一行三人都站到了窗边的屋檐下。雅努什退到角落里，怕他们认出了自己，后来又想，即使他们认出了他，也会装作没看见——在旅游中碰到这么一个讨厌的"舅舅"，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海伦卡的面部现在是略微高出他所临近的那个窗口，他可以仔细观察到这张敏感的小脸蛋儿上的极其生动的感情变化和表情。她的一切言谈举止显然都还带有一种孩子气的天真。但是在她的那些动作里，在她对待小伙子们的那种优越感里却已经充分地显露出了一种女性的特征。

突然，她把妨碍她系背包的哥哥一推，他从这推人的手势里，从她眼里的某种闪光中，不仅看到了整个的约齐奥，看到了自己的行军生活和约齐奥躺在上面咽下最后一口气的那堆绿色的苜蓿，也看到了自己整个的青春时代。

他就是这样入迷地望着这个青春年少的姑娘。

"一个非凡的景象。"他轻声嘟哝了一句。"她是从哪里来的呢？"

马尔斯基没有注意到他说什么，还在一个劲儿地向雅努什详细讲述自己对施特劳斯交响乐的看法和自己不喜欢《蔷薇骑士》的原因。

"雨停了，"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可以走了。走吧！"

"走吧！"雅努什说，同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他们走出茅舍的时候，外面又湿又凉。天空掠过一片白云，山石在太阳下闪闪发光，阵雨过去了。

雅努什抬起头，望了望洁白的云彩。

我头顶上飞过一片湛蓝的大海……

他想起了这一句旧诗。

当他们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上走，返回扎科潘内的时候，他看到那三个年轻、幸福的小家伙怎样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怎样顺着红色的标记朝那悬崖峭壁的方向，朝克日日内山口的方向大步走去。

"死了这条心吧，"雅努什自言自语地说，"你永远也不能跟他们在一起了。"

六

牢房里他们一共有十六个人。前不久送走了七人。雅内克注意到，送走的是清一色的刑事犯。剩下的就只有他们九个同志了。雅内克同其中的两个年轻人相处得最好。一个是二十来岁的小伙子（至少看起来是如此），名叫利莱克。他那张黝黑的脸膛儿上嵌了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如今在监狱里眼睛周围出现了一圈青灰色的阴影，他用那双眼睛望着维耶维乌尔斯基，就象看着圣像一样。另一个年龄稍大一点，叫阿历克塞，高个子，性格文静，他那笑容显示出的聪明睿智，就象一个各方面都很成熟的人。阿历克塞喜欢提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但只是悄悄地，生

怕让那个又高、又瘦、又凶狠的大个子听见。此人似乎完全被监狱“改造”过来了。他对维耶维乌尔斯基所说的一切都冷嘲热讽。他叫维特·诺瓦克。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象他所说的，维耶维乌尔斯基一类“圣洁的傻子”。他认为解散共产党①的责任也要由维耶维乌尔斯基一类的人承担；近几天来，关于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②的消息通过某种途径也传进了牢房，并引起了维特的大笑和维耶维乌尔斯基真正的不安。

维特·诺瓦克断言，“圣洁的傻子”这类人说的话跟牧师说的一样，不同的是，牧师许诺在来世有个天堂，而维耶维乌尔斯基却许诺在今世就有个天堂。

“这不是我许诺的，亲爱的，”雅内克微笑着说道：“这是列宁和斯大林说的。”

“还有红衣主教卡科夫斯基③。”诺瓦克挖苦道。

雅内克老老实实地让步了。他和阿历克塞、利莱克三人坐在屋角的一张铺板上，悄悄在谈论着什么。就是他们三人之间的交谈也进行得越来越稀少，因为他们自从被关在一个牢房以来已经谈得够多的了。而今甚至雅内克的好情绪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前，他总爱高高兴兴地讲点什么，有时说个没完没了，可现在，他闷闷不乐地坐着，一动不动地望着前方。

维特·诺瓦克又挖苦说：

“你在那儿看到了什么，雅内克？”

维耶维乌尔斯基没有答理他。他又加了一句：

“你是不是看到了永恒的幸福，一切私有制都将被废除！嗯？

---

① 指波兰共产党于一九三八年被第三国际的领导解散的事实。

② 指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③ 卡科夫斯基(1862—1938)，华沙大主教，一九一九年起任红衣主教。

一切私有制都将被连根拔掉……谁也不会有什么财产，只有幸福将笼罩全世界！”

“别挖苦，维特。”阿历克塞对他说道，他摆出一副似乎要维护维耶维乌尔斯基的架势。

“好，好，”诺瓦克挑衅地答道，“你不用护着领袖。领袖自己会自卫。”

他把维耶维乌尔斯基称作“领袖”。

但是这天晚上，刑事犯被送走之后，维特坐立不安。他坐在自己的铺板上，倾耳细听。

一个在牢里呆久了的犯人，往往能学会根据最细微的征兆猜测到监狱里发生的种种事态。他根据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和打开牢门的方式就能猜到是否出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每逢要处决一些什么人，每逢要送来一些新判刑的或从别的监狱转来的什么人，他都能毫不费力地推测出来。这一次，既没有处决什么人，也没有新送来什么人。可大量小汽车都集中到了监狱前面。没有人动门闩，没有人开大门，小汽车也没有开进院子里，都停在外面。然后，有一些小汽车开走了。傍晚的时候，各个走廊里便有了一些动静，有的地方在开门，关门，但是一切都是悄悄进行的，象在梦里一样。

“看起来，他们似乎要溜了。”维耶维乌尔斯基大声说道。

“安静，同志们，睡吧，”囚房值日的喊道，因为已经夜深了。

“今天晚上不能睡。”利莱克似乎是自言自语地低声说。

“利莱克，你听见了吗？”维耶维乌尔斯基低声说，“他们要溜了。”

“这是什么意思？”阿历克塞问。

“我哪晓得！”

“安静，安静！”同志们发出了嘘嘘声。

维耶维乌尔斯基头靠在被子上，但没有睡觉。临近清晨的时候，监狱大楼前面的小汽车突然开动了。

先是一个发动机吼叫起来，接着第二个，然后其他许多发动机都逐个咆哮起来。听得出，所有的小汽车都开走了。

“同志们，他们跑了，”维耶维乌尔斯基一跃而起，“他们跑了，他们溜了！他们溜了！”

所有的人都从铺板上跳将起来。

“唉呀，你这个蠢货，”维特·诺瓦克叫道，“你疯了吗？他妈的！不让人睡觉……”

“你还睡觉！在这种时候！”

利莱克把门擂得咚咚响。

别的牢房里也传出了喧闹声、叫喊声和擂门声。很快就清楚了，走廊里没有看守。牢房里的吵嚷声越来越大，连维特·诺瓦克也不再抗议，还跟着别人一道叫嚷起来。

“开门！开门！”

阿历克塞站在一个囚犯的背上爬到窗口，但是无法打开紧锁的窗子。他只看到监狱上方一片湛蓝的秋夜的晴空。天已破晓了。

突然，走廊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下面什么地方传来了叫喊声，又响起了一阵奇怪的锉磨声；有个什么人把牢房一个接着一个地打开了。所有的囚犯都挤在门边，门一开，他们一齐冲到走廊里，几乎把开门的人撞倒。

只有维耶维乌尔斯基站在这个人身边。这是个灰白胡子的严肃老人。

“出了什么事？”雅内克问。

“他们逃跑了。只留下了我们。”

“什么！逃跑了？”

“嗯，他们逃跑了，溜之大吉啦！”

“为什么？”

“你还问哩！德国人就要到了。”

“德国人……”

雅希不得不把身子靠在走廊的墙壁上。困惑莫解地望着这位老人。

“怎么德国人就要来了？难道我们就不自卫？”

“自卫……可是，他们似乎已经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了。”

利莱克又穿过走廊奔回来，一边高声叫着：

“维耶维乌尔斯基！维耶维乌尔斯基在哪里？维耶维乌尔斯基！”

“我在这儿，你吵嚷什么？”

就在此刻，电灯灭了。一片漆黑。利莱克在黑暗中摸到了维耶维乌尔斯基，抱住了他的肩膀，似乎怕失去了他。

“你知道吗，同志，”他说，“所有的钥匙都在进门的地方，在过道的桌子上，还有一张条子：‘留下的，全都是共产党。’”

“把我们交给德国人处死！”

但雅内克没听见他们说些什么。他只是一再重复一句话：“溃败……溃败……溃败啊……”

监狱大楼里又黑，又臭，又闷热。犯人们走到监狱前面的时候，一股清晨的寒气，一股清新的、令人神爽的微风向他们迎面扑来。雅内克脑子一晕，几乎跌倒。利莱克扶住了他。

“您怎么啦，杨同志？”他庄重地问道。

离监狱不远是一条通往波兹南的公路。公路上车马如流。

那些拥挤的人群，小汽车和马匹历历在目。囚犯们都朝着这条公路奔去。他们也拼命地奔跑着——如今只剩下雅内克、利莱克和阿历克塞他们三个人了。他们遇上了一个朝着同一个方向奔跑的老百姓。

“公民，出了什么事？”阿历克塞挡住他问道。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一位不信任地问。

“我们是政治犯……”

“莫不是特务？”那一位又问。

“开什么玩笑！”雅内克非常严厉地说道，“请您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我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是从监狱出来的。”

“他们象赶狗一样地追赶我们。”

“马路上是怎么回事？”

“人们在逃难……”

“到哪里去？”

“那谁知道，一个劲儿地朝前跑，即使是跑到波兹南也好。”

“德国人在哪里？”阿历克塞又问。

“到处都是，先生，到处都是！”

这个人身穿浅色西服上衣，没戴帽子，看得出来，他是吓破胆了。

“怎么个到处都是？”

“就是到处都是嘛。他们已经逼到了华沙城下。华沙还在防守。”

“快，利莱克，”雅内克以一种突然增长的力量吼叫道，“我们快跑！”

他自己便朝前面飞也似地奔去，似乎华沙就在眼前。

不知不觉他们也到了公路上。

公路上马车、自行车长流不息，偶尔有一辆小汽车从人群中擦过，喇叭高声吼叫着。一轮正往下沉的明月把这一切都照得一清二楚。当时正是望月。

阿历克塞转身朝西方看了看，那边的天空依然是一片漆黑。在这漆黑的背景下，一道道奇怪的光闪闪烁烁，迅速地掠过天穹，仿佛整个的天空都在痉挛、抽搐。

“你看！”他指着天空叫利莱克看。

“那是什么？”利莱克问。

“在打炮，这是炮弹的光。”

一声遥远的单调的轰响，盖过公路上马车的嘎吱声和流水般的哗哗的脚步声，传到了人们的耳际。

“战争！”利莱克说，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象是要哭出声来，“战争！”

“你看，军用卡车！空的！跳上去！”雅内克一边招呼他的同志们，一边朝那辆慢慢擦过人群的卡车猛扑过去，“跳上去！公民们！到波兹南去，把我们带到波兹南去！”他叫喊着，同时抓住了卡车的车帮。

“上来吧，先生，我们到华沙去，”几个朝气勃勃的声音同时回答他，那声音里听不出有丝毫惊惧。

在月光中他看到卡车里有几个若无其事的镇定的人。

“铁路工人！”他想道。

他向利莱克和阿历克塞伸出手去，帮他们爬上卡车，然后转身对卡车里的人说：

“谢谢你们……同志们……”

卡车穿过壅塞的行人，朝着波兹南的方向开得更快了。

“先生们到华沙去吗？”一个声音问。“因为我们要绕过波兹

南。”

“到华沙去。”利莱克急忙答道。

“到华沙去，”雅内克若有所思地重复了一句，“到首都去。”

七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拨过了打到部里的电话号码后，从敞开的窗口向外张望。窗外是漆黑、温暖的夜。从远处传来一阵沙沙声，一种遥远的响声，象是一大群昆虫成群结队飞向远方。这沙沙声就象五月金龟子撞在玻璃上发出的嗡嗡声，只是比那种声音要强许多倍。

话筒里响起了一个昏昏欲睡的声音。

“喂！”

“我的小汽车准备好了吗？”

“是谁在说话？”

“卡齐米日·斯彼哈瓦。”

“参事先生，您的小汽车部长夫人调去了。”

“部长夫人？”卡齐米日惊诧地问。

“是的。好象派了什么用场。”

“部里还有别的小汽车吗？”

“任何小汽车都没有了。”

“各个司里还有什么人吗？”

“没有任何人。就我自己。”

“您是谁？”

“门房。斯坦尼斯瓦夫·布瓦什奇克。”

斯彼哈瓦放下了话筒。没有小汽车！

“狗娘养的!”他骂了一声,重又走进卧室，开了灯。铺得整整齐齐的床上摆着一只皮质很好的小箱子，箱子里那些玻璃瓶罐的银盖子闪闪发亮。

斯彼哈瓦站在房中央,陷入了沉思。

“都跑了,大家都跑了。”

他按了按铃。

仆人立刻就来了。厨房里的人显然都没有睡。他站在门边忧郁而恭敬地望着斯彼哈瓦。

卡齐米日说:

“请沃伊切赫帮我把箱子收拾好。就象去进行一次‘短期出差’那样。”

“短期的?”沃伊切赫凄凉地问道。

“再短不过的。很可能我得亲自拎着它。”

“小汽车呢?”

“没有小汽车。”

“没有小汽车。”沃伊切赫重复了一遍，脸色一下变得阴沉了，显然他把希望寄托在这小汽车上。

“难道说,沃伊切赫也想走?”斯彼哈瓦问。

“大家都跑了,我独个儿留在华沙干什么?”

“说得也是,”卡齐米日思索了一会儿，“只是部里已经没有任何小汽车了。”

“参事先生自己的小汽车呢?”

“我借给公爵夫人了……”

“哦……”沃伊切赫惴惴不安地慢声说道,“唉，现在可怎么好呢?”

“等等看吧,等等看吧,”斯彼哈瓦神经质地说道,看了看表。

夜里三点二十分。“完全不用忙。”他说。

“啊，我倒觉得，应尽量快点，”沃伊切赫意味深长地说。

“他们在厨房里知道的事比我要多得多。”斯彼哈瓦想。他打开了收音机。没有声音。

“啊，我还是到公爵夫人那里去一趟，她也许还没有走。”斯彼哈瓦说。

他走到街上的时候，维斯瓦河那边的天空现出了粉红色。河水上飘来一股寒气，而在西边一轮残月还在倾泻着银辉。在那些横街上笼罩着一片寂静。昆虫的嗡嗡声是从一些主要街道上传出来的。到比林斯卡的府邸，他无需横穿耶路撒冷大道。院子里的厢房前面停着他的黑色小汽车，堆满了许多箱子。泰克拉小姐站在楼梯上照顾装车，从她那双眼睛里看得出她刚哭过。黎明时分玫瑰色的光线和明亮的前厅里射来的强烈的灯光交相辉映着她那张疲惫不堪的脸。

主楼梯的楼梯间里传出了一个昏昏沉沉的声音：

“灯火管制，灯火管制！……”

“什么人在那儿？”泰克拉小姐没好气地问道。

“防空指挥部的值日官。”那声音从黑暗里答道。“把灯关掉，灯火管制！”

“天已经亮了，一会儿就是大白天了！”别夏多夫斯卡小姐不耐烦地说。

“公爵夫人在房里吗？”斯彼哈瓦问。

“在客厅里。正在包装袖珍画。”泰克拉小姐回答。

卡齐米日走进屋里。整座房子都亮着灯。一切都照得亮堂堂，如同白昼①，就象那举行盛宴的日子。阿罗坐在前厅的一张

① 原文是意大利文。

椅子上，穿好了大衣，戴着帽子，手里拎着一个化妆箱。他昏昏沉沉地直视着前方，嘴里叼着支香烟。他们彼此没有打招呼。

"妈妈在哪里？"斯彼哈瓦问了一句。

阿罗默默无言地用香烟指了一下客厅的门，斯彼哈瓦走了进去。

客厅里乱成一团。玛莉亚一动不动地站在麦草、刨花和堆得乱七八糟的家具中间。她苗条、颀长，斯彼哈瓦突然觉得她变成了昔日的那个玛莉亚。在那值得纪念的一天，他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也是站在一个翻得乱七八糟的房间中央，并向他伸出了两只手。这一次她没有伸出手来。

"玛莉亚，该走了。"斯彼哈瓦开门见山地说，"天快亮了。白天飞机轰炸……"

公爵夫人茫然地瞥了他一眼。她那双蓝色的大眼睛里凝结着悲痛和惊慌。她惧怕的不是德国的飞机，而是即将来临的这一刻。

"走吧，"斯彼哈瓦又说了一遍。

玛莉亚抓起一件帆布雨衣，满怀疑惧地又朝斯彼哈瓦瞟了一眼，然后看了看挂在墙上和放在长沙发上的许多肖像画和袖珍画。她根本就没有把这些画包装起来。

"你瞧，你瞧……"她说。

她终于把斯彼哈瓦期待了良久的那两只手一齐伸了出来。他朝她奔了过去，亲吻着这一双手——跟二十年前的那一次一模一样。也跟那一次一样，他觉得自己的生活中又开始了另一个新的时代，觉得正在发生一件大事……

"你瞧，你瞧，又是流浪。"公爵夫人说。

这时，阿罗进来了。

“妈妈，一切都准备就绪了，”他不耐烦地说，“我们走吧。”

“你拿着那些袖珍画。”公爵夫人说。

阿罗把墙上的一整排袖珍画一把抓了下来，就象从灌木丛上抓下一把醋栗果一样，随便塞进了自己的衣袋。

“再见！”公爵夫人对斯彼哈瓦说，同时举起两只手把一块浓烟颜色的丝面纱罩在小巧的草帽上。“再见！”

这就是一切。她已经坐进了小汽车，身边坐的是昏昏欲睡、两眼凝视着空间的阿罗和那条棕色的穆哈，唯有这条狗因乐于出去旅游而愉快地吠了几声。直到泰克拉小姐把最后的几只小箱子和毛毯放在她的脚边的时候，比林斯卡才朝斯彼哈瓦转过身来说道：

“卡齐，”同时把一只戴着棕色手套的手伸到放下的汽车窗玻璃外面，“你是不是跟我们一起走好？”

“已经没有地方了。”阿罗用一种阴沉的声音说。

“不，不，”斯彼哈瓦摇摇头，并且觉得自己已热泪盈眶。他不明白，为什么这般激动，是为她的离去感到难过，还是为她自私得如此残酷感到痛心？

“哎哟，卡齐！”公爵夫人说，“你不要哭呀！”①

这时，司机发动了马达，斯彼哈瓦漂亮的别克小汽车轻轻地驶到了门廊前，在院子里转了个圈子，便消失在依然是昏暗的门洞里了。卡齐米日望了望四层楼公寓楼房上方深远的天空。天空是碧绿的，一边呈现出玫瑰色。

“但愿他们不要遇到什么灾祸才好。”站在他身边的泰克拉低声说。“现在我得去把所有的东西都锁起来。”她自言自语似

---

① 原文是法文。

地说道。

斯彼哈瓦走了。他站在离耶路撒冷大道只有几十步远的地方放眼望去。马路中央是人群、马匹、大车、轿式马车、小汽车的滚滚洪流，伴随着这股洪流的是一种单调的嘈杂声。步行的人们挂在大车的车辕上，马车的踏板上，有的坐在小汽车后部。伤兵们头上缠着血淋淋的绷带挤在一些乱糟糟的炮车上，这些炮车也不知是怎样陷进了这个杂乱不堪的漩涡里来的。它们象一头头巨大的食蚁兽，翘起了长嘴向前移动着。小汽车里坐着一些面色苍白、睡眼惺忪的人；大车上装着狗、鸟笼、灯、棕榈树，构成了一幅幅混乱的静物画。

维斯瓦河后面直射过来的舞台灯光似的灰红色的光线把这一切都照亮了。时不时有个逃难的人抬起头来，向后朝着仍然是昏沉沉的西边的高空投去不安的一瞥。

在布拉茨卡街和耶路撒冷大道拐角的地方，稠密的人流分成了两股，然后又重新汇合到一处，绕出一个空白的小岛。小岛上躺着一匹死马，它躺的姿势颇为奇特，头扭向身后，四脚朝天。马蹄上那些结实的马掌铁在玫瑰色的曙光中闪闪发亮。

斯彼哈瓦伫立在人行道边上，茫然地望着你推我挤的人群，川流不息的牛和马，望着人们机械的动作，他们弓着身子，单调地一直向前走去，向前，向前。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此时一辆深蓝色的小轿车在他身边突然停下，踏板几乎擦到了人行道的边上。玻璃窗后现出了罗伊斯卡太太那张安详的面孔。

“请您跟我一起走吧，”她放下玻璃说道。“快点，快点，这儿不能停车。”

卡齐米日忘记了沃伊切赫的“短期的”和“长期的”行李准

备，毫不迟疑地打开了小卧车的门，坐到了爱韦琳娜太太身边，跟她一起走了。还是那种粉红色的迷人的光线，如今射在罗伊斯卡太太的脸上，照亮了她那一头银发，照得卡齐米日睁不开眼睛。小汽车艰难地夺路而行。在高架桥上路稍微畅通一点，但是在布拉格又陷入了那种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流之中，小汽车只得以最低的速度向前移动。他们彼此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一会儿，罗伊斯卡太太俯身对司机说：

“卢德维克，走奥特沃茨卡公路吧，那儿也许好走一点。”

果然，奥特沃茨卡公路要宽松得多，深蓝色的小卧车也开得快了起来。从卢贝尔斯卡公路的方向传来了第一阵爆炸声，天变得越来越亮。阳光灿烂的一天开始了。

一小时后，他们就到了普斯泰翁基。罗伊斯卡太太去料理她的家务。斯彼哈瓦甚至没有走进屋子，下车后便直接到园林里散步去了。

园林里的参天古树耸立在清晨蔚蓝色的天穹下，显得那么挺拔、刚劲。巨大的枫树用碧绿的树冠遮盖着结满了黑色和珊瑚色浆果的低矮的稠李和酸果树丛。参天的树干之间笼罩着一片宁静。花坛里的秋花散发出一种晚熟的不带蜜味的香气。他觉得，他所经历的一切真象是一场梦。

只是时不时传来一阵低沉的、不祥的隆隆声，听起来十分遥远，也许是在某个地方，炮弹落到了某个人或某件东西上面。这儿可是万籁俱寂，碧绿的树叶在微微摇曳。

他漫步在浓荫蔽日，五色斑斓的园林里，伴随着他的那股香气，既不是蜜香，也不是花香。过了好一阵子他才想起，那是他记忆中的遥远的过去的一种香味：童年时代的香味，那是泥土的芳香。

显然，园林外面的什么地方有人在耕地，罗伊斯卡太太周围的人跟她一样都在泰然自若地干活，一缕清新的、湿润的泥土的馨香从枫树和桉树雄伟的树干之间飘来。

斯彼哈瓦停住了脚步，把那香味深深地吸了几口。他记起了家里的茅屋，爷爷，父亲……他过去总是想从心灵深处赶走这些回忆。这一次只是一笑置之。

他走到房前，那儿最后一批紫红色的翠菊已经受了锈病的侵袭，在硕大的花坛里东倒西歪，象一群顽皮的孩子。

此刻罗伊斯卡太太从那座两边有两个塔楼的古怪的木头房子里走了出来。她手里抱着一大束秋花，那显然是有人刚给她送来的。她安详地朝卡齐米日微微一笑。

"我给约齐奥上坟去。"她说，"一起去吧。"

斯彼哈瓦无言地跟着她去了。通往西比尔小神殿的那条小路相当窄，他只好跟在爱韦琳娜太太身后。他不由自主地赞叹起她那娇傲而镇定的步态来。罗伊斯卡竟来得及脱下旅途的服装，换了一身浅色的夏季衣裙。

"真见鬼，她今年多大岁数了？"斯彼哈瓦心里思量道，而且以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式计算起来：自从敖德萨那次谈话之后过了……我的上帝，已经过了二十五年。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而她却依然如故……

显然，罗伊斯卡太太想的是同一件事。她按动了铁铸的向日葵花心，走进了亭子，把一大束紫红色和黄色的鲜花放在红大理石的墓碑上，然后便在靠亭子的一张半圆形凳子上坐下，说道：

"您可记得我们在敖德萨的谈话？"

在敖德萨时他们不知进行过多少次谈话，但是斯彼哈瓦立刻就明白，她指的是一九一四年七月的那一次。因为他也想起

了这一次谈话。

“记得。”他答道，同时在墓碑的另一边坐下。“我也正想起它来。”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怪事。”她略带点口讷地说，“有时，许多重大的事情都被忘到九霄云外……而那次谈话并不重要……丝毫也不重要……”她沉思起来。

“我们那时谈的是约齐奥的前程。”斯彼哈瓦说。

“当时真是自寻烦恼。”母亲长叹一声。

“我们确实为他担心得太早了。然而，我们又怎能预见到呢？我们处在当时那个世界上，对它可能发生的一切毫无准备……”

“人总是处在毫无戒备之中。难道说我们对当前所发生的一切有所准备吗？”

斯彼哈瓦没有回答，他们侧耳倾听。从十分遥远的地方又传来了几声沉闷的爆炸声。

“真可怕。”罗伊斯卡太太说。

她朝墓碑俯下身去，整理了一下摆在上面的鲜花，让它不要遮住凿在大理石上的日期：1898—1918。

“有时我想，”她又转身对斯彼哈瓦说，“约齐奥在当时，在二十五年前就已经历过这一切，这也许还好一点……短促的一生，死在光荣的战场上。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刻对于我们要比现在光彩得多……”

斯彼哈瓦不喜欢这种思辩：如果不是这样该有多好……然而又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今天同样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他只好辛酸地承认：

“之所以有今天，正是我们过去奋斗的结果。”

罗伊斯卡太太严肃地朝他看了一眼。那种安详的表情从她的脸上倏然消逝。她那双眼睛里闪露出恐惧、责备和慌乱的神色。

"连您也……"她嗫嚅地说。嘴唇在发抖。

但这只是短暂的一瞬。她迅速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又把眼睛转向了墓碑。这时，斯彼哈瓦看到了她那美丽的侧影，她那短短的翘鼻子和她那一头松软的银发。骤然他心里又产生了那种辛辣的滋味，跟当时在敖德萨一模一样。他恨这个妇人，由于她的美色、她的门第以及她那令人不能忍受的贵族气派。

"约齐奥如果活着，他同样会为今天的这一切而卖力干的。"他这么说是为了刺罗伊斯卡一下。

但她并没有觉察出话里的恶意，眼睛一直盯着大理石墓碑上的题词，甚至温和地笑了笑。

"我正说哩，"她说，"他已经领略过失败和光荣的滋味，这也许更好一点……"

这一番话更加刺痛了斯彼哈瓦。

"说句实话，"他表面上装得很平静，并没有看爱韦琳娜太太一眼，"那算什么光荣……我们在这儿继续的事业，他在那儿已经开始了。"

"这话怎么理解？"

"当然，那一切看起来很漂亮，"斯彼哈瓦接着说，他的声音已不那么平静了。"我亲身参加过，因此我清楚。是的，看起来真漂亮：枪骑兵，手旗，长缨枪，凡此种种……顺便说一句，有个住在美国的博莱斯瓦夫斯基把那一切描写得十分生动……您或许读过？"

"没有，没有。"罗伊斯卡不耐烦地摇摇头，等着卡齐米日想

说的最重要的下文。

“其实，那是发了疯。在格涅瓦城下，在奇弗罗夫城下，在卡涅夫城下，人们象苍蝇般地死去。为了什么？”

“怎么是为了什么？为了波兰。”

斯彼哈瓦苦涩地一笑。

“为了波兰。然而，是为了什么人的波兰？我们的地主老爷们想要乌克兰。波多莱和乌克兰大地产所提供的收入是波兰内地任何一个地方所不曾提供也不能提供的。舍弃我们的殖民地是件痛苦的事……别人飘洋过海去寻找殖民地，而这里就在手边，肥美丰饶的理想福地。”

罗伊斯卡太太浑身一阵哆嗦。

“照这样说，约齐奥是为此而牺牲的？”

“您忘记了莫林策吗？”

“唉，卡齐米日先生！”罗伊斯卡太太朴实地喊了一声，用双手捂住脸。“这不是真的……”

“您爱过莫林策吗？”

“我爱过的。”

“也爱过莫林策的人？”

罗伊斯卡太太没有回答。

“您瞧，就是这么回事。”

“这么说，约齐奥是白白牺牲了。”

“为了我们得到的这样的一个波兰。为了我们建设的这样的一个波兰。”

“这不是事实，不是事实！凡是我们的鲜血流淌过的地方，都有另一个波兰，真正的波兰……”罗伊斯卡太太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所想的不是你们的资本，他所想的不是你们的地

产……"

"应该说：我们的地产。"斯彼哈瓦纠正她的说法。

"不错，我们的地产……他想的是让生活变得美好起来，他想的是重新……"

"结果又怎样呢？"

"我不知道。"罗伊斯卡太太又坐了下来，安详的表情早已从她的面庞上消失了。

"我认为，他当时什么也不清楚。他只想去打打仗……就是所谓的挥几下马刀。我见到过他……"

"是个什么样儿？"爱韦琳娜太太低声问。

"非常之美。他使我想起了某一张画，只是记不得是哪一张。他戴的军帽有一条小皮带牢牢地系在下巴上。刚刚冒出一点胡子。面颊上时不时泛起两朵红云，闪烁一下又消失了……"

罗伊斯卡太太闭上双目，伸直了腰板，贪婪地捕捉斯彼哈瓦的每一个字。泪水从紧闭的眼皮下淌了下来。

"卡齐米日先生，我们不该指摘他。请您别那么说他吧。请您看在母亲的面上，看在波兰的面上，不要损伤他吧！"

"我们为了维护某种神话而保全他，那历史会对他作出怎样的结论呢？"

"历史是神话的汇编。不是这种神话，就是那种神话。"

斯彼哈瓦烦躁地动弹了一下。

"您原是希望他成为这样的人的。我们的那次谈话……"

"那时我不过是个愚蠢的毛孩子。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了许多东西。那是在离开敖德萨之后。"

"人总是在不断学习，"罗伊斯卡太太说，睁开了满含热泪的眼睛。"而我今天明白了许多东西。是在我们的旅途中，当我们

从华沙逃跑的时候。”

斯彼哈瓦弓着背。

“从华沙逃跑，”罗伊斯卡太太又清晰而果断地强调了一遍。“您明白吗？卡齐奥先生，您可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从华沙逃跑……”

“逃到哪里？”卡齐米日问道，他的声音平静得多了。

“哪里？到我们命里注定的最终点。您得逃到国外去……”

“玛莉亚已经到那儿去了。”卡齐米日嘟哝了一句。他的声音是那么轻，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能肯定罗伊斯卡太太是否听得见。

此刻他侧过了身子，眼望着墓碑上的题词。要是他能看到罗伊斯卡太太注视着他的那种目光，他就会毫不怀疑她不仅听见了他的话，而且对他卡齐米日产生了某种深刻的蔑视。

两人沉默了片刻。然后罗伊斯卡太太跪下了，并给卡齐米日使了个眼色，叫他跪在她身旁。她低声祈祷着，后来声音就越来越响，好象一开始并非出自本愿。她越说声音就越高，越有力量。斯彼哈瓦暗吃一惊，朝罗伊斯卡太太看了一眼，跟在敖德萨时一样，他从罗伊斯卡太太身上看到了某种不寻常的，令人感到震惊的东西。他突然从这个审慎沉着、含而不露的妇人身上看到了她昔日的那种激情澎湃的格调，那是她青春时代所固有的特征。似水流年，可她毕竟还保留了一点青春的影子。

“原谅我们吧，约齐奥，”爱韦琳娜太太说道，“我们对不起你那圣洁的、抛撒在无名之地的被人遗忘了的骸骨……我们要请求你的宽恕，不仅是因为我们对你的怀疑……不仅是因为我们把一些可耻的、毫无根据的、低贱的意图和宗旨强加在你的身上……而且是因为我们否认了你为祖国而牺牲的荣誉……你是

认为值得为之献出生命，值得一死才献出你的一切的……你死得光荣，明白吗，我的儿子！你死得光荣，你是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信仰、自己的青春而献身的……我们相信，甚至在今天这样的时刻，在这个到处是屈辱、恐怖、充满了杀机的时刻，我们仍然相信，你并没有白白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爱韦琳娜太太的声音猝然而止，她朝墓碑俯下身去，把头靠在鲜花上。斯彼哈瓦用一条腿跪着，惘然若失，一筹莫展，事实上是被吓得不知所措。说不定，他也有点受到感动。罗伊斯卡太太一番出人意料的话熔化了他灵魂深处的那块寒冰。他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了。

八

安特克·戈翁贝克所在的小股部队留守沃姆扎，而原来集结在这座城市的一个师的其他人都去攻打马祖尔去了。安特克在一种难耐的无所事事之中度过了九月的头三天，早晚到几个营房转一转，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躲炸弹。他竭力保全自己的士兵，把他们统统赶进了防空洞。他自己在防空洞里却呆不住，相反，还拿着望远镜爬到马厩的屋顶上，观察对城市、营房和附近村庄的空袭。他手上的一副战地望远镜还是上车站的时候从胡贝尔特那儿拿来的。现在正好用它来观察令人烦恼的空袭。他觉得，作为一个保卫祖国的战士，只能做到这一点点似乎是太不够了，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如今他们已经毫无自卫能力，可是他又无法阻止士兵们时不时举枪射击，他们仿佛是在打飞机，可实际上是朝天乱放枪。

第三天傍晚，北方传来了爆炸声。沃姆扎的小股部队完全

失去了联络和情报，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电台广播很快就变得混乱而无规律。傍晚时分，射击的声音更近了，但并不是炮声，大炮好象没有挪动地方，而是步枪的齐射和单射的声音。晚上有几辆摩托闯了进来，营房院子里乱成了一团。

“都出来，都出来！”士兵们在黑暗里彼此呼叫。发电厂已经停摆了，因此用不着担心灯火管制。

安特克没有什么军事经验，更谈不上有什么战斗经验。他们排成四列纵队，背上电话线轴迅速离开了城市，向南，朝着华沙的方向走去。公路上响起了小股部队有节奏的脚步声，既不准说话，也不准抽烟。安特克机械地迈着脚步，慢慢就摇晃了起来，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一出城，他们立刻就进入了森林。

森林，就象所有的森林在夜里给人的印象一样，高高耸立在他们前面，如同一堵黑色的墙，不过有时在远处某个地方现出一条被月光照亮的浅蓝色的道路。他慢慢就能在黑暗中分辨出伙伴们的面孔了。夜使他们每一张面孔都现出一种聚精会神而且没有一点睡意的表情。安东尼觉得，他跟大家一起爬上了一座高山，仿佛他们在黑夜里进入了扎弗拉特。奇怪的是，脚下为什么没有碎石下滑的响动。

每隔一个钟头就让他们停下休息十分钟。安东尼便把电线轴放在地上，揉一揉疼痛的肩膀。背上小河淌水似地流着的汗水变冷了，他感到了一阵阵的透心凉。然后，前排传来了一声很轻的吆喝，什么东西咯吱响了一下，连队又继续前进了。

走到第三个小时的中间，有人在他腰上戳了一下。

“你睡着了吗？戈翁贝克！他们在叫你……出列！”

他跟其他五个士兵一起到了公路边上。一个中尉把他们引

进森林深处，叫其中的三个士兵带一台报话机停在一个地方，又领着其他的人继续在林中穿行。月光在树木的缝隙里撒下银白色的斑点。跟中尉走的那几个人拉着电话线从一棵树枝搭到另一棵树枝上。

中尉临走的时候对他们说：

“你们在这儿等着，该怎么办会告诉你们的。”

他告诉了他们呼号之后，便扬长而去。他们仍然呆在黑暗里。他们之间立刻进行了分工，决定由谁来看守报话机。安特克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睡着了。

他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两个只穿一件单衬衣的士兵正坐在他身边啃黑面包。森林里一片静寂。

“喂，戈翁贝克，”他们之中的一个，白白的维莱克说，“你那背包里有点什么吗？”

“我能有什么？”安东尼回答，一边揉着眼睛，“还不是跟你们一样：面包。”

“瞧瞧他，这么个华沙的小狗，没带一点儿吃的东西。”

“我们还以为，”维莱克补充了一句，“你背包里有菠萝哩！”

“祖国光让我们啃干面包。”那第二个黑黑的小战士说，他大概是个铁路工人。

“有面包吃就谢天谢地了，就怕要啃土。”维莱克说。

“你等着吧，等着吧！”黑黑的那一位嚷道，“我们再在这儿蹲久点，就只好啃土了。德国鬼子眼看就……”

“你们说什么？什么？”安特克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从牙缝里挤出了这么一句话。

“这一边森林外面夜里有狗叫，”维莱克说，“去吧，戈翁贝克，去看看那儿有什么没有？说不定会搞到点牛奶或是别的什么

哩！”

“嗨，真的，跑去看看吧，戈翁贝克，朝这个方向走。”

戈翁贝克有点“跑”不动，他的脚都磨破了，不过他还是朝伙伴们指的方向走去。天色尚早，夜里极凉，可已经预示了一个大热天。高大的蕨类植物叶子上挂满了露珠，茂密的越橘丛和黑浆果丛上也是露水在闪光。这些浆果的硬挺的叶子，有的地方已经变红，象玻璃一样锃亮。他在密林中穿行的时候，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印象，一种从噩梦中醒来的印象。他越往前走，越觉得这地方的景色，这些树木和灌木丛都似曾相识，后来终于明白，他是走到一个熟悉的地方来了。他加快了步伐，忘记了磨破的脚痛。稀疏的树林之中露出了一片旷地，说得确切一点，是一片田野，此时他大步飞奔起来。他跑到林边，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深深吸了一口气。他看到了一幅熟悉的，在这个时刻非常宁静的画面。田野从森林开始向下方成扇形伸展开来，地里爬满了马铃薯褐色的蔓儿，下边的一条白色的带子，正是他所熟悉的公路。公路后面有一排农家建筑物和一座农舍。农舍显得很低矮，但很大也很整洁。一个高挑身材，象根绷紧了的弦一样笔直的姑娘正好从农舍里出来。

“阿涅尔恰！阿涅尔恰！”安特克叫喊起来，虽然他也明白，那女子不会听见他的喊声。他对自己的声音感到惊讶，那声音里既含有欢乐也含有恐惧。片刻之前他还以为，他认出那些熟悉的东西是由于自己刚刚从梦中醒来；此时他又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梦中，回到了那令人愉快的，自己童年时代的梦中。他害怕自己的喊叫声会吓跑这场美梦，又会给他留下恐惧、脚痛、疲劳和难以置信的荒谬的战争。

“阿涅尔恰！阿涅尔恰！”他又悄悄地喊了两声；他一再重复

着这个名字，他并不想呼唤她，只不过是为了肯定自己眼前的这个景象罢了。

奶奶的农舍没有消失，它是实实在在的东西，然而战争也是实实在在的：从东边和北边某个遥远的地方不断传来一阵阵大炮的轰响。

安特克踩着马铃薯地从山岗上奔了下来，磕磕绊绊，跌倒了又爬起来，活象一只兔子。嘴里还反复念着奶奶的养女的名字。这时，阿涅尔恰走到院门外边，穿过两棵长在篱边的樱桃树的阴影，站立在马路上，手搭凉棚往左边看看，又往右边瞧瞧。显然她没有朝马铃薯地里张望，直到听到这个跌跌撞撞向她奔来的士兵的杂乱的脚步声，她才转过身来。她一哆嗦，吓了一跳，急忙躲到篱笆后面，仿佛那儿就能给她以保护似的。

安特克奔到篱边，一把抓住了她，同时还在喘着粗气。

“阿涅尔恰！你认不出我吗？”

“安特克！”过了一会儿她才叫道。“神圣的上帝呀！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跟伙伴们一起呆在森林里！”

“耶稣马利亚！爹娘刚走……”

“什么爹娘？”

“嗨，你的爹娘呀！带着海伦卡，走了大概有十分钟、一刻钟的光景……乘小汽车走的。他们半夜的时候离开华沙，打算在天亮之前赶到普斯泰翁基。可你父亲犯了病，伯母（她把戈翁贝克老太太称做伯母）不准他们走，但他们忙乱了一阵子还是走了。唉，你要是早十分钟……”

“他们为什么要走？”

“你还不知道？所有的人都从华沙逃走了……”

“怎么所有的人？”

“唉，也许……”

“华沙不进行防御？”

“我哪知道？大马路上人挤得水泄不通……奥拉太太说……这儿倒很平静，因为这是条小路……”

“他们到普斯泰翁基去干什么？”

“我哪知道？不清楚……人们到处奔跑，反正总得有个地方去。奥斯特鲁夫的一个犹太人在公路上被打死了……他是到我们这儿来的。”

“奶奶睡了吗？”他为了使自己不至停留在这不可思议的梦境，才随便问了一句。“爹娘走了，”他又重复一遍，“爹娘走了。”

这件事使他惴惴不安，虽说本来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

“父亲犯了病？”他一边往农舍里走，一边向阿涅尔恰问道。

“嗯。所以他们才忙乱了一阵。奥拉太太给他打了针，注射器老半天煮不开。他们走得太晚了，他们马上就要走到那条大公路上了，到那时你瞧着吧，看飞机怎么轰炸……”

“谁开车？”

“你父亲。”

“是那辆新的小汽车？”

“嗯，那辆新轿车……”

“我的上帝！”安特克的心脏又紧缩了一下。

“海伦卡呢？”他问。

“海伦卡象个小孩。她高高兴兴，嘻嘻哈哈的……”

“她还笑？”

“她笑总比哭强。奥拉太太哭了。”

安特克朝阿涅尔恰看了一眼。

她笔挺地站在他面前，两个乳房如同少女的一般，她的模样儿跟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安特克心想，“她不已经是年过三十的人了吗？”而后他又对自己生起气来，“我这脑袋瓜子都在想些什么……在这种时刻！”

于是他对阿涅尔恰说道：

“给我点儿牛奶或是别的什么吧。我还有两个同伴呆在森林里。”

“牛奶，有。”阿涅尔恰说，“你爹娘还留下了一点儿罐头……”

奶奶还躺在床上。对周围发生的事，她闹不太明白。只晓得弗兰齐舍克夫妇带着小家伙（他们把她培养成了个伯爵小姐！）来了又走了，这会儿她的黝黑的、一表人才的长孙又来了。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她问道，一边从层层叠叠的鸭绒褥子、毯子和被子里伸出一只手来。

“我吗，奶奶！”安特克提高了嗓门，尽管戈翁贝克老太太并不聋。“我就在这附近，真是凑巧得很。”

“你见到了你的爹娘了吗？”她呻吟了一声问道。

“没有，我没有见到。”

老人听到这个回答无动于衷。

“这里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她叹息说，“我已经是什么也弄不明白了。是德国人打我们？”

“我不太清楚，奶奶，我是在森林里。大概是德国人打来了。”

“人们纷纷逃出了华沙……弗兰内克说的。”

接着她又自言自语地唠叨了起来，样子似乎很生气。

“到普斯泰翁基，到普斯泰翁基……为什么我这儿就不能

呆？呆在农民的茅舍里最安全，可他们不……”

阿涅尔恰走了进来。

“这儿有两瓶牛奶。你用什么拿呢？”

“你给个什么小篮子吧。”

“军人拎个小篮子！”

“不关你的事！”紧接着他又痛心地补了一句：“我已经不象是个军人了……”

他拎着一只装了两瓶牛奶和一个闪闪发亮的罐头的小篮子，穿过马铃薯地，一直朝山上走去。他一边走，一边绊在褐色的马铃薯蔓子上，猛地一回身。阿涅尔恰站在农舍前的公路上。

“谁会来给你刨这些马铃薯？”他讥讽地问了一句。

“肯定是你啰！”她朝他叫道，“你恐怕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了吧？”

“暂时恐怕是没有……”

伙伴们急不可耐地等着他回去。

“你到哪里去了？我们还以为你溜了哩。”

“我奶奶住在这儿。”安特克边说边把牛奶瓶子放在伙伴们面前。

“别瞎扯了！”

“真的！”

“也许你在每个村子里都有个‘奶奶’吧？”

“我以名誉担保。嫡亲奶奶，我父亲的生母。”

“如此说来，就是戈翁贝克老太太啰。”卢德维克说，他打开了牛奶瓶盖。

“来，来，我给你看个东西。”维莱克喊道。他一跃而起，扔下开了一半的肉罐头。“我让你瞧瞧……”

他拉着安特克顺着搭在树枝上的电话线走去。在十几米远的地方，一点儿也不差，就在十几米远的地方搭在树上的电话线终止了。被剪断的线头随随便便地搭在一个松树枝上，附近放了一个空线轴。

“你守着这条电线吧，伙计，”维莱克说，他的声音由于恼怒和苦笑而发抖了。“你就站在这儿，等着吧。呼号你还记得吗？你就对着自己那个小孔呼叫吧，也许，会有人回答你！”

“我不明白，”安特克说，“这是什么意思？”

“这意思就是，中尉先生把我们给甩啦！我们可以在这儿一直站到见阎王。德国鬼子一来，碰到我们都在战斗岗位上……”

“他妈的！”安特克骂了一句。

“我们可以到你奶奶家去了，我们已经打完仗啦。”黑黑的卢德维克说。

但他们还是坐在原地喝完了牛奶，吃完了肉和变硬了的面包。大炮的轰隆声近了，三个人都听得一清二楚，但是谁也没有提醒自己的伙伴注意，大家都装得若无其事。在森林深处的上方时不时传来轰炸机沉闷的吼叫声，炮弹落到了通向谢德尔策的公路上。一连串不断线的沉闷的爆炸，然后一切又寂静无声。

他们来到了戈翁贝克老太太的农舍。阿涅尔恰漫不经心地和他们打了个招呼。四个人中有的坐在小长凳上，有的坐在墙根的土台上。南边一切响声都停止了。飞机飞走了。

“嗯，现在怎么办？”安特克问。

天开始黑了，太阳已经西下。

“你父亲说，”阿涅尔恰对安特克说道，“如今一切都完蛋了。”

维莱克禁不住发作起来。

“怎么完蛋了？为什么完蛋了？一个星 期 的时间就能把一个民族杀绝了？”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了发动机的隆隆声，在他们头顶上出现了一架德国战斗机，飞得相当高。西下的太阳照射在螺旋桨上，使机身闪耀着银光。

“瞧，它飞得多自在，谁也没有找它的麻烦。”

“我来给它点麻烦。”黑黑的卢德维克说。

他从肩上取下步枪，瞄准飞机朝天放了一枪。他还想放一枪，但是维莱克不让他放。

“老实点吧，你这家伙！你要把德国鬼子招到这儿来吗？”

“你以为他们离这儿很近吗？”

“他们就在这一带，在我们旁边。”西里西亚人阴沉地说。

飞机，象一只大甲虫，不紧不慢地向前飞着，朝那传来单调的时高时低的轰炸机的声音的方向飞去了。

“是不是把奶奶藏到地窖里去？”阿涅尔恰问。

“干什么？”安特克笑了起来。“在这儿她能有什么事？”

“要是这儿有什么事的话，在地窖里也是一样。”

刚说到奶奶，奶奶就站在门边了。

“阿涅尔恰，”她用一种坚毅的声调说道，“我的天呀！你这个丫头！这半天你还没去挤牛奶！”

阿涅尔恰双手抱着脑袋。

“世界都在垮台，”安东尼说道，他并没有从长凳上站起身来，“可奶奶还要别人别忘了母牛！”

“垮不垮，我不清楚。可怎能不给母牛挤奶？”

阿涅尔恰已经提起挤奶桶朝牛栏跑去了。

“啊，她说不定还没有喂过牛。”戈翁贝克老太太埋怨说。

“要是没有喂过，牛早叫起来了。”

“可怜的牲口。”奶奶叹息道，接着便朝三个坐着的军人打量了一番，并相当严峻地问道：“你们在这儿搞什么名堂？”

“我们被当官的甩了，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卢德维克回答。

奶奶跨近了一步。

“那你们就这么坐着？可我以为，既然是战争，那就得象个打仗的样子……”

“有时是这样，而有时，奶奶，就不同啰。战争一点儿也不象别人说的那样！只不过是，有人在杀人罢了！”

“往那些公路上扔炸弹，就象扔在蚂蚁窝里一样。”黑脸盘的卢特克胆战心惊地说。

“附近什么地方有城市吗？奶奶，”西里西亚人问。

“哪里有城市！这附近没有城市。要不只有到谢德尔策去。这儿连一条河都没有。在巴尔托杰依还有条皮利查河……”

“我们要‘河’管什么用呀，奶奶？”安东尼笑了起来，“我们恐怕不能到河里去洗澡吧，因为德国鬼子不让呀。”

“哎，你们起来吧，戈翁贝克，卢德维克我们走吧。”维莱克说道。他站起身来，并把鞋后跟踢得咔嚓咔嚓地响，想活动活动坐麻了的双腿。

“到哪儿去？”卢德维克不乐意地问道。

“奶奶没有收音机吗？”安特克问。

“什么？收音机？哪儿来的？”

“爸爸没有给奶奶买一台？”

“你爸爸？他不得不费心的事情是那么多……”

“可现在他跑了……”

“他在华沙能做什么？等着让别人来把他枪毙？”

“可在路上呢？嗯……”

这时阿涅尔恰挤完牛奶回来了。

“你不要走，安特克，”她说，“天一黑我们就到邻居家里去。就两公里路。他有收音机。”

“你们也留下吧，”安特克说。

“不，不，我们得走。”维莱克说。“什么地方总该有支部队在。”

“但愿是我们的！”卢德维克冷笑了一声。但是这种辛辣的见解丝毫也没有冲淡他的热情。卢德维克跟他以往一样威武矫健，他的举动就象在哪个婚礼上跳舞似的。虽然他愁眉苦脸，却有些招人喜爱的地方。他突然抱住了安特克，亲了亲他。

“这就算是亲了你的那位大姐。”他说。

阿涅尔恰笑了起来。

“请吧，也可以亲我呀。我可不害羞。”

但是，卢德维克没有去亲她。

他们在院门前上路了。就象在电影院前面分手一样。维莱克和卢德维克沿着公路朝谢德尔策的方向走了。

“走四公里后就是大公路！”阿涅尔恰跟在 他 们后面叫道。

“谢谢！”他们喊道，并转过身来招了招手。

安特克和阿涅尔恰站在大门前面，一直站到两个战士的身影在公路拐弯的地方消失。森林上方的天空已经黑了。

“我们进屋去吧。”阿涅尔恰说。

“给我点什么吃的吧，我都快饿死了。”安特克叹了口气。

“我给你煎鸡蛋和土豆，走吧，”她说，“炉子早就生起来了。”

“可惜你没有招待我的伙伴。”

“他们把罐头拿走了。”阿涅尔恰说，他们一同走进了屋子。

他们骤然感到“轻松”愉快起来。仿佛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再也无须思考什么了。听不见德国飞机的轰鸣，战争似乎转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并没有真地打起来？”他俩不约而同地都这么想。“也许没有战争？也许德国人已撤走了？也许他们已滚到狗头国里去了？”

“有伏特加吗，阿涅尔恰？”安特克问。

“你怎么啦，小崽子，喝起伏特加来了？”那位“大姐”回答说。

“你倒是有没有哇？”

“有，但不给你……”

他们喝着酒。

“你瞧，明天我要到谢德尔策去，要是能给我找到一套便服才好哩。”安特克说，“有男便服吗？”

“等奶奶睡着了，我到箱子里翻翻看。总该有点什么。”

“还是爷爷留下来的？”

“没那么富！不过弗瓦德克逃走的时候，衣服都没有带去。”

“哪个弗瓦德克？”

“什么哪个？你父亲的兄弟呀！”

“我父亲没有兄弟。”

“从来没有人对你说起过？弗兰内克的兄弟，弗瓦德克……”

“我第一次听说……”

“有过的呀，不过他跑了。先蹲过监狱，后来就溜之大吉了。他逃到俄国去了。”

“你说什么？”

“他走后，留下许多……”

突然农舍前面响起了发动机的声音。阿涅尔恰迅速朝外

一望。

“耶稣马利亚！德国人！”她轻轻惊叫一声。“快跑，安特克！”

“怎么，就？”安特克问。

“哎呀，”阿涅尔恰叫道，“快到农舍后边，躲到柴草屋去。我过一会儿就来。”

安特克跳窗跑到屋后，顺着墙根躲到柴草屋里去了。戈翁贝克老太太的杂用房是长方形，中间是个肮脏的小院，小院正中堆了一大堆粪。安特克奔进柴草屋，躲在屋角的一堆干草里。柴草屋里有一股浓烈的气味，好不闷人。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十几分钟后，门开了，阿涅尔恰悄悄走了进来。

“出来！”她低声叫道。

她扒开了一点儿干草，露出了石砌的储藏室的门，阿涅尔恰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

“坐在这儿，我没来你别动。”

“他们呢？”

“他们在喝牛奶。”

她关上了他身后的小门，他还听到她又铺上了干草。这儿又黑又闷。他触到一件什么工具，但他不敢动，生怕弄翻了什么东西。

过了一段时间，他听见摩托从屋前开走了，似乎又转回到来的那条路上，朝着与谢德尔策相反的方向开去了。

“嘿，他们走了。”他想。

但是阿涅尔恰老半天没有来。大概已经是半夜了。

他突然听到大门轻轻启开了。后来他又听见阿涅尔恰扒开了干草，打开了储藏室的小门。

“安托希，你在这儿吗？”她的嗓门相当高。

“怎么样？”

“他们走了，打转走了。他们还问这儿有没有军人。”

“是德国人吗？果真是德国人吗？”

“你为什么这样大惊小怪？”

“德国人？在这儿？”

“他们说，大部队在后面。”

“他们说的什么话？”

“有一个会说波兰语。”

阿涅尔恰在黑暗里碰了他一下。

“我给你拿来了弗瓦德克留下的衣服和内衣，快换吧。”

“在这儿换？”

“最好是在这儿。奶奶不会知道。”

“奶奶没睡？”

“哪里睡得着！她真胆小，给那些德国人吓死了。”

“你不怕？”

“我也怕。啰，换吧。”

安特克脱下了军上衣。

“皮鞋呢？”他问。

“就穿它吧，你这是短统的……”

“好吧。”

“你已经脱下了吗？”

“还没有。”

“哎，快点！”

安特克感到，阿涅尔恰在扯他身上的衬衫，然后就把他紧紧抱住了，她已经不再想衣服了。

“给我衬衫，”安特克喘着粗气说，“衬衫在哪儿？”

"你再等一会儿。"阿涅尔恰说。

安特克感觉到她怎样抱住了他的脑袋，怎样用嘴巴来寻找他的嘴唇。

九

斯彼哈瓦碰了一下爱韦琳娜太太的肩膀。

"太太，太太，"他说。

罗伊斯卡太太抬起了头，但并没有朝斯彼哈瓦转过脸去。

"太太，如今这样是不行的，"斯彼哈瓦突然用一种庄重而真挚的声音说道。"正是如今这个时候不能，如今正需要坚强地挺住。"

"我明白。"爱韦琳娜太太说，但仍然跪着不动。

这时她心里暗想，"这个卡齐米日的声音是多么不一般呀。它完全不是几分钟前的那个样子。看来他现在是一点儿也没有装腔作势了。"

"姨婆，姨婆！"他们身后传来了一个寻常的男性的声音。

两人一齐站了起来。一个高个子，体态挺拔的年轻人站在小祭坛的小门旁边。

"你们在约齐奥表舅这儿干什么？"

"安德热依！"罗伊斯卡太太叫道，"你是从哪儿来的？"

他们走到了园林里。几乎还是夏季的晴朗的白天使他们顿时清醒了过来。

安德热依·戈翁贝克亲着罗伊斯卡太太的两只手。小伙子不同凡响的美使斯彼哈瓦暗吃一惊。他穿了一套类似军服的衣裳，上衣里面露出绸衬衫领，护住了他那晒得黝黑的脖子。浓密

的黑发垂到了他的额头，他用手往上一抿，动作显得十分烦躁不安。风尘仆仆的脸上现出疲惫的皱纹，鞋上盖满了尘土。

“安德热依，你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华沙走来的，”小伙子回答，嗓音嘶哑。“步行来的。也不全是步行，有时也搭一段车，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

“来吧，你一定饿了。”罗伊斯卡太太无心询问详情细节，“我们进屋里去吧。”

他们朝着住宅的方向走去。罗伊斯卡太太走在最前面，迈着坚毅而神经质的步子。安德热依跟着她，最后是斯彼哈瓦。斯彼哈瓦从后面看到，安德热依累得几乎站不住。他看了看安德热依“运动鞋”的后跟，发现他那双很不结实的雅致的鞋子两边都划破了，真正是磨得头穿底落。

他们默默无言地走进了门廊。

“到餐厅去吧，”罗伊斯卡太太说，“我去叫人给你准备吃的。要喝一点儿凉牛奶吗？”

“他的喉咙已经嘶哑得那么厉害，”斯彼哈瓦说，“最好是给点什么热的。”

安德热依一句话不说就瘫倒在圆桌边的一张椅子上了。罗伊斯卡太太出去了一下又回来，坐在安德热依身边，默默地望着他。

“你家里的人呢？”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问。

“不知道，”安德热依艰难地吐出了这几个字。“我已经走了四天啦……”说这句话时他的嘴痛苦地撇歪了一下，象个要哭的小娃娃，呼吸也十分困难。

斯彼哈瓦靠墙边坐了下来，望着小伙子那张风尘仆仆的面孔。侍女送来了热牛奶和面包，安德热依喝了一口牛奶，掰下一

片面包。但他实在忍不住了，忽然头一低趴在桌子上，把脸藏在曲起的手臂里，伤心地轻声哭了起来。这已不是一个孩子的啼哭了。

罗伊斯卡太太坐着没动，只是抚摸着小伙子的脑袋，同时朝斯彼哈瓦瞥了一眼。对方赶紧避开了她的视线。过一会儿，安德热依没有抬头，用另一只手从衣袋里掏出一条脏手帕，用它擦了擦嘴和眼睛。他慢慢平静下来了。

“吃吧，吃吧，”罗伊斯卡说，把他的手从脑袋下面抽了出来。

侍女又送来一大盘圆圆的熟透了的西红柿。安德热依抬起头来，满脸泪痕和一道道尘土的迹印，他贪婪地望着西红柿。

“吃吧，吃吧，”罗伊斯卡太太又说了一遍，听得出来，她的嗓子由于激动而紧缩了。

安德热依拿起一个西红柿，象吃苹果一样吃了起来，汁水从嘴角淌了出来，他又用那条脏手帕擦了一下。他吃着西红柿的时候，凄怆地望着爱韦琳娜太太。

“真可怕呀，姨婆，”他说，“哪儿也不愿意接受我。”

“你想要干什么？”罗伊斯卡太太问。

“我想到部队去。他们让我四处奔走，到处碰壁。我就象个傻子似地在外面流浪。这是怎么回事？姨婆？”

“我们的部队被打垮了。”

“怎么打垮了？这不可能……”安德热依说，他的嘴唇又哆嗦起来。

“德国人把我们打垮了。”爱韦琳娜太太说，她又望了望斯彼哈瓦，似乎要他来证明她说的这些话的真实性，似乎是希望他来向小伙子说明局势。因为斯彼哈瓦一声不吭，她又补充说，“长工院里都说……他们那里很了解情况，长工院里都说，德国人今

晚就会占领我们邻近的城镇。罗梅克肯定他们明天一早就会到达这里……”

“这不可想象。”安德热依说道，伸手去拿第二个西红柿。

斯彼哈瓦一直没有吭声，目光也一直没有离开小伙子。他注意观察他的每一个手势，倾听着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他象在仔细端详一张照片，以便把它铭刻在自己的脑海里，永志不忘。自从安德热依出现在约齐奥陵墓的小祭坛旁，自从他弄清了这个年轻人是谁的那一刹那起，这样一个想法一直萦绕在他心头，“这是奥拉的儿子，他本来有可能成为我的儿子的。”

他那颗一心专注于政治、专注于玛莉亚的爱情和不体面的处境的脑袋很少想起过奥拉，很少想到过对奥拉的负心。他甚至设想奥拉跟她丈夫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是很幸福的。他有时在音乐会上，在街上见到过她，他们毕竟是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啊。他们曾经在某个大使馆的午宴上谈过话，但那只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客套。他可从来没有想到过奥拉的两个儿子，从来也没有想象过，他们曾有可能成为他的儿子，他根本就不曾想象过，自己可能会有孩子，他从来就不曾想要过孩子。

然而，此时此刻，当他看到这个美貌惊人的小伙子，听到他因为德国人打垮了波兰军队而伤心痛哭的时候，他的心灵里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出乎意料地突然的对于真正幸福的渴求。他是多么希望安德热依能是他的儿子，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对这年轻人不是以一位年近老境的“伯伯”，一个陌生的政治家的口吻，而是以父亲的口吻说上几句话啊！

“我也真是挑了个合适的时候，”他又寻思道，“整个世界都在崩溃，你却在渴望幸福！你是没有睡足觉吧，卡齐米日，”他自言自语道，“你头脑有点发昏哩。你要冷静下来，考虑考虑形势：

德国人今夜就会到达这里，也就是说，你得再往前逃命……可逃到哪里呢？”

侍女把罗伊斯卡太太叫走了，园林里到处都是大车、马匹和难民。时不时有人来向她提出什么请求。

餐厅里就留下斯彼哈瓦和安德热依两个人了。

“有意思，他知道点什么有关我的事吗？”他思忖道，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餐厅里来回踱着方步。从窗口可以看到驶进园林的大车。运来了一批伤兵。前线（如果可以称之为前线的话）在迅速逼近了。

“你曾想到过要去作战？”斯彼哈瓦突然问道，同时在离安德热依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他是想从近处看看他那浓密而又蓬乱的蓝黑色的头发。

“嗯，怎么不想？”小伙子鼓着嘴巴答道。

“那只能是一种徒劳。”斯彼哈瓦结束道。

“请您告诉我……这是为什么？您是不是能理解呢？”

“我也许尚未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过去是靠两条泥做的腿来支撑的。”

“我们，这指的是谁？”

“波兰国家，你明白吗？我们毫无准备。”

“那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斯彼哈瓦没有回答，他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过整个房间，又坐到原来那张椅子上去了。

“怎么能这样？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要募捐买枪？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为什么让我们赤手空拳面对敌人？……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斯彼哈瓦已经没有去听安德热依的问话和抱怨了。他羞愧

得无地自容，又愤怒地捏紧了拳头。这愤怒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的心脏一直在激烈地跳动着。末了他听到安德热依一句话，这句话他说得又快，又带点歇斯底里的味道：

"……本来应该按另一种方式生活……"

按另一种方式生活？他怎能够按另一种方式生活呢？一切都预先决定了他的生活方式：他的家庭、军团、外交部、玛莉亚……他不能按另一种方式生活，他只能如此，环境决定了他的命运。他不能成为这个俊美的、火热的男孩子的父亲，虽然他如今已是追悔莫及。难道说，能够换一种方式生活吗？难道说，一个如今已满四十五岁的人还能够重新开始生活吗？如今一切都离他远走高飞了，只是把他抛弃在这个地方……外交部、玛莉亚……他要去追赶玛莉亚吗？是的，他必须去。这是他的义务。卡齐米日浑身一抖。

罗伊斯卡太太回到了餐厅。

"噢！你已经吃完了。"她对安德热依说道，顺手抚摸了一下他的头发。"马上就该吃中饭了。"

过后她又转身对斯彼哈瓦说：

"卡齐米日先生，我以为您最好是今天夜里就走。我给您小汽车，您可以到利沃夫或边境线上再打发司机回来，随您的意。汽油我还有点。我想，我已不再需要小汽车了。而你，安德热依，你留在我这儿吗？"

"是的，姨婆。我的双亲恐怕会到这儿来的。我很想见见父亲……他一定在为我着急，安特克在部队上……说不定他也会找到这儿来……我留在这儿，姨婆。"

"随你的意好了。"罗伊斯卡太太说。

斯彼哈瓦俯身朝着安德热依，凝神地端详着他。

“新生活在等待着你。”他突然说道。

安德热依迷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

这时，罗伊斯卡太太朝窗外一望，惊叫起来：

“你们瞧，奥拉来了……”

斯彼哈瓦和安德热依同时跳将起来。果然，一辆装满干草的普通大车驶到了门廊前面，奥拉正从车上往下爬。头上戴着白头巾的海伦卡已经不耐烦地在大车旁边蹦跳了。

安德热依喊了一声：

“我的上帝！”

他一个箭步冲到了门廊。

“爸爸在哪儿？”他没有跟母亲和妹妹打招呼就叫嚷道。

奥拉在大车边上愣住了。

“怎么？你父亲不在这儿？”

罗伊斯卡太太很快也来到了房子前面。

“姨妈，”奥拉叫道，这时安德热依把她抱下了大车。“姨妈！这儿没有弗兰内克吗？”

“没有。”

“这太可怕了。”奥拉说着便瘫倒在门廊里的一只木圈椅上。安德热依站在她上方，吓得面无人色。

“你们把爸爸怎么啦？”他叫喊道，“你们把爸爸怎么啦？”

海伦卡站在母亲身边，默默不语。

罗伊斯卡太太眉毛扬得老高。

“这是什么意思，海伦卡？”

“妈妈，你们把爸爸怎么啦？”

“你倒应该问问，他把我们怎么啦？我们坐那辆新的别克小汽车出来……”

“怎么样？怎么样？”安德热依象小孩子一般扯着母亲的衣袖。

“我们到奶奶那儿去了，我们以为，她也许会跟我们一起走。在奶奶家里，父亲的心脏病发作。我给他打了一针。但这一来就耽搁了一点时间。要等针煮开……”

“那又怎么样呢？心脏正常了吗？谁开的车？”

“你父亲开的车。但是，我们离开那儿的时候已经是早上了。”

“天已经大亮了。”海伦卡叹息一声。

“多么轻率呀！”爱韦琳娜太太用一种责备的口吻象从什么遥远的地方说了一句。

“后来怎么样了？怎么样？”安德热依固执地问。

“怎么样？怎么样？”海伦卡火了，“开始轰炸了呗！”

她的肩膀明显地抽搐了一下，“真太可怕了，”她又补了一句。

“我们都逃到了田野里，”奥拉说，“已经快到谢德尔策了。可是我们从马铃薯地里回来的时候，小汽车已经不见了。”

“怎么不见了？”罗伊斯卡太太大吃一惊。

“唉，就是不见了嘛！”

“在那地方落过炸弹吗？”安德热依问。

奥拉否认地摇了摇头。

“没有。炸弹落在远得多的地方。”海伦卡解释说。

“那又出了什么事？”罗伊斯卡问。

“小汽车开走啦！”小姑娘说着大哭起来。

“得啦吧，你！”安德热依对她吼叫道，“就差这个了！”

“你怎么这样凶！”母亲对他说道。

罗伊斯卡太太把海伦卡搂在怀里。

“我从远处，从那块马铃薯地里似乎还看到小汽车开动了，”奥拉说，“但我认为那不可能。弗兰尼奥离小汽车要比我们近得多。他逃到了一条沟里，却叫我们往马铃薯地里跑……德国人对公路轰炸持续的时间很长……”

海伦卡在爱韦琳娜太太怀里又抽搐了一下。

“唉，所以我们以为他到这里来了。我们就是要到普斯泰翁基来的，你明白吗？”奥拉向儿子伸出一只手去，但是安德热依没有理睬她。

“他也许留在谢德尔策了！”罗伊斯卡太太说。

“整个人流都通过谢德尔策，”奥拉说，“但是，到普斯泰翁基的路是畅通的。我们就在铁匠那儿租了一辆大车，啰，你知道，就在靠近十字架的那个地方。我们就这样来了……”

“你们该在原地等父亲，”安德热依愤怒地嚷道，“哪怕一直等到夜里。”

“可是小汽车开走了呀！”海伦卡说，她从罗伊斯卡太太怀里转过身来，一双泪眼望着哥哥。“我看见了。”

“你看见了？”

“我看见了。爸爸上了车，开走了。”

“就他自己？”

“不，同几位先生。我喊过，但是我隔得太远了……”

“这太离奇了。”罗伊斯卡太太说到“离奇”二字时显得有点讷讷。“进屋去吧，你们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吗？”

“什么都没有了。”奥拉轻声说。

“这事出得真奇！”罗伊斯卡太太强打精神说，“这也是没有法子。你们进屋里去吧。去洗洗脸，就要吃中饭了。”

罗伊斯卡太太对弗兰齐舍克·戈翁贝克的失踪困惑不解，她没有考虑到当前所面临的一幕。奥拉靠在安德热依的肩膀上走进穿堂，在衣架旁边站住，摘下头上的亚麻布帽子和面纱。安德热依帮母亲脱掉大衣。这时，奥拉返身走到从门廊进来的罗伊斯卡太太面前，满脸泪痕的海伦卡偎倚在姨婆身上。罗伊斯卡太太开口说道：

"海伦卡长大了。多大的个子……"

她蓦地发现奥拉半张着嘴巴愣在一边。瘦高条的斯彼哈瓦站在穿堂的角落里。在昏暗的过道上，他看起来比原来的样子年轻得多，乍一看简直是个年轻人。他向奥拉深深鞠了一躬。奥拉木然不动。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向卡齐米日伸出一只手去。对方吻了一下她的手指尖，但一句话也没有说。安德热依站在母亲身后，好奇地观望着这一幕。这个场面，表面上看来算不得什么，但他却觉得太不寻常，太超越正常的界限了。不过，如今一切都越过了正常的界限。

半小时后，一家人在吃午饭时又聚集到餐厅，大家差不多都冷静了下来，照例彼此进行了一些社交性的寒暄。只有安德热依没有参与谈话，他一直望着窗口，默默无言。每当园林外面的公路上驶过一辆小汽车，他就站起来，走到窗边。在午饭过程中，他这样一连做了两次。午饭很正常地进行着。奥拉问起了瓦莱雷克。最近一段时间，他跟克莉玛和小久妮亚住在谢德尔策，但是战争开始后，母亲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

午饭后大家都到客厅去喝咖啡。罗伊斯卡太太再三强调，家里的生活秩序一点儿也不能改变。她就是这样理解卡齐米日在墓上说的"正是如今这个时候不能……"这句话的含义的。

他们打开了收音机，但华沙方面没有一点儿声音。安德热依

便在所有的波段上寻找电台。电流很弱，很难听得见什么。只有一种嗡嗡的噪声。

过了好半天，终于传来了一个讲白俄罗斯语的妇女的尖嗓音。女播音员大概是从明斯克向别的广播站或报刊编辑部播送最后新闻。因为新闻是给报刊用的，因此播音员还报出了一些外国难字的拼法，用人名来报出字母的名称，而且还详细地报了标点符号。"逗号"这个字特别使安德热依感到奇怪，播音员似乎是带着一种愉悦的心情念成了"逗号儿"。女播音员的声调坚毅，富有活力。

"波兰共和国政府，"那个陌生的妇女报告道，"今天离开了本国领土——逗号儿——经过扎列锡基[1]地方(Z——Zoja的Z，A——Aleksander的A，L——Ludmita的L)，到达罗马尼亚……"

"……波兰武装力量总司令雷茨-西米格威元帅（好长的名字)同样离开了自己的部队，跟着莫希齐茨基总统的政府到了罗马尼亚王国……"

播音员不停地唧唧地叫着。她用一种特别招人喜欢的甜润的嗓音说道：

"这样一来——逗号儿——可以说——逗号儿——波兰国家不再存在了……"

播音员说的是白俄罗斯语，安德热依不太懂。他只看到母亲的脸唰地一下白了。他抓起母亲的一只手。

"妈妈，妈妈，她说的是什么？她说的是什么？"

---

① 扎列锡基原临近波兰罗马尼亚边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属波兰，现在苏联乌克兰境内。

奥拉翻译道：

“她说，波兰国家不再存在了。”

“这不是真的！”安德热依把手从母亲手心里抽了出来，愤怒地朝斯彼哈瓦的方向一指，“这不是真的！”

“她是这样说的。”

“可这不是真的！”安德热依已经是连哭带喊地说道。他走到斯彼哈瓦面前，把两只手捏成拳头，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是您……”他用很高的嗓音叫喊道，“这是你们……”

他一个箭步冲到穿堂，从敞开着的门口可以看到他把脸埋在挂在衣架上的大衣里，又大哭起来。

奥拉和斯彼哈瓦面对面坐在两只深圈椅里。客厅里没有别的人。

“他一向是这么善感吗？”斯彼哈瓦低声问。

“不，不，正相反。他是个很坚强的人。这是由于经历了这么些伤心事……他是非常热爱他的父亲的。”

“是这……样？！”斯彼哈瓦略显诧异地说。

“罕有的热爱。这对他来说是个可怕的打击。”

“可也是，”卡齐米日又问道，“弗兰齐舍克先生可能是出了什么事呢？”

“最糟糕的是，”奥拉解释说，“安德热依不去考虑父亲的行为，反而归咎于我，好象是我抛弃了丈夫似的……”

“他对您是有股怨气。”

“可他一点道理也没有。我能有什么办法？”

“是呀……”斯彼哈瓦说，似乎心里想的是别的什么事。“您能有什么办法呢？”

奥拉朝斯彼哈瓦瞅了一眼。刹那间，他们四目相遇。斯彼哈

瓦迅速把视线从奥拉脸上移开，转而望着走进房来的罗伊斯卡太太。

“很抱歉，”爱韦琳娜太太说，“水老是烧不开。”同时把装咖啡壶的托盘放在桌上。

当她看到安德热依站在前庭深处时，便不安地问了一句，“安德热依为什么哭了？”

奥拉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斯彼哈瓦才说：

“政府，莫希齐茨基总统，雷茨-西米格威元帅已经离开了波兰国境。”

十

战争爆发后的头几天，成群结队的难民沿着索哈切夫公路逃命，大车、大炮、残缺不全的小汽车和步行的人流挤得水泄不通，有些人拐进了一条大概只有二百公尺长的栗树林荫道，出现在科莫鲁夫。雅努什不愿见任何人，战争使他的精神受到如此强烈的震动，以至使他不愿跟任何人说话。这样就只好由“热尔梅娜”出面来招呼那些碰巧来到科莫鲁夫的难民。她在院子的大门旁边摆了一只装了牛奶的大木桶，供人们随便饮用。在跟宅院的厨房毗连的面包房里，不停地烤着面包，这些面包很快就几乎全部都装进了难民们的旅行袋。

但几天之后，来到庄园的难民人数明显地减少，可以说，再也没人来了。雅德维加叫人拆掉了烤面包的设备，把木桶送回牛奶房去了。雅努什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问伊格纳茨。

“他们忙于赶路，先生。”马夫回答。

“忙什么？”

“他们急于赶到华沙。德国人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追呀。他们没有时间左顾右盼……”

夜里难于入睡。索哈切夫那边一直隆隆响，说得确切一点，不是隆隆响，而是一连串不停顿的轰鸣。卡姆皮诺斯卡大森林上空，一会儿明光耀眼，一会儿又变成玫瑰色，在那玫瑰色的夜空中闪烁着一颗颗火星，那时隐时现的光芒，宛如一道北极光。而近处，整夜传来的都是公路上的那种清晰的、无休止的辚辚之声和昆虫鸣叫似的嗡嗡声。

这天早上（已经是九月六号了），伊格纳茨说，科莫鲁夫东面出现了德国人。他们通过别的公路涌向华沙，已经把华沙包围了。有一次，一切战争行动都暂时中止。但是从西部还源源不断地涌来人群、辎重、卡车和溃败的部队。显然，人群在绕过通向雅努什的庄园的栗树林荫道的时候遇上了德国部队。响起了一阵杂乱的枪声。

公路上乱成了一团。逃难的人们朝相反的方向挤去，有的拐到了旁边。栗树林荫道上又挤满了人。有的躺倒在树下，有的藏在树后。公路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这是一场传统的遭遇战。

雅努什忐忑不安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在“婴儿室”里他发现了一本马尔斯基遗忘在这儿的书。一部很厚的有关巴赫的专著。他随手揭开一页，碰上了一个打了着重号的乐句。他觉得乐谱上的黑点与公路上的枪声的节奏正好相符。

雅德维加从厨房进来，神情不宁。

“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吗？”雅努什问。

“在公路上……”女管家只说了这几个字又跑开了。

突然传来了大炮的声音，近得就象是从窗下传来的。

屋子里所有的玻璃窗震得哗啦响。甚至有一块玻璃，大概是楼上小房间里的，被震得掉到了地板上，听得见玻璃跌碎的清脆声音。

雅德维加又出现在房里。

“哎呀，德国人在烧公路旁边的房子。”

雅努什走到门廊。栗树林荫道上空升起了一片浓烟和火光。

伊格纳茨又站在离房子不远的地方。

“但愿不要烧到我们的房子才好。”他说。

菲比赫先生走了进来。

“那儿是些老百姓在射击……不是部队。”他说。

“公路上空无一人，象在草原上一样。”伊格纳茨补充说。

“仿佛是我们的人在进攻。”雅德维加说。

情况不明使雅努什感到烦躁。他不明白自己周围发生了什么事。除了从远方逃难来的晕头转向的难民之外，没有别的人到科莫鲁夫来。

这样一直拖到了夜里。

射击声愈来愈稀，终于停止了。

雅努什几乎已经入睡，他通常是半夜过后能睡着几个钟头。但是公路上逐渐沉寂的战斗使他担心，驱走了他的睡意。同时，森林后面的轰隆声却明显地加剧了。夜空被一弯残月照亮，天气暖和，象战争初期所有的夜晚一样。他披上晨衣，又走到院子里，看到宽敞的庭院里闪现出几个人影正向大门走去。雅努什也朝那儿走了过去。

大门旁边站着几个人。人们默默无言地透过倒悬的浓密的栗树叶子向公路眺望。这是伊格纳茨、菲比赫先生和其他的几

个人。

“出了什么事？”雅努什问。

“公路上没有动静。大概是德国人占了上风。”菲比赫先生说，有个马夫很响地咳了一声。

“当真？”雅努什犹疑地问了一句。

就象是对这句话的回答，在附近的公路上又响起了几声杂乱的枪声。在这明亮的秋夜的寂静里枪声显得特别清晰，特别猛烈。枪声越来越频繁。又打起来了。聚集在大门边的人们两次听到飞来的枪弹发出的那种凄厉的、裂帛似的响声。

“子弹飞来了。”菲比赫先生说，“我们最好是进屋去。”

没有人听从他的劝告。公路上的枪声一会儿平息，一会儿又响了起来，如同钢琴奏出的离拍的乐曲。突然又响起一阵有节奏的排枪。

“喔唷，又打起来了。”伊格纳茨说。

雅努什什么也不明白。

“出了什么事？”他又问了一句。

“有人想在公路上狙击德国人。”一个马夫说。

“那儿是我们的人。”伊格纳茨叹了口气说。

“伯爵！”那人又说，“伯爵家里没有武器吗？”

“我？武器？”雅努什惊奇地问，“没有，我没有武器。”

“可惜，要不我们可以去帮把手。”

“你能有多大的用处！”菲比赫先生说道，好象是在生气。

“不管用处大不大，但我总可以放倒几个德国鬼子。”

雅努什耸了耸肩膀。

“该进屋去了。”他说道，一面朝房子走去。他感到浑身凉透了。

没有一个人跟他走。

“你听我说，伊格纳茨，”一个长工说，“这儿黑得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去瞧瞧吧，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不要去！”菲比赫先生威严地说。

“爸爸，爸爸，我也去！”伊格纳茨的小儿子哀求道。

“住口，你这小崽子！”父亲向他怒吼道，“这里没有你的事。你给我滚！”

小费莱克利用大门边的昏暗，稍微向旁边挪动了一点，但是没有离开。公路上响着稀疏但很有节奏的对射声。

伊格纳茨和另一个马夫，斯坦尼斯瓦夫走出了大门，贴近林荫道上的第一棵栗树。那里是一片漆黑，但是公路却被明净的天空撒下的清光照得很亮。而且太阳不久就该升起来了。森林后面显出了一片绿色。

第三棵树下的几个马夫注意到有几个人影横穿公路朝科莫鲁夫这边跑来。

斯坦尼斯瓦夫在伊格纳茨的腰上碰了一下。

“你瞧，”他低声说，“似乎穿的是散腿长裤，都是老百姓，不是吗？”

“那儿一整天大概都是老百姓在射击。”伊格纳茨悄声说。

“要是我手上有条枪多好，至少可以走近点去看看。”

“说不定公路上还能弄到一条枪呢！”

“你这蠢货！那儿亮得如同白昼，他们会射穿你的屁股，叫你完蛋！”

他们又跳过了几棵树。现在他们正处在从科莫鲁夫到公路的林荫道中间。枪声平息了，只听见有人在徒劳地摆弄发动机的声音。

“他们的汽车给打坏了。”斯坦尼斯瓦夫满怀喜悦地说道。

但是，当伊格纳茨跑到了下一棵栗树的时候，黑暗中碰着了一个紧紧贴在树干上的人。

“他妈的！”他几乎是大声地骂了一句，“谁？”

“别吵！”栗树上的影子悄悄说，“别出声！德国人就在附近。”

“你是谁？”

“我们这儿有几个人。我们爬到了他们的机枪掩体跟前。”

“你是从公路上逃下来的？”

“逃下来的又怎样？德国人发现了我们就穷追，我们又没有弹药……先生，您帮我一把吧……”

“什么事？”

“那儿，就在公路边上，躺着一个人……”

“什么人？”

“他受伤了……我们的指挥员……”

“什么指挥员？军官？”

“是他把我们编成队伍的。”答话人忘了周围有敌人，说话声音越来越高。伊格纳茨根据他说话的语气和音色判断他是个年轻人。“他对我们说，兄弟们，怎么能这样？我们能一枪不放就让德国人进来？军官？都跑了。他是个老百姓，一个同志……”

“这位同志在哪儿？”他们身边有人轻轻问了一句。她是个妇女，头上随便地搭了块头巾。

“雅德维加？”伊格纳茨问。“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怎么？就你能来？那个老百姓在哪儿？……”

“他躺在公路边上。我们把他拖到沟里去了……”

“德国人呢？”

“他们一直朝公路射击。不过他们害怕，公路边上不会来。

他们那儿有个机枪掩体。我们轰了他们几炮，但有啥用……”

他们由一棵树往另一棵树移动。雅德维加、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茨和那个陌生人。这时雅努什正穿着晨衣往床上躺。

“我恐怕睡不着了。”他想。

他觉得自己的脑袋刚挨上枕头就有人把他唤醒了。他睡了一两个钟头，因为此时窗上已现出了黎明前的一片蓝色。

“你要干什么？”他问站在他头边拉他晨衣袖子的雅德维加。“你要干什么？”

“起来！我们把姨父运来了。”她用一种不寻常的声调答道。

雅努什以为自己还在梦中。

“你起来！我们把姨父运来了，他受了伤，伤势很重。”

“什么姨父？”雅努什一跃而起，“你发了昏吗！……”

“你才发了昏……走吧……”

她把他拉到走廊外边的第一个房间里。饭桌上摆了三只高矮不同的烛台，都点着蜡烛。桌后的长沙发上躺着一个人，面色惨白，淡黄色的头发象一堆乱稻草盖在他的额上。他只穿了一件怪模怪样的短上衣，敞着领口。雅努什隔着桌子俯身一看，明白了：躺着的人是雅内克·维耶维乌尔斯基。

他伸直腰，惊诧不迭地望着在场的人。长沙发边站着一个黝黑的小伙子，二十来岁，象个孩子似地哭着。他纹丝不动，泪水成串地从眼里涌流出来，象从一个机器人眼里流出来的一样。在房间里的还有伊格纳茨、另一个不相识的人和菲比赫太太。

菲比赫太太拿掉了一个烛台，她取走时大声说道：

“这儿不应点三根蜡烛！”

雅内克听到这声音就睁开了眼睛。梅申斯基朝他俯下身去。

雅内克久久地，同时也是清醒地望着他。他仿佛在思考着

什么，终于那么可爱、那么恬淡地笑了笑，那是刚出生几周的婴儿的微笑，就象玛尔文卡的微笑一样。他的嘴唇动了动。

“亲爱的，”他说，“我是在你这儿？”

维耶维乌尔斯基从来没有叫过雅努什的名字。

“这是怎么搞的？你是从哪儿来的？”主人 以 问代答。

“他们把我打伤了，真糟糕……利莱克，你说吧，我不能……”

正哭着的小伙子很响地缩了缩鼻子，似乎想把泪水缩回去。

“我们一道从监狱出来，”他突然下定决心说道，“雅内克同志跟我们一道。一直到了这儿……在这儿我们才组织起来……可是，德国人已经跑到了我们前面……从华沙……”

维耶维乌尔斯基用胳膊撑着微微抬起身来，失神地望着雅努什，接着又用一种紧张的疑问的眼神盯住他的眼睛。

“这怎么可能？”他突然用一种洪亮的、异常有 力 的声音说道，“德国人是从华沙来的？不，这怎么可能呢？……亲爱的……”

站在他旁边的利莱克的一只大手按住他的肩膀。

“同志，”他说，“你不能动。伤口要裂开的。”

维耶维乌尔斯基瘫软下去了。

“唉……”他又虚弱地喃喃自语着。

“他什么地方受了伤？”

“右肺。两颗子弹。”

“在出血吗？”

“不知怎么堵住了。”

维耶维乌尔斯基又撑开了眼皮。瞳孔已经扩大，眼睛象玻璃珠一样无表情，几乎变成了黑色。

“你瞧，”他开始急促而不太清楚地说了起来，常常吃掉音节，他不是专门对雅努什说，倒象是对空气说话一样。“你瞧，兄

弟，不能这样。逃跑不是我们的事。谁想跑，就让他跑吧……这样是不行的……所有的人都跑了……都跑了……雅努什，你明白吗？你甚至都不知道……”

他说到一半就突然停住了。仿佛一切都被刀子割断了一样——包括这个人的话语和呼吸。他的目光更加呆滞，不动了。生和死之间没有任何逐渐过渡的过程。

“雅内克！”梅申斯基喊着，“雅内克！”他抓住了他的手。

他看了他一眼，然后抬起头来，遇上了黝黑的利莱克的目光，那目光仍带着疑问和希望盯着他看。

雅努什的颚骨由於清晨的寒冷而哆嗦了。房间里寂静得可以听见维耶维乌尔斯基的鲜血从长沙发上滴在地板上的响声。

菲比赫用胳膊肘碰了碰木然不动的雅德维加。

“姨父死了。”她低声说。

“上帝，照亮他的灵魂吧！”伊格纳茨庄重地说，在胸前划了个大十字。

天已大亮了。从窗口射进的一缕缕粉红色的光线在死者的脸上闪烁。雅努什俯下身去，用两手的大拇指阖上了死者的眼皮。他平生第一次做这种事，他感到惊奇的是眼皮竟这么容易就合拢了。他仿佛是在一把很滑润的锁里转动着两把钥匙。

此时，从院子里传来一阵喧闹声和响动。有人匆匆从走廊跑过来——突然，伊格纳茨的小儿子撞了进来。

“德国人来了，”他说。

雅努什的目光离开了死者的面孔，朝在场的人看了看。

“到花园去，然后从那儿到森林去。”他向黝黑的利莱克说。

不论是他，还是维耶维乌尔斯基的另一个同志都来不及有片刻的考虑，他们立刻跳过后门廊逃走了。雅德维加站在花园

那边的窗口，目送着他们，过了一会儿她朝屋里打了个手势。

“没事了。”她用自己低沉的声音说。

这时门开了，几个德国士兵走进房来。走在他们前面的是个高个子军官，披一件带有伪装的斗篷。菲比赫站在他们身后。

“伯爵，”① 军官走到门口就喊道，“你家有波兰军人吗？”②

雅努什惊奇地向他转过身来。德国人的声音是那么响。

“有一个，不过是死的。”③ 梅申斯基回答。

军官朝死者瞥了一眼，一挥手。

“啊，废物，”④ 他说，并迅速走到第二个房间，打开了窗子。那正是雅德维加刚才站过的地方。

十一

夜里，罗伊斯卡太太当真把斯彼哈瓦打发走了。他的去路先是朝东，然后向南。

天亮之前斯彼哈瓦的车子已开到了正在燃烧中的谢德尔策附近。接连不断的大车、马车，还有轿式马车都停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入城处的小广场上。广场周围房屋的窗口还在静静地喷着火舌，火苗一律向上，宛如举起的双手，宛如硕大的郁金香花瓣。火苗还象耗子般顺着屋顶，在盖瓦和发黑的油毡之间奔跑。被火光照得通红的烟柱一升起来马上便在黑暗的空间消失了。

本来可以绕过谢德尔策，但谁也没有这样做。大家都想从烈焰中冲过去。斯彼哈瓦考虑着如何尽快赶到利沃夫，希望能追上外交部里的人。他吩咐司机绕过城市。当他们来到一片田野的时候，发现天已亮了。

①②③④ 原文都是德文。

显然，他是打了一会儿瞌睡的，因为当他再次向四周张望时，已经相当亮了。公路右边迤逦展开一片碧绿的玉米地，公路在这个地方环绕着一座伸延到狭谷的小山坡转了一个弧形，玉米地也到这儿为止，象一堵垂直的墙。卡齐米日吩咐司机停车。

他走到公路上，天色晴朗，还没有完全升起来的太阳，被那个山坡遮住了。在相反的方向，西边的天空由于夜色未尽和谢德尔策的浓烟而显得有点昏暗。公路上空无一人，只有小山坡上的几辆烧焦了的汽车和轰炸留下的弹坑才说明从这儿逃走的难民也不曾躲过德国飞行员锐利的眼睛。空中寂静无声。

“为什么没有百灵鸟？”他想道，“不错，现在已经是秋天了。”

天气冷丝丝的，他又向前走了几步，在一块跟玉米地毗连的开犁过的地边上站住了。在这儿他已经无需用鼻子去吸那湿润的、秋天的泥土的芳香。这股香味从浅红色的土块和犁过的散土里向他扑鼻而来。

“还有人在翻地。”卡齐米日自言自语道。

这时他才发现那个耕地的人。

那人正从山坡上往下走，径直朝他走来。拉犁的是两匹强壮的马，犁地时扬起的稀薄的尘土，就象一片长长的粉红色的羽饰，星期日的灿烂的阳光就透过它射了进来。走在两匹马后边的耕夫在吆喝牲口，但是看不清他本人的面目。

卡齐米日又走了几步，这时他才从马的身后看到一个秃头、没戴帽子的弯腰驼背的老人。他觉得，那人是在等他。这时，从远方传来了飞机的轰隆声。

耕者走到了公路边上，大声吆喝着，调过马头，站定了。这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农民，当他朝卡齐米日一笑的时候，细密的皱纹网住了他那双浅灰色的小眼睛。翘鼻子经这一笑翘得更高了。

看来那农民想说点什么，但犹豫不定，只站着搔了搔头皮。

司机也下了车，站在卡齐米日身边。

斯彼哈瓦突然跨过浅沟，走到农民身边。灿烂的朝阳给老农的脸染上了一层绯红色，也照耀在那对推推搡搡的枣红马的闪烁着汗珠的浑圆的臀部上。

“您好，老爷爷！”卡齐米日说。

“您好，”农民没大把握地回答。“您这是，要从我们这儿逃走？”

斯彼哈瓦迟疑了一下。

“德国人从天上放火……”农民相当冷漠地继续说道，“谢德尔策怎么样？烧光了吗？”

“不，没有。”斯彼哈瓦出乎意料地说，“我只想耕一会儿地。”

“啊！”老人笑了起来。“您会耕地吗？”

“我年轻的时候耕过地。”斯彼哈瓦说。“我爷爷是耕地的，我父亲也耕地。为什么我就不会呢？”

他转身向站在公路和碧绿的灌木丛的背景下发呆的司机相当果断地说道：

“您回去吧，回去吧，告诉罗伊斯卡太太说我留在这儿了。”

司机犹豫不决。卡齐米日跳过浅沟，走到他身边亲切地说：

“您走吧，您就这么说……我说的完全是认真的话。我留在这儿。我给您一封信。”

他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划了几个字。

司机不情愿地慢慢走了。斯彼哈瓦转身走向农民，恳求地说：

“请您让我试试。”

农民一声不吭，不信任地从犁边走开，斯彼哈瓦把双手放在犁的扶手上，朝马吆喝了一声。

开头他不会犁。但他突然记起了扶犁的方法，慢慢在那结得

很紧的、细密、肥沃、长满了草的粘性土层上犁出了一片土块。

“走哇，走哇！”他向马吆喝道，两匹马似乎觉察到他是个生手，便不情不愿、懒懒散散、慢慢吞吞地迈开了步子。

犁沟平整地向山坡上伸展开去。过了一会儿，卡齐米日已经到了倾斜的地块的顶端，又从那儿反身回来。两匹马站住了，喘着粗气。斯彼哈瓦擦掉额上的汗珠，向周围瞭望。

下面的公路蜿蜒伸展，成一条弧线消失在玉米地那堵绿墙后面，然后又再度出现，显得灰白、狭窄而富有弹性。公路上方，蓝天上挂着一朵大白云。

罗伊斯卡太太蓝宝石色的小卧车沿着公路离去，从对面又有两辆小汽车和一辆卡车飞驰而来。卡齐米日无动于衷地望着这一切。在翻耕的地块后面有一片种上了黑麦的土地，黑麦已经长出了细小而稀疏、表面看来有点发红的麦苗，这麦苗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每一片幼芽上还有一颗露珠在晃动。

那老农站在原地未动。他一直站在斯彼哈瓦从他手里接过犁的那个地方，远远朝着斯彼哈瓦憨笑，只看到他那两排在太阳下闪着白光的牙齿。

刹那间卡齐米日想起了自己过去的生活。

“我何苦要向上爬呢。”他自言自语地说，可是又暗自好笑。他甚至不曾在内心唤起玛莉亚的形象，他怕触动这个问题，因为他还没有把握，想起她时会不会又要动感情。

他弯下身去，卷起自己的长裤子，裤腿下部已经弄脏，黑色的料子上沾满了一团团棕褐色的泥土。他赶着那两匹马艰难地往前走，往小山坡下面犁出一道沟来。

不久，泥土遮蔽了他前面的公路、农民、玉米地，甚至天上的云彩。今天的第一批炸弹在远处什么地方沉闷地爆炸了。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名望与光荣　　（中册）
作者=（波兰）雅·伊瓦什凯维奇　易丽君　　裴远颖译
页数=1690
SS号=80401398
出版日期=1986年03月第1版